

是快樂，那，各種宗教，或許不會在世間生根了。所以你必須面對現實，負起責任來，償付一切你所應償的宿債。逃避是怯弱者所爲，無益於事。因此，我就臺中醫院友人寢室裏，安張臨時臥具，又哼起這首濶別三十年的歌曲來解悶。一位孫兒的女友，忽然排闥而入：公公！你是在白天做夢麼？爲什麼會哼起夢歌來？而且哼得有些離譜了。我才明白；這是一首夢歌。我又明白：人生原來是沉醉在夢裡過日子，那是多麼滑稽啊？

一拳出去，將玻璃打成粉碎，滿手掛采，害得王小姐噙著淚珠，替他包紮。我卻在旁幸災樂禍地偷瞧王小姐微笑。

義務煤公卸任後，即乘船回廈門。海行無事，躺在臥鋪上，哼著這首歌，不料隔房一位小姐，忽然隨聲而和；大概她聽出我的「哼」，有些走板，好意地哼給我聽。當然，她是富連盛科班出身的，與半途下海的我，自不可同日語。後來，她知道她姓張，廈門大學教授，也住在鼓浪嶼，我們曾有數次交往。一日，她端出一盤瓜子，要同我打賭，並附二條件：一要嗑得快。二、瓜子殼要整片，破裂不算。約既定，數五十粒給我，自留五十粒。結果我輸了！低聲問她：要不要打手心？笑而不答。到了第二年，她去上海，音訊杳然，聞已去世了。唉！世事無常，人生聚散，真有不堪回首之感！

不知什麼原因？我於每當煩悶時，哼這首歌，不知不覺間，情緒就會平復過來，連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嗣後三十年間，因職務上的忙碌，與學佛關係，對於世俗歌樂，更不感興趣。我認爲像我國梵音貝誦，抑揚頓挫，扣人心絃，決非任何世間樂曲所能比擬。

我的倔強個性，決不肯向任何環境低頭，讀吾書者，當可略知一二。然而，自到臺灣後，惡劣的環境，壓迫我喘不過氣來，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當年豪氣，已被無情歲月，沖刷得一乾二淨，幾乎使我沒勇氣活下去。但是，因爲宗教的關係，你必須忍受一切挑釁，挺起胸膛，逆來順受。世界本來是醜惡的；人生本來是痛苦的；假使世界永遠是美麗，人生永遠

夢

Moderato

李叔同作歌

夢
痕
記

山裏游子發，其無依兮，在天之涯，是。
山裏游子福，而自憐兮，巾形影，思。
惟衣夜漫，而地，孤兮，時恍惚以魂，馳。
惟衣夜漫，而地，孤兮，時恍惚以魂，馳。
母食我甘肅，與粉餅兮，父衣我以珠，衣。
父語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語我以早，歸。
月落烏啼，夢影依稀，往事知不，知？
印半生哀樂，之長逝兮，感親恩其孰，無。

留心音樂；但這首世界著名的歌曲——夢，我不知從那裡學來的，至今還成一個謎。

這首歌詞，是我國學生弘揚南山律宗大德弘一大師於未出家前，教讀浙江師範學校時，從英文譯成的。我於這首歌，說來還有一段插曲可述：

當民國十二、三年之交，我為著行務，前往北京總行請示，南旋之日，張公權先生語我：君勳將在福州與王小姐結婚，請你替他們充個介紹人吧！我於三十六行，只有媒公一行，未曾試過，自然十分隨喜。到福州，與君勳同住中國銀行。一日，君勳雇一馬車，約我同遊名勝。車夫只會說福州話，我們要往左，他偏向右；我們要向右，他又向左；君勳一怒之下，

是」「他是」「你是」僅用一「是」字即足。而英文則須採用 *Am. Is. Are* 以別之，顯屬繁文。中文於數字不分單複，如五百元，即指爲複數。而英文則爲 *Five Hundred Dollars* 另加 "S" 以別之，則多事矣。因此，挪威文學家吉斯普孫 *OTTO Trespersen*，盛讚中文爲「至爲合理之語言」。對英文，則僅稱「較爲合理之語言。」實極持平之論。以是中華語文，可稱世界上之最優秀者，用以表達情意的，爲數近九億人，幾及全人類三分之一。世界如欲得一共同之工具以互通聲息。捨中國文字莫屬。此則有賴於世人捐棄地域國族等狹隘觀念，而以公正持平態度，共同努力，俾能作爲國際交往之公器。至若一國或一族之固有語言，同時任其自然發展，與世界語並存可也。

徐先生蚤歲，以交大高材生，留美習機械工程。抗戰中，摘奸發伏，厥功尤偉！近以耄耋之年，猶有此雄心，更爲可佩！文中一再強調世界性語文之重要，與予主張大同之條件，不謀而合。惜限於篇幅，僅能述其大要，挂一漏萬，殊覺歉然！如能由國內文化團體如孔孟學會等。本愚公移山之旨，協力提倡，譯成中西對照文字，向全世界露布，如人類之理性未泯，假以時日，終必克償宿願也。

一三九 夢

我是一個工讀苦學生出身的。自勉強畢業法校後，遭世喪亂，流亡飄泊，那裡還有機會

。中國人的胸襟與思想，總是高出他人一等。

大同是我國先民對世界組織的最高理想。其後復有列子的華胥國。歐洲也有柏拉圖的理想國。都是寫其個人懷抱的。我之此文，不敢自擬先哲，竊附於愚公移山之列，以博大雅君子之一笑而已。

我校本篇竟，忽接老友徐恩曾可均先生，「我所立志要做的一件大事」一文，畧言近世空間距離，因交通工具發展而縮短，人類交往頻繁，世界性的語文，需要更爲迫切。惟昔日扎魯郝夫 Dr. L. Jarnertbog 之世界語，證明已難偏行。而西方「以聲系意」之拼音文字，每因時空關係，變動不居，用以記史，千百年後，更難理解。惟有中國文字，依類象形，以形系聲，以圖象示實物，以符象喻意念，故能便于記誦；用之記史，歷久亦能理解。現存之國史典籍，足爲佐証。且中文一字一音，不似西方之冗長繁複，如「父」字，英文爲 Father，乃一字二音節。「夫」字英文爲 Husband，一字四音節。其難易不辯而明。中字所佔地位，整齊劃一。而西字之長者，往往逾寸，前半截在上行，後半截在下行，打字印刷，更不便利。中文句法精簡，如「下雨了」「打雷了」「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皆缺主詞，而意義明確。若譯成英文，則須補足主詞，而意義全同。中文無須補足動詞，如「天氣晴朗」、「山高月小」等句，在英文則非補足不可。中文無格，如「我約他」「他約我」中文皆用一「他」字。英文則須用 He. Him 以別之。便覺畫蛇添足矣。中文動字不受身分限制，如「我

個字。如果他多問一句，我的西洋鏡，就要被他當場戳穿。

世界各國語文，委實太多了，一個人光陰有限，無論如何，終難徧學。民國初年，中國無政府黨，曾有一種世界語的傳佈。我希望聯合國也能編定一種通用語文，嗣後聯合國會議，概以此種語文發言。外交上文書，亦以聯合國文字爲標準。這樣假以時日，使聯合國語文，能普及全世界每個國家，那末，我想人類語言隔膜，當可一掃而空；世界和平相處，也就可得到很大的幫助。

餘如種族通婚，以及移民的限制，均應撤消。一切兵艦，及軍用機，概行改造，作爲民用運輸工具。各國兵工廠，一律改爲生產工具。所有已製原子武器，及重砲機槍等，概行銷毀。由聯合國編制三師至五師常備兵，專供各國平亂之用。兵員及指揮官，應以國家爲單位，平均分配，不依人口爲比例；免致發生偏差。軍事統帥，由各國輪流擔任，任期至長三年，不得連任。由聯合國直接任命指揮之。聯合國更自置一小型兵工廠；但不得另製重武器。並應選擇幾個中立島嶼，專做兵工廠及陸軍駐地之用。

各國同時組織消費合作社，每家每人都應納入附近合作社內，作爲社員，以避免中間商人的剝削。至國與國間消費供給與分配，由聯合國統籌之。

現在之海牙法庭，應直屬聯合國；各國間如有爭端，由海牙法庭公斷之。

報載：吾國董浩雲先生以二百餘萬美元買伊利沙白油船，作爲海上大學，歸聯合國所有

今日，我們對於這不滿數尺的布——國旗，其珍視與崇拜，仍未脫圖騰時代的初民思想，說來真極可笑。

我們不問它爲圖騰也好，爲國旗也好，自往古一直到現在，人類爲著這個標幟所付出的代價，如將其白骨聚集起來，真要高過須彌山。（佛法指地球上最高之山名）親屬所流的淚水，如替它積蓄起來，真要深逾四大海。人爲萬物之靈麼？其實，比任何動物還要愚蠢！

世界政治家，也嘗絞盡腦汁，追求人類和平，而和平不但不可得，反而亂得愈來愈烈。在這半個世紀中，世界已發生過兩次大屠殺。現在，雙料希特拉的紅色魔鬼，正在磨牙利爪，預備揭起世界第三次大屠殺。如果不從根本上將各國間的圖騰遺物廢止，而代以聯合國國旗，使天下成爲真正一家，欲世界得到永久和平，難矣！

有人這樣說：我們的國旗，右上角是青天白日，像徵了今日的臺灣。餘是滿地紅，象徵了整個大陸。因大陸是由我三千四百餘萬人被毛魔王所屠戮的同胞熱血所染成的呀！

二、創造聯合國語文 各國語文互異，使彼此間情感無法表達，而致發生隔膜；也是世界和平的一種障礙。這裡，我舉一個親歷的故事，以見通曉語文的重要：

當我第二次踏上新嘉坡時，一位海關洋員，將我的一隻小木箱烏龍茶，翻來覆去，欣賞了好久不餓，還用鐵尺敲了幾響。我看苗頭不對，說聲 China tea。這位關員，釘著我的面孔，仔細端詳了一回，將小木箱乖乖的放好，掉頭走了。其實，我的英文程度，只能說這兩

當甲機飛返美國陣地上空，正在現出勝利的微笑時，後面忽追來一架美國戰鬥機，對著甲機，開槍掃射。甲雖高聲喊說，但為隆隆的機聲所掩，無法使對方聽得清楚，終於被擊中而墮毀。乙方懷著滿面笑容，一覩勝利戰果時，才發現被擊中的，原來是他同學而兼芳鄰的至友。

那時候，乙的心情痛苦，幾於無法形容。但是，人已死了，不能復活，只得忍淚向甲懷中，掏出他少時母親給他所最喜愛的恩物，反覆地審視了一回，珍重地替它收藏著。

戰爭停止了，從軍人員，一批批接著都返回溫暖的家庭來。甲的母親，推著坐在輪椅中而癱瘓的老伴，在街頭上預備迎接他的獨生愛子，然而一次復一次，終於使他們失望而回。最後，乙也回來了，在街上遇到甲的父母，於是從懷中掏出甲的恩物來，還給他們。這時候，老伴們才知道他的愛子，從此永遠不會回來了！二老情懷，再也壓不住，不覺痛哭起來。唉！這是多麼動人耐味的故事。

甲爲什麼不死於敵人砲彈之下，而死於同伴好友之手，以甲所乘之機，繪有德國國旗，疑爲敵人偷襲，故加以射擊。那末，直接殺甲者，不是乙；而是一面德國國旗。

其實，國旗是太初圖騰社會的遺產。其時部落林立，相見便殺；爲防誤殺起見，乃各用其部落內一種特殊的自然物，繪爲簡單圖畫，以爲顯著的標幟。史家稱爲「圖騰」。這是後世國旗之所本。

但是想世界得到真正的永久和平，單言歐洲組織是不够的；因爲有了歐洲聯合集團以後，可能會發生亞洲聯合集團；以及美洲、非洲等等聯合集團；而這些集團與集團之間，仍很容易會發生磨擦，爆出火星來。故我認爲歐洲的聯合，祇是達到大同的漫長路上，已算走了一大段里程，而離最終目的地，還相當遙遠。

我們不是已有一個世界聯合國的組織麼？如果能將其權限大大地擴充起來，成爲世界上具有惟一真正的力量機構，那，世界大同，才有實現的可能。

但想達到這個偉大目的，下列幾個問題，必須首先要解決。

一、取消各國國旗，而代以聯合國國旗。這裡讓我先說一個有關國旗的動人故事：

當世界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曾有一部感人最深的影片叫「無翼」，是描寫美國當年參戰故事。看了以後，使我思想上發生極大的影響。

故事的開場：當美國宣佈對德作戰時，大學學生，都將手中書本摔掉，唱著國歌，歡天喜地的準備去從軍。

有同學而兼芳鄰的甲乙（忘其名，姑以甲乙代之。）二人，相約獻身空軍。不幸當甲機出征時，竟被德國高射砲擊中，降落敵後，隱藏一片蘆葦中，幸未爲敵人所覺。

距蘆葦不遠處，有個德國臨時機場，停著幾架飛機。甲乘敵人不備，迅速地奔上敵機駕駛台，發動馬達，凌空而逃；待敵人發覺，甲已開足馬力，不知去向了。

。這是一針見血之談。

上海市警察局長袁良文欽，也對我發過牢騷：「我們辛辛苦苦，訓練警察，都替租界巡捕房辦乾差；待我們訓練結業以後，巡捕房以比我們高過數倍的薪水，挖了過去，你看有什麼辦法？」

臺灣警察素質與待遇，均比大陸爲優，那是事實。如能再加充實，使中學生多一出路，自然更好了。

一三八 大同之路

禮運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當世界人類尚在草昧之際，我先民已有這樣偉大的政治理想，不能不令人生爲炎黃華胄而自傲。

在不久以前，我於報端，發見法國人這樣說：如歐洲聯合起來，他願做一個歐洲公民。足見人類思想，已有向大同邁進一步的趨勢，是一件可喜之事。

至於垃圾的亂傾，果皮、紙屑、煙蒂等的亂棄，更是司空見慣之事。因此，我覺得市政當局，有參考先進國家如華盛頓、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各國市政的立法，多訂各種單行法，俾執行機關，有所依據的必要。而且處罰應該加重；因為法律的作用，在於導引嚇阻，使市民不敢輕犯。至於事後處罰，那是因嚇阻失效，不得已而出此，實非立法者最初的本意。若處罰過輕，就會失去嚇阻作用。我們現在的貪污案件，腐蝕了整個社會，量刑過輕，而且並不追賊，實有其助長之勢。譬如貪污千百萬元，坐了十年牢，出來仍可成爲大富翁。自然也會有人在那裏羨慕。

又有許多議士們，登上議壇第一礮，就對準警察來放。殊不知警察乃代表國家，執行法令，維持社會秩序與安寧，是其專責所在；它的威信與尊嚴，不容有所毀損。即或執行上有稍偏差，也應加以原諒。因為警察非聖人，自然難期遇事得中。如果任意加以指責，會使社會上發生不良影響。今日毆警、殺警案件，時有所聞，即其明證。法律是由各級民意機構制定的，更應自己率先守法，然後才能責令人民守法；這是天經地義，無法加以否定。

至於警察的素質與待遇，我以爲必須提高。回憶民國十九年間，杭州警察局長杭毅勳夫自日本考察警政歸來，慨然地對我說：日本警察，即我杭某去辦，也可辦好。我們的警察，即使請日本人來辦，也一樣沒辦法。我問理由？杭君說：日本警士，都是中學畢業生，待遇每月六十日圓。我們呢，每月六元，素質上還有不識字的。相形之下，我們如何能與日本比

，真够得上稱爲十足的敗家子弟。

地方單行法

吾國幅員遼闊，各地情形迥殊，故憲法規定在不抵觸母法及國家法律下。地方得自制定單行法。這是含有因地制宜的作用在內。

以臺灣論，腳踏車之多，爲大陸各省所無；而橫衝直撞，夜不燃燈，更爲全世界任何先進都市所未見。數年以前，臺中市警察局，曾下令取締，這無非爲全體市民安全着想，我們舉起雙手贊成之不暇。但卻料不到有市民某代表，反加指責，以致半途而廢。殊爲可惜。

我曾看見時有腳踏車、機車，在騎樓人行道中自由往來，尤以雨天爲甚。至於菜市場中，各式各樣的車輛，都可任意出入。只顧自己便利，不管公衆安全，是我們這一代民族的弱點。如臺中市第一市場綠川東西兩街，上午八時半至十時半，菜販塞路，市民如織，已擠得水洩不通。卻還時有三輪貨車，在這時來湊熱鬧，擋住公共去路，爲扒手造機會。而近在咫尺的警察，並不禁止，我不知道他站在那裏的職務是幹什麼？

我又看見雞鴨在公路上亂闖；又見小孩三、四，在路旁嬉戲，家長並不制止。及一旦車輛爲避雞鴨或小孩而撞傷行人時，則倒霉的是司機，不會有人責備雞鴨主人，或小孩家長。

我又因報紙所記：臺北市火警時，有乘機謊報火警，以分散消防隊員的注意力。我認爲像這一類荒唐的舉動，必是匪謀所爲；市民決不無賴至此！

第二、修建南北高速公路，可能破壞若干史前與歷史時代的遺址遺跡。如不能事先請考古專家沿線調查，以搶先保護或發掘，至少應通知築路工人在發現古蹟時立即停工，通知臺大考古系或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以及文獻委員會等單位搶救。目下世界各先進國家，皆極重視此種「搶救考古學。」(Salvage Archeology)

第三、臺北古城，只有北門尚保存原狀。其他不是不存在，就是改爲大陸北方宮殿式，這是重建，不是修復。我國地大物博，各地方特有的文化色彩，應予保護，臺灣古蹟如寺廟、庭園、城門等，修理時應請文物專家參加意見，儘量保存傳統形式。

讀了張博士的意見後，使我記起三個故事來，值得國人注意：

一、一位父親，於週末帶着孩子去旅行，孩子於路旁看見一隻牛，問父親道：這是什麼東西？父親說：是牛！孩子又問：我在書本上所看見的牛，是怎麼小！爲什麼這隻牛這麼大？由於這個故事所隱藏著背後的事實，是我們學校的教育，是在啃死書本；美國帶着孩子在博物館裏上自然與常識課，才是活生生的教育。

二、當劉紀文作南京市長時，爲著開闢迎靈大道，將北極閣一座相當雄偉而古雅的古塔，拆個一乾二淨。

三、廣州永漢城樓上，有一座傳世千餘年的中國古老時辰鐘——銅壺滴漏。民國七年，爲著要闢永漢馬路，將城樓拆去，銅壺滴漏，至今下落不明。

我們這一代，對於祖宗所留給我們的一分遺產。祇知道無情的破壞，而不知好好的愛護

寫這篇國寶文章的動機，是因報載臺灣東部發現龍宮貝殼時，被教士們收去，幾經交涉，始得放還。因而連想到燉煌國寶的被盜賣，龍門國寶的被破壞，我們實在有速訂辦法，分地面、地下二部份，加以嚴密保護的必要。

地面部份，凡具有歷史性，如孔子、及歷代帝王陵廟，先賢、先儒祠廟等，均應在保護之例。如臺灣的孔廟、赤嵌樓、延平祠墓、安平古堡、吳鳳祠墓等，皆具歷史性質，應列入國寶，由地方政府，隨時修葺與嚴密保管。有學術性如龍宮貝殼、甲骨文、鼎彝、陶磁等。藝術如各種摹崖雕刻等。宗教如塔廟及有價值之佛像等。都應由中央專訂法律，通令各省政府轉令各縣，詳細調查，報請核准，仿日本辦法，定爲國寶，永遠保管。

地下部份 如各種礦苗及殉葬物等，皆應擬訂專章，視爲國寶，無論何人發現，均不得據爲己有；應歸國家保藏。並明定罰則，以防偷盜及私相授受。

於一偶然機會下得讀聯合報六一、七、二五日副刊何凡先生對於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張光直博士，於來臺主持濁水溪考古工作告一段落回美前，發表三點意見，茲照錄如下：

第一、我們已經有一個世界上最好的中國美術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却缺乏一個像樣的自然博物館。美國各城市裏的博物館是學校教育的一大輔助力量。學生上自然或常識課的時候，常常排隊到博物館裏上。社會教育也常常以博物館爲中心而「授課」，例如各種演講、電化教育、專題陳列等。臺北省立博物館，並有一位內行而有學問的劉館長，但是經費與人力都不够，使他難以發展。

平地青緞，脚穿的是白底青緞靴，定爲常禮服。其理由，因吾國出產絲綢，含有提倡國貨之意。至於常禮帽，我已記不清，好像是用圓頂硬呢帽。臺灣第一屆國會議員，似尚有存者，希望能加以補充。同時又決議高帽、燕尾爲大禮服，似爲外交官而設。

抗戰期間，我們的國民政府第一屆主席林森子超先生，就是那時候的參議院議員。林先生平素喜穿西服，自被選主席後，即改服中裝。以後接見友邦大使，皆御平地藍緞長袍與青緞馬褂，再披勳章緞帶。自此，蔣委員長被選兼第二屆國府主席，及就任歷屆中華民國總統，或接見外國大使時，都是長袍馬褂，遂成定例。惟據報紙所載：每年祭孔典禮中，發現許多有花紋長袍馬褂，這與規定不合，希望能一律改正，免致失真。至說長袍馬褂是滿服，原也不錯。但是現在臺灣所流行的窄袖短衣，何常不是洋服。服裝以適身爲貴，長袍夏涼冬暖，穿着方便，確有其優點。吾們的祖宗，已經穿了三百年，改起來更不方便。如果真要復古的話，那，只有一律改穿和尚衣，我們自問，有其可能麼？

我自民國十六年追隨 總統蔣公以來，四十餘年間，未嘗見 總統穿過一天西服。在昔軍務倥傯時代，日夜一套軍服，固不必說。後來兼領國民政府主席及就任歷屆總統典禮時，都穿我國常禮服——長袍馬褂。間或偶穿中山裝。古人謂「觀人在平日」。如果一個人，連小節都不苟，那末，「臨大節不可奪」，自然是意中事了。

國 寶

可是到了今天，我們社會裏普通所用的樂，婚禮是這一套，喪禮也是這一套，其致迎神祭享，又是這一套；除吹得響，敲得鬧以外，可謂一無表情。樂之亡，禮之失，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

我國古代，國設樂官，諸侯聘會，皆要誦詩奏樂。後世樂亡，是否與樂妓有關，一般社會，視爲賤役，因而不受重視，習者漸希，以致沒落，這要有待專門學者的考正，非本書範圍內事。我們今日想要訂出一套婚禮、喪禮、祭享等所可用的歌曲，被之管絃，使能通用於各階層社會；這，當要看主管機構如何措施了。

禮樂是中國文化重要的一環，際此提倡復興中國固有文化的時候，我們更不可忽視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總之，大陸經過共匪二十餘年的洗禮，我們光復以後，千頭萬緒，都要從廢墟上做起。而空間上要比目前大出三數十倍以上，恐更無暇及於禮樂。故就時間說，目前也未始不是一個人好機會。聞內政部已制訂一部婚喪禮儀，頒行各鄉鎮實習，這是值得興奮的。

衣冠 我這裏所指的衣冠，是單就長袍馬褂說的。因省級民意機構，曾有人提出長袍馬褂的疑問，所以想乘此就我所知道的來說明一下：

長袍馬褂，定爲禮服，是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後，第一屆國會復會時所議決的。那時，我適服務北京民蘇報，所以很清楚地記起當時的決議：長袍用平地（即無花紋）藍緞，馬褂用

逗遛的；高聲大哭。或將可說是大喊，雖然無淚，但也很傷元氣，自然要休息一下，預備接二連三的嘩啦啦之用。這是三十二行以外的一行。幹這一行的，都是女子。因中國舊式社會，女子不許接近生客，所以幕後請人代哭，雖弔客心裏雪亮，但也永遠不會出紕漏。至於真正的孝女、孝媳們，可能在那兒玩幾圈衛生麻將來解悶呢。不過做孝子的，只好在靈堂前跪著還禮，那是無可如何之事。

當前清專制時代，如死去一位皇帝，各省自督撫州縣，都要設位遙祭。省垣於月之初一、十五兩日，督撫司道等大小官員，齊集行禮，中間有一節目，叫做舉哀。當司儀唱出「舉哀」口號時，與祭人員，立刻都要放聲大哭；直至司儀唱「哀止」，哭聲也立時停止。哭是情感的表現，那能可以由他人叫哭就哭，叫止就止，這是多麼好笑的繁文縟節呀！禮之失，就因繁縟不切實際之故。我們以後制禮，要與人們實際生活相切合，才可行之久遠，不致流於虛偽的形式。

樂 吾國先民，視樂與禮並重。禮記樂記：「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聲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古人視樂與國家治亂興亡的關係如是。

，裝在鏡框中，臨時宣讀一編，交與新人，留作永久紀念。我覺得比長篇大論，帶些哄堂大笑的訓話，似較得體。這也可供擬訂婚禮的先生們作參考。

舊時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經結束。現在男女雙方的結合，是以愛情作基礎，以法律作保障，因此，我認爲一律改由法院公證結婚，既肅穆又鄭重，更不致浪費時間與金錢，是值得提倡的。

報載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岳軍先生之文孫結婚，是由法院公證的；倘因此蔚成風氣，而收「草上之風必偃」的效果，當爲有心人所共樂聞！

2. 喪禮 喪禮的紊亂，至今已極！我曾參與過一次主喪者所穿的喪服，是黑色長衫，洋氣實足。臺灣所見的出喪，有洋樂。有敲得震天響而無絲毫韻味表情的大鼓大鑼。有不三不四，非僧非俗，似僧似俗的「師公」。更有扮滿臉塗著脂粉的唐僧、與孫悟空、豬八戒，看了令人欲嘔。這無非表示他們的濶氣，而不知適足以暴露他們文化水準的低落。如果被外國人攝入鏡頭，或將作爲天方夜譚去宣傳呢。

至於大陸上滬杭等地，我曾看見過有請人代哭的趣劇。這，當然也是場面上有錢人所玩的把戲。當開弔時，於住宅大門口，置著一面鼓，見弔者入門，便擊鼓數下，接著，是二門或天井中的奏樂聲。接著，是喪堂白布幕後的女人嘩啦哭聲，及司儀的「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禮成」聲。於是嘩啦的哭聲，也立時停止。因爲他們知道，弔客禮成之後，不會再

向祖宗翁姑親屬恭敬行禮時，謂之廟見。廟見必須肅穆。及新人入房，才可鬧房；鬧房的意思，大家可以隨便說笑，取個熱鬧而已。然亦限於新郎的朋友及晚輩，而長者不與。

可是，現在的結婚不同了。當證婚人致訓辭時，長篇大論，最後總要胡謔幾句。弄得哄堂大笑。於是介紹人致詞，一、二、三……的來賓致辭，更大放厥辭，無所顧忌。有時會使新娘面紅耳赤，羞得不敢抬起頭來。你說它是廟見吧，嘻嘻哈哈，分明是鬧房。你說它是鬧房吧，兩方長輩都在，分明又是廟見。而且致詞的人，並無時間限制，要使一對新人，穿上禮服，在衆目睽睽下，必恭必敬地站了幾個鐘點聽訓，簡直是種虐待！如係天熱體弱的新娘，或須還要出亂子哩！

基督教徒的結婚儀式，僅由主婚牧師或神父，問明兩方意願後，唱幾首詩，不到二十分鐘，大禮即成。又簡單，又肅穆，比我們上面所說的那一套，實在鄭重得多！

因此，我建議由內政部編訂一種可以通行全國簡單而肅穆的結婚禮節，將證婚人的訓辭，改爲頌辭，也代預先擬好，由證婚人當場宣讀即可。至於主婚人的訓辭，介紹人來賓致詞，均可刪去；因主婚人是男女兩方的家長，時時可訓，何必於大庭廣衆中再訓。介紹人是媒妁的化身，現在男女兩方，都是自由結合，介紹人等於畫蛇添足。來賓致辭，是要他們來開玩笑，喪失了廟見的氣氛，大可不必。

我也曾做過證婚人，當司儀命我致詞時，我就將預先擬好的四言韻語十數句，端楷書好

之所亂也。」我們今日到處發現無秩序，到處發現一團糟，上車下車，與婦女老幼，爭先恐後。果皮紙屑，垃圾廢物，隨處亂棄。甚致殺師長，毆警察，不守秩序，不講禮貌，開吾國未有的紀錄。這，豈不是：「禮之所廢，衆之所亂，」的證明？

我們的國家，重在禮治。西方國家，重在法治。我們稱婦翁爲岳父，岳是表示巍巍尊嚴的意思。西方稱婦翁爲法律上的父親。Father in law 是重法的表現。到了現在，我們的「吃人禮教，」已被打倒了；而同時又未能建立起「人人守法，」「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觀念，以致社會秩序，愈來愈不可收拾。

我以爲無論禮治或法治，根本辦法，應從教育做起。而女子師範教育，尤爲重要。我們現在的師範教育，似乎偏於智的灌輸，而缺乏德的培養。這是值得研討的。孔子爲我國大教育家，而他的教人，卻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這無非使人養成有禮貌，守秩序的習慣。簡單地說：就是教人如何做人而已。做人的基礎打定了，然後你所學的智識，方不致於被誤用。否則，才智反足成爲作奸犯科之助；古來大奸巨慝，都是才智過人之輩，可以知之矣。但制禮作樂，本太平盛世之事；現值非常時期，寇賊未平，自然無暇及此。然有兩件事，並不繁重，似乎值得先作，茲分述如下：

1. 婚禮 我們現在所謂文明結婚，看來一點並不文明。而且多少還帶點野蠻氣氛。在昔舊式婚姻時代，將廟見與鬧新房，分得清清楚楚；當一對新人於大庭廣衆中，並肩而立，

黨來說，設無蔣先生的領導，家務紛擾，恐亦無法避免。

因鑒於以上內外種種因素，故我主張在憲法上預加限制，以遏止各方領袖欲的發展，而使政黨政治，得以健全的永久建立起來。這是我所提的未成熟意見，一方希望拋磚引玉，引起各方面注意。一方也是求奠定國家之永久和平與安定進步而已。

西德憲法規定：選票不到百分之五的政黨，不能入國會。這限制就在預防多黨，免致削弱政黨政治的運用。與我所主張的意見，將憲法上集會結社，不適用於政黨，是希望將政黨政治，先來一次流行性感胃的預防注射，藉以保持其健康，可謂不謀而合。

禮樂衣冠

禮 我先民主立國的精神，重在禮治。禮記曲禮上：「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儀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必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曲禮所說，將我們整個國家社會，自君臣、父子、兄弟、班朝蒞官、宦學事師、教訓正俗、治軍祭祀、皆納于禮之中，其重視禮如是！

什麼叫做禮？如以現代術語來解釋，就是秩序。有秩序，就是有禮。無秩序，就是無禮。有秩序就是治；無秩序就是亂。故仲尼燕居云：「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

都曾竭力輔助在野的民社黨與青年黨；無非期望民青兩黨能茁壯成長，以與國民黨在政治舞臺上，互相角逐，使吾國政黨政治，得以健全運用，而與英美各國，並駕齊驅而已。

但是民青兩黨，都產生在民元以後，歷史甚暫，與國民黨有七十餘年的歷史，更有過煊赫的建國勳績，與規模宏遠的建國政綱，自然不是後起的民青兩黨一時所能仰望得到的。所以要想民青兩黨，在看得見的時間表內，起而與國民黨互爭雄長，是不可能的。

因此，胡適博士，曾建議將當前的國民黨，仿土耳其凱末爾辦法，分爲兩黨。如果胡博士的主張，倘得實現，那，我要提出兩點補充意見：

一、吾國憲法第十四條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下。應附但書：「政黨的組織，不得超過三黨。」

一、於分黨之前，先商在野黨同意，合併於二黨之中，以奠定吾國兩大政黨的基礎。

我提出上述的要求，自有其內外的因素在。就外在因素說：鑒於法蘭西多黨之弊，一年之內，政潮迭起，內閣屢更，短命的只有幾個月；一年的已算是長命了！以致政務叢脞，無法推動。而且在新舊更替之際，調停復調停，協商復協商，往往經三數月的長時間，東拉西扯，無法組成新政府。就國家言，這是多麼的損失與危險！至於內在的因素：就我國半個世紀以來各方面所表現者觀之，袁世凱的稱帝，北洋軍閥的混戰，以及在野黨的鬧家務，在在暴露了我們這一代，勇於私鬥，怯於公義，將個人權利，看得遠在國家民族之上。即以執政

屯兵力，以備萬一。而交通的設施，水利的開發，教育的普及，皆應同時並舉。我以為有了夏都以後，政府得有機會，明瞭西北邊情，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

兩黨政治

現代世界上民主國家運用政黨政治最成功的，要算英國與美國。

理想的民主政治，是在兩大黨交互執政。因為人民對於國家的意志與願望，平時是無法表達的，只有在選舉那一頃間，才是人民表達意志與願望的一個最好機會。當人民將這張選票，投入票箱時，對於甲黨或乙黨所宣布的政策，是否信任，有著無比的決定權。民主的意義與精神，就寄托在這張選票之上。

美國祇有共和、民主兩黨，十年前華萊士曾想另組第三黨，始終沒有成功，所以至今仍為兩黨制。英國過去是保守黨與自由黨的天下；迄工黨崛起，自由黨從此沒落，而成為今日保守黨與工黨對峙的局面。

有兩個勢均力敵的政黨存在時，無論那一黨，如想得到民衆多數選票的支持，不得不於平時以全力注視民衆的動態與利益，這樣一來，就國家言，必可樹立日新月異清廉而富朝氣的政治。就黨的本身言，也可彼此隨時提高警策，勵精圖治，不致故步自封，變成衙門化。

自國民政府播遷臺灣以來，鑒於兩黨政治的重要性，故無論在精神方面，或物質方面，

民國二十九年，阿山哈族酋長烏思滿起兵反盛，已被制止。三十二年九月，蘇俄噶使外蒙傀儡迭木布，與烏思滿會商，由烏以馬一百八十四匹，砂金五兩，毯十八條，換取俄製三八式槍三十八枝，彈藥六箱，匣槍六枝。並派軍官馬克協助烏思滿組織阿爾泰哈薩克復興委員會，以蘇魯巴依爲司令。又助連珠槍三百五十枝，機槍三十挺，手提機槍七十挺，由蘇俄飛機，掩護向我烏阿守軍進犯，我軍犧牲慘重！雖經我駐新疆外交特派員提出強硬抗議，皆置之不理。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七日，伊寧蘇俄領事館，藉慶祝十月革命紀念日，與鞏哈山暴亂分子，內外連合。並調紅軍砲兵兩團助戰。我國軍預七師的兩團，艱苦應戰，終因彈盡援絕，全部犧牲。蘇俄於是立即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將塔城阿山兩區礦產最富、畜牧最盛、而又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伊塔河三區，一併劃入。於是自沙皇以來，日夕夢寐以求的土地，終於達到了侵吞底目的。

一個世紀以來，北極熊謀我之急，觀於上列各事，可窺見其一斑。尤其在最近三十年間，蘇俄帝國主義者，伸出血淋淋的毛手，利用新疆民族的複雜，與夫智識的簡單，從中嗾使反叛，並供給武器，甚至公然出兵助戰；其毋視我國家與國際公法，可謂達於極點。

蘇俄是無法理喻的，我們只有隨時戒備的一法。定都北京，可以就近照顧東北。夏都蘭州、可以就近照顧西北。而西北民族複雜，爲安定內部，使蘇俄無法利用起見，平時更應厚

條公路，一通阿爾泰，一通塔城，一通喀什噶爾，以便控制我們新疆的政治與經濟。

自西伯利亞之鐵道成，而我們整個的東北，從此多事。自土西鐵路之支線及公路成，而我們整個西北，從此多事。

東北之事，國人早已明瞭，無庸再述。西北之事，因報章所記不詳，知者較少。茲述其犖犖大者如下：

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新疆主席楊增新，被蘇俄謀刺而死。是爲蘇俄直接陰謀揜足我西北政治之始。

民國十九年六月哈密之亂，叛民首領林薩里瓜達爾，與何加尼牙孜等，勢窮力促，正思向我投降之際，蘇俄以機不可失，派外蒙羅森達瓜等五人，往說何加尼牙孜，並接濟軍火，叛亂由是擴大。蘇俄遂乘機向新疆督辦金樹仁，迫簽新蘇通商條約，獲得特權。由是而控制我全疆的貿易。

民國二十二年，蘇俄第三國際，利用隙中，在迪化鼓吹革命，謀倒金樹仁，提盛世才爲新疆督辦，請求莫斯科援助。蘇俄向盛敲詐，要求新疆之外交、行政、及官吏任免權。

民國二十六年，馬虎山據和闐反盛，迪化震驚。蘇俄乘機由烏什入南疆平亂。於二十九年迫盛簽訂盛蘇密約，蘇俄得在新疆開採獨山子油田、錫、鈾、金等礦。並備布特務機構，濫殺無辜，我忠貞同胞，遇害者約達十萬人以上。

同 年 阿拉克別克河口界約。

同 年 邁喀普奇蓋界約。

同 年 續訂塔爾巴哈臺界約。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 新瑪爾噶拉條約。

同 年 續訂喀什噶爾界約。

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 帕米爾高原，我設卡八處，防守邊陲，俄竟派兵驅逐卡倫守兵，強佔帕米爾。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 巴魯克山文約。先是，俄派哈薩克人偷移舊碑，強佔我巴爾魯克山國土，幸塔城參贊英都統，預知俄國狡賴，先於明界碑地下，暗埋舊碑作證，始得無事。

同 年 會訂哈薩克等處條款。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 英俄私訂帕米爾界約，帕米爾自是非我有。

中華民國三年（一九一四） 乘我國內多事，派兵四師團，分駐塔城、阿山、伊犁、喀什噶爾四處，預備一舉而佔領新疆全部，因奧塞宣戰而止。

蘇俄積極謀我西北新疆，自民國十六年修築土西鐵路支線，暴露無遺。這條路是從西伯利亞鐵道的帕拉廷斯克，向南越過伊犁河下游哈薩克與柯爾克孜二國首都，銜接塔什干鐵路。再由土西鐵路的塞爾古堡，另築支線，與我新疆邊界平行。並從這條支線爲起點，修築三

政府，屹立未動。革命軍爲欲取得列強承認爲交戰團體起見，組織中央政府，是刻不容緩之圖。建都南京，可就近與首義的武漢三鎮，以及上海與東南各省，遙通聲氣。且其時廣東尙未反正，除南京外，更無適當地點，可做國都之用。南京形勢雄壯，且歷史上已有建都的成例，故當時舍南京外，實在找不出第二個比較更適當的地方。

現在，政治環境，與辛亥當年不同了。辛亥的敵人是滿清政府。現在的假想敵是北極熊。所謂：「彼一時，此一時」者是。

俄國是一貪得無厭的國家。日俄之役，是由他無止境的侵略我們東三省，而與日本利益衝突所促成的。至於謀我西北，暗偷明奪，更無所不用其極。自清同治三年迄光緒二十一年，在此三十餘年間，竟威脅我們訂立有關新疆界約，達十七次之多。而且每訂一次新約，我們的國土，即喪失一次。如：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九月初七日，塔爾巴哈臺界約。（喪失齋桑柏及巴爾喀什湖以東國土。）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烏里雅蘇臺界約。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科布多界約。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續訂塔爾巴哈臺界約。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中俄新疆伊犁條約。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喀什噶爾界約。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喀什河界約。

三年，知誥復姓李，更名昇。交泰元年，煜即位，去帝號，奉周正朔，改稱國主。宋開寶八年，李煜降宋。國除。合三主。享國三十九年。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滅元，改稱應天府，定爲首都。建文四年，燕王托辭靖難，城破，建文出亡。或言自焚死。燕王即皇帝位。改都北京。而以南京爲應天府。

總觀以上所述，定都南京，享國最長的是東晉，計一百零三年。最短是蕭齊，只有二十三年。餘都在三十年至五十年之間。明太祖定鼎未久，禍起蕭牆，成祖稱帝，遷都北京。因此，我們可以得一結論：

凡建都南京的，都是享國不永，而且是偏安之局。

從國防上看北京 我們今後的國防上惟一假想敵，無疑地是俄國。我們的國土，東起黑龍江，西至新疆，這一條長達一千一百十四哩的邊界線，很不幸都與這隻又陰鷲、又險詐而又毒辣的北極熊爲鄰。從十九世紀的帝俄，一直到現在紅色蘇維埃新帝國，或巧取，或豪奪，其所侵佔我們的領土，連外蒙在內，幾等於本部的全面積。但是北極熊胃口極大，永無鑿足之時。而東北的煤鐵等礦，西北的金、鈾、石油等礦，又皆爲吾國生命線所在，絕不容第三者染指。因此，我們於光復大陸後，最好仿明朝舊制，定都北京，以便控制整個東北及蒙古。以蘭州爲夏都，控制整個西北。而以南京爲陪都或陸都，以紀念辛亥開國的史實。

或謂南京定都，出自 國父之意，似不宜更張。殊不知在民國元年的政治環境下，滿清

中國整個現勢來說，光復大陸後，最好仿照明成祖先例，定都北京，而以南京爲陪都。

南京 古稱金陵或秣陵，又名建業、建康，有龍蟠虎踞之勝。自漢末孫吳以下，歷代都者如下：

吳 孫權於蜀建興七年稱帝，國號吳。改元黃龍。改秣陵爲建業，都焉。四傳至孫皓天紀四年，降晉，吳亡。共四主。享國五十九年。

東晉 晉王睿接皇帝位，改元太興。都建業。後避愍帝諱，改名建康。十一傳至恭帝元熙二年，禪位劉裕。東晉亡。共十一主。享國一百零三年。

宋 劉裕接帝位，都建康。國號宋。改元永初。八傳至順帝昇平三年，禪位蕭道成。宋亡。共八主。享國五十九年。

齊 蕭道成受宋禪，都建康。國號齊。改元建元。七傳至和帝中興二年，禪位蕭衍。齊亡。共七主。享國二十三年。

梁 蕭衍受齊禪稱帝，都建康，國號梁，改元天監。四傳至敬帝永定元年，禪位於陳霸先。梁亡。共四主。享國五十五年。

陳 陳霸先受梁禪稱帝，都建康。國號陳。五傳至後主禎明三年，滅於隋。陳亡。共五主。享國三十三年。

南唐 徐知誥於晉天福二年受吳禪，即皇帝位於建康，國號唐。是爲南唐。改元昇元。

，結果，對於梁山伯一片，四個孫兒同我，都投祝英臺的票；投梁山伯的，只有我的兒媳婦一票，絕對少數！

事情真湊巧，電影界的文化沙漠剛謝幕，忽然來了一個滑稽而突兀的消息——孔子是個基督徒。

孔子早生耶穌基督約五百餘年，當孔子在世時，連耶穌十七、八代以上的祖宗，都未出世。而這位苗栗縣志的主編先生，竟撒謊撒到這步田地，足見他是個連普通歷史常識都沒有的一「阿門」先生，只知不顧一切地拉大人物為基督教撐門面。而苗栗當局，竟會請這種人來脩輯縣志，你要想否認不是「文化沙漠」，也不可得！

這消息我們是從報紙上看見行政院命令才發覺的，當然是千真萬確。所惜，我們沒有眼福得讀這位「阿門」先生的大著。否則，就可「奇文共欣賞」，豈不快哉！

一三七 國是芻議

古詩十九首有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我今年八八，距百尚有十七年；但本節所述，都是千歲之憂，因以國是名篇。

國都芻議

從歷史上看建都南京 為便利解決多事的西北問題起見，我會主張定蘭州為夏都。若就

皺了！吃吧，只怕肚皮不爭氣，會鬧亂子；不吃吧，美食當前，自然有些捨不得。送人吧，那是以鄰爲壑，於道德有虧。後來終於被我想通了一個方法，放在鍋子裏去蒸；真糟糕，這一蒸，變了三不像，味兒也走失了。這是敬老的第三回合。

敬老小事，但也經過不算短的十個年頭，換了三任市長，才將我的身分，弄個清楚，真是難能可貴，值得讚歎！

當我八三那年，市府仍送蛋糕等等，我於去函林市長道謝外，並建議改蛋糕爲乾麵，免鬧亂子！到了第二年，我的一分，改送紅龜。但據報載：仍有送發霉蛋糕的，這無異與老人開玩笑。是否主辦人員，於蛋糕有特別興趣，我們姑且不問。以我的身分來說，市府該保有戶口名簿，一查便知；而基層工作人員，竟並此一翻閱之勞，亦不肯爲，其平日處事之精神，可想而知。欲行政效率之不低落，亦安可得？今後如何使每個人，都能在其本崗位上，盡忠職守，養成風氣，是目前政治上當務之急。

一個蛋糕也要四十元上下，乾麵四元一筒，如送十筒，其值並不高於蛋糕。而且吾國習慣，生日均要吃麵；吃蛋糕是洋風，在中國字彙上，並沒這種紀錄。

文化沙漠 因臺灣的影迷們，當年捧一位女星，做得太過火一些，香港文化界，便送給我們一個混號，叫做：「文化沙漠」。

當然，這個混號，是譏笑我們鑒賞藝術的程度不夠。其實，我家七口人，除一人棄權外

。每當夕陽西下，緩步其間，遠望夾岸，沃野平疇，一碧無際，頗饒田家風味。

一日，於離碧山巖不遠處，見一人以牛糞和糠朽土墻，於是畢生未見的「糞土之墻」，今始得見，喜不自勝。

我問朽者：是否外面還要再朽一層白灰？據答：不好再朽了。於是孔子之言，得個真憑實據的答復。

敬老趣談 當我七十生辰的時候，承臺中市林金標市長，給我一張頌詞，印刷設計，我們姑且不談。最好笑的將我的大名，寫成朱鏡宇；我也不客氣替它打回票。並告訴林市長：我們這裏，並沒這位朱鏡宇老壽星，請他細查一下。這是敬老的第一回合。

第二次是張啓仲市長時代，似乎是我七十六歲吧！又來一次敬老，除頌詞外，加給一個大紅龜，大得使我足足吃了兩天才完。但那張頌詞上，寫得更稀奇，於我大名之下，加上「老太太」的頭銜，「陰差陽錯」，不知從那裏錯起？可是這會我學乖了，並沒將它退回。第一、是捨不得那個大紅龜。第二、恐怕主辦人員發脾氣，又一連六年不再來敬，所損失的還是我自己。這是敬老的第二回合。

第三次是我八十歲那一年，承在任林澄秋市長，照例送給我一張頌詞外，還有一個西式蛋糕，兩條毛巾，兩塊肥皂，這回總算一五一十，絲毫沒錯。頌詞印刷紙張，也比以前精美，我就替它好好地保存起來。惟美中不足的，那塊蛋糕，已經被風吹得像我的皮膚一樣地發

再洗，日洗四、五次，俟能自由行走爲止。到了第二年五月間，那母親送來幾斤生桂圓，說她的孩子腳已好了。

其次，臺灣是島國，因海洋氣流的關係，氣候一日數變。當烈日無風的時候，雖嚴冬有如春夏。一領單衣，有時還會汗流浹背。偶而風起，則溫度驟降，重棉猶有餘寒。所以抵抗力稍弱的人，最易感冒，久之，遂成慢性氣管炎。

凡有氣管炎的朋友，一去北部，即易發作；如來中部，即可復元。原因，是北部冬天氣候很壞，加以煤煙甚重，皆足爲氣管炎助威。現在，政府已厲行禁止燃燒生煤了，這是氣管炎患者福音。如能將汽車、機器腳踏車等所排煤氣，加以改良，那更美善了。

氣候的好壞，自然會影響到一個人的情緒。譬如下雨太久了，我們好像滿身發霉似的覺得難過。晴久了，我們又覺喉管乾痛，希望下些雨來潤濕一下。因此，我認爲臺灣兇殺風氣特別多，可能與有風必暴，變化莫測的氣候有關。

當然，兇殺的原因很複雜，應屬於犯罪學與心理學家所當討論的問題。我是門外漢，一得之言，也僅提供作爲參考資料而已。

糞土之牆不可朽 論語公冶長：「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我生僅於杭州一見板築之牆。但以糞土爲牆，則聞所未聞。然孔子既用以斥宰予，必有其事無疑。

來臺灣後，嘗講學碧山巖。巖下有河，發源於南投，水清可愛。沿河築公路，直達彰化

，葱白一元，俟煎沸後，滿盛一大面盆，上攔小竹竿二條，置脚其上，再以毛毯將兩腿包好，不令洩氣。如熱得無法忍受，則略揭一角，旋仍包好，俟湯稍涼，然後將兩脚伸入盆內泡洗。湯冷後，再入鍋去煮，日三數次無定。洗畢，立穿厚襪，不令受風。這樣，大約經過十數日，兩腿痲痺好了，但抵抗力終不如前，所以每睡之前，必將足部蓋得厚厚，否則，即易發生抽筋等病。

我因這次經驗，始想起臺灣小兒痲痺症，大約也因受寒而起。臺灣是亞熱帶性的地區，小兒終日赤足，久之遂成痲痺，是有其可能性的。

大陸嬰兒，自出母腹，即包得很厚。及能步行，終日鞋襪，極少赤脚之事；所以痲痺症在大陸，可以說絕無僅有。我從來不知有小兒痲痺這會事。不過我非生理衛生專家，以上僅提供作爲參考資料而已。

一天早晨，我看見一位母親，揹着一個約十餘歲的男孩，在大殿禮佛。語我云：她的孩子，近忽脚骨無力，不能行走，我知道這是初期痲痺的徵象，代念一杯大悲水，囑其帶回，除口服外，可用棉花蘸水，在兩腿用力磨擦。同時買兩元老薑，一元生葱白，放鍋內煮滾，傾在面盤內，盤上攔兩支小竹竿，使小孩兩脚，放置其上，再用被將脚腿包好，以免洩氣。如覺太熱無法忍受，可將被稍爲揭開，旋即如前包好。俟湯稍冷，再將兩脚伸入盤內，用布自小腿淋洗後，再用布擦乾，即穿長厚襪，不令受風。盤內薑水，可再放鍋內煮開，如上法

臺灣受日本統治了半個世紀，也染上這種風氣。我在某寺廁所內，曾檢得一紙，不禁嚇了一大跳，上面所寫的，都是佛菩薩名號。這是木工們所遺棄的。

上面寫着：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

南無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無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下面寫着：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大行普賢菩薩

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摩訶薩

南無十方三世一切賢聖僧

大陸舊時，每家門口，都懸個竹篾，是預備盛廢紙用的。過了十天或半月，自有人來收，在化紙爐內燒去。不像現在臺灣所見，滿地字紙亂飛，不以爲意。我們不談敬惜字紙的那一套舊話，而就公共清潔言，亂拋字紙，究不是現代文明國家的人民所宜有。

氣候與疾病及情緒 氣管炎與小兒痲痺症，臺灣最爲普遍易患，依我的經驗，似與氣候有絕大關係。

我的兩腳，曾一度患過痲痺。原因，是我的臥室向西北，每當夏天，暑氣逼人，夜難入睡。乃開窗小許納涼，正對腿部，如是月餘，自兩腿直至足部，忽失知覺。遂自購生薑二元

是難得之至！我希望青年人應向黃登輝先生看齊。

就服務的意義言，勞力者的傭工，與勞心者的傭工，同樣為社會所需要，本無軒輊。至於目前的不良少年，終日結黨橫行，以淫、殺、偷盜為事，這無異對國家法律開玩笑，就整個社會的治安與秩序言，是一種癌。醫生對於癌症，愈早割治愈好。我們曾聽見過：將在海外孤島，築一管訓處，專為怙惡不悛的累犯，送往管訓。我以為最好能在荒島上撥地強迫墾殖，歸其所有。這方是一個正本清源的辦法。

一國之有政府與法律，是在保護善良。如果對少數不肖分子加以寬縱，無異對整個善良社會，加以虐待。然而我們的上訴機構，好像專在那裏「縱囚」；如強姦致死罪，上訴後，都被改判無期徒刑，似乎值得考慮。

敬惜字紙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樣樣學中國，而且學得蠻像。只有一件事，日本尚未學好，那就是——敬惜字紙。

就現代眼光來看，敬惜字紙，簡直使人會笑痛肚皮。然而中國的傳統思想，確也有他一篇大道理。因為字紙裏每寫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歷代聖哲、明君、賢相、父母、祖宗等名諱在內；敬惜字紙，就怕對於上述聖賢及祖宗，有所褻瀆之故。

可是日本人對於字紙的觀念，並不像過去中國人那樣重視；甚至還把它做衛生紙看待，用來淨屁股。

人

生在黃 耀 開木 亞爾

漸散去。永福自安平登英商麥利士號渡廈門。於是時僅四月之東亞民主國，遂告壽終。

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 從彰化至高雄間，有一片浩瀚無垠的沖積原野，幾占臺灣平原面積百分之七十，那就是嘉南平原。

這片平原，因為流沙的關係，無法得到灌溉。所以一遇乾旱，風沙蔽天，對面不見人。所有農作物都被枯死，已不知幾經歲月了。

民國初年，日本八田與一技師，發現臺南縣的官田、六甲、東山、大埔等官田流域，可建造一蓄水庫，以資灌溉。乃於民國八年三月，率領全體工作人員，從事測量。於同年十月四日告竣。即按原計劃施工，於民國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全部完成。總計工程費五、四一三萬日圓。在昔嘉義臺南可耕地面積，共計不過三十七萬英畝。自此圳落成後，得到灌溉的面積，增加了三十四萬三千九百英畝，米穀增收四十六萬二千餘石，砂糖二億四千零二十六萬四千餘斤，轄區十萬戶五萬農民，同受其利。

該圳有三個放水口。有一個佔地一萬七千五百英畝的蓄水池。排水工程，大小合計七、〇〇〇公里。防波堤一〇四公里。規模雄偉，堪稱遠東第一。圳成，嘉南人爲之謠云：「嘉南沒圳，個個眼紅；嘉南有圳，家家婦女抹口紅。」

自日本軍閥，佔領斐律濱後，八田與一被徵，於二十三年五月赴斐途中，被盟國飛機擊沉。八田殉職。其夫人八田外代樹，撫孤守節，於民國三十四年間，聞日本戰敗投降，眼看

曰：「毋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吳鳳誠足當之無愧。

臺灣是東亞民主國開山祖師 戲劇性的臺灣民主國，雖享祚甚暫，但她的演出，卻在八十年以前，是東亞最早的道地民主國，值得一述。

當甲午中日馬關條約簽字後，日本以樺山資紀爲臺灣總督，並電中國政府立即派員交接。臺灣紳民聞變，誓不作日本臣民，乃由臺紳丘逢甲等，上「臺灣民主國」統領印於景崧。改元「永清」。旗用藍地黃虎。並設議院議事。

時臺灣新舊各軍三百數十營，藩庫存銀六十餘萬兩，臺紳林維源首捐一百萬兩，富商巨室，傾資助軍者極多，義師因之大起；各備餉械，共圖抗日。

五月五日，日艦二十九艘，分泊臺灣北部海面。初六日，佯攻金包里綴華軍，而潛從澳底登岸。十一日，陷基隆，黃義德潰退臺北。景崧雜難民中逃滬尾（淡水），附德商輪鴨打號內渡廈門。臺北遂陷。

劉永福時在恒春，聞臺北失守，回駐臺南，佈告安民，繼續抗日。日軍分兵二路，一攻宜蘭，一攻新竹，臺軍節節阻擊，日軍傷亡極衆。迫使樺山資紀移書勸永福罷兵言和，爲永福所嚴拒。

五月二十九日，宜蘭新竹，相繼失守。七月，日軍渡大甲溪，攻八卦山，遭臺軍襲擊，死傷頗多。後因得辜某引路，由鹿港登陸，截擊臺軍，繼陷鳳山，進逼臺南。守軍飢疲，始

干涉他們這種野蠻而殘忍的行爲，因吳鳳是通事，所以先徵求他的意見。

當康熙六十一年，吳鳳開始任通事，偵知山胞已留有四十多顆首級。遂告其頭目說：你們該將積存的頭顱，好好保存，以備每年祭祀之用，今後不要再馘首了。山胞聽其勸，自是數十年相安無事。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九日，適屆山胞三年大祭之期，這回可不能無人頭了，吳通事苦口婆心的話，終於無法挽回山胞之心。吳既與山胞熟習，深知其天性渾厚，遇事重情感而缺理智；當前的問題，如果不許吧，或被誤認爲有意與彼等爲難，可能會發生天大禍事。許吧，像這種殘酷無人道的罪行，不知要延續到那時始休，委實非他的良知所能寬恕。

就這樣良知與罪惡交戰了一回之後，結果，吳鳳終被他的良知戰勝了！決定以生命來換取山胞的醜惡罪行。乃告山胞頭目說：明天午時，有一頭戴紅帽身穿紅衣騎白馬過路的人，你們可將他的首級來作祭品；可是，今後如仍有殺人馘首之事，我將死爲厲鬼，殺盡你們，以示報復。及期，山胞於殺死紅衣帽騎馬之人後，始知被殺的是吳通事，大家都感動得流淚。適是年番社疫癘盛行，死者無算，山胞認爲是殺吳通事之報，馘首之風，從此始息。並在其成仁之地，建祠以祀。

就佛法來說：吳鳳是位了不起的大權菩薩。昔釋迦牟尼佛，有捨身飼虎之事。今吳鳳此舉，以視捨身飼虎，實無遜色；非靈山會上大權菩薩，隨方示現，安能視死如歸若是！孔子

佛的肉眼，簡直比X光更爲透徹明顯，真歎觀止矣！

以上略述袈裟邊緣事竟。於此期間，承趙董事長志達，約我入交通銀行。龐主計長松舟，約我入行政院主計處。呂教務長曉光，約我爲東吳大學授課。我已久歷滄桑，爲避秦難，重作羈旅，乃壹意專心閱藏，不願再作馮婦。都婉辭謝絕。顧好友盛情，至今仍拳拳不已！

一三六 寶島集錦

捨生取義的吳鳳 在臺灣，我們如提起吳鳳的大名來，每個人都會豎起大拇指說：「了不起的義士！」

這句話沒半點誇張！像吳鳳以付出自己的生命，作爲革除陋習，保全無數人生命的代價，其人格的偉大，在我國浩如煙海的二十四史中，恐也找不出幾個。

吳鳳字元輝，清康熙三十八年，生於漳州的平和縣烏石社。後隨其父吳珠，渡海來臺，初寓諸羅西堡美街，即今之嘉義市光明路成仁街。嗣遷居竹崎鄉鹿麻村，即今之義人村。白：成仁。曰：義人。地以人顯。同時更見地方人士對於吳鳳是何等的敬仰！

鹿麻村是平地與高山同胞彼此以產物互相交換之所。鳳時年幼，聰穎過人，不久，即能說上一口流利的高山語言，遂被嘉義縣署，選爲撫番通事。

高山同胞，向有馘首惡風，就是乘隙殺了他族的頭顱，供爲祭神之用。同時深怕政府會

具不可思議的神力。

蘭州泰源漢經理，兼蘭州總商會會長謝厚齋居士，當我筮仕甘肅時，約莫已近七十年紀了。而精神矍鑠，宛如中年人。秉性質直，公正廉明。一天，謝對我說：我於靜坐時，週身血脈如何流通，都能了了看得清楚。但他爲什麼要向我說這句話？事後推想，可能看我在甘肅所表現的，還有幾分像人，有意相度，也未可知。可憐我這個業障鬼，那時對於佛法，不僅一竅不通，簡直還存著藐視，以致沒有向他請教，辜負好友美意，至今悔之無及。

依金剛經所說，佛陀於上述肉眼天眼外，還具有慧、法、佛三眼，稱爲五眼。

但自來注經的大德們，對於肉眼一詞，都指著人人面上所同具的一雙漆黑肉團眼睛而言，這是未曾深思熟考所致。實則，凡是動物，皆同有一雙肉團眼；至於人類，雖是瞎子，不過視覺失了作用，肉團眼仍然存在。佛陀也是人，自然不會例外。何待鄭重拈出。因此，我認爲經中所說的五眼——肉眼乃至佛眼，都不是指人們所同有的一雙肉團眼說的，如上面所說謝厚齋能見自身血液流行，而我們也有一雙肉眼，爲什麼不能見？即其大好證明，不過謝居士僅能見其自身血液，而不能同時見五臟、六腑、筋絡百骸等組織。佛則不僅能見，而且更能見婦女受孕後，胎兒每七日在母腹中的一切變化，（見大寶積經卷第五十六、五十七）並於出生七日後，全身內外，即有八萬戶蟲，縱橫噉食。均能細細地並其名都能指出，有已爲今日科學家所證明的，如外則毛髮有蟲，內則生熟臟有蟲等。而其爲科學家所未知者尙多

到跟前很喜歡！把那個小姑娘往地下一扔，就叩頭求度。劉文化答應了一句，他女人和那個小孩，也踏着他的肩膀升天了。

劉文化這時候很詫異，自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忽然他過去的父母也來了，見了他，都很歡喜，但並沒跪下。彼此說了幾句話，也踏着他的肩升天去了。

對於這些境界，劉文化看的明明白白，所說的話，也記得很清楚；究竟也不知是如何一回事？正在這樣思量之間，忽然境界不現了。

屋子裏寂然無聲。黃先生依然在對面一張棹子上低着頭寫他的帳。不但眼裏沒看見什麼境界，就是心裏也沒想到有什麼事。轉瞬之間，境界不見了，他忽然站起來問：

「黃大爺！（因為他歲數大，大家都是這樣稱呼他。）你剛才看見了沒有？」

「什麼事！」黃先生抬起頭來，像發呆似的，反問了這麼一句。並且又繼續往下追問：「我沒看見，剛才怎麼的啦！」

屋子裏經過他兩個人這樣一問一答，把一種沉寂的氣氛衝破了。黃先生因為自己追問的話，沒得到劉先生的解答，也不再理會，依然低下頭去寫帳。劉文化以為剛才的境界，黃先生既然沒看見，知道這是自己的秘密事，也就默不發表。」

劉文化所顯現的是天眼。其實每個人都具有一雙天眼，不過我們不能像劉文化那樣傻頭傻腦，死心塌地的幹；終日名呀利呀，搞得昏天黑地，所以始終無法顯現。

同時我復想起蘭州一位顯現肉眼的的朋友來，更乘此機會一述，以見佛法的即身兌現，確

相距很近，黃正在低著頭寫帳，劉文化看經像入定一樣，心裏豁然開朗，眼看在亮光裏，現出一種境界來，有：山河大地，樓閣宮殿，周匝欄楯，清瑩澄澈，儼如琉璃世界一般。還有一些天龍鬼神，護法八部，手裏各拿着寶杵，在虛空對候着。自己平素所住的這個污濁世界，已完全看不見了！劉文化覺得很納悶！很奇怪！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忽然來了兩個鬼，而且這兩個鬼還與劉文化認識。

原來這兩個鬼，在世的時候，和劉文化都不錯。後來因為打地畝官司，他兩個因為打輸，氣死了。劉文化雖然官司打贏，可是爲了爭一點地，氣死了兩個人，自己想想沒意思，很後悔，於是把家庭交給他弟弟管理，自己出門訪道尋師，開始禁絕酒色財氣。因爲忌色的緣故，夫妻之間失和，他女人氣死了。女人一死，還有一個小姑娘，也隨着死了。自此以後，劉文化覺得更傷心，又沒什麼障礙，就天天住在我那間藥鋪裏，誠心敬意的看楞嚴經。現在既然遇到這麼一種境界，又看見來了兩個鬼，不但不像生氣那樣，而且來到劉文化跟前跪下來，這時，劉文化有點害怕的樣子。就問：

「你來有甚麼事？」

「請你慈悲！」兩個鬼說：「我們來求你超度我們。」

劉文化想：既是要我超度，必定不要我償命了。可是他又猶豫似地對那兩個鬼說：

「我自己還沒解脫，怎能超度你呢？」

「唉！」那兩個鬼又哀求似地說：「只要能答應一句，我們踏着你的肩，就可以升天了。」

劉文化想：既然不要我償命，我答應一句，還能升天，這何樂而不爲呢？就順口答應了一句：「好吧！」兩個鬼走過去，踏着他的肩膀，一齊都飄然升天去了。

不一會，他死的那個女人，懷裏抱一個小閨女也來了。這一次來，不像先前那兩個鬼一樣，她來

道教經所說的五根，就是上文所說的五個漏孔。道教經所說的五欲，就是上文所說的色、聲、香、味、觸的五塵。也有指財、色、名、食、眠爲五欲的。但經文已明顯地提到五根，根塵相對，自然是指五塵說的。

釋尊除提出上述警誡外，還說了一個制止五根的法門，叫做——根律儀。

人們一雙烏溜溜漆黑的眼睛，如能終日視地數尺，不要像耗子般東張西望，飄個不停，雖美色當前，不落第二念，不起「色味」，眼根清淨了；就不會爲色所漏，引起種種煩惱。耳聞鈿珮聲，不落第二念，不起「非非想」，耳根清淨了；就不會爲聲所漏，引起種種煩惱。鼻之於香，舌之於味，身之於觸，皆能不落第二念，不起分別想，鼻、舌、身根清淨了；清淨復清淨，久久成自然，你的五漏，從此就可補好，轉爲無漏。這時便成漏盡。漏盡者，就是不再漏的意思。

漏盡可得阿羅漢果。阿羅漢不受後有，從此與天地同壽，虛空同體，天堂地獄，一脚踢翻，手捫日月，往來無阻，逍遙自在，神變莫測，這非「順欲外道」境界所能了解的。

六通，上面已經說過了，現在，我們再來談談五眼吧。

倭虛法師影塵回憶錄第五章，有關劉文化閱楞嚴經得天眼通的故事，茲照錄如下：

「劉文化看楞嚴經看得像入了魔一樣，往往整宿整天的在佛前求智慧，果然也得一種應驗。

有一天，他在藥鋪裏看楞嚴經，他的對面坐上坐著一位給藥鋪裏管帳的先生叫黃聘之。他兩個人

現在，我們談談漏盡通罷。怎樣叫漏盡？譬如一口好好的鍋子，忽被開了五個孔，將鍋內的好東西，一股腦兒都漏光了。這就是漏的意義。

且說上帝當年造人的時候，無意間也在人的身上開了五個孔：叫做，眼、耳、鼻、舌、身。這玩笑委實開得太大了！有了這五個孔，魔鬼遂乘隙而入，從此人們生生世世，頭出頭沒，永遠被牽着鼻子走。因為人們有了眼，就會貪着色，以致念念不捨，引起種種煩惱，這就叫眼漏。有了耳，就會貪着聲，念念不捨，引起種種煩惱，這就叫耳漏。有了鼻，就會貪着香，念念不捨，引起種種煩惱，這就叫鼻漏。有了舌，就會貪着味，念念不捨，引起種種煩惱，這就叫舌漏。有了身，就會貪着觸，念念不捨，引起種種煩惱，這就叫身漏。漏是煩惱，是塵勞，也就是魔。魔者，磨也，是磨折人的意思。因有這許多的魔，終日教人們去造種種業，因業受報，於是輪轉六道，永無止息，你看糟不糟！

因此，世尊於靈山會上，大聲疾呼，宣說這五個漏孔，其為害人群之烈，有甚於「賊禍」。而在最後住世一剎那間，更復提出如下的警誡：

「汝等比丘！已能住戒，當制五根，勿令放逸，入於五欲。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若縱五根，非唯五欲將無涯畔，不可制也；亦如惡馬，不以轡制，將當牽人墜於阨陷。如被劫賊，苦止一世；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為害甚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之如賊，不令縱逸。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

東坡薰陶之力。就當時整個時代的背景言，東坡何嘗不在那裏轉法輪，不過換個方式而已。假使東坡當年仍是一個戒和尚，欲對歐陽在文壇上所築成的堅固堡壘上，樹起一面卍字旗幟來，怕沒這樣簡單吧？！

不過趙龍文所憶，僅前生一片段；蘇東坡更能追憶過去三世之事。觀其過南華寺詩云：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既自知，指月無復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練；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

「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練。」這是東坡能記三世出家爲僧勤苦修行之證。在佛法術語上，謂之宿命通。宿命通雖在凡夫境界，有時遇緣亦能發現，如上文趙龍文過天目禪源寺，自知是禪源老闍黎，即其一例。

佛能憶及無量劫以前之事。而且更能知一切衆生過去未來種種業報。故同一宿命通，而仍有深淺之別。

宿命通與天眼、天耳、神足、他心、漏盡，同稱六通。六通以漏盡最難發。能得漏盡通者，同時必得天眼等五通。但是得天眼等五通的，未必能得漏盡通。以漏盡通必爲聲聞乘極果「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的阿羅漢，方能得之。而且五通易發易失，漏盡通則永不退失。四十二章經云：「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與色會，色會即禍生；得阿羅漢果，乃可信汝意。」阿羅漢愛欲已斷，「愛欲斷者，如四肢斷，不復用之。」故其意可信。

校長有年。承告：彼於杭州市警察局長任內，因事過西天目禪源寺，偶於客廳少坐，忽覺此地甚熟。當問知客：廳後有隙地及古井否？答曰：有。井畔有孤松否？答曰：有。有平屋否？答曰：有。遂請導觀，一一恍如昨事。自疑前生爲禪源寺僧也。後印順法師臺北慧日講堂落成，龍文賀以詩云：

「身是禪源老闍黎，孤松井石認依稀，斜陽影裏蓮華舌，楊柳千條盡向西。」

即指此事說的。蓮華舌，楊柳西，龍文前生，當是位作獅子吼，而兼弘揚淨土者。

像這類事件，吾國史乘所記甚多。世傳蘇東坡是戒和尚轉生，有認此爲退失佛法者，其實，這正是大乘佛法的特色。我們不是自誓要度盡衆生麼？佛法上的衆生，是指胎卵濕化言的。那末，只要於時代有益，何處有緣，即驢胎馬腹，都應去受生。我們的釋迦本師，不是做過獅子、象王、鵠王等等麼？更何嫌於一代文宗蘇東坡？

我們該知道與蘇東坡同時而稍長於蘇的，有歐陽修。歐陽是蘇的考試官，也是大文學而兼大政治家。他的關佛，雖不像韓愈那樣「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的激烈。但他所作的新唐書，甚致連千餘年後的今日世界各國學者一致所推崇的玄奘大師傳，也被踢去。這是多麼的偏見！幸東坡應運崛起，始將這種風氣扭轉來。如與蘇同時的王安石，後於蘇的黃庭堅，皆受其影響，一反歐陽所爲，大弘佛法。黃庭堅嘗問東坡學文之道，東坡教讀華嚴經。後來黃寫了一部金剛經，我在四川新繁龍藏寺，猶見其刻石翻本。而海南人之知佛法，也受

更是驚人！區區臟腑水分，還會成問題麼？宇宙之大，無奇不有，現代人所了解得到的，實在太藐少了！過去對於佛法中所說的天眼通，一個在定中的人，初則可以看見五步、十步，五里、十里以外的事事物物。繼則百里、千里，乃至別一世界的事事物物，都瞭如目前，也不是詆爲神話。現在呢，坐在臺北的書室內，可以看見地球背面美國大總統在那裡廣播，這豈不是天眼通麼？過去對於佛法中所說的天耳通，能聽到百里千里以外，乃至別一世界衆生在那裡說話，也詆爲神話；現在，不是在臺北可以與美國朋友自由談話，這豈不是天耳通麼？一個習定的行者，會覺得身體壯熱、震動、躍起，甚至內外發光，（佛菩薩造像，頂上都有圓光。）我想不久的將來，或可用核子放射能的原理，加以說明。

或問：滅盡定者，入寂已久，爲什麼還能保存體溫？這也非我所能解答。惟憑推想所及，或將由徧布全身的舍利所發的熱，也未可知。（去年新生報登載一篇專欄記者訪問醫生的談話，謂舍利是膽結石。）按經文中說：釋尊入滅，獲舍利三斛。吾國高僧圓寂後，舍利以千計者，不知多少人。即章嘉大師的舍利，大大小小合計，約有三數千粒，如說是膽結石，吾不知人們的膽，究有多大，可以容納這許多的石頭？而這位醫生，居然能這樣地糟蹋醫理，膽子確也不小。阿門！

一三五 六通與五眼

友人趙君龍文，歷任甘肅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糧食部次長等職。來臺灣後，任警官

這就是身命延續的明證。身雖不壞，却不能動作言語，此爲身口意行滅的明證。據此推論，慈師當是入滅盡定者。滅盡定者，未斷煩惱；但如有願力支持，還可從定而起，重入人世。慈師既已遺囑，將肉身裝金保存，其不願還入人世明矣。

或謂人之臟腑，水分最多，故亦最易腐爛。慈師遺體，縱有溫暖，微弱必不足道，如何能保存臟腑，使其不壞？佛法中定的功行，是不可思議的。八萬四千定中，有所謂「火光三昧」「水光三昧」等等，當一個阿羅漢欲取滅度時，他能湧身虛空，現十八變，左脇出火，右脇出水；或左脇出水，右脇出火；最後以三昧火自焚，墮地而取涅槃。（涅槃梵語，義譯寂滅）。傳法正宗記，言釋迦牟尼佛入寂後，納之金棺，待迦葉至，然後以三昧燔然自焚，舍利光燭天地。這種說法，自然會有人詆爲神話，不合科學。但我們不能保得住不合明天的科學。這裡我且引一段故事，使人理解三昧火不一定是神話，而且是不折不扣的事實。三十九年五月間，臺北聯合報副刊，曾連日刊載德人寧康所著的西藏行。他因目睹西藏佛教種種不可思議奇跡，認爲這世界屋脊，是超時代的。不是現代科學智識所能了解得到的。他爲好奇心所驅使，竟在西藏學法。言其師某喇嘛，在某一天的定中，覺得肛門前面，罌丸後面的陰道，忽然發熱。後來他在定中所發出的熱力，能使十八條圍在他身上潮濕的毛氈，可以替它烘乾。讀者試想：他當時身上所發出的熱度，豈是今日醫生們普通所用的體溫表所能負擔得了？又豈是今日科學家智識所能解答得了？他外表之熱，已高到這樣；體內的熱量，當然

茲將經論中所舉死與滅盡定差別相，爲對照表以明之：

論	經	
命滅 熱滅 識滅	捨壽 捨暖 根壞	死
三事都滅	身命分離	
命不離 熱不離 心滅	不捨壽 不離暖 根不壞	滅盡定
有命有熱無識	身口意行滅，身命相續	

說。此處長者所問，乃在二者差別之相，故僅答其別相，於義已足。論則總舉滅盡定全貌，故不能不說。且經中亦言身口意行滅，即爲識滅之證。因身能動作，口能言語，意能思量，皆須有識爲之主；識滅，身口意三者的行動，自然而滅。是故經論並不相違。

歸納上文所說，滅盡定者，必須具備：一、體溫不滅。二、諸根不滅，身命延續。三、身口意行滅。根據這些條件，討論慈師肉身不壞問題，就可得到結論。慈師肉身，經過五年長時間，仍能長出鬚髮眉毛指爪來，而且手足柔軟，可以方便代爲屈伸，這是熱不滅的明證。眼、耳、鼻、舌、身，都完好如常人，這是根不壞的明證。圓寂已久，而身軀仍能保存，

觀上表，死與滅盡定的不同

處，即死者之身，一切皆要敗壞；而滅盡定的修持者，不離於暖，諸根不壞；故身、口、意、行雖滅，而身命仍能相續。惟論中死與滅盡定者，皆有識滅一語，而經文不及於識，這因爲死與滅盡定者，同一識滅，諸經已有廣

，已知道他的遺體不會壞。這，豈不是一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有道無道，自己知道」的大好例證？

現在，我於經論中，姑引幾段記載，用以說明慈航大師的修持功行：

一、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一云：

質多羅長者詣尊者伽摩比丘問言：「尊者，若死，若入滅盡正受，有差別不？答：捨於壽暖，諸根悉壞，身命分離，是名爲死。滅盡定者，身、口、意、行滅，不捨壽命，不離於暖，諸根不壞，身命相續。此則命終，入滅正受，差別之相。」

二、成實論卷第十三滅盡定品云：

「如經中問：入滅盡定者，與死有何差別？答曰：死者，命、熱、識、三事都滅。入滅盡定者，但心滅，而命、熱不離於身。」又，滅盡定者，有命、有熱而無識。」

阿含經中所謂「滅盡正受。」就是成實論中所謂「滅盡定」。定有多名：正受、正定、禪定、禪那、禪、等持、三昧、三摩地、三摩鉢提等等，或音譯，或義譯，皆是定的別名。定的種類甚多，佛經中言有八萬四千三昧，即等於說有八萬四千種定。滅盡定是八萬四千種定中的一種，大概是一期生命預備終結時始用之。如阿羅漢捨身時，要入滅盡定。佛將涅槃時，亦入滅盡定是。

去實行修持的預備工作，使不致走錯路，白費工夫而已。我們的報章雜誌中，不時看到佛教徒閉關消息，這是實行修持的惟一好方法。天主教亦有遠在郊外，或山林中，闢修道院，專供修士修女們修持之用；與佛教閉關，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聞入修道院者，彼此相見，各不說話；不閱一切書報雜誌；不接見賓朋。家人偶爾來會，亦僅在窗外，隔室交談數語，不能見面。這比目前佛教徒的閉關，要認真多了！

凡是一個有真實修持的佛教徒，必須都要經過一段長時間閉關工夫；這種工夫，佛法謂之修定。定的境界，是「心一境性」。換句話說：就是要「制心一處」。故修定最忌他人打擾。打擾能使人心境紛亂，不易得到心一境性。所以佛時常告誡弟子：「遠離闌鬧，勤求出要」。吾國禪宗叢林，也有單提話頭，剋期取證的話。因為要單提話頭，（就是制心一處的意思。）不但書報不許看，即佛經也不許閱覽。如果真能如是，你的修持工夫，才能得力；你的心一境性，才容易成就；證悟也就不難了。否則，身閉而心不閉，身關而心不關，要想得定證悟，真如古德所說：「難！難！難！難！難！難！一擔麻油樹上攤」。恐怕永無成功的日子。

然而一個證悟了的修持者，他的工夫深淺，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得到的。佛經中對於這一類事實，常用「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來作譬喻。吾國禪門中也常說：「有道無道，自己知道」。這就是說普通人雖不知道，你自己却十分明白。慈師修持的工夫，究竟到了一個什麼境界，也祇有慈師自己才明白。所以他在遺囑內，有遺體裝金保存的話。可見他在生前



慈航大師遺像

，好似罐頭食物一樣，所以不壞。有的說：缸內曾放置石灰，將大師肉身中所有水分，都吸收了，並且石灰兼有消毒作用，所以不壞。有的說：這是木乃伊，埃及幾千年前已有過，並不算得希罕！報章雜誌，對於此事，均有長篇記述。更有專欄記者的醫生訪問談話。誠然，這是現代科學界未曾發掘的寶藏。人類常識所不能了解的謎。而這寶藏，適發生於我們中華民國的臺灣省，實在值得自傲。

現在，大師肉身，遵其生前遺囑，裝金安坐彌勒內院，而肉身謎底，至今仍未揭開。因此，我覺得有根據佛法，一加闡述的必要。至於上面所說的種種臆測，我有論慈航大師肉身不壞一文，收入詠莪堂文錄，這裏不再細述。

佛經中對於非一般普通常識所能想像得到的，名爲「不可思議」。又說：「惟佛與佛，方能證知」。這等於說：一個國民小學的學生，他是無法了解大學生所作的課程內容，究竟怎樣？惟有同等學力的學生，才能明白。佛法與其他宗教不同，佛法重在實行修持證果，而不在口講。吾國一般社會，稱佛教出家比丘爲「修行人」，那是一句最恰當的稱謂。

講經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使人明白佛法的道理，因而起信。另一方面是在指示初學者如何

一三四 肉身不壞的慈航大師

這裏先說我與大師的關係，作爲本文的開場白。

民國三十九年之交，一般潛伏匪諜，爲掩護其身分起見，選中大陸來臺的佛教出家僧衆，爲其犧牲的對象，一律逮捕入獄，師亦與焉。其時潘公展先生，自美國馳書於我，內附致當道一函，爲師等解紛。書至，師已出獄。余乃挾書，謁師於臺北市長安東路李宅，此爲余識師之始。

後承大師慈悲，曾數度約我爲汐止彌勒內院擔任功課；我以閱藏辭。師言：藏經就要請到了，內院要建數棟寮房，可以給你一間；假使你願住在下院，也可設法。後來藏經請到了，寮房也落成了，師又重申前說，而我始終躊躇，有負期望，至今耿耿！其最大原因，還是汐止氣候惡劣，於我的氣管炎宿疾不利。

大師於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六日，圓寂於汐止彌勒內院關房。遺囑：三年後開缸，如肉身不壞，將其裝金保存。至民國四十八年夏曆四月十二日開缸，不但肉身不壞，而且還會長出鬚髮眉毛指爪來，這是寶島開天闢地以來第一件破天荒新聞。無怪乎轟動了全島民衆，前往汐止彌勒內院展禮的，遠及高雄、花蓮、宜蘭等處；人潮湧至，交通爲之阻塞。外道震懾之餘，乃作種種詭說：有的拿罐頭食物作比喻，說：慈師入缸以後，缸會封固，沒有空氣出入

一爲阿羅漢：我們平時都省去阿字，選言羅漢，大師認爲不當。阿譯言無。阿羅漢含有無學、無生諸義。阿羅漢爲什麼稱無學？所作已辦故。爲什麼稱無生？生死已盡，不受後有故。現在省去阿字，剛與原義相反。

一是內地出家人，都穿一件寬袖海青，稱爲道袍，大師問我怎樣一個出處？我答：寬袖海青，是明代普通平民所穿的禮服。滿清入關後，易服改制，但出家人仍得保留，所以當時有「俗扮僧不扮」的說法，就指海青等圓領衣說的。因爲歷史悠久，也就約定俗成了。但現在臺灣許多寺廟，每逢早晚課誦，僅穿海青而不搭袈裟。出門時，並海青也不帶，袈裟更不必說。佛法已經走樣多了！大師微笑。

大師又嘗調侃我：「你說的臺灣話，我都聽懂。你說的國語，我都聽不懂。」這也足見我的南腔北調，是何等的高明！

大師持午甚嚴，倘有晚會，必如約赴席，但不舉箸；僅飲一些茶水，席終而去。其圓融無礙，於此可見。

大師茶罷後，檢得舍利千餘，以形狀言：有圓形的，有聯珠形的，有珊瑚形的，有扁圓而且八輪的，有似佛珠而有孔的。以顏色論：有綠色的、有白色的、也有灰色的、黑色的，難以名狀。心臟則似透明的海棉。我所請三小粒，初觀皆是黑色，現則變爲紅色。舍利顏色，每因瞻仰者的業感不同，而現各種差別。佛法不可思議如是！

取下，放在棹上。一面接着麻花兒說：「出家戒貪，一個夠了。」納在袖裏，向外就走。大師以爲他小解，急派人往導，已四顧不見踪影。乃將竹筒打開，原來藏著一朵芬芳撲鼻、新鮮潔白的荷花。在這嚴冬時候，五臺山上，那裏會有荷花？這，分明是文殊菩薩示現啦！

另一奇跡，發見在大師第十三次朝五臺山的時候。那一次他帶同許多人馬，行至中途，因時當炎暑，燥熱異常，口渴思飲，大家爲師四出覓水。大師自己也拿著一隻碗，沿著山石邊走去，竟在一片沙漠當中，發現一泓清水，味甘而冽；正當飲時，忽來了三位漢僧，身御棉襖，竟不流汗。大師隨取碗水飲之，合掌稱謝而去。這時，師忽想起大衆來，急去請他們同來解渴，回到原處時，竟連個池水影子都沒得，不過沙土上面，還留着幾滴水漬而已。四處覓僧，也不見踪影。但大師自飲這兩碗清水後，到了第二天，還覺通體清涼，有說不出的輕安舒適。

我侍大師日淺，當民國四十四年的夏天，中央透過佛教會，請大師作環島宣化時，我與道源法師、吳仲行居士隨行。於嘉義臺糖招待所樓上，同攝一影留念外，並請大師口授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其發音就與我們平時所讀不同。除唵讀唵音，大家都已熟知外，叭下還有一個「納」音。所以讀起來成爲「唵嘛呢叭（納）咪吽」七音了。咒語最重讀音準確，清乾隆時，曾請藏僧校正咒音一次。但所校是那些音，我們至今無法查考。

大師又與我說過兩件事，值得注意：

的行業，以資景仰。

大師是青海大通縣章嘉昂人。七歲出家。在青海、蒙古、五臺等地，擁有大小數百寺廟，及廣大信衆。清廷因此，於呼圖克圖封號之上，特加「灌頂普善廣慈」六字，以示優異。民國肇造，加封「宏濟光明」、「召因圖化」等字。國民政府又加封「淨覺護教」及「護國淨覺輔教大師」尊號。抗戰期間，大師隨國府播遷重慶。大陸陷匪後，又復來臺，歷任中央委員，及總統府資政等職。其忠貞國家類如是。

說到大師一生，奇蹟甚多。當其朝五臺時，即有兩次不可思議之事：

一個嚴寒的冬天，大師正在吃油炸麻花兒的時候，忽來一僧，圓領博袖，肩負竹筒，求見大師。師問：

你從那裏來？

從來的地方來。

要到那裏去？

到去的地方去。

你姓什麼？

姓（性）佛。

大師知道這位出家人，有些蹊蹺，也就不再問，順手取兩個麻花兒給他。他一面將竹筒

當然，院是該建的。有了一座寺院，讓禮塔的信衆們，得個休憩之所，事實上確有此需要。不過建塔是一回事，建院又是一回事，古德曾說過：「買瓦之錢，不能用來買磚。」假使這句話是合於佛法的因果邏輯，那末，這件事中途變卦，是值得考慮了。

說到這裏，讓我打個閒岔吧：

當民國二十年八月，全國各地，發生水災。上海基督教會，向美國募來許多救濟物品，中有十數雙婦女高跟鞋，有人譏爲不切實際。基督教會說：我們也知道災民不會需要高跟鞋的；但爲尊重捐贈人意志起見，只好替它運來。基督教是不講因果的；但尊重捐贈人意志這句話的含義，却深深隱藏著我們佛教的因果真理。而我們呢，只有天曉得！

事情的發展，後來只苦了一位老菩薩——趙夷老。因章嘉大師，不幸已於民國四十六年圓寂了！這重擔不得不由他老人家一肩挑起。

當夷老每次見到我的時候，總在討論如何建塔？語不及他。終於因他的熱誠所感召，以及領袖的關懷，得到省政府黃主席同意，撥款興建。於是興師動衆，鬧了好幾年的建塔工作，至此才得言歸正傳。

玄奘寺早已落成了，塔也在平地湧現中，當年在事諸大菩薩，趙夷老不必說；若陳萬、李子寬諸大德，攀山涉水，勞苦功高，當可永與湖山，同垂不朽。所惜建塔原動力之一的章嘉大師，不得親見其盛，未免有些遺憾！因此，我乘這機會，約略介紹章大師一些我所知道

建塔供奉外；復以一部分，由高森隆介携歸日本，於琦玉縣慈恩寺建塔安養。

這消息，不久就被我們代表團的章嘉大師與趙夷午老居士知道了，以奘師爲吾國曠世不一見的哲人；現在，北平、南京，皆已建塔供奉，臺灣爲復國基地，不應闕如。乃商請高森，啓塔分骨，於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日本佛教徒倉持秀峯等五人，恭奉來華，吾國監察院長于右任、考試院長莫德惠、臺灣省政府主席嚴家淦、及章嘉、演培、趙夷午諸大德，迎於機場，暫安善導寺，供衆禮拜。同時發起組織建塔委員會，呈請省政府撥款補助；並請通令各縣，量力捐獻。及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而莊嚴瑰麗的玄奘寺，終於在日月潭最高峰湧現了。山光寺影，確爲名湖生色不少！

然而塔呢，且待下回分解。

從日本請來奘師靈骨，本說建塔。陳副總統領銜發起，也說建塔。趙夷老命我草擬一篇緣起，仍說建塔。呈省政府文，以及省府通令各縣，都指建塔。直待捐款集有成數，忽然變卦，說要建院。中國人是最富人情味的，你說建塔，好！你說建院，也好！即使有人心裏不以爲然，也不過一種心聲而已。但記得梁寒操先生，當時曾在會議席上說過這樣一句話：「塔院同時並建吧！」

後來，在水泥鋼骨玄奘寺三層樓上，安了一座約六尺高的象徵式木塔，於是鑼鼓喧天的建塔工作，終算有個交代。

中華大藏經第一輯的前身是積砂藏。宋刻開寶，崇寧諸藏，皆已散佚，積砂殘編，算是最古了。書愈古，訛字愈少，這是千古不易之理。所以，中華大藏經的印行，自有其本身上不可磨滅的價值。這是我於校勘維摩室騰語時所發現的。

一三三三 玄奘塔院與章嘉大師

在孤懸海外的寶島上，會湧出玄奘大師塔院來，不能不說是時節因緣的巧合。

欲明瞭這件事情的過程，須從世界佛教友誼會議說起。

當民國四十一年秋季，日本佛教徒，在東京召開世界佛教友誼會。中國推章嘉、印順、趙恒惕、李子寬、李添春五位爲代表，由章嘉大師任團長，率領出席。在一偶然機緣下，獲悉玄奘大師頂骨，於抗戰期間，被日軍高森隆介，於金陵兵工廠的小丘上，發現一石棺，有碑二。文曰：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頂骨，早因黃巢發塔，今長干演化大師可政，於長安傳得，於此藏之。

天聖丁卯二月五日，同緣弟子唐文遇，弟文德、文慶、弟子丁洪審，弟子劉文進，弟子張羅

玄奘法師頂骨塔，初在天禧寺之東岡。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薩戒弟子黃福燈、□□□□□□（此五字有鑿去痕跡）普寶，遷於寺之南岡三塔之上。是歲丙寅冬十月，傳教比丘守仁謹誌。

自是奘師頂骨消息，立時徧傳遐邇，乃由當時的大陸佛教徒發起，於南京、北平二處，

就已刻經書，仿舊輯成。」與我所說，不謀而合。後來中華大藏經屈文老的序文中，也有：「分爲四輯刊布，磧砂藏及宋藏遺珍爲第一輯。嘉興正續藏爲第二輯，去其已見於前輯者。四正續藏爲第三輯，去其已見於前二輯者。其他各藏爲四輯，去其已見於前三輯者。這四藏都言「輯」不言「選」，亦與我所說相符。未出洋相，總算運氣。

現在，我爲什麼又提起這件事來？因爲中國藏經的複本，實在太多了。舉個例說：大寶積經卷第五「佛爲阿難說入處胎會」，唐菩提流志譯。而卷第五十六、第五十七、「佛說入胎藏會」，唐三藏義淨譯。另單行本佛說胞胎經，西晉三藏竺法護譯。這三部經，菩提流志與竺法護兩譯，除文中法護作難陀，菩提作阿難外，其餘差不多全同。義淨譯文，於第五十六卷首，序述佛度難陀一段故事，不僅生動，且覺興趣盎然。爰難陀夫婦，兩口子愛情極篤，出家非其本願。但佛知其根器已熟，多方誘掖。而難陀於勉強剃度後，仍時時想念他的太太，屢欲設法逃跑，皆爲佛所截回。因此，佛乃大顯神通，帶難陀遊天堂地獄外，更說本經，以明人生自從母胎受孕，以致出世老死，皆是醜惡不淨，並沒半點足以留戀之處。而此段文字，菩提、法護二譯皆略去，故我認爲有了義淨一譯，餘二譯就可不必再讀了。

社會生活，一天天複雜；人們福報，一天天薄弱；除出家人外，要在家佛弟子，都能將現存所有佛經，瀏覽一過，委實是件不容易事。如果我們汰其重言，有一部精要的選藏，當可節省人力物力不少。故我以爲選藏工作，仍有其必要。

。關於四大法彙的含義，始終囫圇吞棗，未敢請教。因我當時自覺總是發起人，連四大法彙的名詞，都沒弄清楚，說來豈不令人當作笑話奇譚？

然而這笑話，終於揭曉了！一日清晨，我從桃園佛子寮回臺北時，承屈文老一再付囑，要我起草幾條選例，我毫不躊躇地答應下來，草成八條，郵呈文老。略云：

佛法自漢世迄今，代有譯述，然考其實際，重言幾居其半；後世鑑於昔賢匠心嘔血艱難傳譯之苦心，不忍有所去取，故皆兼收而並存之，積年既遠，遂成巨帙。世人望洋興歎，蓋已有年矣。同人有感於斯，乃於全藏之外，復有選藏之輯，將以存其正而汰其重而已。與全藏仍無區別。然就讀者時間與經濟言，裨益已非淺鮮。若夫校勘異同，詳其得失，則有全藏在。用本斯旨，為訂選例若干條，俾從事者，有所準繩焉（選例略）

後來接到文老復信說：兄所擬的選例，乃是選精，不是選藏。選藏為四大法彙之一。譬如說：影印第二集時，只收第一集所遺的；至第一集已有者，不再複選。第三集、四集、乃至續藏皆如是。始知我的選例，不合規格，已被打回票了。

文老是最初領銜發起人，也是總主修，他的意見，總是對的。所以當時未有直接答復。但曾寫信給趙夷丈說：如照文老的意見，那是清代輯逸書的辦法，應更名為輯藏，不應名為選藏。趙夷丈沒回信，我也從此不再提及。

事真巧合，後來蔡運辰念生老居士，編三十一種藏經目錄表解初稿弁言，有：「輯藏為

們犬在那裏？如能各以經營小廟的精神百分之一來協助菩提醫院，那，我敢保險菩提醫院，必可成爲東亞數一數二的佛教醫療機構。那才算是大乘的「利行」呀！

佛教徒們！起來罷！大家一致努力，爲菩提醫院祝福，奮鬥！

一三三二 中華大藏經

用「濫竽充數」這句陳話，來形容我的竊名發起修訂中華大藏經，那是最恰當不過的。修訂中華大藏經的最初發起人，只是屈映光文六、趙恒惕夷午、鍾伯毅槐村三位先生。我接到有關修藏文件，都是由這三位大德具名的。中途忽然殺出一個程咬金來，添上一位朱錦宙。我不認識這位大德，所以接到好幾次的通知，都沒去注意。

後來於一偶然機會下，趙夷午世文語我：陳副總統對於修藏事，曾提起你，我們也就將你的大名列上了。始恍然大悟：這位朱錦宙大德，原來就是朱鏡宙小德，未免失敬了。

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只要大德們不錯，小德出入，孔子也說可以，那，自然沒甚問題。

大醒法師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他是中途出家的，對於敲敲打打，一切外行。我對於中華大藏經的竊名發起，也等於半途出家，所以有關修藏章則，及四大法彙，宛如敲敲打打般那樣外行。後因趙夷丈之命，草擬一篇修訂中華大藏經宣言外。（詠我堂文錄卷四，易爲緣起

工，進行方半，我奉公司命，去自流井監督製鹽事宜，約請捐戶開會，選人接替，無一至者。不得已將銀行存摺，及各捐戶姓名數字，包工契約等，商請李炳老接收。我還記得工程落成時，據炳老來書，剩四元餘，代爲捐助歌樂山小學。由是，奠定了我二人深厚的友誼。

近三年來，炳老每逢暑期，必集大專院校學生，開佛學講座，我以因緣殊勝，每次致送佛學著述數百本隨喜。炳老復謝，有：「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句，這是楊椒山先生的得意聯語。椒山正氣磅礴，我何人斯，敢當此譽？不過我自踏進佛門以來，未嘗拿佛法來做人情，差堪自信耳。

當菩提醫院開幕僅六個月，業務忽告停頓；我於朝夕禮誦之餘，爲這個誕生方及半載的寧馨兒祝福。有幾次，竟淚流被面，泣不可仰。我認爲菩提醫院，不是李炳老個人的。也不是幾個創辦人的。如果忍令自生自滅，我以爲是中華民國全體佛教徒之羞。

我曾在佛前發誓，如果菩提醫院，爲着經費問題而夭折，我願做一次武訓，爲菩提醫院乞命。同時，我也聲明，決不擔任任何一切名義。

炳老與幾位創辦人，對於菩提醫院，總算已盡了很大的責任了。今後該如何充實設備，使成爲一個最現代化而有聲有色的醫院，我認爲該是全體佛教徒的責任，不能讓李炳老獨任艱鉅。我呢，只要菩提醫院認有做一次武訓的必要，仍隨時隨地準備應徵，決不退讓。

我們不是自誇是大乘佛法的國家麼？只此一座菩提醫院，尙且在風雨飄搖之中，究竟我

裏宿著。慈光圖書館落成，也爲他置一室，仍同樣空着。但有一點：凡從他聽過法的人，他都不客氣，一律以老師自居。如遇定期講經，中途退惰缺席的，還要查問一下。所以一般人對他，都愛之如父兄，敬之如神明。一言以蔽之，他是用人格來感召一般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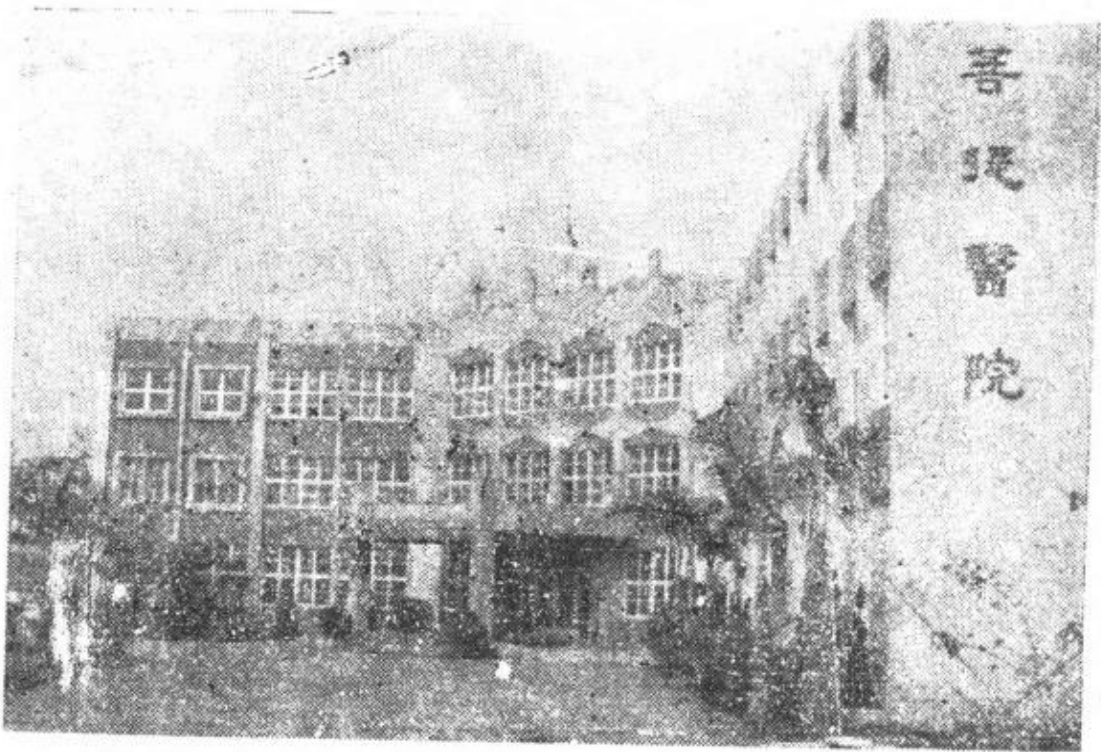
到了現在，他幾乎成爲臺中佛教界的一座偶像；人們提到李老師，都會不期自然地翹起大拇指來，頗像梁山泊上的宋押司：「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如雷貫耳！」之概。而婦女們更以能躋身李老師門下，沾沾自喜。「身教者從」。決不是偶然之事！

李炳老「誨人不倦」，「功成不居」的態度，深深地感動了臺中市每個佛教徒，尤其是他的及門弟子，對於炳老寓所的灑掃以及三餐供養，皆自動輪流爲之。昔日孔門：「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的高風，不圖復見於今日，誠難能也已。

至我與李炳老的一段因緣，也不妨在這裏湊說幾句：

當抗戰時期，因日本肆行日夜疲勞轟炸，華西公司曾在離重慶約百里的歌樂山上，購置樓房一座，與孔德成先生比鄰；時李炳老任孔府秘書，因得相識。

歌樂山高不過百仞，因交通便利，人口一天天增加，食水遂大成問題。我是一個不安分的人，到處喜管閑事，總想設法來解決這件事。適半山腰有一泓流水，終日不竭。因私忖道：大家都嚷着沒水吃，爲什麼又任這裏的水自行流去？如能加築一道攔水壩，豈不成爲一個很好蓄水池。遂招工估計，約須二千餘元，當即挨戶勸募，款既有了着落，乃與包工立約施



菩提醫院的一角

他是客居寡人，委實沒有把握。

「皇天不負苦心人」。只要發心正大，自然會得到十方諸佛菩薩加被；菩提醫院終於在他提倡之下，平地湧出樓臺了。

那末，李炳老憑什麼做號召，而有這樣的成就，說來頗不簡單。當他初來臺中的時候，在各寺廟，擺張桌子，爲人診病，診金分文不收，不在話下；有時還要掏腰包，爲貧病買藥。如遇重病，有請必到，絕不躊躇。大約也是他該走紅運吧，說也奇怪，都能着手成春，藥到病除，於是，李老師之名日顯。

後來，在南臺中創設一間蓮社，時爲社友說法外，又教他們讀書、識字、作文。蓮友特爲他關一室，他沒去住；自願在孔奉祀官府、白天伸出五指看不見的那間漆黑房間

位，列於諸祖左右。」的原來樣子。大正藏所根據的底本，就沒有「圖」了。又把那原一列於諸祖左右」的十位「儒釋之賢」，——契嵩所謂「宗證」十人，全部記在卷末，這就更失了契嵩的原意了。

我舉此一例，使人知道這部磧砂藏影印本，確是有遠勝于大正藏的地方。（見中華大藏經第一輯編目說明）

胡博士所學的磧砂藏影印本，是民國二十四年底，出版於上海。發起影印的，有朱慶瀾、葉恭綽、範成和尚等。我們讀了胡博士這段考正，磧砂的優點，又可得一證據。

磧砂藏除開寶、崇寧外，算是我國最古的版本。故能保存原譯之舊。大正本經過後人的竄易，以致反失原義。如上所引，我們如果根據大正藏本去語譯，豈非等於以誤傳誤？

一三一 菩提醫院

翻徧中國佛教史，像臺中的菩提醫院，可說是佛教界破天荒的第一座具有新式設備，而且規模相當可觀，够資格稱爲現代化的醫療機構。真值得驕傲！

這機構最初創辦人，除李炳南老居士外，還有朱斐、黃雪銀、于凌波、呂正涼、林看治、林進蘭、鄧明香、張慶祝、林慧繁、李緒鶯、周慧德、池慧霖、蕭慧心諸居士。當開創立會（？）時，我曾往賀，致送禮金二百元。李炳老說：「好！我替你暫時收下；如果辦不成，還要原封退還。」我相信這句話是從肺腑中流出來的，絕不是客套語。像這樣大的事業，

「於「有」下加「不得」二字，其意義即大相逕庭。三三昧不過許多三昧中之一耳，得與不得，與生死並無根本關係。十二有支，才是衆生流轉生死的基本真理。今加不得二字，與佛說十二有支之義，也有出入。自以影印磧砂本爲善。又，增一阿含經卷三〇、六重品，影印磧砂本：「第一可欲者，所謂眼眼相視；然彼女人，或語或笑，繫綴男子；或共語言，而繫縛男子。」這段文字，將綴與縛，分得清清楚楚，一步緊上一步，愈讀愈覺可愛。蓋眼眼相視，即世俗所說的：「眉目傳情」；或語或笑，即世俗所說的「一顰一笑」。這樣一來，遂引起對方男子的注意，故曰：繫綴。綴是聯在一起的意思。由此男女互相聯綴，這只是戀愛的初步程序，還沒到縛的程度。及至彼此共語，互訴衷曲，從此難分難解，始曰：「繫縛」。寥寥數語，無異是一篇描寫戀愛的絕妙文字。亦與佛說：「慎勿視女色，亦莫共言語。」「慎勿與色會，色會即禍生。」之義相合。今大正本，改「繫綴」爲「繫縛」，單刀直入，除非是對荒唐萬分的莽男女，必不唐突至是。

磧砂藏的遠勝於大正藏，胡適博士也有一段考正。茲附錄於下：

我（胡博士自稱）試舉一個例子：我這幾天用大正大藏的契嵩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論，來比勘磧砂藏本。單舉「傳法正宗定祖圖」一卷來說，大正藏本完全沒有「圖」，而磧砂藏本保存了原「圖」四十四幅。我們看了這些「圖」，才能够明白契嵩原表所謂：「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乎曹溪第六祖大鑑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

二部經論，皆符佛旨，並非偽作。何去何從？以我的學識，更不敢贊一辭。

其次，是中國文字的巧妙，有時會令人墮入五里霧中，無法捉摸。我姑舉一個故事，讓讀者自己去下斷語吧！

故事是出在我故鄉溫州：有一位仁兄，凡是慈善事業，他總比任何人來得起勁；可是他並沒力量，不過隨著大眾跑跑腿而已。久之，他的慈善招牌，終於一天比一天響亮起來，人們提到他，皆以慈善家呼之。而且每一慈善事業，也非有他參與不可。

後來，這位仁兄的新居落成了，有人送他一個匾額：「慈善起家」。

這四個字，就含有雙重意義：就好的方面說，因他平日熱心慈善，所以家道也就興旺起來，終於蓋新房子了。就壞的方面看，那就難說，毛王朝是最善於創造新詞彙的，善有「善霸」，惡有「惡霸」，究竟用那個「霸」，始能適合這位仁兄的身份，我到要向讀者請教！因此，我以為無論標點也好，語譯也好，如遇上述諸場合時，就覺得有些尷尬了。

讀者切勿誤會，以為我為此言，是意味到標點與語譯不值得做。我認為標點與語譯，遲早總該要做。我的意思：不要將這件事看得太容易，率爾操觚而已。

又次，是版本的選擇，也值得考慮的問題。這是由於我校勘維摩室臚語時所發現的。如增一阿含經卷十六、高幢品，中華大藏經影印積砂藏本：「有此三昧，久在生死，不能自覺悟。」而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正藏本，改為：「有不得此三昧，久在生死，不能自覺悟。」

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是一種斷句法。

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也是一種斷句法。

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又是一種斷句法。

以上三種斷句，都可通；但其意義，便有天淵之別。就第一種的斷法，是含有愚民政策的意味在內。第二種近於教育法。第三種頗與國父訓政、憲政說近似。究採何種斷法，方能符合孔子當時的原意？那就非不學無術的我所敢妄議。

至於語譯經文，也有人來徵求我的意見。我仍以看不懂經文辭。如有大心之士，自問足以勝此重任，我當然十二萬分隨喜。但要正式公開發表，我認爲最好能將原文與譯文，對照並列。日本學者，譯中文藏經爲和文，到正式排印時，是中和文並列的。基督教的新舊約，我也看見過中英文對照本。這，我認爲有兩點好處：一、可以加重譯者的責任心，使之格外兢業從事。二、使讀者得到比較觀摩的便利，於初學得益匪淺。

「難！難！難！一擔麻油樹上攤。易！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佛法你說它難，並不怎樣難；說它易，也並不怎樣易。難易之間，確實無法遽作定論。那要視當人的宿根了！我們姑舉兩位大師爲例：一位太虛大師。一位是歐陽竟無大居士。他們都被當代認爲是中國當前佛學界的泰斗。但很不幸，兩大師每提到佛法，就彼此大抬其槓。尤其對於楞嚴經與大乘起信論，歐陽居士認爲都是僞作，且以料簡楞嚴，沾沾自喜。而在太虛法師，則視此

(3)圖記二個。

(4)空白收據及聘書等件。

以上由道安法師轉交李雲龍居士點收，具有收據備查。

其次，是袁淨慧老居士對於印經處的貢獻，也值得一書。袁翁與我，本無一面緣。一日，忽承枉顧，適我外出，留刺而去。後來多方詢問，始知爲交通部長袁企止先生之太翁，遂往拜之。我二人定交自此始。其後南唐金剛經摺本的一再重版，皆出袁翁登高一呼之力。總計先後爲印經處所募之款，當在萬元以上。惜彼此鄉音甚重，未能暢所欲言，引爲憾事。

自袁翁即世，已少知音，撫今追昔，悲痛累日！使翁健在，那，印經處有幾部重要而篇幅較鉅的經論，必得順利完成，可無疑義。至翁之爲人，謙恭有禮，不以地位稍現得色，這是識翁者所共樂道的。

此外應述之事尙多，我有報告各董事函稿數封，已收入詠菽堂文錄內，讀者欲知其詳，請互相參閱罷。

關於新式標點，也值得一提。我於佛經，還有許多處看不懂，如非錢召如居士一再敦促，我始終不敢嘗試，深恐斷錯了句，反誤讀者。以大正藏來說：是聚集日本許多文學博士所成的；但其點句，就有許多錯誤。可見標點不是一件如世人所視那麼容易。

現在，我姑舉人所熟知的論語泰伯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兩句爲例吧，就可有以下三種斷句法：

(2) 信
(1) 各
以上
(2) 結
(1) 結
單三
以上
(3) 結
(2) 結
(1) 結
以上
(2) 存
(1) 歷

當時結束經過，略述如下：

甲、結存現金部分：

- (1) 歷年結餘現金新臺幣二萬三千四百七十一元正。
 - (2) 張齡居士經募美國蔡瑛、李家蓉二居士，各新臺幣九百元，合計一千八百元正。指定印虛雲老和尚年譜用。
 - (3) 補交慶芳書局書款新臺幣四千六百四十五元正。
 - (4) 補交德興書局書款新臺幣八百零二元正。
 - (5) 菩提樹月刊社直接滙交道師書款新臺幣一千九百七十三元六角正。
- 以上五筆，共計新臺幣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一元六角。除菩提樹月刊社外，餘均如數由周春煦居士面交道安法師親收，具有收據備查。

乙、結存紙張部分：

- (1) 結存清水印刷廠印書紙六十七令四十一張。
 - (2) 結存清水印刷廠配給紙一十五令。
 - (3) 結存平陽印刷製版所印書紙五十三令三百八十五張。
 - (4) 結存平陽(60)磅模造紙五令。
- 以上四筆，共計結存紙一百四十令四百二十六張，時值約三萬元，均由周春煦居士，將各廠存紙收據，交道安法師親收，具有收據備查。

臺灣在日據時代，印刷業似乎是統制的；所以想要出版一部書，只有西寧南路省政府印刷廠可以接做。它的前身，是臺灣總督府印製局，規模較大。我所印的第一部是金剛經、心經等六種合訂本。

由西寧南路至成子寮，約莫三十餘里，那時光復未久，路敝車壞，行無定時。再由成子寮上觀音山凌雲寺，要走十里山路，爲著校對，早出晚歸，備極辛勞。有時要想一早趕車，往往枵腹從事。印好以後，包紮付郵，都由我一人包辦。泰華電器行李文啓居士，看得有些過不去，允在該行樓上，臨時以一榻相假，予我便利不少。但放置經書，又成問題。當時在想：如果善導寺能借給我二間寮房，則一切困難，都可解決；但一再設法，沒有結果。

這樣艱苦支持了三年，被周月波君知道了，邀我去同住，因識其弟春煦、弘毅二君。後來周春煦居士，竟成爲一絕大的得力助手，并成了一個佛門虔誠的信徒，不僅包紮付郵，概由渠一人負責；甚致接洽印刷，奔走捐款，亦得其助力不少。往往印好一經，春煦忙至夜半，仍不得休息，終致積勞成疾，殊可感念。

印經處會計，初由李文啓居士兼任。後文啓赴香港，改請協大昌經理李本慈居士代勞。李赴巴西，則由春煦兼之。放款由月波經手，吃倒帳要賠。弘毅居士，以房屋水電相假，十年如一日。印經處得以略有成績表現於世，周氏三兄弟之功也。

自民國三十八年開始，直至民國五十一年農曆十二月底止，始移交道安法師接辦。茲將

一個人想遺世獨立，永遠是不可能的。就我來說，僅觸及袈裟邊緣，已有事多之感。假如真的穿上身來，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的袈裟邊緣之事，可由下述幾節，作一概括說明。

一三〇 臺灣印經處

民國三十八年的夏天，我由雲門來臺灣，一日，偶過臺北市成都路覺世書局，順便想請幾部佛經，見案上有部木版淨土五經，定價舊臺幣八萬元，當時覺得有些肉痛。店員急向我解釋：言係寄售，僅此一部，老居士可先借去看。態度懇摯，令我感動，終於照價請來。後知此店員即是張若虛居士。

歸途自念：一本書八萬元，而且只此一部，不獨非一般學佛人所能負擔；而後至者，更有向隅之歎，不覺惘然若失！於是，組織印經處的浮影，盤桓我的腦際，久久不能去。

命師曾說：我的八字是勞碌命，確是一鍼見血之談。我總是到處喜管閒事。有時被人奚落或誤會，還是孳孳矻矻的幹，是多麼可笑！

我因初到臺灣，人地兩疏，遂走商李子寬老居士，想成立一個臺灣刻經處，子寬允共同發起。大醒法師云：臺灣要想如大陸那樣刻經，恐不易辦到。如用活字版排印，何不逕以印經處名？此為臺灣印經處呱呱墮地的經過。

法、郵電、海關，鹽務各機關辦法，訂一全國通行性的移交條例。由行政院頒佈施行，以期統一。不要任你辦你的那一套移，我行我的這一套交，因在同一政府之下，不許，也不該有幾套移交辦法同時存在，以增加行政手續上的紊亂。

設計會雖是個閒衙門，但它所研討的範圍，卻非常廣泛。凡關內政、外交、財政、金融、經濟、交通、水利、司法、以及軍國大計，都可盡量發表意見，作成方案，呈請 總統核飭各部會參考或執行。因此，每一提案，皆蓋有「機密」戳記，以免洩漏。綜計十餘年間，我在會裏所發表的文字，不下七八萬言，但限於紀律，所有「吃糧不管事」的工作情形，只好「至此止步」。

現在，該談我另一方面冷廟孤僧的生活吧：觀音山凌雲寺，雖無流泉急湍，卻有高山峻嶺，茂林修竹。每當夕陽銜山，遠望板橋，籬落桑麻，炊煙縷縷，不覺心曠神怡，確不失爲閱藏最理想所在。後來被王子沛君發現了，入山相訪，顧而樂之；乃商得寺僧同意，由王君出資三千元，將兩旁樓梯，移建正中，外加複壁，內可入鑪，約定當我們旅臺時期，准予長期借住。時適中華文化館影印大正藏問世，我終日樓居，目不釋卷，手不停揮，塵慮漸銷，每忘漏永。有時被遠地荒村，傳來一、二雞聲，將寂靜的空氣劃破了，始知已是臨齋時候，維摩室賸語，大半成於此時。

「穿起袈裟事更多」，確是經驗之談。因爲人羣本來是由各色各樣的社會所穿插而成。

忤了。無怪當年左文襄西征結束時，深以報銷爲慮；如果挑剔起來，那裏少五毛，這裏短一角，就够你頭痛。幸而慈禧這位老妖怪，門檻清楚，念文襄勞苦功高，說聲：「不要報銷了！」才使文襄鬆了一口氣。

我因爲有過甘肅辦理移交的經驗，後來在設計會上，草擬移交辦法若干條，並徵得行政院主計長龐松舟同意。但當提出小組會議時，竟有許多司僚，在那裏欣賞舊辦法，大有祖宗成法不可變的氣勢，將我的提案，節節支解，弄得面目全非。

其實，政府那時對於整個會計制度，已全盤革新，各機關會計主任，皆由各級最高政府直接委派，所有收支，都須經會計主任核准，可說是完全獨立了。但移交辦法，仍要沿襲數百年之舊，雖彼此脫節，無法配合，亦所不惜，真有些令人費解！

後來該案提出大會討論時，杜葆祺委員說：我們司法機關，遇前後任移交時，院長僅將印信交出，即算了事。這一套嚙嚙辦法，都由下屬單位直接負責辦理，不涉院長之事；如本案通用於司法機關，那是開倒車，恐怕行不通。我說：本案起草時，與杜委員所說相同。後來提出組會，修改又修改，就變成這樣了。應否恢復原起草辦法，請大會決定。

當時大會對於本案，並不如組會那樣重視。因爲未經吃過移交之苦的朋友們，自然比身受者要漠視，是無可否認的。

但我認爲這個問題是分層負責的重要一環，仍須早日解決。似可由行政院主計處參酌司

我問：本廳自我到任後，已改用新式簿記，設科專管，每日結帳，只要我移交那天帳面上收支結餘之數，與庫存現金相符，移交後任接收就可。爲什麼還要另外造冊三份，豈不等於頭上加頭？

同事：向例如是，而且歷任移交，都照這樣辦理，廳長似不能獨異。否則，萬一被上頭駁下來，寧非多增麻煩？而且要造報的，不僅現金，還有其餘一切文卷等等。

我：那末，不可用複寫紙來寫？

同事：我們前此沒用過複寫紙。而且蘭州能否買到複寫紙？還是問題。

我：好！就照各位的意見去辦罷！不過我總認爲這是將四年來新式簿記每日用鋼筆所記的數字，再逐款用毛筆照抄一番。所不同的，一是用阿拉伯字橫寫，一用中國字直寫而已；不僅浪費人力與物力，而且還容易錯誤。因逐日記帳，有複核員，如有錯誤，即可立時發覺改正。現在、要將四年來所記之帳，從頭至尾，於數日內全部抄好；並且還要抄三份；因我已移交，更不會有細心之人，替我負責校對，自然很容易錯誤。

固不出所料，我於回到上海一個月後，接後任來文說，短少八百餘元。但短少在那裏？怎樣會短少？並無隻字提起。我想大約係根據移交抄件核算所致。如依每日簿冊所記，便不會鬧此笑話。然移交文件，都經我簽名蓋章的，還能加以否認？只有自認晦氣，照賠了事。所幸板凳桌椅，杯盤盞筷，門窗戶扇，掃把唾盂等等，都沒錯誤，還算運氣。否則、真够尷

對象，均非言論力量所能達到的。因此，如要將問題得到圓滿解決，須於言論之外，另想辦法。我以為只有縣級地方政府，熱心地負起責任的一法。例如上面所說的各貧戶，在地方政府救濟名冊上，可能都找得到資料。只要主持人具有宗教家服務的精神，帶着藥物（最好是免費代紮管子），一戶復一戶去勸說，並教以服用方法，方能收效。空言是無補的。

生理學家告訴我們：一個不用腦的人，他的生殖力，要比用腦的人來得強。觀上述幾個例子，他們都是剛過四十，如果任他去「製造」，可能還有半打的成績。陳萬枝已有兩個兒子，「克紹父業」，因行竊而被管訓了。再製造出來，也不外行竊。這是多麼嚴重的社會問題！

其次，是分層負責問題：

分層負責 總統也曾屢次倡導，終因大印問題，牽涉太廣，一時無法得到具體結論。但各機關移交問題，屬於分層負責的一環，我認為可以先做。

這是我在甘肅財政廳長任內所引起的問題：

我於作官，毫無經驗，甘肅財政廳長，是我有生中首開紀錄的第一次。書生作官，不知道四方八面、玲瓏應付，只知埋頭牛幹，於是發生種種阻力，讀吾書者，都已知道，無須再述。當我辭職照准，辦理移交時，辦慣交代的同事們告訴我：須用毛筆端楷，自廳長接任日起至移交日止，造冊三份，一呈省政府備案，一移交後任，一份由廳長携回備查。

頭痛哭。據陳登讀向辦案人員稱：他有兄弟姊妹八人，二個哥哥，因行竊已被管訓。餘下的弟妹，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只有三歲，都沒謀生能力，家境非常貧苦，所以想替父親服刑。

二、聯合報豐原訊：十三歲的王宗景，和十一歲的弟弟王生吉二人，每天晚上，在臺中縣豐原鎮大街小巷，推着手車叫賣豆腐腦。

除他們兄弟外，父親王禾，母親王林採（四十一歲），下面還有六個弟妹，一家十口，就擠在一間簡陋的小木屋內。

王禾早就以販賣豆腐腦爲生。但是，孩子一個接着一個出生，弄得窮上加窮；於是，老大王宗景當他十歲那年唸小學時，即已負起賺錢補貼家用的責任。

王生吉，是豐原國小五年級學生，白天上課，晚上陪着哥哥叫賣豆腐腦，幫忙推車、洗碗等等。他們每晚都要到深夜才回家休息。尤其在冷風刺骨的冬天，深夜電影院散場，商店打烊，正是豆腐腦生意興隆的時候。

但是兄弟二人休息不到五、六個鐘頭，又要一大早起床，幫父親把黃豆碾磨成漿，製成豆腐腦；因爲製豆腐腦，完全要靠人工。而其父王禾，已給重擔壓得「老弱」不堪，沒有人幫忙是不行了。

三、中國時報埔里訊：埔里鎮民馮丙午（住埔里蜈蚣里中山路八七號），生育子女十個，一日三餐，賴馮某做工維持，生活異常窮苦。最近馮因積勞成疾，無法做工，一家生活發生問題，民衆服務社特發棉被、白米濟助。

由於以上三則新聞的啓示，我們對於如何去實行節育，才算抓到核心所在。而這核心的

責而無官守的機構，你如有興趣發言，不會有人干涉你的「說話自由」；但如喜歡緘默，也不會有人剝奪你「不說話的自由。」所以在這二十餘年羈旅生涯中，我一邊好像是個「吃糧不管事」的閒衙官兒；一邊又像冷廟孤燈，貝葉梵經的緇衣道者。

在我的記憶中，閒衙門裏，有兩件事，頗為同僚們所關切，即節育問題與分層負責問題是。

節育問題 在反攻復國整個國策大前提下，人力資源，自然不容忽視；所以當本會觸及這問題時，就有許多同僚，長篇大論，反對節育。但從社會另一角度去看，問題就更複雜了！其實，節育是個人與家庭間幸福有關的問題。我有兩位至親，都是公務員，當政府未將節育當做中心問題來討論時，早已自動地實行了。他們有兩個孩子以後，十年之間，未曾有過第三個孩子。

因此，我認爲要使節育能達到理想上所期望底目的，專在報紙上談是解決不了的。因問題本身，是出在無法看到報紙的朋友們身上。諸位如不信，請看以下幾則新聞，就可明白。

一、聯合報訊：省警務處懸賞萬元通緝三年專竊電線犯的陳萬枝，於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在臺南縣市交界處落網。警方調查：已有三次竊盜前科的陳萬枝（四十五歲），於民國五十四年間，因剪竊電線，被屏東縣刑警捕獲，送法院時，乘機逃脫，經屏東法院下令通緝。省警務處自去年起，懸賞一萬元，進行緝捕。當陳被捕後，他的妻子陳梁罔（四十三歲）及其十五歲兒子陳登讚趕到，三人抱

賽，三戰三捷，榮獲二十五屆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冠軍。其陣容如下：

總領隊謝國城，領隊林全興，公共關係秘書蔣得禮、秘書鄧義雄，經理蔡順全，教練方俊靈，隊長許金木，隊員徐生明、吳誠文、李文瑞、沈清文、陳銘晃、葉志仙、涂忠男、陳金錯、林文崇、李泉成、魏景林、吳智雄、李居民。

我們不要小覷了少棒隊的成功。他們必須具有：一、指揮若定。二、合作無間。三、知己知彼。四、能守能攻。五、臨危不亂。六、當機立斷。七、審察敵情。八、攻昧取弱。總之：他們的作戰方略，與軍事家用兵，絕沒兩樣。因此，我覺得我們的下一代，實在比我們這一代強。中華民國的炎黃子孫，總有一日，在世界人士之前，揚眉吐氣，成爲首屈一指的強國！

一一九 又過著流亡生活

就我個人來說，宛如久經沙場帶著滿身創痕的疲敝老兵。當踏上臺灣國土時，承榮宗法師，以觀音山凌雲寺一間寮房相處，撫今思昔，感慨萬千！不禁老懷悵觸地自問：「你又過著流亡的生活了！」不錯！在此十餘年短時間內，這是第二次流亡呀。於是決計一心闕藏，了我餘年。但爲生活問題所困擾，同時又在行政院掛個設計委員名義。後因國大代表要求長期集會，政府遂將設計會改隸總統府，易名光復大陸設計研究會，以迄今茲。這是一個有言

自是楊傳廣遂成爲本世紀中世界運動史上最偉大的人物。

紀政：於一九六六年三月四、五兩日，在新墨西哥州阿爾波克舉行的美國全國室內冠軍賽中，以七點六秒，獲六十碼低欄賽第一。又以六點零三公呎，獲跳遠第一。

美國業餘運動員聯合會主辦的南太平洋五項運動冠軍賽，於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在洛杉磯學院舉行，紀政以總分四千五百一十分獲冠軍，創業餘聯合會的新紀錄。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由我國、土耳其、西德、瑞典、波蘭、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捷克、羅馬尼亞九國選手所參加的國際田徑邀請賽，在土耳其南部安塔利亞舉行。紀政以十一秒一成績冠軍。西德卡茵十一秒二亞軍。羅馬尼亞微娥瑞嘉十一秒六第三。卡茵和微娥瑞嘉，一般公認歐洲最強的女低欄健將，而均敗於紀政之手。世界女子體育協會，選爲一九六六年度模範會員。體育月刊譽爲亞洲女羚羊。真不愧爲中華好女兒！

金龍少棒隊：於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八月二十日，代表亞洲區，出席參加美國賓州威廉波特城第二十三屆世界少年棒球賽，贏得冠軍。其隊形如下：

總領隊謝國城，副領隊簡永昌，管理陳慶星，教練吳敏添，隊長陳弘丕，隊員莊凱評、黃正一、李俊杰、林建良、陳智源、溫天壽、郭源治、余宏開、陳鴻欽、蔡松輝、張瑞欽、陳玉佼、蔡景峯。

巨人少棒隊：於中華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八月，出席參加美國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大

世。

民國二十六年秋，中日戰事發生，他把積稿和書籍古物，裝了兩百多箱，從南京運往四川，繼續工作。在上海淪陷前夕，美國國務卿艾契遜，自動打電報給駐上海美國總領事馬康衛，要他派人問楊先生，願否把資料運到華盛頓保存？時楊先生把一部份交由飛機運美。直到大部份積稿搶運到臺灣後，美國國務院才把存在華盛頓的資料，送到臺灣來。當年主持這件事的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就是後來出任駐中華民國大使的馬康衛先生。

民國四十五年九月八日，總統召見楊先生，垂詢中華大辭典能否出版？想見中外政治家，對於這部四千年中華文化的大結集，是何等地關切了！

至於體育方面，二十年間，我們也有卓越的成就。如：

楊傳廣：於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俄勒岡第三年度室內撐竿跳成績十六英尺三又四分之一英尺，（四·九六公尺），創世界最高紀錄，至今未爲任何田徑家所突破。並在民國五十二年三月間，於大巴巴拉復活節比賽中，楊傳廣撐竿跳成績，以十六呎零半吋，擊敗了十六呎撐竿跳協會會員陶克十五呎六吋的紀錄。被選爲本屆運動會模範運動員。

又在加州國際十項運動中，於民國五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晚，刷新了世界十項全能運動紀錄，積分高達九千一百二十一分。舊的世界紀錄，是美國強生所創的八千六百八十三分。楊傳廣所創下令人難以置信的紀錄，是運動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且有五項獲得第一名。

不置！並獲得一九五八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爲我國科學家寫下了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再就吾國三千五百餘年學術方面，作有系統整理的，則有：

楊家駱教授：「中華大辭典」的結集，也引起世界政治家及學人的注意。按吾國類書的編纂，如宋代的冊府元龜一千卷，明代的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清代的四庫全書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九卷，都由當時帝王動員許多人來完成的。以永樂大典爲例，就有二千餘人之多。即英國牛津大辭典，也動員了四千多人，歷時七十二年，始得問世。

牛津大辭典所收材料，自八世紀起迄十九世紀末，爲時僅一千一百餘年。而楊先生這部中華大辭典，卻自殷墟甲骨文，迄至現在，凡三千五百餘年，材料要多出牛津大辭典三倍以上。中華文化的廣大博厚，源遠流長，決非世界任何一國所能望其項背！

當民國十六年，楊先生開始用阮元所編的「經籍纂詁」，編成「重編經籍纂詁」、「經籍纂詞」和「經籍纂音」時，他將古籍中每字義、字音、及詞語，都隨手標記，抄成卡片，這便是中華大辭典中最早的稿子。

到了第二年，剛好牛津大辭典出版。由於這部辭典的啓示，楊先生遂決定編一部比牛津大辭典更大的中國辭典。其範圍上起甲骨文，下迄清末，上下三千五百年。

自從民國十九年二月間，楊先生成立一個「中國辭典館」，到民國廿六年抗戰前夕，「群經大辭典」、「中國文學百科全書」、「四庫大辭典」、「叢書大辭典」等，都已先後問

其他行星上，可能即在數百萬行星上，亦必有某種生命的合理相似體在。」

佛法言十方世界，都有人類，而且都有佛法，如同我們這個世界一樣。佛經中有個富於戲劇性而有趣味的故事：目乾連是釋迦佛門下神通第一的大弟子，平時喜顯神異。一日，他因為佛陀的神力所加，到了另一世界的一個國裏，在它的城上，巡行了數週，被那個國裏的比丘發現了，問他們的佛陀說：那裏來的一條如人樣的小蟲，在我鉢沿上走來走去？佛告那比丘：你不要輕視他的微小醜惡，他是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神通第一的大弟子，因他平日喜弄神通，並因釋迦佛的加持，故能到我們這個世界裏來。由於這個故事，證明那世界的比丘所用之鉢，竟被目連誤認為是一座城牆，而同時目連又被那比丘認為是一條人形的小蟲，其人軀體之大，簡直匪夷所思！同時也可證明，各個世界，都有「生命相似體在」，並不是一種幻想。佛經中又說：彌勒菩薩，於劫初時，在我們這個世界裏成道後，遂往耆崛山中，向石門三彈指，其門自開。迦葉尊者，由定而起，以釋迦佛所付的袈裟，親授彌勒佛已，然後自取涅槃。彌勒將釋迦佛的袈裟，繞在指上云云。試想我們僧衆今日所用以蔽體的袈裟，到了劫初彌勒佛時，只能繞在指上。那末，劫初人類體型之大，以視我們今日人類體型，不啻千百與什一之比。我更記得考古學者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由於骨殖的發現，萬億年前的人類，比起現在來，不知要高多少倍。皆是證明佛經所說，真實不虛。

李揚二博士的發明，無異為科學界開闢了一個新天地，無怪震動了整個世界，為之掉舌

上學且爲科學不可少之補充。物理學家們同樣承認：馬丁公司最近一個廣告說：他們火箭廠工人的日常談話，包括工作上的「物理學以及形而上學」。形而上學的滿天飛之論說，再囂塵上，擺脫了唯物論。形而上學可能主宰人類下一世紀的思路，甚至於產生一全球性的民意調查。調查生命的性質，以及宇宙的性質。這種形而上學的尋求，自必需與最近已獲證實的科學真理，能相符合。且科學家仍能爲世所重。但並不限於科學家而已。這也是哲學家、凡人以及對永恆之謎有所感者所應尋求的。

按：生活週刊所說：「利用巴洛馬天文台席密德巨形望遠鏡，經過七年勘製，始告完成的天體圖，已深入空間十億光年，測製了千萬個星河，每個星河內，都有幾千億一如我們的太陽星辰」。這與佛經所說符合。佛法將我們的星系名爲娑婆世界。宇宙中與我們娑婆同樣的世界，有三千大千個之多。每個世界裏，都有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四大洲等等，足見宇宙之大，誠如科學家所言：從前的門，是畫在牆上的，現在已發現了一扇真實的門；但門裏面蘊藏著一些什麼？還沒人敢下斷語，不過已被埋葬多時的形而上學，重復抬頭。唯物論已不是時髦的貨物了！

週刊又說：「有一個新近的實驗，將甲烷氨、水、氫氣置於人造閃電之下，竟獲得生產葡萄糖，亦即產生生命的四種氨基酸，使古人所云：『生命自生』之論，死而復生。而且這個宇宙內的萬物，無論生死，既然都好像由氫離子同一基本體組成，因而有些科學家力言在

icroscopicphysisc—暫譯名)根基所在的一項原則——對等律。物理學家們說：這穩定了一種「可能」。亦即或許有一些遙遠的星河，其原子構造，恰與我們的相反。而且我們所了解的物質，有牠的反物——「反物質」。

在科學界爆發光芒的最近十年內，「已知」的空間本身，即已擴大五十倍。利用巴洛馬天文台席密德巨型望遠鏡，經過七年勘製，始告完成的天體圖，已深入空間十億光年，攝製了千百萬個星河。每個星河內，都有幾千億一如我們的太陽系星辰——從未曾見過。有一個新近的實驗，將甲烷、氮、水、氫氣置於人造閃電之下，竟獲得產生葡萄糖；亦即產生生命的四種主要氨基酸；使古人所云：生命「自生」之論，死而復生。而且，這個宇宙的萬物，無論生死，既然都好像由氫離子之同一基本體組成，因而有些科學家力言在其他行星上，可能即在數百萬行星上，亦必有某種生命的合理相似體在。在揣測惟恐不先的今天，甚至已有製造太空舟車的具體策劃，期能訪遊這些行星。太空舟車，則在尾部不可思議的發射濃縮光線(光子)，而幾乎具有光的速度。

從目前科學想像中的宇宙混亂情形看來，有兩件事實，就凡人而言，意義重大。

其一、爲：陳腐之唯物論，現在更形陳腐。其基本假設，——唯佔有空間並具有質量者才是「實證」。——在這個業已證明質能可以互變的時代裡，已爲莫知所云之論。

其二、爲：陳腐之形而上學，不但絕非科學時代內無關宏旨之論；欲窺生命全貌，形而

五日國際電：

兩名青年中國核子物理學專家，曾舉行試驗，有力地表明至少有三個宇宙基本係律屬錯誤。此兩科學家，一為三十歲之哥倫比亞大學李教授，一為三十四歲之普林斯頓研究院楊教授。彼等對於宇宙，有新看法；認為整個宇宙，係由左轉與右轉之粒子湊合而成，……在楊李二人發表粒子左轉與右轉理論以前，三十年來，物理學家之傳統觀念，一向以為所有粒子，均向一個方向而轉。楊李兩人之理論，刻已稱為「楊李定律」。科學界特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記者招待會，謂楊李兩氏發現之重要性，與愛因斯坦在一九〇五年發表相對論同等。其試驗係在哥大及度量衡局舉行。所研究者為構成物質世界之最小物質單位粒子。其中一種粒子，即為「派」質子。原子核心之構成，即有賴於「派」質子。楊李兩人認為物質世界，係由不斷向左及向右旋轉之粒子組成。其旋轉行動，與子彈發出時之旋轉，十分相似。其試驗係將具有放射作用之鈷，置於接近絕對度零（華氏表零下四五九點八度）之情況下，然後再以強有力磁鐵，吸收鈷素放射出之粒子，粒子在低溫下，行動緩慢，其軌跡乃是左轉與右轉，與物理學家前所認為向一個方向旋轉觀念，完全不同。此即言物體之反射影情形，並不像科學家一向所推想者。

一月廿八日美國生活週刊社論，對此問題，更有深刻之探討。茲節錄如下：

最近在哥倫比亞大學所宣佈的實驗結果，便推翻了三十年來迄為超顯微物理學 (Subm-

予敵人用以喘息與避難外，簡直可與吾國宋襄公「不擒二毛，不濟不擊」之戰略相媲美。在我這個外行人看來，似乎有些過分滑稽吧！足見美國始終無作戰勇氣，這是一個致命傷！須知對付共黨，只有以牙還牙的一法，試以最近一次巴黎和談言，如果不是美國大炸河內與海防，給北越一點顏色看，即此紙上和平，亦恐未必能達到。然而話又要說回來，以美國現行制度論，要能產生一個雄才大略敢作敢為的領袖，事實上是不容許的。無怪日本學者間，有視議會制度爲愚人政治者。由今思之，並非過苛之論。

共黨是以欺騙起家的，在它的字典中，從不知有「信用」二字。是以訂約毀約，已不知多少百次。然而自由世界的政治家，好像患有極端嚴重的健忘症，不時仍在那裏憧憬條約。結果，只有替自己緊緊地綁著，而敵人卻可自由自在，爲所欲爲。試觀巴黎和約之墨藩未乾，而金邊烽火，已在燎原；以及監督停火的直升機，也明目張膽地可予擊落，實在是一種無情的諷刺。然而不和又怎辦？當尼克森總統下令轟炸河內與海防的時候，美國參議院還有人在那裏大嚷大跳，視爲大逆不道呢。這就是民主之所以爲民主吧！

一二八 炎黃子孫起飛了！

對等性定律，三十年來，爲世界科學家所公認，卻於民國四十六年，被我國青年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二博士所推翻，而使整個世界科學界，爲之大驚失色！據一九五七年一月十

亦時有以蘇毛陳兵邊界，是山雨欲來的前奏。這種天真的想法，會使自由世界士氣頹喪，防禦鬆懈，墮入共黨圈套而不自覺。我認爲只要自由陣營，尤其是美國能屹立一天，蘇毛永遠不會以兵戎相見。至於互相對罵，間或放一、二響冷鎗來玩玩，那是做給自由世界天真大爺們看的。共黨比我們任何人都聰明，「鷸蚌相持，」徒使「漁翁得利。」他們決不會像自由世界的所謂政治家那樣傻法，只知打各人的小算盤，從不爲整個大局設想；甚致還想混水摸魚的。好像整個自由世界崩潰之後，而他們還可獨存也者。這正與共黨以各個擊破的機會，其愚真不可及。

然而蘇毛的衝突，終能避免麼？那要讓時間來答復。我以爲至少限度，要待「美帝」消滅之後，其時自由世界，縱使仍有一、二國存在，都不值蘇毛的一顧；兩雄相噬，就要真正地開始了！

不久之間，美國參議院，還有人主張應從歐亞兩州撤退；這是一個老問題，一直在兩院中嚷著。倘在一個世紀以前，這句話是合乎美國利益的。而在廿世紀的今天，時空都被交通工具縮短了幾千萬倍。「天涯比鄰」，人類正預備與各星球打交道，那裏還有美歐亞可分。假使一旦歐亞都淪入鐵幕之後，吾不信美國還能單獨存在？

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美國國策，始終在歧路徬徨著。圍堵戰略的運用，即爲其最好的答復。南北韓十八度的界線，以及南北越中立地帶的劃分，除爲戰史上平添幾個新名詞，並

，殖民地紛紛獨立，國勢從此一蹶不振，世界一等強國的一把交椅，不能不轉讓美國佔有，然非其心所甘，自不待言。假使再讓中華民國出頭，與美國互相合作，那末，世界任何事故發生，均可憑中美一言而決，那裏還有英國開口的餘地。因此，我要請求美國政治家注意：今後凡與中華民國有關之事，切防英國從中搗鬼。以目前英國的處境言：明火打劫則不足；但做一名政治扒手尚有餘。爲你我兩國利益計，爲世界永久和平計，我不得不提出如上的呼籲！

說到這裏，讓我提出英國現代大文豪蕭伯納先生的談話，作爲佐證：

當我們對日抗戰，正在吃緊之時，三世杰先生，奉命組織訪英團，團員有桂永清，熊式一諸氏。既抵英倫，桂熊同訪蕭氏于其寓邸，問長壽之道。蕭答：這已是公開的秘密，第一：不吸煙。第二：不飲酒。更重要的是第三：在十四歲以前，不近女色。蕭問桂熊：你們國家正在抵抗日本侵略，你是軍人，爲什麼到英國來？桂答：奉政府命，洽取中英合作。蕭笑曰：「那太好了！英國是世界上最容易與人合作的國家，而且僅僅只有一個條件，就是百分之百的要有利于英國」。

百分之百有利于英國，蕭氏開門見山，一語道破。可惜美國政治家一直蒙在鼓裏。現在，得到蕭氏的明白指點，該有所覺悟了！

兩年以前，英國專欄作家，預測蘇俄、毛共之間，五年內會從暗鬪而致火併。近來美國

其次，你們該知道只要太平洋此岸有個強大的中華民國存在，與你們攜手合作，才能建立起理想的世界真正和平秩序。以地理言，你我遙遙相對，同為太平洋東西兩岸的柱石。以經濟言，同有相等蘊藏豐富的無窮潛力。以國體言，同為自由民主國家。而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也是受了你們偉大的總統林肯先生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民有、民治、民享的影響而產生。我們的五權憲法，也採取你們的立法，行政、司法，加上我們歷史上固有的監察、考試二權而建立的。至於救災卹鄰、講信修睦的道德觀念，彼此之間，也有十分近似處。孫先生並在他的遺著裏，一再讚揚你們過去對我們的友好與同情。倘一九五〇年麥克亞瑟元帥的揮軍直渡鴨綠江，與使用中華民國軍隊開闢第二戰場的計劃，得以實現，則此萬鈞雷霆的鉗形攻勢，使毛共魔都，早已瓦解，韓戰自然結束，越戰根本不會發生。但終為英國所堅決反對，與夫華盛頓「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的關係，使麥帥結束世界悲劇的遠大謀略，終成泡影，遂以鑄成今日的大錯！誠然是中美兩國的不幸，也是世界人類的大不幸。

然而，英國為什麼要反對中華民國軍隊的反攻，開門見山地說：英國的外交策略，一貫地不願見世界上有任何一國永遠地站在他們的頭上；更不願見太平洋此岸，有個美國式的強大中華民國存在；這可於民國二年，以二千五百萬英鎊借給袁世凱，以打垮中華民國，是鐵一般的證據。英國是建築在殖民地沙灘之上的國家，自世界第二次大戰以後，民族主義抬頭

國軍又大捷。這一下才使杜魯門的不協防而終於下令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了。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即一九五〇）至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十二月三日，更進一步而有中美雙方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此爲自助助人的明證。我們如能切實作到自助，上下一心，內外一德，本臥薪嘗膽的精神，節約度日，屏絕奢華，凡屬舶來，概不購買，務使民族氣節，從此抬頭，貿易順差，大幅增進，國用因以日充，復國自可拭目以待；到了這時，國際間一切陰影，以及姑息游魂，都可一掃而盡。這是我的期望。八八老翁，耳聾目瞶，於世一無所求；惟此孤忠，耿耿在抱，不自覺其言之過切耳！

最後，我仍想爲美國朋友們進幾句忠告：你們如不願將華盛頓、林肯諸大賢哲艱難締造所傳給你們的自由生活方式，不在你們這一代手裏宣告結束；那，你們只有挺起胸膛，負起時代使命，與萬惡共黨作殊死戰的一法。須知自由不是無條件所能獲得；你們的反戰運動，只是暴露了你們這一代怯懦怕死的弱點！這，適給與共黨以利用的絕好機會。你愈退，則共黨愈進。你愈想早日結束戰爭，共黨愈不使你們結束。華沙巴黎兩會議，整整開了三數年，而且屢換代表，一無結果，就是你們的弱點暴露所促成。當你們的代表在會議席上，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你們在國內，既不予代表打氣，反來扯他們的後腿，這是你們的矛盾！共黨最能利用矛盾，而且同時更最善於製造矛盾。你們還不覺醒麼？如果你們都是這樣矛盾下去，那，我可作一預言，除投降外，別無選擇之途。

於外國顧客要些俄國調味沙司，侍者搖搖頭說：俄國沙司不好，我們不賣俄國沙司。（徐鍾珮多少英倫舊事。）而我們的食品店，卻毫不躊躇地對我說：沒有本國花生醬。日本累積美元，達數百億，而於生活必需品如雞蛋、洋蔥、茶葉、花生糖、夾板等七十餘項，尙在保護之列。我們出超僅數千萬元，即在那裏大喊自由開放。南韓汽車進口稅率，高達百分之一百五十，我們僅課百分之八十五，總算够客氣，但中央民意代表爲少數消費者的利益起見，再來個九折。以言今日的中韓，處境同，復國之目的亦同。而在行動上，彼此顯有很大的距離。韓國似近綜合立體戰，上下一心，內外無間，向著一條節省消費、搏節外匯的康莊大道邁進。我們則各自爲政，相互抵消。觀於上述種種措施，即可瞭然。我們如想早日復國，那末，南韓的綜合立體行動，是值得借鏡的。

至就社會風氣言，那更令人洩氣！我政府自播遷臺灣以來，可說是無日不處於復國戰爭狀態之下。但社會所表現的是笙歌沸湊，酒醉金迷，歌台舞榭，到處皆是，甚至脫衣舞，裸體醉酒一類從所未聞的名辭，都在此時此地出現；生活糜爛，到了這地步，那裏還有絲毫戰時生活氣氛存在？馴致人心陷溺，廉恥道喪，只知道追求享受，不擇一切手段。殺盜淫妄，打破以往任何時期的紀錄！以此生聚教訓，期能復國，不幾南轅而北轍？難怪要被人奚落了！夫自助而後才能人助。當我們退處臺灣之初，杜魯門政府，本來宣佈臺灣不在美國協防之列。但到了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月二十六日，金門國軍大捷；十一月六日，登步島、

棄臺灣。

我們既知道：美國所需要於臺灣的僅在替它們看守門戶。那末，即使美國今後有所協助，也決不會超出看門戶所需要的條件以上；我們有了這樣地認識以後，如想完成光復大陸任務，只有靠自己努力了！

有人問拿坡侖如何可以打勝仗？他的答復是「錢」。再問：是「錢」。三問：仍是「錢」。可知錢與戰爭關係的重要性。我們今日如想光復大陸，也不外是錢。有了錢買飛機，可以得到海峽制空權。有了錢買軍艦，可以得到海峽制海權。海空之權，均操自我，復國大業，不啻已解決了一大半。

對於錢的問題，政府年來以全力發展對外貿易，及提倡國民儲蓄等等，已收到相當成效。但在各方面配合上，尚嫌不足。譬如我們的菸酒公賣局，在節省外匯聲中，卻爲推銷洋酒洋煙零售而努力。並將口號，由過去「招待外賓」而改爲「抵制走私」。如果這也成爲理由，那末，我們爲抵制共匪販毒，而來提倡種植雅片麼？花生、番茄，臺灣多得是，但我在臺中市中正路某大食品店，卻買不到本國花生醬與番茄醬，有的都是外國貨。現在，我想請問我們的同胞：當你拿著一包洋煙，或一瓶洋酒，……等等在手時，苟或念及我們的國家，被人這樣無情的戲弄、擺佈與侮辱，如何能下咽？報載：南韓煙酒公賣局，搜集市面洋煙，付之一炬。我們的公賣局，卻來個推銷洋煙洋酒運動。捷克在蘇俄槍尖下，一位餐館侍者，對

戰術，不知不覺間就被瞞過去了！因此，我想提醒美國一般天真的朋友們，像希特拉式的戰爭，共黨頭子們已認爲落伍，永遠不會採用。它們所用：是殺人如草不聞聲的「第五縱隊」；搞得自由世界稀爛，不打自倒！所以你們等待中共向你們放第一槍時，然後起來應戰，我敢擔保決不會有這一日。據你們的聯邦調查局胡佛局長宣布：「革命同盟，進步勞工黨等：這些團體，熱心替北平工作。」那末，中共的「第五縱隊」，已經打進你們的門內來了；你們反在那裏蒙著眼睛說亮話：「什麼中共想與美國和平共存？」自拉自唱，簡直有些不知所云。至於尼氏的引中共入聯合國，更無異引鬼入室，自找麻煩罷了！

中美邦交，自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五年）八月，美國務卿海約翰宣布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以來，遂奠定了兩國間友好的基礎。迨一九一三年，（中華民國二年）美國又因英法等國對袁世凱二千五百萬英鎊的政治性大借款，藉口條件過苛，有損中國財政獨立，而臨時宣布退出。至是，中美友誼，遂達到最高峯。但這種最高紀錄，僅保持了三十年，至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四日，羅斯福總統與蘇俄密訂雅爾達協定，而宣告結束。最近尼克森總統的宣布訪問中共，將是另一新頁的開始。但我仍認爲尼氏無論如何優法，決不會背棄中華民國；更明顯地說，決不會背棄臺灣。這不是尼氏有愛於中華民國的臺灣，而因臺灣的地位，爲美國對付中共作戰的前哨站，如果臺灣不守，那末，戰爭就要在美國本土相周旋了。因此我相信不但尼克森不會背棄臺灣，美國不論任何一黨或任何人起而執政，都不會背

多達六千人。而美國參議院最近所發表的報告：自中共統治以來，二十年間，屠殺智識分子，多達三千四百餘萬人。我不知美國的天真朋友們，究以何種事實爲根據，而發與中共和平共存之論。依我的理解，共黨鐵幕一日不撤，則和平共存，即一日不可能。但欲共黨撤去鐵幕，除非全世界人類，都入其枷鎖之下，否則，是永遠無望的！

自由世界的弱點在於怕戰爭。但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戰爭早已在自由世界每個角落裏進行著。不過共黨所運用的是：「第五縱隊」；所採的戰術是：軟、硬、毒、兇、辣兼施的。軟的是利用人類愛好財色的弱點，動以黃金與美人。硬的是遊擊戰，打家劫舍，搞得你天翻地覆，人鬼不安。毒的是販賣海洛英與嗎啡，以戕喪自由國家的下一代外，並以所得，用爲第五縱隊之活動費。據英國專家估計：中共每年毒品輸出，其值高達八億美元之鉅。兇的是到處暗殺，引起人人自危，去向他們低頭求庇。辣的是一把火，當我們與日本軍閥在前線作殊死搏鬥的時候，中共却在我們大後方重慶最繁盛的陝西街，放火燒得一乾二淨，給我們以無限的困擾。因自由國家，爲的是替人民造富；共黨則專替人民造窮；人民窮了，它那「公社制度」，才能建立起來。放火乃是造窮最澈底的方法。

中共是以運用上述戰術起家的，它比莫斯科更醜惡而無理性。現在，它以這種無理性的戰術，向全世界做總輸出。今日世界之到處動盪不安，是非善惡不明，就因中共所進行的戰術，爲人們所忽略之故。因人們對於戰爭的概念，受了舊時代深入的影響，故對中共那套新

在那裏將計就計，始終悶聲不響。真理報偶發一、二言論，大都不著邊際，使尼氏無從捉摸。尼氏處此，又放出訪問中共之前，將訪問蘇俄，開兩巨頭會議，簽字限制軍備的汽球，以試探蘇俄的風向；無奈蘇俄仍在裝聾作啞，絕無反應。於是又來一套囑語，可說是圖窮七首見了；這是美蘇間最近外交戰的微妙所在。我們爲尼氏擔心的，正如中國俗諺所說：「偷雞不成，反要蝕去一把米。」觀於最近俄印協約的成立，使俄國勢力，得以進一步跨進印度洋，尼氏至少已經蝕去一把米了！至於俄印之間，爲什麼一拍即合？因印度與巴基斯坦、中共間，都有著矛盾。印度於美，更屢表不滿。蘇俄看透了這種種矛盾，遂得乘隙而入。因此，我們回憶到史達林當年赤化世界的時間表，首列中國，次印度。中國已因杜魯門政府的錯覺，使史達林的計劃，及身兌現。印度是否會因尼克森的錦囊妙計而成爲中國大陸第二，且待「下回分解」。

不管尼氏的態度如何？我想乘這機會提醒尼氏及美國夢想與中共和平共存的朋友們：自由國家與共產國家，是兩個極端不相容的世界；宛如冰炭不能同器者然。自由國家，以尊重個人人權與自由，爲其基本思想。而共產國家的政權，則建築在恐怖與秘密警察之上。因有秘密警察之故，即以父子、夫婦、兄弟、姊妹之親，彼此都不敢相信，深怕於無意中說個「是」或「否」，一被舉發，大禍就會立刻臨頭；然而人類向往自由的本能，似乎是天賦的。無論中共鐵幕如何深嚴，而捨命自大陸洩水逃抵香港的，據一九七一年一至六月間的估計，

益。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有它內在與外在的種種矛盾因素存在。主持外交的人們，必須具有敏銳的目光，豐富的經驗，以及縝密的思考與分析；同時更須有駐外使節的詳實情報，知己知彼，始能克奏膚功。至於仁義道德，那是一種外交辭令，拿來裝潢門面的。如果當它貨真價實，其結果未有不當。我們試以美總統尼克森最近突然宣布訪問中共為例，其屈辱就教，自貶自由世界領導者的身價，固不必論；而同時與敵人以莫大的鼓勵，即無異給自由世界同伴們以無情的打擊。至於我們所受影響之大，更不必說。然試默察其動機所在，仍不外想利用毛蘇間的矛盾，使限制軍備會議，得以早觀厥成而已。因為美國國力，年來大走下坡，已無可否認。內則通貨膨脹，經濟萎縮，失業增加，貿易逆差，逐年增大。外則像越戰、韓戰，以及歐洲駐軍，一時無法結束，眼看蘇聯揚威地中海及中東一帶，而無能為力。加以蘇俄武器，日新月異，海軍也不斷在激增中，美國實逼處此，欲與蘇俄競賽，自感力不從心，乃大倡限制軍備之說，這是一個足以唬人的響亮口號，使蘇俄無法反對。但在美國方面，滿望一談就可簽字，免得夜長夢多。而狡獪的蘇俄，眼裏雪亮，却若無其事地在那裏應付；你要開會，好！我就同你開會。你要談談，好！我就同你談談。但是你想簽字，且待將來談好再說。所以一拖就是數年，還是在開會談談之中，絲毫沒有進展，其無誠意可知。尼氏看得心焦，於是施出最後一手法寶，利用中蘇間矛盾，宣布要訪問中共；這是明白告訴蘇俄對於限制軍備，你如裝腔作勢，一拖再拖，我就要聯合中共對付你。蘇俄看透了尼氏的用意，也

公斤。爲減租前的二·二倍。承領耕地應繳納之地價，至民國五十一年全部償清。耕地遂移轉爲農民所有。據民國五十八年統計，稻作每公頃收穫量七、五七六公斤，爲改革前之三·九倍。自耕農由二二四、三七八戶，增爲六九三、八九九戶，佔農戶八七八、〇八二戶的百分之七十。佃農由二三九、九三九戶，減爲八七、〇一七戶，僅佔百分之十。同時政府爲兼顧地主利益，將農林、工礦、紙業、水泥四大公司開放民營，以其股票及實物債券，補償地主地價，轉向工業發展，收益更見增加。遂以奠定今日臺灣工農業生產蓬勃之基礎。

自臺灣土地改革政策，收到實效後，引起全世界各國政府的注意，紛紛派員來臺實地視察，作爲參攷。此皆陳副總統兼院長時期努力推動的結果。功澤在人，宜「陳誠伯」（臺灣同胞稱陳副總統的口號）三字，至今猶爲全省民衆所歌頌不已。

一二七 中美邦交的前瞻與後顧

人們一般概念，總以爲戰爭這個名辭，是專指你一槍我一刀的肉搏戰而言。究其實，現代國與國間，無時無刻不在戰爭之中。不過那是坐在外交部的辦公室與會客室裏，彼此笑臉相向，不像肉搏戰那麼血淋淋而已。肉搏戰是因外交戰無法解決，彼此始在疆場上拼個你死我活，以爭取最後的勝利。

現代外交的惟一秘訣，是在利用國與國間彼此相互矛盾，從中運用，以期得到自身的利

平安全，同心一德，奮發到底；務期掃除共匪，光復大陸，重建中華民國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

蔣總統於復職後，第一件大事是遵奉 國父耕者有其田的遺教，於民國三十八年規定地主與佃農間地租最高額，不得超過耕地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量百分之三七·五。並取消押租金及一切不合理之負擔。當時辦理訂約面積共計二五六、五五六公頃。受益農民二九六、〇四三戶。在未減租前，稻作每公頃收穫量爲穀三、八九四公斤，按當時佃租百分之五十計算，地主與佃農各得一、九四七公斤。減租後，租率降低爲百分之三七·五。該年稻作每公頃收穫量四、二四八公斤。除付地租一、四六〇公斤外，佃農所得爲二、七八八公斤。增加百分之四三。農民生活，普遍改善。

民國三十九年，政府更進一步，試辦公地放領。其地價爲耕地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量之二倍半，折成實物，由農民于十年內分期攤還。截至民國五十八年終，已放領耕地一一〇、九七六公頃。承領農民計二四三、〇二三戶。至於私有耕地徵收放領，自民國四十二年一月行政院頒布「耕者有其田條例」，規定：每一地主得保留中等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超額出租耕地及共有出租耕地等，統由政府備價徵收，照公地放領標準，轉放與現耕農民承領。其面積共計一三九、二四九公頃。承租農民一九四、八二三戶。民國四十二年稻作收穫量每公頃稻穀五、三八八公斤。除繳納地價穀一、一六八公斤外，農民所得增達四、二二〇



蔣總統復職時偕夫人受人民衆歡呼

員、國民大會代表、各政黨團體聯名請願，蔣總統徇各界之請，遂於三月一日，在臺北復行視事。並於是日發表復職文告。略曰：

一年來共黨匪徒，初則破壞和談，殘民贖武。繼則擅改國號，竊立政權。最近更明目張膽，與蘇俄訂立僞約，出賣我國家之領土資源，斷送我民族之生命財產。此誠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未有之浩劫，凡我國人所當一致奮起，救國自救之時也。中正許身革命四十餘年，生死榮辱，早已置之度外。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爰於三月一日，復行視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所望我海內外愛國同胞，精誠團結；三軍將士，淬勵奮發；各級吏員，竭誠奉公；爲恢復中華民族之領土主權，拯救淪陷同胞之生命自由，維護世界之和

四、採取緊急有效步驟，以加強中國國民黨之團結，及黨與政府間之聯繫。

五、實行全面動員，以阻遏共匪之前進。

四月二十三日，南京陷落，政府南遷廣州辦公。同日 蔣總統飛上海指揮軍事。李宗仁飛返桂林。二十六日，蔣總統呼籲全國人民，奮起抵抗共匪暴政。五月二十七日，上海陷落。國軍主動向舟山、臺灣撤退。九月，西北各省不守。十月十五日，廣州擄退。政府西遷重慶。十七日，廈門放棄。二十五日，匪軍大舉進攻金門，自古寧頭登陸，遭國軍包圍，傷亡兩萬，被俘四萬，全軍盡覆，造成空前勝利。十一月三日，匪軍乘黑夜再攻舟山登步島，傷亡五千，遂無犯臺能力。

同年十月三十日，匪軍竄重慶。政府西遷成都。旋於十二月七日，再遷臺北。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匪軍竄入西康。五月，要求西藏達賴喇嘛接受「和平解放」條件。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匪軍進入拉薩。自是洪水滔天，神州陸沉，大陸同胞，經三反五反之後，死於非命者，不知幾千萬人。誠亙古未有的浩劫！

自共匪陷落廣東後，代總統李宗仁，即轉赴香港。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重慶、成都，又相繼失守。政府播遷臺灣。李復於十二月四日，由港赴美。嗣經各界電請回臺主政，均託辭觀望，遲遲不返。國運如斯，中樞無主，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乃於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由國民黨非常委員會決議：請求 蔣總統即日復職。二十四日，立法委員、監察委

是日下午四時，蔣總統乘專機飛杭州轉返奉化故鄉。這是第二次的引退。二十二日，李副總統宣佈代行總統職權。當日派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彭昭賢、鍾天心等五人爲和談代表，與共匪進行洽商。並於二十七日致電毛共，以八項條款，爲和談基礎。行政院長孫科，因反對該電而辭職。李氏乃命何應欽繼任行政院長。二月初，李氏派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等十人，往石家莊與毛澤東、周恩來商談。二十六日，共匪電臺廣播所謂「戰犯」四十五人名單，幾包括政府中所有高級領袖，要求李宗仁加以逮捕，交與共匪懲辦。經過多次延擱，和談卒於四月一日，在北平開始。政府代表爲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劉斐等六人。中共代表爲周恩來、林彪、林伯渠、葉劍英、李維翰等五人。除全照毛共之八項條款外，復附加二十四項補充要求。政府代表一再請求修改草案，中共代表堅持必須全部接受。四月十五日，共匪致最後通牒，限期於二十日以前，必須完全接受。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咸以共黨要求過苛，乃斷然拒絕。

四月十七日，李宗仁電請蔣總統復職，繼續領導反共戰爭。「和談」因而決裂。蔣總統鑒於局勢之嚴重，於四月二十二日，在杭州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如下：

- 一、關於「共黨」問題，政府今後惟有堅決作戰，爲人民自由與國家獨立奮鬥到底。
- 二、在政治方面，聯合全國自由人士，共同奮鬥。
- 三、在軍事方面，由何院長兼國防部長，統一陸海空軍之指揮權。

法。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之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够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够維持其自由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的生活水準；則我個人，更復何求！中正畢生從事革命，早置生死於度外，只望和平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公意是從。

一月八日，由桂系主和份子黃紹竑等，在香港試與共匪洽商。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提出「和平條款」八項：（一）懲治「戰犯」。（二）廢除憲法。（三）廢除中華民國法律制度。（四）依照「民主原則」，改編國軍。（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反動份子」不得參加。成立聯合政府，以接收南京政府與其各階層之權力。

政府爲避免決裂起見，乃於一月十九日由行政院發表簡短聲明：願與中共雙方無條件停戰。並各派代表開始和平商談。一月二十一日，蔣總統並發表引退文告。略謂：

對內雖有時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個人犧牲，一切忍讓爲國，往事斑斑，世所共見。假令共黨果能由此覺悟，罷戰言和，拯救人民於水火，保持國家之元氣，使領土主權，克臻完整；歷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確有保障；在此項原則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禱祝以求者也！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均有其極！因此，決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戰銷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四月十九日，舉行總統選舉大會，結果，蔣中正先生得二一任總統。四月二十九日，連續舉行四次副總統投票大會，李爲中華民國第一任副總統。並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對軍事、財政，作緊急處分。

依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首任總統、副總統，是蔣總統與李副總統，乃於五月二十日宣誓就職。蔣總統誓詞民主義，爲今後施政方針。」並任命翁文灝爲行憲後第一任行施憲政之始。

一二六 殷憂啓聖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九日，蔣總統致書美總統杜魯門，請支援，竟被拒絕。蔣夫人復於十一月二十日赴美呼籲，亦無結果。十月二十五日，華中戰區剿匪總司令白崇禧，首先電請政主席程潛，亦電請與共黨恢復和談。美大使司徒雷登及其華籍問甘介侯等，則致力於蔣總統引退的醞釀。民國三十八年元旦

只要共黨有和平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即

自五五憲草公布後，因共匪及中日間關係的惡化，延至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開政治協商會議於重慶。中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民主同盟（按即共匪外圍組織）及共黨，與不屬於任何黨派的社會賢達，均有代表出席。除決議政府組織等問題外，並將五五憲草，加以修正。

一、總統由人民普選，在普選實施以前，暫由縣級、省級、與中央級的議會，組織一個機關來選舉總統。

二、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行政院院長及政務委員，（包括各部部长）對立法院負責，不對總統負責。

三、立法委員，由人民直接選舉。監察委員，由省級議會選舉。

四、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之後任命。

五、司法院由大法官若干人組成；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之後任命。

六、以省為自治最高單位。省長民選。省可自制省憲。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開幕，政府以政治協商會議之憲法草案，提交討論，至十二月二十五日三讀通過。同時並決定民國三十六年元旦，公佈憲法。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憲法開始施行之期。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開幕。

我寫此文竟，亦曾自題一絕以見志。

維摩饒舌訴心聲，祇恐鶴淚汨衆生；寧使熱輪頂上轉，不將佛法作人情。

我認爲歐陽竟無老居士至今仍活著的話，那末，大師比丘參政的公開發表，就要鄭重考慮了！古人謂國有諍臣則國興，家有諍子則家全。佛門何獨不然！

一二五 實施憲政與選舉總統

依照 國父建國大綱，於軍政統一之日，應即開始訓政。中國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遂於十七年八月四日，在南京開會，決議：依據國民政府組織大綱設立五院。並於同年十月三日公佈「訓政綱領」，其要點如下：

- 一、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
- 二、訓練人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
- 三、國民政府總攬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

同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復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凡七章四十八條，由國民政府公佈施行。

訓政規定於民國二十五年間結束，同時開始實施憲政。國民政府乃於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公佈立法院所制定的憲法草案，世稱「五五憲草」。

身兼中國佛教會及佛學會之主席，尤覺責無旁貸！而學術淹博，多聞強記，兼以門弟子遍海內外，更可易於集事，何不以其餘年，盡瘁於此，正法久住，將師是賴。若夫服務人群，（其實佛法無時無地不在服務人群，惟世人眩於唯物思想，以爲辦青年會等等，方算服務人群，此乃大錯）。參與政治，凡尊誨中所認爲適切時機者，大師可從旁倡率。鼓勵白衣爲之。比丘仍應務其所當急，此區區之意也。夫佛法之不見重於今日功利之世，迺自然推演之結果。以孔孟之講求世法，尚不免於孔家店之厄，何況吾徒！大師不聞今人之口號乎？「生活即鬪爭」。吾人寧忍驅縲流以從事鬪爭乎？佛法者，無諍法也。有爭，即非佛法。然則將不鬪爭乎？世必仍詆吾徒爲退嬰、爲消極、爲無益人群。當此之時，大師非以道殉人，必致進退失據，可斷言也。然則吾徒亦惟有篤信所守，不隨俗轉，同時盡心力於責任內事，靜以待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爲計之上，莫過於斯。我不自亡，人安能亡？歷代排佛亦數數矣，而終屹然未能有亡之者，矧當此信仰自由之世哉！大師敝衣菲食，躬行節儉，和光同塵，世人共仰。鏡宙追隨有年，啓迪尤多，今此知見云云，亦得自大師之沾溉者。溽暑伏惟爲道珍攝。弟子朱鏡宙和南六月十三日。

就私交來說，我寫此文，引爲遺憾！我想：以虛菩薩學問的淵博，對於比丘參政，有背聖教，以及所可能發生的後果，自然清楚。那末，爲什麼又來這一套？意者，救世之心過切，有激使然吧！觀於茶毘後心臟不滅，以及許多的舍利，足以知菩薩的願力與修持了。

場品亦作訶，如娑婆世界，作娑訶世界是。由是觀之，婆、訶、本爲一音。莎讀去音，則莎、縛、（無可反）亦爲一音。縛讀無可反，訶讀呼箇反，是縛、訶、亦爲一音。則縛娑、縛訶、莎婆訶、娑訶、薩婆訶、幡薩訶等，皆是一音之異譯；其爲二音三音或五音者，端視當時舌人發音之長促緩急輕重以定之耳。光明王陀羅尼經：薩，註云：轉舌呼。娑縛，註：二合短呼。又，娑縛，註：二合引。賀，註云：引。曰：二合者，二字合爲一音也。曰：引者，略曳其尾音也。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六：莎訶，註：此之二字，皆長引聲，其言最爲精審！可知譯爲二音乃至五音者，實如南海寄歸傳所言：彈舌道之。故譯音長短，時有不同耳。且中國字皆單音，並無彈舌之音。譯人於此，不得已乃以多字表現之。莊嚴王陀羅尼咒經，註云：但是口邊作字者，皆可彈舌道之。因知咒語每多不經見之字，爲字書所未收，實皆古人之苦衷，非好爲詭異者也。又，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四中地陀羅尼品，莎，註云：入聲。故娑婆皆作索訶。乃知宋高僧傳娑作桑巴反者亦誤也。今去唐宋又千載矣，音韻異讀，視昔尤甚！咒爲佛之密語，惟佛與佛，方能知之。故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六云：惟自耳聞，勿令他解。吾國咒語，皆僅音譯，其義最當。音若有失，厥效難彰，此理亦自易明。釐正之功，應從西藏緬甸等地求之。宜商榷者三。無量壽經，（世稱大彌陀經）古今譯本，對於四十八願，互有異同。宜求之海外各地梵本，重加譯述。他如古代譯本之文義艱澀，而又無餘譯可資對勘者，亦宜求之上述各地，以臻完美。宜商榷者四。上述諸端，皆吾佛徒分內應爲之事，大師

身世今盈四十九，勞勞役役何爲生？願得無上遍正覺，願度無邊苦有情。我今修學菩薩行，我今應正一菩薩名」。願人稱我以「菩薩」，「不是比丘」佛未成。

此詩作於貴陽，曾載獼吼龍嘯集。並見年譜。而詩集未收，不知何故？「身世今盈四十九。」盈是滿的意思。則此詩爲滿四十九歲所作可知。

佛在經教裏曾說過：如欲得我戒者，必須於乘戒羯磨諸師外，還要有幾位親證師。但，如要捨戒時，只須說自己「不是比丘」，則所有已得之比丘戒，都一律捨盡。但沙彌戒仍在。法師僅自言不是比丘，未及沙彌，則比丘戒雖捨，而沙彌菩薩二戒未捨可知。沙彌仍在出家四衆之列，故仍得稱爲出家僧衆。

法師圓寂後，弟子署其塔曰：太虛菩薩之塔，而不言比丘，最爲得體。

我與法師的葛藤，上文曾有述及。茲將我當時上法師的第五封信最後一段稍具學術性者，節錄於此，以供留心咒語音韻諸大德的參考。

法師尊鑒（上略）吾國譯咒，皆重音譯，例如莎婆訶（或作娑婆訶、娑縛訶、娑訶等）今皆讀平音。考阿彌陀佛大思維經，莎，註：去音。婆，註：去音。訶：註上音。乃知今人讀平音者非也。宋高僧傳卷三不空傳：莎縛訶，或云薩婆訶，或馭幡訶等，九呼不倫，自是執筆之誤。故尅取莎（桑巴反）縛（無可反）訶（呼箇反）爲正矣。是譯音不倫，古人已有議之者矣。馭幡訶，南海寄歸傳作薛擺斫羯羅，註云：彈舌道之。婆，大乘密嚴經密嚴道

中，找不出隻字半語，教比丘去參什麼政？他老人家所諄諄告誡的，祇是：「常當一心，勤求出道。」「不得參與世事。」「結好貴人。」「我視王侯之位，如過隙塵。」那一類話。我們如果對於金口所宣的基本教義，也熟視無覩，倒不如痛快地退出僧團，作一在俗菩薩，那末，議而參也好，議而不參也好，都可自由自在，無罣無礙地去作。既不使佛法變味，又可從我所好，豈不兩全其美。

我曾提醒大師：如果要參政，不是一句口號，便能得參，必須組織政黨，加入競選。因競選故，必要批評他黨的得失，於是而發生政治恩怨。這樣一來，很容易將整個佛教，拖入政治是非漩渦之中，是一件很危險的運動！

佛法傳入我國，已有二千年的歷史了。中經三武一宗之亂，而仍能屹然不動，就因佛教不干涉政治之故。即就魏武當年毀佛滅法的動機來說，雖因道士寇謙之的蠱惑，但長安沙門，於私室秘藏弓矢矛盾及釀酒器具等等，魏武以此皆非沙門所宜有，疑其私通蓋吳，遂誅長安沙門，焚毀佛像。並令四方一依長安行事。我們從這個故事裏，可得個大好啓示，如果長安沙門，嚴守佛誡，潔身自愛，不授人以柄，那末，這場禍事，或可不至發生。我們何不以前年長安沙門爲前車之戒？大師後來將參政口號，改爲「議而不參」，或將對於我的話，認爲有部分理由吧！其實議而參，或將議而不參，都是名利場中事，與佛法不相干。

大師是捨了比丘戒的沙彌菩薩。有詩爲證：

致失利。又不可辛苦太過，以致生病。可以調適端坐，所謂「端坐念實相。」實相即本心，本心即佛。如妄念不生，則戒淨，戒淨則定生；定生則慧發。佛說一大藏教，即戒即定即慧。若得其本，則不患其末。諸位如能依此而行，即不失爲本壇戒子，亦乃不負我所期望。唯願大眾，共奮勉之。外來的明天歡歡喜喜回去，各自修行。

一一四 遺 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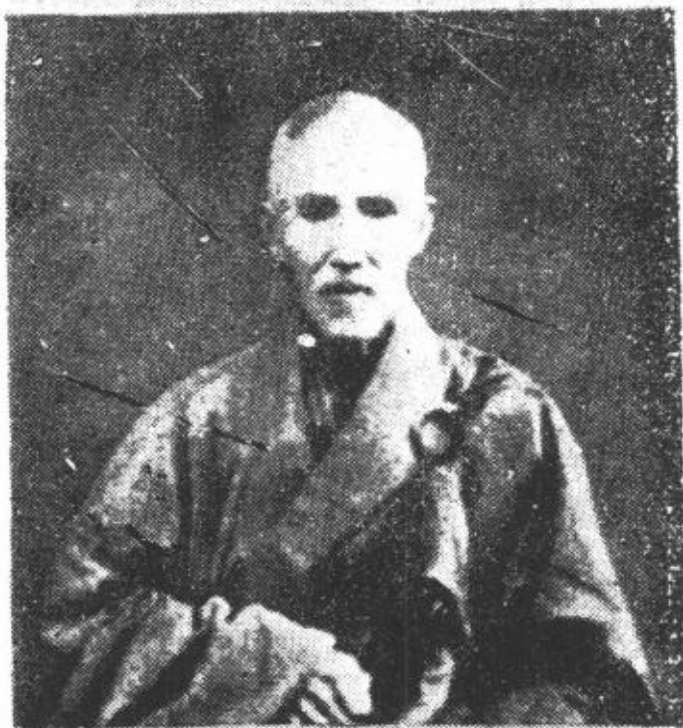
那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國民政府林主席，與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特派屈映光、張子廉二居士，專車往請南華寺虛雲老和尚蒞渝主持護國息災法會，我從自流井前往隨喜。即晚，謁太虛大師於長安寺太寓。大師終日和顏悅色，平易近人，是衆所周知的。於我個人，在俗情說：大師是方外交的第一人。在棄邪歸正說：是我踏進佛門的唯一接引菩薩。但這一次見面，因雲老人年歲問題，彼此談話，頗現尷尬。按民國四十六年丁酉十一月廿四日，順德岑學呂老居士致詹勸吾居士函，對此疑問，曾有說明。茲照錄如下：

「昨有福建老僧到寒舍，談次，弟問：有人疑老人年歲者，你有所聞否？他笑曰：鼓山三年一開戒，每期必將同戒錄鄭重存案。倘非咸豐戊午出家，他何以列名？」

這是一個最好的答復。有了這封信，一切疑雲，該可消散了吧！

自虛大師比丘參政之說發表後，自恃數十年交誼，與師往返商榷，達六次之多。我以爲釋尊本有政可參，然而竟放棄王位，鬚除鬚髮，願作一出家比丘。所以在三藏十二部的經教

相法尚和老雲虛



此相係法尚和老雲虛
由來法尚和老雲虛
佛出世時
聖歷一雙鹿伏
已事不備為
人愛向林華頂
直鈎鈎入大
佛足下大
不顧如香
傷感其誠
其不啻
果因何不
舍生等
依
成
幻
百
千

示衆生，若離妄想執著，即可成佛。六祖說：「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我們應該捨迷歸覺，誓成佛道。弘者，深也。廣也。深則豎窮三際。廣則橫徧十方。誓者，自制其心。願者，志求滿足。菩薩當發如上誓，不怖不退，不動不搖，盡未來際，勇猛勤修。

虛雲不過秉宣佛制，教誡後來。娑婆教主釋迦牟尼佛，為汝得戒本師和尚。大智文殊師利菩薩，為羯磨阿闍黎。過一生補處彌勒菩薩，為教授阿闍黎。過

去七佛，及一切諸佛為尊證。十方菩薩為引禮、引讚，及為汝等同學伴侶。我雖受請，但為汝等教誡法師。故曰：秉戒和尚。

結 勸

臨期入壇，當受戒時，汝等各須虔禮諸佛菩薩，慈護加被；諸天龍神，監壇護法。我為汝等作法回向。汝等應各在本處，清淨三業，披瀝一心，二六時中，如法禮懺。當勇猛精進，慎勿貪眠、好吃，自

施財；若樂法，則布施法；使因是生親愛之心，伏我受道。二、愛語攝。謂隨衆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因是生親愛之心，依我受道。三、利行攝。謂起身、口、意善行，利益衆生，使因此生親愛之心而受道。四、同事攝。謂以法眼觀衆生根性，隨其所樂而示現，使同其所作而霑利益，由是受道。此聚、作即是持。上便是犯。

又菩薩發心時，當發四弘誓願。一、衆生無邊誓願度。既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即須斷除我愛，殉己爲衆。以衆生心爲心，以衆生苦爲苦，常行慈悲，等施普度，如地藏菩薩：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二、煩惱無盡誓願斷。衆生無量劫來，流浪生死，皆因煩惱未斷。煩惱由根本發生枝末，重重無盡。所言根本者，謂貪、瞋、癡、慢、疑、惡見等。由此出生懈怠、放逸、嫉妬、障礙、昏沈、散亂、諂曲、誑妄、無慚、無愧等無數枝末。但煩惱雖多，總不出我法二執。衆生不達緣起性空的道理。妄執此身心以爲實我；分別諸法，以爲實法；由是爲因，妄受生死苦果。是故世尊方便設教，應病與藥，說無量法門，對治衆生無盡煩惱。我們應該依教修持，誓願斷之。三、法門無量誓願學。菩薩爲普利有情，一切世出世間無量法門，均須習學。故菩薩應向五明中求。五明者：一、聲明。明言語文字者。二、工巧明。明一切工藝、技術、算曆等者。三、醫方明。明醫術者。四、因明。明考定正邪，詮考真偽之理法者。即所謂論理學。五、內明。明佛法之宗旨者。故無論世出世法科哲學等學，均是菩薩所應學處。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覓角。」故此不是閉起眼睛，盤起腿子，才算修行。運水搬柴，鋤田種地，乃至穿衣食飯，疴尿放尿，都是修行佛法。出家人並非閉門造車，死守一法的。四、佛道無上誓願成。佛道者，梵語名菩提。又譯曰覺。覺者，自性靈覺也。此覺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本自圓成，個個不無。諸佛聖人，亦生世間，作人天之導師，後世之模範，指

根本戒，犯者不通懺悔。其餘大都是遮戒，犯者可以懺悔。又有輕重開遮等別。研尋律藏便知。性戒者，體是違理，無論佛制與不制，若作、均犯罪。如殺盜等是。遮戒者，佛未制前，造作無罪。自制以後，若作、方成犯。如掘地紡織等。佛所以制遮戒，有各種原因，都是因地制宜，因事制宜，或因時制宜的。如掘地紡織等戒，是因避世譏嫌而制。因當日印度社會，以乞食乞衣，一心修道爲出家人本分事。若自己營謀衣食，便招世譏嫌，佛因之制此等戒。但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各處不同。必須因地、因事、因時以制宜，決不能墨守成法。故五分律中，佛說：『雖我所制，於餘方不爲清淨者，則不應用。雖非我所制，於餘方必應行者，不得不行。』故當日百丈祖師，以中國與印度，環境不同，已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美舉。佛如降生此時此地，決不會制掘地紡織等戒的。所以我們耕田紡織，並不是犯罪的事情。望諸位於修持中，切不可廢勞動。於勞動中，也不可忘修持。兩者是可以兼行並進的。由此可見我們對於受持遮戒，貴在遵循如來制該戒的本意，不在於死守條文。若得佛意，雖與條文相違，亦名持戒。若不得佛意，雖遵守條文，亦成犯戒。但切不可以此藉口，而將如來所制戒律，一概抹殺。各宜深入律藏，神而會之。

菩薩戒者：總攝爲三聚：一、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攝衆生戒。一、攝律儀戒，謂惡無不離，此聚、止即是持，作便是犯。順教嚴護，慎而不爲。二、攝善法戒。謂善無不積，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波羅蜜，八萬四千助道行等，皆究竟修。此聚、作便是持，止即是犯，順教奉修，永不退悔。三、攝衆生戒。亦名饒益有情戒。謂無生不度，以四無量爲心。四攝爲行。四無量者，謂慈、悲、喜、捨。慈能與樂滿，悲能拔苦盡。喜、謂喜慶衆生離苦究竟，樂法滿足。捨、謂令衆生行佛行處，至佛至處，方生捨心。四攝者，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一、布施攝者，謂若有衆生樂財，則布

於是力主平等，嚴斥階級，這就是以事理的真相，來做道德標準的例證。

三、歸依僧。僧者，梵言僧伽。華譯和合衆。多人和合共處，志同道合，同修自利利他之行者。

五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十戒具戒、三聚戒

上來略說三歸五戒。現在說沙彌、沙彌尼十戒。比丘、比丘尼具足戒。及菩薩三聚淨戒。

十戒、具戒：多屬自利，惟求自己解脫，故不必燃香表示。菩薩戒多屬利他，準備捨身救世，故先須燃香供佛。

出家沙彌、沙彌尼，得預戒品，須內修慈和，外著緇衣，與世俗異。居止行動，皆尚威儀法則。勤學沙彌、沙彌尼律儀。慎莫放逸。

比丘應常行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應常行三百四十八戒。禁防三毒，調伏七支，具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毒者，貪、瞋、癡。七支者，即身口七支。身三支，謂：殺、盜、淫。口四支：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三千威儀者，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各各具足二百五十戒，共成一千威儀。過去具足，現在具足，未來具足，是爲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者，於身口七支，各具足三千威儀，而成二萬一千。於貪瞋癡及等分（以貪起，餘二隨起。瞋癡亦然。故曰等分。）四煩惱中，淨無毀犯，是即八萬四千細行。言八萬者，舉其大數。

關於戒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諸位說明的。戒本中有自手掘地，及自手續紡等戒。我們現在耕田織布，是不是犯戒呢？我們要知道，佛所制戒，有性戒和遮戒兩種。首篇波羅夷罪是性戒，此是

數方便引導衆生，循著必然的理則，來改善生活，糾正思想，軌正行爲，使之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這便叫覺。然則佛所覺悟之真理是什麼呢？無上覺道，本不可以言說形容。且略舉一義說之，所謂諸法緣起性空。諸法者，一切事物。緣者，包括親因助緣。緣起者，諸法生起，是假衆緣和合而成。如稻穀是種子、田地、肥料、雨露、陽光、人工等緣和合而生。性者，或言體。謂諸法體性，各各本自如此，永恆不變，不待衆緣的和合意思。空者，切不可誤會空無所有。只是說：無論某一事物的生起，必待衆緣和合，本無所謂永恆不變的固定體性；既無永恆不變的固定體性，佛法就名之曰：「空」。故西天十四祖龍樹菩薩說：「因緣所生法，是則無自性。」又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即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所以佛說空，並不是說：一切事物空無所有；而是說：沒有永恆不變的各別體性。所以佛法並不是什麼造物主，而是發現一切事物生滅相續底理則的哲人。也不是什麼神，而是充滿大悲心，愍念衆生苦難，以無我的精神，爲衆生謀福的偉人。他一生之中，化導衆生，破除迷信，教令出染返淨，捨迷歸覺，未曾少有休息。

二、歸依法。法者，簡略言之，指事物的真相，和行爲的正軌等而言。行爲的表現，關係於人類的道德。行爲邪正，善惡乃分。但善惡之判，每因各人的立場和觀點不同而異。故欲得道的確實標準，必須按一切因果事相中的必然理則來權衡。也即是說：要依照客觀現實的發展規律來判斷。如昔日印度社會，分婆羅門族（梵志），刹帝利族（王種），吠舍族（商賈），和首陀族（農人）四姓。其階級與族籍制度之分極嚴。貧苦大衆，都被壓迫得透不過氣來，過著非人的生活。但大家都認爲這是天經地義，命中註定，不可改變的。釋迦牟尼佛於雪山成道後。三歎：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了知緣起性空，有情機會均等，一切都可以成佛。得出了四姓平等的確切結論。喻如衆流入海，無復河名，

心；故戒發所因，還徧法界」。是故得戒者，即翻無始惡緣，俱爲戒善。變有漏苦報，即成法身。諸位發心受戒，於此須善用心。

大小乘戒之同異

戒，本有大小二乘之分。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爲大乘。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沙彌、沙彌尼十戒等爲小乘。然雖小乘，若受戒者發上品心，即得受上品戒。此上品戒體，與大乘三聚戒體相當。如隨持一戒，禁惡不起，即攝律儀。用智觀察，即攝善法。無非將護，即攝衆生。故小乘亦通大乘，所謂內秘菩薩行，外現聲聞相是也。然聲聞戒本爲制身不犯，菩薩戒則爲制心不起，故於結犯大小，各有不同。十誦律等結犯，不約心論；須動身口，方成犯戒。此是止小乘戒。四分律結犯，約心論，若以後念還追前事，即成犯戒。此是通大乘戒。菩薩戒最重約心結犯，微縱妄心，即爲犯戒。此則是正大乘戒。故大乘初念則犯。四分次念乃犯。十誦等要動身口才犯。此等分齊，不可不知。

三歸五戒

無論大小乘戒，皆以三歸、五戒爲根本。故三歸五戒，對於在家出家，皆極重要。（惟姪戒：在家戒邪淫。出家全戒淫。須善分別。）

三歸者：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僧。

一、歸依佛。佛者，梵言具名佛陀。華譯「覺者」。所謂「覺者」，就是覺悟了一切事物相生相滅之因果關係。更在那無限複雜之因果事相中，發現此因果的必然程序。如發現十二因緣之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的必然序列等，從而證悟了事理的真相。爲悲愍衆生未明此真理，致沈淪生死苦海故，以無

而發。是故森然有境，皆是制戒之本，發戒之因。若能與廣大慈護之心，徧緣如上情非情境，於此境上，發如上三大誓願，與彼戒法相應，領納在心，盡壽護持。是即上品戒體。

戒行者：得戒體已，於日用中，動靜云爲，任運止惡，任運修善，順本所受，不越毗尼，則世出世間一切行門，無非戒行。並非離一切行外，別有所謂戒行者。

戒相者：即佛所制諸戒，於一一戒中，有持犯不犯之分；有輕重開遮之別；持者，以順受體爲名，分止持作持。犯者，以違受體爲名，分止犯作犯。止持者，方便正念，護本所受戒體，禁防身心，不造諸惡，是名止。止而無違，戒體光潔，順本所受，是名持。持由止成，即非法惡業，不當行、即不行，是名止持。作持者，勸策身、口、意三業，修習戒行，有善起護，是名作。作而如法，順本所受戒體，是名持。持由作成，即如法善業，當行即行，是名作持。止犯者，癡心怠慢，行違本受，於諸勝業，厭不修學，是名止。止而有違，反彼受願，是名犯。犯由止成；即勝業當行而不行，是名止犯。作犯者，內具貪、瞋、癡、慢、我見等毒，鼓動身口，違理造境，是名作。作而有違，污本所受，是名犯。犯由作成，即惡業非法不當行而行，是名作犯。其他輕重開遮等，各須研習律藏，現在不能細說。此等名爲戒相。

上來所說，雖分四種，其實是一。軌凡從聖，名戒法。總攝歸心，名戒體。三業造修，名戒行。覽而可別，名戒相。由法成體，因體起行，行必據相。當知戒相者，即是戒法之相，復是戒體之相，又是戒行之相。蓋法無別法，即相是法。體無別體，總相爲體。行無別行，履相成行。是故行人最要深研戒相。此所謂戒相者，即是律中所明持犯等相。持犯等相雖多，不出心境。蓋惡業非境不起，非心不成。善戒也是非境不發，非心不生。故南山律師說：「未受已前，惡徧法界。今欲進受，翻前惡境，並起善

戒有戒法、戒體、戒行、戒相之分。

戒法者：佛爲優婆塞優婆夷所制之五戒、八戒。式叉摩那尼之六戒法。沙彌、沙彌尼之十戒。比丘之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之三百四十八戒。出家五衆菩薩之十重、四十八輕戒。在家二衆菩薩之六重、二十八輕戒。及一百八十四種羯磨。三千八萬無量律儀等。皆名戒法。

戒體者：當受戒時，領納戒法於心胸，於身內即生一種戒體。此體雖非凡夫可以見聞，然一生之中，恆常相續，有防非止惡之功能，是名戒體。此體的優劣，在於受戒時發心的高下。故求戒者，當先明白發心。心分下、中、上三品。(一)下品心於正受戒時，以智狹劣，誓願不廣；或心散亂，緣境不周；但得戒相守持，無克發體功用，是爲下品心，即得下品戒。(二)中品心，於正受戒時，心緣一切情非情境，但於所緣境上，僅能分斷諸惡，分修衆善，唯欲自脫生死，全無度生誓願，是爲中品心。即得中品戒。(三)上品心，於正受戒時，心心相續，見境明淨，徧緣法界一切情非情境；於此境上，能發決定大誓願，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願度一切衆生，是爲上品心。即得上品戒。所以要得受上品，當發上品心。

又、當受戒前，應先究心緣境之寬狹，然後才可以立志高遠，見相明白。若不預先深究，法相尙且虛浮，怎能得受上品戒？甚或戒全不發，則虛受費功，徒勞一世，大須留意！

緣境雖多，不外情與非情兩種。情境就是一切有生命的動物，如人類、魚、蟲、鳥、獸等。非情境就是一切無生命的礦植等物，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房舍、衣藥用具等。衆生造惡，皆因迷着前境，如見財物起盜心，見美色生淫念等是。但惡業固由境起。善業還從境生。境是制戒之所依，亦爲發戒之正本。如淫殺等依情境而制，其戒亦依情境而發。盜妄等依情與非情境而制，其戒亦依情與非情境

當民國四十四年冬季，雲居山真如寺雲老和尚，狗四衆一再懇請，同時得到各級嚶嚶們的核准，不得已勉強放戒；但仍諄囑，勿向外宣洩，免致多招麻煩。但傳戒在佛教本身上來說，是件天大的好事，無法隱瞞到底。於是各方紛集，甚至甘肅僞省府，電知江西：有外道也來受戒等語。雲老人怕發生事端，而又不好辜負遠道而來的求具者，因方便爲說戒法概要，令各自回去，自誓受戒；並披瀝不得已的原因，幾乎一字一淚，令人感動！

雲老人所開示的話，語語精闢，理事圓融，將全部律藏，用極簡單的文字，舉要分別拈出，透澈明瞭，非平時融化在胸，安能如數家珍、了無滯礙若是！茲照錄如下：

戒律是佛法之根本

今將受戒的要義，約略說說，你們要留心諦聽。佛法之要，在於三無漏學。三學之中，以戒爲本；良以由戒生定，由定發慧，若能持戒清淨，則定慧自可圓成。佛所制戒，以要言之，大分三種：（一）在家戒。謂：五戒、八戒。（二）出家戒。謂：沙彌、沙彌尼十戒，比丘、比丘尼具足戒。（三）道俗通行戒。謂：菩薩三具戒。

今諸位欲求受戒，首重行願。行者、行持，即依戒而行。願者、發願，即四弘誓願。行願相資，方成妙用。佛制戒律，無非使衆生斷除習氣毛病，令止惡生善，背塵合覺。故華嚴經云：「戒爲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由於戒故，佛法得以住世，僧伽賴以蕃衍。

戒法 戒體 戒行 戒相

衣物，大部被掠去了。

師自重傷後，不進粥飯，日飲清水。繼知糧盡。白衆曰：「老人業重，帶累各位，事至今日，各位似應分向各方，求生續命。」而僧衆皆不願離師他去。仍集衆往後山採樵，量爲輕重，挑往十餘廿里之市集出售，得錢買米回寺，煮粥同食。朝暮課誦、及坐香，不輟。

五月上旬。北平派專員數人至粵，會同廣東省政府人員，於五月二十二日，到達乳源縣署。二十三日，（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抵雲門寺，實地調查，携有技術人員，及錄音機、攝影機等。問師曾受虐待否？財物有損失否？師均言無。及後各員表明身分，師祇言請諸君切實調查，回京報告。各員再三安慰，並飭地方有司，查明將先所拘之僧人釋放。計雲門寺自夏曆二月廿四日起，至五月二十三日止，始脫苦境。事後北平友人書曰：「虛師事，公祇知其概況；所以復安之故，尙成一書，今亦末由奉告。」其中情形，曲折可知。這是毛襲嚙對待我佛教界禪宗耆宿的第一幕。

二、眞如寺放戒 「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個生活自由國家裏的人，不會知道自由之可貴。如一旦被關進鐵幕以後，將你的手脚，綁得緊緊，使你無法動彈的時候，你才體會到自由之可寶貴。例如以出家人傳戒來說，在自由寶島上，不管你傳千佛大戒也好，萬佛大戒也好，從未有人說個不字。但在大陸鐵幕內，那就沒有這樣簡單了。不信，請看雲居山傳戒的一幕。

合掌致敬。彼等指余坐東邊頭序第三空位。阿難尊者當維那，與余座靠近。聽彌勒菩薩講『唯心識定』未竟，彌勒指謂余曰：『你回去！』余曰：『弟子業障深重，不願回去。』彌勒曰：『你業緣未了，必須回去，以後再來。』並示偈曰：

識智何分 波水一箇 莫昧瓶盆 金無厚薄 性量三三 麻繩蝸角 疑成弓影
病惟去惑 凡身夢宅 幻無所著 知幻即離 離幻即覺 大覺圓明 鏡鑒森羅
空花凡聖 善惡安樂 悲願渡生 夢境斯作 劫業當頭 警惕普覺 苦海慈航
毋生退却 蓮開泥水 端坐佛陀

以下還有多句，記不清了。尚另有開示，今不說。並戒勿輕與人說，免起疑謗。

經數日後，行兇各人，目覩師行奇特，疑畏漸生，互相耳語，有似頭目者，問僧曰：『爲甚麼老傢伙打不死的？』答曰：『老和尚爲衆生受苦，爲你們消災，打不死的，久後自知。』其人悚然！從此不敢復向師施楚毒。惟事情擴大至此，所圖未獲，更恐洩漏風聲，故仍圍困，對各僧人，不准說話，不准外出。即飲食亦受監視限制。如是者又月餘。時師所受楚毒，傷痕併發，病勢日增，目不能視，耳益重聽，弟子慮有意外，促師口述生平事略，隨錄爲自述年譜草稿，正此時也。

夏曆四月間，雲門事變，漸漸傳至韶州，先由曲江大鑑寺僧人，通知在北平之師門弟子，及海外同門，聯同救援。於是北平方面，電令地方政府嚴查，圍困始漸鬆懈。而所有糧食

和尚百年來所精誦的經籍、法語、文字，盡數用麻包細載而去。並加種種罪行，謂：寺內藏有軍械、發電機、及金條、白銀，其目的固在此也。數日之間。共拘去僧衆二十六人，施以種種楚毒，逼令供出軍械及藏金所在，咸稱不知。於是妙雲被打死。悟雲、體智等，亦受多次毒打，手臂折斷。復有數僧失踪。擾攘十日，以無所獲，遂遷怒老和尚。

三月初一日，將師別禁一室，門封窗閉，絕其飲食，大小便利，都不許出。至初三日，有大漢十人入室，逼師交出黃金白銀，及槍械。師言無有。竟施毒打。先用木棒，繼用鐵棍，打至頭面血流，肋骨折斷，隨打隨問，師即跌坐入定，金木交下，撲撲有聲，師閉目不視，閉口不語，作入定狀。是日連打四次，擲之撲地，視其危殆，以爲死矣。呼嘯而去。侍者俟夜後，扶師坐於榻上。初五日，聞師未死，又復入室，視老人端坐入定如故，益怒，以大木棍毆之；拖下地，衆以革履蹴踏之；以致五竅流血，倒臥地上，以爲必死無疑矣。又呼嘯去。入夜，侍者復抱師坐榻上，端坐歷九日，至初十日晨，師漸漸吉祥臥下，經一晝夜，全無動靜，侍者以燈草試鼻孔，亦不動搖，意圓寂矣。惟體尚溫，顏色怡然，侍者二人守之。至十一日晨，（即四月十六日。）師微呻吟，旋扶之起座，侍者告以入定及臥睡時間，師徐語侍者法雲等，曰：「余頃夢至兜率內院，莊嚴瑰麗，非世間有！見彌勒菩薩，在座上說法，聽者至衆。其中有十餘人，係宿識者，即：江西海會寺志善和尚，天臺山融鏡法師，岐山恒誌公，百歲宮寶悟和尚，寶華山聖志和尚，讀體律師，金山觀心和尚，及紫柏尊者等。余

，請吃茶去；不客氣，就被一棒打出門外。手段何等乾脆！毒辣！任你回去翻破新舊約每章、每節、每句、每字，永遠找不到半個字的答案來，到那時，深悔半生以來，辛辛苦苦，跪在地上，爸呀！爸呀！喊破喉嚨地叫著，到頭却被「偶像」教擠得汗水直流，無法擋罵，恨不得將一本本黑皮紅邊金字厚厚的西裝書，堆在堂前，付之一炬。

歐美人智識水準高，根器利，求真理之心亦切；當他們發覺自己受譴的時候，就會幡然改計，轉向「偶像」之前，深深地三鞠躬，以表示他的懺悔和感謝。

一二三 看毛王朝如何迫害佛教

欲知毛王朝如何迫害佛教？可於下述兩事，得其梗概：

一、雲門事變 虛雲老和尚自述年譜，於雲門事變的經過，未說一字。蓋不可說，也不許說。只好以不說說之。後來由親歷其境的傳到香港，年譜編者岑學呂居士，始得詳記其始末如下：

中華民國四十年春，雲門開戒期間，四眾雲集。夏曆二月二十四日，忽來百餘人，禁止僧眾出入。先將雲和尚拘禁於方丈室，復將各僧分別囚於禪堂、法堂。大搜寺內，上自瓦蓋，下及地磚，佛祖尊像，法器經藏，細細搜檢，竭百餘人之心目手足，經兩日時間，一無所獲。遂將監院明空，及職事惟心、悟慧、真空、惟章等拘去。復將冊籍簿據來往書札，及老

又說：習實的環境，最好是在該禪學中心，因為它座落在一個深山裡，土地肥饒，宜于耕稼。捐地人菲雪夫婦和他的子女，均在這裏尋找他們心靈的理想。而在歐洲大陸，現有一個最好的禪學中心，由保羅達爾克博士，在西柏林福羅 Frohnau 地方所創建的。位於一個小山頂上，佔地約五英畝。目前西方國家所需者，不僅是單純的佛學智識，而且對於 Satiipatthana 禪定，要有真正而又有心智上實際的練習。可見歐美人士，是如何地醉心禪宗了。

在美洲大陸，研究禪宗的盛況，風起雲湧，更爲空前！菩提樹也會不時透露些消息。並且有：日本禪宗，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所以要研究日本禪宗，不如直接研究中國的說法。足見在國際間爲中國佛教爭點面子的，還是禪宗。因此，我要忠告有志赴歐美宏揚佛法的大德們，如能於禪宗方面，得些路徑，當於彼邦人士，更易相契。至於淨土法門，在時間表上，應列入最後一欄。我們該知道：歐美自來是基督教的天下。如果我們說：佛教有個極樂世界。他們也會說：咱們有個極樂的天國。我們說：臨終的時候，阿彌陀佛，會來接引我們。他們也會說：咱們的主，於臨終時，也會召我們去的。我們說：極樂世界，有七重欄楯，行樹、花鳥等等。他們也會說：咱們的天國，欄楯、行樹、花鳥，比極樂世界更多更美麗。像這樣你一刀，我一槍，我說我的貨真價實，他說他的牌子老，價錢巧，接二連三地下去，將會成爲永劫。淨論。唯有禪宗，分銀分貨，眼前兌現。或揚眉，或豎拂，或棒喝，或叉手，其中皆具恒沙妙用。你如沒有真實工夫，休想回手。倘涉擬議，不待開口，客氣些

當代教宗大德太虛大師對於禪宗的看法，尚能以客觀態度，作一公平的估價。其於告徒衆書云：「中華佛法之特質，在乎禪宗，欲構成住持佛法之新僧寶，當於律與教義之基礎上，重振禪門宗風爲根本。」又在速組佛教正信會文中，更進一步說：「整頓一道場幽寂財產豐富之叢林，以爲少林宗模範，遴選國中禪行最高之禪師，自縛已解，而有願力解人縛者爲法主及尊者而主持之。結集三十歲內苾芻，五年爲期，盡息諸緣，專修禪那，唯貴證悟。」所言足以破當世一偏之見。

不管國內大德們對於禪宗的看法如何？而禪宗在國際學人心目中，其聲價一天比一天高漲，却係事實。回憶四年前，英國葛雷爵士夫婦，曾來臺灣訪問，對於吾國禪宗，特別向往。後據港友楊帆居士函稱：葛君深以不能與我直接細談，及不得見雲老和尚爲憾。假使老和尚仍住世的話，他將設法請去英國弘法云云。又據菩提樹六〇、一、二月合刊本國際佛教動態中轉載世佛第十八卷第十一期：挪威首都奧斯羅 OSLO 巴達法師，發表一次關於禪學的演講說：「修習禪定，是學佛者的核心工作，無定力，就等於沒有佛法。」又同年十月八日國際版畧云：世界禪學中心，是一間世界性心靈的訓練所，一九七〇年五月九日，設立于美國維基尼阿西南方的深山裡，由菲雪先生捐贈九十畝土地而建立的。始創人是一位禪宗泰斗，又是一位學者蘇揚布博士 DR. Kyang-bo Sea。據一位實習者說：修禪的目的，是修習自覺和開悟，佛教最高的目的。禪道是習靜的方法，始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喬達磨佛陀。

可入道。但惟一條件，不管你修任何一法，皆須「心一境性」。換句話說：必須「一門深入」。如果行者朝三暮四，甲說參禪好，趕快去參禪。乙說念佛好，趕快又去念佛。丙說持咒好，又掉頭去持咒。丁說研教好，則又想去研教。這樣三心兩意，即經恒河沙劫，欲使功夫打成一片，難矣！因此，我以為趙州念佛一聲，嗽口三日，佛之一字，我不喜聞，是欲使行人截斷衆流，歸於一心，專提「向上一著」而已。如果真的佛不喜聞，那又何必出家？此正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者是！

印光大師的排斥禪宗，我認爲也可作如是觀。師不云乎：「藥無貴賤，愈病者良。法無優劣，當機則妙。在昔之時，人根殊勝，知識如林，隨修一法，則皆可證道。即今之世，人根陋劣，知識希少，若捨淨土，則莫由解脫。」由是以觀，可知印師之排斥禪宗，非於禪宗有所不滿，只因「人根陋劣」與禪宗不相契，不得不捨禪而求淨土耳。我們試觀當時非孝及打倒吃人的禮教等邪說，皆出自最高學府之擁教席者，人根如是，豈陋劣二字所能盡其萬一！使趙州而生今日，或將也會說：參禪二字，我不喜聞了。易地皆然，貴在當機而已。

大凡稱爲善知識的，莫不對機逗引，決不死執一方以「萬病之理。即如雲和尚，本是道地的禪堂科班出身，但在雲門每晚坐香開示時，皆勸人念佛，並不教人參禪，可見其一斑。然而這等理趣，自非基督教牧師襲天民之徒所能了解，宜其利用印師之言，指謫禪宗，不出雲和尚所慮，吾人於此，自亦不能不防。

如念佛老實可靠。但他也不是說光念佛就能「萬修萬人去」。要有淨土，纔能去見彌陀。若以「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爲可靠，這又打錯妄想了。楞嚴經阿難白佛言：「自我從佛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豈釋迦佛威神不可恃，不能惠我三昧；而彌陀佛威神却可恃，却能惠我三昧耶？念佛決定比妄想、三毒、五欲等事好。如做好夢醒來精神愉快。做惡夢，醒來情思抑塞。所以瞞打妄想，不如一心念佛。如能法法皆通，則是最高尚的修行。「有禪有淨土」。如虎本有威，再加二角，更加威猛。爲師作佛，理所當然。至於無善根者，不信禪，亦不信佛，糊裏糊塗，則「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了！我平生沒有勸過一個人不要念佛，只不滿別人勸人不要參禪。每念楞嚴所指：「邪師說法，如恒河沙」而痛心。故把四料簡的意旨，略加辯說，希望一切行人，不要再與四料簡中，偏執不通，對禪淨二法，妄分高下，就不辜負永明禪師了。

雲和尚所言，尚屬平情近理。禪是梵語禪那的簡稱。意譯應作「定」。戒定慧是佛法上的三學，如鼎之有三脚，缺一不可。無論修四諦法的聲聞僧，修十二因緣法的辟支佛，皆以定爲重心。八正道，以正定爲殿，正定即指以眞智而修無漏清淨之禪定而言。至於菩薩法的六度，禪定居其一，更不必說了。他如欲界、色界、無色界，亦莫不以禪定功夫分高下。即以淨土宗言：「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三摩地即三昧，亦即禪定也。所以在三藏十二部中，禪的地位，非常重要。禪而言佛法，無有是處！

自吾國禪淨分宗已來，世有以趙州「念佛一聲，嗽口三日」。「佛之一字，我不喜聞」引爲趙州排斥淨土之證。我認爲這是由於誤會趙州苦心所致。佛法八萬四千法門，門門皆

道者，能去能來，曹山亦不許。淨土行人，亦常以此批判禪宗的不對。沒有審察到這種批判，原出於九峯和曹山，這正是禪宗善知識的正宗正見；應當因此注意禪宗，何反以之低估禪宗呢？我們現在誰能坐脫立亡？我們連泰首座紙衣道者都不如，而敢輕視禪宗麼？我認爲宗下有淺深，顯教密教有頓漸邪正，念佛也一樣。禪之深淺，區別起來就多了！外道、凡夫、小乘、中乘、大乘，都各有各的禪。中國禪宗的禪，是上上乘禪，不同以上所舉的禪。但末世行人參禪，確實有走錯路的。無怪永明四料簡中所責。惟我平常留心典章，從未見到四料簡載在永明何種著作中。但天下流傳已久，不敢說他是僞託的。他所訶責：「有禪無淨土。」難道禪淨是二嗎？念佛人心淨佛土淨，即見自性彌陀。這淨土與禪是不二的。但今人却必限於念佛爲淨，參禪爲禪，昔日我佛迦城出家，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後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其時那裏來的禪和淨呢？以後說法四十九年，都未究竟。至拈花微笑，付法迦葉，亦未說出禪字。禪是最上一乘法，猶如純奶，賣奶的人，日日加了些水，以至全無奶性。學佛的人，也如純奶攪了水，永明看到，便對攪了水的禪說：「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並不是說純奶的禪「蹉路」。永明禪師上智者嚴，作禪淨二闡，冥心精禱，得淨闡乃至七度。若禪是不好的，他決不作此闡。若淨是他本心所好的，則他必不至拈至七度乃決。且永明禪師，出身禪宗，是法眼宗第三代；那裏會自抑己宗，說禪不好的道理？參禪的方法，要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其目的只求明心見性。後人參禪，違此方法，得些清淨境界，通身輕飄飄的，一下子就開靜，自以爲有工夫了。其實，滯於陰境，却不知一念緣起無生，怎能向百尺竿頭進一步？永明因此，說：「陰境忽現前，瞥爾隨他去。」倒不

，在淨慈寺建塔紀念。「佛祖統紀」又說：「有僧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放還，見殿室有僧像，閻王自來頂拜。我問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壽禪師也。聞已於西方上品受生，王敬其人，故於此禮耳。」中國佛教徒，以冬月十七日爲彌陀聖誕，所據是何典章呢？阿彌陀經說：彌陀佛在西方過十萬億佛土，誰人知他冬月十七日生的？這原是永明禪師的生日，因爲他是阿彌陀佛乘願再來，所以就以他的生日，作爲彌陀誕辰。

四料簡一出，禪淨二宗，頓起鬥爭。淨土宗徒說：「有禪無淨土，十人九墜路。」單修禪宗，生死不了。單修淨土，「萬修萬人去。」又參禪又念佛，「猶如鐵角虎」。「無禪無淨土」，是世間惡人。是土宗徒，以此批評禪宗，至今鬧不清，屢說參禪之弊。又引證：「戒禪師後身爲蘇子瞻，青草堂後身爲曾魯公，遂長老後身爲李侍郎，南庵主後身爲陳忠肅。知藏後身爲張文定，嚴首座後身爲王龜齡。其次，則乘禪師爲韓氏子，敬寺僧爲歧夫子。又其次，善旻爲董司戶女，海印爲朱防禦女，又甚而雁蕩僧爲秦氏子怡，居權要，造諸惡事。此數公者，向使精求淨土，則焉有此？……爲常人，爲女人，爲惡人，則展轉下方。……爲諸名臣，亦非計之得也。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云云。我認爲修行後身，「展轉下方」，在人不在法。唐僖宗時，「潁州官妓，口作蓮花香。蜀僧曰：此女前爲尼，誦法華二十年。」誦法華經而轉世爲妓，不可謂法華誤之。猶參禪人後身，「爲常人，爲女人，爲惡人」，亦不可謂參禪誤之。觀音菩薩三十二應：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爲說法。難道觀音應身，也是「展轉下方」麼？阿彌陀佛化身爲永明禪師。永明禪師後身，爲善繼禪師。善繼禪師後身，爲無相居士宋濂。善繼在蘇州閶門外半塘壽聖寺，血書華嚴經一部，他的弘法事業，比永明禪師退半了。宋濂爲臣，不得善終，則又不如善繼禪師。難道可以說阿彌陀佛也「展轉下方」麼？禪宗的泰首座，刻香坐脫，九峯不許。而紙衣

答曰：楞嚴經文殊菩薩揀選圓通。說偈曰：『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又從「多門」中，肯定耳根圓通說：『此方真教体，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指出『自餘諸方便，皆是佛感神；即事捨塵勞。非是常修學』。導念佛三昧乃云：『諸行是無常，念性元生滅，因果今殊感，云何獲圓通？』永明禪師有禪淨四料簡。其文曰：『有禪無淨土，十人九墜路；陰境忽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鐵角虎；現世無人師，來生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銅床併鐵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近世修淨土人，多數固執四料簡，極少虛心研究圓通。而且對四料簡，也多誤解的；不獨辜負文殊菩薩，而且帶累永明禪師。終於對權法門，不能融匯貫通，視禪淨之法，如水火冰炭。虛雲對此不能無言。考壽祖生於宋代，是餘杭王氏子。他是中國諸祖中三位最多著述者之一。「佛祖統紀」卷二十六說：吳越錢氏時，爲稅務專知，用官錢買魚蝦放生，事發當棄市。吳越王使人視之曰：『色變則斬。不變則捨之。』已而，色不變；遂貸命。因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不繪纈。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上智者巖作二闡。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闡乃至七度。』他是宗門下法眼禪師的第三代。著書很多。如「心賦」和「心賦注」，是講明心見性的。「萬善同歸」，是講法法圓融的。「宗鏡錄」百卷，是弘闡拈花悟旨，融滙各宗理趣，攝歸一心的。日本人分佛學爲十三宗。中國人分爲十宗。「宗鏡錄」以心爲宗，以悟爲則，所說雖有淺深，皆窮源澈底，微微細細地表出此心，闢邪輔正，使後人不致誤入歧途。平生說許多話，未曾說過宗下不好。他既是從宗門悟入的，何以又弘揚淨土呢？因爲大悟的人，法法圓通，參禪是道，念佛是道，乃至如我們勞動掘地也是道。他爲挽救末法根劣的人，故弘淨土。他是淨土宗的第六代祖，一生讚揚淨土，寂後人人尊重。

「文殊師利！般若波羅密，不以心、意、識、修行。世尊！若般若波羅密不可取，云何修行般若波羅密？佛告文殊師利：是修行非修行，不以心、意、識、故。文殊師利！心者聚義。識者現知義。不以此心意識修行般若波羅密，不以此修行是修行，以無處是修行。修行者，不依欲界、色界、無色界；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內外，非中間；如此修行，是修行般若波羅密。不修形色，是修行般若。非地水火風，是修行般若。非有非無；非聲聞緣覺；非善不善無記；非十二因緣；非男非女，非非男非非女；非常非智；非滅非生；非可數；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無可依；無名字；無相、無異相；無增無減；自性清淨，真實不可覺，普遍等虛空；無色無作，出過三世；不苦、不樂；無日月星宿；如此修行，是修行般若波羅密。真實非般若波羅密；般若波羅密非真實；文殊師利！如此修行，名修行般若波羅密。佛說此祇夜：此法不思議，離於心意識；一切言語斷，是修行般若。」

心者聚義，意者憶義。識者現知義。吾國禪宗門庭，不許擬議，蓋以一涉擬議，即落心意識邊故。因知今日所謂哲學也者，無論其為知識論，抑或道德論，皆未能出心、意、識、識、識之外。其所謂實踐，亦與佛家實證之說，不可同日語。雲老上人，今以離心、意、識、識參究教人，並引伸其義為不在外，不在內，不在中間，皆與本篇佛告文殊師利修行般若波羅密之旨相合。乃知吾國禪宗境界之高，與其手段之巧，有非各宗所能企及。

然自晚近以來，宏揚淨宗的大德們，對於禪宗，時有貶損之語，因而引起世人的誤會。嶺南梁翰昭居士，曾入山訪問當代禪宗耆宿雲老和尚，請示歷來禪淨之諍，有何意見？雲和尚以「無二」之旨告。並為答客問以釋其疑：

離心、意、識參。出凡聖學路。無論觀心看話頭，此語最宜着眼。若違此原則，即是錯亂修習矣。故知所謂話頭者，是教行人看此一句話未舉起之前。前，即所謂頭也，（即是離心意識之方便。）此一句話既經舉起，即成話尾，而非頭矣。故知看話頭，而時時將此一句話舉起之錯。

話頭甚多。老人仍是教人看一句『念佛是誰』？提此話頭時，應思佛是口念的嗎？則人死口仍存在，何以不知念呢？是心念的嗎？則心在何處呢？在內呢？外呢？中間呢？是何形色呢？如是思維，不得結果，因而發起疑情。正用功時，則只要單看一誰字，不要將話頭全提。即提此誰字，亦不是教人死看住此一誰字。是教人時時照顧此誰字之疑意。（即將全話頭疑情關攝了。）使之綿密不斷；斷了再提，不斷即不要提。於一枝香中，愈提得少愈好。無論坐香行香，均要照顧此誰字之意，不使之失。久久功夫純熟，則無論行住坐臥，不假用意，而疑情不失。於是心不緣一切外景，而妄念不起；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工夫打成一片；一切時中，均在定中，則開悟有期了。

看誰字要如貓捕鼠（行人），凝神注目，窺伺鼠穴（誰字），鼠一出頭（妄念），即一口咬定，則鼠自不敢出。又要如人看門，看門人時時開目視門，則賊不敢入。若看門闔眼昏睡，賊自乘機入內，劫奪財物去矣。此亦如是。行人要時時凝神照顧誰字，不使昏沉或散亂，則妄念自無從生。心經一篇精要，在『照見五蘊皆空。』一句。而工夫只在一照字。老人所談，即此照字之工夫也。老人闡述看話頭的理論及方法甚多，請參看『佛法要領』自得。此不煩贅。用此工夫，中間必有種種境界，要須識得，方不致錯認消息，所以須要親近善知識也。」云云。

案：文殊師利問經卷上般若波羅密品云：

時，適值徐蚌會戰失利，我深知：在共產教條之下，決無宗教自由可言。適得政府遷臺消息，乃決計來臺定居。遂向老和尚告辭。並賦一詩留別。以爲他日重來之券。

古寺負荒陬，平林暮靄浮。雲興千嶂雨，葉落萬山秋。白髮催人老，紅濤捲地愁。蓬萊如可到，聊作避秦遊。

臨行，老和尚親送里許，站在高崗上，雙目注視，兀立不去；余且行且回顧，向老和尚揮手，請其回寺。老和尚一如不見不聞，兀立如故。余不覺放聲大哭，遂遙向老和尚叩頭三拜，及至彼此不見人影始已。老和尚其殆預知此爲吾師徒二人今生最後之永別歟？

當我離開雲門時，老和尚並命茅蓬師傅，送我至乳源。又命妙雲師送我至韶關。到臺以後，爲老和尚安全計，僅與通問一次，仍以不忘自己本分事相勗勉。恩重如山，此生已無法報答了。

一一三 別雲門後的第一封信

別雲門後，妙雲師寄給我第一封信，有：「雲公老人怎樣參話頭的開示。不敢自秘，錄之以公同好。」這是別雲門後第一次所透露的消息。是民國三十九年間事。

「老人開示參禪的道理，頗與劉洙源（後出家名昌宗）居士所著「佛法要領」合。佛法要領所談觀心方法，極得參禪竅要。參禪以看話頭爲方便；看話頭貴在起疑情；此則略與劉說觀心方法不同。古德云：

土石室一座，上覆茅草，編竹爲門，確是名符其實的茅蓬了。人遂以茅蓬師父呼之。法名及俗家姓氏，反因此而湮沒。

茅蓬正中，安三聖像。像後有坐龕，終夜不臥，即俗所稱不倒丹者是。此外別無一物。無論晴雨，終歲光頭赤足，爲雲門服務。凡人不樂做的事，師皆自動去做。人所已做，師亦不再過問。月終月半，則下山爲寺僧剃頭結緣。雲公因此，特別禮遇之。我向各師傅頂禮時，每稱：「師傅頂禮」。師曰：「應說：頂禮師傅，不應說師傅頂禮。」一經點破，始知這句「師傅頂禮」的話，確有語病。因平陽與樂清，同屬溫州，稱小同鄉。故我有過失，師必慈悲加以指正，此不過其一端耳。

要做一個出家人，也有莫大因緣，不是你想出家，就能出家。自我離開家園那一天起，出家之心極決。雲公待我，有如家人父子一般，在這樣的環境下，爲什麼依然不能出家？這是受了病魔之累。

我的體力素弱，自回家後，接着動手術，一直沒好好休養。到雲門後，忽然病起來，每日下午，覺得有些冷兮兮，胃口大減。雲門是過午不食的，想吃些粥，自然不會有人來幫助。只好自己生起炭爐，淘米入鍋。但又不能只吃白粥，要自己去拾些菜葉來，洗淨切碎，雜在米內，約莫經過兩個鐘頭，好容易將粥燒好，已是精疲力竭，所得實在不足以償所失。因這一經驗，始知要出家，必須從小伙子做起。老年多病之人，勉強出家，或須反增煩惱。其

妙淨尼的遺偈 自雲公出家後，父玉堂公，告老還鄉，抑鬱而終。庶母王太夫人，旋率田、譚二媳，投佛門爲尼。田早卒。王法名妙淨。譚名清節。宣統元年十二月八日，王示寂。遺偈雲公云：

「人生養子有何益，翼硬展翅便冲飛，懷胎命若懸絲險，既生得安謝神祇。乳哺不倦屎尿苦。如獅捧球不暫離。待得稚雛成鵬去，慈親衰老猶靠誰？兄薄弟寒父亡故，棄我婆媳竟何依？癡情難解物有念，益思益悲令人啼！欲作鬼母尋子去，舉目雪山萬重圍。汝能志辦生死事，不見龐蘊把道遺。俗情法愛何殊義？山禽尙喜栖落暉。雖獲同願奉佛寺，日沉寒山冷翠微。兒既早爲空王子，世尊昔曾度阿姨。恨茲娑婆盡煩惱，休心今向極樂歸。」

辭意凄惋，讀之令人酸鼻！又偈云：

每因恩愛戀紅塵，貪迷忘失本來人！七十餘年皆幻夢，萬事成空無一真。今朝解脫生前累，換取蓮邦淨妙身。有緣念佛歸西去，莫於苦海甘沉淪。

雲南陳榮昌內翰聞其事，爲撰尼淨妙留偈記。廣東順德岑學呂書於石。

後清節訪悉雲公卓錫滇中，將偈寄去。公得書，悲喜交集。悲的是庶母鞠育之恩，未報萬一。喜的庶母出家四十餘載，命終坐亡，異香滿室，可爲生西之證。

茅蓬師父 茅蓬師父，浙江平陽人。是個頭陀行者。在雲門寺後山，自築約丈五見方的

，時起勃谿，其妻偶念舊情，愧悔不已，乃烹魚數尾，親餽某甲，並表懺意。甲曰：我已出家，不食腥物，乃放之池中，魚皆游揚而去。自是該池之魚，皆兩面焦黃云。甲乙及縣名，老和尚皆曾指出，我因年久，僅記其大略如是。

變不講理的鬼 一日，雲老和尚出示一函云：

虛公老和尚獅座，久欽碩德，拜謁緣慳，殊深歉感！弟子前生未審作何惡業，現爲怨鬼所纏，已三載有餘。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蓋此身完全由彼鬼作主，彼欲痛即痛，欲歎即歎，欲大小便即大小便，欲何病即作何病，迫惱身心，迄無寧時。不論若何爛熟經咒，彼欲使忘記，立即忘記。彼鬼自言張姓，名志略，浙江瑞安陳鋪村人。距今百餘年前，由上海來此間靈峯寺出家。剛二年，未受戒，謀爲當家未遂，又私自吃酒，爲師所呵責，因氣忿發願，在竹林中吊死。謂洋即其師，故來擾害，以報宿怨云。洋自問此生雖業障深重，實未造惡逆重罪。吃素念佛，已廿餘年。遵日中一食制，六十餘年。除自炊自汲，拾柴種菜而外，不作他事。日唯念佛而已。癸酉皈依蘇州報國寺印光老法師。今春在奉化岳林寺受菩薩優婆塞戒，以祈懺除宿業。詎意該鬼仍附體纏擾如故。爲此懇尊者弘慈大悲，不棄下劣，爲入定查勘是何因緣，何法能得解脫？即祈示知，無任感禱之至！敬頌慈躬康泰。弟子施慧洋頂禮。占曆三月十四日。覆信地址：浙江泗安池萬順號轉交。

自己不守戒，不反省懺悔，反來擾人，說是報怨，此鬼太不講理了！後來老和尚有無復信，以及如何復法？我不久離開雲門，無從獲悉。

大無邊不置！和尚急扶之起。連說：有緣！有緣！後其人竟爲大護法云。佛嘗教人以慈報瞋，觀此益信！

草鞋和尚 雲南昭通縣關帝廟妙贊和尚，持戒精嚴，冬夏一破衲。嘗手持草席，倦則展以而臥。亦時以此爲獅子座，對象說法。日織草履數雙贈人，不取分文。人咸以草鞋和尚呼之。雲南總督岑毓瑛、藩司王文韶、大理知府陳蘭卿，皆其歸依弟子。而文韶事之尤謹。

和尚之弟子既衆，供養日盛，和尚得之，即隨手布施他人。故和尚所到處，必有羣丐尾隨其後。嗣文韶入相，一日，忽見草鞋和尚，持一席入內室，文韶呼之，不應。嗣失所在。忽報四姨太舉一雄，文韶異之，即電雲南詢草鞋和尚近況，始知四姨太臨盆之時，即草鞋和尚圓寂之日。雲公後爲此事，曾兩訪杭州王家。均未得值此草鞋和尚轉世之王公子云。

焦魚故事 雲南某甲，每晨四時，離家趕集，約十時許始回，習以爲常。其妻有外遇，每乘甲出，即來歡聚。一日，甲携魚肉早歸，乘妻不備，自入廚下烹調已，始喚其妻，同起進食。妻不得已，始啓門出。甲言：還有某乙在房，請同來進食。妻忸怩否認。甲曰：汝喜某乙，我早知之。今日之事，絕無惡意。否則，我將入房搜索，反爲不雅。及乙出，甲推乙與妻上座，各敬以酒。乙疑有異，不敢飲。甲曰：汝疑乎？給我先飲吧！遂將乙酒，一吸而盡，再斟與之。迨飯食訖，甲向乙禮曰：我久想出家，以有妻在，因循未果。現在妻幸有托，我的房屋與田產，一概贈送你們，請好自爲之，我從此去矣。乙本無賴，久之，田產變盡

預具之竹筒中，每三年方丈任滿，即由各房公推數人，將竹筒在韋馱護法前撥動之，如世俗之求籤然，以落地之籤所書子孫名爲繼任方丈。旋將此籤毀去，以故三以年期滿，從無連任之事。如是繼續搖籤，年復一年，最後僅餘三支。以衰敗故，無人再願在該寺出家也。而此三支之籤，所抽中者，乃一在漢口租界中自置小廟，嫖、賭、煙、無惡不作之僧人。然格於祖制，只得由各房共立聘書，命人送達。至則某正擁妓高臥，尙未起床。僕人高聲喚曰：三佛寺送聘書來，請和尚爲方丈。恭喜！恭喜！某應曰：不要開玩笑，韋馱菩薩，豈真瞎了眼睛，會選我做方丈？僕曰：真的！送書人在此等候。某躍起曰：有是哉？乃自誓曰：今而後，當作個好和尚。遂將煙鎗，力碎於地。並以數百元遣婦去，囑好自謀生，毋再往還。接事後，因其平素手腕靈活，交遊甚廣，兼能自勵，遂以大興云。

以德報怨 某僧行脚，中途遇雨，時已薄暮，距寺尙遠，過一巨室，欲求一宿。門者報曰：主人與僧道無緣，請作別計。僧曰：此處別無可投宿處，願發慈悲，暫假方便。門者曰：我不能作主，俟問主人定進止。反云：主人不允。最後僧求在門下跌坐待旦，亦不允。於是問主人姓名別號，冒雨乘夜馳歸，於寺中安一長生祿位，每日早晚課畢，必至位前誦心經一卷迴向，如是三年。一日，一人携眷來遊，衣冠齊整，四處張望，忽見長生祿位具己名，怪甚！問所以，僅答：方丈和尚每日課罷，必至祿位前誦經，彼亦不知其故。其人求見方丈，乃備述遇雨事，自言與其人無緣，故欲誦經以解之。某聞言，惶悚跪求懺悔。並讚佛門廣

一天中午，當我在廚下將要進食時，雲老和尚忽然蒞止。笑說：你也在這裏。遂陪我同吃。看我食量不弘，接着說：我在遊方參學時，每餐要吃四大碗，還覺得沒飽。這也是事實。因雲師法體頑碩，要多吃，才够補充。

民國二十七年的春天，雲師忽患惡性瘧疾。日發高燒，雲門醫藥兩缺，只好硬頂，如此月餘，未能恢復。幸平時練得一身銅牆鐵壁，尚無性命危險。如在普通人，早已嗚呼哀哉了！其時，適值南華春季放戒，請爲戒和尚，師以病辭。經慧章、妙雲二師，親來雲門，長跪相請，師鑒其誠，不得已勉允之。

雲門距南華，約一百二十華里，並須越過幾座山嶺。時當春雨之後，到處積潦，更須左右蛇行，方能前進。到了馬壩，老和尚坐地不能復起。時已昏黑，問：「此間有寺廟否？」衆答：「無。」欲以竹椅舁之行，不可。並命衆先去。迨至南華，已十時許矣。事後我問：爲什麼不坐車？師曰：依律一日步行可到之處，不許乘坐舟車。其敬律如是！

慧章俗姓馬，安徽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曾任鹽運使等職。此次率妻女同受具戒。妙雲事已見前。

雲和尚記憶極強，法臘又高，所聞所見，都能如數家珍，一字不遺。暇時，常爲我述法門有關故事，茲記其數則如下：

回頭是岸 武昌三佛寺（？）子孫叢林也。各房有子孫受具者，即書其名於籤上，置一

前爲什麼不同我說明？大約怕我一路緊張吧。古人謂盜亦有道，以與後來雲門事變，共匪那股野蠻殘忍的態度相比，簡直够得上稱爲盜之聖者也。

到了雲門，老人一再囑咐侍者特別招呼我。一切飯菜，概以客禮相待。我則私自去廚房，與飯頭師們同食。始體念到叢林的飯頭，不是大心菩薩，決不肯爲。而且還要有經驗。因爲叢林的大鑊，大約可容斗米。該多少水，要用尺來衡量，火候也有一定。所以叢林裏的飯，香噴噴特別可口。鍋巴是金黃色，從無焦黑之事。江浙菜館裏，有一味叫：「香菰鍋巴湯。」據說：都是叢林所供給的。

當飯頭師將飯煮好後，搭衣向灶神十分恭敬地起伏三拜。食時，必待五觀堂（就是飯廳）僧衆們飯畢，剩下多少，吃多少。有時所剩無幾，或竟顆粒無剩，那祇好打餓齋了。（打餓齋是成都石羊場近慈寺所發明的。近慈寺在某一時期，因米糧不繼，自能海法師以下，一律幾天不食，謂之打餓齋。）我看到這種情形，每飯不敢飽。我又在想：如果大衆師能各省半口，那末，飯頭師就不會挨肚皮了。

讀者或許要問：既然如此，爲什麼不多煮少許？這就是我上文所說的發心問題了。一個發大心的人，必定深明因果，知道常住一粒米，一寸縷，皆是十方信徒終歲勤勞所得的結晶品，兢兢業業，不敢浪費分毫。中國叢林，大率都能尊重佛的遺教，不養犬貓等畜類，如果剩了飯怎辦？所以寧願自己挨餓，不願糟蹋常住的米糧。

！他們都很歡迎上你的課呢。我當時私忖：這次南來，不是想出家嗎？那麼，乘這機會練習一下出家人的生活，豈不是千載一時之會？遂答道：老和尚與大眾師，都能忍受，想我也無問題。師笑說：你是做大官出身的，不能與我們比。我答，既到了這裏，已往一切，都該讓它一筆勾銷，從頭做起才是。師笑說：好！如住不慣，我送你回來。

次晨，由韶關大鑑寺動身，老和尚拿一件圓領衣，命我穿上。我笑問：像個出家人麼？師答：還有呢。隨手拿把摺扇，扣在我右肘下的一條細帶上，並在帶端打個結，笑說，這樣，更像了！

由韶關到乳源，約五十華里。因路壞車敝，用木柴作動力，一路顛撲不堪，約莫走了三個鐘頭，才到乳源。抗戰末期，四川乘車，有兩句名言：「車內學跳舞，車外吃灰土。」真有懸之國門，不能易一字之慨！想不到華南也是一樣。幸事前老和尚替我買張司機臺車票，比較安定些。而老人家自己，却仍與其他僧衆，雜坐車廂內，因軀幹高頎，頭頂時與車蓬相撞，有時皮破血流，不顧。

雲門距乳源，還要步行十餘里。我是第一次穿圓領衣，徜徉於青山綠水間，自念：真像個畫圖中人，心神不覺一爽。後來承同行師傅語我：「這條路上，時有劫車之事，老和尚也會遇到一次。但他們對老和尚，却都非常敬重，除和其他乘客，同時下車外，凡老人行李，一概原封不動。並請老人背過身去，不要向他們看。」始知老人替我改裝，原來爲此。但事

無這筆美金收入。究竟到那裏去了？找不到下落。這是總經理徐繼莊直接交辦的，自然不會有人敢去追問。

一、東北接收時，上海中央銀行，曾托東北運輸公司，運大豆一批，時經三年，不見一粒，這批大豆，究竟運去何所？也無人敢問一句。後來總算以三年前法幣價格，賠償了事。在央行帳面上，付出若干，收回若干，並無吃虧。而實際上那時法幣日落千丈，三年間的幣值差額，簡直像天文數字，無法計算。聞該公司經理是寶山張某。中央銀行，何以會這樣地通融了事？自然不外人事關係。

張是湖南大學畢業生，後來竟投雲老和尚出家了，賜名妙雲，字紹門。雲門法派，傳至十一世光孝深，即繼起無人。雲公於師，頗寄以重興雲門法派的厚望，故以紹門字之。至師之出家動機，是否因上述的刺激，不得而知，但多少有些關聯，可以斷言。曾文正公云：一個國民報國的大小，不能以他的才氣高低來評論，應當看他有無「忠義血性」？這是千古用人不刊之論。

我到南華，先後凡二次，都在戒期中。後來徐寄頓辭去甌海董事長，我就向寄願辭總經理，擬在南華久住。

一日飯後，雲師語我：將於下午去雲門。我要求同去。師云：雲門正在興建期中，吃的住的，都不如南華，怕你受不了這樣的苦；還是留在南華，爲佛學院僧衆，教幾點鐘國文吧

意思是說：第八識等於農人的耕地，業識等於下在田中的種子，只在那裏等待機會（緣），發芽茁壯罷了！又說：世間並無衆生，祇有業識如瀑流般在流個無止境。也是這個意思。

因此，不待福特先生的話，可以由佛法的理論，爲之證明；同時對於國人無法理解，而歸納於「天才」「神童」等說法，也可得到解答。惟譯者似乎不明白佛法，所以想從優生學上得個結論，（見原文按語）其實優生學是無法解決這問題的。

在福特的談話中，提到詩人，使我想起了八指頭陀的故事：八指頭陀是太虛大師的師傅。一日，他渡洞庭湖，忽然得句道：「洞庭波送一僧來」。爲王闓運所大加激賞。但他不識字，嗣後得句，皆順口而道，請人代錄，即今八指頭陀詩集是。世人有疑六祖不識字而加誹謗者，最好請先讀幾部佛經，再來討論這些問題，較有把握。否則，你將會爲福特所竊笑哩。

一一二 南華道上

這次南華之行，確實具了絕大決心，想依止雲老和尚座下出家。到上海後，雖一度出任甌海銀行總經理，不過權充和事老而已。

我到南華，適在春季放戒。財政部稽核張漢元，因母喪亦來南華作佛事。他與我談起兩件事，頗爲憤慨！

一、上海中國農民銀行帳上，曾替漢口農行，進美金十萬元。而他去查漢口農行帳，並

解與佛法業識不滅的理論，全相符合，不能不令人驚奇。茲節錄經濟畫刊譯文一段，俾留心此問題者參攷焉：

「福特先生！你的思想，以為那些先知、史家、詩人、發明家等，他們在這世上有這麼大的力量和成功，已經不是短短的數十年功夫，也不止做了一世的人，似乎已投胎好幾次，在塵世間好幾世了。是不是呢？」

福特：不錯！那些先知、詩人、史家、發明家等，他們的確已做了好幾世的人，決不是短短的數十年光陰能得到如此偉大的學問事功呀。歷史上最成功最偉大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就是如此！他在世只有三十三年；但是他在創造天地以前，已經生長了。」

佛說：人有八種識，即：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前六識。第七識或稱末那識。第八為阿賴耶識，又稱藏識。因人們前六識每日所作所受的種種善惡染淨行為，佛法通稱為業行。這種種業行，通過第七識，而由第八識隨時隨地，充當一名義務攝影師，一一替你攝下來；並且好好地替你保藏著，不使走失分毫，著實比世間的倉庫，還要堅牢千萬倍。因世間倉庫，或有賊偷，或怕火燒、水淹，或將移動消耗；而藏識倉庫，永無盜賊，水火、消耗之患。即使人們一期報盡，生命結束，抵償了一部分，而其餘留下來未報部分，仍保存著。直待再度受生，過去所保藏的業識，又成現行種子，發芽滋長；再加現生的一切善惡染淨業識，仍由第八識照舊替它義務保管，而成為下一生的種子。所以佛家常把第八識譬為識田，

太玄仍默然。

「太玄！你要明瞭優生的理論，我勸你還是先研究佛經。」

「佛經怎樣？」

「佛經說：人們今生的一切，都是前生所做的業果。業有十種：身三：殺、盜、淫。口四：妄語、惡口、兩舌、綺語。意三：貪、瞋、癡。人們自生至死每日所做的業，各各不同。以身三業來說，甲喜殺生而乙放生。甲作竊盜，而乙佈施。甲作扒手，而乙拾金不昧。甲終日嬉遊，不事正業。乙則守身如玉，勤儉持家。這是身業的不同。以口業來說：甲喜撒謊，乙不異語。甲喜惡罵，乙則善誘。甲喜挑撥，乙則正語。這是人們口業的不同。至於意三業，更是千差萬殊：甲終日所貪的、瞋的、癡的，更不會與乙相同。試以你我二人爲譬吧：我終日身所作的，口所說的，意所想的，當然不會與你終日所作、所說、所想相同。那麼，憑這些不同的業識去投胎受生，自然你是周太玄，我是朱鐸民。你的臉是長方，我的臉是瘦削。正合俗語：『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說法。此外，有的能忍讓，有的好爭奪。有的剛直，有的奸詐。有的柔和，有的險惡。千差萬殊，說不能盡。我們本着這種理論，堯呀！舜呀！瞽叟呀！象呀！丹朱呀！這些問題，都可得到圓滿的答復。」

不料這一席話，竟將太玄引進佛門，成爲一個護佛法城的生力軍。

關於優生問題，美國汽車大王福特，與來訪之屈拉恩君，也有一篇極精闢的談話。其見

他的話，居然也有人會相信，真是不可思議：

一天下午，正當散值，忽來一不速之客——周太玄。

太玄，四川成都人。是我民信報時代的老同事。也同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抗戰時期，他是四川大學教授。此次相見，劈頭第一句：「能海法師在上海講經，我想請大公報派人去記錄轉載。」我問太玄：「你也信奉佛法麼？因緣是怎樣的？」太玄說：「你是我的接引菩薩，難道忘記了麼？」我始想起抗戰時期，在成都與他問答的一席話：

「太玄！你在法國，學的是什麼？」

「優生學。」

「優生學？那，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我複述了他的話再問。

「什麼問題？」

「以堯爲之父而有丹朱，以瞽叟爲之父而有虞舜，在優生學理論上該如何解釋？」

「因有隔代遺傳的關係。」

「那末，該隔幾代？一代，還是：二代三代？」

太玄默然。

「科學的精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容許籠統的。既是隔代遺傳，這位瞽叟，就不該同時更生一個象。」

從我到匯行後的體察所得，滬行經理，確實非常跋扈。我曾勸其每日業務，應該當日結清，並以中國銀行爲例。他却說：與業銀行，也不是每天結帳的。

銀行如果每天不結帳，那就永遠無法查對庫存，舞起弊來，將現金搬個空，你也無法知道。滬行的會計主任，能力薄弱，不能控制一切。而事實上也不容許他控制。出納主任，是葉嘯谷的老搭檔，操守如何？我不知道。所以我當時的判斷，認滬行的庫存，可能有問題。滬行薪水特別低，總經理每月二百元，經理以下，自然更少。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過活？就我個人來說，拿了二百元，要吃飯，就不能租屋；要租屋，就無法吃飯。這是逼著人們走上舞弊之路。否則，你就無法生存下去。而且經理有汽車，總經理連部人力包車都沒得，這成什麼話？好在我是過渡的，也就安之若素了。

寄碩是我濫竊小同鄉。又是老朋友。我曾密勸早自爲計。不料這位仁兄，却在會議席上，公開宣佈說：朱鐸民怕共產黨，要勸我走；我是不怕的，所以我永遠不會走。

這是寄碩故弄聰明，有意向共黨暗送秋波，可惜的是認識不够清楚。像他在上海灘上紅到發紫的地位，無疑地早已列入共匪的黑名單內，任你送千百個秋波，共匪決不會領情。只要時間表一到，就會向你開刀。後來聽說他在三反五反之下，弄得驚魂失措，寢饋難安，血壓天天往上爬，終於癱瘓了。上海還有許多朋友，本已脫離魔掌，後來憧憬於共黨民族資本響亮口號之下，仍回大陸，被三反五反，反得個個倒下黃浦江裏去。共匪是由欺騙起家的，

我是甌海銀行的掛名董事，因頻年湖海飄泊，歷屆董事會，未曾出席一次。民國某年，分設滬行，以葉風虎嘯谷爲總經理，夏某（忘其名）爲經理，開辦不久，即起糾紛，董事會決議：托我去滬查帳。在這次董事會上，得識濂昌錢莊經理周君月波。承問時局意見，我勸移資臺港。時君因積勞失聲，語不可辨，後經台大醫院驗爲喉癌，割治始痊。

查帳結果，如憑帳面上所表示，滬行是有相當成績的。倘有問題的話，那，必出在庫存上，留待下文細說。

這次糾紛，曾牽累到董事長徐寄嶠，我認爲有意周納，頗爲不滿。徐是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歷任上海市總商會會長；上海市銀行公會會長；甌海能在上海站住腳，寄嶠紅而發紫的招牌，不無相當關係。而就寄嶠個人來說，背上甌海董事長的包袱，只有麻煩，絕無好處；那是天大的事實，任何人無法加以否認。

後來糾紛愈鬧愈大，葉嘯谷辭職，董事會認我是平息糾紛的最適當人選，再三勸我暫跳一次火坑。

我此次離開家園，一心想做和尚。中途忽然做起銀行大班來，當然非我之願。

同時，我是上海灘上著名的「壽頭」（吳老六替我起的）。四行總備庫總經理不就，交通銀行、勸業銀行不就，但甌海總經理的木梢，我遲疑了一回，就將它背上身來，一是爲寄嶠打不平。其次是出於敬鄉的一念。

已久，吾邑雖不識字的老農，只要你道出某都某號，即能指出你的產業是在某地，絲毫不會錯誤。這是一種極嚴密的科學組織，可以行之百世而不悖。

自從縣政府改設地政科以來，少年新進，眼高於頂，以爲這種冊籍，只可送進古物陳列所去陳列，那有一顧的價值。殊不知這是事實問題，無法憑空構造，你如不以舊冊籍爲根據，不去虛心請教架書，或延攬參與，試問將從何處著手？

亦即因此，虹橋鎮倪文西，有田千畝，而所納糧，僅六百餘畝。我捐助各宗祠的田，過了一年，租穀已由各宗祠收去，餉仍在我的冊子上，要我納無田之糧。架書時代，半個鐘頭所能辦的事，到了地政科時代，經過年餘長時間，還沒辦好。

昔漢高入關，蕭何先收地籍，這是中國注意地籍的第一人，我們應當效法。總之，在未全面測量完成以前，盡量利用舊籍，以我這個外行人的看法，似有其必要的。

桑梓之誼，祖宗之德，是無法報盡的。世亂如麻，我頭已白，餘生有限，報答無時，於是立好遺囑，準備去南華從雲公老和尚出家。遂自題二絕，聊當留別：

學稼學書學飯牛，飢驅萬里覓封侯，卅年恩怨煙銷盡，贏得風塵兩鬢秋。
黃金散盡好辭家，一片風帆萬里楂，法法何曾有一法，大千世界等空華。

我乘這次修譜之便，捐大宗田二十畝，約明每年三月三日上墳（即掃墓之意），同至我父母墓前告祭一次。因我父爲大宗而破家，我母因大宗而幾喪生命，以此報答，亦我族子孫應盡之責。又捐乘衆十畝，植塊衆五畝，作爲祭田。另捐虹橋居士林附設之孤兒院二十畝，充爲永久基金。

自共匪竊據大陸，認爲這些都是掠奪人民，都是宗法時代落後思想，不消說，都被沒收去了。明明是自已掠奪他人一生辛勤所得的報酬累積，而反誣人以掠奪，真有一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焉。」之觀。而共匪的暴戾無耻，亦可以此露其原形矣。

我述至此，要附帶向各大學地政系進一忠告：我邑田籍法，雖迭遭喪亂，却仍相當完整。凡購置田產，必先將餉由甲戶過入乙戶，謂之收餉，俟手續清楚後，方能付錢，即俗所謂田隨餉走者是。餉爲納糧的根據，非常重要；如有產無餉，那就不會有人過問。至於過戶手續，極其簡便，由賣方開具某都某字某號田或地幾畝幾分幾厘幾毫幾絲幾忽，持往縣城，向專管某都的架書過戶，大約半個鐘頭，即可辦妥，不須絲毫報酬。直至秋收時候，架書先期造具名冊，每戶一本，謂之餉冊，分赴各村，挨戶分送，自行核對，如有錯誤，可以即時更正。又稱「魚鱗冊」。

明史食貨志：「洪武間，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編類爲冊，號曰：魚鱗圖冊。」這種圖冊，互相銜接，宛如魚鱗，故以爲名。因行之

現在，中國天主教的于斌大主教，也在發起春節祀天祭祖了！除由天主教徒朗誦祭天頌等典禮外，於禮堂正中，供奉中華民族列祖列宗牌位，由于主教擔任主祭，依上香禮、初獻、亞獻、三獻禮、賜福禮程序進行，於鮮花、燭光、香煙繚繞中完成。是日參加的，有陳立夫、黃少谷等三千餘人。我希望明年今日耶穌教的牧師們，也能起來響應，不讓天主教專美于前，使吾中華文化，不因耶穌教而受到摧殘。不知新教徒能奮起響應否？

我於前面曾說到吾村宗與社的組織，嗣接一位遠在汶萊 BRUNEI 的福建東山縣宗親朱士莪先生來信，不禁喜出望外。茲錄其一段於下，以供吾族子孫之參考。

在菩提樹月刊中，讀到大作「夢痕記」，有關宗社之記述，與我家鄉大同小異。因此而連想到「朱」姓之宗社制度，必定有本有源。我的祖籍不是瑤輿，而是福建省東山縣。蕞爾小島，「朱」姓大小五村落，俗稱「五」朱。因祖宗之壽田制度，獎掖不少讀書人。在縣內，朱姓最有出息，亦可說智識份子比較多，莫非書田制度之致蔭云云。

一、捐置祭田 吾朱氏宗祠頗盛，於大宗外，大房、二房、三房各有宗祠，稱爲小宗。二房又分湖南、秉衆二派，各立專祠。我則屬於二房的秉衆派下。

大宗始祖，祀操隱公。據記載：公生於唐代，世居福建之東山，後來子孫如何遷徙瑤輿，因元末之亂，譜牒失火，無從考證。而此片段所述，亦雲松公親赴東山調查所得。故操隱公以下，即直接雲松公。而大宗所祀，名雖操隱公，實乃雲松公也。

主之制，由來已遠。後來由神主而蜕化到墓碑，都作且形，皆寓尊祖之意。但這，不是我那僅畢業國民小學淺薄而忘本的寶貝侄子牧師所能了解的。

我們讀了以上各節，始知中國文化，真是源遠流長，非世界任何國家所能及。更非好持詭辯，自詡通人，詆孝道爲高利貸者，所曾深考。無怪某牧師慨乎其言之也。

儒家重視孝道，言父母之恩，昊天罔極！非人子所能報答其萬一。佛家也有同樣的主張。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云：

「世尊告諸比丘：父母於子，有大增益：乳哺長養，隨時將育，四大得成。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更便利背上；然無有怨心於父母。此子猶不足報父母恩。」

中、印聖哲，不約而同的建立孝道，以爲做人的根本。這是東方文化的特徵。非西方崇尚基督文化者夢想所及。

豬肚皮裏，不會生出象來。雞蛋裏也不會孵出鳳凰來。欲想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裏，產生孝道來，那比豬生象，雞蛋孵鳳凰還要難上千萬倍！某牧師如果看不慣西方那一種滅絕人倫的舉動，最好還是另打主意吧！最低限度，也不要再嗾使那些可憐的無知羔羊，將上文所說的吾國聖賢、先儒、祖宗等木主牌位，丟入糞坑裏去，作爲中國文化劊子手的幫兇者。

洋牧師不愛中國文化，情有可原；做爲一個世世食毛踐土的中國人，爲斗筲之微，不惜出賣良心，似乎值得考慮！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禮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吾國數千年來，其重視孝道如是！

因有「慎終追遠。」「祭之以禮。」等觀念，於是而有祖宗神主的產生。詩，大雅生民序，疏云：「祖者，始也，……己所從始也。自父以上，皆得稱焉。」中國文化，爲什麼會這樣重視孝道，可於「己所從始」一語，得到確切的答覆。蓋無祖，則無我；我今此身，皆從祖來；祖德宗功，安得而不報。故中國的神主皆作且形，如圖：

且

古祖字



仿古且形的神主

祖宗已逝，不能復生，欲報祖德，將從那裏做起？先民看了原始的祖字：「且」，於是仿照「且」形，而作神主，安於神龕，歲時奉祀，以示不敢忘本。正如論語：「慎終追遠」的意思。書稱：武王載主伐紂，那時文王已歿，這個主，當然是文王的神主了。可見吾國神

以上見之五十七年三月三日臺灣日報記者尹震先生的報導，因限於篇幅，曾節刪了許多，覺得非常抱歉！

牧師的大名，原文未曾舉出，依我推想，那是一位有心世道人心的基督傳教士，確實值得我們贊佩與崇敬。所惜的是他錯怪了那位青年，留美幾年，竟將中國的倫理文化，丟個乾乾淨淨。而同時未能找出問題核心所在，所以沒有得到結論。

美國在未獨立以前，本來是英國的殖民地。因當時英國所委派的殖民地官吏，都非常腐敗，只知壓迫與榨取，乃激起一七七五年獨立戰爭，創建了今日的美國。它的建國歷史很短暫，就文化言，除了全部移植西方文化外，無暇吸收東方文化，自不足怪。

西方文化的原動力，只是一部基督教的新舊約。新舊約的主人翁是上帝，上帝不僅是惟一的獨裁者，而且氣度非常狹小，只許世人拜它，如果拜別的，就算拜偶像。而對於偶像的解釋，却非常廣泛，連中國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先賢先儒的神位，包括祖宗的神主連譜牒在內，都是偶像，都該丟入糞坑裏去。關於這些理論與行動，作牧師的人們，當然比我要清楚千萬倍，無待贅述。試思：在這種教條文化下，要想誕生像中國式的孝道倫理觀念，豈不矛盾之至！

中國倫理，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孔子之學，重在孝行；孝經所說：尤為彰明較著。他如論語，說孝的地方也很多。如：「生，事之以禮，死，

已命苦而已。

後來，她兒子忽然建議老母到一位華僑朋友家中散散心。當時，老太太不會想到別的，覺得有機會出門，自然心裏高興。這樣，便由兒子媳婦陪着到了那位華僑朋友家中。

兒子所介紹的這位華僑是個鰥夫，年紀正與老太太相若，相互介紹之後，她兒子竟建議老太太暫時住在這位朋友家裏。追問之下，見她兒子吞吞吐吐，就更加氣惱。幸而老華僑措詞得當，說是：既然老太太在兒子家中住不慣，就不妨暫且住在這裏，彼此聊解寂寞。

當老太太恍悟到兒子是替她介紹丈夫時，真是羞憤交加！覺得兒子既然如此下賤無恥，就不再存任何希望，不如乾脆答應了，以絕母子之情。

老華僑自然了解這位老太太的悲痛心境，更同情她不幸的處境，便儘量安慰老太太暫住一時，等機會再設法返回祖國。老太太就這樣暫時寄住在華僑家中。但過了不久，她的兒子竟又登門造訪，認爲這兩位老伴，既已情投意合，正式成爲情侶，站在介紹人的立場，應該從中討取一份佣金。還未到兒子將來意說明，老太太已昏厥在地上。

故事的結局，經過老華僑的安排，這位傷心欲碎的老太太，終於又搭機返回了臺灣。她寧願孤苦死，再也不願想到那個喪心病狂的兒子。

這則故事的造成，因爲一般出國青年，受了異國風俗的感染，把中國固有的倫常道德，棄之如敝屣了！

歸來的牧師，在講道時，曾就我國留美的一位青年學人如何遺棄我國倫常道德，孜孜爲利的一個動人故事。牧師說：這位青年小時家境清寒。父親是個年屆退休的公務員，所入有限；但爲完成孩子的大學教育，甚至已屆古稀的母親，不惜替人幫傭。

當這個青年在臺灣某大學畢業後，不久便考取了私費留學。當在美國某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父親已因操勞過度，與世長辭了！剩下老母，經年盼着兒子飛黃騰達，得享餘年。

不久，她兒子在美獲得博士學位，並與一位美籍少女結婚。一天，老太太忽然接到兒子來書並旅費，要老人家到美國去團聚。

受盡折磨的老人，終於苦盡甘來，其喜悅可想而知。於是，馬上將僅有一點產業，變賣一空；並在親友協助下，飛到美國。

當她到兒子家裏之後，一方面兒媳是美國人，因言語不通，發生很多隔閡，她把老人家視爲外人，這還情有可原。而自己親生子，也不知道是因受了妻子的左右，還是本性改變；她發覺兒子把她接來的目的，只是想找個女傭而已。

在一個月後，她的兒子竟向老母索取飯錢，說：美國的風俗，一家人一塊起伙，必須分攤飯錢。老太太當時幾乎被氣得發狂。幸而，她當時身邊還有點私蓄，便三三三十一，將她應繳的一份飯錢，給付了她的兒子。

當夢想破滅之後，老太太心情的痛苦，簡直無法形容！可是身處異國，只有終日感傷自

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國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爲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盜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神鬼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基督教徒洪秀全的破壞中國固有文化，虛雲老和尚，也曾告訴過我：「洪楊之亂，江南名利，盡付劫灰，連孔廟道觀，都不能免；所以當時行腳參學，困難備至！連找個掛單歇腳處所，都不易得。」洪秀全總算替基督教賣過一番死力，對得起上帝了。可是，上帝呢，却未曾爲洪秀全的江山，幫過絲毫忙，未免有些辜負。

我的侄子而兼學生的牧師，既不肯爲我分些勞，所以連校對都由我一人負責。我的健康又非常壞，對於上述的抱負，自然無法著手。這是一件畢生引爲遺憾之事！但這位寶貝的侄子牧師，還沒要求我將譜牒丟入糞坑裏去，總算刀下留情。因此，使我想起另一位甫自美國

童的統計），沿革、形勝、水利、物產、古蹟、祠廟、人物、著作、慈善、祭享、社團、風俗（包括各種娛樂）等等。都收入譜牒之內。那末，一旦修縣志時，只要將各地譜牒齊集，即可完成一部很詳細而又很可靠的縣志。而且鄉校、人口、戶籍、水利、物產諸目，還可憑爲國家施政方鍼的參考。而由各族去做，較之中央與地方去調查，也會事半功倍。這是我認識的。然而我這次修譜，有沒照這樣去做？說來十分慚愧！

我在四川病了好幾年。回家以後，體力未曾復元。又因疝氣動手術，更是奄奄一息。然以時局混亂日甚，迫使我無法再事靜待，只好拼著支離的老命，將我朱氏譜牒，從頭整理一過，重行付印。校對一事，本想由族侄德明任之。德明是我鑄英時代的學生，同住郡城，但無論如何勸挽，總歸無效。後來，我始恍然大悟：他是基督教的牧師，基督教是主張將祖宗牌位，都該送入糞坑裏去的。對於尊祖敬宗有如譜牒之類，自然也在糞坑之列。

因爲這一件故事的啓示，我以爲破壞中國固有文化，與善良道德的罪魁禍首，該是基督教。毛王朝不過揚其波而已。基督教才是中國固有文化的第一號劊子手。假使基督教一旦真能普及中國，那末，中國固有文化，只好讓後來考古家，在墳墓裏去發掘了。

關於基督教破壞我國固有文化，曾文正公當年於討伐基督教徒自稱是：「耶穌的弟弟，上帝的老二」洪秀全檄文中，也已慨乎言之：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教絀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一日鐸民朱鏡宙記

一一九 祖德宗功

我的警校一年半學費，都由朱氏各宗祠分擔，前面業已說過。祖德宗功之厚，令我深深地感念不忘，所以於修築水利完成之後，就想替祖宗做些我力所能做之事。經考慮後，也有兩件事：

一、重修譜牒：我朱氏遷居瑤奧的始祖及時間，因譜牒屢遭火厄，其詳已不可考。現在，僅溯自元末雲松公始。

當明太祖定鼎南京，公應蒲輪之聘，曾一度赴京陛見，太祖欲加重用，公力辭。歸後，於芳山築雲松巢終老。著有雲松巢詩集行世。

朱氏之前，瑤奧惟一主人翁是劉姓。上方有一石橋，創於明代，邊款有劉某建（忘其名）等字，頗見功力，不類凡手。芳山原亦劉家之業，至今仍保有劉氏祖墓一角。但劉氏子孫，現僅遺一人，業剃頭，無後。世事無常，盛衰興亡之數，其難言如是！

我對於譜牒的概念，與一般人的看法，略有不同。吾國大率聚族而居，所以某一地區的某姓，即等於某一姓的封邑。我們如能將牒譜的領域，稍事擴充，成爲一種具體而微的鄉土誌。如世系、戶口（包括統計）、遷徙（包括異姓選出入）、鄉校（包括就學兒童與失學兒

有萬安、維才、振德、方敖者，色然作曰：吾萬氏自先世宅居茲土，千有餘載，地當尾閭，受惠稱最。陡成，吾世世子孫，將蒙其惠，願以三千萬金成之。僉曰：善！既署券，安與維才私計費當倍。各預輸其產，得田三十五畝備償逋。爲時六閱月，爲松木六百八十樹，爲塊石千二百五方，板石七百五十五方，石灰四千百三籬，爲工萬八千七百九十又三。渠長二百十咪，面廣二十五咪，底廣九咪，深三咪五十分。從余守、陳侯議，由鎮之七鄉，遵勞動服務例，畫地給役，各視其利有差：虹橋鎮得三十三咪，天成鄉三十七咪，望杏鄉三十六咪，東聯鄉三十五咪，石帆鄉三十三咪，五權鄉二十五咪，淡溪鄉六咪，西聯鄉五咪，三月有成。爲工萬八千五百有九。獨隄以費輟。陳侯曰：是吾恥也！撥水利徵穀四十五石落之。於是鎮之人，舉欣欣然相告曰：今而後，吾之子若孫，庶幾得免於魚乎？願非鄉先賢創始於前，諸有司繼起於後，上協天時，下得人事，安能於期年間，成吾邑有史以來未有之事功，若是其易與？因以天順名隄，感天助也。余公名渠，陳侯名隄，念賢有司也。鎮人朱鏡宙主其事；副之者，張烈，張綱也。司計會者，姚駿鳴。督徵調者，虹橋警察所長章崇志也。服務令下，群情觀望，率先負耒者，虹橋鎮長倪煥之也。民難圖始，先墊鉅金者，東聯鄉長吳就中也。若夫櫛風沐雨，浴日衝寒，不畏強禦，不辭勞怨，百折不撓，始終其事，張綱一人而已。鏡宙與同人，拱手竊名義，未嘗有所致力焉。用書顛末，以諗來者。

，識與不識，對我竟寄以這樣地熱情期待與殷切的盼望，人非太上，孰能亡情？所以從那天起，我就發願：「有生之年，當替桑梓做些事，以報父老的厚意。」儲穀備荒，與鑿河築隄，都是「汪好獻」三個字所促成的。

關於鑿河築隄的經過，說來頗不簡單，我曾寫了一篇萬橋隄落成記。現照抄如下，以爲本文的結束：

樂清萬橋天順隄落成記

環虹橋鎮皆山也，中多平原曠野，爲田十六萬畝，爲口八萬，無礦藏之富，百工之利，民所賴以資生，東作而已。樂歲，則衣食僅贍；凶歲，不免於死亡。顧南瀕滄海，地連閩粵，時當夏秋，海表颶母，間歲肆虐，拔木發屋，震簫丘陵，山洪四發，平地積潦如海，動成大浸，道僅相望，不知幾經歲時矣。迺相與度地於萬橋大壺瓶頸，鑿渠以暢其流，設隄以時其洩，東隄以固其防，經始於民國二十六年，工未半，費盡而罷。余時監權西蜀，聞而惜之！後十年歸，謁省主席沈公鴻烈。具以告。公曰：是吾志也。爲介第十區專員余公森文。公曰：是吾責也。下其事於邑侯陳誠，發聯總救濟麥粉五十噸爲倡。聘區人張烈、朱鏡宙、張綱、張樞、應朱明、趙福疇、趙立、趙楚侯、趙俠、倪煥之、倪復中、胡大原、胡大覺、廬敏、朱承節、朱葆元、倪黃烈、陳光第、張凱、謝金聲、崔紹邠、潘達等爲虹橋區水利委員。將作自郡來，論工直八千萬金，議久未協。

終未有成。那時我在四川，聞悉其事，乃發願以竟其功。

我的小康家庭，曾因颱風而成爲破落戶。我的母親，因颱風而幾乎喪失生命。因這種種的教訓，所以由四川東歸之日，面謁省主席沈鴻烈成章先生。當時沈主席告我：今年我的施政方針，是在水利；你來正巧，我替你介紹溫州專員余森文吧。就憑這樣一句話，完成了吾邑有史以來破天荒的水利工程事業。

關於這件事的動機，還有一段助緣，讓我乘此機會，略爲補述：

當民國二十六年的春天，我率同內人和小女，回里掃墓。當離竹嶼約五里許，路旁有耦耕者，見三乘籐轎，一肩行李，問轎夫道：

耦耕：轎望兒囊去？（去讀氣音。意思是說：轎往那裏去。）

轎夫：去瑤奧！

耦耕：是否（否讀火音。）朱鐸民先生回來？（來讀梨音。）

轎夫：是！

耦耕：汪好獻！汪好獻！（是現在很好的意思。）

當耦耕者連聲說汪好獻的時候，幾使我感動得拼出淚來。我是一個貧無立錐的窮措大出身，在故鄉父老的心目中，終算奮鬪有些成就的一個。只此「汪好獻」三字，是含有無限欣慰與盼望的濃厚人情味在內。自愧頻年奔走，視故鄉如傳舍，未能稍盡棉薄，不料一般父老

雅得多。因為風癡風向無定，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忽而東北或東，一日之中數變，類如發神經病的痴人一般，東倒西彎，語無倫次，字題材不過。

因氣壓的關係，溫州大約陰曆八月是颱風季節。在這個月裏，漁夫「停秋。」借此休暇，補網修船，以備再舉。

颱風對於吾邑稻作，關係極大。因吾鄉稻作，分早晚二季，而晚稻，一年生計，即可全部解決。否則，就難免有飢寒之苦。

八月的白露節，是晚稻豐歉的大關鍵。吾鄉農諺：「白露淌，淌個。」淌是做大水的意思。由於這句農諺，可以意味到當白露的時候，加於稻作，會使顆粒無收，連第二年的種子都被淌個乾乾淨淨，其嚴重性白露節的大水，為什麼會有這樣嚴重的後果？這有許多因素。最重花，驟經大風雨的襲擊，花被打盡，必致秀而不實。其次：白露是在八海水漸漸時候，暴風雨所帶來的積潦，不但一時無法排洩入海，有時海水的困難。又次，是地理上的關係。吾鄉萬橋，有大小迴流二處，稱爲壺瓶頸。」適當入海處。水流至此，無法直瀉，一片汪洋，遂成澤國。因被淹故，盡皆發芽，無法作爲食用。長老有鑒於此，曾發起鑿河以暢

共黨的宣傳，每因人而施，這是他成功的一個秘訣。當我在溫州時，某錢莊經理（忘其名）葉志超語我：「俄國人真舒服，每個鄉村，都有個醫生，三個護士。年過六十，即可不再勞動，終日逛公園，衣食住都由國家供給」。我答：「依你所說，那比天堂還要快樂，何不讓世界人士，自由進去看看，好替他們做個義務宣傳。爲什麼還要築起鐵幕來？築鐵幕，就是很明白地告訴世人：這裏面黑漆漆，看不得！」葉答：「我也不知道，那是張淮南由俄國回來告訴我的。」我說：「是呀！人家的話，真實性如何？該讓自己的常識與理智，去做最後的判斷。人云亦云，就很容易會上檔呢！」

我的老家，既已被日寇焚燬；鄉間三五橫行，任意綁架，居大不易。兒輩遂稅居郡城南門外，屋主是個六十左右的寡婦，不時朗誦如下一首詩：

華屋量人斗，嬌妻渡客船；
田園身後債，兒女眼前冤。

這首詩，字字警策，確足爲人們當頭棒喝。尤其於我，更是切合題材。後來欲往南華剃度，此詩的啓發，不爲無功。

乙、水利：欲瞭解吾鄉水利，須從臺灣颱風說起。

臺灣的颱風，向東北則在日本登陸。向西北，則溫屬首當其衝。但溫屬不名颱風，而曰「風癩」。

風癩之名很古，陸放翁集中已見之。這兩個字的命名，確實比颱風來得有意義。而且文

備極慘酷，更非任何人意想所及。有的使自掘深坑，逼令跳下，然後以土掩蓋，僅露頭面，使窒息而死。有的將其肛門切開，用繩索紮好大腸的外端，弓竹繫之，然後放手，竹向空直彈，大小腸隨出，血淋淋掛在竹上，匪徒在旁拍手歡呼，謂之放蘭花。其他意想不到的方法尚多。因此，人人對於共匪的殘酷無人性，無不談虎色變，凡有需索，無不立應。如有向駐軍報告，一經發覺，那，你的全家生命，都要同歸於盡。故每村所潛伏的三五分子，雖爲衆所共知，然爲自保起見，無人敢去舉發。現在，越共在西貢的兇狠作風，都是中共當年在大陸所導演的翻板。

後來丁昌周調職，繼任的是淡溪鄉翁碧如，對各鄉潛伏分子，如數家珍，曾嚴刑拷問，但始終不肯吐實。因共黨對於基層組織，採用青紅帶辦法，控制極嚴。如透露同黨秘密，釋放以後，仍舊活不了命，而且死得更慘！所以一入共黨羅網之後，就等於宣告死刑，終生牽著你的鼻子走，要你東，你不能向西；要你南，你不能望北，要你弑父弑母，殺人放火，你也只好硬著頭皮，橫著心肝去做。寄語青少年們，萬萬不可爲巧妙的宣傳所惑感而自投羅網。我更要重複說一句：「世間一切好話，都被共黨說盡。世間一切罪惡，也被共黨做盡。」青少年是共黨唯一要爭取的對象，試看大陸的紅衛兵，都不是青少年麼？因青少年思想未成熟，而性喜衝動，灌幾句迷湯，雖赴湯蹈火，亦所不惜。共黨的紅旗，是大陸同胞之血所染成的。毛皇帝的寶座，是大陸同胞爛體所堆成的呀！

族一般。而地形險要，民情強悍，地又貧苦，所以自昔即爲土匪的製造所。同時也是游擊戰的好巢穴。共匪看中了這一著，遂選周丕振爲支隊長，打家劫舍，無所不爲。虹橋鎮本駐有丁昌周國軍一隊，紀律嚴明，丁亦富有膽力；然因匪徒消息靈通，地形熟習，故得勦此竄彼，勦彼竄此，雖曾毀其巢穴，而終無法根本消滅。

共黨的作風，每因空間與時間的不同，而加以活用；絕無千篇一律的教條式，與呼幾聲口號敷衍了事的作風。當它們羽毛未豐，需要老百姓作掩護時，窮人翻身，窮人當家等口號，叫得震天價響。但同時對於負鄉望而有一部分號召力的資產階級者，則贈以開明士紳的頭銜，使之不起反感。我的族侄濟舟，就曾這樣說：「三五對我們還算客氣。」我答：「共匪有著多種臉譜，只要時間表一到，就會立時變成不客氣了。依我的觀察，共匪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成功以後，究能盤踞多久，那就要看我們如何應付了。你還是早自爲計吧！」

其後，我有許多朋友，都可從容脫離魔掌，但因憧憬於「開明紳士」的頭銜，而結果終於被慘殺的，不知多少人。共匪的臉譜，是多方面的；只要空間與時間於他們有利，就會原形畢露。所以要同共黨講信用，訂條約，打交道，簡直是天字第一號「壽頭」！

共黨第二個法寶，是威逼與利誘。當他們未立定腳跟時，什麼「消除惡霸啦」！「保護好人」啦！一切迷人的好話，說得天花亂墜。因此，他們對於地方上擅作威福，一毛不拔之徒，個別加以綁架，三千、五千，任意勒索，贖票回來，往往是一具死屍。至於處死方法，

五、本倉穀以平糶爲原則。如有確係貧不能自存者，經董事會調查屬實後，得覓二人爲擔保，其借穀數量，視人數多寡，每戶至多不得逾五斗；如屆期不能歸還，應由擔保人償還之。

六、董事及倉主，每三年改選一次，但得連選連任。

七、董事及倉主，概爲無給職。亦不得支任何輿馬費。

八、漕公派下子孫，不得以任何理由，將倉穀收回爲己有。

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匯公長房子孫，會同各地董事，共同商酌修改之。

虹橋爲我母親出生地，蕩陽爲我祖母出生地，淡溪鄉爲我姑母及大姊遺嫁地，故皆列入試辦區；如成效良好，以次推及全邑，蓋寓親親仁民之意。瑤奧因就地發放，故暫未列入。後來我回樂清故鄉，始知蕩陽、淡溪二地積穀約各一百石左右，全被三五匪軍，搶運一空。始知行一小善，也須有機會與福報才興。不覺歎息久之！

讀者對於三五這個名辭，聽來或許相當陌生，連我也不能免；現在，讓我告訴你吧！這是共黨第三十五支隊的簡稱。

作僞、欺騙、兇惡、毒辣、共黨可謂集古今中外罪惡之大成。但却聲聲口口仁義道德。眞所謂：「壞事做盡，好話說盡。」無恥到這步田地，也是中外古今所罕見。

三五支隊的領導人，是澤基一個青年學生周丕振。澤基是我鄉的山區，等於臺灣的高山

籌備選舉，因病電辭。

我每回家一次，都會聽到五嬸母笑呼我乳名，不禁沾沾自喜；我還年青哩。然而這次回來，五嬸母墓木已拱，從此再也無呼我乳名之人了，老大傷悲，能毋愴然！

一一八 敬恭桑梓

當抗戰將近尾聲，還鄉在望，我於桑梓之邦，急想做兩件事：一、積穀。二、水利。

甲、積穀：事有巧合，適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雄季寬來重慶述職，有全省積穀之議。我遂付黃二萬元，請電樂清縣政府，照時價撥穀，交樂清縣議會議長朱桂秋具領，於虹橋、蕩陽、湖邊三處，建倉存儲，以備救荒之用。並手訂管理辦法數條：

一、為紀念我先君一生勤苦起見，定名滙公倉。

二、每倉應選舉當地殷實負鄉望者五人為董事。每年出糶及入倉數字，應由董事會報告滙公派下之長房子孫；如認為有不實處，得會同董事覆核之。

前項董事及倉主選定後，應通知滙公派下之長房子孫。

三、由董事會選舉當地殷實者二人為正副倉主。專管糶穀及存儲事宜。

四、每年晚穀登場，入倉存儲。至次年四、五月間青黃不接時，平價出糶。應較時價多給一、二升。由董事會決定之。

四川自流井中國農民銀行李經理祖聘語我：當他留學日本時，知道有間滿洲館，但拒絕任何外國人參觀。他不得已，拜了一位日人作義父，始得混進。看見許多精細的地圖上，載有某村幾戶，幾口水井，甚至三叉路口的石頭形狀，均有詳細記載與說明。李問：「水井作何用？」據答：「當行軍時，食水最感重要，能知道某村有幾口井，就不會臨時有望梅止渴之歎了。三叉路口，易入迷途，以石頭形狀指示左彎去何處？右彎去何處？就不會走錯方向。」讀者細想：人之謀我，簡直非夢想所能及！

我們如能明白這個故事的隱密內情，那末，樂清事同一例，無待細說了。因此，我始恍然大悟，近衛內閣，於民國二十六年所提的和平條件，有「中國內地雜居」的一款，幸經委員長嚴辭拒絕，否則，全中國每個鄉村山區角落裏，都滿佈了日本間諜網，凡是我們自己不知道的羊腸鳥道，日本都知道了；再來一次蘆溝橋事變，當敵我進入山地戰時，敵以小部分佯攻我正面，以大部分由崇山峻嶺，繞攻我後方，我們將憑什麼去抵抗？日本的深謀遠慮，用心毒辣，真令人不寒而慄！

因此，我建議軍事當局，應與外交當局密切聯繫，凡駐華外交人員進入山區狩獵，或外國人要求進入山深林密之處，須先得中國政府許可證，否則，一律禁止！並令各地方官隨時隨地，嚴密防範，以免故事的重演。

當我回抵樂清時，忽接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電召赴京，其時正值國大代表、立法委員

，以致坐大，竊關了今日整個大陸。我同胞死於共黨非命之下的，不知幾千萬人。間接禍延韓、越，可說皆出日本一念侵略之賜。

樂清是海國，依常理說，日本如欲佔領樂清，只要一隻淺水兵艦，遠遠地放幾砲，然後命一支隊登陸，即可唾手而得。否則，由大路浩浩蕩蕩而來，也可如入無人之境，很容易得手。但日寇認爲這樣的佔領，過於平淡無味，於是串演了一幕暗渡陳倉的故事，改由羊腸鳥道，用人不知、鬼不覺的進軍方法，及至次日晨興，整個縣城街頭，都布滿了紅條帽的軍隊。由於語言與服裝的不同，大家始知道日軍已光顧了。

樂清縣城的北郭，萬山疊翠，高插雲天，爲永嘉西南溪大山的支脈，有小徑可通。但是這條小徑，連山中人都不知道怎樣走；而日人何以反能那麼清楚？說到這裏，我要提醒我們的軍事當道，今後要時時刻刻，切實注意，提高警覺，萬萬大意不得！

溫州是五口通商之一，駐有日本領事。溫州城內南大街，更有一間專賣日貨仁丹、眼藥等等規模狹小的日本商店「東洋堂。」他們每隔幾天，背著獵槍同旅行袋，假打獵爲名，進入山區，而事實上是在那裏偷測地圖。這種領事與商店，其真正的任務，是做間諜工作，所以商店是整日半開門的，不過擺個樣子，避免他人注意而已。由永嘉至樂清的山徑，就在這種情形下，被他們打通了。說到這裏，讓我更舉個日本謀我們東北的故事，以覘其平日用心，是何等周密！

生變幻，在這十年短時間內，已有恍如隔世之感！日敵的殘暴，固不必說，就人生的意義與價值論，究在那裏？也成一個謎。

在最近四百年間，我國一部興亡史，無疑地日本是個有力導演者。明代的倭寇，自嘉靖二十年間起，沿海竄擾，明朝竭數省之師，宛如獅子搏兔，無法消滅。直至嘉靖三十四年，始由戚繼光討平之。今山東之威海衛，我邑之磐石衛，皆戚繼光當年爲防倭所增修或新建者。可見其猖獗之一斑。

當倭亂吃緊時，明朝無可奈何，曾諭沿海居民，內徙三十里以避。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防倭之法。要人民扶老携幼，棄其田園廬墓，盡室遠徙，實在不是一件簡單事！不得已只有各築城堡自衛。吾鄉俗語：「處州十縣九無城，樂清一縣九條城。」因處州是山國，倭不能至。樂清三面沿海，被禍最烈。我村瑤輿，人口不過二百戶，也獨力築條城，這筆額外鉅億的負擔，使全村財力，從此一蹶不振。所以倭寇雖未直接亡明朝，而明朝江山，確因倭亂十餘年，而使外則東南財富之區，糜爛殆盡；內則國用匱乏，民不聊生，流亡徧野。於是張獻忠、李自成輩起而乘之，不數十年而亡國。

清朝之亡，甲午一役，實啓其端。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無待細述。至於共匪今日之得竊據大陸，無疑地，也是日本十年來侵略中國所結的惡果。因有日本的長期入侵，使中國政府不得不以全力與日本作殊死戰，共黨乃得在夾縫裏寄生著；並以種種惡辣手段，多管齊下

政院長、大學校長、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都自行兼任。而同時國際方面，美國中了共匪「土革主義」的宣傳之毒，認識不夠。美總統特使馬歇爾，不明共黨毒計，更強迫我們組織聯合政府。而共匪呢，施盡狡獪技倆，於欺騙友邦外，更欺騙人民，來達成其叛國竊國底目的。吁！內外形勢，實不勝其杞人之憂！

這回見到潤卿，本想就個人觀察所得，不但籌備寧行，應從長計議；而且在可能範圍內，還勸其移資臺灣，免為敵用。然此時正值日人初降，共匪暴行，尚未十分顯著，「曲突徙薪」，不僅為一般人所不能見諒；萬一以訛傳訛，反招誤會。所以說到嘴邊，仍舊嚥回來，辜負老友好意，至今仍覺耿耿。

其實，我當時即為潤卿說了，也未必能信；因為十里洋場之中，彼此都忙著逐什一之利，不會有冷靜腦筋來考慮這些問題的。我不是勸過上海紅人徐寄積麼？結果，反被公開澆了一頭冷水。事已見前，茲不贅述。

一一七 三徑就荒

昔日崇樓映碧空，歸來但見野花紅；十年眼底滄桑淚，疑是南柯一夢中。

這是抗戰勝利後，我從四川回到故里瑤奧題詠莪堂的一首詩。昔日崇樓，但遺瓦礫，憑弔之餘，當時家園破碎，滿目淒涼之狀，一時湧上心頭，不覺淒然淚下。唉！世事無常，人

之盟的條款內，可以得個明白的答案。無怪日本眼紅，也要來個如法泡製了！我們因此，不能不提高警覺，切勿爲「待人如己」的一類蜜語所蠱惑。如果真能「待人如己」，又何必用城下之盟？試想：往古以來，世間何曾有：「待人如己」的城下之盟！

飛機由京轉飛上海，我立時偕內弟去蘇州，告祭先外舅。外舅由政府國葬；因外姑主張擴充西湖墓園，停柩在堂，直至滬戰發生，恐有意外，始匆匆於庭前掘地浮厝。陸放翁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唉！外舅一生，民族意識，特別強烈！現聞日本投降，中華民族，仍然屹立無恙。當可稍慰在天之靈矣。

回上海後，訪福源錢莊經理秦潤卿，潤卿是上海市銀行時代的董事，說來也是老同事。福源更是上海錢業界的鉅擘。這時，潤卿並兼任中國勸業銀行董事長。笑著說：你來得很好，勸業銀行，想在南京設分行，請你替我去籌備吧！

老友의 盛意，使我感激。但不知何故？我對於當前的局面，始終覺得不容樂觀。在抗戰末期，國府文官長吳達詮先生，也曾問過我：「鐸民！你不想做官了麼？」使我一時感到無法答復。因爲在我當時的經濟狀況下，法幣一落千丈，平生辛苦所得的積蓄，大打折扣；如能得一官半職，未嘗不足以小補。同時中央銀行，也以雲南分行經理相邀。但經考慮後，均婉辭謝却。理由很簡單，那時竟無一有如曾文正公所說的「忠義血性」之士，奮不顧身，能在其崗位內負起應負的責任來爲領袖分憂。於是 蔣主席除領導黨與軍外，不獲已只得連行

依照遷移。隴西地方偏僻，國際間諜，至此遂無法活動。此後西安等地，亦發生同樣問題，經軍事委員會電令，可仿照第八戰區司令部處理外僑辦法辦理。」

所謂某國神父，是指德國的天主敎神父而言。至於西安等地所發生的間諜案，據說：神父、牧師都有。那時德、義、日已成同盟，日本的成敗，也就等於德、義的成敗，所以要替日本賣死力了。

當我在蘭州時，這位神父曾請省政府委員吃過一頓飯。葡萄酒是自己做的。餐棹上所有用具如：盤、碗、杯、皿、刀、叉、花瓶等等，都不計工本，由德國運來。試想：那時隴海路未通，用牲畜馱運玻璃磁器，要走萬餘里崎嶇不平之路，我當時聽了以後，不覺由衷地起敬。這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表現吧！德國屢扑屢起，就是這種精神有以致之。而我們呢，據傳接收東北時，與高鼻子聯歡，所用的是外國香煙。當時高鼻子拿在手上，端詳了一回說：我們俄國人是不吸外國香煙的。說時，從口袋裏掏出一包俄國煙來吸著。這是多麼無情的諷刺！是多麼丟臉的勾當！我們喜用洋貨做餽贈的朋友們，該可知所警惕了！

欲衡量一個國家的人民對於愛國心的厚薄，愛用國貨與否，是枚最好的尺度。愛國心的表現，是寄託在愛用國貨上面。崇洋是一個不長進民族弱點的暴露，無怪乎高鼻子也要看我們不起。

由於上述基督教間諜案的發展，我們對於當年法、英等國，爲什麼要將佈教權訂入城下

正宗旨矣。淨土門以三經一論爲依，切須體究經論意旨，方名如來眞子也。」

然日本初不因楊居士的反對而灰心，自知和平傳教無望，乃師英法故技，欲乘袁逆稱帝機會，以條約強迫得之。學侵略，連宗教侵略那一套巴戲都學上來，眞不愧爲後起之秀！

美人羅喉羅化普樂在他佛陀的啓示裏說得好：「佛教傳徧整個東亞，從未流過半點血。」這眞是值得驕傲的！現在，日本却欲將白璧無瑕的佛教，改裝成邪魔般面孔，騎著鎗砲而來，其居心所在，不問可知。質言之：這不是宏揚佛教，而在消滅佛教。

有謂：現在時代不同了，藉宗教作間諜，已成過去。這是天眞的想法，不信，我可以告訴你在抗戰期間，基督教神父牧師們作間諜的一個故事：

朱紹良先生年譜二十五頁說：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蘭州飛機場附近，發現國際間諜活動，經予迅速處制。先是，二月間，我飛機一隊，自成都調蘭州；敵機即自山西運城，大批出動，飛蘭轟炸。我方判定：蘭州必有敵諜秘密電台。嗣經偵察，該電台實設於機場附近顏家溝某國神父教堂內，格於外交關係，未便逕行搜查。先生以國際間諜活動，危害抗戰甚大，遂決定將機場附近之顏家溝、紅土溝等地區，（原注：蘭州各國外僑，多集中於此。）劃爲軍事戒嚴區域。區內所住外僑，由駐甘外交特派員通知：『一律遷出』，指定遷至隴西。通知發出後，某國神父及其他外僑，曾紛電其本國駐華使領，提出交涉。外交部及軍事委員會，亦電囑慎重處理。但先生堅持所頒辦法，謂此係爲維護外僑之安全與自由。各外僑旋亦

也。余應之曰：非也！西方淨土，佛力所成。順佛意，則往生易。違佛意，則往生難。若說法不順經義，則是捨易而就難矣。豈有謗法之人，而能生淨土者哉？近代以來，門戶之見，牢不可破。支那境內，禪宗一派，空腹高心，西來大意，幾成畫餅。台教一派，尙能講經；惟泥於名相，亦非古法。且諸方名藍，向無學堂造就人才，所以委靡不振也。真宗既有學寮講肆，又開普通學館，是世出世法，兼而習之；人才輩出，何可限量。惟願善學者，不爲成法所拘，則妙契佛心，允爲如來真子矣。鄙人護持正法，過於身命，故不避忌諱，冒昧陳言。倘不以爲然，笑而置之，可也。向後學徒研究淨土三經，精通其義，必有與鄙意暗合者，將拭目俟之。」

隨文辯論，書於選擇集及真宗教旨內者，茲不重出，請閱批本爲盼。

評真宗教旨

「十餘年前，獲真宗教旨一卷，悉心研究，覺與經意不合處頗多；遂參註行間，以備芻蕘之採。真心論道，不避忌諱，所謂：個中人方談個中事也。近時泰西各國，辦理庶務，日求進益，總不以成法爲足。貴宗廣佈佛教，勢將徧於地球；伏願參酌損益，駕近古而上之。故不憚繁言，陽似辯駁，陰實資助。祈大雅鑒之。」

極樂淨土，由彌陀願力所成。彌陀既發大願，勤修聖道，方得圓滿。經云：「住空無相無願之法，無作無起，觀法如化。」此即聖道之極則也。以聖道修成本願；若云捨聖道，則是違本願矣。因果相違，豈得往生？經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良有以也。

以淨土爲入聖道之門，生淨土後，則一切聖道，圓修圓證；若在初修時，唱言捨聖道，便是違背淨

佛集閱之，覺其中違經之語甚多，已略加批評。復取真宗教旨，詳覽一徧，逐細辯論，歸之北方君，請其轉致同人，商榷彌縫之道。並進以芻言曰：今日所期於真宗者無他，唯在乎闡教之言，不背淨土三經耳。夫菩提心爲淨土正因，今欲往生淨土，而倡言捨菩提心，是南轅而北其轍也。嘗觀南條上人航西詩



稿，有斷章取義大師眼，三經之要二三策等語。可謂深知本宗教旨者矣。南條之意，欲將本宗教旨，譯佈天下萬國，美則美矣，而未盡善也。夫所謂斷章取義者，果與全經意旨不相違乎？若與全經不相違，則不得謂之斷章取義。若相違，則不得謂之釋迦教。即謂之黑谷教矣。然則若之何而可也？一切教規，概不更動。但將捨聖道之語遺，障而不言；不過少小轉移之間，便成契理契機之教。或以違祖訓爲疑，而不知非也。且以世法

，豈不能學二帝？以出世法論之：聲聞之門徒，豈不能學緣覺？緣覺之門徒，豈不能學菩薩？此理不待辯而明矣。若必守成法而不許變通，則地球各國，亦不能有維新之氣象矣。或曰：其如正像末三時所限何？答曰：今時，正當末法之初分，非其中分後分也。若初分即將經意抹盡；則中分後分，將如之何？末法尙有七千餘年，此時不將經意昌明，豈能延至如許長時耶？且三時有互攝之義，於末法內，亦攝正像；是在根器不同，亦因時無實法耳。或曰：真宗之教，重在難易之分；其斷章取義者，捨其難而取其易

降落機場，心有所感，因占一絕：

蔣嶮擎天入眼明，秦淮煙水舊時情；江山那管興亡恨，猶是清輝映石城。

當我從飛機步出的一刹那間，最觸目驚心的一幕，是兩座黃色牆壁，斗大方字——東本願寺。西本願寺。這是日本當民國四年所提二十一條中佈教權未能得志於袁世凱的，却於汪政權時代，稱心稱意地實現了。

這東西本願兩寺，稱爲眞宗，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隊，借宗教作幌子，骨子裏是個國際間諜機構。它的開山祖師，是個還俗的親鸞和尚。在日本當時，如果和尚還俗，一如吾國大陸一樣，是爲一般人所不齒的。但到了明治時代，這個還俗和尚，忽然大走紅運，出盡風頭，明治對他，不僅有過褒揚，還封爲見眞大國師。並於光緒二年，在上海日租界建東本願寺，因和尚有太太，與我國人以不良印象，始終無法發展。於是，看中了我國楊文會仁山老居士，想利用他當時在中國佛教界崇高的地位，來中國建寺傳教，爲楊先生所拒絕。並作闡教編，以正日本眞宗派教旨之非。上海佛學書局，臺灣印經處，均曾印行流通過。茲將楊先生闡教御言，及評眞宗教旨二篇，照錄於下，以見其一斑。

闡教御言

一古來闡教大士，莫不以佛經爲宗。橫說豎說，皆不違經意。余與眞宗教士，往還有年矣。而未知其旨趣所在。頃內之方上人，自日本來，建立本願寺於金陵城內，欲將祖書刊板流行。爰取選擇本願念

剛般若波羅蜜經，無疑地是其中的一部。受持者的功德，歷代時有記錄。但如左母那樣的成就，怕不多見。

左母 四川萬縣名孝廉雨村先生的次女。歸同邑左量夫先生，誕子女數人。量夫卒，母即歸依佛法。年六十，其子良楷歸自漢口。母諭曰：吾色力漸衰，餘生有限，此後家政，兒自任之。自是日誦金剛經八卷爲常課。餘時攝心默誦。雖處稠人廣衆中，鑼鼓喧天，而心不亂。有時戚屬滿室，笑語歡騰，母亦時而點首，時而微笑。或問：笑些什麼？因何點首？某感作何語？答言：不知。

民國二十一年秋，母年七十有五，一日，語子女曰：「吾將於某月某日去矣。屆時當示疾數日，免彼此受苦。」有問：「母體康強，平生好佛，當可延壽。」母曰：「大劫將臨，去，吾之幸，惟汝輩不能免耳。」及期，果病。謝絕一切飲食湯藥。良楷姊妹等，偶在室外，聞母朗誦金剛經聲，喜甚！以爲愈矣。及趣視，偃臥如故，惟唇間稍有顫動，以耳就之，不聞其聲，但到別室，聞朗誦聲如故，如是四日而逝，異香滿室，久而不散。民國三十五年，我經永安錢莊劉掌櫃介紹，得識良楷，爲述如上。

一一六 河山無恙我重來

座機飛臨南京上空，向明孝陵、中山陵、蔣山、玄武湖、秦淮河等處，巡禮一週，然後

年九月二日，忽然大火，整條街燒去了大半。人民死傷甚衆。財產損失，更難估計。後經政府破獲火首，嚴鞫之下，原來是共黨間諜所爲。其狠毒無聊如是！

我們切要注意：共黨的政策，是要替人民造窮。人民窮得沒飯吃，他的那套公社制度，才能建立起來。與我們自由世界的政府，處處要替人民普遍造富，剛好成個強烈的對比！

替人民造窮的最簡單辦法，是放火燒光。我們在臺灣，時常聞有失火之事。甚致在火警時，有用電話假報失火，以分散消防隊員之注意力的，是否匪共間諜所爲，值得注意。

瞽師 是指瞎子能自己操琴，自己歌唱說的。在古代的中國，凡是樂師，都由瞎子充任，等於他們的專利事業。周禮：春官之屬。序官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禮、明堂位：瞽宗，殷學也。注：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文王世子：瞽宗秩學禮，執禮者詔之。其鄭重可知。

春秋之世，晉有師曠，爲古代最著名的音樂家。師曠也是瞎子。而在今日的世界中，想找一位瞎子的樂師，除成都外，恐真要踏破鐵鞋無覓處了。

成都茶室裏的瞎子，高坐臺上，面前置一張敲琴，兩手各握約一尺長的竹片子，邊敲邊唱，音律準確，不失毫釐。歌喉嘹亮而高抗，近似秦聲。但無秦腔那樣的激越。茶資不貴。就老年人來說，確實是個消閒好去處。

受持金剛經的利益 在浩如煙海的三藏十二部中，最爲吾國佛門弟子所普遍信受的，金

兩邊一番復一番的移去，這就是深淘灘，我認爲值得臺灣水利專家借鏡。

打牙祭 東南的朋友們，對於「打牙祭」這句話，聽來怪够陌生。但在四川，却人人耳熟能詳。

我在自流井，雇用一位女傭，除講好工資外，還有一個附帶條件：初一、十五，要各打牙祭一次。

打牙祭？甚子叫打牙祭？我問。

女傭並未作答，祇在旁發出癡笑。

一位介紹人替她發言了：「打牙祭是說每月初一、十五，要各吃一次肉。」

我聽了大發一笑，原來如此！遂告訴女傭：請你放心，我們天天打牙祭。你來了以後，等於我們一家人；我們所吃的東西，你也照樣可吃。

事後細想，打牙祭三字倒不俗；但爲什麼要列入條件之中？難道四川的東主們，終年都不吃肉，抑或另有解說？

到臺灣後，偶然和朋友談起這件事。朋友的太太說：臺灣也有「打牙祭」一辭。因爲初一、十五，每家都要以酒肉敬神，大家都可藉此飽餐一頓，這就叫打牙祭。

那，又是我的孤陋寡聞了！

陝西街的一把火 陝西街是重慶精華所在地，舊式街巷狹窄，不能容與馬。民國三十八

疑工部母親名海棠者，祇好與樂山的海棠香國，同視爲空頭支票了事。

深淘灘、淺築堰。當我們一到灌縣溪口附近的時候，就可很明顯地看見一座規模相當宏偉的建築物。下面石頭上，鑿著：「深淘灘，淺築堰。」六個斗大方字。諸位對於這六個字，切莫等閒放過；要知成都平原數百萬人口的生命財產，數千年來，得免洪水之患，是靠著這六個字保障之賜。

事情要從秦朝時候的李冰說起：

灌縣的北邊，群山重疊，高插雲霄。據傳：「古之世，每遇天雨，山洪匯合，由灌縣直瀉下游，遂使整個成都平原，成爲池沼。秦李冰守此邦，偕其子二郎，相地治水，遂發生一段神話，謂：二郎孔武有力，曾入水斬蛟，水患始平。冰乃以「深淘灘，淺築堰。」六字，定爲治水原則。後人爲鑿石上，世守勿替。並於溪口築祠，祀李冰父子，以報其恩。世稱二郎廟者是。

灌縣河床，高出成都平原甚多，如果專以築堤防水爲事，那末，由群山洪流每年所沖擊下來的沙石，將河床年高一年，一旦崩潰之後，所帶給下游的災難，當不止於成都平原一處。故惟有一「深淘灘」，將每年所滯留下來的沙石，往兩邊移去，使河床至少能保持原始狀態，這才是根本辦法。所謂「水從地中行」者是。

人們如果在每年冬季水涸的時候去遊灌縣，往往可以看見許多民夫，在溪流中將沙石向

回神 民國初年，蔡元培子民先生長北大，提倡自由講學，共黨陳獨秀等，都得竊據臬比，因以造成中國思想界的大混亂。後來中共得以竊據整個中國大陸，即種因於此。而當時疑古大師顧頡剛，在他的大著中，說夏禹是條大蟲，推翻了中國整部上古史。像這樣的大膽假設，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顧就是當時北大的學生。抗戰時期，顧客四川，妻死，循俗請巫師代決「回神」日期，以驗鬼之有無。預在室內徧灑白灰。至夜，與兒女移居外室，靜以觀變。到了夜半，忽聞臥室步履聲，開衣櫃及抽斗聲，這樣鬧了好幾個鐘頭，迨東方發白始止。開門檢示，灰上印了許多高跟皮鞋印。顧說：這雙皮鞋，確係其妻入殮時所穿的。次夜，顧有戒心，燃燭以待。夜深，忽聞屋頂有笨物墮地聲，繼以開櫃門、抽斗聲，與第一夜所聞無別。從此始深信有鬼，不復再視佛法所說為迷信了。

海棠香國 樂山城內，有木牌坊一座，跨街而立，上書「海棠香國」四字，無上下款識及年月日。究爲何時所建，無從攷正。

古人謂：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樂山爲古嘉州地，但就海棠來說，不及成都遠甚。大概文人墨客，喜弄風雅湊個熱鬧，是有其可能的。

說到四川海棠，品類之繁，無法計算。成都爲省會所在，每家皆有數本。其中有一種鐵桿海棠，高及丈許，皮黑如漆，瘦勁如鐵，結花不多，而疏落有致，爲他處所未見。

唐代詩聖杜工部，避亂四川，客居甚久，詠物之作，所收甚多，而獨不及海棠。世遂有

自冷水場回重慶，次晨即搭某機關包機，直飛上海，結束了我八年來寄旅生活。

一一五 蜀中散記

年夜飯的第一位 四川習慣，稱經理爲掌櫃。如東主對於今年所聘的掌櫃，認爲不合適，要想易人的話，有一種不成文法，只要於吃年夜飯時，請掌櫃坐第一位，這時，彼此心裏明白，是在送行了。於是掌櫃遜謝一番之後，即回到臥室，捲起鋪蓋，揹著就走。這是永安錢莊劉掌櫃告訴我的。我笑問：「你有沒坐過第一位？」劉答：「我本來也想試一下，看是甚滋味？同時又怕沒人同你擺龍門陣，於是又躊躇起來了。」

歡迎死不歡迎生 我在成都，不時會看見一座鉅室的對面路旁，搭著一間高約三尺的臨時竹棚，中間有門，可匍匐出入。地上鋪著厚厚的稻草，上覆草席。我當時不解這種設備，究爲何用？後友人告我：這是爲著遠道來作客的產婦預備的。因爲吾國人習慣，都希望人丁旺盛，如果不是家人，而在家裏生產，這家的人，就認爲被他佔去了一丁。所以只好請她委屈些，在門外路旁竹棚內去坐蓐，免得影響自己的人口。

我又問：那末，如果來的客人，忽爾生起病來將怎辦？友人答道：假使有客人在親戚家病危乃至死亡，這倒是歡迎的；因爲那無異已代這家人作個替死鬼了。

我聽了以後，不禁喟然道：吾民族的倫理觀念，到了我們這一代：已覺有些離譜了！

當我決定東歸時，成都文殊院退隱老和尚法光，再三留我在川常住。並言：什邡羅漢寺，德陽真如寺，成都文殊院，皆是他的道場，由我自己選擇，要住那裏，即住那裏，一切供應，不成問題。然我當時因健康關係，思歸甚切。其次，我對於四川飲食，味味辣椒，食後即感胃痛便秘，痔瘡大發，苦不可言。因四川調味，豆板醬不可缺，而豆板醬內，即和有辣椒。故在川人視之，則謂未用辣椒，在我，已難下咽矣。其後，王恩洋老居士，亦來函促我返川，言已在成都東門外，買田十數畝，屋數楹，可資清修，我亦却之。然而師友盛情，使我永不能忘。

「天下之山水在蜀」，這句話一點也沒誇張。以成都來說吧，閒靜幽雅，林木葱蘢，絕無半點城市喧雜氣氛。所有住宅，皆有一個寬敞的庭園。食的，如係濶老，「姑姑筵」，「哥哥傳」，一席千金，極尋常事。但無錢的朋友，兩個銅子買個直徑及尺的包穀饅頭，三數枚銅子買碗火熱的紅（豬雞血）白（豆腐）酸辣湯，又爽口，又開胃，而營養價值，比千金一席的並無遜色。

南門外是初夏消閒勝處。每當夕陽銜山，和風徐動，一望無際的麥浪，與黃金色的菜花，送來一股清香，沁人心脾。許多臨時茶室，都張在麥田裏，男女如雲，各據一案，大擺其龍門陣，上下古今，滔滔不竭，這是中國任何都市所不易享受得到的。四川朋友，個個健談，與這種茶室，想來不無關係。

俯下頭去，大約經四五分鐘之久，始用兩掌，很很地擦乾眼淚，再抬頭說聲謝謝！這一幕動人的鏡頭，委實值得回憶。

佛戒弟子：「以瞋報瞋，無有是處。」儒家亦言：「以德報怨。」當蔣經國先生赴東北遭俘時，總統曾面諭厚待俘虜。尤其婦孺們，更應妥爲照料。這是孔孟所說的「王道」與「仁政」，是東方文明的結晶品。世界人類，終有一日能利用其智慧來戰勝功利主義；那時，東方文明，必如曉日初昇，光芒萬丈！這是時間問題，我們等待著看吧！

是夜，我宿場上華嚴寺，這是一個家廟，規模不大，左右翼房各三間，供衆住宿。全寺僧衆僅二人，合住右翼一房。安置我於左翼房。住持僧（忘其名）語我：屋因年老，夜間每有拍拍之聲，宛如以掌擊棹狀，囑我勿驚。我已來了，驚亦無益。乃靜坐片時，持大悲咒七遍，並自默祝，暫借一宵，各勿相擾，一夜無事。次晨，寺僧問我夜間有何所聞？我答：「無！」僧頗現驚異之色，雙目注視，不發一語。

我的一生，住過「問題房子」凡三處，一爲上海西門路一幢三樓，除每夜聞有上下樓梯聲外無他異。一日，我因事去杭，適連襟關浩然來，內人以余臥室處之，夜半，浩然覺有人撼其床，不敢入睡，坐以待旦，匆匆而去。一爲四川清流，也是一般人所認爲問題住宅，我除夜聞樓梯步履聲外，並無他事發生。華嚴寺是第三次了。像我這樣的人，連鬼都不屑一顧，何況於人！

很老，不會有雨。」

「入門看臉」這兩句話，真是一生受用無窮。我嘗因此賠了五千元，而換來一個好友的諒解，使彼此交誼，和好如初。

我到劉家後，即去俘虜營看日本和尚獨潭。這是第二次。在一年以前，我聞劉掌櫃說：他場上俘虜營裏，有個日本和尚，我為好奇心所驅使，決計隨劉掌櫃去看個究竟。承管理員告我：他名獨潭，在寧波普陀山，為我游擊隊所俘虜，送到這裏看管。

日本這個國家，最富模仿性，而且模仿得非常徹底。當明治維新以前，一切都由中國販運過去。及明治維新以後，又模仿歐美了。因歐美軍中有牧師，於是日本軍中，也安個和尚。諸位該記得：日本對袁世凱所提的二十一條中，有傳教的一條，它所指的傳教，當然是佛教了。在現階段中，中國事事不如日本，無庸諱言。但說到佛教，我們比日本，怕還像樣些。日本為什麼還要向中國傳佛教？觀於獨潭的被俘虜，我們就可明白地得到解答了。

獨潭沉默寡言，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曾告訴他：我的故鄉住宅，已被日軍焚毀。他聽了一無表情。最後，我說明是個佛教徒，問他需要些什麼？他答：要一部妙法蓮華經同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這一次見面，我劈頭第一句：「中日戰事，業已和平結束，和尚可以回國了。」他依然沒說什麼。最後，我供養他五百元，請他收下，作為路上零用。他感動了！而且感動得流淚

得有些希罕。大概我平時「毋苟」的作風，深深地感動了他，或將有其可能性的。因我替他們做了好幾件事情，結果，發現我並沒從中私圖分文。但這時我的境況並不好。而於製鹽公司的結束，我抱病負責到底，更爲他所感激不盡。因此，伯權平日對我，委實敬事如兄長；所以我的一聲伯權，才能發生無比的威力！

降龍伏虎的消息，很快就傳到重慶。當我跨進永安錢莊大門時，劉掌櫃（就是上海人所稱的經理）笑迎出來，問：「有沒這回事？」我答：「有！」劉說：「你的膽子好大！」我答：「不知何故，我每遇緊要關頭，反會鎮定下來，若無其事的去應付」。其實，我那時的一顆心，何嘗不是七上八落的跳著，這或將與我當時的健康有關吧。

劉掌櫃接著說：「你就要回去了，明天再到我家裏去玩一趟吧！」我答：「好！日本獨潭和尚，也將回國，我想再去看他一次；因這一別，恐無再見之日！」

永安是重慶錢業中的大亨，由劉掌櫃一手創辦。自流井鹽商，是他業務上惟一的主顧，與黃伯權等關係頗深；所以我每去重慶，都住在他那裏。

劉掌櫃人頗忠厚，應事接物，彬彬有禮，那時已是五十以上的人了，徒子徒孫，滿坑滿谷。他家住冷水場，離重慶約四十里。當我們動身時，我向窗外一望，回過頭說：「劉掌櫃！不對呢！」他問：「什麼事？」我答：「四川不是有兩句話：『入門看臉，出門看天』，你看：雲腳那麼低，恐怕要下雨啦！」劉掌櫃仔細向四面望了一眼，答道：「不礙事！雲腳

一一四 青春作伴好還鄉

抗戰末期，我因健康關係，寄寓自流井黃伯權家數載，得識重慶永安錢莊劉掌櫃（忘其名）。後因劉而識日本俘虜獨潭和尚。關於這段詩史，應先從伯權說起。

我於伯權，曾串演了一幕降龍伏虎的滑稽趣劇。事情的經過如下：

自流井是四川拳擊中心，伯權尤爲此中翹楚。性喜豪飲，而量不宏。每當薄醉，動即毆人，以傷，家人畏之如虎，都避不敢面。一夕，醉後回家，大聲喚人，無敢應者；伯權大怒，詬罵聲、擊棹聲、碎雜物聲，家人咸匿屏處以覘其異。我亦出立階沿上，觀個究竟。忽伯權出現天井中，邊罵邊覓人，家人皆四散奔避，我已欲避不及，乃硬著頭皮，壯著膽子，高聲喊道：「伯權！你幹什麼？鬧得合家不安！」不料我這一喊，竟將伯權從酒鬼掌握中喚回來，帶著忸怩地說：「阿呀！鐸老！我酒吃醉了！」我聽到「酒吃醉」三字，一股卜鹿卜鹿跳著的心，立刻平復下來，知道天下已經太平了！於是接著道：你既知道自己酒吃醉，就該靜地休息，爲什麼還要這樣翻天覆地的發瘋？來！到我房裏去休息罷！於是搶前幾步，扶著他到房內坐下。同時喚人將冷手巾覆在他的頭部。但佣人還是戰戰兢兢地戒備著，不敢走近。我安慰他說：「不要緊！有我在這裏。」

這一幕降龍伏虎的趣劇，次晨，即傳徧自流井，大家都有些莫明其妙。即我自己，也覺

道：他們的敵人，不止中國一國。美國在他後方，俄國在他右側面，英國在他左側面——南洋，最大最強的敵人，都在他的側背，他有什麼方法，可以拿全力來征服我們中國？

這一段話，已將日本根本的破綻弱點，完全暴露出來了！我們中國軍人，要明白了這個國際大勢，明白了現在東亞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膽、很安心，相信我們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可以抵抗日本，復興民族。日本有一本書說：「現在中國的軍隊，只知道從事國內的戰爭，國家的觀念，和民族的意識，一點也沒有！再在二十年以後，中國的軍隊，不僅是不能和外國打仗，而且不願和外國打仗。」這一本書也是一個「支那通」做的。他在我們中國，什麼東西都調查、都研究過的。但是因為他們成見太深，對中國的觀念，不免有毫釐千里之差。我們回想到民國十五年的時候，他們田中大將總判斷：我們國民革命軍，一定在半年內會自相殘殺，必要失敗，無論如何不能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的。……所以我們十七年統一中國，是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做夢都想不到。尤其是連到我們東三省當時也能改懸青天白日旗，能使國家的統一成功如是之快，革命力量之進展，如此迅速，這是不得不由他們驚駭而成恐怖的最大原因。

今後我們要抵抗倭寇唯一條件，就是統一；統一之後，力量才能集中；集中之後，一分力量才可以發生十分的效用。其次，我們除了統一意志，集中力量之外，還有一個救國的要訣，就是古人所講的步步為營，處處設防，隨時隨地，準備抵抗。剛才我已經講過，現在我們既沒有國防，日本人亦不許我們建設國防。我們現在既不能講國防，就要講營房。我們每一營一連所駐紮的地方，一定要將工事做好。我們軍隊每到一個地方，必須步步為營，處處嚴防，我們的營防，就是我們的國防。……

我在前面，曾提及蔣委員長於民國二十三年七月間，在廬山軍官訓練團，以「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為題的訓辭中，分析中日兩國形勢，極其詳盡。後來事態的發展，一如蔣公當年睿算之所料。茲節錄訓詞全文如下：

大家要知道：現在的問題，不是簡單的中日問題，而是整個東亞的問題。也就是整個太平洋問題。日本所爭的是整個太平洋的霸權，這就不是日本和中國兩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日本和世界問題。爲什麼呢？就是因爲現在的中國，是世界各國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現在要將中國來做他一個國家所獨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強國來決戰。如果日本不能同世界各國來決戰，他就掌握不了東亞霸權。也就解決不了太平洋問題。這樣，他就不能作東亞的盟主。也就不能併吞我們中國。現在，日本人雖然具備了一切軍事條件，可以侵略中國，並且可以和任何一個強國開仗，但決沒有力量戰勝列強，可以壓倒世界一切，來實現他侵略的野心。

講到這裏，我們更要說一說現在日本軍事目標在那裏？從而認識今日國際的大勢，和我們今後自強的方法和復興的機會。現在，我們東四省，已經被日本侵佔去了。他向大陸侵略的第一目標達到之後，必要更進一步，來侵略我們全國，所以他軍事的準備，也比過去要更加積極，更加雄厚。但他軍事的一切準備，其目標是不是對我們中國呢？我可以說：我們中國，沒有在日本人眼裡。因爲以他現在的武力，要想侵佔全中國，早已不成問題。但是他雖把全中國佔領了，如果太平洋問題沒有解決，全中國是佔領不了的。所以他早已認定，非要把與太平洋有關係的幾個強有力的國家統征服之後，不能達到獨吞中國、獨霸東亞的目的。所以他的陸軍的目標是蘇聯，海軍的目標是英美。我們可以知

降書托瑞士轉達盟方，接受無條件投降；但要求保留天皇仍爲日本之元首。距蘇聯對日宣戰，僅二日耳。

聯合國於接到日本投降書後，推美國代表復文，允其所請。天皇遂於八月十四日，頒佈無條件投降之敕令。中國八年抗戰，終於得到最後勝利。

日本宣佈投降後，依照盟軍總部規定：我國之受降區，應爲中華民國，（內東北歸蘇聯受降）臺灣、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

八月十五日，我政府電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指示投降原則六項。十七日，接岡村復電，願以玉山爲接洽地點。旋因玉山機場跑道損毀，我政府再電岡村，改爲湖南芷江，並任命何應欽將軍負責處理全部敵軍投降事宜。八月二十一日，日本乞降使節今井武夫等八人飛抵芷江，於接獲我方之備忘錄後，飛返南京。

九月八日，何應欽由芷江飛往南京，於九日上午九時，代表我政府主持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

我陸軍總部，爲便利受降起見，劃全國爲十五個受降區，指派就近之最高軍事長官，分別接受日軍投降。自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至十月中旬止，日軍一百二十八萬人，繳械集中完畢。惟蘇北、山東、華北，因共匪阻撓，遲至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始接收竣事。

同年四月三十日，政府正式頒佈還都令。五月五日，在南京恢復辦公。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已明瞭欲結束侵華戰爭，只有武力一條路可走。遂於三十一年一月，三次猛撲長沙，中我伏擊，死傷五萬六千餘人，造成第三次長沙大捷。

三十三年甲申四月，敵又傾其全力，打通平漢線。繼陷長沙，圍攻衡陽達四十八日之久，付出死傷六萬餘人的代價，始得佔領。旋侵廣西，沿黔貴路北犯，陷我獨山，遭我阻擊，遂不得逞。同年十月，我退守印度的遠征軍，奉命反攻緬甸。滇西國軍，策應夾擊。民國三十四年乙酉一月二十七日，會師雲南芒友，中印公路復通。美援戰略物資，接濟無缺。五月十八日，東路我軍克福州。七月，南路克桂林。

是年春，美軍已在日本太平洋前線最大之根據地琉球島登陸。三月，東京、神戶、名古屋、連遭猛炸。日外相重光葵密托瑞典駐日公使，向盟國求和，因日內閣改組而停止。五月一日，希特勒自殺。九日，德國無條件投降。日本復請蘇聯斡旋，蘇聯不但匿不發表，反據爲投機的資本。

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領袖，在波茨坦發表聯合宣言，促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的反應是：「決心戰至最後悲慘結果。」乃於八月六日，美國第一枚原子彈投落廣島，毀建築物十之六，人民死傷十餘萬，以爲東條戰至最後悲慘結果的答復。而狡獪的蘇俄，期待復期待，觀望復觀望，至此，明知日本已變成一隻死老虎，爲期得分一杯羹起見，乃於八月八日，宣佈對日作戰。同月九日，美國第二枚原子彈，再落長崎，日本舉國震悚，即於十日，以

當中英新約談判時，我方曾提出九龍租借地問題。英國，則以九龍與香港，在地理上有相互連帶關係，未得同意。

三十五年二月，中法繼簽平等新約。他如巴西、比利時、那威、古巴、加拿大、瑞士、荷蘭等國，至抗戰勝利，均以美英爲藍本，與我國簽訂新約。於是我國法權，至此遂告完整。足見一切幸運，都靠我們自己刻苦奮鬥，世界上決無不勞而穫之事。自助人助，是千古不易之理。

同年十月，中、美、英、蘇四國，會議於莫斯科，簽發：「一般安全宣言」。十一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英首相邱吉爾，與我國蔣委員長會於埃及開羅，決定將滿洲、臺灣、澎湖歸還中國。恢復朝鮮獨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中、美、英、蘇四國，復會於華盛頓之頓巴敦橡樹園；十月二十一日，四國同時公佈組織聯合國，以爲維持世界和平之永久機構。三十四年三月五日，由中、美、英、蘇四國發起，邀請凡在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八日前，簽字於聯合國宣言，及同年三月一日前，向軸心國宣戰各國，於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舉行會議。我國由外長宋子文代表出席。通過聯合國憲章，計：九章一百一十一條。我國代表，首先簽字。這是聯合國呱呱墮地的第一聲。

一一三 眼看日西休

破。至五月上旬，日軍陷八莫、密支那，我軍分向怒江東岸，及印度東境退去。

日本此時，復以亞洲人之亞洲，煽惑印度反抗英國，期圖製造同盟國內部之紛擾，蔣委員長遂於三十一年二月九日，赴印訪問。發表告印度人民書，希望英國速予印度以政治上之實權。遂奠定了戰後印度獨立之基礎。

美英兩國，爲加強同盟國相互間之團結，乃於是年我國慶前夕，分別通知我政府，聲明：「願意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權益。」至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中英平等新約，分別在華盛頓、重慶簽字。總計兩約，美英所撤廢之各種特權如下：

- (一) 領事裁判權。
- (二) 使館界及駐兵區域。
- (三) 租界。
- (四) 特別法庭。
- (五) 外籍引水人等特權。
- (六) 軍艦行使之特權。
- (七) 英籍海關總稅務司之特權。
- (八) 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
- (九) 影響中國主權之其他問題。

勝利在望，而先生竟不得見，真不勝其遺憾之至！

一一二 白日結深仇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中、美、英、蘇等二十六國，在華盛頓發表反侵略共同宣言，聲明接受「大西洋憲章」，決心對軸心國作戰，絕不單獨媾和。一月三日，同盟國宣佈：蔣委員長擔任中國戰區（包括越南、泰國等地）盟軍最高統帥，指揮本戰區盟軍，共同對敵作戰。翌日，蔣委員長覆電羅斯福，請介紹美軍將領一人為參謀長。美國聯合參謀會議主席馬歇爾，遂推荐史迪威中將，任中國戰區參謀長，於三月四日抵重慶就職。同月十日，蔣委員長並應英國要求，派遣遠征軍入緬甸協防。並委史氏為入緬遠征軍總指揮官。史氏乃飛前線，督率華軍，與敵作戰。

我最高統帥部，又命駐滇第六軍入緬助戰。並命第五軍集中保山候命待發。英軍統帥魏斐爾加以拒絕。並揚言：「中國軍隊，解放緬甸，實英人之恥辱。」又截劫我自美運抵仰光之租借物卡車一百五十輛。直至仰光危急，英政府始請我第六軍一部入緬防守。二月十三日，再請我第五軍參加作戰。蔣委員長並於三、四兩月，飛緬視察，與英國亞歷山大將軍及史迪威商談。是時，日軍十餘萬，分三路直攻緬甸。英軍潰敗。四月十六日，日敵竄至仁安羌，包圍英軍三千餘人，史迪威遣我裝甲師孫立人部赴援，將英軍救出。然自此全線被日軍突

我因中央銀行周守良通知，始扶病往謁。盤桓終日，無所不談，先生精神健旺，飯量亦佳。惟夜間不能平臥，每坐以待旦，頗以爲苦。對於蔣主席的禮賢下士，備至贊仰，謂自民國以來，領袖之能屈己下人，無有如蔣先生者。自言少時，常出永嘉朔門，面對甌江，席地而坐，苦思窮索，若有所省。嗣後每遇疑難問題，能易解決，當得力於此時。

又言：民國元年，浙督朱瑞介人，數挽出任秘書長，我（黃先生自稱）時方注意中央政治，乃荐張嘉璈公權自代。現在，才知道欲建設中國成個現代國家，還是要從地方做起。好比要建一所五層十層大廈，必須先將基礎打好，是一樣的道理。最後，言及經濟部中國植物油料廠總經理張禹九，僑寓香港，雇用兩個外國女子，作爲他孩子的保姆，謂：開中國保姆史上未有的創舉，值得驕傲！說罷莞爾。

一個月後，先生凶問隨至，乃急渡江往弔。入門，見白棺木一口，小板桌一張，上陳飯菜數味。白燭一對，香三炷。喪服男女二人，席地而坐。我向靈前三鞠躬，亦不還禮。滿目淒涼之狀，實非拙筆所能形容其萬一。俠遜語我：這口棺木，還是杜月笙先生臨時以三十萬元購贈的。始知游俠的可貴。臨別，俠遜送至門外，遙指浮屠處，不覺放聲慟哭。唉！一代政壇風雲人物，而竟這樣寂寞地結束了他的一生，那是多麼淒涼呀！

先生愛鄉心切，除獨力創設甌海醫院外。還用活字板，印了一部敬鄉樓叢書。蓋先生平時搜集鄉先賢遺著甚勤，其中所收，頗多海內孤本，爲孫氏父子溫州經籍誌所未著錄云。當

指白種人，自那日起，白人同日人，結了很深的仇恨；從此，眼看日本就要西休下去了。那麼，這一場世界大戰，在六百年以前，劉文誠公似早已料定了。豈真劫數難逃麼？又是一件不可思議之事！

當美英對日宣戰的同時，國民政府也正式佈告：對日本宣戰。蔣委員長並分別照會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蘇俄史達林總理，建議：由中、美、英、蘇、荷五國，訂立聯盟作戰計劃，由美國領導執行。至此，中國對日六年抗戰，始由孤軍奮鬥，而成爲美英聯合對日作戰的一員。

其時報館紛出號外，舉國上下，喜極欲狂，爆竹之聲四起。大街小巷，彼此相見，笑臉相迎，不約而同的第一句話，是：「我們可以回去了！」

所遺恨的，是鄉先達黃溯初先生，自上海淪陷後，即移居香港一直與杜月笙聯絡，自動地爲政府作策反工作。高仲武的脫離汪組織，棄暗投明，即先生勸導之力。因先生既負鄉望，且與仲武父親有舊；同時先生又善辭令，剖析入微，終於說服了仲武，將汪日秘密賣國協定，和盤托出。嗣後，先生對於國際形勢，就觀察所得，時向政府獻替。及香港淪陷前夕，始匆匆來重慶，車做路壞，長途勞頓，抵重慶後，心臟病大發，寓郊外某兵工廠謝俠遜家。謝爲先生上海時事新報社庶務，以象棋名一時，曾著有棋譜行世。因其子服務兵工廠，配有臨時宿舍，地頗幽靜，適合療養。

一一一 回天一二九

我在前面，曾提及北極閣拆塔得碑的故事。現在，回過來介紹給讀者罷！

當民國十七年，劉紀文爲南京市長，自紫金山麓至下關，開闢迎靈大道，經北極閣時，有塔當道，劉命毀之，下得一碑，碑首有「劉基建，蔣口口拆」七字。文頗長，中多隱語。有人抄寄上海申報，記者不敢遽信，命人往覘之，錄全文以歸，發表於申報副刊，內及中日戰事，有：「回天一二九，白日結深仇，眼看日西休。」等語。回天、結深仇、日西休，望文生義，顯豁易解；惟「一二九」三字，始終沒有人知其所指，迄今猶成謎語云云。這是謝秘書在宜昌舟中語我們的。謝，蘇州人，莊蘊寬思緘先生外甥。人頗長厚，文墨亦佳，已見前文。

民國三十年十月十六日，日本近衛內閣下野，由陸相東條英機繼任組閣。其時，日美交涉頻繁，外相東鄉，爲輔助駐美大使野村對美談判起見，更派來栖特使，於十一月二十日，與野村向美提出關於中日問題方案，以爲掩飾。同時，秘密派遣大隊海空軍，於十二月八日晨，乘美軍星期假日不備，以軍艦三十七艘，飛機三百餘架，偷襲美國珍珠港。英國駐新嘉坡的遠東艦隊旗艦威爾斯親王號，也同時被日本航空母艦飛機擊沉。美英國會，遂於十二月九日同時通過對日宣戰。始知：「回天一二九。」是指十二月九日說的。「白日結深仇」白

得暇居士惠書並致方函費之
一 幸哉此物奉謝藉誌一樂
董向山程與水程象王行交
張松行 厚幣奉是山水種
諸力都 宜其甚生 節日甚
從無障礙 飛天羅刹 任能
橫村沽尚 可以君醉 創茲
值 滋 德 不 斁

甲申臘月廿五日

馬一浮先生和南

馬 一 浮 先 生 書 法

，免有查拿等事。你們看如何？於是這場滑稽劇，就此閉幕。

滑竿直向樂山復性書院進發。

主講馬一浮先生，館我於烏尤寺妙高臺。臺築於巖巖之上，俯瞰江流，頗有「斷岸千尺」之概。馬先生初蒞樂山時，即館於此。我時露欣羨之意。此次因病而來，先生笑曰：「君昔羨我，今以此館君，可償宿願矣！」蓋先生此時，已由門弟子於烏尤之陰，另築「濠上草堂」數楹，以居先生矣。

馬先生曾爲我先君撰書墓碑，正在上石，未及携出。茲附錄先生民國三十三年甲申贈詩，以見此老詩情書法的一斑。

放大喉嚨道：你們雖是兩村，但相距密邇，雞犬之聲相聞，俗語說：「遠親不如近鄰」。你們都是近鄰，該好好相處，何苦相鬧？冤可解不可結，刀棒之下，必有死傷，這樣一來，冤愈來愈深，不知何時方能了結。你們仔細想想，那是值得的麼？

現在，我希望你們聽我相勸，各舉出一位代表，隨我到縣政府去，辯明是非。我們的縣太爺公正廉明，必有辦法，使你兩方面都感到滿意。你們看怎樣？

當我說話時，他們都鴉雀無聲地靜聽著。至此，兩方各自交頭私語，果然各舉出一個年約三十左右的代表來。於是我又宣佈：好！你們的代表都舉出來了。現在希望你們各自回家，不要再鬧。否則，你們的代表，就要先吃虧了。於是我看他們無精打彩地回去以後，始上滑竿。兩個代表，隨著我的後面前進。

我在滑竿上，現出勝利的微笑，回想頃間一場兇險鏡頭，會被我這個假秘書三言、兩語，平淡結束。誰說中國老百姓不易對付？

繼思：這一地區，究竟屬於那一縣？丈二和尚，我還摸不清頭腦。如不自我找個下臺辦法，不久之後，我的假秘書，就要出洋相了。而這時跟在我後面的兩位代表，都默默無語。大概走上數里路，一切怨氣，也已消了大半。我遂把握這機會，對兩位代表說：我們的縣太爺，脾氣大得很，知道你們要械鬥，說不定會大光其火。萬一將你們押起來，眼前虧就够受了。依我相勸，你們還是從這裏回去，分勸大家，好好和平相處。我回到縣政府，也不報告

我們後來才知道蕭工程司的底牌是：復旦大學會計系畢業的。爲什麼異想天開，想做個工程師兼真空發明家來玩玩，我們無法明白。不過這個玩笑開得太過火一點，確也無可諱言。然而，他還不肯罷休，要向華西串演一幕餘興，直待陳立夫先生以最初介紹人資格，說幾句公道話，這場戀愛，才得結束。

結束以後，我遂病倒。時法幣狂瀉，物價高漲，兼以醫藥奇缺，失眠舊病又作。時內人在自流井中學教讀，我已無後顧之憂，遂決計易地療養。長期包滑竿一乘，日行數十里，觀山玩水，精神爲之一爽。

當我的滑竿，離開威遠，沿山坡公路右轉彎時，忽見山下兩隊入馬，手執各式各樣武器，如柴刀、菜刀、木棍、竹棒、農具等，凡可傷人的，都搬上來應用。彼此相距約五百碼，互相詬罵，聲勢汹汹。因爲隔著一片漠漠水田，不能用作戰場，各向山坡公路進發。我當時意味到：這是一場械鬥的序幕，如不設法解救，難免有所死傷。遂下滑竿，站在路心，靜以觀變。當兩隊先鋒，走上公路，預備大打出手的時候，我立時衝上去，舉起兩手，高聲喊道：住手！我是縣政府秘書，那個先動手，我回去報告縣長，先辦那個。那，你們雖有天大的道理，也變成無理了。

兩方先鋒，都想不到半途會殺出程咬金來，不知不覺地呆住了腳。後面的預備隊，也跟着停止下來。一百餘隻烏溜溜的眼睛，都集中我的身上，似在期待我發出第二道命令。我復

。就經濟眼光來說：即能大量生產，也無價值可言。因成本既高，無法與人競爭。於是只好咬緊牙根，華西公司，決計洗手。除非有第二個瘟生肯來嘗試，否則，只有關門大吉。

華西五十萬元投資，我們只有自歎晦氣，已不存絲毫希望。但是財政部的一百萬元，該有個交代，當時我如以一走了之，當然也無不可；因我在鹽公司，並未擔任任何名義，也未支過半文薪給之類；但連累黃伯權無法過關，在良心上是不容許的。而且伯權會屢次苦苦央求說：「如果你不替我解圍，自流井鹽管局，必定連本帶息，都會在我身上一五一十地扣還。我是鹽商，有什麼辦法反抗？那只有死路一條——破產！」我答：伯權！一切由我擔當，決不連累你一人。

同時，老蕭知道我主張結束，立刻去自流井鹽管局一告京狀：「說他的發明，已近完成階段，華西公司，想要獨吞，將他一脚踢開。」老曾惑於先入之言，對我頗不諒解。我語曾局長：好！請貴局先聘一位工程師實地研究一下，如認為前途有望，就請貴局接辦。華西公司，對這無底洞的事業，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更無餘勇可賈。況今天五十萬，明天一百萬，後天又一百萬，華西無此財力，請原諒！所幸，當時的鹽務署長繆秋杰劍霜，對我們很諒解，終於勉強將全部財產，逐件估價，抵償財政部欠款，才鬆了一口氣。但我當時因環境困難，說話太多，喉部腫痛，日夜咳嗽不已，而又不能不忍痛說話，終於成了慢性氣管炎，至今三十年，時愈時作，竟成痼疾。這算是蕭工程師賜給我的一點紀念！

蕭工程師怎樣大量出鹽？

光陰像流水般過得真快，又幾個月了，鹽倉也已建好了！可是鹽在那裏？適財政部次長顧翊群季高來自流井，我要求蕭家幹當面出些鹽，讓顧次長回部，好向孔公報告。蕭答：要出鹽，必需早一天預備。我問：我們不是機器製鹽麼？只要機器一動，鹽該立時出來，爲什麼要早一天預備？我對於蕭的話，從此打了一個問號。

不久之後，蕭家幹又宣佈，還要一百萬，才能出鹽。這是一聲大霹靂，把大家都從夢裏驚醒了。於是彼此私議：究竟還要幾個一百萬，才能看見鹽？

我當時自問：老蕭是否在那裏變戲法，拖時間？照這樣下去，所謂機器製鹽的滑稽劇，是永遠沒法謝幕的。直待戰事結束，大家一溜了事。因爲每次有人要求參觀製鹽，老蕭總是這樣一句話：「要待我（蕭自稱）定日子。」參觀難道也要翻翻萬年曆，揀個黃道吉日麼？否則，爲什麼還要選日子。

於是蕭式三聯真空製鹽機的底牌，終於被我揭穿了！原來在參觀前一日，須將鹽水放入一口長方形的平底鍋內，用煤炭去煮，待水分蒸發到十之八九，然後當參觀者之前，灌入所謂真空機內，再用百分之百以上的高熱度，將殘存水分蒸去，出來的就是鹽。那是一種掩眼法，如果當場試驗，就要出醜。所以要參觀，必須定日期。

照這樣的製法，成本必較舊法製鹽，還要高出許多。因爲它仍要經過舊法煮的一番手續

以鳴聲酷似兒啼得名。腹有四脚，形如鱷魚，能緣木而上。惟不易得。因我遠道來此，特以相享。我因呱呱之名，及形類鱷魚，始終不敢下箸。辜負盛筵，只有抱疚而已。

自縈經礦場結束後，華西業務，只贖成都製革廠一處。適陳立夫先生，紹介蕭家幹來公司，言發明真空製鹽，利益甚大，如華西能投資五十萬元，即可立時出鹽。但當我們的工程顧問，向索機器圖樣時，則多方推托。然華西以陳氏本科學家，由他懇切紹介，當無問題。遂命我偕一會計員同往。

幾個月後，五十萬已經化為烏有，出了一些鹽樣，確實很精美。於是蕭又說：我們就可大量出鹽了。問他每天究可出多少？蕭答：「莫郎郎！」（這是杭州方言，意思是很多。）現在我們要趕快築鹽倉。否則，就要誤事！問：築鹽倉要多少錢？蕭答：一百萬元。

製鹽公司總經理黃伯權，係自流井鹽商。人極豪爽。但要他拿出一百萬，無此力量。華西也無法再投資。我這個喜指木梢的書獃子，偏要多事，拿些鹽樣，走謁孔部長，告以經過。部長說：「我素來主張中國製鹽，應改用機器。現在，你們能發明機器製鹽，那是一件有意義的改革，如果要政府褒獎，我都可以辦到。」我答：「褒獎倒不必。據工程司說：要趕快築鹽倉，以備大量儲鹽之用。華西已無此力量，看部長有沒辦法？」問：「多少？」我答：「一百萬。」部長說：「好！我令自流井鹽局，就近撥付。」

一百萬借款，消息傳到自流井，大家歡天喜地。現在，都睜著一雙烏溜溜的眼睛，等待

一一〇 華西建設公司

華西建設公司的董事長是陳果夫氏。總經理蕭錚青萍。協理羅霞天。業務除成都製革廠外，還有榮經溶鐵廠。

溶鐵廠老是蝕本，後來蝕得愈大，經我實地考察後，始知礦苗來源，既不豐富，而燃料取之本山材木，時間久了，附近木料，都被燒光，須從遠處運來，工資自然可觀，這是一個死結，始終無法解開，所以我主張從早結束。但是該廠經理虞某，還想維持下去，青萍徵求我的意見。我答：「如果虞經理認為仍有經營價值，最好，公司與之訂立租賃契約，交由該經理自行負責經營，盈虧公司不問。」這樣，才勉強結束。

榮經是四川進入康藏的最後一站，四望都是縱斷山脈，真有「地無三尺平」之概。據榮經縣志稱：因地理限制了人民的視線，所以一般人的胸襟，都比較狹窄。惟山水明淨，空氣清新，無其他各縣喧雜之煩。確不失為理想的修行所在。

大湖寺為該縣惟一規模較大的建築。佛像別具風格，與內地造像不同。考之碑記，知出西僧之手。後共匪竊據該寺，與中央追擊部隊薛軍對壘，死傷甚衆。至今彈痕累累，瘡痍滿目，僧衆四散，敗壞不堪，誠浩劫也。

緣木求魚，孟子認為不可能，這是東海鄰人的看法。而在榮經溪裏，却產一種呱呱魚，

又一日，乘滑竿訪友，忽大發悲心，我爲什麼要坐在滑竿上，任他人抬著？於是急想跳下來。那時，似覺眼前境物，都與平時不同。而且四週樹木，都顯得特別蔚藍，像在那裏幌著。說來不但令人不會相信，連我自己，也覺莫明所以。

如果能照這樣保任下去，時已三十年，或將有些成就。那，很可能我已逃入深山窮谷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作個自了漢，不會在這裏寫無聊的夢痕記了。

說來，這也是我的業障深重，慚愧萬分！貴州曹穰衡，前清拔貢，曾補小京官，與當時名士陳衍石遺、陳三立散原、林思進山腴、冒廣生鶴亭、趙熙堯生等，皆爲詩酒交。知我曾出石遺先生門下，數投詩屬和。我是個少年窮苦失學的不幸者，說到做詩，連平仄都沒搞清楚，遑論屬句。但穰衡矜之不已，只好隨便應酬應酬。那知只此「隨便」一念，便「一團茅草亂蓬蓬」起來，終致不可收拾。昔日逆水行舟的警覺，竟也忘個一乾二淨。從此墮入百丈深淵，香的臭的，都無法感覺了！

寄語道友們！「生死事大。」以我爲前車之鑒吧！當你的工夫吃緊關頭，千萬隨便不得！應酬不得！否則，你會同我一樣：「一失足成千古恨！」那時，真會使你追悔莫及了。

前塵影事，振觸無已，乃自爲偈云：

流水原無意，落花空自憐，浮沉八萬里，何日是歸年？

起來，很快地就漾到我的臥室去；這時，我的心有如無波之水般平靜，所以一遇漾動的空氣，也就立時感覺到。墨本來是香的，因你平日雜念紛亂，所以沒有感覺。一旦心清淨了，你的感覺，同時也敏銳起來；所以便會比平時來得格外香，我意一切神通，都可用這種理論去解釋，或不致相去太遠。

【圓覺經卷下：「善男子！若諸衆生，修奢摩他，先取至靜，不起思念，靜極便覺。如是初靜，從於一身，至一世界，覺亦如是。善男子！若覺徧滿一世界者，一世界中，有一衆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百千世界，亦復如是。」

至靜之極，百千世界中有一衆生，如起一念，皆悉能知，何況隔室墨香，那還成什麼問題，無怪我們在佛堂念一聲佛號，而西方過十萬億土的阿彌陀佛，都已知道了。

俗言：「學佛一年，佛在眼前。學佛三年，佛在西方。」用來說明我的學佛過程，委實最恰當不過。

當我初聞佛法時，每次出門，凡目所接，耳所聞，皆生厭離之心。如聽到茶樓酒肆，歌聲嘹亮。即便想道：爲著三餐之故，不惜抹粉塗脂，妖態百出，期博聽衆的一顧。世界是多麼醜惡！人生是多麼可憐！

一日，太虛大師知道我的健康不好，特借車接我上縉雲寺去休養。後乘江輪歸來，知逆水行舟之難，即自警覺：辦道也如逆水行舟，非進即退！

那時求法心切，適長安寺講圓覺經，至「知幻即離，離幻即覺。」忽有所省。自是始得個下手處，終日拳拳，如雞抱卵，不失片時。六個月後，一天晨起，忽聞異香，盥洗畢，緩步至辦公室，而香亦愈烈。四顧無別物，僅案頭有信數封，嗅之，其香濃馥。自是，凡有信來，我在臥室內，即能預知。初亦莫明其故。後在成都文殊院，見宮燈上有句云：「心淨則聞香」。始恍然大悟。因那時候我的工夫縣密，即使是一些微細的雜念，當它將起未起的一剎那間，我即知道正念已在豫備「逛街」去了！於是急急地將它拉回來，好好看住它，雜念也就清淨了。心淨，指雜念清淨說的。心淨，爲什麼能聞香？說來極其平常。空氣本來如水一般的平靜；但當你投入另一種物體時，周圍的空氣，立時會起了波動，向四面漾開，如水波然，以次及遠。那時，如果你的心淨，即會立時感受得到。如或雜念紛馳，心波不息，即無所感。這更可以譬喻明之：當風平浪靜，海天如鏡的時候，只要投入一顆小小的石子，它就會立時激起無數圓圓的圈子，由近及遠，向四面散開，這就叫做波。但當暴風暴雨波浪掀天的時候，你就投下一兩噸重的大石頭，也不會有什麼變化。我們的心也是這樣的：當雜念紛飛，頃息不停的時候，好像波浪掀天的大海，即投下一兩噸重的大石頭，也不會覺得怎樣。但當你的雜念清淨時，則是海天如鏡的境界；只要投下一塊米大的小石頭，它的波動，也會立時使你得到感覺。

辦公室內的空氣，本來是平靜的。現在，却被投來的幾封信攪亂了，氣流便向四面波動

我於金剛經的信仰，除上文所說外，他的每字每句，都與我那時候的環境相切合，也是一個原因。其時，我的神經極度衰弱！醫藥無靈，孑然一身，自問：如此時死去，你的愛妻在那裏？兒女在那裏？兄弟姊妹、親戚故舊在那裏？一切名聞利養，又在那裏？「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試問：那一件是真實的？那一件是我的？這樣反覆思維，不覺通體放下，對於世間的一切，皆起厭離之想。終日只有求師訪道的一念。記得在重慶南溫泉的某廟，見到一位出家人，童顏鶴髮，道貌岸然！教我靜坐的時候，燃一支香，握在手上，雙目注視，歸重慶後，居然會如法泡製，薰得雙目淌淚，香灰滿床，這是多麼好笑！「以盲引盲」的一幕滑稽劇。然亦足以反證我那時向道之心，是何等地殷切！

自我體會世間一切皆空之後，每日早晚，必各宴坐一次，視爲定課。時間無定。因能徹底放下之故，用功也容易得力。南溫泉之夜，我坐了不久，兩眼忽然發光，初如豆般，漸展漸大，終至自頭頂以上，滿室光明，有同白晝。那房間大概有二十個榻榻密大小。當時以爲路上有人用電筒照射過來，不以為意。繼思：如係電筒所照，決不能滿室皆光，如是約四五分鐘，光始退失。嗣後三十年，不復有此境界。這，我想可用充電來說明：一個沒有修養的人，平時腦際所儲藏的電源，都被色、聲、香、味、觸，財、色、名、食、睡，漏個一乾二淨，所以沒有光。但當你通體放下時，再不會被五塵五欲所漏，於是電源充足，就會放出光來。佛的電源尤強，所以能照三千大千世界，使之咸感光明。就是這個道理。

，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始恍然於宿昔之夜，乃是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現婦女身為我說法的。也惟有這樣的說法，才能降伏我這個意志頑強、罪惡充滿的人；使令死心塌地的從此自誓生生世世皈依佛門，做個忠實的信徒。

現在，讓我自己舉發一個謗法的罪證，做為懺悔吧！

民國十八年，我住上海福煦路四明村，與中央銀行業務局副局長周守良的模範村是比鄰。時當暮春，惠風和暢，我於清晨，在福煦路散步，偶過周家，知道守良在樓上誦經，因自恃交情深厚，遂逕行登樓，將所誦的經本，不管三七二十一，向樓板一摔，罵道：迷信！迷信！迷信！……不知道罵了多少個迷信之後，守良始笑說：鐸民！罪過的呀！笑著，將經本拾起來，鄭重地包好。而我還迷信不絕口。

那時候，我正如一般世人，一提到佛教，不問情由，即以迷信加之。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自命為不迷信的前進分子。這種自欺自滿的錯誤心理，在青年時代，更為顯著。讀者試想：我那時所摔的是什麼經？我可以明白告訴你，就是：十年之後，我對之痛哭流涕的「金剛經」。佛法的偉大處，人生思想的矛盾處，以及因緣湊合處，簡直不可思議！

往事已矣！奉勸世人，千萬不可學我在上海時代那種幼稚可笑的舉動！無論遇到何事，在你未有徹底明白以前，務要細心求證，千萬不可「大膽假設」。否則，有朝一日，你會與我走同一路線，自陷於魯莽滅裂，後悔無已的苦境。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云：「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祇要你能澈頭澈尾放下，心無罣礙，究竟涅槃，就可立時現前。可見佛法並不如一般世人所想像那麼爲難，問題是在你能否放得下上面。

昔有外道梵志，以華獻佛，佛囑放下，梵志放下左手的華。佛又囑放下，梵志放下右手的華。佛又命放下。梵志說：世尊！我已放下左右手的華，世尊還教我放下什麼東西呢？佛告梵志：你須將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都放個乾乾淨淨，放至不可放處，方是你的安心立命之處。

大德們！世間一切，都是水月道場，還是放下吧！

一〇九 得度因緣

無疑地，太虛大師是我踏進佛門的惟一接引菩薩。假使當日沒給我一部金剛經，可能我今日仍在十字架門口徘徊著。因爲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六百卷大般若的心臟，文約而義豐。在短短的三百六十字中，却包括了空、有、顯、密全部佛法；如非將三藏十二部得個輪廓，那就很容易陷入時髦論者，吃顆迷魂藥後，恍恍惚惚，若有若無，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境界妙論中去了。

後來，我讀到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至：「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

，一合等相，都在破斥之列，實在說得够徹底够詳盡了！但仍恐執迷的衆生，發生誤解，以爲如來也曾說過四見——即四相，故又借須菩提問答的話，以明如來所說的四見，不過順從世俗假名所說而已。「我視衆生如羅喉羅。」「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釋尊憐念衆生，比母子更關心。他的悲心，是何等的偉大！可憐我這個窮小子，四方流浪，達五十年，一旦重返家園，承他老人家的警教，安得而不悲欣交集，感極而涕！

別矣上帝！像我這樣的信徒，多一少一，實在無足輕重。然我對於你老的遺教——新舊約，也偶然翻過幾次，只覺得貧乏得可憐，引不起我的興趣。而同時你所給我們國家的創傷，委實過於深刻。如果將你的「博愛」外衣卸去，那真可怕極了！算了罷！

現在，我終於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那是寶藏無盡的處所，正如古德所云：「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臺。」是何等美麗動人的世界！

別矣，上帝！這裏的伊甸園，著實又富麗，又堂皇，沒半點偽裝；你如不信，可過來遊逛吧！我敢保證會使你感到十分滿意。你瞧！Welcome 的旗幟，不是高高地懸著等待你麼？不過像「道風山」那種巴戲，請你老高提貴手，不必重演！

我自踏進佛門後，第一次所感覺到的是膽子忽然大起來，夢也沒有了。每晚睡三、四小時，即覺精神飽滿。倘使那時有個三頭六臂的惡魔，出現我前，我也不會害怕。原因是得力於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的啓示。

有三十二分，短的每日可勉強讀二分，長的還要分二日讀畢。差不多費了二十餘日的時間，始讀至第三十一分：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讀了這一段經文後，竟感動我伏案流涕，不能自己！唉！釋迦牟尼佛，真够得上稱爲大慈大悲呀！因爲一部不算十分長的金剛經，從第三分起，即在遣相：「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自是幾乎每分都有遣相的話。而在十四與十七分中，說得更爲明顯透徹。

佛將世間一切相，歸納於我、人、衆生、壽者四相之中。更反覆誨示，要度無量衆生的，不可住相。要布施的，不可住相。要見如來的，不可住相。要持戒修福的，不可住相。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不可住相。欲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的，不可住相。欲莊嚴佛土的，不可住相。欲成就實相的，不可住相。欲成就第一波羅蜜的，不可住相。欲成就忍辱波羅蜜的，不可住相。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不可住相。欲知如來所說法的，不可住相。欲修一切善法的，不可住相，此外如大身相，世界相，微塵相，心相



太虛大師遺像

現在，中西醫對於我的病，均已宣佈擋駕。上帝呢，造山河大地累了，悄悄地躺在那裏休息，對於這個可憐的奴僕，也無暇照顧。於是「急來抱佛脚」，趁著上帝打瞌睡的時候，偷偷地向重慶長安寺太虛大師，借本心經來壯壯膽；或將可仰仗佛經的法力，將魔鬼從我心坎中驅逐出境。也未可知？

事情自有這樣巧合的。太虛大師找來找去，說：只有金剛經與心經合刊本，問我要不要？我對金剛經的名字，聽來够陌生；然當時覺

得多一本經，自然對於我的保障更大，就連忙應道：好！好！好！

回來打開紙包一看，最使我歡慰的，是字大盈寸。因我那時委實精神很差，如果是四號三號乃至一號鉛字本，至少要暫時束之高閣，無能為力！

大約因求生與驅鬼二念過於迫切之故，那時真能通體放下，很恭敬地靜靜閱讀。金剛經

，就這樣地過去了。走了百餘步，回頭看時，她還是照舊站著。那時雨已漸漸大了，遂急忙回去，竟夜不能入睡。

次晨，囑公役到原地點去打聽，有沒什麼人家出了亂子？據報：沒有！於是我自己再去端詳了一下，唉！原來這根電燈柱，同我的臥室，僅一牆之隔，而且有門可通，不過終年鎖住而已。因為稅務局是租用陳師長的住宅，佔地約十數畝。四川軍人，官至師長，都有個相當闊氣的住宅，這是個特色。如從後門出入，離電柱不過三數步而已。這樣一來，更加深了我的威脅！於是接連三夜不能入睡，弄得精神疲倦不堪！請教中西醫，都說我的精神不好，要自己多休養，無藥可治。其實，急者治其標，當時如能給我一些安眠藥之類，使我得以好好地睡一夜，也算是對症下藥吧。但是中西醫都沒想到這一點，該是我的佛法因緣成熟了。

我是從無宗教信仰的家庭中長大的。如果硬要加上它一頂宗教的帽子，那，只好說是拜多神教的家庭。其實，中國人對於宗教的概念，一嚮是相當模糊的；尤其神佛的界說，即譽為博通古今中外的新聞記者先生們，有時也會糊塗起來，將大拜拜與佛教扯在一起。普通老百姓，那更不必說了！

由基督教而轉入佛教的我，或將可說是前世宿根成熟吧！不知怎樣？我對於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句背得滾瓜爛熟。因此，我才知道佛經中有部心經。

民信報的舊同事。就因這些關係，所以彼此一見面，就像老朋友一般。

心之的住宅，相當寬敞，而且居高臨下，風景也很幽美。心之尤好客，當時許多朋友如于右任、邵力子諸先生，都被長期招待住著。距我的稅局，僅有兩街之隔。

當我踱出大門時，連打幾個噴嚏，汗淋淋覺得有些不對勁，躊躇了一回，終於因鄰近之故，鼓起餘勇，當做散步去了。

但一進門，即見三棹麻將，我於遊戲一道，如麻將、牌九、跑克、圍棋、象棋等，都懂得一些，但却博而不精。自服官以後，早已戒絕；故於此道，已不感興趣。於是打個轉身，便匆匆回來，轉兩個灣，正向一條小街前進的時候，見百步之外，恍惚有一段紅綠色的布，約莫有三尺高，當路攔著。我當時忽然想起吾鄉有「鬼打牆」的一句話，難道今夜小鬼有意同我尋開心麼？好！讓它去打罷，我可取別道回局。繼又想：重慶當時有三不：「道路不平，電燈不明，自來水不清。」那時正在下濛濛雨，「石頭路滑」，且要多走許多路。一個不小心，跌了一跤，非同小可。不管它，還是衝上去再說，看它怎麼生？說也奇怪，紅綠布被我的勇氣衝銷了！但見電燈柱下，有個女子，高高的身材，長長的面孔，約莫三十歲左右，頭上戴的，身上穿的，好像是古裝。右手托著一隻盤，盤上覆塊紅布，筆直地站著，一動也不動。我邊走邊想，這條街行人稀少，時已深夜，又是陰雨，為什麼有個女子，單身站在這裏？難道是鬼麼？俗語說：「鬼是沒腳的，」我向她的脚部看時，因為衣服很長，看不清楚

之故，引起我絕大同情心，遂鼓勵她重入金女大，讀滿二年，拿張文憑，了却一生心願。

金大國文教授，硬要學生學俄國某派文學，內人頗以爲苦，屢想退學。我解釋說：這是某教授不懂教授法，只知一味趕時髦，將學生當南京板鴨看，不管是否受得了，却拼命將其填飽了事。不知現代教育，是主張視學生個性所近，加以啓發的。你還是從你所好吧！大不了一少拿幾個學分，算不了什麼？

內人記憶力極強，可說是過目成誦。我曾以一段報紙新聞試她，約莫三百餘字，她細細地看了兩遍，通篇默誦，僅錯三字。如果不結婚的話，專心致力學問，其成就無可限量。其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自比做個家庭主婦爲大。我對於她的損失，時時感到慚愧與抱歉！

她得先外舅遺傳之處甚多，把筆作書，其姿勢幾與外舅無別。而個性亦相類。凡有主張，必貫徹到底。但胸無城府。金錢到手即盡。是個：「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憂。」的樂觀者。在她的生命史中，不知有未來二字，如能學佛，其成就必在我上。借屢次勸誘，終未有成，殆亦因緣未熟吧！

一〇八 別矣上帝

一個冬天的夜晚，同事們都逛街去了，我也閒著沒事，想上康心之家去閒聊。

心之的長兄心孚，是先外舅章餘杭先生的高足。二兄心如，是我民國四年倒袁時代上海

皆可寄生，並不限於財稅金融。

當我在上海市銀行時代，常有人向我借五百、八百的，至於三十、五十，那更是司空見慣了。當我接長陝西財政廳不久，甘肅省黨部某委員過陝赴京，向我借一千元。並說此次赴京，是爲我的事，更令人哭笑不得。後來我送二百元，承他退回。其實我那時究竟每月薪給多少？連自己都不知道。但在他們的心目中，總以爲我既坐上銀行大班、財政廳長的寶座，五百、一千，俯拾即是，還會成問題麼？這，都因心理不潔，常以不肖待人所致。我現在已退出財金界，故向社會上作此呼籲，使正人君子，得到鼓勵，這是我的期望。

我的後任，由部調去好幾位隨員，經過三數星期後，事實告訴他們：「川康稅務局，只靠一點微薄薪水過活，要想淘些外快，此路不通。」後來都紛紛離職，仍回部去。據聞：新任局長，迫不得已，兼營印刷度日，也不久辭職離去了。

交卸後，移家清流，那是一個僻縣。處處流水，清得可愛，可說名符其實。

女兒人嫻，已住讀中學。內人閒著沒事，終日去隔壁中學，做個沒報酬的「地下教員」。因她未畢業大學，又沒出版著作，法令規定，是不許擔任中學教員的。而事實上她的英文程度，比普通大學畢業生，不知要高多少。

自我們結婚後，內人時以沒拿過一張學校畢業文憑，引爲畢生憾事。因她未畢業小學，即考取培文中學；又未畢業，考入金陵女子大學；讀了兩年，即與我結婚。現因地下教員

同時，黨政軍考核委員會主任秘書李基鴻子寬，也三番五次，約我擔任財政組主任。該會是由委員長蔣公兼主任委員，一切公文，由副主任委員蔣作賓雨巖代行。成立未久，事務並不甚繁，但那時我的身體，委實衰弱已極！兼以重慶氣候惡劣，因此辭謝。中央銀行人事室主任潘益民，也屢以昆明央行經理相邀，亦以病辭。但是長官與一般友好的意外成全，使我終身感念，徒呼負負！

李白橫江館詩云：「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頗能道出我當時的心境。

現在，我乘這機會，想為服務財金界的朋友們說幾句良心話：財稅與金融，在吾國一般社會心目中，都認為是美缺。如能一脚跨進，從此便可大撈一批。但依我的經驗，並不像世人之所預期。中國銀行、上海市銀行，我都領教過，詳見本書前面幾節，此處不再重述。至於財政廳長的薪給，與民、建、教、三廳長，並沒兩樣。如果憑著「近水樓臺」的機會，要來營私舞弊，那不一定是財稅金融機構，即做個里區長，發幾百萬乃至千萬橫財的，報紙也時有記載。最近司法界出了一件大舞弊案，更可證明：要出紕漏，三十六行，行行都可撈意外之財，何必財稅與金融？因此，我奉勸世人，須把自己的心理，先來個大清潔運動，將它健全起來。對從業財稅金融人員，以正人君子相接，期於養成風氣；切勿為成見所困，一律投以貪污目光。我說這話，並不意味到財稅金融機構，並無壞蛋在內；我的意思，壞蛋到處

大約孔部長閱表後，知道我的成績還不惡，於面謁報告交接經過時，一再溫諭慰留。我以健康不良辭。孔公說：「如因健康關係，成都氣候較好，我替你設法成都吧！當時那種慈煦懇至的態度，那裏像長官之對部屬，簡直如父兄家長一般。至今每一回憶，令我拳拳不已！最後，我只得據實報告：已與華西建設公司有約，孔公始無語。其實，我當時如請求暫兼華西，孔部長必會欣然允諾，豈不兩全其美？然竟未能設想及此，後來李秘書長青選，以參事相邀，仍予拒絕。自悔確是執拗過甚。」

我於見過部次長後，旋向部內同人告別，三年同事，不無依依之感。同人於我，均極關懷。尤其鄒次長玉琳，魯秘書長佩璋伯純，均力勸暫去湖南就職，再行請調。至會計司時，一位科長語我：「你去湖南，我可以加你一些經費。」當時不覺猛吃一驚！好大口氣！你是「在那裏賣弄風情，還是真的想替天行道？」由於這句話的分量與大膽，我們被稱為科員政治的國家，確屬信而有徵。

不久之後，我在內江，魯伯純與直接稅署長（？）關吉玉佩恒，連名電我去河南考察。由四川到河南，一路風景幽美，尤其劍閣的雄奇，是吾國最著名的，有此機會，頗躍躍欲試。遂向自流井借一部老爺車，它的年齡，大概比我還要大些，開到成都，即宣布休息。頓使我起：「行不得也哥哥」之感。因前路茫茫，並無修理站，車做路壞，萬一出了一岔子，進退不得，如何而好？算了吧！又辜負了好友的一番美意。

後來，我曾專文呈請財政部，這筆郵費，無論出自稅務署，或出自各分局所，其同爲國庫支出，則一。似宜由稅務署列入財政部總預算內，由部直接支付，免致公文往返，多費種種手續。當蒙財政部核准，令稅署照辦。

稅務署向例對稅局可直接發佈署令或公函，不是經我揭發，財政部未必知道有這樣一回事？

一〇七 左遷湖南

當我在第二次視察川北權務途中，忽接左遷湖南之報。遂匆匆回局，預備移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這是我國最古考績之法，載在舜典。我自民國二十六年，奉命來川監權，至今適已三載：成績究竟怎樣，連我自己都不明白，乃囑主管科，將前三年間，與我任內三年間的稅收及支出數字，作一比較表。結果，由數字證明在我任期內所徵收的，比前任超過一倍。而支出却比前任節省五千餘元。閱表之後，深引爲慰！在國難如此嚴重的今日，我總算盡了最大的努力，報答國家了！

那時的湖南 是在最前線，所轄區域，皆在崇山峻嶺之間；而且遷徙無定，一視軍事的進退爲進退，徵收既極困難，整理更談不上。兼以眷屬來川不久，小女就學問題，無法解決。遂呈請孔部長，並附歷年稅收比較表，懇辭湖南新命。

我爲這件事，曾詳細告訴監察院參事張秉三，要向監察院揭發這位等於「監守自盜」的審計員司。秉三力勸我說：算了吧！江西也曾出過同類之事，告到上級機關，重加審核，發現塗改的地方更多。結果，反被懲戒了事。像這種人格卑鄙的人，是永遠不會反省的。

秉三的一席話，確使我省去許多麻煩。假使我當時真的舉發起來，塗改的員司，爲著要保全自己的名譽與掩埋劣迹起見，老羞成怒，勢必一不做二不休，竟大改特改起來。這是一件無法人贖並獲；也無法由科學方法來鑒別證明的官司。結果，還不是如江西某機關一樣；被處分了事。

由於這件事的發展，足見古今來栽贓成獄的冤枉官司，著實不少。而宦途險惡，人心奸詐，更使人有防不勝防之感！

說到這裏，必定有人要問：稅務局爲什麼有這樣多未報銷的郵票單據？現在，讓我細細地告訴你：

一切稅收票據，概由財政部稅務署統籌印製，按月掛號郵發川康區稅務局，再由局掛號轉發各分局所應用。這項寄來寄去的郵費，以全國計，數目必定相當可觀。稅務署每屆月終，都向稅局索還這筆郵費。稅局無款可付，只好向各分局所索還。

稅局所墊付的郵費，既已向各分局所收回，這種單據，如果再列報銷，那，就是一款兩收，等於作弊。所以我們都替它積存下來，沒有報銷。

我自問是個相當守法的。因我讀過幾本法律書，常識告訴我：守法是國家每個人起碼的義務。國家能否強盛？社會秩序能否建立？胥視其國人民能否遵守法律爲斷！這是鐵一般事實，無人能加以否認。

因此，我對於報銷一事，非常注意，在川康區稅務局任內，每屆年度終了，即囑主管科，趕辦報銷；我以為隨時報銷，萬一發生錯誤，被審計機關打回來時，我們還可設法補救或申訴。在抗戰播遷時期內，兵荒馬亂，能這樣做，恐怕不會有第二人？

固不出所料，民國二十七年度的報銷，審計部退回一張五十元郵票單據，說是塗改的。我遂問主管科張科長：爲什麼有塗改郵票的單據？張科長怒形於色地說：那裏有這回事？我們還有好幾張五十元郵票單據，未列報銷呢？這樣任意糟蹋好人，真是豈有此理！說罷，立時拿幾張未報銷的五十元郵票單據給我看。我說：好！你就拿任何一張去補換他們所認爲塗改的那一張吧！這，也已够給他一個無情的諷刺！你說我塗改，可是，我這裏照樣的單據還多著哩！

事後，我始明白：如果那張單據，真的有塗改痕跡，那，所謂塗改也者，不是出在我們報銷機關，而出在審計部承辦審核報銷的員司身上。因爲他們要功貪賞之心過切，不惜將他人的名譽與人格，作爲自己升官發財的犧牲品！像這種缺德之人，假使一旦發跡，那末，賣官鬻爵，將無所不爲，蒼生其真無噍類矣！

！其父在側，以太爺口吻急止之曰：阿根，不許備馬！其實所謂阿根也者，祇王一人能見之，他人皆未得見也。如是移時，王語其父，此事非阿根所能作主，萬一誤時，兒與阿根，均將受責，反爲不好。況兒此去，有事可做，亦可稍慰。人生雖活百年，終必有死，彭殤等耳！何斤斤爲？語罷，仍命阿根備馬，頓時見王痰塞喉管，即此去矣。」

獻堂曾長山東省立圖書館有年，品學均優，予數問王名號，獻堂不肯言。疑其親屬也。按清爲金後，清金一音之轉。岳武穆一生忠貞，抱憾以終，雖在數百年後，英魂仍能爲國前驅，然後知辛亥能迅奏事功，當得將軍在天之靈所默佑而致也。世人嘗有求一死，自謂可一了百了者，觀此可以猛省矣。

來臺灣後，據李炳南老居士語我：獻堂曾於最後一班飛機，預備撤出濟南，當上機時，忽風吹落帽，獻堂返身拾帽，而機已鼓翼凌空，遂致陷敵。豈真「在劫難逃」者與？

一〇六 缺德的審計員

好像審計法規定：對於報銷，要負十年責任。這等於說：在十年時間內，如發現報銷有問題時，還要報銷人員負一切應負的責任。這是否合理？我們姑且不去討論。不過十年不能算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人事變遷無定，萬一報銷人死了，民國不同前清，既無戮屍之文，又無抄家之法。豈非「徒法不足以自行」。

識岳大將軍，何故相召？卒曰：見面便知。遂偕至門外，已有一馬相候。覺一路陰沉，與平日所見異。馬則懸空而行，宛如御風。卒告王曰：我名阿根，大將軍遣我侍候你老，以後呼我阿根可也。有頃，至一山麓，緩步而上，遙見一宮殿，狀頗巍峨。及門，阿根請下馬，謁者導入會客室，有銀髯翁先在，肅王坐。王問此係何處？翁答：岳大將軍府。又問：岳大將軍我非素識，何故相召？翁言：我也不知，君見大將軍時，當必面告。嗣一卒導王至大將軍前，峨冠甲冑，狀頗威武。語王曰：我將征韃子，缺一文案，聞先生學問淵博，擬以相屈。王曰：我上有老父，下有妻兒，仰事俯畜，皆惟我一人是賴；有負厚愛，至惶至恐！岳曰：無妨，汝可暫回，料理家務，我當於某日午十二時，遣人相迓也。語畢，命導還客室，銀髯翁仍在。王問翁，我已死乎？翁曰：此時未死，某日某時，如來召君，則死矣。王曰：我家仰事俯畜，皆惟我是賴，奈何？乃懇代說項。翁曰：非我力所能及；無已，當爲轉請岳大將軍愛僮，效否不敢必。王曰：我來匆匆，未携一物，無以爲報。翁曰：此時不必，待過某日，如不來召，則僮言效矣。君市物焚之可也。王出，仍由阿根執御。至山下，遇祖父，策杖迎面而來；乃急下馬，問所去？曰：我爲汝事，擬見岳將軍也。及抵家門，阿根報曰：到了！遂覺。以夢中所歷告家人，咸慰曰：夢耳！寧有憑耶？王曰：此夢甚奇，非尋常可比。於是親自結束諸務，及期，倚枕以待；閤家環侍。鄰右聞之，咸相率來覘其異。至十二時，王忽曰：阿根來了；舉室聞言，毛骨悚然！不知所措。家人放聲大哭，王慰之。並語阿根備馬

郵局在一星期之中，因無郵票及郵戳，一律停止收發。後來用一顆無年月日的臨時郵戳，達半年之久，始由川西郵局，頒下一顆正式郵戳，可見當時物力艱難的一斑。事後敵機攝得照片，認爲滿意，即時廣佈，謂：蔣政權遷到什麼地方？我們（敵人自稱）就要炸到什麼地方。次日，知爲情報所誤，又廣佈向樂山人民道歉。這是日本在那裏導演一幕假惺惺貓哭老鼠的滑稽劇。人已死定了，房屋也已燒光了，道歉，能生死而肉白骨麼？

這次被炸，將整個樂山城區，被大火吞噬了只贖四分之一地區。人民死亡數目，官方登記有數的約千餘人；其未登記，並落水死的，據說：亦在五百人以上。受傷多至三千餘人。至第三日，始由縣政府雇工清理火場，將殘骸一批批地昇往校場掩埋。天時炎熱，臭不可當，幸未發生疫癘，終算如天之福！

稅務局自闢防空洞，頗爲堅固。但當落彈時，一陣陣的冷風，隨大地的顫抖而襲至。威力之大，可以想見，倘非我一再堅持在市郊覓地，而在城中心的話，那末，這場浩劫，能否避免，大成問題？

當我們遷往凌雲寺時，山東瑯琊王獻唐先生，亦寄居該寺，因得朝夕相叙。獻唐靜穆寡言笑，能詩文，偶作幾筆山水，疎蕩有致。嘗爲予作維摩室圖，惜未携出。一日，爲余述其族兄被岳飛徵召事，記之如下：

「辛亥武昌起義的前數月，其族兄夜夢一卒來前，言岳大將軍有事相請。王曰：我從不

其次，就是夜行受驚，引起失眠舊症，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當於下節詳之。

一〇五 鐵鳥屠城記

武漢失守以後，敵軍所佔領的區域日廣，兵力不敷分配，乃改用飛機，日夜進襲後方。初猶限於重慶一隅，國民政府乃下令疏散不必要機構。我以樂山凌雲寺，地頗寬敞，風景亦佳，乃決計疏遷樂山。

在我個人，對於凌雲寺，覺得非常滿意。但與樂山城區，因有一水之隔，同事都感不便，力主在城區覓地。最後，因我的堅決反對，始於郊外覓得一處，靠近山麓，古楠參天，尚稱幽靜。

自國府西遷，每屆盛夏，即有許多中樞要人，經過樂山，轉往峨眉避暑。就因為這樣以訛傳訛，敵人根據不確實情報，以為國民政府遷往樂山，遂於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許，大批敵機，向不設防的樂山，東西南北，亂投燒夷彈，於是斗大江城，霎時頓成火海。樂山一切建築，皆屬木料，兼以街道狹隘，不堪容輿馬，時值秋陽，更加火上添油，勢不可遏。人民因四方八面，都被火封鎖，無法逃生，而又忍不住烈焰的煎熬，凡家中備有水缸的，紛紛跳入缸內，結果，都被煮成肉漿。其餘斷股折肱，有僅餘頭顱的，有僅餘胸腿的，有燒成焦炭的，慘不忍觀。中國農民銀行、郵政局、電報局，都被全部燒毀。對外交通，完全斷絕。

電促駕。

那時候，我的健康實在太壞。兼以從重慶至陝西，路敝車壞，交通困難，更非我的體力所能負擔。除一面上書委員長說明原委請辭外，兼電蔣主席辭謝。嗣得復電，殷切挽留。並以前未徵求同意，頗致歉意。同時，更得省府委員王幼農、秘書長彭昭賢君頤函電相勸。彭是邵主席主陝時代的民政廳長，也算老同事。幼老於清末時，仕宦廣東，頗著政聲，康有爲極稱道之。於我更別具隻眼，雖共事不及一月，而揄揚備至。亦人海中一知音也。

銘三先生，性情爽朗，剛直明快，胸無城府，有甚說甚，不以察察爲明，不輕爲人言所動，做他的部屬，我相信當可得魚水之樂。然而事情的發展，往往不如人願。當民國二十六年的春天，委員長曾以甘肅省主席挽銘三先生，並以我過去長甘省財政，尙具勞績，命攜我同往。適其時我因事去杭州，迨返上海，往謁先生，據言：恐財政無辦法，已向委員長面辭。我說：甘肅財政，絕對不成問題。我所顧慮的，倒在軍事。先生答言：軍事我絕對有辦法。這是第一回合。

陝西財政，我有一個月經驗，也不成問題。過去邵主席時代，楊虎城是太上主席，遇事無法放手做，是個最大的死結。現在，楊早已向閻羅王報到去了；一切障礙，都成過去。而我却因病無法出任艱鉅。豈人生遇會，也有前緣，不然，何其巧合若是！

我的健康，爲什麼會這樣壞？視察途中，每天趕路，飢餓緊張，兼而有之，是一主因。

事，認爲不錯，彼此都報以「合了」兩字。「合了」，就是現在所說的「對啦」。是一句道地的國語。如能將這句話，找到它的發祥地，那末，吾鄉移民最初的娘家，從此也可得個着落。

一〇四 官運亨通

當我視察歸來，一步跨進稅局辦公室時，忽接蔣志澄先生電話，要來看我。我在巡視途中，從報紙上得知他已被國民政府任命爲重慶特別市市長，遂向他道喜。並說：你一定很忙，還是我來看你吧！但他堅執要先來看我。他的來意，我已猜中了十之八九，後來果不出我所料，要我擔任重慶市財政局長。並說：已與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商妥借調，魏已面允。我答：先生盛情可感，惟重慶情形複雜，我又不善應付，結果，會使你失望。志澄看我堅辭，最後說：你嫌官小麼？請委曲些幫個忙吧！我答：你太言重了！我有自知之明，稅務局比較單純，於我個性很相宜。你如萬一找不到相當人選，我推薦一位朋友刁培然，是重慶中央銀行副理，四川人，長於應付，我認爲是最適當的。就這樣勉強地結束了我們的談話。

我與志澄，認識而已，談不上交情。承他這樣地看重，也是平生一件知遇！並且覺得非常抱歉！

這一年，大概是我官運最亨通的最後一年吧！蔣市長的重慶市財政局長，好容易過了關，接着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銘三先生，又保我做陝西財政廳廳長，於國民政府令下後，來

予納稅人以不便，那更不在話下。故我建議：應以駐在地爲名。例如：專轄成都附近各縣稅局的，即名爲成都分局。專轄重慶附近各縣的，即名爲重慶分局。餘可類推。這樣，就對內對外說，均覺方便多了。

一、各縣征權員的辦公處，應准其公開懸牌，以便利納稅人。不要使之淪爲半開門的地下稅局。

一、豁免土煙絲稅：四川的土煙絲，是由窮苦農民，自種少許煙葉，刨成煙絲，每逢某處場期，即手提肩挑，要走數十里路去趕場。席地陳列，賣上三元五元，即算好運氣，買回些糧食，使一家得個溫飽。這是一種極零星的數字，在國家稅的立場上說，應否徵收？是值得考慮的。況且逢場徵收，來去數十里，所得不足以償所失，徒爲不肖員工，多開個方便之門而已。即使認爲有徵收的必要，也只好列入地方稅，由鄉鎮就近徵收，較爲妥善。

以上是我建議的要點，還有多款，已無法記憶。

一逢場做戲。」是我鄉一句成語。每逢甲乙雙方，喧嘩不已，調人必以逢場做戲譬之。是勸人不必過於認真的意思。但無有人知其出處。更不知逢場的場字，究作何解？及來四川，始知場就是吾鄉所稱的「市」。四川各地，每逢場期，皆有演戲之事。場散戲亦散。乃知「逢場做戲」一語，原來如此！但是，這句話爲何能沿用到吾鄉如此之久？而且又這樣的普遍？只好讓治民族遷徙的朋友來解答了！又，吾鄉還有一句話：如對方所說的話，或所做的

各聯，都照實數填寫壹百元，而將存根只寫七十元或八十元，其中減少之數，當然落到私人荷包裏去了。這就叫小尾。報載臺灣也有此弊，那是設計者缺乏經驗所致。

在這四聯之中，由商人繳部一聯，原意本在防弊；以爲這樣規定，稅局有沒舞弊？只要將商人一聯，與存根核對，即無法遁形。而問題也出在這裏：一、因報部一聯，商人根本不視爲一回事。二、因全國一日所發出的稅票，不下數十萬張，即使商人能照規定報部，試問：每日數十萬張堆積如山的稅票，再加存根，將從那裏查起？要用多少人？這就是中國閉門造車所耍的另一花樣，不問事實是否可行得通，只要說得頭頭是道，就算盡了職責。結果，章程自章程，事實自事實，章程與事實脫了節，效率也就談不上了。至於一筆稅款要填四張票，手續過於繁瑣，更不必說。

我建議填發稅單，改用複寫法，上面一張填給商人，複寫的一張，留作存根，既無法塗改，大頭小尾，自然也無從發生；又省事，又簡單，人力、財力、紙張、印刷等，都可不致浪費，在經濟原則上說，是最合理的。

一、釐正局名：稅務分局的名稱，向來是集合所轄縣名的首一字而成。在四川省內，川北各縣，雖也有多至十餘縣的，然還可勉強應付。至於西康省內，因地面遼濶，人煙稀少，有一局統轄二十餘縣以上者，每縣一字，就有二十餘字。再加上財政部川康區稅務局九字，則全銜多至三十餘字。而且有字無義，文不聯屬，記誦特別困難。公文抄寫，也多麻煩。至

如發現你是來查稅的，總是陰陽怪氣地似理非理。或推說主人不在家。如要他們去找，他就乾脆回報說：不知上那兒去了？這是第三關。我們已經來了，難道因主人不在就算了麼？只好自己去闖，遇到加鎖的房間，你要他們打開，那比登天還難。這是第四關。酒缸草草地查完了，最後，請他們簽個字作證，又要打恭作揖，說盡好話，始得勉強完成手續。這是第五關。

除了上述五關外，還有一關：如果他們自己知道報稅不實，當你歸途的時候，還會請人追上來，攀轅請吃茶講價。我們在眉山時，那家漏稅最多的酒廠，更挽出眉山總商會長來旅館拜訪，請吃飯，逛風景區，最後歸到本題上去——「吃面子」。如果操守稍或鬆懈一下，你就會上他們的當。在這種環境下，想做個盡職盡忠、清廉自守的稅務官，確實不是一件容易事！

巡視回局後，寫了一份報告，內容頗長，事隔三十年，已不能全部記憶。茲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一、大頭小尾：稅局通弊，是出在大頭小尾上面。怎樣叫大頭小尾？這要從稅票本身上說起：部頒稅票爲四聯，第一聯給商人，第二聯給到地稅局，第三聯由商人報部，第四聯是存根。大頭，是將給商人各聯，都照繳納實數填寫。小尾，是將存根一聯，數字填得少些。因存根是報解稅款的原始單據，須與報解之款數相符。譬如說：商人繳稅壹百元，給商人的

乙：「二十八」，就是影射「宿」字。「三十三」，就是影射「天」字。我們的俗語，不是常說二十八宿與三十三天嗎？這副對聯，就很幽默地應用上了。說罷，甲乙二人，拊掌大笑！

我本來有失眠症，一遇旅途勞頓，必先服顆安眠藥。這回，却為隔壁的妙論所導引，忘了服藥，竟能熟睡，一覺醒來，驟聞雞聲，急忙下床，仰視天井，明月當空，萬籟寂然。忽爾想起：「雞聲茅店月」的名句來，不覺恍然大悟：雞鳴早看天，原來也有所本呀！

一〇三 事非經過不知難

「事非經過不知難。」本來是句俗語，但從我這次巡視所得的經驗，確也含有一部分真理。

查稅本是一件極平常事，而四川查稅，却比過五關還要難上幾倍。因四川的酒廠，都散在各場上；所謂場，就是東南各省的墟市。它的會期，或是一、四、七；或是二、五、八；或是三、六、九。離城區自三十里至四、五十里不等。從稅局下鄉，遠的來回要走七、八十里路，早出晚歸，四川沒有「便當」，如逢場期，還可在臨時飯攤上隨便果腹；倘非場期，那只好「枵腹從公」了。這是第一關。四川因地方秩序不佳，每家皆畜惡犬數隻，以資自衛；如遇生客，牠們會群起相撲，主人從不制止。這是第二關。好容易過了惡犬的一關，廠家

語，是山東、山西的土語。論語也是孔子說的語文。後來記載的人，因方言不易普及，所以用「書同文」的方法，改成文言了。商書湯誓：「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台訓我，或是當時河南葵丘一帶的方言。尚書詰屈聱牙，就因為方言太多之故。至就眼前論，開語文風氣之先的，我以為不是胡博士，而是四川人。

乙：四川人？你說得愈離譜了！

甲：請老兄不要着急，先去大門口看看那副聯對吧！

乙：大門聯對怎樣？

甲：「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那還够不上稱爲典型式的白話文麼？

乙：原來如此！那，你還不知道幽默大師，也發跡在四川呢？

甲：這又是一條花邊新聞了！且聽高論分解。

乙：到是多年前的舊聞，不過你未曾注意，反被蒙混爲新聞罷了！

甲：我確未曾注意。

乙：我們不是從隔壁那家宣告客滿的旅館轉來這裏麼？那旅館門口，也貼著一副對聯：

「未晚先投二十八，雞鳴早看三十三。」你知道「二十八」同「三十三」的意思是

甚麼？

甲：請教！

達。而且甲去乙來，不但鬧雜，更是髒不可言！到了夜間九時許，我們的隔壁房，忽來了兩位風雅之客，大談其白話文的出處。

甲：噫！老兄！你知道中國白話文的開山祖是誰？

乙：那還用說，自然是胡適博士了！

甲：胡博士？你有看過國語、論語、以及佛家與宋儒語錄沒有？

乙：那是線裝書，胡博士告訴我們：「有毒。」你怎好教我去看有毒的書，豈不是要我快些饒辮子？（江浙人死的俗語）

甲：那末，你讀過胡博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沒有？

乙、讀過：

甲：哲學史大綱，是胡先生得博士的論文，你知道嗎？

乙：我聽說過。

甲：這部哲學史大綱，全體取材線裝書，如果真的線裝有毒，胡先生怎能活到現在？

乙：那，胡博士爲什麼要這樣說？

甲：你去問胡博士自己，那是他成名的秘訣，別人沒法替他答覆。

乙：這問題我們暫且不去討論。你不是說起國語、論語諸書麼？我倒要聽聽你的高論。

甲：國語不是分周語、魯語、晉語等篇麼？周語顯然是用岐周方言來記載的。魯語、晉

十者、普皆廻向。」而同時在經文裏，對這十種廣大行願，皆以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行願，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以爲終結。這就等於說：天荒地老，地球滅盡，衆生滅盡，而普賢菩薩的行願，還未有盡。唉！這胸襟是何等的偉大！這行願是何等的艱辛！會使外道聞之，結舌不敢贊一語！

從峨眉到青神，四處訪問稅務局，連當地警察，都答不知。最後有人反問我：「你說的不是印花稅局？如果是的話，就在前面第幾家。後來我問局員：『爲什麼不掛一塊牌子，便利納稅人？』他們的答復：『章程規定，不許掛牌』。我才明白：這又是起草先生們，在那裏導演一幕閉門造車的滑稽劇了！他們以爲各縣都有財政部稅收機構，太不雅觀，面子要緊；至於納稅人的便與不便，比起面子來，自然是大巫見小巫了。於是國家稅收機關，遂被面子打入地下去，成爲「半開門」的「地下稅局」！中國人遇事不問效率，實事求是，只專從表面上做文章，敷衍了事。直到民國二十六年，還是這一套，真够令人吃驚！

內江，是我們視察的最後一站。陳局長陪我們上酒館，我仍囑楊視察希春去回鈔。陳頗侷促不安。我慰之曰：這次出巡目的，是希望各位能多多努力。如因此而使稅收格外有起色，那，我的目的，算已達到了！至於每日食住，自有旅費可以報銷，用不着我自己掏腰包，所以一路皆不受招待。望勿以此介意。

內江是重慶成都間的中途站，凡往來二地過客，都在這裏住宿；所以旅館生意，特別發

入夜，四山燈火，忽明忽滅，宛如螢光，自遠而近。稱爲「萬盞明燈朝普賢」。

金頂高處，有捨身巖，壁立千仞。據說：時有從巖上躍下而死者。爲法捨身，爲國家社會捨身，功德都可高逾須彌。至於像這樣地去捨身，簡直是外道邪見，於衆生及個己，都無益處。其愚真不可及！僧人乃於其地立牌，大書：「死不得」三字以警。

下山。夜宿九老洞，遇羅家倫伉儷。寺頗寬敞，僅次於報國寺。林主席每屆夏季，避暑於此。次日，還宿報國寺。

四川的峨眉，與山西的五臺，安徽的九華，浙江的普陀，同稱：中國四大名山。

峨眉，爲普賢菩薩道場。五臺，爲文殊菩薩道場。九華，爲地藏菩薩道場。普陀，爲觀世音菩薩道場。

普賢代表大行，文殊代表大智，地藏代表大願，觀世音代表大悲。智、悲、願、行，是大乘佛法的骨幹，缺一不可。而這四位大菩薩，都是釋迦文佛荷擔如來家業的大弟子，都來應化吾國，足見大乘佛法，委實與吾國特別有緣。同時也可說明吾國人的根器，更與大乘佛法特別相契。

說到這裏，我再介紹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一文，作爲大行的說明：

行願品云：「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恒順衆生。」

許多工程專家注意，到了四川，都要前往參觀一下。所遺憾的是我國學者，忘却「小心求證」，動輒武斷地以纏足與鴉片煙鏡來代表中國文化，像這樣的「假定」，未免太過火一點吧！其實，中西風尚，各有文野，像歐美的纏腰風氣，比起我們的纏足，未必高明得多少！不過那是洋氣些罷了！

據近代史家稱：天主教神父利瑪竇，曾譯四書爲西文，寄回本國。明天啓六年，比利時人金尼閣，也譯五經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帶回歐洲。康熙二十一年，比教士柏應理回國，將教士所譯中國書籍四百餘部，進呈教皇。並於康熙二十六年，在巴黎刊印西文四書解。因此，影響到十七八世紀歐洲之自由思想，大政治家如魁斯奈、斯賓諾莎、萊努尼茲等，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文學家如哥德等，均狂熱崇拜中國文化。這是值得我們的學者反省。

由萬年殿經洗象池，直達金頂，有幾段陡坡，必須下來步行。洗象池的故事，相傳普賢菩薩，騎六牙白象經此，象累了，有些汗毛毛，乃洗象於此，因以得名。

金頂拔海三千餘呎，寺瓦皆用鐵鑄，因山高風大，非此不能勝任。每年十月以後，大雪封山，大有一「萬徑人踪滅，千山鳥飛絕」之概。人們到了這裏，好像天空同我們的頭頂接近了許多。而且顏色特別蔚藍，襯托着蒼翠的林木，色調覺得異樣和諧。其時，一抹斜陽，從水平線上反射過來，爲這幅畫圖，平添許多光彩，人們到此，都不覺有出塵之感。古德入山惟恐不深，確有至理。而印度雪山，能出許多聖者，更可得到解答了！

由樂山去峨眉約百里，預定次晨七時半出發。先雇定滑竿。滑竿夫言：已數日無生意，將滑竿作抵，預借兩毛錢抽大煙。次晨九時，久待不見踪影，無奈，只好步行數里，始於途次，另雇滑竿以進。至距峨眉二十里許，於路亭小憩。時近薄暮，屢催不理，正惶急間，忽然殺出一個程咬金來，滑竿夫看苗頭不對，只好乖乖上道了，而且走得特別快。到了峨眉，已暮色蒼茫矣。宿報國寺。方丈果玲和尚，知書能詩，委員長蔣公，曾借該寺創辦暑期訓練團，頗優遇之。報國寺橫額，即蔣公所題贈也。

現在，讓我補述這支突如其來的救兵吧！先是，我擬乘便一遊峨眉，恐山高雲深，餘寒猶烈，向樂山楊局長借羔裘一襲。楊言：時已初夏，重棉即足，故未携行。事後，楊恐山中變化無常，爲備萬一，又令公役專足送來，會於路亭。嗣公役語我：該處時有匪徒劫奪行人之事。因念：如果當日携裘而行，或楊局長不遣專足送來，能否順利到達峨眉，誰也不敢擔保。由今回憶，也是一樁不可思議的巧事！

報國寺規模頗大，果玲和尚，館我們於右側客房，一連十數間，高大寬敞，開軒外望，是一排長松；入夜，山風間發，時作長吟，令人難於入睡。始信人間清福，也不是一樁容易享受的！

次晨上山，經清音閣，宿萬年寺。寺自基地至屋頂，不用一根木柱支撐著，不用片瓦覆蓋著，全部都用磚砌成。故又名磚殿。那，必須有高度的力學智識才與。因此，引起世界上

意爲之。這樣，權務自然無法推動了！

當我們由眉山抵樂山時，樂山分局，已於事前接到報告，自然一切如法。

樂山爲古嘉州地，宋人有：「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嘉州之山水在凌雲。」雖不免過於誇大，然就我的足跡所經言：寰宇之內，山水之勝，確未有過於四川者。當然，其他各省，也有風景殊勝的所在，但每限於一隅一地，且多半還要賴人工來點綴。四川呢，每個角落裏，都蘊藏著如畫般的風景，使人流連忘返。我嘗有句云：「益州處處花如錦，豈獨成都是錦城。」是紀實之語。

樂山縣城，爲泯江與青衣二水合流處。成一半島形。青衣俗名大渡河。渡青衣江，登小丘，即凌雲寺所在。寺左數百步，有東坡讀書堂。華陽林山腴題我的維摩室圖，有：「坡老荒樓對。」指此。再左，渡小溪，登數百級，爲烏尤寺。地極幽靜。最高峯有室三楹，遠望峨眉，青山如畫。榮縣趙熙堯生侍御，年必蒞寺，盤桓數月始去。寺初名烏牛，黃山谷嫌其俗，易今名。

凌雲俗名大佛寺，其地當二江合流之衝。雨後水勢甚急，往往覆舟，唐開元初，海通禪師欲鑿大佛一尊以鎮之，請於太守，難之曰：「若欲成，先以目來。」師固自抉一目，托盤以獻。太守慚謝。經九十年始成。高三十六丈，頂圍十丈，目廣兩丈。可算世界第一大佛。大佛寺得名因此。

督察，以後如發覺各稅所貪污案件，請報告鈞署令本局辦理，以重事權。呈文中，有：「貪污固應嚴懲，人權亦宜保障。」自爲頗中肯要。

一〇二 巡視權務

這次來川監權，也可說是受命危難之際。自思：國家到了這步田地，如能多徵一分稅收，即可對抗戰多增一分力量，遂決定親到各地視察。先至江津，檢閱稽征簿書，尙無大錯。次晨，即就該所登記釀酒較多的鄉鎮去視察。稽征員桂少良，山東籍，人頗幹練。謂：該鄉秩序不佳，時有攔路搶劫之事，力勸慎重。其實，那時的四川，在軍閥頻年剝削之下，弱者轉於溝壑，強者散之四方，以言秩序，全省幾無一片乾淨土。如有顧忌，就無一步可行，無一地可去。故決定照原計劃進行。同行的有視察楊希春及工役共三人。到達目的地時，先查一間規模較大的酒廠，但當他明瞭我們的身分後，就百般刁難，這待以後再來細述。因此，往往早出晚歸，連吃午飯的機會都沒有。這份差使，確實令人够苦！

由江津，而宜賓，犍爲一直到眉山。

眉山是這回視察途中最關心的地點。因自接事以來，對於眉山的稅收，發現許多可疑之點，經「三令五申」的查詢，都以「相應不理」處之。所以一入眉山轄境，即先查察幾處酒廠，簡直糟到無法形容。旋至稽征所，始知所長臥病經年，從不到所辦公，一切皆任職員率

任期，然以抱負尙未施展，且因年邁行將退休，請求縣府准予留任原職至退休之日，以遂教育桑梓子弟之願。」

簽呈於本年六月十五日，連同校長任期屆滿調任報告表，一併送到教育局。

根據教育廳的規定，國小校長任期屆滿，如有事實需要或特殊原因，得准予留任一年。但是，曾洋溢校長的調動風聲，却已傳遍竹北。

熱心的家長們，乃開始展開慰留活動。並由竹北鄉籍的曾勝枱議員說項。當劉縣長告以從未看到校長的簽呈時，曾議員才轉向教育局查詢。

昨天上午，曾議員終於在教育局找出這份被稽壓了將近三個月的簽呈，並當面交與縣長，要求查辦。曾議員表示，曾校長的這份簽呈，被教育局壓在檔案箱裡，過了三個月「暗無天日」的生活。他個人除表示遺憾外，並請求縣長制裁有關失職官員。應謀求補救之道。」

其實，新竹等處，尙有積壓半年以上及一年者。如能改由科收發每日製表呈閱，則積壓之弊，不掃自空。此係我的經驗，可姑試之。

我在上文，已提到兩位稅務督察檢舉汪前局長的故事。不久，他們又向我檢舉青神征權員舞弊案。我遂將他們的檢舉書，轉青神縣政府法辦。據復：「罪證不足，要我補送」。但是這兩位督察却說：「證件均已送去，餘留自己參考。」這，顯然是「圖窮匕現」的遁辭。像這樣今天拿甲的人格與名譽，明日又拿乙的人格與名譽，作爲自己尋開心的代價，我認爲實在要不得。至關係本局信譽，尙其小焉者。於是呈請稅署，說明青神案辦理經過，請明令

我在稅務局任內，爲爭取辦事時效起見，曾自製一表，交各科收發，逐日登記送閱。其格式如上表：

各科收文與發文，都由科收發先行登記的，所以每一科的處理文件情形，只有科收發最清楚。如能將科收發控制住，永遠不會有公文積壓之事發生。

現在，我再將上面的報表，略加說明一下：昨日累積，是指截至昨日止公文累積未辦之數而言。加上今日新收，然後減去今日處理之件，所餘，即爲本日累積之數。譬如：

$$\begin{array}{r} \text{昨日未辦} \\ 250\text{件} \end{array} + \begin{array}{r} \text{今日新收} \\ 300\text{件} \end{array} - \begin{array}{r} \text{今日發文} \\ 200\text{件} \end{array} = \begin{array}{r} \text{今日未辦} \\ 350\text{件} \end{array}$$

有了這張表在手，一個機構處理公文概況，做主管的，自可一目瞭然。

那時，正值對日抗戰吃緊時候。前線將士，浴血與敵人作殊死苦戰，我們在大後方，也該特別努力。因此，我認爲某科積壓文件過多時，即手令星期日來局補辦半日。同人仰體時艱，皆樂於從命。其時，還沒發明加班費，一律都是義務的。

臺灣公文積壓的報導，開大陸未有的記錄。省政府爲清除積弊，乃另設考核機構，命意未嘗不善，而方法則有可議。因另設機構，等於隔靴搔癢，永遠不會搔著癢處。據新生報五年九月四日竹北通訊：

「竹北鄉鳳岡國小校長曾洋溢，於本年六月十五日，向縣府教育局提出了一份簽呈，略謂雖屆滿

他申請立案時，可能機器廠房員工等等，都已預備齊全了。多耽擱一日，即多一日損失。廠家爲減少損失起見，往往不惜別謀捷徑，於是上酒家、送紅包，像這類意外的許多花樣，就很容易在立案過程裏到處發酵。現在，我將立案日期，加以限制，既可使廠家減少無謂的損失，也可預防經辦人員藉端舞弊的機會。然而，這須做主管的在職責上多辛苦一點才與。

大凡科員政治的養成，多因主管不管，自然而然地只好讓部屬去管了。而目前的兼差制度，風行一時，更爲孵化科員政治的溫床；如不迅予改革，而欲爆出奇跡，難矣！

遜清的康熙皇帝曾說：

「昔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綜細務，朕心竊謂不然。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即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務安閒，則後日愈多壅積。萬機至重，誠難稽延。故朕蒞政，無論鉅細，即奏章內有一字之譌，必爲改定發出，蓋事不敢忽，天性然也。」

表報日發收科

公 文 件 數	昨日	累積	
	今日	新收	
	今日	處理	
	今日	累積	
表填人：			(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一代帝王，日理萬機，尙勤慎如是，足爲世法已！

又如稅務局立本臨時帳，那是極簡單易行之事，而且是會計人員職責上該做的，爲什麼反持異議？簡單地說：無非希望彼此混水摸魚。蓋當時我如貪圖一些比期利息，自然瞞不過同事們的一雙雪亮眼睛；尤其會計人員，一五、一十，更爲清楚。你如希望「天下太平，」必須將大家的嘴巴，塞得滿滿，因此，就不能不「三一三十一，」使彼此「皆大歡喜。」才能春光不致外洩。這都是薄俸下所結成的惡果。我不惜費辭地說了一大堆，是希望國人對此加以注意。

「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管仲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家，其能使齊國大治，就因爲他實事求是，合乎人情之故。而今日所謂出差費、加班費等等，事實上也無非在調劑員工。據聞：有在宿舍裏睡了幾天去領出差費的笑話；無異教人去舞弊，而且更會造成不公平的後果。

現在，我們的俸給制度，已漸漸納上軌道了。於種種配給外，還有公務員保險制度，到了退休年齡，更有一筆退休金可領。如能將俸給隨時注意調整，那是剷除貪污的根本辦法。往昔海關、鹽務、郵政，爲什麼不易出紕漏？固然因爲它們的制度嚴密，同時也因它們的俸給合理化有以致之。

稅局職掌，範圍相當廣泛，有許多工廠立案，皆須就近向稅務局申請。凡遇這種公事，我必親批「此件限一星期內發出」九個大字。在當時，我深深地感到：凡創辦工廠的人，當

度入手。目前，政府似已有鑒及此，故對各機關會計，皆相當重視，予以獨立。但舞弊之事，並未因此減少，甚致主計人員，本身上就在那裏作弊。可見現在的主計制度，尙有待於改進之處，自不待說。

「徒法，不能以自行」。因此，在制度本身以外，還須有其他配合。最要緊的是在厚其薪給，使能「養廉」。然自清末以來，國家始終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在我一生所服務的機構來說，中國銀行行長鄭壽翁的月薪，僅二百餘元，我僅一百餘元，那時沒有養老金，也沒有各種配給，所有房租伙食佣人應酬等費，都已在內。公權先生，做一輩子中國銀行副總裁，到交卸日，虧空二十萬元，由董事會通過給付。鄭壽翁做一輩子閩行行長，退休後，僑寓香港九龍，年已九十，猶終日伏案賣畫度日。說來真够可憐！

閩行的蘇寶貝，勾通行員做公債，賺了錢彼此「一同」，虧了本出在行帳上。假造傳票，倒填月日，被鄭壽翁發覺，蘇寶貝老羞成怒，拍案大罵，最後鬧到總行，將寶貝調福州支行經理。壽翁調爲閩行顧問了事。

在上海市銀行時代，我每月貼老本，替公家辦事，直至離行時爲止。董事長兼總經理徐聖老，同時兼了好幾處董事長。否則，他所貼的更不知要多少？但他的外甥市銀行營業員，竟因舞弊十餘萬元，被審計處發覺，畏罪自殺。如何了結，我早已離行，不知其詳。我想：如果將這十餘萬元的利息收入，普遍加薪，或可不致鬧這樣大的禍事。

謝：「各分局解款，在公文未到達以前，我們無法知道它的科目，故無法入帳。」

我：「那我知道。不過這些困難，極易解決，由會計科立本臨時帳，將各局解款，一律先入臨時帳內，俟公文到達，再在臨時帳上轉出，依科目入正式帳，不是解決了麼？」

謝：「那很麻煩！」

我：「不錯！會計科從此要多記幾筆帳是事實。然而，我們因此將稅務局會計，推上軌道，在責任上是值得一試的。」就這樣很勉強地將問題解決了。

會計科的一關打通了。次一工作，對於滙票收兌問題，還是有些不放心。於是商得重慶中央銀行潘益民經理同意，由稅務局立一專戶，凡各局解款，皆由中央銀行代收入帳。一面通令各局，自製「此票憑重慶中央銀行領取，他人拾得，概作無效。」木戳一枚，嗣後解款，即於滙票背面，先蓋此戳，然後付郵。否則，如有遺失或被人冒領之事，本局概不負責。這樣一來，稅務局從此弊絕風清，確實够得上稱為模範稅局。

我本來不學會計的，但自從政以來，若甘肅財政廳，若川康區稅務局，能從亂絲中整理出一些頭緒來，却得力於會計。這是六年來從事銀行業所得的一點經驗，使我有個下手處，如稅務局之立臨時帳，即其一例。

同時，由於從政的經驗，覺得中國各機關，在在處處，有待整頓。這必須從整個會計制

，謝却不慣這一套磨棹子的工作，遇事很大意的讓他過去。我有所問，均不能答。因此，萬事只好由我自己當心了。

一〇一 整理稅收

經過一個多月以後，知道每月稅收約在二十餘萬至三十萬元之間。因當時地方不靖，各分局怕出亂子，所有稅款，均隨徵隨解。稅局於收到稅款時，僅有一整筆數字，要待分局公文寄到，始知其中印花稅若干？煙酒稅若干？火柴稅若干等等，方能正式入帳。而稅款與公文，時間上的距離，平均約十餘日。歷任即乘此空間，將稅款私放比期，利息如以三分計算，每十五日爲一比期，每月兩比期，利息是相當可觀的。

如果心狠一點，還可將各局來文，壓它半個月，或一個月，那利息數字，就更龐大了！這筆錢，您說他舞弊吧，他儘可能推說公文未到，無法入帳。您說他不舞弊吧？每月確實是一筆數萬元可驚的鉅額利息，已落入局長私人腰包裏去了。汪前局長所出的紕漏，想來與此有關。因稅務局是個監督機關，不直接徵收稅款，即要舞弊，也不可能！

稅務局第四科，是專管會計的。科長謝某，是四川革命先進謝持慧生的侄子，耳聾，且煙癮甚大，什麼都不懂，科內一切事務，是由一位薛科員包辦的。這位薛先生，委實樣樣要得。當我請他如何解決稅款記帳辦法時，他的答復是：

君，遂與偕行。那時，漢口已相當吃緊，上行江輪，連座位都不易得，我們總算運氣，買到艙位。舟中無事，謝君爲我們述一北極閣拆塔故事，事涉離奇，當於另節述之。

船到萬縣，江中一船一船又大又黃的柑子，向過客們兜售。我給一元，竟滿滿的裝了兩簍，約莫有二三十斤，使我大大的吃了一驚！在上海，這種美國入口的柑子，一元只能買到六隻到八隻。現在，我們自己有這又好又便宜的東西，却不能運去上海銷售，坐視國家耗費極寶貴的外匯，反向國外去進口。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的每個人，對歷史實在無法交代。

自接事的次日，始知前任局長汪某，因貪污被稅務署督察，向重慶委員長行營告了一狀，訊審屬實，判處死刑。據說，這位局長，還是孔部長的學生。始恍然部長在漢口時的態度，是有激使然的。至於怎樣舞弊，我始終不明白。因自前局長出缺後，財政部即命四川特派員兼四川省政府委員關吉玉佩恒暫行兼代。我是關的後任，已算事過境遷了！

接事後，我即往訪行營主任賀國光元靖，他是一位謙謙君子，與我談及前任時，說：由中央直接來川的官吏，該以身作則才對。我也認爲國難如此嚴重，還要貪污，實在有些說不過去！

我自服官以來，對於處理公文的态度，凡與從前有關聯的，必將所有舊卷，從頭至尾細看一遍，始敢下斷語。但是同來的謝秘書，寫作俱佳，而且還能畫幾筆，完全是一位江南名士作風；如請他專辦應酬筆墨，那是上等角色。可惜稅務局只有一個秘書，當然重在公文上

一〇〇 監權川康

一個初冬的早晨，忽接財政部秘書譚仲輝來電，要我去南京。下午，又接一電，言已任命我爲川康區稅務局長。那時，上海宛如一座孤島，對外交通，均已斷絕，電報是由中央銀行自備無線電臺轉來的。而各方所得關於長江航運消息，極爲紊亂。遂由內人詢其堂妹傅式說太太，由江輪西上，是否無問題？答復是：「行不得也哥哥」。乃電復仲輝，告以繞道浙贛路至九江。應否去南京？請電復九江中央銀行留轉。因這時，我已料定南京無法久守。政府既決定西遷重慶，孔部長可能已到漢口，不必多冒此險。乃乘英輪至溫州，途遇日本巡洋艦，用旗語往返詢問，始得放行。遂乘便回家，謁墓告別。蓋恐此行，不知何時得歸故鄉也。迨車抵九江，果不出所料，孔部長已去漢口。乃乘江輪西上，沿途時有敵機盤桓「護送」，可謂闊哉！

到漢口後，謁孔部長於中央銀行，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對我說：「你去，要好好的幹！」我應聲是！即便退出。自忖：孔公和易近人，生平從無以這樣的態度對屬下，今天爲什麼特別？但一轉念間，以爲時局如是，每個人的情緒，都異常惡劣！尤其孔公所遭遇的苦痛，自比任何人更大；思至此，一股起伏的思潮，也就平靜下來。

這次受命倉促，連個當家秘書，也無法物色。適張群岳軍先生，主湖北省政，承推薦謝

透，那，當我們回去大陸的時候，如窮得無可奈何，去南京夫子廟，擺個「相天下士」的攤子，相信也可混日子。

讀者不要以為我這想法是沒出息。中國被稱為第一流良史的司馬遷，在他那部大作史記裏，却為日者、龜策，寫了兩篇有聲有色的大文章。日者、龜策，就是今日所說的算命先生與卜卦先生。司馬遷是個「平民主義」的史學家，他那部大作——史記，有許多很大膽的創作。他的目光，不僅燦破四天下，（凌行婆對趙州語。）簡直照耀千餘年後的今日。

說到這裏，我更想起鑄英小學坐冷板凳的時候，與黃冠儒同訪虹橋鎮商會會長倪衡廷先生，他是前清秀才，坐既定，先生雙目釘住我，很仔細地端詳了一回說：你的相貌，不會久困風塵，幸自努力！這是我初次與先生見面時的話。迄今六十餘年，對國家、社會，無有寸進；回首前塵，有負長者期望，只覺慚愧而已。

風鑑之學，中國發源甚古。史稱：舜目重瞳，文王身有七十二痣，孔子頂如山丘，皆是異相，與常人不同。

范蠡說：「勾踐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文種不聽，終致殺身之禍。世傳曾文正公亦精此道。大抵閱人既多，自可得個彷彿。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是相學的根據吧。

「大約立冬以後。」他將我的八字細細地詳了一回說。

「好，謝謝先生的指教！但望所言不虛！」遂起身告別。

歸後笑語內人：我們做了十餘年的夫婦，你對我的瞭解，還不及命師一席話那樣深刻！內人笑道：你這樣贊歎這位命師，如果是女的，我一定介紹給你做第二位太太，讓她可以天天替你算命。我說：如果真是女的，怕不會那樣慷慨吧！

到臺灣後，一度因南君懷瑾之約，同去看一位熟知命理的朋友。我問：三度想出家，都未成功，這是什麼道理？他答：你的八字，貴人很多，怎會能出家？這句話提醒了我，使我對於命師的一席話，得到解答：我的八字，劫財很多，劫財是表示不是正財。再明顯地說一句：劫財是指不是自己底財說的。譬如我做過銀行行長、財政廳長、稅務局長、經理處長等職，所經手的財，委實不算少數。但這所經手的財，都與我本身不相干，在命理上說，都是劫財，不是正財。正財才是自己的。我的八字，除劫財外，還有許多貴人，又有一顆印，命師就憑這些理論，斷定我該作銀行行長、財政廳長。那末，命運確實也有它自己一套邏輯作根據，這要看當事者如何「神而化之」？不是普通無靈知的命師所能為力而已。

因此，我覺得中國傳世很久的每一事，每一物，其中必定皆有它的哲理存在；當我們未曾細細研究瞭解以前，最好還是抱「多聞闕疑」的態度，不可武斷地「大膽假設」，「一概斥為迷信！不過命師對於我性格的推斷，究以什麼為根據，我至今還沒明白。倘此關能被我參

「好啦！我是來算命的。我說是布店裏的小夥計，你始終不相信。那，就請你照我的八字來說吧。」

他贊成我這個調停辦法。於是說：

「先生！你如果真是在布店裏做名小夥計，那，未免太可惜了！就你的八字來說：該做銀行行長。如果入政界的話，你於三年前，已經做了財政廳廳長。」

「什麼？財政廳長？」我故作詫異的問道。

「是的！財政廳長，是國家的簡任官。」

「簡任官，什麼叫做簡任官？」我又故意的問道。

「簡，是竹頭簡。簡任，比荐任高一級。」

我暗地裏十分佩服這位命師。我確實做過銀行大班，而且自民國二十二年起，做過甘陝兩省的財政廳長。尤其不可思議的，他說我的性情，簡直連家人也沒有這樣清楚。

於是我同他尋開心地說：我有幾位好友在政府中做事，想寫封信拜託他們，替我想個辦法，你看怎樣？這時，他似乎很相信我確是上海協大昌布店裏的小夥計了。遂毫不躊躇地答道：

「好的！好的！趕快信，我要替你道賀哩！」

「那末，依我的八字，你說什麼時候，會有喜信？」我又故意地問道。

有人麼？時閣樓上忽應聲道：有！有！於是兩步併作一步，緣梯而下，問什麼事？我答：算命。他聽到算命二字，不覺笑逐顏開，立向案頭取一價目表遞給我說：你要那一類？

這張價目表，起碼是三角，最高是五元。也有一元、二元、三元的。我遂答道：想算一元的，不過這個年頭，一元覺得有些肉痛，能否相讓點？他躊躇了半晌，始問：你出多少？我答：五角。他說：五角太少，七角吧！橫直這年頭，生意清淡，我也隨隨便便算了！

講好價錢，他把我的八字一排，忽然問道：

「先生！你現在作什麼事？」

「在布店裏做一小夥計。」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小伙計？」他以十分驚奇的眼光投向我。同時，似在等待我作進一步的答復。

「是的！我是個布店裏的小夥計。」

他仍帶著懷疑的態度，走向我背後，將我左肩胛一摸，仍恢復他的原位說：

「先生！請不要騙我，你不是布店裏的小夥計！」

「不會騙你，我真的是協大昌布店裏一名小夥計」。

天曉得！上海那時是否有間協大昌布店？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不過爲倉促應變，同時不要使他看出破綻起見，不得不瞎扯一頓。

這樣爭執了一回，一個說是，一個說不是，最後還是由我自作調人說：

。鄉愚謂既可鎮白蛇，當可辟一切邪氣，於是遊湖者，常擊塔磚令碎，歸而藏之。年復一年，塔之下層，幾如羸人，皮肉皆脫，僅餘筋骨。政府麻木，竟不之禁。民國十三年，塔忽崩圮。其年夏，杭州特別乾旱，由湧金門至三潭印月，不假舟楫，可以徒步自由往返，爲從來所未有。先是，杭州童謠云：「雷峰塔倒，西湖水乾，白蛇娘娘出現」。雷峰塔係象徵佛法。白蛇娘娘爲妖魔之代表。當民國十三年塔崩之日，正共匪竄入國民黨之時，從此由寄生而茁壯，遂致竊據整個大陸，三反五反，率獸食人，其兇惡狠毒，瞋恨好鬥，遇人即噬，實有過於蛇蠍。依佛法言，此輩當係阿修羅轉世的。

九九 談言偶中

淞滬戰役期間，我住在上海法租界四明村。當風聲緊急時，將兒媳輩遣歸樂清瑤輿，以減輕臨時應變的困難。戰事既作，租界時有流彈傷人之事，所以非萬不得已，不願出門。

但蟄居兼旬，委實覺得無聊，於是穿件藍布衫，戴一頂破帽，預備去算命；我是反對算命的，前面已經說過。這是我有生以來，自動算命僅有的一次。

上海的命相館，都集中在浙江路與五馬路之間。我由永安公司折向浙江路，走不上數百步，見右側有一命館，榜曰：「江天曉」。我想：這名字倒不俗。時因戰爭關係，百業清淡，各商店大率「半開門」。命館更可憐！我遂推門而入，闔無一人。乃大聲呼喚：有人麼？

軍長項英。自是國民政府，不得不對各地共軍的非法活動，採取防範政策。

新四軍事件發生後，中共的「中央革命委員會」復派陳毅爲新四軍軍長，命令擴充爲七個師，擅委師長，擴大宣傳「新四軍」戰績，以混亂世人的視聽。並誣新四軍事件，爲政府親日派投降的陰謀。毛澤東、吳玉章、林祖涵、秦邦憲、董必武、陳紹禹、鄧穎超等，初本受政府之聘，加入國民參政會，至此，拒絕出席。並在各地，擅立非法政府，發行偽幣公債，脅迫人民參軍，形同割據局面，予國軍以莫大困擾。

共黨是以說謊欺騙起家的；民國十三年李大釗向國民黨偽投誠是第一次。到了民國二十三年，毛澤東的偽投誠，已是第二次了！可惜後來美國總統杜魯門，對於上述兩次國共合作的紀錄，似乎一無所悉，反責國民政府不與共黨合作，斷絕一切援助。而同時蘇俄所繳獲日本關東軍的精粹武器，却全部用以裝備中國共軍，因而國共兩軍的實力，形成絕大懸殊，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忍痛地撤出整個大陸。我們今日平情論事，假使民國十三年沒有容共的一幕，那會有以後一連串事故發生；而共黨之在中國，至多成爲一游魂而已。因此，使我想起一件不可思議的巧合故事來：

杭州西湖南屏山下，有雷峰塔，爲五代時吳越王錢俶所建。下博而上約，高可二十餘丈，以紅磚砌成。年代既遠，磚經風霜，作紫銅色，每當夕陽西下，湖光塔影，益見靜穆，頗有老衲入定之況。按「雷峯夕照」，本爲西湖十景之一。白蛇傳說部，即以此塔爲背景撰成

「今後政策，要：

七分擴張勢力，

二分對付國民黨，

一分抗日。」

因此，「共軍」一開始即不服從最高統帥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由第八路軍改名的「第十八集團軍」賀龍部入據晉北，稱：「晉陝綏邊區」。聶榮臻部入據晉東北，稱：「晉冀察邊區」。劉伯誠部入據晉東南，稱：「晉冀蘇皖邊區」。蕭克部出長城，組織「冀熱遼邊區」。徐向前則南侵山東，設立「蘇魯豫邊區」。而「新四軍」則稱：「淮南蘇皖邊區」。曾生、馮白駒之「兩廣縱隊」、「瓊崖縱隊」，亦於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後，盤據粵西及海南島。「中共」實力，遂漸坐入。於是四處襲擊國軍，消滅敵後抗日民軍，以致山東、河北、江蘇省政府，無法行使職權。政府迭次命令制止，均無效果。

民國三十年一月四日，皖南「新四軍」，乘國軍第四十師南調換防之際，集中七團以上兵力，分三路加以圍攻，第四十師倉卒應戰，傷亡甚衆。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爲維持軍紀起見，乃下令加以制裁。自六日至十四日，將該部叛軍全數解散。軍事委員會乃於一月十七日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將該軍軍長葉挺革職扣押，交付軍法審判。並通緝在逃的副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戰前線的責任。……」

蔣委員長因此，曾發表如下談話：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爲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助蘇俄與紅軍，皆爲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議案相合。而其宣言願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余以爲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在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以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

當時爲表示合作起見，除允其擴充一萬五千人，月給餉糈，並供武器外，復任命朱德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爲副總指揮，轄林彪、賀龍、劉伯誠三師，歸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節制，開赴晉北，對敵作戰。並以林祖涵、張國燾爲「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副主席。復收編民國二十三年遺留江南各地的共匪爲新四軍，以葉挺爲軍長，項英爲副軍長，歸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節制，規定在南京、蕪湖間地區游擊。

共匪投誠底目的，是利用「抗日」爲名，以發展其實力；故經政府編入正式建制後，毛澤東即秘密發出以下的訓令：

吾民族之羞！

就汪個人說，是相當聰明的。演說也能吸引一部分人。只是未能「忘懷得失」，鑄此大錯。世不乏見利忘義之輩，願以汪兆銘的下場爲鑑！

二、釜底餘生的毛澤東 蘆溝橋事變的發展，苦了中國人，同時也苦了日本的老百姓；而其間得漁人之利的，只是中國共產黨。

中共困處延安，本如釜底游魚，命在旦夕；因有蘆溝橋之役，乃予這游魚以投機的絕好機會。而在中日衝突夾縫中，漸漸茁壯起來，終於篡奪政權，竊據大陸，貽禍整個東亞。

中共本來最善投機的。同時更是最善偽裝的。當民國十三年，共黨由李大劍向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表演者觀之，是何等地誠懇與動聽！曾幾何時，竟反叛國民黨。此次又因中日緊張之際，於民國二十六年初，由周恩來兩次來京，表示服從三民主義；要求政府停止剿共，召集各黨各派商議救國方案。並於同年七七事變後，發表共赴國難宣言：

「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爲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獲得了中國國民黨的諒解，而決心共赴國難了。……因此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國宣告：

- 一、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 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土地的政策。
- 三、取消現在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主義，以期全國政權統一。

然而汪兆銘爲什麼要去賣身投靠？須從民國二十六年日本攻陷南京說起。

日本軍閥，初以爲只要佔領南京，我國必會屈服，後來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始於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發表聲明，另找對手。然其時北平偽組織王克敏，南京偽組織梁鴻志，已無剩餘價值可資利用；於是看中了汪兆銘，施以勾搭。及武漢失陷，汪氏以爲中國抗戰前途，必無希望，乃起投機之心，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參加成都中央軍校畢業典禮爲名，乘機逕赴昆明，說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一同附逆，未果。遂轉道河內，於同月二十七日發表通電，接受近衛聲明，中止抗戰，向日本求和。二十八年春，汪氏經香港至上海，六月一日，率周佛海等飛東京，與日代表阿部修行簽訂：「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附件」，作爲成立偽政權的交換禮物。遂於次年三月三十日，南京偽組織，正式開鑼，至十月十日，還要耍一次慶祝「國府還都」的把戲。真是不知人間有羞耻事了！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九日，美英同時對日宣戰，汪兆銘自知前途無望，死期將至，於杭州見到浙江僞省長傅式說時，竟老淚縱橫，泣不可仰。這是傅式說太太後來告訴我的。愧悔呢，還是良心發現？此正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也是：「自作孽不可活。」的明證。

「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汪兆銘如死於刺滿清攝政王載灃之日，那真是轟轟烈烈，流芳萬古的民族英雄了。然竟留他一條活命，而死於僞朝漢奸之下，是汪的不幸，也是

九八 兩個投機者

一、賣身投靠的汪兆銘 誰料當年意氣豪勵，志切吞胡，甘冒生命危險，行刺滿清攝政王載灃的民族英雄汪兆銘精衛，竟會晚節不終，向日敵賣身投靠，稱兒皇帝，甘作吾國張邦昌第二。

我不知日本與滿清，究有何別？滿清統治中國三百年，對於我國民族與文化，雖也有過相當毒辣的摧殘，然與日本比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

日本統治臺灣，僅半個世紀，到了抗戰時期，以進臺灣爲內地，（指日本）並以配給平等爲餌，要我臺灣同胞，一律改用日本氏族。吾同胞有不願忘本的，同時又爲避免日警麻煩與生命危險起見，不得已將姓張的，則去張而稱河西某甲；姓趙的，則去趙而用天水某乙；以爲應付。然日敵仍認爲不徹底，必須改用「藤田」「岡田」等等日本熟知的姓氏，方才罷休。如果臺灣再遲五十年光復的話，恐怕找不到半個我們的炎黃子孫了。至於語言方面，如果發現有人說閩南或客家話，日警就要加以干涉。問道：「爲什麼不說國語？」（即日本語）這種事實，試問：日本與滿清究孰愈？

滿清只亡中國，並沒想滅我們的種族。日本不僅要滅中國，簡直並我種族而滅之。其用心的險惡，真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三) 中國政府，放棄其反日反滿政策，與日本共同防共。

(四) 必要地區，劃為不駐兵區域，並成立特殊組織。

(五) 中日滿成立經濟合作。

(六) 相當賠款。

此外另附二條件：一、談判進行中不停戰。二、由我派員至日本指定地點直接交涉。

這是投降條件，日本此時，已自知鯨吞整個中國的不可能，所以改用蠶食方法，先攫取東三省及河北，待消化後，再來個第二、第三……次的照樣襲擊，照樣迫降，以消滅我整個中國。

蔣委員於蘆溝橋事變之初，曾在廬山各界談話會席上，有如下沉痛語：

「我們的東四省淪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數百年古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蘆溝橋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四省。北平如果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

這是「一針見血」之論，觀於日本條件中所謂：「中日滿成立經濟合作」。「必要地區不駐兵。」「成立特殊組織。」已可概見。故我政府立予拒絕。日本羞憤之餘，乃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爲對象，終於看中了汪老闊導演了一幕南京偽政府的滑稽劇。

在淞滬抗戰期間，可以表現出吾同胞一致對日的決心。只要前方有電話，要水泥幾千包，或木板幾千方，麻袋幾萬隻，都能於一二點鐘內，全部備齊，送去前方應用。總之，前方要甚有甚，這與租界物資豐富有關。當時綜其成的是宋子文先生。而負徵集輸送之責的，杜月笙先生出力最多。如果不是日軍抄襲金山衛後方，而一直從正面進攻，那，我相信還可抵抗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令敵人支出一筆更大的代價。

自上海撤守後，日軍挾其海陸空龐大威力，節節西進，於十二月十三日攻陷南京，守土士兵，奮勇巷戰，斃敵六千餘人，乃老羞成怒。燒殺淫掠，無所不用其極！美人所創辦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本為婦女臨時收容所，獸兵逐日前往搜索，慘呼之聲不絕。代校長美藉華群女士，因恐怖過度，以致精神失常，返美就醫，終於不起。國民政府曾下令褒揚云：

美籍女士華群秉性仁慈，見義勇赴；任金陵女子大學副校長，辛勤訓育，卓著成績。二十六年冬季，敵犯南京，勢燄凶殘，獨能不辭艱險，出任救濟工作，避難婦孺，賴以保全者甚多。茲聞在美逝世，軫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彰懿行。此令！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日。

日軍對於我國英勇抗戰，於淞滬一役中，已嘗到一點苦味；乃乘攻陷南京的機會，託德國駐華公使陶德曼，斡旋中日和平談判。陶乃自稱：奉其政府訓令，以雙方傳言人資格，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深夜，轉達日本所提四原則。

是役，日本初意，原望在滿洲國的承認上打主意，而結果僅限於軍事，總算差強人意。而膺白先生當時委曲求全，勞怨交織，因而觸動肝病，卒以不起；天奪長城，惜哉！

日軍突擊蘆溝橋，是中日正式戰爭的序幕。蔣委員長曾有極嚴正的表示：「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其不屈不撓，保持東亞和平，與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之苦心，均可於此寥寥數語見之。

七月二十八日，日軍陷南苑，二十九路軍將領佟麟閣、趙登禹，力戰殉職。我軍放棄平津。於是華北戰場日軍，由平綏線陷我歸綏、包頭；同蒲線日軍，陷我大同、太原、汾陽；平漢線日軍，陷我保定、石家莊、安陽；津浦線日軍，陷我德州、濟陽等處。全面抗戰，於焉開始。

日閥侵略中國，本分北進南進二派；北進以滿蒙爲跳板，志在整個華北，由陸軍主之。南進以華南爲起腳點，以海南島爲跳板，志在整個南洋，由海軍主之。蘆溝橋變作，日海軍鑒於陸軍節節進犯，得心應手，遂亦不甘寂寞，於八月九日，以陸戰隊官兵各一人，乘汽車侵入虹口機場，被我保安隊擊斃。八月十三日，敵軍萬餘人，向我保安隊進攻，敗退滙山碼頭。日軍先後增援至三十餘萬人，我軍參戰兵力，亦達五十師以上。浴血苦戰，寸土必爭，敵軍死者六萬餘人，我軍傷亡約三十餘萬人，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更難估計。至十一月五日，敵軍由杭州灣金山衛登陸，我軍始全線撤退。

民國十七年四月，蔣公復職，繼續北伐，日本二次出兵山東。五月三日，突襲濟南。我軍繞道北伐，日軍詭謀，始不得逞。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突攻我瀋陽北大營駐軍，張學良自北平電令所部，不作抗抵，東北三省，遂告陷落。史稱：「九一八事變。」

日本因無抗抵而得東三省，少壯軍人，益發趾高氣揚，遂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夜，突襲上海開北，我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其時，因行政院長孫科，事前去滬，中樞無人負責，乃改選汪精衛爲行政院長。遷都洛陽。南京由蔣委員長坐鎮。

上海戰事，日軍迭次增援，總兵力在十萬人以上，三易主帥，毫無進展，乃以軍艦數十艘，襲我劉河後方，我軍始退守南翔。史稱：「一二八事變」。日軍因犧牲重大，又被國際聯盟譴責，淞滬戰爭，因此暫告結束。

民國二十二年，日本間諜土肥原，誘溥儀組織滿洲國。並於是年一月三日，以海陸空軍進襲山海關，我駐軍何柱國旅，傷亡慘重，遂告失守。二月下旬，日軍三路進攻熱河，主席湯玉麟，以卡車滿載煙土而逃。日軍分路進犯長城各要隘。並由山海關進攻灤東，冀東各縣，相繼失守。乃設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黃郛膺白爲委員長，與日本直接交涉，幾經折衝，始於五月三十一日，由政府代表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簽訂協定：中國軍隊，撤退至通州香河西南地區，日軍撤出長城。史稱：「塘沽協定」

據上海報紙說：當委員長蒙難消息傳至青島時，有四位老太太正在作方城之戲，其中一位忽放聲大哭，牌也從此打不成了！蔣公盛德，能感匹婦而獨不能感悍將，噫！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革命元勳、國學大師、餘杭章炳麟太炎先生，卒于蘇州邸第！國民政府明令國葬，予輓之云：

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先生無愧；
泰山其頽，梁木其壞，小子曷歸？！

九七 蘆溝橋事變及其發展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集中兩聯隊以上兵力，在蘆溝橋附近演習，夜襲我宛平城，駐軍宋哲元部馮治安師的吉星文團，遂起而應戰。史稱：「七七蘆溝橋事變。」

要敘述蘆溝橋事變的經過，須從民國四年日本向袁世凱所提的二十一條說起。日本欲併吞中國，其野心在這二十一條內，已暴露無遺。及至民國十六年四月，田中義一大將組閣，密奏日皇，有：「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嗣後日本軍閥，即以此為藍圖，而有以下一聯串對我侵略事件發生：

民國十六年六月，因我北伐在即，日本藉口保僑，先出兵山東，強佔膠濟路，企圖阻止我軍之進展。嗣因蔣總司令下野，日軍始於九月間自動回國。

機場。黃持電告密，始知西安有變。除派機飛臨西安上空示威外，一面令該師進駐潼關。約一小時許，西安叛軍，也命馮欽哉師開抵潼關，經交涉後，馮退去。始悟十二日九時飛機巡視西安上空之由來。而大局的急轉直下，黃大定之功，實不可沒。

車抵南京，孔院長即晚在官邸設宴慰勞。臨別，言：小三行將改組，擬以其一委我主持。小三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通商銀行是。我以不明三行內容，恐有負使命，於回上海的次日，一方函孔公婉辭。一方以書面報告委員長，說明在事變時的經過。並將邵主席面囑之言，一並陳報。

西安事變所及於國家的影響，是一無法估計的傷害。今日大陸所遭遇的慘痛，都是西安事變所結的惡果。如無西安這一幕戲劇性的變亂，那，因處延安一隅的這個共黨毒瘤，早已割除淨盡。那會有今日之事？

張、楊們叛亂犯上的唯一藉口，是抗日救國。這是共黨嘍囉們在生死邊緣，走頭無路下所發出來的一種又響亮、又能唬人的悲鳴。在當時環境下，與其說抗日能救國，不如說抗日能救共黨。試想：一個不統一的國家，如何能抗強敵？如果抗日真能救國，爲什麼張學良一鎗不抗而退出東三省？至於楊虎城呢，本來是土匪起家，因緣時會，得有今日，腦袋裏除裝滿了個人的升官發財、嬌妻美妾外，什麼叫做國家？簡直連夢都沒做過。據說：楊的太太是匪諜，自然更容易蠢惑。加上他們無知的衝動，遂致鑄成今日的大錯。其罪真不可追！

招待所。至十五日，始移禁豐阜、仁壽二里。

「朝爲階下囚，暮爲座上客。」政海波瀾，詭異奇譎，其不可測如是！

當叛兵攻入委員長長行營時，錢大鈞慕尹侍衛長，被亂槍擊傷臂部。衛隊長蔣孝先，因事前被張揚調虎離山，設計邀宴，歸途斃於叛兵之手。其他殉難的，尚有憲兵團長楊鎮亞，秘書蕭乃華及衛兵數十人。

邵委員元冲，本已束裝作歸計，因蔣作賓雨巖先生來西安，臨時留待。聞變，由西京招待所窗口躍下，被叛兵擊中要害，死於醫院。

邵主席偕夫人傅學文，因攀登城垣，傅被邏者擊中左手，幸僅皮傷，包紮無事。

十二月二十六日，諸將領乘飛機回京。我與餘人，被通知於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乘火車離陝。臨行前，謁邵主席於省府，邵夫人臥床，神色沮喪地說：你們帶我回去呀？邵主席坐在牀側，託我代陳委員長，電召回京。

我們一行，車過渭南站，見一輛鐵蓬車，燒得滿身透紅。四圍彈壳累累，詢知是一輛彈藥車，正向南方輸送，被中央飛機命中的。

火車前進至赤水河，叛兵深溝而守。言未奉命令，待請示西安後始放行。抵潼關，已十時許。洛陽行營，派員在站招待。駐防潼關師長陳善，浙江人，亦登車慰問。承告：張學良於十二日上午八時，電駐洛陽砲兵團長黃大定，言：委座已被幽禁，命其砲毀駐洛飛機及

我於移交後，承准移住陝西省銀行，同住有四川曾擴情君，初不知道我也是階下囚，時來向我解釋。後來知道了，只好相對一笑。

在省銀行，度日如年，於是托友人代購木刻蘇東坡詩集一部，預備選詩。但開卷便覺困難重重，因蘇詩也未必句句可選。然一首詩中，必有一二佳句，如因此入選，則選不勝選。於是初步工作，將認為可選的，先於書眉加圈，待全集選竟，再作第二步整理。當此種工作僅進度至第二冊時，而委員長出險之訊隨至；興奮之餘，再也無法繼續工作了。

自我移住省銀行後，因有廣播收音機，得悉十二月十七日，蔣鼎文銘三先生，奉 委員長手令，及張學良函，飛往南京，報告經過。並邀宋子文先生同機來陝，向各方斡旋。十二月二十日，宋先生回京，接蔣夫人同來西安。越三日，張學良親自駕機，送委員長返京。於是一幕驚天動地的鬧劇，至此遂告結束！

然而爲什麼能這樣迅速地急轉直下，那，當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在。而委員長的正氣凜然，使群邪懾伏，更不在話下。

在被囚期間，彼此情形，都無法通問。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委員長回京，陝西綏靖公署，以張學良、楊虎城名義，於是晚六時，公宴被囚諸人，始得見面敘談。得悉：當日除被竊名的前述諸將領外，還有內政部長蔣作寶，中央委員張冲，侍衛長錢大鈞，侍從室組長邵存誠，秘書毛慶祥、汪日章、葛武繁，科長王新衡，及蔣百里、李基鴻諸先生，同被禁於西京

並未回頭向我招呼。我即向張表示辭意。張答：向楊主任去說罷！遂命士兵帶我去見楊虎城。當我告辭時，仍端坐不動。因此，我們雖交談片時，始終未見張面，作何表情？不過回憶張在甘肅省政府大禮堂訓話時，每提到「委員長」三字，即立正表示敬意，使得在座聽講諸人，也不得不起立致敬。所以一次訓話，有時大家要起立十數次之多。曾幾何時，竟前後判若兩人；或者良心發現，自覺有些慚愧，不好意思對面交談，也有其可能的。

楊虎城的辦公室，與張雖隔一狹道，但「門當戶對」，也如張一般面壁而坐。但楊的態度，却與張不同。當士兵以名片遞給他，並說明由張命令帶見時，立即回過身來，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一語不發，似在表示有許多難言的苦衷也者。我即向楊表示辭職，請其派員接替。楊一再慰留。我答：現在是非常的局面，財政關係重要，更須有非常之人，方可應付裕如。我的身體不好，才亦難以勝任。最後，楊允考慮。當我回廳時，只見一位省府新任秘書長坐候已久，問我要五千元。我答：請來令文罷！

這位秘書長，圓圓面孔，高高個子。我曾見過幾面，是西安一個小政客。每次事變，背後總有他一份，可惜已忘其高姓大名了。

過了兩天，新任財政廳長續式甫前來接收。於是我將財政廳禁煙局一併移交。續言：我的委狀，只是財政廳長，禁煙局不在內，還是由你幹下去吧！我答：陝西財源，大部份靠煙禁收入，所以歷任皆由財政廳長兼任。還是由你先行接收，報請備案就興。續無語。

半點鐘，又塞進一張通告：對委員長兵諫，一切平安。由張學良、楊虎城具名。始意味到事態的嚴重性。少許，又有一張通告，略言抗日救國的重要性，凡是日被囚的如陳總指揮誠、福建綏靖主任蔣鼎文、甘肅綏靖主任朱紹良、豫鄂皖邊區主任衛立煌、豫鄂陝邊區主任陳繼承、第二十五軍軍長萬耀煌、軍事參議院院長陳調元、西北總司令部參謀長晏道剛，龔運陽等，均被竊名之列。那是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史家稱爲「雙十二西安事變。」

陝西禁烟局，是由財政廳長兼任局長的。爲辦事便利起見，前任於廳的左邊，撥餘屋十數楹，供禁烟局辦公之用。另開大門出入。是日九時許，忽有亂兵數人，以搜查煙土爲名，叩門直入，翻箱倒籠，並無所獲。搜煙土搜到禁烟局，真是千古奇譚。當時警備部據報，派一尉官來局彈壓，並問是誰報告？時局員星散，無法查問。其人以手槍對準我，堅邀我去。我想：如果真的去了，那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講不清」。自然是凶多吉少。正當這時候，亂兵又來搜查煙土了。其人匆匆去，侍役維祺提醒我：「廳長！還不快走！」我遂由廳內便衣警衛，伴同至甘肅舊同事任篤行家暫住。住宅附近，駐有楊虎城部隊，三三五五，時來騷擾。我遂致函總司令部秘書長吳仲賢，告以因病擬入醫院療治，請代轉陳速派員接替，並指定住所，以便遷移等語。次日，接吳君回信，略言：此次事變，係請委員長抗日救國，與其他機關，概無干涉，仍請安心供職。一面派員來廳慰問。我時辭意已決，乃冒險逕詣總部，謁張副司令學良，坐候甚久，始由士兵帶同進謁。當我進入張的辦公室時，見張面壁而坐，

！今天距陽曆年關，只有二十餘日，三百餘萬，往那裏去設法？而且新的債務，還要接二連三的通過，這個家，著實不易當啦。

剛巧，委員長駐節臨潼行轅，遂往晉謁，請代電四省農民銀行，准予透支一百五十萬元。並附帶報告：甘肅交卸時，所有農行欠款，都已本利還清。委員長立允。

我的個性，對於每一件事，都負責到底。款既由我負責去借，也必由我負責去還。所以每借到一筆款，就先考慮怎樣還的方法。借的時候，是預備作緊急時需要的。至於普通政費，我一向主張量入爲出；所以凡向銀行借來的錢，都盡量保密，因爲公開之後，各機關知道了，你要十萬，他要五萬，立刻分個一乾二淨，那麼，萬一發生緊急事變，就無法應付了。然而徐繼莊不知何故？總要搶先一步，直接去通知主席。在甘肅如此，在陝西也如此，真令人啼笑皆非。

九六 西安蒙難記

在晨光曦微中，忽然聽到疎落的碰劈之聲，初疑爲放爆竹，不以爲意。後來愈來愈密，覺得有些不妙。但一轉念間，以爲委員長坐鎮臨潼，決不致有什麼問題。但是屢經滄桑的老侍役，却語我說：廳長！我看不對呢，還是暫避罷！那時已是流彈橫飛，擊中屋瓦，轟然有聲。直至八時許，槍聲漸止。從大門塞進一張通告，說：委員長在保護中，並無具名。約過

經過。老六說：你這回離開甘肅，我都知道。我贊成你去陝西。我答：宋先生不同意。吳言：T、V處，我替你去說。兩天以後，老六電話告我：T、V不肯放，請你自己決定吧。

我又去找中央銀行副總裁陳健庵。陳說：我贊成你去陝西。陝西中央銀行，始終無法推動；你去，對於央行業務上，定可得到許多便利。我答：吳老六向宋部長說過，宋部長不答允。健庵說：我再替你去說。

這回，宋部長於見到我時，在極端嚴肅的態度下，勉強地說：你決定要去陝西麼？辨，你就去吧！宋先生於我，確有平生知遇之感，而竟在這樣極不愉快的情形下離開，不僅有苦無處訴；而當時心境的沉重，簡直無以復加！

陝西的情形，複雜多了。我接事二十餘日，還摸不着半點頭腦。來往公文，比甘肅約多一倍以上。各廳均無預算，所以每次省務會議，幾乎都有要錢的提案。凡甲廳所提的，不待說明，乙廳首先贊成。乙廳所提的，甲廳當然也以同一態度報之。好像彼此間有種默契的「君子協定」。但却不是公開的「同盟」。至於財政情形如何？從沒人向我徵詢過一句。這樣一來，各廳都變成財政廳的債權人。結果，祇是苦了財政廳，一年三百六十日，幾乎成爲各廳索債的惟一對象。這是甘肅所無的。

我因爲有這樣一個感觸，遂向主管科調查對於各廳由省務會議所通過而未發的經費，截至現下止，究有若干？結果，約共三百餘萬元。我翻一翻日曆，不由自主的驚叫道：不得了

來這排士兵，固無一生還，足見生死之間，似已早有定數。孔子說：「死生有命」。俗語說：「在劫難逃」。如能知此，自可臨危授命，不以為意。

九五 重作馮婦

我於甘肅移交後，南歸經西安，便道謁邵主席力子。邵對我說：財政廳長甯昇三，久病不愈，我一時找不到適當人選，你在甘肅，成績很好，有幾件相當艱鉅的工作；如改屯為民，廢除撥款等，都由你任內辦好了。我很想請你在陝西替我幫個忙。我答：已與宋子文部長有約，請主席原諒。邵言：子文夾袋裏，人材濟濟，少你一個無所謂。我這裏委實想不出第二個人來。我答：那，請主席直接去函宋先生商量吧！只要宋先生答應，我當然無所謂。邵答：直接去信，向字紙箋一塞便了。還是請你替我面呈吧！

我到上海，謁宋部長於法租界官邸。宋先生笑臉相迎說：你來好極！我正盼望著你哩！寒暄了幾句後，我很不自然地地面呈邵函。宋先生閱竟，問我意見如何？我答：我已與部長有約，部長看怎辦？宋答：我自然希望你來幫忙。你是中國銀行舊人，我已發表你為重慶中國銀行經理。四川還有許多事業，也想一併託你代表。宋部長態度這麼肯切與堅決，我已無法再說下去，遂告退。

上海德華銀行買辦吳老六，是宋先生聖約翰同學。平日極相友善。我遂去找老六，告以

甚！而且骨頭特別硬，這是環境所造成。因黃河湍急而混濁，如果不是肉粗骨硬，就無法適應。可知「適者生存」，一切時，一切地，一切生物都如是，初不限於人類。

白楊蕭蕭 於古人詩歌中，往往用以形容邊塞蕭索的景象。生長在江南的朋友們，連白楊都沒見過，蕭蕭也更無從談起。但到過蘭州的人們，一到秋天，就很容易體會出「白楊蕭蕭」四個字的意味來。

白楊屬於高莖植物，葉與樹幹，於青綠中同帶白色，故稱白楊。每當秋風起時，風吹葉動，蕭蕭作聲，會使人發生年華蕭瑟之感。因它是塞上惟一植物，更易撩起江南人遠客思鄉之心。這是我所親歷的境界。不過，我自少因環境關係，養成一種多愁善感的性格；觸景傷情，自不能免。他人處此，是否有此感覺，那就不得而知了。可是「白楊蕭蕭」，古人早已與我具有同感。

茶几自移 這是張副司令學良蒞臨蘭州，於省府辦公廳閒聊時語我們的一個故事：

故事的開場：是因他與于鳳至夫人，兩口子在遼寧督署辦公廳裏，大吵大鬧。張自言：拔鎗在手，預備要放，忽然茶几自行移動。於是各自收場說：別鬧！別鬧！老師來了！於是這一場將發生的滔天大禍，始因張老師的顯靈，終於平靜無事。

無頭人 這故事是于學忠主席說給我聽的：當他在山東王懷慶部下作副官長時，一日，一排士兵，奉命剿匪，他去送行，見長列之中，都是無頭的，知非吉兆，但亦不敢聲張。後

零下十度時，我還是不烤火。

我去甘肅，並未攜眷，蘭州風俗淳樸，應酬甚少，早睡早起，閒著沒事，即在辦公室批閱公文。用沸水入硯，邊磨邊冰，不能作一字。這也是有生以來所遇到的第一次。

工役看我不御火，要我買雙雲頭鞋穿着，它的做法及配色，與我兒時所穿的一模一樣；只是底厚及寸，材料是氈的。使我頓時泛起兒時依依膝下的歡樂情景，不覺猶在眼前。如今已是中年以後的人了！童年時代的蘋果臉，早已消逝無踪。半生江湖，風塵老我，華髮也已漸變灰色，額際的皺紋，一條條加深了。唉！年華像逝水般過去。現在，如果有枝鳩杖在手，配以雲頭鞋，已是個十足的老壽星了。歲月是多麼的無情！更是多麼的可怕！

我們在不劇裏，常會看到劇中人所穿的靴子，底厚及寸，初不了解。到蘭州後，始恍然大悟！我這個劇中人，也不是穿過底厚及寸的鞋子麼？中國的文化，發源於西北，所有劇中人，當然以北方爲其主體。

木魚，甘肅因缺乏河流，魚不易致，聞外縣宴客，時有以木製之魚上席的笑話，客人一見之下，便齊聲連道：「吃剩有餘！吃剩有餘！」於是主人始將無法下箸的木魚撤去。這是多餘的禮數，昔周公制禮，未嘗有「宴必魚」的規定。故孟嘗養士，僅肉無魚；雖門下有食無魚的抗議，但齊濱東海，富於魚鹽，非甘肅無魚可比。不過在我旅食三年中，還沒碰到這場面。殆因蘭州北枕黃河，魚尚易得之故吧！若就魚的本身說，蘭州所產，鮮美不及東南遠

祥。初五名破五，過此，則百無禁忌了。按破五習俗，吾國各地，普遍盛行，惟不及蘭州那樣嚴格耳。

登高 蘭州分爲三部曲，即：夏曆正月十六日，六月六日，九月九日是。家長每於是日率同全家男女老幼，出城登高，謂可辟邪去病。按吾國九九登高，見之詩辭歌詠，由來已久。而正月十六，與六月六日，則爲蘭州所獨有。

雲頭鞋 記得我小時曾穿過，那是母親一鍼又一鍼所成的恩物。同時也成爲小孩子們的專利品。它的製作：鞋頭是黑色絨布，剪填如雲，因此得名。鞋面用的是紅呢，鞋底襯以白布，在少小年紀的時候，穿著這種鞋，配以一身綵色的衣服，在綠陰樹下，與諸姊妹捉迷藏，委實是一幅美麗的圖畫。可惜，這種鞋只有一個時間可以享受到，那是新年，或將去外婆家。不料四十年後的我，仍可在蘭州享受到一個不算短的時期——三年，真值得回憶。

當我們一入蘭州城，就有許多好朋友提醒我：下部、尤其是兩足，要穿得厚厚，不要受寒。這是經驗之談，比任何東西都值得寶貴！

朱主席的辦公室，有個大火爐，所以終日溫暖如春。主席也常赤著腳，拖著涼鞋，初不爲意。後來，竟因此感受寒氣，深入筋絡，痛不可耐。去滬就醫，也未能一時收效。所以「入鄉問俗」這句話，是有其相當意義存在；穿著既已成「俗」，自然也不能例外。

不知何故，我的體質，一遇烤火，便會覺得滿身火焰上炎，面孔如燒。所以在蘭州冷到

置冷水中，移時冰浴，取汁飲之，味極甘美。謂可解煤氣毒及預防白喉諸症。故人皆視爲冬令上品。

酥油 爲甘肅回教徒珍品之一，嘗用以和茶款客。省府委員喇世俊，曾以數面貽我，徑犬尺餘，其質明亮，聞爲上等酥油所成。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卷二：酥油，牛乳中取浮凝，熬而爲酥。是酥油殆傳自蒙古云。

炸羊尾 是蘭州回教食館的惟一嘉餚，到蘭州的朋友們，不可不去一嘗。製法：將羊尾切成小塊，外糊麵粉，入油炸令熟，加白糖食之，味極鮮美可口。張澍二酉堂涼州異物志：月氏國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予嘗於羊群中，見有尾大如薄扇，其肉肥厚，疑月氏種也。

拱北 是甘肅回教徒墳墓的總稱。民國二十三年，爲回教徒大祭典之期，殺駝以祀，省府同人自主席以下，及各廳處長，皆往參與。駝峯爲回教徒特珍之一，朱主席與鄧寶珊，食後均大吐特吐。是否烹調不得其法？抑係不習慣之故，不得而知。

社火 這名詞相當典雅。蘭州自正月初五以後，各村皆演劇娛神，稱爲社火。古者，二十五家爲社，社有神，祈年禳災皆屬之。詳見一五節。禮：祭法燔柴。孔疏：燔柴，謂積薪於壇上，取玉及牲，置柴上燒之。社火之名疑仿此。其性質，有類密宗之燒「護幕」云。

破五 自夏曆正月初一至初五日，婦女不許出門訪親；即母家亦不能往。否則，視爲不

，以期保存水分。因此，田價要比普通的貴了。惟卵石水分有限，一旦被日光吸盡時，其熱力反可破壞土中水分，此時即須全部搬去，另鋪新石，否則，真如易林所說：石田無稼了。

羊皮筏 起源甚古，史稱：嘉靖十五年正月，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於黃河，不得濟；用牛皮爲渾脫，渡入山後。今甘肅渡水，皆用羊皮筏，疑仿此。

羊皮筏的製作簡單，先將老羊去頭及四脚，然後由頸部持刀伸入腹內，去其骨肉臟腑，並刮淨羊毛，待其乾後，吹氣令滿，然後以繩紮住頸部及四脚，以防洩氣，而浮囊成矣。每筏約用羊皮十六隻，上用竹架，將囊綁上，置於水中，自能浮起，皮筏的製作略如是。

民國二十三年，宋子文先生蒞臨蘭州，觀狀不敢登；余先試之，先生始笑隨我後，顧而樂之。

蘭州無娛樂場所，我常獨履皮筏，仰臥其上，默誦東坡赤壁賦，及王逸少蘭亭序，真有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繁。忘懷得失，遊目騁懷之樂。而此樂祇有我一人能領略，所以也只有我一人能得到享受。

黃河流急，皮筏無法逆渡，故於回程時，只好背負以行。因質量甚輕，故亦不感覺費力。羊皮筏之用處在此。

凍梨 是蘭州特產。當梨熟時，將其採下洗淨，置之缸中，上面封固，埋於土中，任其發酵，臘月開食，梨皆結成冰塊，色黑，間有白點似霉，望之令人生畏。食時，取梨入碗，

，於義有所未妥。因此，發生「回子」的誤會，更不值得。今後如能正名為伊斯蘭教，則「回子」二字，自然無從附麗。這也有待於回教徒自身的努力與促進。

九四 隴上輪軒錄

買田不買餉 是甘肅一種公開舞弊的惡習。餉是繳納田賦的原始憑證，不買餉，可以不納田賦，所以當雙方買賣開始論價時，買主情願多出一筆錢，作為不買餉的代價。賣主呢，眼前肚飽要緊，能多得幾文微利，自然總是好的，至於後來的麻煩，且待將來再說。這種做法，據說都是紳閥們幹的勾當；因他們有權有勢，不怕賣主嚼嚙，也不會有稅吏找上門來，所以就很安心大膽地去犯法亂紀了！於是有良田千萬頃的富戶，反是榜上無名；而真正窮無立錐的破落戶，在政府的冊籍上，都是百萬富翁，年要繳納鉅額賦稅。這與吾邑習慣：餉隨田走，無餉之田，不會有人過問，却好相反。於以見甘肅紳權之大，處處剝削貧民，真是無孔不入。如能全面測量，使餉皆歸田，則甘省稅收，必可大量激增，自無疑義。這是一件建國過程中該做的事，惟須有大刀闊斧之人，方能克竟全功。

石田有稼 易林謂：「石田無稼，苦費功力。」此未到過西北的說法。若就甘肅言，石田不僅有稼，且買賣之間，反較普通無石的，其價倍蓰。原因是甘肅少雨，終年烈日薰蒸，田中水分，易被蒸發，故凡勞力有餘的人，常從遙遠地方，運來卵石，布滿地上，擋住陽光

陳竹如姻兄，惠贈王靜齋先生古蘭經譯解一冊，計一百十四章，每章之後，各有略解及附說，頗便初學。據譯者自述：「須知讀者目的，是為明瞭古蘭大義，不是為品評譯文的工拙；所以我的繙譯標準，是把原文意義，赤裸裸的披露出來。我的勉強負重，努力譯經，意在拋磚引玉，希望海內同胞，聞風興起，注意古蘭奧義，對內喚起大家醒覺。」至言對外，也有其宣傳的必要；因為古蘭不是為着一個角落，或是一個民族頒降的，而是為著全人類發布的。……古蘭入中國，一千多年了。而教外人士，始終不知古蘭上所警告是些什麼？這是怨我們未盡到宣傳的責任」。譯者的話，可謂先得我心。至其對譯文態度的忠實，可於「把原文意義，赤裸裸的披露出來」數語中，得其大概。

據回教聯盟秘書長穆氏序古蘭譯解說：中譯古蘭經，共有八種；而此八種中，王譯竟有甲、乙、丙三種之多。又據聯盟理事孫繩武先生簡介古蘭譯解說：

當乙稿成時，寧夏省主席馬鴻逵，電請王君為阿文講習，王先生「即以此稿，為聽經者授，備受歡迎。」是則中譯可蘭經，其對教內外需要之殷切，於此可見。現在，既有中譯本，我竭誠盼望各清真寺於禮拜時，能一律改用中文譯本，當於教內教外，裨益非淺。此事如由臺灣伊斯蘭教友自動發起促進，當比政府或社會的督促，事半功倍。而王先生當年譯述古蘭的苦心，也不致白白地辜負了。

回教本名伊斯蘭教，其義是服從於神的意思。吾國通稱回教，是因回紇人傳佈而立名的

，是沒有困難的。

沈博士又引美國羅斯福總統時期，曾派高級官員威爾遜越過西伯利亞來到中國。當威爾遜進入邊疆時，曾說：我國西北是五六十年前的美國西部。後來做美國副總統的華萊士，也曾說過：屯墾開發，首重水利。他認為這正指出了我國西北建設的需要與遠景。

其實，吾國前賢如林則徐、左宗棠、張曜等，都感到西北水利的重要，有過大大小小的貢獻。至於沈博士的理想，是想恢復漢唐時期舊觀。漢唐的國都，均在長安，足以證明我的主張將蘭州建爲夏都是正確的。其次，沈博士主張屯墾殖邊，這是舊調重彈。但彈了幾乎近半個世紀，始終還是一個舊調。除如沈博士所說，應先修復水利外，我以為政治上應做到使已定居之人，如何能得安居樂業，不至再有逃亡之事發生，如本書「七五、如此邊事」裏所說，然後方能談到移民殖邊問題。

世界上移民最成功的，當首推英國。他們所到之處，銀行、學校、教堂、公墓，必皆應有盡有，自有其很大作用。西北單就教堂一方面言，清真寺林立，基督教堂也有。佛教莊嚴、普照二寺，規模宏敞，想見當年之盛。但被馮玉祥破壞後，我在甘肅四年之間，從未見到一個出家僧衆。光復大陸以後，我以為對於西北，該有個通盤而久遠的計劃；而恢復佛教，使內地移民，有個精神上的寄託，更是極端重要。這，決非馮玉祥之輩所能瞭解的。

我草此文竟，才發現中華大典，曾收有時子周先生回教可蘭經譯本，正欲購置間，又承

的政治投資，站在國家立場上來說，是合算的。如能更仿菲律賓濱碧瑤夏都辦法，將蘭州定為吾國夏都，每屆暑期，中央政府，遷往辦公數月，藉以明瞭整個西北局勢，那末，政府鞭長莫及的缺憾，也可藉此填補了。

其次，是水利問題。吾國水利專家沈怡博士，曾於民國三十二年，在甘肅擔任水利農牧公司總經理。他認為過去只重移民不重開發的拓殖政策，是錯誤的。他希望光復大陸後，應在西北開發水利，使這塊廣大的肥沃平原，能得到利用。

沈博士在中華農學會聯合年會上說：西北單是新疆一省，即有一百多萬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只有五、六個人，而且土壤肥沃；但是，因為缺乏水利設施之故，成為大漠荒野，是何等的可惜！

西北因交通不便，糧食缺乏，每一石米在一百公里之內的運費，等於一石米的價錢。因此，西北屯兵，補給困難，邊疆常鬧紛亂。

沈博士於三十二年在西北曾修築水渠九十二條，恢復一百數十萬畝農田生產。三十三年，又完成五十多條水道，恢復七十五萬畝農田生產。當時另有十年計劃，準備完成五百萬畝農田灌溉設施。但抗戰勝利後，因共黨叛亂而擱淺。

沈博士說：他在西北所做的工作，只是恢復前人所做而已荒廢的工作。當時有一理想，是想恢復漢唐時期舊觀，甚至勝過漢唐之盛。他認為以現在科學之進步，如果能夠專心去做

其次，是飲食問題，實西北人爲隔離障礙物中最嚴重的死結。如蘭州每個回教徒家裏，都備有一副爲非回教徒——漢人而特設的杯、盤、筷等。若在大陸的回教徒，雖在平時，牛、羊、豬等肉，遇緣一視同仁，從無這樣苛刻的選擇。因爲全人類除少數回教徒外，都以豬肉爲主食品。回教徒想在群體中生活下去的話，自然不能將自己從群體中，遠遠地孤立起來。但是蘭州的回教徒，却因飲食的習慣關係，甘願將自己孤立於群體之外。蘭州省會之區，尙且如是，其他各縣，自然可想而知了。實則滿清時代，回教徒官至二品，即須開禁。因二品官時有皇帝賜宴之事，天威咫尺，即使明知是毒藥，也須忍受下去，何況豬肉！

同一回教徒，爲什麼大陸與西北，有著這樣不同的長距離，那自然要歸根到上面所說的交通與教育等問題上去。

現在，隴海路已暢通了，彼此往來頻繁，這種人爲的隔離，自可漸漸撤去。至於公路交通，以及教育的普及，中央應特別加以重視；其有非西北一隅所能爲力的，應不惜小費，加以援助。吾國歷代用於西北之兵費，其數字的龐大，實無法想像。漢書記段穎上桓帝之言曰：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之，用費爲錢五十四億。這是僅指後漢三十餘年間說的。即以清末左文襄甘肅之役言，先後用費，也達二萬萬兩之鉅。我們如能以歷代每次用於西北的兵費萬萬萬分之一，來開發西北，一切形勢，自可改觀。這等於一本萬利

教是有其可能性的。因回教初期傳佈，大都憑著武力。據古蘭經譯解所記，如：模索台來各、天津、百德里、墨克等地的佔領，或盡殺其居民，或沒收為奴隸，並不諱言。

如果我上面廣德二年的推論不錯，那，回教傳入吾國，已有一千餘年了，以這樣歷史悠久的宗教，而謂無一中華民族人士去信仰，實為不可思議之事！

即就眼前來說：如白崇禧健生將軍，是道地的回教徒，你能說他是「回子」？立法委員冉寅谷、國大代表許曉初、孫繩武諸先生，也都是回教徒，你能說他們是「回子」？如果答案是不，那麼，你為什麼對西北回教同胞而加以「回子」的雅號？

而且，我們對於信基督教的，從不稱他們為猶子。信佛教的，從不稱他們為印子。而獨對於回教徒，却另眼看待，豈不多此一舉？

我們更縱觀現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國家，無慮數百；從無一國能以單純的一個民族，或一個宗教所組織而成的。即吾大中華民國，亦不能例外，是由漢、滿、蒙、回、藏，以及苗、擺等族；儒、釋、道、耶、回等教；聯合而成一個大中華國族。因此，各族各教，皆為吾中華民國國族構成一份子，自然不分彼此，一律平等。何況就歷史上看，回教徒對於國家的統一，如常遇春等，都有過相當大的貢獻。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會戰，馬鴻逵總指揮，曾率十五路軍，與背叛者作殊死搏鬥。民國三十四年，解新疆迪化朱紹良將軍之圍的，也是甘青騎兵第五軍馬呈祥部。回教同胞，其忠貞國事，實不在任何人之後。

也皆有其助長之勢。

所謂人爲的隔離：我們在蘭州，往往會聽到回教同胞，稱非回教徒——即他們心目中所謂的漢人爲「中原人」。非同教同胞，則稱信奉回教者爲「回子」。又說：「回子的酒好吃，回子的話不好聽。」回教徒又稱孔子爲「大教」。而自謙爲「小教」。像這類字彙裏所隱藏著的是猜忌。所嗅得到的是火藥味。猜忌的結果，自難彼此推心置腹，精誠合作；故一遇機會，即很容易爆炸起來。

其實，中華民族最初發祥地，是在黃河上游的西北，厥後子孫繁衍，漸次向東移殖，遂佈滿了整個大陸，成爲今日的大中國。因此，西北倒是中華民族道地的老家。現在，回教徒稱這老家子弟爲中原人，似乎意味到只有他們才是西北的主人翁，其餘都是由中原而來的客人，未免昧於史實。查回教哲人穆罕默德，生於西歷五七一年，當吾國陳宣帝大建三年。至西歷六二二年，方在麥地那正式建立清真寺，穆氏即以是年爲回教紀元，當吾國唐高祖武德五年。由是推算，回教傳入中國，至早當在天寶以後。而吾國之通西域，則遠在漢世，已有六百餘年的歷史了，足見中原人的稱謂，未免有些離譜！

餘如非回教徒稱回教徒爲「回子」，也是同樣的不入調。我們該知道民族是人類血統的衍續。宗教是人類精神食糧的滿足。民族自民族，宗教自宗教，二者截然是兩回事。就回教來說，其傳入中國，雖不能確定其年月，但史稱唐代宗廣德二年，回紇入寇，因而帶來了回

如果你想知道這類惡消息的真實性，那，最好請你自己去翻歷史；因為歷史等於一部歷代治亂興亡的流水總帳，它會很忠實地一筆又一筆記下來告訴我們的。

不過，同時要請你特別注意：凡是小亂，都指地方武力所能戡定說的，這是癬疥之患，不會見之史乘。假使是歷史上所大書特書的，那，必定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的國家大事了。

就我記憶所及，在滿清二百七十年間，有康熙、雍正兩朝的噶爾丹、策妄、策零之亂。乾隆間的準部、回部之亂。嘉慶、道光時代的張格爾之亂。咸豐、同治、光緒三朝的任伍、馬化龍、馬彥龍、馬柱源、馬文祿、馬彥虎、崔三、馬正彥、馬明、馬人得之亂。以及最近的馬仲英、馬世明、馬虎山等之亂。都有歷史文獻可攷的。而其他爲我記憶所未及，或將認爲地方一隅之事，爲史家所未收的，還多著哩！

就整部歷史來說，二百七十年不算怎樣長的時間，然已發生了足有一打以上的變亂。而在每次變亂中，彼此仇殺之慘，往往非人們想像所能及。然則「十年小亂，三十年大亂，」這句話，信而有徵了？

爲什麼西北會這樣容易動亂？四年經驗告訴我，種族無謂的猜忌爲其主因。而宗教習尙的頑固執持，更使這猜忌之間，築上一道深而且廣的溝壑，無意中將彼此的隔離拉長了許多，以致無法接近。而教育落後，交通不便，中央政府鞭長莫及，以及清代治邊之高壓政策，

當貴。但中國核桃，形似人腦，與美國產的不同，可能不是同一種類。美國既可輸入中國，我們當然也可輸出美國，是無問題的。

一、杏 特別大，色紅，我初到蘭州時，誤認爲桃子。後來朋友告訴我是杏，不禁大吃一驚，認爲平生所僅見。如能製成杏脯，可以大量出口各國。生的杏子，也可運銷國內各市場。還有石榴，也特別大，水多味甘，爲東南所無。

一、西瓜 又沙、又甜、又多水分；每個起碼也在十斤左右。但甘肅氣候涼適，問津者少。如能轉運東南，必定奇貨可居了！

至於距蘭州約三十華里的阿乾鎮所產的無煙煤，礦藏豐富，品質又佳，從前皆用人工採取，驢馬馱運；如能改用機器，另築一支線，接連隴海路，甘肅工業的動力資源，全部可以解決。如能利用上流黃河發電，那更上上的一卦。

除上所述外，還有地下所埋藏的金礦等，誰復敢說甘肅是個窮省分。但這要有魄力、有眼光、有計劃才興。我們對之，只有刮目相待而已。

九三 西北問題

你如住上蘭州一個相當時期，就會有人私下地告訴你：「十年一小亂，三十年一大亂。」那類週期性不祥而帶恐怖的惡消息。

法生存了。

一、煙葉 甘肅的煙葉，可製品質超過呂宋的雪茄煙，這是美國人試驗結果的報告。如能設一農業試驗場，加以改良，前途也有如錦般的光明。我在前節中，業已述及，這裏不再多說了。

一、無核葡萄 一長串之中，大的好像牛乳般模樣。小的則如珍珠。土人稱爲帶子葡萄。味甘無核。我在後文所說德國神父，自釀葡萄酒享客，即是這種葡萄所製成的。如能加以改良，設廠自製葡萄酒及葡萄乾，不僅可以塞漏卮，還可大量出口。

一、醉瓜 是甘肅的一種特產，皮韌肉厚，剖開之後，立時會嗅到一股濃烈似酒樣的香氣；甘甜可口，略帶酒味。據當地人士語我：多吃能醉人。可是我沒試過。如真能醉人，那可能含有酒的成分在內。從前交通不便，只有蘭州人能享受。現在，藉隴海路轉輸各省，外省人也有福分管到了。如能用冷藏船轉運出口，可能成爲飲譽世界的名果。

在臺灣水果店裏，我曾看到外表很像蘭州出產的醉瓜，大小也一模一樣。皮作棕色，其上遍布白色條文，肉青又厚，也與甘肅所產相類。可是吃起來，味兒完全兩樣，大概是氣候與土壤的關係吧！

一、核桃 又名胡桃，凡名胡的，都來自西域各國。甘肅鄰近西域，土宜氣候相仿，所出產的也特別好。臺灣因禁止進口，美國去殼桃肉，就乘機湧進，到處皆可買到。價格也相

政上無法自力更生，要賴他人協助，方得過日子。所以凡是受協省，大都是窮不能自存的。前清列爲受協省份的，不僅甘肅，還有貴州等省；這是農業經濟時代，從田賦立腳點上去衡量的結果。甘肅隴坂起伏，終年少雨，田賦收入，自然不及東南諸省遠甚。但自產業革命以後，機器發達，陸有鐵路，水有輪船，運輸便利，生產遂大起變化，農業經濟時代，已成過去；至少，也要退居次要地位，不復像從前那樣爲世人所重視了。甘肅特產豐富，都可藉現代交通工具外銷，因此，我認爲已不能再算是窮省分。舉其犖犖大者如次

一、羊毛 甘肅年產羊毛，爲全國冠。從前，只能充作少數人衣着之用。且因交通不便，運費高昂，價格相當昂貴，中產階級以下，無力購置，銷路自然有限。

現在，却大不相同了。因機器發達的結果，羊毛用途日廣，如能設廠自製呢絨等料，還可大量出口，年爲國家賺回大筆外匯。這是所謂財富之區的東南各省所無法比量的。

要使這件事行之有效，我認爲應從改良畜種著手。先設甘肅畜牧改良場。俟有成效，以次推及青海西藏等地。同時，將蘭州原有製呢廠，加以擴充，另購設備。我想：八十年前左文襄能辦之事，我們今日，決無不能辦之理。況，隴海路已暢通，運輸更沒問題，這是前人所不能及的。

一、石油 玉門的石油，以目前所發現者言，國內尚無第二地區比得上。石油是現代交通的原動力，也是化工的重要原料。中東沙漠各國，就建築在石油之上；倘無石油，早已無

二、我素來主張中央與地方的收支系統，應該劃分清楚。甘肅在馮玉祥時代，所有印花稅、鹽稅等，皆被截留，這是軍閥的作風，不足為訓。自邵力子先生主甘，直至朱主席，甘肅業已正式歸入中央節制，但此項稅收，仍沿馮氏之舊，由省政府直接派員徵收，我認為不當。曾乘財政會議之便，與財政部賦稅司長吳啓汀商議：將印花稅歸還中央，即由中央轉帳，撥付甘肅，作為補助軍費之用。經吳氏接受。並言明：現任局長，係朱主席多年舊部，請勿易人。如財政部為欲明瞭全部稅收起見，可加派副局長一人，來甘協助，吳亦應允。鹽稅也同時歸還財政部直接徵收，每年照最後一年所徵之數，撥歸甘省留用，亦經鹽務署允可。從此中央財政，可以統一，甘肅亦免截留之嫌；在政令方面來說，是一件值得紀念之事。

甘肅地方團隊，尚留魯大昌、鄧寶珊等部，人數究有若干，無人知道。每月餉糈，概由財政廳撥付。如能將中央補助甘肅之款收回，魯鄧諸部軍費，也由中央直接發給，相差當甚有限。如能辦到這一步，那就更為理想。惟此事牽涉較大，有非我的權力所能及。但我認為甘肅如能提出一個詳細可行的計劃，中央必欣然同意。因為這與軍權統一有關，自然是中央所最切望的。

九二 刮目相待的甘肅

甘肅在前清時代，是個受協省分，所謂受協，就是要靠人家協濟的意思。換言之：即財

守己，從不多事，這剛合我用人尺度。所以始終容忍下去。

當我去南京的時候，一面請葉代辦結束，幾乎鬧出笑話來。我想：朱主席是我老長官，鬧出笑話，或不見責；新主人素昧生平，笑話可是鬧不得；於是只好將葉外放，改聘倪文亞接充。自是各科皆大歡喜，嚕哩嚕噉的創作，從此始告結束。

九一未了願

轉瞬六個月的預約期到了，我遂去南京，向委員長另有陳述外，並請辭職，當蒙照准。遂飛回蘭州，親辦移交，結束了我三年半來應座的生活。

在這三年之間，有幾件事，未能在任內完成，至今回憶，仍覺歉然！

一、甘肅禁煙計劃，我於民國二十二年，隨朱主席來甘考察時，即已擬訂禁煙植棉織布計劃，因甘肅向不產棉，以致每年進口數字，棉布居其大宗；如能自行植棉，當可挽回這筆可觀的漏卮。又蘭州煙草，向負盛名，據上海市公用局局長徐佩璜語我：據美國人試驗結果，蘭州煙葉，品質甚佳；如能製成雪茄，當在呂宋雪茄之上。

我因此二事，認為有先設甘肅農事試驗場的必要，曾於在上海時，面託前東南大學農業專家鄒秉文教授，請其介紹農業人才，來甘計劃。嗣鄒先生介其學生紀君來蘭，因未得建設廳合作，無法展開業務。

兩天時間過去了，我仍逗留上海，于主席有點着急了，派人促駕。並說：已經包好飛機，主席希望廳長同去，路上有人招呼。處此情形之下，話已說盡，只得勉強就道。

數月同事的經驗，于主席明快爽朗，有甚說甚，純是北方軍人性格。尤其是秘書長周從政達夫，北大畢業，深明大體，處事接人，開誠佈公，絕無半點彎彎曲曲的鬼蜮伎倆，彼此之間，倒反相投，這是出乎始料以外的。惟張副司令介紹會計主任的諾言，始終未曾履行，屢次函催，總說正在物色中，我希望所介紹之人，能與你合作，所以必須慎始慎終。這幾句話，我倒認為作長官對部屬所應具的態度，故也不去再催。後來張先生所介紹之人，態度良好，上下內外，相安無事，更值得一提。

蒞甘三年之間，有一令人頭痛之事，就是各科所擬文稿，「嚕哩嚕嘛」，長而無當，只好大刪特刪，這樣，等於使我兼差國文教員，委實有些吃不消。

後來第二科黨科長來說：我們所擬的原稿，與廳長所改的相仿；但送經葉秘書時，改了許多，還要我們重抄一遍，便變成這樣了。始知嚕哩嚕嘛，是葉秘書的創作。然而改了三年之久，應該知所去取，換個口味，為什麼依舊還是用他那一套，我實在有些不了解。

我因初出茅廬，對於秘書一職，始終想不出適當人選。後來經友人介紹大荊葉石芝，並替他大大的吹噓了一頓。葉是我師範講習所同學，土三日不見，應刮目相待，況一別二十年，彼此音問杳然，所言容當可信。到職以後，幾乎彼此終年難得見面。但他也有長處，安分

。委員長云：副司令既要你去，你就去一趟吧！

這是最後的一關，既然打不通，再嚙嚙無益。但此心總覺惴惴不安，籌思半晌，於次日再去見委員長，面遞辦法三條：

一、任期以六個月為限。請委員長轉告副司令，在此期內，儘速物色接替人選。

二、擬將收支系統劃分：凡甘省歲出入，由財政廳劃出，請副司令介紹專人，充任會計主任，另設帳冊，以收會計獨立之效。

三、財政廳會計，僅管本廳收支，如月終發薪，及平時雜用等。至薪雜各費，依照預算，仍向會計主任按月請領，與其他各廳同。

委員長看了以後，連聲說：很好！很好！我答：委員長既同意，擬請轉告副司令照辦。委員長也答應了。

次日，我再將委員長核准的三條辦法，面遞張副司令，並報告經過。張副司令看了以後，也說：好！待我來設法吧！

甘肅之行，至此已成定局。但想到朱主席方面，總覺無法釋然！遂托辭料理家事，回到上海，預備相機稱病辭謝。

一星期後，于主席迭來電話，促我返京，同去蘭州。我答：尚有私事未了，兼以傷風感冒，請主席先去，我隨後即來。于主席說：我再等你兩天。請你料理好就來。

於是，我們的話題開始了。張云：孝侯已內定主甘，希望你能去幫他的忙。我答：我是一個不善作官之人，但憑一副牛勁，遇事不顧環境惡劣與否，只知一味苦幹，三年之間，任勞任怨，實在够辛苦了，讓我休息一下。張答：你在甘肅，政績卓著，像撥款制度，改屯爲民等等，歷任所未能解決的，都經你手辦好。現在國家所需要的，就是能負責苦幹之人。至於敷衍應付，那種官僚壞習氣，已爲時代所颺棄。孝侯賦性抗爽，也是由苦幹中磨練出來的；你們共事以後，就會知道，決不會使你有爲難。

自我與張副司令談話開始，于先生一直在旁靜聽，未發半語；至此，始亦幫同勸駕。我拗不過他們，祇答：我已與宋子文部長有約在先，未便違約，請副司令多多原諒。張答：子文由我替你去說，沒有問題。我答：還是請副司令另行物色，我對於做官，實在有些擔心。尤其是在目前環境下的財政官，更非我所願爲。張答：我已報告委員長同意，請勿堅辭！

我們的談話，至此已無法繼續下去，而且時間已近十二時，彼此都該休息，於是起立告辭。並說：讓我考慮一下。張答：不要考慮了，就這樣決定吧！

歸途自念：我與張副司令，僅在省府禮堂，見過數面；今夜的态度，委實使人感動。但兩姑之間難爲婦，今後的處境，恐更複雜了。想起與朱主席臨別的話，本說要來辭謝；現在，反而套上頭來，更是沉寃莫白。早知如此，何必多此一行？遂決定見委員長面辭。

當我見到委員長，將張副司令的意見報告後，接着，請委員長轉告副司令另行物色人選

一萬元，大約兩年後始能繳清。而一次繳足二十五萬元的，還只有窮省分——甘肅。

但是改制以後，甘肅連一候補監察人都沒分。這是總經理徐繼莊的作風。

九〇 重來不值半文錢

到南京的次日，邵主席力子問我：有沒見到張學良副司令？我答：昨日始到南京，什麼人都沒見過。邵言：昨日張副司令問起甘肅情形，我約略報告一下，你怕脫不了身？我答：我這次來京，就是爲此。主席知道的：我是個不長應付之人，只知埋頭牛幹，不計其他。朱主席是我的老上司，一切可以原諒；換個素無交往的新主人，怕沒這樣簡單了。張副司令如果談起，可否請主席爲我代辭。邵言：我說恐無效果，還是你自己去見副司令吧！我答：請主席代向副司令約一個時間，何如？邵問住址及電話，我以中央飯店對。

次日早晨，邵先生以電話通知我：張副司令約你今晚十時半去見他。並告我副司令的地址。屆時前往，會客室已有一人先在，年約四十餘，個子並不高大，面部紅潤，精神飽滿，自我介紹之下，始知爲于學忠孝侯先生。那時，雖未正式發表，但已內定爲甘肅主席。于語我：副司令馬上回來，請少待。語未及他。

大約十一時左右，張副司令回來了，說聲對不起，有勞久候。接着替我與于先生介紹。我們同時笑答：已自我介紹過了。張云：好極！好極！

，能永久維持下去，那末，無論何人來主持省政，要想利用兌換券以彌補預算上的赤字，是不可能的。

我的計劃，得到朱主席的贊同。但名稱方面，主席主張易名甘肅農民銀行。最後，依照主席的決定，並印就兌換券一百萬元，內分十元、五元、一元三種，亦已運抵甘肅，交由財政廳保管。

其時，適委員長來甘巡視，我又商得主席同意，將組織甘肅農民銀行一事，請示委員長。並說明農行資本二十五萬元，業已籌足，希望准予發行兌換券。委員長說：四省農民銀行，正擬擴充為中國農民銀行，甘肅不必自行籌辦農行，可將資本加入中國農民銀行，將來由農行來設分行即可。我答：甘肅自辦銀行，是希望全省重要縣份，能設分支行，以便官商解款；中國農民銀行，恐無法負此任務。委員長說：可以的。

因此，甘肅自辦銀行一事，就中途擱淺。

我想：如果當日正名為甘肅省銀行；或四省農民銀行，沒有擴充計劃；相信當可得到委員長的允可。因甘肅交通不便，地面遼闊，皆係事實，有一省銀行，自可易於應付。但農民銀行之名，與中國農民銀行，顯然有着衝突。如果各省都援例設農民銀行，那末，中國農民銀行的存在，就要發生問題。

四省農民銀行的資本，是由湖北、浙江、江蘇、福建四省，各認二十五萬元，按月分繳

八九 三載考績

韶光迅速，我們來甘，已是三個年頭了。

一次省務會議後，主席約我到他辦公室去，說：他已辭職照准，囑我預備移交。又說：你怕脫不了身？我答：現時代下做官，仍舊要講應付；我自問不長於這一套，主席是知道的。這三年來，承處處照拂，幸免隕越；現在，主席既然求去，自應一同進退。我想：先去南京，向委員長說明，免得發表後爲難。主席說：好！

我又問：已印行農行兌換券，應如何處置？主席答：由廳來一公文，呈請消燬，經省府核准即可。

讀者對於農行兌換券的來歷，或許丈二和尚，摸不清頭腦。讓我細細地告訴你。

甘肅面積遼闊，西北至玉門，南至天水，東至涇川，西連青海，平時各縣解款，只有硬幣一項，輸送極感困難，且易發生危險。全省金融機構，僅一官錢局，規模狹小，無法負起調劑金融的重大使命。於是有成立省銀行的計劃，於全省重要縣分，徧設分支機構。並希望能發行兌換券，以減少硬幣輸送的麻煩。

但鑒於過去省銀行濫發紙幣的惡例，擬將發行獨立，聘請地方殷實紳商，參加保管發行準備金。省銀行如欲領券，須繳八成現金，其餘二成，得以本票抵付。我認爲只要這種組織

「新栽楊柳三千里，贏得春風渡玉關。」這件不大不小的故事，由於這兩句詩的留傳，成爲千古佳話。

楊柳須要水分，所以在有水的地方插枝楊柳，不費人工吹灰之力，自然而然地會長得很好。但在西北缺水的地方，要植楊柳，那就有點爲難了。

西北是丘陵地帶，所謂隴坂者是。那時既無現代式的公路，也沒有像南方那樣的石路，行人很容易迷失方向。唐玄奘西行，不是曾經迷了路麼？

文襄爲顧全軍行迅速與便利起見，沿途所經，徧植楊柳。當我在甘肅時，道旁柳樹，大已合抱，婆娑弄影，頗有自傲之概。人皆尊稱爲左公柳。甘棠遺蔭，至今勿衰。柳如有知，應可自慰。

或將有人要問：西北既這般乾旱，文襄怎能把楊柳栽活？說到這裏，別無巧妙之法，只是「政令嚴明」，無人敢於以身試法之故。

據說：文襄的辦法，凡遇有居民的地方，那棵樹，就交附近居民去照料。如果死了，照料的人，要受到很重的處分外，還要多補植一株。無居民的地方，只好由軍隊自己去照顧。因那時大軍西進，去去來來，絡繹不絕，只要大家將用過的水潑上去就得。

因此，我們對於目前臺灣的違章建築，有愈拆愈多的笑話，可以找到明白的答案了。

！冬官既佚，考工失傳，外人奇技巧思，每可以宜民利用，而足輔我所不及；用人之長，亦奚足異？乃上年籌建此橋，群相礙阻，胥動浮言，甚有謂爲無成，冀其言之必驗者；而及其成也，又咸以去險就坦，易危爲安，稱便出入。（缺）向者，感於衆議，不能歷久不撓，又安必尅期蒞事乎？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大抵然矣！余既幸此橋之成，有積前賢未竟之功，而可資一勞永逸也；並冀後來者之補修，俾橋千百年如一日，而以爲利於無窮也；爰略概其始末而爲之記。其督辦一切，始終其事者，爲二品銜蘭州道尹彭英甲。幫同照料者：爲蘭州府知府劉振鏞，署皋蘭縣知事賴恩信。管理工程者：爲洋務局坐辦候補知縣樊鼎樞、徐登第。英文翻譯：縣丞江連慶、燕孫、照磨賢林、州檢慶椿浦、千總生祿。委運橋料者：爲候補知縣張鍾駿、沈湘雲、劉啓烈，府經歷高鏡寰，縣丞麥方堃、趙毓，巡檢傅啓典、臧炳文。承修者：爲美工程司滿資本、德人德羅、華工劉承起。例得備書，因附名焉。

宣統元年仲夏日。

據省政府委員張鴻汀語我：這三十餘萬兩的庫平銀，是左文襄督甘時留下來的。因前清俸給甚薄，所以督撫大員，大都另掛統捐督辦印，每月乾領萬餘兩，以資調劑。文襄將這筆錢，原封不動，交由藩庫保存，儲爲建築黃河鐵橋之用。嗣因調職，仍以成此大業爲囑。今文中僅言「統捐溢收項下」，而於文襄，則僅以「續前賢未竟之功」，輕輕了之，殆爲後任地也。於此，有以見文襄的偉大處，非時賢所能及。

造橋工料，共銀十六萬五千兩，而運費等項，却也費銀十四萬兩之多，幾與工料相等。蓋其時隴海鐵路未通，搬運皆賴人工與獸力，所費倍蓰，自不足怪。

之，雖柔性稍差，那問題是出在羊毛身上，非機器之罪。而資料美觀，實與今日舶來品無異，真值得驕傲！

第二、是：蘭州黃河鐵橋。在文襄公督師西北時，因黃河橫貫城北，終年衝激，濟涉維艱，尤以冬春二季，河水將結將解時，因難更甚；即擬修築鐵橋，以爲一勞永逸計，因費絀而止。光緒末年，蘭州道尹彭英甲，廣續前修，始得落成。茲錄其蘭州黃河鐵橋碑記一文，俾世之留心西北者，得知其梗概。

蘭州城北，濱臨黃河，爲甘、涼、寧夏各郡，及伊塔、新疆等處往來大道。舉凡輜軒傳符，商賈征旅，肩摩轂擊，相望於途。中阻亘浸，行者苦之。每年春間，向由皋蘭縣鳩工搭造浮橋，以鐵繩繫二十四舟，面以木板，藉作津梁。入冬冰橋折，則又抬舟以度。迨臘月河冰堅凝，改用冰上行走，土人謂之冰橋。開春解凍冰消，復建造浮橋如初。顧浮橋當夏漲時，或中斷；冬冰衝激，亦輒斷；斷必溺人。而冰橋將開將結之時，人馬車輪之失陷者夥，病涉狀生，咸滋永歎！昔左文襄公督師度隴，已怒焉憂之，曾議建修黃河鐵橋，因洋商福克索價過昂，事遂中止。余於乙巳夏，持節西來，詢悉情形，相度河勢，每思重申前議，利濟是圖；適德商太來洋行喀佑斯遊歷來甘，爰飭司道，會商包修，與之訂立合同，集華洋工六七十人，料件悉購自外國，設法轉運至蘭，經始光緒三十三年二月，泊宜統元年一月而工成。橋長七十丈，寬二丈二尺零，架橋四墩，中豎鐵柱，外以塞門德士參合石子成之。橋面兩邊，翼以扶檻，旁邊徒行，中馳輿馬。計造橋工料共銀一十六萬五千兩，運費並桿繩等項雜用共銀十四萬餘兩，二共動支庫平銀三十萬兩有奇，由統捐溢收項下，作正開銷，均經奏咨在案。嗟夫

普照寺的壁畫，高約數丈，據說：是唐吳道子手筆。基督將軍的部屬，一不作，二不休，預備將它鑿下，賣給外國人；後被當地人士發覺，群情大譁，始止。當我去參觀時，猶見壁畫下部，斧痕斑斑，傷勢嚴重。基督將軍，到處破壞古跡，真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罪人！

莊嚴寺也有壁畫，幸未毀損。當宋子文先生來甘遊覽時，我與教育廳長水梓楚青，曾伴同往觀，淨去灰垢，以水灑之，面目莊嚴，殷紅畢顯，謂與普照寺同出一人之手。

馮玉祥雖替上帝賣甚氣力，破壞佛廟，但上帝一點也不領情。在老馮駐甘二年半之間，天時亢旱，人民顆粒無收，予基督將軍以無情的打擊。馮氏雖每天在那裏主呀！主呀！喊破喉嚨叫著，仍然絲毫沒用。有人說：這是破壞佛法的報應，然而老馮不會作如是觀。

八八 蘭州兩大建設

我們切不可菲薄古人，以為無論什麼事，都是我們這一代強。

在將近一個世紀以前，蘭州有過兩大建設事業，到今日為止，還沒人能趕得上。

第一、是：蘭州織呢廠。那是左文襄公所手創的。全部機器，都購自德國。西北所產羊毛，無疑地是居全國第一位。文襄公在同治初年，即已注意及此，那是何等的眼光！其時，隨海鐵路，尚沒影子。由德國運來機器，經過古人所嗟歎的難行隴坂，一路都用驢馬馱著，那是何等的魄力！抗戰期間，上海實業家劉鴻生先生，曾加利用，所出呢絨嗶嘰等，我曾見

，沒有這一套！」

這一席話，辭嚴義正，說得姚廣孝通臉緋紅，俯首不能答一語。

君子謂姚廣孝有姊。信然！後來姚廣孝是否還俗參政，抑或是去做和尚，題外之文，已經嚙嚙得太多了，只好從此結束。

且說：蘭州莊嚴、普照二寺，自基督將軍馮玉祥退保甘肅後，因軍事上的失敗，拿佛教寺廟來出氣，將莊嚴寺改爲蘭州博物館。普照寺改爲中山市場。所有僧人，一律驅逐出寺。當然，他有的是槍桿，老百姓赤手空拳，誰敢說個不字。

莊嚴寺的博物館，藏有權衡各一，當邵力子主甘時，曾偕鄧寶珊往遊，考諸款識，知爲新莽時物。邵語寶珊：這權衡已有二千年的歷史了，價值連城，應好好地保管。歸後，邵復轉告同僚，不料於次晨往觀時，此二千年古物，已於一夜之間，不翼而飛，衆乃大譁！

先是，博物館曾由馮玉祥派一營長率同士兵數名駐守。當邵語寶珊時，被看守的營長在旁聽見了，遂起貪心，即夜監守自盜。後由甘肅省政府，呈請中央通令各海關查扣，於一個月後，接津海關通知：權衡已被扣留，請派員提回，自是始得物歸原主。

普照寺自被馮玉祥改作中山市場後，因西北同胞，率多信奉回教，回教以安拉爲惟一的神，與基督教的耶和華，堪稱伯仲。當然也視佛教爲惟一的對頭。於是常在普照寺大門，殺羊宰牛，弄得清淨道場，腥穢滿地。因爲既被稱爲市場，自然無可奈何他們了。

，希望他們教諸王如何修心養性，安分守己？好好地夾輔王室，不要自相殘殺。

但是，明太祖的算盤，始終沒打準。後來的亂子，就闖在一位道衍和尚俗名姚廣孝的身上。

這位姚和尚，到了北京以後，不教燕王怎樣誦經禮懺，却要做頂白帽子給燕王戴。王上加「白」是「皇」字。這分明是教燕王造反，去做明朝皇帝。

燕王本來是有野心的。後來「燕喙皇孫」，打進南京，果然做起皇帝來了。姚廣孝朝冠朝服，前呼後擁，去見他的姊姊；初意：以爲姊姊見到他，必定是怎樣地歡喜、親熱，好酒好菜相待。然而結果，却大出這位和尚意料以外。

姚廣孝的姊姊，給他一道閉門羹，在房裏傳語說：我的弟弟，是個出家和尚；現在來的，好像是一位當朝天子下的貴人，你們怕是弄錯了罷！天下同姓名的人多得很，請你們再去仔細打聽一下吧。

姚廣孝聽到姊姊話裏有刺，只好屏退從人，脫去朝服，改換僧衣，這樣，才見到姊姊。姊姊沉著臉對廣孝說：「你已是一個好好的出家人，竟連釋迦文佛對他出家弟子所說的：『遠離闖鬧，勤求出要。』『清淨自活』。『不得參與世事，結好貴人。』這幾句話都忘了！你如放不下名利，要去參什麼政，就該還俗，去做你的好官，那倒無所謂。但是你又未能忘情於人們對你的禮拜與供養，仍穿起和尚衣來要去參政，那是魔說，釋迦文佛的法律中

當我到達會議室時，見許成謀神色沮喪。張鴻汀俯首不語的坐着。主席很嚴肅地命我回廳速籌十萬元，送省府備用；既未宣佈用途，也未提起頃間之事，在這種尷尬情形下，我只好退席回廳，遵命籌款。到了下午，財廳同仁，紛紛耳語說：「是左文襄西征時代，留下許多彈藥未用，建設廳因徙置不慎，以致引起爆炸。」纔知道原來是一場人爲的大地震。

入夜，拍啦之聲稍疏。次晨，往東大街一帶巡問一週，見房屋有半圯的，全圯的，究竟損壞若干？居民死傷若干？如何賠償？始終沒有公開宣佈。據私人的估計：約毀房屋八百餘間，人民死傷約五十人。因是日銅像揭幕，在蘭州算是破天荒的創舉，南大街離五泉山很近，居民相率扶老携幼，去看熱鬧，所以死傷較少。這是劉先生在天之靈所呵護吧！

這件人爲的大地震，究竟如何引起爆炸？除當事者外，自然無人知道底細；也無人敢查問責任。說到這裏，中國老百姓，真是一等好人！

八七 蘭州三大寺

蘭州城內，有兩座頗具規模的佛寺：一落西大街，名莊嚴寺，一落東大街，名普照寺；都建自唐代，已經有千餘年的歷史了。到了明肅王時代，屢經修葺，益見宏偉。

城外有座道觀，也是美輪美奐，規模與莊嚴、普照相伯仲。住著幾位道士，侍奉香火。天下事，人定未必勝天，當明太祖定鼎金陵，分封諸子，各給一位和尚、一位道士伴着

去了。副局長武某，後因舞弊，坐了三年監獄。科員陳某，是我的世交，請調陝西禁煙局，經過二年，染上煙癮不算，還討起姨太太來，生活從此糜爛了。唉！這染缸真够可怕！

八六 人爲的大地震

一天的上午九時左右，忽然震耳欲聾的一聲巨響，整座財政廳屋子，好像患上惡性瘧疾，在那裏發抖。頂棚嘩啦嘩啦之聲，有如裂帛。玻璃窗也來湊個熱鬧，碎成片片，到處亂飛，幸未傷人，總算運氣。

我坐在辦公室的椅上，宛如小兒在搖籃中一般，擺個不停。向未經過這樣大場面的我，以爲大廈將傾，急忙扶着門壁往外跑，只見黑煙一柱，上衝霄漢，烈日爲之無光。庭院樹木，東歪西倒，好像吃醉了酒一般。我問警衛：這是什麼事？他說：怕是大地震。這樣經過半點多鐘，黑煙冒得更厲害！問以貢！貢！拍拉！貢！貢！拍拉的響聲，不知究是何事？

大約十點半光景，朱主席忽來電話：要我去省府船廳開會。船廳是左文襄所建，似乎用爲會客之所。西北無船，文襄生長三湘七澤間，可說來自水鄉。船首橫額船廳二字，是文襄親筆。跋語有：「回首躬耕，如在天上」之句。其借此聊爲思鄉之助可知。

會議室已有建設廳長許成謀、省府委員張鴻汀先在。教育廳長水梓，省府委員喇世俊，因是日上午十時，五泉山劉爾欣先生銅像揭幕，故皆缺席。

當時期後，再竣使局內一個小職員，出來舉發，告我一狀，那時，如果我說不知道，人們必定笑說：像這樣大的事情，做局長的會不知道，還成什麼話？萬一秘書橫著良心，出來証證，說是奉命辦理的，那更是人證物證，兩者俱備的舞弊案，雖傾盡黃河之水，也無法洗清，豈不成爲又一件千古冤獄？

張洪老是個地頭神，不像我們做局長廳長的，三年五載，終要打包袱走路。待換個朝代，只要憑地頭神一句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又得到差委了。從前做公務員的還沒保障，找人事是惟一的出路；所以他們巴結地頭神，混口飯吃，自然比巴結任何主管上司來得可靠。因此，張洪老的一顰一笑，在蘭州各界，可以發生無比的威力！也因此使我感到宦途的險詐與可怕！而從前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實在未可厚非。

一天上午，朱主席告我：河西有私販鴉片情事，已被軍隊捉住；這件事，由我自己來處理，禁煙局不必管。河西是產煙最多的地區，如果眞的販運被捉，那，必定與當地軍部有關，禁煙局是個紙老虎，管管小百姓，倒還有些威風；若要管軍部，那一定要出洋相，主席似乎看透了這一點，所以命我不必管。

但是後來不知何故？主席又怪起我來。說：河西出了販煙案子，禁煙局都不管。這眞使我有些哭笑不得，只好以默然了之。

經過半年以後，總局派來的會計科長，感到甘肅禁煙局，不够味兒，首先「打道回朝」

宣示世人，要向這染缸裏混水摸魚，除非「三角同盟」別無辦法。

一位姓武的副局長，湖北人，另一位爲前安福議員王藻虞，皋蘭人。武爲總局直接簡派，王大概是朱主席保薦的。我爲表白乃心起見，所用秘書張某，（忘其名）湖南人，到蘭州後才認識的。專管本局經費的會計主任，則請西北綏靖公署章參謀長介紹一人。因年餘以來，我已略知朱主席的個性，這樣做，可以減少第三者向他老人家「嘖咕嘖咕」的無謂麻煩。

但是作得太乾淨了，有時也會遭到麻煩。我於禁煙局草草成立後，即去京出席財政會議。回局後，觀察任篤行問我：「本局前個月的薪水，八折發給，局長知道否？」我答：「那有這樣一回事？」任答：「我們都拿到八折，可是收條仍照應支額數寫給的。局長不信，可問其他同事，便知底細。」

瞞住我一個人去公開舞弊，我當時實在很生氣。遂下手令，請兩位副局長查復。自然，這件不大不小的舞弊案，兩位副座無疑地是「一同」的。至少，也有個諒解；所以始終沒有明白答復我。結果，犧牲了張秘書，自請辭職了事。我最初想移送法院，後來一轉念間：以爲張當盛年，這樣一來，他的前程，從此結束。網開一面罷！

由於這件事的發展，可以意味到西北各機關，可能八折發薪，視同例行故事，成爲一種風氣了。

然而張秘書爲什麼敢這樣膽大妄爲？我的一大膽假設，可能是一種陰謀；經過一個相

的「西安事變」。圍剿工作，因此停止，事見後文。

八五 宦途險詐

先是，蔣委員長設全國禁煙總局於漢口，分期禁絕各省煙毒。甘肅爲產煙省分，照章應設分局；因禁煙與財政有關，故局長一職，例由財政廳長兼任。

一日，朱主席語我：中央要甘肅設禁煙分局，局長一職，還是你兼；抑你兼印花稅局；禁煙局由王式輝調充？

我當時在想：甘肅歲入，禁煙爲其大宗，爲財政上調度便利起見，應由我來兼任。況且我有過一個三年禁煙計劃，呈報委員長有案。爲實現這個計劃起見，事實上也非我兼不可。印花稅局，由王式輝擔任下去，可收駕輕就熟之效。於是答道：爲財政上着想，禁煙局長還是由我來兼吧！

禁煙機構，人們都視爲像一隻漆黑的染缸。進了這座染缸以後，很難得有幾個清白出來。事實上確也如是！

禁煙局的組織，採三權分立制。局長是全局執行的首腦。下設會計、監察二部，概由總局直接委任，局長不能過問。

我很贊成這種制度，以爲這樣一來，可以淨化染缸的色素，減輕局長的責任。同時並可

滇境，爲滇軍所阻擊，復北竄。五月，渡金沙江、大渡河，入西康。劉文輝想保存內戰資本，不戰而退，匪軍遂西入懋功，所餘不過二萬餘人。因原在川北通江之張國燾、徐向前二部約七萬人，前來會合，勢遂復振。

九月中，毛酋率林彪、彭德懷兩股北上，過松潘阿壩草地，泥淖難行，飢寒交迫，死傷潰逃者甚衆。沿途所掠牛馬，宰食已盡，乃割截皮箱皮帶，煎湯分飲，聊解飢渴。及抵甘肅境內，殘存僅四千人，已全無人形，帶鎗路斃，不計其數；其時甘肅設有剿匪專部，中央且於事前調有胡宗南、周岩二師，來甘協防，歸其指揮。如能於臨洮等入口處，派一小部兵力，來一捉一，直如甕中捉鼈，而竟令其揚長入陝，成爲漏網之魚，以致貽禍今日整個大陸，這一段是非功罪，後世史家，當有一個明白交待，這裏只好闕疑了。

至張國燾及徐向前之第四軍團，董振堂之第五軍團，羅炳輝之第九軍團，竄經西康之天全、廬山、榮經各地。被薛岳部於十二月間擊潰，張國燾等轉竄甘孜。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原在湘西之匪第二軍團賀龍股，及第六軍團蕭克股，亦於六月間西竄甘孜，與張國燾部會合。沿毛匪路線，向陝、甘北竄。十一月，徐向前、董振堂股二萬餘人，竄至河西走廊，爲馬步青部所截擊，在古浪一帶，殲滅殆盡，董振堂陣亡，徐向前率數百人竄新疆。其餘各股，前後於十一月間到達陝北，與毛匪會合，合計殘部不足二萬人。

蔣委員長駐節陝西臨潼，原計劃於三個月內予以殲滅，不幸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舉世聞名

你要刮鬍子麼？髮理好後，理髮師又問：

是！朱主席又點頭答復。

你要修面？理髮師又問：

是！朱主席仍以點頭答復。

你要抹一些面霜麼？理髮師仍作手勢問道：

是！朱主席依舊點頭答復。

無聲息的問答，至此結束。理髮師呈上一張價目單，主席一看，不禁嚇了一大跳：袁大頭五十元。

那時五十元袁大頭，鄉間可買田兩畝。理一次髮，去了兩畝田，真是冤哉枉也！但也沒法，只怪自己一再點頭不是，事已至此，只有照付。主席說，這是有生以來值得紀念的一次！如果要問他的高明在那裏？別的沒什麼？只覺得要錢的花樣多些。

八四 漏網之魚

共匪自經國軍第五次圍剿，毀其巢穴後，於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間，向南突圍，裹脅善良，號稱十萬。於經桂北時，又被桂軍截擊，損失萬餘人。中央乃命薛岳爲前敵總指揮，追踪襲擊。二十四年四月，匪軍北犯川南，川軍要擊於土城，不逞。復南竄烏江，繞貴陽西入

來請託，謂：有人擬來投票，不寫數字，僅寫比任何最高價每月加五十元，徵求我的意見」。我答：「如果大家都援例這樣來投票，豈不等於笑話？」

當時我就很奇怪，縣長雖非直屬財政廳，總算是省政府的一屬吏，何以如此大膽？後來有人告訴我，包捐的後臺老板，就是張洪老。我從此對於這位先生的人品，打了一個極大問號。因他是省政府委員，兼禁煙委員會委員，又兼甘肅省通志主修，每月收入，著實可觀！還要做屠宰包商，簡直有些不成話！

張洪老得標後，第一個月總算照數繳足。自第二個月起，七折八扣，我迭次警告，要予撤銷，因此啣恨入骨。遇事與風作浪，必使我走路而後已。

上面所說的，都是低氣壓的話，令人窒息不快。這裏，我舉一個朱主席理髮的故事，使空氣調節一下吧！

一天下午，朱主席心情很愉快地告訴我關於漢口理髮的一場笑話：那時他駐節武漢，偶經漢口法國人所設的理髮店，一時好奇心動，想試試法國人的理髮工夫，究竟高明在那裏？坐定之後，因雙方語言不通，法國人以手勢代問號，我（朱主席自稱）以點頭代答復，於是兩方面無聲息的問答便開始了：

你要理髮麼？法國人作個手勢問道：

是！朱主席點頭答復。

蛇，小題大做麼？」主席說：「我決定要查。」我答：「好！主席既決定要查，就立刻打電話給中央銀行潘經理，請他派一會計人員，更由省府與財政廳，各派一人同往，免有塗改或隱匿之事發生。可是，我要預先聲明一句：萬一因此造成風聲鶴唳的局面，我不負一切責任。」主席無語。我再催促，主席仍默然。就這樣散會。

事後細想：主席最初堅持要查帳，待我建議立去，主席反又默然，悶葫蘆裏究竟何藥？後來，我忽豁然貫通：「原來如此！」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事情是這樣的：數年以前，有位民政廳長，曾以七千元存入蘭州一家錢莊，後來被黑吃黑倒了。張洪老想到這個故事，以爲我之接濟某錢莊，一定也有存款關係，恐被倒閉，故利用財政廳借款，以便將私人存款收回。乃走告黃老，認此爲攻擊我下臺最好無上的資料。遂由黃老轉告主席，於是演出這樣的動人一幕。後因我主張立刻去查，主席始明白，這是無的放矢的謔言，所以默然！可見他們謀我之心，是何等的迫切！

張洪老是一貪得無厭之徒，他對我的種種排斥，遠因由於我的裁員，使他的皇親國戚，投奔無路。近因由於包屠宰稅，沒有滿他的欲壑之故。

甘肅地處高寒，不產蔬菜，畜類是人們惟一的食料。但甘肅沒有屠宰場的設備，收稅頗爲困難，所以一向都由商民包捐的。

皋蘭是省會所在地，也是屠宰稅重心之所繫。當財政廳公開招標的時候，皋蘭縣長，忽

，如有此打算，那末，黃老早該登上寶座，何待今日？

然而他們不曾這樣想，於是興風作浪，內外一同。現在，姑舉一事爲證：

民國二十四年冬，不景氣的風暴，籠罩著全國，蘭州亦不能例外。一日，現任商會長謝厚齋，偕同前兩任會長來見我。說：「蘭州某錢莊，因一時週轉失靈，勢將擱淺，年關在邇，如某錢莊出了問題，同時要連帶好幾家錢莊，都要倒閉，牽動蘭州整個市面不堪設想？」要求財政廳出來維持。我問：「多少？」三位會長答：「兩萬元。」我說：「兩萬元够麼？不要今日兩萬，明日又來四萬。」他們齊聲答道：「不會騙廳長，我們仔細算過，兩萬元够了。期限三個月，由商會出面告借，到期由商會負責清還。」

我想：數目如此其微，而且年關迫近，萬一市面出了問題，我們的稅收損失，豈止兩萬？就答應了。

到第二日，主席忽來電話，約我去省府開會。座上僅張洪老與黃老二人。主席問我：聽說「財政廳借某錢莊兩萬元，有無其事？」我答：「有的。但是借給商會，並非借給某錢莊。三個月後，由商會負責還清。」主席問：「爲什麼不提省務會議？」我答：「這是救濟市面，愈速愈好；而且數目甚微，又是借貸性質，爲爭取時間，所以未提省務會議。而且我認爲維持市面，財政廳負有專責。日前報載，孔部長爲維持上海市面，曾撥出八百萬元鉅款救濟。蘭州事同一律，似無不可」。主席說：「我想去某錢莊查帳？」我答：「不嫌打草驚

以一經呈復，也就風平浪靜了。

這是週期性的風暴，每屆半年，總要發生一次。但與臺灣一年一度的定時颱風，性質略有不同。

法院、黨部、監察使署，都已動過腦筋，最後告到委員長座前，論理，該可罷休了。然而還未過癮，更要使出最後一記殺手鐮，叫做——「打死老虎」。

打死老虎這個名詞，用在政界方面，在內地朋友們聽起來，或許不容易瞭解；但在甘肅的鉅閥們，却認為是「家常便飯」，用來對付與他們不合作的最後惟一武器。

可是，他們所謂「合作」，却另有一套解釋。就是：「只管自己肚飽，不管百姓饑漏。」如果你不與他們「一同」，到了你交出「帥印」、「告老回鄉」的時候，他們會發動一班嘍囉們，給你一陣哭叫送行，或其他類似的侮辱，使你啼笑皆非，作為平日對他們不合作的報復。同時，更無異子後任以警告：「當心點！瞧著！你如不乖乖的聽話，將來也可給你同樣的「優待」。這就是他們所要的「打死老虎」把戲，更寓有殺犬警猴的作用。

當我卸任的時候，鉅閥們預備照樣泡製一回，但也有些顧忌；使人示意于學忠主席，經于公嚴厲地申誡一頓，方始罷休。這是以後的事，然亦可想見其人的卑劣與無聊！

他們這樣一再而三的攻擊我，其中似乎有個默契，以為只要我打包袱走路，黃老就可補上，因他是朱主席多年舊部，自然是一條最理想而亦最現實的設計。可是，在朱主席心目中

我說：「他也是被動的呀！」

這是第一次進攻號角。一葉知秋，接著還多哩？索性在這裏一股腦兒說了，免得讀者期待。

第二次的風暴，發生在甘肅西北幾個縣黨部發給朱主席的電報，內容彼此雷同，都是攻擊我的。但並未舉出半點事實，這，顯然有人授意。據朱主席面告：「第一天是某縣的一封電報。第二天連接兩個縣黨部的電報，於是約省黨部主任委員田昆三談話。告以：「黨政方面，應協力同心，辦好省政，不可無故自起磨擦。」這場風暴，終於賴主席一言，就此平息。事後，我曾去函陳立夫先生，告以經過，請派員來廳調查，未得回信。

第三次是向甘肅監察分署匿名告我一狀，由分署派員到廳連查十餘日，查不出半點「明堂」來。最後，要求携卷外出。我答：「我已令廳別關一室，專供貴員查閱；並面囑各科，盡量予貴員以方便。至於携卷外出，萬一發現塗改或損壞，彼此都有不便。」於是風暴改向，警報解除。

第四次是向委員長告京狀，令由甘肅省政府轉令我自行查復。內有涉及我在財政部財政會議所提關於整理甘肅財政的一項報告。我一看，就明白這是蘭州惟一鉅頭張某所要的把戲。因他也是以省府委員資格前往出席的。我事前曾將報告交其過目，所以只有他一人知道較清楚。我就一五一十地照事實呈復了。大約委員長對我在甘肅財政措施情形，相當明瞭，所

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

其言深切著明，可當座右銘讀。故錄以自勵。

甘肅財政，經一年多的努力，收支已趨平衡。於是我向主席建議，省府辦公費，月支五千元。主席薪水，月支八百元。各廳長月支四百元，辦公費四百元。省府委員，月支二百元。這是第一次的調整。

八三 週期性的風暴

一日，甘肅高等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林梅生告我：「高等法院長曾友豪給我一個公文，要來貴廳檢查檔案。」接著，十分憤慨地說：「政治難道真無是非的麼？自你接長甘肅財政廳長後，一年之間，就將這撥款制度取消了；司法經費，從此皆得按月如數照發。單憑這一點，你的勞績，已是了不起？」又說：「司法的責任，是在維持社會的公道；像這種做法，公道在那裏？」

我笑說：「老兄！你不必爲我生氣；像我這樣任何方面不賣帳的作風，早就知道該有『難乎免於今之世』的一天。公事公辦，你還是執行你的任務吧！」

梅生說：「他自己躲在背後做好人，要我來做惡人。我再也不上他的當！」

臉，怒形於色，以指猛擊棹唇說：「我僅托你做這麼一點小事，你都沒替我做。」於是我將經過情形，約略向他解釋一番。時蘭州警察局長汪大燧也在座。遂彼此不歡而散。

先是：當我向季老辭行時，承托代進公債二萬元，不過是這麼一句話而已。到上海後，友人皆以時局不靖，各銀行紛紛賣出，勸我靜以觀變，我怕季老損失，遂沒替他買進，這完全是好意；而且事前他也沒給我半文，要我代付鉅款，也有些違背人情。他是省政府幕僚長，就他身分論，都該避嫌，爲什麼反向我發那麼大的脾氣，歸途反復思維，我這個呆頭鵝，始終猜不透他那悶葫蘆裏所賣的究竟是什麼藥？

後來，季老偕田昆三赴機場送客，不幸中途覆車殞命，田受重傷，半載始愈。我偕主席因公去京，回蘭時，蘭州警察局長陳復誠叔明語我：朱廳長！季老不死，你的寶座，怕有些坐不穩哩？我笑答：是的！我每天一起身，便打包袱預備走路。大概他的消息，是由汪局長回去轉述的。

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卷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話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羽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即不傾陷善類，亦

八二 絃外之音

當某次省務會議結束時。秘書長季老。約我到他的辦公室閒聊。笑嘻嘻地說：「嗯！這次馬步芳由青海到上海。送我家黃金數條。約值二萬元。內人（季老自稱）即買相等的禮物送還他。我只好報以苦笑。」

這是一件政治性的暗盤交易，只許「兩心無語暗知情」了事。如果公開出來，授受兩方，似乎都不十分體面；季老是個聰明人，爲什麼要很得意地告訴我這消息？世界上最呆頭呆腦的莫過於鵝！所以人們會加它一個「呆頭鵝」的尊號。我呢！實在比「呆頭鵝」還要呆上三分，所以對於季老當時的好意，始終無法理解，實在覺得抱歉萬分！

季老更告訴我：馬是包機去的。那，自然是皆大歡喜了！

爲使撥款制度，不致因財政上一時調度不靈而「借屍還魂」起見，我遂去上海，向中央銀行，告借二十萬元，以供緊急應變之用。央行副總裁陳行健庵的條件：要委員長以禁煙收入項下作擔保。這顯然是一個難題目。於是我答：數目僅二十萬元，要驚動日理萬機的委員長，似乎小題大作吧！但健庵非此不可。只好誠惶誠恐地電請委員長核示，幸蒙照准。其體念部屬處境類如是！

回蘭州後，先謁秘書長季老，告以公債暴跌，波動甚大，未敢代爲買進，季老立時沉著

。黨科長忠而見疑，勞而獲咎，我爲直接長官，無法力爭，至今仍覺歉然！

忠而見疑，自古已然，否則，屈原怎會行吟自沉呢？

我對於部屬工作及待遇，時常留意考察，當我在川康區稅務局時代，奉財政部令，每月增撥經費二百五十元，作為全局普徧加薪之用，連局長一分在內，由我自己去支配。我當時頗感躊躇，要自己加自己的薪水，這還是有生以來破天荒第一次；加多了，無以對同人；加少了，無濟於事。算了罷！索性將我一份，也加在第二科科長兼秘書趙明修名下，月得五十元，因第二科工作最繁重，趙科長腦筋明敏，在局內算是最得力的一個人。他是遼寧人，由前任關吉玉佩恒留下來的。古人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是至理名言。每個做長官的朋友們，要想得到好部屬，都該留意才是。

財政會議，甘肅出席的，除我是當然委員外，更有一位省政府委員張洪老。我在前面，已經提及。

閉會後，我知道黨科長來江南一趟不易，遂於回滬之便，囑其自赴杭州，一覽西湖勝景。兩天後，偕返蘭州。

這一大套的安排，本來寓有獎勵之意，然而事態的發展，往往使人難以預料，孰知黨科長反因此丟官，真是天大冤屈。

事情是這樣的：有位李某，曾任甘省稅捐局長多年，因成績不佳，被我調換。不知何因何緣？與朱主席攀上交情，見我那麼優待黨科長，以為內裏必有文章，大概向主席「咕嚕咕嚕」去了。剛巧，主席耳軟；（這是朱夫人告我的話）所以一拍即合，派他接充第二科科長

於地，如是再盛再吸再吹，癮盡而止。中間一根管子，上伸約七寸，頂端前彎，宛如鞠躬狀，使吸者便於口就。當吸的時候，因煙須經過水濾，故會發出僕僕的聲響來，聽來倒覺得蠻清脆！

在發明水煙筒的當日，似已早知煙草中所含尼古丁有毒，所以用水來濾去，不能不說是一種巧思。所惜攜帶不便，否則，對於老槍朋友們，就可免去癌症的威脅了。

蘭山屬的永登，是盛產煙葉地區。後來有位姓紀的胖子，忽然具呈來廳，年輸一萬五千元，要包永登煙葉稅。紀是東南人，他來蘭州，與我也有著一段因緣。他的包稅，顯然是想轉包與人，以期坐地分贓，這樣一來，農民的負擔，就要加倍了！經考慮後，寧願犧牲一萬五千元，不願人民多作剝削，所以沒有批准。

八一 財政會議

廢除撥款，改屯爲民，免除苛雜這一堆措施，皆由第二科主辦，都能如期順利完成，我對於黨科長的能力，有了深刻的認識。適財政部召集全國財政會議，我遂携同赴京。一則因他在財政廳多年，有許多臨時發生的問題，可以備我諮詢。二則因他從未離開蘭州城一步，此行多少帶些激勵的意思。我認爲作主管長官的惟一條件是在賞罰分明：「有功者賞，有過者懲。」然後部屬方能樂爲你用，爲你賣力。

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我既主持甘肅財政，在甘言甘，責無旁貸，當於接到茶商代表呈文後，提請省務會議，准予全數豁免。並允茶商之請，轉咨陝西財政廳，免徵過境稅，但無結果。

茶商於感激之餘，特請甘肅惟一僅存的進士公范禹勤，撰寫一篇碑記，詳其始末，勒之於石，由茶商代表，面送來廳，我除慚愧地說聲謝謝外，請其轉送城隍廟，由隍城爺去保存和作證。

二、煙葉稅：甘肅也以產煙葉著名。老一輩所用的水煙筒，其所吸的青絲煙，味比黃煙爲純，香氣亦較濃馥，是甘肅的特產。爲他省所無。

水煙筒的製作甚巧，四十歲左右的人們，見過的怕不多。因此，我想乘此機會，替他做一次義務的宣傳。

它的全身，都用白銅製成。殿部分前後兩節：前節是一圓管，直徑約三分，預備盛煙用的。上面有蓋，可以自由啓閉。兩邊各有個小管子，專爲插箝子及紙媒用的。因煙絲如用手指去檢，容易成塊；若用箝子，則煙鬆易燃。紙媒是用以引火燃煙的。這小小的設計，也具有分工合作，各盡其能的意義在內。

後面一節，可以盛水，有兩根管子向上伸出，其最後一根，另作一枝管子，可以插入。管子頂端，於凹進少許處，隔以◇形的黃銅絲，預備吸時盛煙之用。吸罷，抽出管子，吹灰

一部，我於閱讀後，不禁慚感交并。

八〇 免除苛雜

有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穫；人們所付出的精神與勞力，決不會無代價的。

經一年半的努力，使甘肅財政，已上軌道。收支也趨平衡。於是又面囑黨科長，將稅捐的特別苛細部分，查明開單送閱，經省務會議兩度決議，予以取消，約計在四十萬元左右。其中有兩件較大的，可以值得一提：

一、茶葉稅：甘肅因臨近西藏，每年需要茶葉數量特別大，佔甘省出口數字的大宗。但甘肅向不產茶，都由東南各省輸入。當經過陝西時，要徵收一筆可觀的過境稅。到甘肅後，苛雜名目更多，每年約計要繳納一萬五千元。這大筆錢，自然都要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去，是無可置疑的。

普通茶葉，不合藏人胃口；商人復將其加工，製成長約一尺、寬約四寸、潤約寸餘的茶磚，然後轉運入藏。這筆製造費，當然也要消費者負擔。

因此，甘茶成本加重了！印度茶葉，遂乘機起而代之。甘茶銷藏，逐年減低，茶商屢推代表，前來請願，當囑其正式來文，俾資核辦。

我於財政政策，一向反對殺雞取卵。以爲惟有促使經濟發達，出口旺盛，稅收來源，方

當開始籌備時，主管二科黨家駒科長問我：要不要徵費？我躊躇了一下，答道：免了吧！甘肅老百姓，實在太苦了！況且已經馮先生收過一次，人事雖有代謝，機關仍是一個；爲保持政府威信起見，不應向老百姓要雙倍的錢。

我對於甘肅地方政府的效率，未敢深信。所以當辦好一縣時，即將所應免去的屯糧部份，除令縣長佈告通知外；並同時抄附全文，及免去屯糧數字，通知該縣商會，請其通告全縣人民，免爲縣長所操縱。

我的預料，並沒錯誤。後來果發現天水縣長王某，始終對廳令壓住，不予發表。嗣經鄧寶珊軍部秘書天水人王新令一再來廳詢問，我將經過及減免數字，詳具以告；但王縣長還不肯承認有這回事。不得已只好由科將全卷及發文日期等，照抄一份付去，王始語塞。

天水屯田最多，那時正屆徵糧時期，所以老百姓盼望甚切，而竟匿不發表，真够耐人尋味。因思當年王安石的新法，爲世詬病，不是新法本身不好，而是下級親民之官，未能切實奉行，遂使利民的新法，終於走樣而變爲病民了。

約莫忙了五個多月，除隴東兩縣，因爲共匪所竊據，無法推動外，其餘各縣，皆得依期將改屯一案，全部辦竣，使甘肅人民崎嶇沉重的負擔，趨於合理化。總算爲馮玉祥完成了一件未了的功德，是值得紀念的。

後來接到天水各界來信，表示謝意！並說：已將此案經過，詳入天水新縣志，並承惠贈

理其事，至明始廢。

甘肅屯田，頗爲普遍，似與歷代用兵有關。史稱：蜀漢諸葛武侯出師伐魏，深感蜀道崎嶇，飛芻挽粟，倍極艱難，始於天水，實行屯田，以資軍食。天水屯田，爲全省冠，當與此有關。

屯田本屬墾荒性質，與已熟民田不同。當時只要有人能墾，就可取得所有權，這是含有獎勵的意義在內。

甘肅屯田糧額，一向較民糧爲重，其詳已不可考。大概屯田最初目的，爲的是軍食，所以徵官部分，自然要比民糧爲多。相沿既久，遂成定案。然時至今日，賦稅應以「平均負擔」爲原則，已爲世人所公認，畸輕畸重，是一件極不合理之事。

當馮玉祥主甘時，曾倡議將屯糧改爲民糧，以示劃一，自屬正當辦法。所惜馮的動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故於徵收各縣改屯經費八十餘萬元到手後，所謂改屯也者，即「無疾而終」。馮是向來不講信用的寶貝。況且有的是雪亮的槍尖，老百姓只好自認晦氣，誰散唉了一聲。

邵力子主席離甘時，曾將這件事一五一十地面告朱主席；朱主席又對我從頭細說一遍。最後云：撥款稅政，已經你手辦好了，屯糧也是甘肅稅政之一，邵主席希望在我們任內，能完成這件大事。我答：我還不知道有這回事，待我回去查卷後，再行決定。主席說：好！

最後一期。

因第一期辦理，出乎意外的成功。於是第二、第三期有成例可循，都很順利圓滿達成。自此歷年撥款稅政，在很短時間內，革除淨盡，是件值得一書的大事。

撥款制度廢除之後，接着就是要按月發放現金；因此，我覺得必須有每日絕對控制省庫收支數字的必要。

甘肅省庫，是由官錢局代理的；如欲控制省庫收支數字，必先從改革財政廳會計入手；延攬專門會計人才，改用新式簿記。每日收付，必須根據傳票記帳，至下午六點以前結清。財政廳不收現款，各縣局解款，直接滙至官錢局；同時另備公文，分清科目，並解款收條，報廳入帳。官錢局每日結帳時，須將庫存結餘數字，報告財政廳；然後由主管人員，將當日收支結餘，製成庫存表，交我存閱。其式如上表。

每天有這樣一張表，我就可以明瞭省庫全部情形；所以一到月終，只要庫存表上的數字，够發全部經費，我就囑主管科分別用電話通知各機關，攜帶印章，派員到廳具領；不必待至三十、或三十一日。如遇端午、中秋、及新舊年節，並在節前發放。因此，皆大歡喜！

七九 改屯爲民

屯田之制，起源甚古；趙充國陳屯田十二策，此爲有屯田之始。嗣後歷代皆設專官，掌

有了縣局長諾言以後，問題解決了一半。於是我更定期召集各機關各學校，及鄧寶珊、魯大昌二軍部，商討停止撥款，改發現金辦法，請各派代表與會。後來魯大昌、鄧寶珊，皆親自列席。我提出三點辦法：

- 一、定某月起，廢除撥款，改發現金。
- 二、各軍各機關以前撥而未提到的款項，自某月起，概勿再行派員往提，免致混亂。
- 三、各軍各機關以前未提到之款，當另擇期請各派員，會同本廳主管科核算，以便另行設法清償。

以上三點，我當時認為是廢除撥款惡制的根本關鍵所在。在這次會議中，魯師長大昌態度最好，首先贊同。並說：以前未提到各款，本師一律放棄，也決不再派人往提。只要以後能按月如數領到，我就很滿意了！

魯大昌這樣表示以後，鄧寶珊以及各機關學校，當然不會再有反對之聲。第一期廢除撥款制度，就在各方精誠合作之下，順利達成。這使我又興奮又感激！

第二期是隴南與隴東。而將河西一區，列為第三期；也是

財政廳△年△月△日庫存表

項 目	收	支	結 餘
昨日結存			
本日收入			
本日支出			
本日結存			

怎樣叫做撥款？似乎還要待我解釋一下：

財政廳當每月發給各機關、各學校、各軍隊經費時，因無現款之故，就先期辦好一紙公文，令某縣、某局，解某機關若干？某縣、某局，解某校若干？大抵省城各機關、各學校，多在附近各縣份撥付。軍隊所撥，南至天水，北至玉門，往返動需兼旬。被撥的機關，除殷勤招待外，還要送川費。被撥之款，三千五千不等。甘肅縣分，大多數都是貧瘠不堪的，縣局長一時那裏來得三千五千，於是只好三百五百，先打發提款委員出門再說。而提款委員以軍部正式收條是寫好三千五千，無法分割，拿三百五百就走。回到軍部，將收條繳回，說聲款沒提到了事。結果，各縣局所出的冤枉錢，倍於常額繳庫之數；而軍部呢，確實也提不到多少。至於提款委員，却認這是一份好差使！

因此，各軍長官，各機關學校，都希望將撥款制度，從速取消，改發現款。朱主席不必說，更希望在他任內，將此惡政，一掃而清。

但這是實際問題，不是空言所能解決的。經考慮結果，擬分三期辦理。先從蘭山區試辦：將蘭山區各縣長、各稅局長，召集開會，請其自行認定從某月起，按月認解省庫確數。至以前所撥之款，或已付，或未付，或已付若干，概由財政廳商請各機關及軍隊，不再派人催提。而各縣局於認定數字後，必按月實解，不得短少分文，免致廢除撥款制度，中途受了影響。各縣局長一致贊成，並自由認定按月實解數字。

一部份稀世瑰寶，被偷運至俄國，換購軍火裝備，以充實他們的力量。

慈禧生前掌晚清政權近五十年，生殺予奪，集權力富貴於一身，死後還帶了那樣多的珍寶往墳墓裏去，原夢想在陰間再過着榮華富貴的生活。却不料死後僅二十年，就遭人來了個「大劈棺」。弄得骸骨支離，死也不得安寧。生前她盡量搜括財寶，是否真有享用，不去說它；死後她就爲這些寶物所累。寶物！寶物！於她何益！

聖經上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傳道書一章二節）

又說：「不要爲自己積儲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儲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馬太福音六章十九、二十節）

朋友！請仔細想一下；你在世上所追求的，有那一樣到頭來不是空的？人以爲最可靠的財物珍寶，能便你得着什麼呢？」

這篇盜寶記，是我從臥病臺中醫院，由基督教徒送給我的。他們熱心服務，值得贊佩。其言「世上所追求的，到頭來都是空的」頗與佛法之理論相合。故附引於此。

七八 廢除撥款秕政

我到蘭州後，各方面一談到財政廳的「撥款」辦法，大家一致公認爲是一種最感頭痛的惡政。

兩處：一名東陵，一名西陵。）其陵寢建築，極其宏偉堅固。地下墓時，殉葬者有八人之多。殉葬的寶物，更是無數！據清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廿三日內務府入殮清單所列載者，琳瑯萬紙，已極可觀；連未列明者計入，其價值非論億元計算不可。

正因為慈禧太后生前過於專權奢侈，死後厚葬之詳情，外人雖無從獲悉，然有心者，不難揣測而得之。故民國以後，遂引起野心軍閥之覬覦。

清室遜位以後，東西陵雖由政府各派鎮守使一員，及軍隊若干駐守，專事保護。但在革命與內戰期中，政治未上軌道，少數鎮守兵員，那能阻止軍閥挖墳盜寶之野心呢？於是遂有民國十七年七月四日，孫殿英部盜發慈禧陵墓之事：

慈禧陵寢，建築堅固，早有防盜之準備，自非普通人能够挖掘的。但孫殿英當時是馮玉祥麾下的軍長，於是他命令他的工兵營營長，率領全體官兵，攜帶炸藥及挖掘的器械工具，前往盜陵。他們事先曾周密計劃，所以除工兵營直接動手外，還僞稱軍事演習，將整個東陵緊緊圍住，四周嚴密戒嚴，斷絕一切行人往來，秘密上演這幕盜陵的醜劇。

他們先將陵前嵌在石壁裏的大石門炸開，溜下一條有二三十級很陡的墓道後，又把第二道的厚鐵門炸開，才進入墓地。就在這裏發現有八具大棺木，他們遂一一劈開，搜劫其中寶物。後來發現慈禧靈柩，並不在這裏，經過一番查察後，才發現後壁有一道隱秘石門，把石門撬開後，果然找着了真正慈禧的靈柩。把棺木擊開，就把棺木四周塞滿的各種寶物取出。因為慈禧太后屍身，曾用藥物處理保護，並未腐化。據目睹者說，她雖至暮年，望之猶四十來歲人。皮膚白皙，面目如生，恍如睡了一般。他們為徹底搜劫寶物，又把她的屍首抬出棺外。據說，這次盜陵所得，可真不少；除入私囊者外，

王，孰料偷雞不成，反蝕去一把米。

當孫軍入寧夏的消息，傳至蘭州，人心頗為恐慌。季秘書長囑我速籌十萬元現款，送存省政府。我問：「作什麼用？」季不能答。我說：甘肅省庫空虛，君所熟知，我到差未久，那裏來此巨款？如果真的非要不可，請省政府給我命令，說明用途，我當視力所及爲之。否則，等於私相授受，我不敢負此重責。然而朱主席從容坐鎮，態度安祥，從未向我言及籌款事。季老亦從此不再提及。

孫殿英偷雞失了風，但他所導演的「大劈棺」，却非常成功。讀者如欲知其備細，請觀福音出版社印贈，由臺中思恩堂分送的「慈禧太后與寶物」一文：

「慈禧太后這名字，凡中國人，可說誰都曉得。她是我國清朝文宗皇帝（年號咸豐，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之妃，穆宗皇帝（年號同治，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四年）的母親，滿族人，姓那拉氏。德宗皇帝，（年號光緒，一八七五年至一九〇八年）也是她所立的。她在穆宗及德宗兩朝，垂簾聽政，名義上她雖不是皇帝，但實際上她是太上皇帝。她掌握我國政權達四十六年之久，自尊爲「老佛爺」。爲人頑強負氣，愚昧專橫。晚清政府對外之所以喪權辱國，及滿清皇朝之所以覆亡，與她的關係很大。

她除了喜歡弄權好名外，也最講究享受！不惜以百姓之脂膏，供個人之享用。她除了修建有名的頤和園外，並廣爲搜括天下珍寶，據爲己有。

她死後，卜葬於河北省遵化縣西北之昌瑞山，即東陵普陀峪。（清朝的皇帝及后妃墳墓，分葬在

不對，均自動離去了，財政廳人事，始上軌道。然亦因此開罪了蘭州天字第一號紳閥。孔子說：「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後來發生種種麻煩，可說咎由自取。

這樣大刀濶斧的做法，在中國官場中，我怕是第一號「兇手？」但當時的我，心目中只有「省庫空虛，人民窮苦」八個字，怎好再來虛糜公款。這是書獃子想法，受過做官教育的人，決不會如此狀的。

我自知這種牛脾氣，是不宜於做官。尤其現階段泄泄沓沓專講應付的社會裏，更非所宜。所以一到蘭州，就戒絕三件事：香煙、四圈、酒。我以爲只有將自己的立腳點站得穩，任何狂風暴雨，都無可奈何我！

一夕，夢母親呼冷。近年來，因奔波勞碌，夢見家庭之事較少。除函告我弟培土修墓外，並遵俗剪製紙衣、銀紙，親擬疏文，詣城隍廟焚之。並將從前仰天私祝的話，再向城隍爺默禱一回，然後回廳。

七七 孫殿英偷雞盜墓記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月初旬，孫殿英以西北國防空虛，擅率所部，由寧夏入甘肅，與馬鴻渠部，相持於磴口、石嘴子等地。二月六日，軍事委員會下令免孫殿英北平軍分會委員及四十一軍軍長等職。孫軍四次進攻寧夏，均經馬軍擊潰，遂被改編。孫的初意，原想做西北

相干的人。

後來有人告訴我：西北各機關，都有這種惡習。凡是想要進入某機關的話，就要先拜某機關一位科長做老師，然後由他引進，到科裏習字，直到十六七歲時，科長就會很巧妙地製造一種需要添人的事實，向上級保舉，因此，年代久了，各科職員，都是他的學生，要做起弊來，就可彼此「一同」，長官高高在上，也無可奈何他。而且來的人，都有背景，不是科長的至親遠戚，就是紳閥們介紹來的。這，就是所謂：「書辦制度」了。我因此決心引用新人，除延攬北平大學畢業孫汝楠外，並函考試院長戴季陶先生，請其介紹財政高考及格數人來廳，待遇是科員級。因孫汝楠的能力，使我相當滿意。並託其物色本省大學生一、二人來廳服務，但所約的要做科長，未果。

我的爲人，一向有股牛勁，認爲該作的事，就是天大壓力，我都要做。我是丑年生，丑屬牛，我的牛勁，似乎命運之神，早已註定了。

財政廳人員，真是滿坑滿谷，各科連走路的通道，都被用做辦公場所了。一個星期六下午，我通知各科人員，明日上午九時，都來應考。臨時發佈題目：「呈請省政府，分期禁種鴉片文。」結果，交白卷者數十本，還有三分之一是不通的。

我又通知文理不通及交白卷的再來應試。這回沒有題目，只請他們用正楷照抄書本一段，擇其字體端正者，委爲書記。這樣，又去了一大批。那些掛名領乾薪的秘書先生，看風頭

甘肅天氣，五月猶寒，我著侍役去買件羊皮統。侍役說：「廳長用不著自己花錢去買，過幾天，自然會有人送皮統來的，祇怕廳長穿不了呢。」

「會有人送來？什麼人？」我驚異地問。

「稅局長送的最多。過幾天，廳長自己會知道。」

一個星期日的早晨，甘肅惟一碩果僅存的翰林公楊慎慎之先生，命人扛著一張大虎皮，持一張楊慎名片送給我；這倒教我爲難了！收罷，惡例一開，麻煩將無已時。不收罷，於翰林公面子下不去。適侍役在旁，我問：這位老先生爲什麼送我一份大禮？侍役說：他的兒子是稅捐局長呀。我方明白來意，遂開發力錢，原件璧還。

從此就沒有部屬，再敢向我送禮了。

七六 書獃子的作風

財政廳每日收發文件，約在一百五十件之間，但是全廳職員，多至三百餘人，平均每天兩個人合辦一件公事。這，我認爲有些不合理。

於是我開始到各科巡視一周，發現第二科有個約十二歲的小孩，在一張矮四方棹上習字。我問黨科長，這是什麼人？黨答：他來科學習，不支薪水；小棹小椅，也由他們家中携來的。我遂下令各科，凡未經本廳任命人員，一律不許在各科學習。這樣一來，就去了一批不

「馮先生總是好弄這一套。但似乎有些不近人情罷！」

「是的，我們也正爲此，所以代廳長著急！」

「謝謝各位好意！」

「全廳同人，以爲廳長遠來，應酬又多，一百元無論如何節省，是無法維持的；故願將我們每月薪水，打個八折，餘下兩成，奉獻廳長，略補不足。至於收條，我們還是照應支數目填寫。」

我當時在想：吊死鬼的繩子來了，萬一被他們套住，那，就要牽著你的鼻子走，不怕你不聽話。然而他們爲什麼會這樣大膽，敢向我說這些公開舞弊的話，甘肅吏政，也就可想而知了。遂報以微笑道：

「謝謝各位厚意！做廳長的只有一百元，想來：各位也不會太寬裕。甘肅人民，實在太苦了！各位如能嚴守崗位，奉公守法，多替老百姓設想，多替老百姓做些事，那，比給我什麼東西都要好。」

「我們都是本地人，有現成房地產，用不了多少錢。廳長遠來，與我們不同。而且歷任廳長，我們都這樣報效他的。」科長看我不肯接受，又補充著說明。

「人家的事，我不管；我呢，決不會受各位辛苦終日所得的報酬。請代我謝謝各位。」這一關，就這樣打發過去了。

省庫多增一分收入；我所費的精神，不會無代價的。但是使我最感失望的，凡調來的舊卷，往往不全，連管卷的也說不出所以然來。第二科科長黨某，怕我將管卷換了，前來說情。謂：財政廳案卷，捨他沒人能接得了。我始恍然大悟，舊卷所以不全的原因，是管卷人所玩的花樣，故意將整套卷子，抽出幾件，夾在別的卷子裏，這樣一來，如果調了第二個人，就沒辦法；於是他的寶座，就可永遠坐下去，直到老死爲止。却料不到時間一久，連他自己，也無法想起，這就是案卷不全的唯一原因。

某日，當我正在埋頭批閱公文時，第三科科長，忽來看我。說：他原籍浙江，因祖上宦遊甘肅，交通不便，就在蘭州落籍了。他的年紀，看上去相當龍鍾，約莫已是七十多歲了，但人頗長厚。說了一點開場白後，始囁嚅地說：廳長！全廳同人，推我作代表，向廳長報告一件事，務請廳長接受同人好意。我驚異地問：

「什麼事？」

「廳長有沒知道你的月薪多少？」

「我還沒注意這件事哩。」

「一百元！」科長接着說。

「一百元？這是什麼人定的。」

「馮總司令」（指馮玉祥）

。這是他們的想法與作風！

張縣長的一席話，使我幾乎要拼出淚來。唉！邊民所過的是地獄不如的生活！鄭所南流民圖，未能盡其萬一。這是任何人所難想像得到的！

但是張縣長所說的老百姓，是專指非回教同胞說的。至於西北回教同胞，沒有吸食鴉片惡習。他們體格強健，勇武好鬪，確實值得驕傲！

過了兩天，又有人告訴我：每位財政廳長，一到年節過不去的時候，便請蘭州商會長及重要商人，吃一頓飯，甲三千，乙五千，丙一萬，宛如派捐般，害得商人們走頭無路。到如今，積欠商會約四十萬元，這都是商人額外的負擔。你想：蘭垣彈丸之地，與東南不可同日語，如何當得起這樣的剝削？

上面種種的報告，使我心痠，遂仰天自誓：

「甘肅人民太痛苦了！真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之概。自我接事後，誓不向任何方面派借分文。萬一財政困難，無法應付，立即掛冠而去，決不戀棧！願上蒼默佑，使甘省風調雨順，年告有秋。省庫收支，能得平衡。鏡宙在職一日，當竭盡心力，期以減輕人民之負擔。天地神祇，共鑒此心！」

從這天起，我對於往來公文，咸親自批閱。凡與從前有關聯的，必將舊卷全部調來，看個明白，然後方定辦法。我當時的意思：只要多費一分精神，必可使人民減輕一分負擔，使

向我報告了一番。他說：駐軍每將老百姓送縣政府來，用麻繩將兩姆指紮好，高懸大堂的樑上，一面用籐條來鞭打，向他們逼錢；沒錢，三日五日，任令懸空掛著，就這樣被吊脫姆指第一節的每年要達數千人。他們逼得無奈，只好將房田契向門上一貼，全家逃亡了事。餘如十六歲的姑娘們，窮得沒裤子穿，終日在坑上取暖，不敢下來，那還算好的呢！

張縣長接著說：他們又逼著老百姓種鴉片煙，到收成時，由駐軍低價收買，又用高價賣給老百姓。老百姓沒錢買，自然有一種人，用對本對利貸給你；你如果說不要，跟着軍隊就要來找你的麻煩；所以你說不借，也得要借。這樣，經過一兩年之後，你的房地產，都要變爲債主所有了。

清明植樹節，本來是一件很好的政令，但在河西，却也成爲軍部發財的虐政。他們先期通令老百姓，要每人都獻一株樹。甘肅沒有苗圃，試想：老百姓向那裏去買樹來獻？於是有的樹的人，不管大小，只好掘起來去獻；沒樹的人，要出錢由軍部代買。甘肅終年缺雨，樹經移植，就很難栽活；而軍部之意，原不在酒。獻來的樹，讓它枯乾，還可當燃料。所以樹愈植而愈少。結果，只是替軍部多開一條發財之路。倒霉的當然是老百姓了！

最後，張縣長再三懇求說：我今天的報告，廳長千萬不可公開去查問。否則，我這條老命，就要斷送他們手裏。假使他們知道我這樣地報告，那，我在武威，他們不會下手。但一旦離開時，就會立刻派人跟住我，俟出他們的防地，就可動手殺我；這樣，以爲沒有責任了

財政廳將額外秘書，一律裁去。那時候的廳長，是貴州譚克敏時欽，曾勉強裁去十數人，餘留待我來解決。

我是第一次出任財政官，經驗毫無！而且甘肅是邊陲貧瘠之區，前清時代，本是協餉省份。民國以後，各省軍閥，紛紛擴軍，弄得民窮財盡，自顧不遑，協餉自然談不到了。

我於接到任命後，先來個未雨綢繆的安排，往訪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新之，商透支十五萬元。並說明要憑我個人信用，因為我還沒接事，自然無法用正式手續辦理。新之滿口答應。但說：最好多一兩間銀行分擔，比較容易。

於是我再去找中國銀行，終於完滿達到目的。

我又往謁財政部長孔祥熙庸之先生，具陳甘肅遠在邊陲，現在，委員長正以全力經營西北，中央銀行，應加配合。孔部長遲疑了半晌說：沒有適當人選。我答：潘益民從事金融多年，是部長舊屬，何不約他談談？蘭州央行，遂從此決定。

省政府就職典禮中，照例宣誓後，各廳長也該說幾句話。我們互推季秘書長代表致辭：強調決不貪污。我當時不覺暗暗地叫好！單憑這點保證，已是個了不起的幕僚長。

七五 如此邊事

接事後第二日，第一個來見我的，是武威縣長。將河西軍隊種種不法行爲，詳詳細細地

電報立發。不過季某能做秘書長麼？因我當時不識季某，故未置答。但覺朱先生所重用之人，當然不會錯的。暢卿又說：禁煙計劃，當於一星期後答覆。

我在廬山，住吳達銓先生家中。一日，暢卿來訪吳先生，我乘便問禁煙計劃，暢卿遂將我一萬餘言的重心所在，以數語點破，要言不繁，已使我大吃一驚。而記憶力之強，更令我佩服不置。在我所接觸過的人物中，暢卿確是了不起的一個。

嗣後，我每次因事上廬山，向委員長請示，必將要點摘出，先交暢卿，並面加說明。暢卿總是這樣答覆：你剛上山，可到各處逛逛，一星期後，我們再見吧！這樣一來，我可不必天天上秘書處，暢卿也不必天天見我，彼此都覺得省事。

一星期後，再看暢卿，他將我所請示各點，都已代向委員長逐項解決了。最後，他還問我：有沒別事要向委員長當面報告？我說：沒有！那，你就可以回去了。我曾代你問過委員長，也說沒事。真是又省事又乾脆。確不失為一個難得的幕僚人才。

我的甘肅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旋經行政院正式發表了。同時有人告訴我：甘肅財政廳，範圍比國民政府還要大，單就秘書來說，已有三十餘人，你去將如何應付？我不覺吃了一驚，道：你是在編演天方夜譚吧！天下那會有這樣荒唐之事？友人說：你以為我撒謊嗎？接事後，你就會知道。

我於友人去後，立刻將這情形，函告暢卿；後到甘肅，始知委員長曾電甘肅省政府，令

卑鄙，於先生何損？

在這時期，膺白先生組織一個月刊，要我寫篇有關倉儲積穀的文章。因爲手中沒有資料，只好在歷史中搜索。又因銀行事繁，每就車中翻閱，不免緊張，忽得類似中風，口戾目斜，來勢頗惡，服中藥後，病更加劇。遂上莫干山靜養。兩月之後，稍稍復元，時已深秋，山中旅館，結束營業，不得已下山，住杭州醫院月餘，針藥兼施，收效更速。回上海，已是初冬時矣。立謁外舅叩頭，求爲先太夫人銘墓。並呈知不足齋叢書一部。埋石之夜，宗人祀純，夢山神宴母致賀，不解其故，轉詢吾弟，乃具以告。章先生之文，其見重幽明如是！

七四 初出茅廬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四日，朱紹良一民先生，奉命出任甘肅省政府委員兼主席，約我與張西曼同行。代理甘肅省政府主席鄧寶珊，招待我們於省政府後花園。省府委員張維鴻汀，安福議員王藻虞，時來坐談，得悉甘肅財政，全賴鴉片收入。入口貨則以棉花布匹爲大宗。我遂草擬三年禁煙計劃，並獎勵種植棉花、及紡織，以挽漏卮。居蘭州旬日，忙於寫稿，無暇與任何人往還。稿成，經呈朱主席過目。而西曼則逐日赴各校演講，頗爲忙碌。當我離甘時，朱主席交我一函，囑去廬山，面呈委員長，蔣公邊閱邊以鉛筆摘錄一紙，命致電朱主席照辦。我遂以委員長手稿，及我所擬禁煙計劃，並交秘書長楊永泰暢卿，暢卿看了看名單說：

日期，以便往謁求證。我答：章先生每日都在家，祇要先生有暇，隨時皆可接談。先生想了一下，後日何如？我說：好！

是日上午九點鐘，我去祁齊路，接先生同往章宅。二氏相見之下，備極歡洽。談到往事，章先生說：祇聽先輩說，祖母姓黃，嘉興人。太平天國之亂，兩家失去聯絡，從此遂無往來。則膺白、太炎二先生，確屬表親無疑。

嗣後，膺白先生語我，要向政府建議，送章先生一筆錢。我辭曰：章先生賣文鬻字，尙可勉強度日，先生顧念革命舊勳，盛情自是可感！然國庫艱難，軍用浩繁，此時應先其所急，章先生個人之事，可從緩圖。先生對我這些意見，大爲感動，以後每次相見，必獎許我不已，連夫人沈亦雲女士，也不例外。「人有小善，必稱道之。」先生確有此襟懷。

在我當時的意見，以爲章先生既不洽於國民政府，任彼高蹈，以全志節，豈不勝於隨世浮沉萬萬？堯舜之世有許由，商湯之世有務光。周武之世有夷齊，漢高之世有四皓，光武之世有莊光。這樣，才能使中國全部歷史，虎虎有生氣。一面倒是共匪的作風，與吾國傳統文化，大相背馳。若論章先生對於創造民國的勳績，與夫對中國學術界所貢獻的偉大，決非區區金錢所能酬其萬一。

至於當世曲學阿世之徒，戴著有色眼鏡，拼命爲洪憲六君子開脫，而於章先生，反多輕薄誣蔑之辭，這是別具心肝，不惜以他人名譽，作推銷自己書刊的廣告，桀犬吠堯，徒見其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當我想再版英屬南洋這本書時，因其中許多統計數字，必須取材政府年鑑，遂匯了一筆錢，附一張各邦年鑑的書名，向新嘉坡英政府印刷局購買。嗣接回信：某某等邦年鑑，他們沒有，要我自己直接向各邦去買。我回信說：「尊函所說的幾個邦，我們無法通匯，希望費心代辦，郵費滙費照算。」

過了一個月，凡我所要的書，政府印刷局，都替我分別去信購來，除了郵費滙費外，還多幾元幾角幾分，代買當地郵票，附信寄還。像這樣熱心爲人服務，不要說我們政府機關做不到，就是普通商家，也或望塵莫及。

在兩年前，有間地下藥廠，皮包裏滿裝著各種維他命丸，招牌紙與說明書，都印有中美合作字樣；到鄉村各寺廟，向年輕無知的尼僧或婦女們兜售；還像煞有介事，要替她們先來檢查身體，究竟適合那種藥品；於是從皮包內拿出一具失效的血壓表，替每個二十開外的尼衆量血壓，有許多僧尼上當。我曾寫封信，附幾顆丸藥，請省政府衛生處化驗，結果，石沉大海，毫無反應。但從此並未發現他們再度光臨，大概已得到情報了。

七三 悅親戚之情話

民國二十一年，黃鄂膺白先生，寓祁齊路，我時往謁候。一日，先生語我，其祖姑母適餘杭章氏，如係章太炎先生祖母，則我（黃先生自稱）與太炎先生，實表兄弟也。要我代約

記。其發現美洲之迹，當在東歸失路時。」宙按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社利馬訊：「墨西哥京城舉行一項歷史學家會議，共計九十位中美洲歷史學者，兩百位墨西哥歷史學教授，及三位西班牙考古學家，參加此項會議。」

墨西哥一位歷史學家索里斯在會議上公開表示：中國的法顯，于公元四一二年，經由柏林海峽抵達墨西哥，在墨西哥的阿加布哥海港登陸。法顯並在該海港的一塊石頭上刻上幾個中國字，其讀音爲「LYEH PAH TI」。則法顯之發現美洲新大陸，已成定案。這固然是吾佛門之光。也是國家民族之榮！但我至今仍覺十分慚愧，設使早十年研究佛法，那末，二老所談，必定更爲深入。筆談有時總不能暢所欲言，這是我所引爲最遺憾之事。

諦閑老法師，是當代天臺宗泰斗；章太炎先生，是當代國學大師。真够得上說：「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他們的會見，值得大書特書。

二老談話既畢，胡奉群老居士前來向章先生叩頭。並說：在日本東京時，曾向章先生問業。先生應曰：「哇！」

當我從玉佛寺回行時，見案頭有新嘉坡政府印刷局寄來一封掛號郵件，內裝著新嘉坡、檳榔嶼、麻拉甲及馬來聯邦與馬來各邦的政府年鑑。提到這件事的經過，讀者千萬不要誤會我是在長人家的威風，暴自己的短處。從國家立場上說，我是恨透了英國人；從做事精神上來說，我是五體投地，佩服英國人。



章太炎先生與法師遺像

孟子稱：『萬物皆備于我矣。』此語正是主張神我，即數論見解。

後來宋儒高者，總不出『神我』之見。

婆羅門，近稱『吠檀多』哲學，歐美人甚信之；蓋同一天乘，婆羅門是色界天，基督教是欲界天也。大梵天主，在佛法中，是禪色界。大氏天乘，總不能伏除『我慢』；所以孟子甚傲。宋儒亦傲。」

以下是諦閑和尚答語：

「其能趣之心固同，所趣之如，未免有淺深之異。唯在相邊說，未在性上談。」

「落第二念，就不克趣真。」

最後談到法顯玄奘二大師時，章先生言：「據法國蒙陀穆扶輪報所記：美洲大陸最初發現者，是中國佛教僧侶法顯。據其旅行記所述上陸地點，確爲今之墨西哥云云。所謂旅行記，即佛國

爲，才有這樣的惡果。「虎兇出於柙，」是誰之咎？

接心融法統的是欽亮和尚，又是樂清人。我前面已提到，這裏不再說了。

七二 玉佛寺二老談經

一天下午，中央銀行周守良來電話，說諦閑老法師，在上海戈登路玉佛寺講楞嚴經，你的鄉長胡奉羣，特自樂清來滬聽講，你何不也去聽聽？我遂驅車謁外舅章先生同去。至則經筵已散，我說：何妨順便看法師談談。先生應曰：哇！諦老肅先生坐，首致欽慕之意。次談及佛法，諦老黃巖人，章先生餘杭籍，一南一北，都是鄉音甚重。我雖能聽懂兩老方言，可惜其時對於佛法，一竅不通，無法傳語，只好讓二老筆談了。現將當時筆語，照錄如下：

以下是章先生發問：

「鄙意：一心正趣眞如，是一切菩薩所同。其特別志願，引人入道者，是一切菩薩所異。因此，知儒佛之不同，祇在引人入道之處；其一心正趣眞如，本無不同。孔子無意，（無意識）無必，（無恒審思量）無固，（無我執法執）無我，（無人我法我）此處與佛法全同。」

但自孔子以後，儒家從無能知此者。子思、孟子，俱是天乘。子思稱：『天命之謂性。』即婆羅門見解。

苦公轉陳魯主席，將駐軍設法遷出，俾莊嚴道場，永保清淨，梵音貝誦，共祝昇平，則明公功德爲無涯矣。

書發三日，即得呂君復稱：已轉陳魯主席，準於一星期內，全部遷移等語。後欽亮和尚，鳩工選材，將淨寺廟貌，全部一新。佛言：「萬法緣生」，「此有則彼有」。證以淨寺一段因緣，益可信已！

提起淨寺，與樂清出家人特別有緣。清末，方丈鴻定和尚，是浙江巡撫增縉子固太夫人的皈依師。民國初元，浙江第一師師長潘國綱介宗，永嘉人。他的馬弁，憑著潘的地位，每天大鬧淨寺，吃喝不必說，還要強迫鴻定和尚，將舊藏名人字畫，一幅復一幅去上海兜售，逼得鴻定走頭無路，氣憤而死。有謂：仰藥自盡。因我這時不在杭州，無法證實。

鴻定和尚圓寂後，傳方丈衣鉢的是心融和尚，也是樂清人。馬弁們大放謠言，說他行爲不檢，其目的無非想將對付鴻定和尚的，再來重演一次。使心融急得無奈，只好說：我是黃門，怎會有不檢之事。那時，浙江水利局局長林大同同莊，是溫州旅杭同鄉會長。於是權充醫師，證明屬實，始得無事。

介宗是個癡君子，終日一榻橫陳，百事不管，馬弁在外爲非作歹，他那裏會知道？因此，我覺得：福國利民的固是大官；禍國殃民的也是大官。而且你自己雖然做得清白乃心，但是你的部屬所結的惡業，當然也要記入你的帳上，因爲你平日約束不嚴，使他們在外依勢胡

他們也曾利用女色，陪我四圍，並且暗示我她的丈夫，遠去香港。我如貪色入彀，她的丈夫，會比噴射機還要快速千萬倍，自香港立刻出現我的面前，來個「仙人跳」。那時悔之，已經來不及了！

我佛慈悲，所以殷殷垂誨，教世人戒「貪」。假使盡人能做到不貪，世間一切罪惡，皆可從此結束。

七一 做了一次法王子

民國二十年春，我因事去杭州，乘興遊南屏淨寺，方丈欽亮和尚，是我小鄉親，見面後，向他請教有關佛門用功的入手方法，他將參話頭隨便應付了幾句。接著說：淨寺是宋高僧濟顛的道場，現在却住滿了兵，只留這幾間房子給我。西湖寺廟，都沒固定收入，專靠四季遊客施捨，來維持香火及僧衆生活。你看，現處這種環境下，還有那個香客敢來？言下，不勝歎歎之至！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我回上海，立即去函浙江民政廳長呂苾簪。略說：杭州成爲中外所公認的風景區，是賴有西湖；西湖的繁榮，賴有幾處寺廟，點綴於青山綠水間，故能吸引大批中外遊客；每年賴以爲生的旅館、食店、及小販等等，何止十數萬人。現聞淨寺駐兵，以致遊客裹足。淨寺歷史悠久，高僧輩出，若濟顛和尚，若永明大師，同爲世重。擬請

大約銀行二字太響亮了，所以引起自稱統領的陳某注意。但我相信朱先生未必認識陳某。大凡做這種勾當的人，凡是濶場面，都要去混，目的是在獵對象。縱使與主人無半面之緣，他相信永遠不會當場出醜的。如果他對主人點頭微笑，主人可能也會以點頭微笑報之。要與主人閒聊幾句，主人也會報他一二句。朱先生曾做過軍長指揮官等職，部屬如林，教他有什麼方法去分別？我親眼看見一位相當濶的某君舊部，在上海某旅館，三吃一大吃了李明揚一批，約在四五萬元之間。因此，奉勸世人，凡是濶場面所遇見的人物，未經主人確實介紹，千萬不可如便相信。無正當職業而住濶旅館，雖係熟人，亦須加以注意。否則，你會容易上當；我，就是這樣上當的一個過來人。

大凡做這種勾當的人，都是相當聰明的。他們能利用人類「貪」的弱點，使你漸漸上鉤。財與色，是人類貪的對象。如有人能擺脫財色二字，那，他們就無所施其技了！

即以我此次所遇到的來說：設使我不貪這筆買賣手續費，我就不會入他們的圈套。這是我貪財的報應。

他們無論如何聰明，有時總會露出馬腳來：第一次同去看房子時，「心不在焉」地一晃了事。第二次，因誓文有絕子絕孫語，朱某呆了半晌。第三次所謂沈百萬也者，簡直是個上海灘上「小孺三」還不如。但是我當時一意貪些手續費，竟始「覺」而終不「悟」，終至上鉤！糊塗懵懂，利令智昏，於人何尤！

他忸忸而帶驚惶地說：我們是劫富贈貧。

劫富贈貧？可是你該知道我是靠薪水吃飯的朋友，並不是上海灘上百萬富翁喲！

他無語。

我說：好！等看完了戲文，我們再談談。說罷，我仍回到我的長官座上去。這是我有意同他開個玩笑。

其實，我當時也想過：他們做壞事，是靠租界做護符。浦東是中國地界，而且警察局長袁文欽，當時也在座，要捉他，是不成問題的。但今晚是杜月笙天大喜事，我們都是來道喜的。事情鬧出來，於月笙面子過不去。而且數目僅幾千元，萬一月笙拿幾千元給我，好意思替他收來麼？算了罷！一切都是自己不好，何必多惹煩惱？！

由於這件事的發展，上海整個黑幕，都被我戳穿了。一切罪惡，捕房探目，乃是唯一的導演者。而背後坐地分贓的大老班，却是舉世矚目的所謂：「上海聞人。」

現在，我該說一說我與陳某的關係。

我與陳某，素不相識。是年夏曆九月十一日，爲朱一民先生四十誕辰。先生任總司令部參謀長時，我任軍需處副處長，算是我的老上司，所以那一天，我也去道喜。到的人很多，共開十多席。我與陳某同席。自我介紹說：廣東人，做過龍濟光部下的統領。問我現在做什麼事？我以上海市銀行對。我們的交誼，就此爲止。

酒館老班黃某，當我之面，將探目名片給他。並嚴厲地說：公館（月笙自稱）的朋友，你們也可亂來。趕快找他們來！

月笙的命令，比前清皇帝的上諭還有效。不一刻，兩位探目都來了。當著我的面前說我早已通知朱先生，如果朱先生肯承認，人贓早已並獲了。我只好報以苦笑。

月笙又說：公館的朋友，你們也不看個清楚，趕快將錢追回來。於是他們齊聲連諾，各自散去。月笙並推我榻上對坐，滿房間的衆弟兄們，都在側目相視，竊竊私語。這是月笙有意安排，也是他的聰明處。任何人要想在上海灘上平安混日子，法租界杜公館的大門，你必須打通。

一個星期的晚上，探目送來六千元。月笙說：不够！我說：算了罷，月笙哥！終是我的運氣不好，所以會碰上來。不過你的厚意，我是非常感激！

後來，杜月笙浦東杜氏宗祠落成，所有全國名伶，如梅蘭芳等四大名旦，楊小樓、馬連良、高慶奎、譚富英、李吉瑞、龔雲甫等名伶，都被羅致。市府高級職員，一律接到請帖。座位在正中前面幾排。我於坐定後，忽然看見一位穿短衣的人物，在台上跑來跑去，似甚忙碌。定睛一瞧，原來就是騙子自稱何鍵的經理處長朱某。

我俟他下來坐定後，就過去一把捉住，說：嗯！經理處長！好朋友！老大哥！你也在這裏，我們終算有緣啦！過去的帳，還沒算清楚，今天該算一算吧！

過。到底做警察局長的人有經驗，開口便說：鐸民兄！你怕上當啦？我說：不會！朱某是個道地的湖南鄉下土老頭兒。

別袁文欽不久，忽來兩位不速之客，名片上刻着新聞捕房探目，坐甫定，即語我說：朱先生！你可知道受騙了麼？我們知道你是好人，所以特地來拜訪你。只要你肯出面承認這件事，我們一定將你的損失，全數追回。

至此，我始明白朱某是個騙子，然而當時靈機一動，覺得上海捕房探目，也不是好東西！他們不經請求，爲什麼這樣自動地來獻殷勤，其中當然必有文章；算不定與朱某串成一氣，想在我身上另打第二批主意——詐嚇，是有其可能的。那，豈不是自找麻煩？

主意既定，於是，我立刻否認其事。

他們呆了半晌。接着說：朱先生，請你不要誤會，我們完全是好意。我們決不會連累你的。請你仔細考慮一下，下次再談。

我說：我自然知道二位是好意。但既沒這件事，我也不便誣陷好人。

好人？他們冷笑著說。就這樣告辭而去。

不料兩天之後，他們又來嚙噬了，甚至一天之中，數次電話找我。於是，我對這兩位探目仁兄的美意，至此，始完全瞭解。遂去找杜月笙，告以經過，並將新聞捕房探目的名片，一并遞給月笙看。月笙說：「現在，上海還有這樣的事？」遂立時電召四馬路黃順興（？）

我們兩人同認一萬元，請二哥也認一萬元。

結果，我的一萬元輸光不必說，朱某還要我打張五千元期票給沈百萬。我說：他與我素昧生平，我的期票他會相信？還是由你們出給他罷！

朱某連忙說：好！好！

兩日以後，陳某忽約我去東亞食堂晚餐。並商反本之法。我忽然良心發現，向陳說：我們所做的是什麼勾當？大傷人格不必說，萬一被捕房知道，還要去坐牢。我愛名譽，我尤愛我的人格與地位。我們想幫忙朱某，解救他的困難，是義不容辭。但不能用這種卑鄙醜態手段去幫助別人。自今日起，請你們不必再提這件事。我輸去一萬元。只好自認晦氣。如果房子買成功。我的手續費所得，足以補償損失，那就萬分滿意了。我愈說愈傷心，竟至痛哭不已。這，確實是我當時用眼淚來對一切罪行的懺悔。

這場面，是大出陳某預料之外，只呆呆的坐著，不發一語。我想：他的良心，當時或許也有些感動。

次晨，我的辦公室電話鈴響了，接起一聽，說：朱某要我去東亞旅館某號房間談話，我答：沒空！有事，我當派車來接他。

少頃，司機返報，某號房只有捕房探目二人，沒有姓朱的。

我頓起疑慮，以為朱某或將因事出了紕漏，於是往訪市政府警察局長袁良文欽，告以經

朱某：這到是個好辦法。但有兩個問題：何處去找瘟神？而且我們也需要幾文本錢，才可使他人上鈎呀！

陳李：第一個問題，只好由大哥去設法。關於第二個問題，由我們三個人負責。說罷，六隻烏黑黑的眼睛，同時不期而然都集中我的身上，期待我這個瘟神來回答。

這是他們半個月來對我這個瘟神所導演的戲法中最後一幕了。如果我的答覆是否定，那他們就要從頭重行排演過；但決不會從此罷手。

陳某看我久不作聲，插嘴說：二哥！我們不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麼？事到如今，難道真個坐視老大哥去跳黃埔江而不一加援手！

這是「大義凜然」的一句話，使我再也無法躊躇了。我問：要多少？要多少？那，待老大哥獵到目的物後再說。如果找不到，只好一切作罷。

約莫又是一個星期了。陳李來說，目的物已經有了。是一位湖南沈百萬，平日無論做什麼事，都一毛不拔。惟有對賭博，則萬金一擲不惜。約某日在旅館相見。

當我見到沈百萬的時候，立即浮起一種感覺：這位仁兄，穿一件黑而且舊的長衫，手提一隻小皮箱，言動舉止，全是上海灘上所謂的「癩三」，那裏有一絲半毫像個百萬。

當時的沈百萬，也只是驚鴻一瞥的就走了。朱某接着說：已與沈約定今晚九時，在東亞旅館某號房間相見。不過兩方都要帶現鈔去。你們看該如何辦？

。陳李問道：大哥！你有些不舒服麼？朱某連連搖頭歎氣，不答一語。陳李又說：你爲什麼不說話呀？我們不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兄弟麼？你的事，也就是我們的事，你何不好好地告訴我們！

朱某始淚光隱隱地說：昨晚虹口有位朋友請吃飯，飯後猜寶，將我的十萬元，輸個精光，不但今後房子買不成，教我怎能回去見芸樵？我只好自殺了！言罷，放聲大哭！

陳李面面相覷，想了一回，說：大哥你一定受騙了。

朱某聞言，故意裝出一股驚愕的態度說：受騙？

陳李：是的。大哥如不信，我可做給你看。

於是，用許多化學圍棋子，做了一徧，說：是不是這樣？

朱某連聲答道：不錯！不錯！是這樣！是這樣！

那還不是受騙？

朱某至此，又裝出萬分懊喪地說：唉！我真受騙了！該如何辦？

陳李故意想了一回說：我們不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兄弟嗎？難道硬看老大哥去跳黃埔江？

朱歎了一口氣：不跳黃埔江，還有什麼辦法？

陳李：我們何不設法找一位瘟神，來做個替死鬼？

別酬勞。朱問：怎樣幫法？陳李同聲答道：請多加三數萬元。朱想了一回，故現難色，說：我同何鍵，既是至親，又是部屬，怎好去騙他，這個忙委實無法幫，請二位原諒。

陳李又苦苦地要求說：何鍵的錢太多了！那還不是從老百姓身上搜刮來的？多拿他三數萬元，真是九牛一毛，你又何必如此認真！

朱某又遲疑了半晌，始勉強地說：好罷！他的錢，委實多得無法計算，買這麼一宅漂亮房子，多出幾萬元，也無所謂。不過被何芸樵知道了，不僅我的飯碗要打破，只怕腦袋也要搬家哩？

陳李同聲說：那，你老人家放心，這件事，只有我們四個人知道，我們還會公開去宣布麼？如果你老有點不相信，那，我們可以結爲兄弟，對天立誓：「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你看怎樣？

朱某於是欣然說：這樣，很好！

我呢，剛巧，是年因買賣公債，虧了萬餘元，滿想這筆交易成功，則手續費所得，可以抵償公債損失而有餘，也就樂觀厥成。

誓文由我起草，內有絕子絕孫句，朱某看了，呆了一下，但恐被我發覺，立即同意。由陳李燃著香燭，對天三拜，然後將誓文燒去。

數天以後，陳約我同去看朱某，催他付定金。至則朱某側臥牀上，頭面向裏，長吁短歎

一口湖南話，土頭土腦，十足是個鄉下學究的打扮。房內有一隻約十六寸長的新皮箱。此外，並無他物。

見面後，他問房子的情形，我約略說了一番，並建議最好由他當面去看個明白。於是朱、陳與另一位姓李的伴同前往。但看的時候，我發覺朱某「心不在焉」的一幌，就算了事。並說：房子很好！價亦不貴，我當去電何主席，詳細報告，請其滙款。

隔了三天，朱某出示何的復電。略言：現滙上十萬元，做爲定金。俟一切手續辦好，即當全數滙上。鍵。

這封電報，是用打字機打成，看不出半點偽造痕跡，當時對於我，確有著莫大誘惑性。足見他們的組織，是何等龐大與週密？

在這件事的旅程中，還有兩枝小插曲：一天下午，於某旅館作方城戲。內有一廣東女子，陳紹介說，她的先生赴港經商，兩月未歸。又某夜，他們約我去妓館打了四圈牌，底身並不大，約好五個番，每十和作頭四元，作脚二元。但一圈以後，作頭的買五十和，作脚的頂五十和，這樣一來，起碼每次皆在百和以上。如果加番，數字更可觀。

我對於打牌及逛妓院，都不感興趣。看一筆買房子的生意經面上，不得不奉陪。所以他們買頂，我一律宣佈擋駕。然而結果，我還輸了一百餘元。

四圈結束了。陳李同時向朱某要求，房子如果買成的話，希望他幫個忙，作爲中人們特

加以留意，發現他在辦公棹上，不時打瞌睡。因此，我懷疑他的私生活有問題。但就他所掌理的職務來說，如想做弊，只有在存款方面動腦筋，於是命會計科截至當日止，將存款餘額，分別通知各存戶，請其自行核對，如有錯誤，儘速來行更正。結果，某戶存款，短少了一千三百元，後由其作保的岳父，如數賠清了事。

由於這件事的發展，我覺得作爲主管的，如能於其部屬的生活，不時加以注意，定可減少許多問題。而目前臺灣所發生的舞弊案，動即數百萬乃至千萬；而盜豆案數量之鉅，簡直令人大吃一驚！主管的懵懂，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日上午，虹口通商分行經理王心貫，假大東酒店大禮堂，爲其子舉行婚禮，我往道賀，回至衣帽間時，剛巧，廣東陳某，亦於此時正在卸帽，彼此打個照面，堅約我去舞廳小敘，我以不舞辭。陳說：不一定要舞，吃杯咖啡，也無所謂。少頃，陳知我仍在市銀行。問道：銀行能否代客買賣房地產？我答：那，自然是可以。陳言：很好！他有一個朋友朱某，是湖南省主席何鍵的經理處長，奉命來上海，想買座房子。我問：要多大？陳答：大約三數十萬元上下。我答：好！我來想法子。遂辭去。

過了數日，陳以電話問我進行情形如何？我答：看好了一處，要價三十五萬元，最好請朱先生自己去看。

又數日，約定時間，在東亞旅館某號去看朱先生，是個年約五十餘歲的人，長袍馬褂，

由我全權處理。有時爲着財政的臨時急要支出，還要向銀行活動。我又有一個脾氣，事無鉅細，必親自過目，而財政局秘書，僅我一人，因此，終日忙得頭昏腦脹，苦不堪言！

一日，工役告訴我：市長來電話，約局長下午去市府談話。過後，我竟將這事忘了。次日聖禪來局，詢及此事，然已無法補救。聖禪對此，似有誤會。適其時市政府有市銀行計劃，遂命我與陳掌文正式籌備。

市銀行資本，是發行市公債一百萬元撥充。定名上海市銀行。設總行於英租界。南市設分行。顧逸農爲總行經理。我爲南市分行經理。除代理市庫及市政府公用局市輪渡一筆放款數萬元外，其他業務，皆屬一般性質，與普通銀行無異。

市政府最初設南市楓林橋。民國二十二年秋間，移江灣市府大廈新址辦公。我當時在想：市銀行如能從虹口租界至市府新址，沿公路購地建屋，邊建邊售，邊售邊建，這樣，市銀行業務，始能與市府大上海計劃相配合。至其他普通業務，應予放棄，讓一般銀行來經營。然當時審察環境，我的計劃，始終未敢提出；即提出，也未必能實行。

當我主持南市市銀行時代，發現了一件不大不小，可大可小之事，足爲作主管的人們借鏡，似乎值得一述：

那是一個夏天，每當散值之前，總有一輛汽車，停在行門口專候，如是數日，引起我的注意。私問行警：「汽車是誰的？」答言：「營業主任的。」我遂對於這位營業主任的舉動

過范增祠，內懸張勳聯云：

自古英雄皆無主

今日飄零過此墳

雖係集句，頗能道其心曲。足見當年辮子軍中，不乏翰墨之士。

張勳死後，也有人集句輓云、

荷盡尙餘擎雨蓋

菊殘猶有傲霜枝

「擎雨蓋，」是指張勳的紅纓帽。「傲霜枝，」是指張勳的髮辮。時稱張軍爲辮子軍，即因其腦後垂髮辮也。民國而有這種變形人物存在，安得不亂。

自津浦南歸，於某處謁委員長蔣公，囑帶呈蔣夫人一函。回上海時，即去面呈，適夫人外出，當留函而返。

七〇 十里洋場萬惡淵藪

民國十八年五月七日，國民政府主席蔣公，發表和平統一宣言，第二十六軍自山東復員，我辭經理處長職。適張岳軍先生接長上海市政，徐聖禪被命爲財政局長，委我爲秘書。聖禪對我，總算十分信任，除市政會議，由彼自己出席外，其餘對內對外一切事務，概

是。

日軍佔領濟南，意在阻撓我軍北伐，蔣委員長洞悉其奸，命令各軍，忍辱負重，繞道渡河，繼續完成北伐。

第二十六軍隸屬於第一集團軍，沿津浦線作戰。我因久與前方失去聯絡，特親自送款接濟。到徐州後，謁總司令部參謀長楊傑，詢問我軍位置，答言不知。這，自然使我不能滿意，但却原諒他；因爲軍行在途，必須嚴守秘密，如遇繞道敵後奇襲等事，萬一被人洩露，那是非常危險的。其次，日軍在濟南，多方尋釁，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軍處境困難，更要絕對秘密。當時我要求楊參謀長，代我發電陳軍長，請其派員前來徐州領款，楊亦不允。後知兗州留有軍部人員，始前進兗州，將款交訖，順道一遊曲阜，登洙泗孔子廟堂，規模宏偉，古柏參天，令人肅然起敬。庭前夫子手植檜樹，猶欣欣向榮。以及子貢廬墓處，均一一參拜畢，然後轉至衍聖公府，欲參觀祭器及古物，皆被婉辭謝絕。求謁衍聖公孔德成先生，言衍聖公僅六歲，怕見生客，亦未果。在衍聖公府所見的，皆係黃綾長袍，年在六十左右的老人，頗有古色古香之概。返至留守處，已炊煙四起，將近黃昏時矣。回宿徐州。次晨，遊雲龍山，訪草堂遺址，小憩放鶴亭。黃河如帶，日夜東流，秀穗連阡，一碧無際。謁項王祠，偶得一絕：

力拔山兮氣蓋勢，我來宇下拜雄風；漢皇陵廟無人識，那及君王保一弓。

七九 經理處長

吾國有句俗語：「一個和尚擔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尤其軍事機構，瞬息萬變，必須知己知彼，當機立斷；而一國三公的委員會制，誰都不願負此最後重大責任。宛如三個和尚，只好你看我，我看你，貽誤戎機，莫此為甚！故於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籌備會於上海時，為著彼此合作，消除誤會起見，示意汪兆銘，繫鈴解鈴，提請蔣公復職。蔣公接到通知後，於十七年一月九日到京，宣告復職，仍用委員會制。二月七日，全體會議：推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今 總統蔣公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其時，前總司令部參謀處長陳焯，被任命為第二十六軍軍長。委我為經理處長。以陳君為總司令部舊同事，情不可却，只得暫允。

蔣委員長即於二月九日，改編國民革命軍之第一路軍為第一集團軍，自兼總司令。二月十六日，改編國民軍聯軍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以馮玉祥為總司令。改編北方國民革命軍為第三集團軍，以閻錫山為總司令。改編西征各軍與原屬武漢政權的部隊為第四集團軍，以李宗仁為總司令。四月七日，令各集團軍誓師北伐。四月十八日，日本田中內閣，得此消息，決再出兵山東。五月一日，第一集團軍克濟南。五月二日，第二集團軍大破奉軍於彰德。五月三日，日軍攻擊濟南，我駐濟南交涉員蔡公時死之。即史家所稱：「五三濟南慘案」

次晨，由國清寺乘輿登山，行約六里，朔風漸厲，時有陣雨，但於雲隙中亦復時露陽光；先登者皆折回，並搖手勸阻。我當時自念：雖身居天臺雁蕩之間，却未暇一登，今既遠道來此，不可當面錯過。遂告輿夫：只管前進，遇雨即止。遂得順利到達華頂。

華頂寺爲普僧德超所建，初名善興寺，規模並不大。附近茅蓬數棟，想係高僧大德們所居，因爲時已晚，無暇瞻禮。入夜，山風淒厲，松濤怒吼，宛如龍吟虎嘯，夜難安睡。

晨起四望，四山積雪，萬樹銀花，宛如琉璃世界。爲我平生所未見。寺僧語我：離寺五里許，有智者大師拜經臺，因積雪沒徑，輿不能通，乃請寺僧前導，且行且語我：這是獸蹄，那是鳥跡，一路頗具戒心。行約二里，大霧瀾漫，伸手不見五指。自忖：如果老是這樣天氣，即達山頂，也看不到什麼？況山深霧重，虎豹出沒，在所難免。遂停步閉目默祝：倘與山靈有緣，願霧開雲散，俾得一遂瞻拜之願。

事真巧合，數分鐘後，睜目一視，於丈許外，有五色圓光二道，徑大尺許，久久不散。霎時風起霧開，直上拜經臺，這兒算是天臺第一峯，四望萬山俯伏，有如兒孫。白雲馳逐，氣象萬千。臺旁有矮屋三楹，想來當是大德高僧們晝夜習靜之處。

下山，宿方廣寺，以石梁瀑布著名，終夜吼聲如雷。寺僧說：我們慣了，已忘其有聲。此語頗合禪理。

還宿國清寺，這只好說是走馬看花，山靈有知，當亦笑我。

存五萬元，撥交總行，作為結束之用。我答：這是江蘇財政廳直接撥給寧行，作為籌備費，未曾過總行帳。總行如要提這筆款，須先與張廳長詠寬商量。周答：與詠寬商量，當然不會答應。我想了一下：那末，請錢代部長來一封信，如何？周欣然而去。

後來，寬詠知道了，急得鴿鴿：鴿：鴿了半餉鴿不出半句話來。最後始勉強說：鴿：鴿：鴿新之怎：怎麼會拿：拿：拿我的錢去做：做：做人情，真：真：真是豈有此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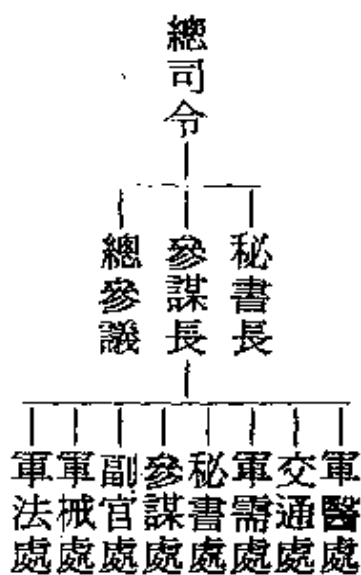
但錢已經花了！詠寬也只好白鴿了一回了事。

現在，我應將中央銀行籌備南京分行的經過，向讀者補述一下：

先是，蔣公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預備北伐，中央銀行，僅有上海總行一處，業務上無法配合。決議：籌設南京中央分行，命江蘇財政廳撥借五萬元作為籌備費。同時並派我兼寧行行長。軍需處科長陳掌文為副行長。後來，因蔣公下野，寧行中途停止。調我為總行國庫部（即後來國庫局）副部長。宋子文先生接充中央銀行總裁後，復調我為秘書。

其實，中央銀行，仍在草創時代。國庫局組織條例，尙未正式頒布。我遂乘此機會，循公路回里掃墓。並於中途下車，一覽天臺之勝。

國清寺有五峯懷抱之勝，為天臺山第一名刹。自隋智者大師開山以來，代有增華，蔚為吾國大名刹之一。亦為天臺宗的發祥地。由公路站到寺門，約步行九里許，沿途山明水秀，松陰夾道，花鳥迎人，大有：「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概。



民國十六年的參謀長是朱紹良先生，秘書長李仲公，總參議王濟，下設八大處，各置處長一人；其事務較繁的，得設副處長一至二人。此外，還有政治部及機要室二機構。邵力子先生，亦於是年自俄回國，幫助總司令，處理要公。

軍需處的公文，都由我去面呈參謀長代行。朱先生腦筋明敏，處事有條理，對部下總是笑口常開；偶有不經心的地方，很和氣地要我們自己去改正。所有公文，邊閱邊行，用不着久待，即可取回繕發，所以同事雖不久，我對朱先生的印象却很深刻。

自軍需處結束後，即回上海。聖禪說：「沒有你，中交兩行，不會透支這麼多；沒有你，中交透支之款，更不能在這兩日短時間內把它還清。」這是實在的情形。

我患痔漏多年，稍或辛苦，即要發作。現在，既有時間可以休息，遂入福民醫院割治，以期一勞永逸。一日，中央銀行總裁周佩箴來訪，言已辭去央行總裁職，要我將中央寧行所

玷汙了革命軍人的人格。後來我很開誠佈公地告訴他：總司令下野，你大概已知道了。軍需處發錢，是要總司令批准，你是知道的。此時，別說軍需處沒錢；即有，我也無權給你。總司令下野的消息，我得到比你早，如果我怕手鎗，早兩天就該跑到上海躲起來；但我今天還守在軍需處，你就知道我不會怕手鎗的。你我同屬革命軍人，革命軍鎗口是向敵人的。你還是先回去吧！到了有錢時，我會通知你。就憑這幾句話，把這位仁兄打發走了！

蔣公下野後，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改稱軍事委員會。由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三總指揮兼攝其事。迨後蔣公復職，仍沿用軍委會名義，統率三軍，以馮玉祥爲副委員長、閻錫山、何應欽、朱培德、唐生智、陳濟棠等爲委員。並沒恢復總司令部的組織。

然而，總司令部這個名辭，在歷史上是永遠不會被人忘記的。他在一年短時期內，掃清了長江以南軍閥割據局面，是史無前例的。不是共匪利用汪兆銘搗亂，則一鼓作氣，北伐早已完成了。因此，我於總司令部得以廁身其間，稍效微勞，感到非常榮幸。而於它的組織，更覺有簡單一述的必要。

總司令部的組織：於總司令下，設參謀長、秘書長、總參議各一員。其下分設參謀等八處。如下表：

六八 我與總司令部

蔣總司令下野，是九江會議的結果。前章已經說過。但會議的消息是秘密的。直待八月十三日蔣公決定下野，始於前二日，由聖禪告訴我，預備結束。聖禪即日匆匆離京去滬。南京的結束事宜，由我個人負責。

自從我到軍需處後，發覺像這樣一個龐大軍事機構，如果沒有銀行可以臨時活動，是非常危險的。於是首先與南京中國銀行商定，立一往來透支戶，一切由我個人負完全責任。最後透支到二百四十餘萬元。同時復在交通銀行，也透支了一百五十餘萬元。這兩筆欠款，在這兩天短時間內，怎樣去清償，保全我的諾言，著實費了一番躊躇。

那時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是古應芬，但始終沒就職，由次長錢永銘新之代理部務。我先去訪新之，領到公債票面三百萬元。同時又去訪江蘇財政廳長張詠霓，領到公債票面一百八十萬元，照市面實折，還清中交兩行，結清透支戶，才鬆了一口氣。

當蔣公下野消息公開後，軍需處忽來一位上海警備司令部副官長（？）溫建剛，率兩名勤務兵，各持手槍，向我要兩萬元。我走東，他們也隨著我走東；我往西，他們也隨着我往西，寸步不離。我當時在想：今天有這麼多人來保護我，大概是我有生以來最威風的一天了！錢是不會給你的；不過你那套軍閥陳腐的作風，居然會在青天白日旗幟下出現，未免有些

業已取消。但總司令撤職命令已下，補救已來不及了。

後來我回南京，特去鎮江看他。我問：鼎三：你怎麼搞的？鎮江是南京的門戶，總司令命你看守門戶，是何等的重視！你却自暴自棄，做起販賣鴉片的勾當來，將置革命軍的人格於何地！依我推想，當李珍向你獻議時，必定說：如被上峯覺察，命令查問，你將一切責任，都推在他身上，將他撤差了事。如不覺察，所有利益，都歸你有。在你聽來，真是一個天大的忠臣，就被推上火山去了。鼎三沈默了半響，說：「我想不移交」。

不移交？我愕然問：你有幾顆頭顱？有多少實力？只要南京來一團人，你只有束手就擒的一條路；況且王旅長會跟你一同造反麼？不度德，不量力，真是糊塗透頂！

我同鼎三，雖然很熟，但因所業不同，所以很少交往，早知是這樣一位寶貝，我也不會他做枉費心血的投資。回想起來，我的愚蠢，未必比鼎三高明得多少？

諸位試想：當時舉發鼎三販賣鴉片的是什麼人？接他師長的又是什麼人？

我可告訴你：就是他所保舉而認為無問題的鄭佐平！

但鄭佐平既為黨代表，為著軍風紀起見，舉發是他分內該做的事。問題是：事前有無盡了友誼，向鼎三進過忠告。我因為像鼎三這樣利令智昏，目光如豆，實在值不得同情，所以也沒向他問起。

加上第十四、十七、四十、四十四等軍，於八月二十六日，血戰至三十一日下午，終把孫軍完全擊潰，史家稱爲「龍潭之役。」是北伐戰史中最激烈的一幕。但長江本駐有我國海軍，孫傳芳如何能將這樣大的軍隊渡過長江，這是一個謎。

汪精衛前因中山艦叛變嫌疑，本已遠颺法國，爲什麼又會出現武漢？說來話長：因共黨偵悉南京國民黨各首領，決計驅逐其出黨後，自知羽翼未豐，無法獨立高舉。雖明知汪記這塊爛招牌，剩餘價值有限，總覺有勝於無，遂急電促歸；汪老闆是個不甘寂寞之人，自然喜出望外，奉命惟謹！遂於四月初飛回上海，與共黨首領陳獨秀，以國共兩黨領袖名義，聯合發表宣言，繼續合作，無非想利用共黨，自固政權。這，剛中了吾鄉一句俗語：「黃腫人（人讀能音）想狗，狗想黃腫人。」各懷鬼胎，自然難以合作到底。及獲悉史達林訓令中共，要串演一幕「奪帥印」，另組一個百分之百的紅色蘇維埃政府，取代武漢政權，「替天行道」。並自行訓練一支五萬名以上的農工軍隊的秘密後。頓使汪精衛驚出一身冷汗，方才清醒過來，知道共黨不是好東西，乃宣佈願與南京合作。但仍未忘情於蔣總司令，要求一同下野，而不知蔣公此時，已一身繫天下安危之重，雖說清醒，還只醒了一半。

當我隨侍蔣總司令出發徐州的前夕，徐聖禪語我：有人告發余憲文在鎮江私立機構，販賣鴉片，主其事的，聽說是李某，你知道否？我答：李某其人我熟識，事情我不知道。遂立電鼎三，速自取消。鼎三復電，否認其事。後至徐州，謠言愈來愈大，我又急電鼎三，得復

空口一句話，必附有條件。條件爲何？可能是「東征」二字。二、馮與蔣公聯合宣言，可能事前得到武漢方面諒解，是一種掩眼法的做作。觀於濟寧之役，馮不會師，即是大好證據。三、欲藉北伐作幌子，將國民革命軍引入黃河流域，然後由武漢方面，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進軍南京；如果得手，馮可能從隴海路以拊國民革命軍之背，而收夾擊之效，徹底解決了國民革命軍的實力。那時，「彼獨自成爲最後之生存與得勢者底目的」，可以穩穩妥妥的達到了。馮之爲人，一向鬼計多端，以陰謀取巧起家的。像這種兩面光的作法，是他拿手戲，只要有機會，決不輕易放過。

因此，我認爲武漢方面態度的急變，唐生智部下許克強消滅長沙共黨，與何鍵進軍漢口，皆是汪老闆的致命傷。同時復發現共黨顛覆企圖，欲造成清一色的赤化，內外情勢如此，不反共也不可能，遂於七月十五日，決定「分共」。七月二十日，命令共黨分子出境。寧漢雙方的大戰，因此得以避免。汪與國民政府代表李宗仁，於七月二十二日會議於九江，議決：雙方合作，以南京爲首都，繼續北伐。但蔣總司令須與汪兆銘同時下野。中央黨部改由謝持、鄒魯等以特別委員會名義主持。蔣總司令爲顧全大局，於八月十三日下野。這却給孫傳芳以乘時反攻的機會，於七月底佔領徐州，大舉南下，在八月下旬，紛紛於棲霞山、龍潭等地，渡過長江，進迫南京。綜計渡江的敵軍，有三個師，兩個混成旅，總數約七萬人。國民革命軍在何應欽、白宗禧、李宗仁三人協力指揮下，以第一軍及第七軍兩個最精銳的部隊，

南京坐鎮。只留兩個師與兩個縱隊，分守臨城與山東嶧縣的棗莊。

這一幕的變化，如此神速，距馮玉祥勸唐張班師回鄂，僅十餘日；距馮與蔣總司令聯合宣言僅數日；而張發奎、賀龍東征部隊，已到達九江。唐生智、程潛兩部，已到達黃梅。其中蛛絲馬跡，顯然可尋的，乃是馮玉祥所玩「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翻版巴戲。傅啓學中國外交史三五二頁云：

一、王祥本想在國民黨兩派相持、兩敗俱傷之後，彼獨自成爲最後之生存與得勢者。初時，他與武漢政府勾結，想合力消滅南京政府。民國十六年六月十四日，他在漢口與鮑羅廷、唐生智等會晤，馮氏應允以其部隊加入武漢政府的軍隊，由武漢政府任命馮爲豫陝甘三省政治分會主席及河南省政府主席。但他對於共黨的作風，不表贊同。六月十九日，馮氏又到徐州，與蔣先生、胡漢民、吳稚暉等開會，願意服從南京國民政府，與蔣先生聯名給武漢政府最後通牒，要求下列條件：（一）武漢政府的穩健份子，應與南京政府合力，對北方之公敵作戰。（二）將鮑羅廷與其一切俄籍助理人員，驅逐出境。（三）所有共黨領袖，一律開除其國民黨籍。馮玉祥態度之表明，爲武漢政府轉變之一因。

初，鮑羅廷本想利用唐生智爲北伐軍總司令，以供共黨之驅使。但唐之部屬何鍵、許克強等，堅決反共。在五月二十二日，許克強首先起義，消滅共黨在湖南長沙的勢力。七月初，何鍵所部，進至漢口，汪精衛的態度，不能不隨之應變。」

根據中國外交史所記載，再參以前文所述各點，可以斷定：一、馮勸唐張班師，決不是

肯遵令北伐。蔣總司令於五月九日，改以何應欽所指揮的第四路爲第一路。以李宗仁所指揮的第二路爲第三路。第二路由蔣公自兼總指揮，由白崇禧代理，沿津浦線正面作戰。

五月二十四日，克復蚌埠。六月二十日，克復徐州。張宗昌與孫傳芳的聯軍，向山東境內潰退。蔣總司令並赴徐州，親自指揮，八大處均派員隨侍出發；秘書處爲陳立夫、毛慶祥、汪日章等。軍需處則由我率同出納會計人員，同時出發。

武漢於五月間，亦令唐生智、張發奎兩路入河南，在上蔡、許昌間，大破奉軍，於六月一日，佔領鄭州。馮玉祥所部國民聯軍，也由西北趕到鄭州，與唐張兩部會師。據現代史家記述：馮並以調人自居，力勸唐張於六月十三日班師回鄂。復於六月十九日，親晤蔣總司令於徐州，決議：分途北伐，馮擔任京漢線；國民革命軍擔任津浦線及沿海；濟寧，則由雙方聯合進攻。當馮到達徐州時，我們都奉命前往歡迎。

國民革命軍進展至膠濟路時，孫傳芳之陳以樂等三師二旅，遂宣佈接受馮玉祥委任；後又讓日本在膠濟沿線駐軍。因此，國民革命軍雖有一部份進抵臨城，而大部份仍在膠濟線以南。進攻濟寧的馬祥斌部，又因馮未能如期會師，敗退碭山，使徐州受到很大的威脅。

正當前方軍事進展吃緊之際，武漢方面，忽然發出緊急信號，說要「東征」；命張發奎、賀龍等部，於六月二十七日，開到九江；程潛、唐生智等部，進駐黃梅；準備由江西進窺浙江。國民政府，不得已把臨城的第七軍調回蕪湖。第四軍、第四十四軍、第一軍等，撤回

其他：別峯庵、水晶庵、壁山庵、玉峯庵、自然庵、文殊閣、海神庵、松廖閣、石壁庵、觀音崖等，聖戰時期，爲日軍砲火毀其半。定慧寺鎮山四寶，據說亦同時遭厄。惟瘞鶴銘因在水中得免。當我過焦山時，曾得舊拓一份，與市上所見，筆勢大相逕庭。大陸陷匪，曾未携出，至爲可惜！

六七 隨軍北伐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蔣總司令誓師北伐，共黨份子，曾力加反對。及國民革命軍克復武漢進抵南京之時，潛伏在江右軍程潛下面的共匪份子，故意搗毀英美領事館，以期引起外力干涉。同時在上海共匪控制下的總工會，組織武裝糾察隊，霸佔北車站，任意逮捕人民。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恒等，乃於十六年四月二日舉行會議，清除共黨份子。四月十八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取消武漢國民政府，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並推胡漢民爲國民政府主席。北伐軍事，則由蔣總司令繼續負責完成。

蔣總司令受命後，以程潛爲第一路軍總指揮，沿津浦鐵路北進；以李宗仁爲第二路軍總指揮，由皖北衝斷隴海路；以唐生智爲第三路總指揮，沿京漢鐵路北進；以何應欽爲第四路總指揮，沿運河及黃海海岸北進；會師徐州。

不久，程潛擅自率部西去，加入武漢附共陣營。唐生智也依違於武漢附共政權之下，不

到總司令部後，第一次隨侍總司令蔣公出發揚州勞軍。總司令命我親送三千元給王伯齡先生家中，並代致問。因他家曾爲革命而一度被孫傳芳抄沒之故。歸途，宿焦山定慧寺，寺創建於漢興平間，初名普濟寺，清乾隆間，始改今名。在長江中流，爲鎮江第一名勝。方丈智光和尚，館蔣公於枕江閣，居高臨下，開窗四望，長江如帶，近山遠岫，朗若列眉。真有「半點紅塵飛不到」之概。昔人謂：「天下名山僧占多。」信然！

焦山與小姑山相對，彭玉麟的「彭郎奪得小姑回。」指此。智老更以文天祥、楊繼盛二公長卷，請蔣公題字。又出所藏岳武穆、朱熹、文天祥、八大山人等名賢墨寶，及王羲之書老子道德經幢、瘞鶴銘、定陶鼎、周鼎各鎮山寶物，請蔣公法鑒，如此稀世奇珍，真是眼福不淺！

焦山復有十三小庵，曰：海西庵，爲梁鼎芬藏書處，計有四庫全書一部。按四庫始於乾隆三十七年，盡發中秘所藏，並徵求海內藏書，命館臣繕寫，歷十年而後成。凡三千四百六十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分經史子集四部，先後共繕五部，分藏：遼寧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熱河文津閣，楊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咸豐間，英法聯軍入京，文源被毀。太平天國之亂，文宗、文匯，復毀於火。文瀾亦多散失。後經迭相抄補，始復舊觀。大陸淪陷，文瀾所藏，經政府設法運來臺灣，幸得保存。不知梁鼎芬的一部，究竟得自何所？是否爲康有爲西安烏龍寺盜經案的重演，那就無人得知了。

六六 揩皮帶的生活

別鼎三後的第三日，徐桴聖禪知道我不與鼎三同去，遂以總司令部軍需處副處長相邀。並言：已報告總司令核准。因今後北伐，軍需關係重要，你是最適當的人選。我笑允之。並立去廈門接眷。準備去南京過揩皮帶的生活。

當我向行長鄭霽林提出辭職時，霽老呆呆地望着我，半晌說不出話來。眼角淚珠隱隱，有依依不捨之感！

閩行本來風平浪靜。自蘇寶貝來行後，縱橫排闖，今天宣言要保存那個，明天又說要保存這個，使每個行員，都感到只有把結蘇寶貝，才有出路。於是弄得滿行烏煙瘴氣，人鬼不安。霽老高高在上，變了有名無實的行長。

但我一日在閩行，蘇寶貝還有幾分顧忌。霽老對於業務方面，也可略或放心。現在，聽說我要走，霽老驟覺失去了左右手，今後處境，當然更爲孤單了！

我語霽老，傳票是根據原始單據入帳的，今後，只要對於傳票方面，細心審閱，凡是蘇某未曾蓋章的傳票，切勿輕易蓋下。蘇某的一貫作風，凡自己所做的壞事，都要讓人家來替他揩木梢，你是知道的。銀行每一筆進出，皆須入帳；入帳必須根據傳票；只要傳票不出問題，你就不會再上當了。霽老頻頻點頭。

「我奉令三天內，就要出發鎮江，請你同去罷！鼎三說。」

我：國民革命軍雖已奄有江南，但僅成功了一半。今後的指針，當然在北伐。只要你好努力，打幾個勝仗，前途不可限量！我呢，是個捏筆桿的書獃子，同去，對於你來說，只有麻煩，絕無好處。

余：我想請你做總參議。

我：總參議？那可不必！你可還記得王旅長背後，還有一位王軍師麼？假使你聘我為總參議，王旅長必定提出王贊堯來，你的實力，都在王旅長身上，到那時，將會使你感到無法應付。

師部黨代表，你將怎樣安排？我又問。

余：已聘請鄭佐平擔任。

我：鄭佐平？你覺得能同你合作嗎？

余：我想：能！

我：鄭佐平是你的陸師同學，你所知道的，當然比我多。你說能。那就很好，我也就此放心了！

於是我送鼎三一程，互道珍重而別。

後捏鵝毛扇的一位。

在鼎三北上的第二天，芙蓉蔡旅平，忽來海門見我。說：鼎三怎麼搞的，派李珍去樂清，帶大堆參議、諮議、顧問等聘書，挨戶兜售，時價一百元兩百元不等。同時還向縣政府要兩萬元，逼得縣長走頭無路，笑話百出！

我歎了一口氣。說：關於李珍的事，真是一言難盡！當鼎三向我提出李珍的計劃時，我向鼎三說：你還沒站住腳，就先來個賣官鬻爵，這成什麼話？鼎三當時默不作聲，我以爲打消了。後來在辦公桌的抽斗內，偶然發現聘書多份，適因事外出，當將其別置一處，及我回來，發現聘書已不翼而飛。「成事不說」，只好聽他去了。然自此我於鼎三，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我語旅平，你來好極！我當去電召回。繼思逕電李珍，可能「密不發喪」。遂電樂清縣長轉李珍，略言：余軍長已率隊北上，款不必籌，速回。有這樣一個電，我相信至少可解縣長之圍。

到了杭州，鼎三已先在。一見面，便說：「被總司令罵了一頓，說我擅稱軍長，現已委我爲師長。王某爲旅長。」

我笑說：這頓委屈，是贛堯軍師賞給你的。好在你今後已成爲國民革命軍正式成員之一，我還要替你道賀呢！

密約，應善始善終，爲你出些力。我呢，已有個固定職業，雖說吃不很飽，但也不致挨餓。所以希望你不要爲我而操心。只要你的事告一段落，我就立刻回到我的崗位上去。」還有：「上海同鄉，因我沒告訴他們關於你的住址，起了不少誤會。現在，你如委我一官半職，他們更振振有辭了！那更會增加你我的困難。」

船快碰碼頭了，我在船弦上四處張望，不見張團長，也不見季陸風，我立刻意味到：絕不是那麼一回事。

後來知道張團長於我們到達前一天，拔隊向仙居去了。陸風有病，所以沒有見面。

然而事情的發展，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浙江第一師的王某一營，退居台州海門，失去聯絡，至此，由王贊堯出面，來電歡迎鼎三去海門。同時附有條件，委王爲師長。我語鼎三：如委王爲師長，那，你須自稱軍長。委你做師長，曾經蔣總司令在南昌時面允。現改稱軍長，只怕蔣公不會答應。我想委王爲旅長，已經連升兩級，當可使其滿意。

但經六次往反電商，贊堯還是不肯讓價。最後答復是：如委爲師長，當開盛大歡迎會前來海門領導；否則，似有待價而沽之意。事已至此，已非筆墨所能爲力，只好勸鼎三先將就再說。

到海門的第三日，鼎三率部出發北上。我仍在海門候船回上海。適贊堯包了一隻小輪，直放上海，我得叨光附船同行。舟中遇劉強夫，始知他也是這幕近於脅迫性的鬧劇中，在背

過了陰曆的年，才到福州。借船不成，閒著無聊，聞溫州鄉前輩戴任立夫先生，任福建省黨部主任委員；他鄉故知，自然要去領教。戴說：現在是以黨治國，你們去杭州，最好與省黨部主任宣中華多多聯繫。後來才知道戴、宣都是共匪潛伏分子。知人處世，真不容易！一星期後，有商輪經溫州去上海，鼎三先電張團長，告以行期。舟中無事，鼎三問我：

「鐸民！你到溫州，想做什麼？」

「想做銀行行長。」

「別尋開心，真的想做什麼？」

「真的想做銀行行長。」

「甌海關監督，你的意思如何？」

「甌海關監督？」我聳聳肩問：

「你想做東甌王麼？」

「東甌王！你的意思我不懂？」

「你不做東甌王，怎能封我做甌海關監督？」

「甌海關監督，要我做東甌王，你才能做？」

「是呀！如果你只是一個普通的師長，或司令官，怎可委我做甌海關監督？」我又說：

「鼎三！我實在告訴你：爲公，我是浙人，應該爲浙事出些力。爲私，我與你曾有一度

「派季陸風去？」

「是的！」

「季陸風忠厚長者，臨機應變，非其所長，只怕負不了這樣大的使命？」

「興的！」

「我與陸風，不過認識而已，談不上交情。你們交情比我深；你說興的，總是興的！」

三番五次的談話以後，我始知道鼎三遲遲不去溫州的原因，是怕有危險。我語鼎三：「你我都是溫州人，語言通，道路熟，朋友多，即出了岔子，難道還怕活不了命？陰曆年關近了，如再遲延不決，只怕走不了！」

一天下午，胡志巖氣呼呼的闖進來，向鼎三說：「溫州商會，已籌了十萬元等你去，牌樓也預備好了。可是陰曆年內不趕到溫州，一切都會變化。」

於是鼎三著急了，可是旅費呢，在那裏？結果，只好由我再向鈕惕老商量，惕老說：「陳某這條路，不必再轉念頭。無已，只好由我個人想法子。」

三天之後，由鈕惕老處領到三千元，路費總算有了着落。可是交通方面又發生問題。因那一天已是陰曆十二月廿五日，開往溫州的輪船，均已封關。剛巧是日下午，有太古商輪去廈門。鼎三說：「福州林知淵，曾充海軍參謀長，是他陸大同學；擬由廈門轉福州，向林同學借船。這雖明知無希望中的希望，但事到如今，也只好去碰碰運氣。」

晚飯後，我偕鼎三，同謁鈕惕老，陳某已先在。當時我讓鼎三獨自往見，我在客室靜候。大約經過半點多鐘，始告辭而出。歸途，鼎三一語不發，我忍不住問：

「究竟拿到多少錢？」

「沒拿到。」

「沒拿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很愕異地重複了他的話問道。

「我也不明白。」

我知道內裏必有文章。次早，我再訪惕老。惕老問我：

「我前天告訴你的話，請余文憲別提陳公俠，你有沒轉告？」

「已經一再鄭重地告訴他過。」

「唉！那，余憲文太不當心了！昨晚仍一再提及公俠。陳說：很好！請你還是向公俠先生設法吧！說罷，即離去。」

我當時實在很生氣，覺得鼎三這位仁兄，委實太沒用！自失機會，且不必說；使鈕惕老也撲一鼻子灰，更不應該！早知如此，那晚我應該同去見惕老。那末，當鼎三提到公俠時，我必亂以他語，也不致於僵到這步田地。

事後，我一再勸鼎三，速去溫州，鼎三總是躊躇不決。最後拗不過我，始說：

「張團久失聯絡，最近態度不甚明瞭，我已派季陸風去了。」

敗如山倒」。這意味到打敗仗的時候，要能紀律嚴明，全師而退，確實是件不容易事！

那時浙軍的處境，與周蔭人的處境，剛巧相同。周部後無退路，只有往前衝，期能與孫傳芳軍會合，方得苟延殘喘。浙軍後路，已與孫傳芳所切斷，也只有往前衝，能衝到溫臺，與福建革命軍會師，才有生路。但就當時實際情形來說，浙軍處境，遠比周蔭人困難；因浙軍須分一部分兵力，防孫軍渡江夾擊，所以能用於前線，與周蔭人作戰的，自然不多。即能衝過周軍第一道防綫，要繼續衝破周軍主力，怕要比關雲長過五關還要難上幾倍！

不久，余文憲回到上海，同時有許多從前線退下來的官兵，也都湧集上海，到處找余要錢。因此，他的住所，不能不相當保守秘密。然而有許多同鄉，頗不諒解，並怪起我來。中國人向來只會推己，不會及人，自然怪不得他們了。

我於見到鼎三後，將各方商洽情形詳告，並問次一步的計劃。鼎三說：「溫州尚有張某（忘其名，似為張珙。）一團。我預備去溫州。」

要去溫州，必須帶幾個錢，那時鼎三實不名一文。我遂訪鈕惕生先生，告以經過。惕老說：我來設法看，請你明天來。

次日下午，我再訪惕老，承告：已與陳某（忘其名）說好，撥給余憲文兩萬元。不過有一句話，請你千萬叮囑他，見陳某時，別提陳公俠。因陳已一再詢及余文憲文與陳公俠的關係，我已替他解釋過了；如提公俠，怕會發生變化。

，將吳佩孚主力擊破，奠定了勝利的基礎。十一月八日，克南昌，孫傳芳主力消滅。十一月二十六日，國民政府遷往武漢。東路總指揮何應欽，也到了福州。

革命軍次一目標，不消說是在蘇浙。當時浙江第一師的兩個旅長余憲文鼎三、石鐸宗素，都是我的小同鄉。我想：報效國家的時間表到了！遂去福州，謁何應欽總指揮。何先生囑我去上海，就近與鈕惕生先生面洽。

鈕先生本係舊識，一切洽商，都很順利。於是轉去杭州，與余憲文約了一本密電。同時去看石鐸宗素。宗素長我十數歲，看我是晚輩，沒有深談，遂回上海，向鈕先生復命。轉道南昌，謁蔣公於總司令部。遇黃膺白先生，請爲先容，立蒙蔣公召見，將接洽經過，詳細報告。最後我說：余憲文現在是旅長，將來反正，希望總司令能給以師長名義，藉資鼓勵，蔣公立允。

回到上海，始知余憲文與石鐸二旅，已退守寧波。於是我又到寧波浙軍司令部見石宗素，又知余在奉化前線設防，預備截擊周蔭人部。宗素問我有什麼話？彼可轉達。奉化交通不便，不必前往。我遂匆匆回上海。舟到吳淞口外，砲臺發禮砲三響，說要停船檢查。那時船上滿是難民，連坐位都找不到，要嚴格檢查，自然不可能。約停一點鐘，始放行入口。

無何，浙軍潰退，秩序頗爲混亂。據周枕琴、王惜寸、王子沛、朱守梅諸先生面告：潰軍沿途搶掠，騷擾不堪！對鼎三頗有責言。古人云：「打勝仗易，打敗仗難。」又說：「兵

南北和平談判基礎。乃於十一月十三日自廣州經上海、日本，轉赴天津，預備入京。段祺瑞自獲悉 國父主張及來京日期，亦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召集各省軍閥代表，開所謂善後會議，並以外重國信爲藉口，決不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實給 國父以無情的打擊！ 國父在津得此消息，自知被賺，愧憤交并，因觸動肝病；然仍力疾進京，企圖爲最後勸阻，而終一籌莫展，賁志以歿。時民國十四年乙丑三月十二日也。全國失此導師，悲痛如喪考妣。章太炎先生尤甚！曾輓以聯云：

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萌芽，江表豈曾忘襲許；

南中本吾家舊物，歎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

先是， 國父自廣州抵滬，約舊時同志宣佈北上之意。章太炎先生認此時與北方軍閥談和，無異與虎謀皮，力勸緩行。武關盟秦指此。及 國父逝世，先生爲文告祭，語極哀痛。

六五 奔走浙事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五日，國民政府，任今 總統蔣公爲國民革命軍總監，準備北伐。六月五日，改任 蔣公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九日， 蔣總司令就職，誓師北伐。先是， 蔣公已命駐衡陽唐生智爲前敵總指揮，率師北上。並命李濟琛、李宗仁的四、七兩軍馳援。七月十日，遂克長沙。繼續前進。汀泗橋一役，彼此肉搏，犧牲慘烈，終於七月三十日

職。徐世昌宣布下野。六月十一日，黎公實行復職。

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曹錕使部將王懷慶、馮玉祥帶領軍警長官百餘人，向國務院索餉。並包圍總統府，與黎公住宅。黎公於是日離京南下，路經楊村，曹復命直隸省長王承斌率兵截留，逼黎公交出大總統印璽。黎公從此息影津門，不再與聞國事。

同年十月五日，曹錕以每票五千元代價，賄買國會議員，選爲大總統，開中國選舉史上未有的惡例。國父聞之，下令討伐曹吳。並通緝賄選議員，於是久蟄思逞的張作霖，認爲這是報復奉直戰爭失敗的絕好機會。段於直皖一戰後，也未一日忘懷。然這時是曹吳黃金時代，張段深恐力量有限，未易至勝，故欲聯絡南方，以鼓餘勇。於是各派代表，共謁國父，而有南北三角同盟的結合。

三角同盟成立了。然而南北情調，各異其趣：張段旨在各霸一方，進爲中原盟主。而國父則重在法統，故曹吳固應聲討，而賄選議員亦不可恕。此爲南北主張最大不同之點。

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直系馮玉祥倒戈，與胡景翼、孫岳，同稱國民軍。拘囚曹錕，直軍解體。時復辟之謠又起；馮乃於十一月五日，修改清室優待條件，取消溥儀帝號，勒令出宮，以絕禍根。並與張作霖擁戴段祺瑞爲臨時執政。同時電國父來京，共商國事。當時南方同志，頗持異議；而國父以頻年戰亂，國力幾殫；如北方軍閥，從此覺悟，亦不失爲一大好時機。遂毅然北上。並事前發表召集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以此作爲

黃埔建軍時期 國父與蔣校長合影



成立，任王伯齡爲團長。並創設團營各級黨代表，負監督軍中行動之責。九月五日、孫大元帥赴韶關督師北伐。並發表建國大綱宣言：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實係針對當時各方實際需要而發。這就南方而言。

至若北方軍閥，自曹張聯合倒段後，張作霖保其親家靳雲鵬組閣，爲兩湖巡閱使吳佩孚所反對，乃另保梁士詒繼之。梁爲著名媚日派，適其時美國召開九國太平洋會議，對日本讓步。消息傳出，舉國大譁於華盛頓，梁士詒以內閣總理資格，密電吾國出席代表，對日本讓步。消息傳出，舉國大譁！吳佩孚自駐所七電申討梁士詒，梁因有張作霖抱腰，厚著臉皮不理。最後吳與山東、河南、陝西、江蘇、湖北、江西六省，宣佈與梁脫離關係，遇事直接元首，梁始稱病辭職。張作霖大恚，遂有奉直之戰。五月五日，奉軍敗退關外。吳佩孚主張召集舊國會，迎黎前總統復

國的內亂，由於北方軍閥互爭雄長；而軍閥的火併，實種因於袁世凱的辦化政策；而袁氏的逆謀，實英國所主持的五國銀行團大借款有以促成之。使當日袁逆得不到這筆政治賭注，只好乖乖地與南方合作，共建民國，那有以後的亂局。

英國既假手五國大借款以製造中國內亂，而復藉口內亂，主張各國共管。其用心的卑鄙與毒辣，真够令人髮指！當時憂國之士，內傷戰禍，外仇共管，乃發起聯省自治，欲藉以促成中國之統一。如張繼溥泉、譚延闓組菴、趙恒惕夷午等皆主之。而章太炎先生倡導尤力。湖南爲南北必爭之地。受禍最烈！故曾制定省憲，藉以自保。後譚組丈歿，章先生輓云：

治大國若烹小鮮，何曾食萬錢，胡廣理萬事；

樂與餌而止過客，負羈全其室，康成保其鄉。

食萬錢，指譚丈喜食魚翅。理萬事，指主席及行政院長言。下聯，則指聯省自治也。

聯省自治，國父於民國元年就職臨時大總統宣言中：「各省聯合，互謀自治」。已發其端。而現在吾國憲法一一二條、省制定省自治法。一一三條第二款，省長由省民選舉之。與當時主張聯省自治之主張，不謀而合。

上文已提到陳炯明反叛之事。陳本是同盟會老會員，更是國父所倚爲腹心之人，這使國父感到南北軍閥，同是一坵之貉。乃有黃埔建軍之議，於民國十三年，任命今總統蔣中正先生爲校長。同年九月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成立，任何應欽爲團長。十二月，教導第二團

六四 南北和

南北和是全國一致渴望的壓軸戲。除袁逆外，一直自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皆登臺扮演過。這一齣本是老生重頭戲。然而中國的武丑們，都爭著要掛頭牌，只好讓他們先去多摔幾個筋斗，過了癮再說。

直至民國十三年，關東王張作霖，與北洋老軍閥段虎，筋斗翻够了，才想起國父來，欲結爲三角同盟。這，本來是一極不和諧的旋律，自然不會有好結果。但我們如欲了解當時登臺演奏的各人手法，還須從民國十年說起。

民國十年，南方陳炯明回師廣東，逐走莫榮新後，國父遂委陳爲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同年四月，國會議員應國父電召，集會廣州，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國父爲大總統。六月，克復廣西。國父乃就桂林組織大本營，預備北伐。不意民國十一年六月六日，陳炯明忽然叛變，乘國父回抵廣州，密令葉舉於六月十六日夜半，進攻觀音山總統府。國父避登楚豫艦還擊。十二月，國父命閩南許崇智率部回師廣東，與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東西夾擊，陳炯明敗退惠州，據險固守。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國父回廣州，復大本營，就大元帥職。任今總統蔣公爲粵軍參謀長。七月三日，英國忽提出補救中國亂局辦法，主張「國際共管」。於是前此所以發起五國銀行團的陰謀，至此畢露無遺。蓋中

充公，人要坐牢。

這次弟弟的做米，顯然出自載和的慫恿。他知道拖住了我弟弟在一起，故鄉父老，自然要賣給我一點面子，那，他們就可明目張膽地無所顧忌了！

然而他們兩位，都未出過門。除本鄉言語外，連半句國語都不懂，福州話更不必說。以這樣一對木偶，更加「貨到地頭死。」自然是凶多吉少！萬一蝕了本，倒霉的還不是我？

總算載和聰明，看我哭個不停，無法收場，插嘴道：「總算運氣，這回做米，還沒有蝕本！」

我知道這是鬼話。他們此行目的，是預備向我要錢的。如果真的沒蝕本，一定瞞我到底，決不會來看我。

後來不出所料，弟弟固然虧了一筆可觀的數字，連本帶利，都由我代償。當我回到瑤奧，得此消息，很想去父母坟前哭個痛快！

唉！當我二次革命失敗時，寓居上海，爲了三元五角，要被店主東剝衣服，想到這種恥辱，我怎得不傷心而落淚！

載和沒法，後來去作和尚，混了兩年，又反服回來，還清債務，安享餘年。因此，我覺出剝削制，是值得考慮的。

閒話少題，當我接蘇寶貝偕同道祖回行後，旋即回家，忽見弟弟與族兄載和，遠道光臨，不覺吃驚地問道：

你們遠道來這裏做什麼？

「我們做米（是販米的意思）到福州，順道來看哥哥。」

「做米到福州？」我很驚異地問。同時雙目注視著他們！靜待答覆。

「是的！」

我聽了弟弟「是的」一聲之後，不自禁地眼淚如水般直淌下來。讀者或須要問：販米並不是一件壞事，為什麼也要落淚？你是個男人，難道也是「水做」的麼？請你讓我細細的訴說吧：

這些年來，我在故鄉瑤奧，買了兩百多畝田，已由大家所公認的破落戶，一躍而為全村百富了！二十餘年所遭遇的恥辱，到今日終算吐了半口氣。所最遺憾的，是我父母早已雙亡，未能得享一日清閑之福，使我稍盡反哺之誼，真是一生無法補償的慘痛！至於弟弟呢，全家吃的、穿的、用的，連兒女教育費，都已由我替他解決了，如果不願力田，儘可蹺起腳來在家享福，為什麼事前沒徵求我同意，去做全邑所痛恨的販米出口奸商？

事情是這樣的：樂清雖產米，但僅够自己一邑食用；如遇凶歲，還要向蕪湖等地，運米救濟，所以一向是禁米出口的。如有違犯，一被發覺，就要加他一個私自漏海的罪名，米被

客歎息說：大概道祖八字，不利於北方，而利於南方與東方吧！我答：對啦！據說朱庭祺單槍匹馬，偕同道祖，遠渡美國，大概找不到英文扶乩手；也有人說：因為美國人知識水準太低，不能了解道祖那套江湖巴噯，只好掩旗息鼓。而重慶那批「熟能生巧」的扶手，轉道香港，看中了一位在野政客，拉他「下海」作「擋箭牌」，又大搞特搞起來。後來聽說復東渡蓬島，更走紅運。但是它們的手法，却已大大改變，每日乩筆所扶的都是「鬼話」，由院油印分給道友熟誦，一律不准閱讀佛經。這是後來一位出家的院友告訴我的，當是千真萬確之事。

由於以上一連串故事的發展，我們可以得到答復：扶乩手不僅是道祖的代言人，簡直是道院滑稽劇的導演者。

不許閱讀佛經，那是封鎖知識，怕露馬脚，會使大魚漏網耳。

總之：扶乩至多是靈鬼所憑，可信不可信。紀文達公說得好：「乩不自靈，待人而靈，著龜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靈耳。」可謂一針見血之談！因此，我以為彭二林的乩語能符佛法，是借二林之靈氣以說法。道祖能書畫，是借扶乩者之靈氣以書畫耳。假使由彭二林去扶乩作書畫，由不知佛法的扶乩手去談佛法，我敢必其不能著一筆，轉一語，至多同我與孫祥夫所扶一樣在沙盤上打圈圈罷了！世人如不信，不妨姑去一試。不過你要預先注意：兩人之中，有一是「職業扶乩手」，那末，你那試探性的工作，注定是失敗的。

國父宿世有此善業，故遇緣得感；餘人無之，故亦無感。因疑國父前生，或係靈山會上親聞教澤之一大權菩薩。今世乘願再來以救中國者，故能奮臂一呼，推翻了數千年專制之局，此豈平常人所能爲力？無怪崑壇小鬼，也要迴避。所謂邪不敵正也。

有人說：老祖在天津辦銀行，失了信用，混不下去，乘抗戰機會，轉碼頭到重慶，化名道祖，照舊開壇行化，轟動一時。也有這樣說：老祖二字，是表示道家一家之祖，道院既自稱「五教合一」，怎可自貶身價，因此改稱道祖。這都是閒帳，我們姑且不去理他。

當道祖到重慶時，原來帶著幾名書畫手，預備大搞一番。他們送書畫的對象，都是一時聲勢顯赫的權要，不但不收「潤資」，反要棧好送去。並替它掛在最明顯的地方，希望收點「廣告」作用。我在孔院長官邸，就看到一幅中堂花鳥「黑寶」。爲預防假冒起見，下面還署了一個「g」字的簽名。真是設想週到極了！但是百密總有一疎，却被當時的國民參政會參了一本，沒奈何又打起包袱走路不算，還連累「院掌」朱庭祺，丟去財政部鹽務署長的紗帽，豈不「冤哉枉也」之至！如果老祖——道祖真能如此如彼地神奇妙算？爲什麼連自己家內生出亂子，都沒辦法，還會預知世人一切禍福，那才是奇跡呢！

至於辦慈善事業，也不外是一套掩眼法，待院內的執事先生們，將自己荷包，塞得滿滿直至無法再塞時，始拿千分之零點幾，作來裝點裝點。但我們也不必苛求，能作好事，不管多少，都是值得贊歎揄揚的。

而此乩鬼，竟不敢近，可知臨壇的大率是俗所謂「小鬼」，靈鬼已難一遇，佛菩薩更不必說。我書至此，想起一個故事：當民國五年，國父偕胡漢民等察看象山軍港，便道遊普陀，曾見種種勝景，命陳佩忍記其事。題曰：遊普陀誌奇：

余因察看象山舟山軍港，順道趣遊普陀山。同行者爲胡君漢民、鄧君曼碩、周君佩箴、朱君卓文，及浙江民政廳秘書陳君去病。所乘之建康艦，艦長則任君光宇也。抵普陀山，驕陽已斜，相率登岸，逢北京法源寺道階，引至普濟寺小住。由寺主了餘喚笥輿，將出行，一路巖巖怪石，疎林平沙，若絡繹送送於道者，紆迴升降者久之。已登臨佛頂山天燈臺，憑高放覽，獨遲遲徘徊。已而，旋赴慧濟寺，纔一遙隔，奇觀現矣！則見寺前恍矗立一偉麗之牌樓，仙葩組錦，寶幡舞風，而奇僧數十，窺厥狀，似乎來迎客者；殊訝其儀觀之盛，備舉之捷，轉行轉近，益瞭然！見中爲一圓輪，盤旋極速，莫識其何質，運以何方？方感想間，忽杳然無迹，則已過其處矣。既入慧濟寺，詢之同遊者，皆無所睹。遂託爲奇不已！余腦藏中，素無神異，竟不知是何靈境？然當環眺乎佛頂臺時，俯仰間大有宇宙在手之概！而空碧濤白，螺煙數點，覺生平所經，無似此清勝者，耳吻潮音，心涵海印，身境澄然如影，亦既形化而意消。烏乎！此神明所以內通已。下佛頂山，經法雨寺，鐘鼓鐺鞳聲中，急向梵音洞而馳，暮色沉沉，乃歸至普濟寺晚餐。了餘道階，精宣佛理，與之談，令人悠然意遠矣。民國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孫文誌句。

同遊多人，何以只國父一人能見勝景，餘皆無睹？依佛法來解釋，不外業感二字。

曰：是扶乩者本偽託，已屢以盜句敗矣。」

可知扶乩盜句，衣鉢有自。其實扶乩之在吾國，已成爲一種「職業化」，不盜，將何以爲生？

或又問：安東道院，某次開書畫壇，弟子中有王孚引者，是一位有錢人，以書畫壇是先天老祖的特典，千載難逢，遂寫信給北平琉璃廠南紙店，要他們特製一副絹地描金對聯來，因寄到較遲，老祖不得已擱筆以待；及展開時，是六個打好的圓圈圈，乩書不多不少也恰六字，你能說不是奇跡嗎？我笑答：這，就是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啦。凡是所謂道院也者，衣於斯，食於斯，對於有錢的道友，自然特別感到興趣。王孚引是合乎道院感興趣的人物，朝夕過從，不在話下。書畫壇既是一種特典，道院的執事們，除一趟復一趟去催促，希望他不要失去機會外，可能還會請一二位知心的院友，向王有意無意中試探，最好聯對能打格子呀？而王呢。也必定會一五一十地連打幾格都照實和盤告訴他們。至於聯語，那更不成問題，總分院是「一同」的，只要去封信給總院，自然會擬好寄來。甚致連會書畫的乩手，也會專程趕來應急。因爲搞這種江湖巴戲的先生們，三教九流，文人學士，都要延納。他們有的是「儻來物」，還怕沒有「捉刀」？

桐鄉沈志翔姻丈語我：渠在漢口，曾參加一同善社的乩壇，正在談得熱鬧時，忽批云：「孫中山來！迴避！」乩遂不動。國父一生對任何人往謁，皆和顏接待，爲世人所共知。

腦兒傾吐出來，以致帶累了濟賢佛滿身骯髒，無法洗刷，真是阿彌陀佛！

又問：抗戰期間，濟南道院，有人問民生疾苦，何時能了？乩答：「此苦不爲苦，二四加一五。」下文還有暗指共黨慘殺的話。後來共黨固於民國三十九年，竊據整個大陸，恰與二四加一五之數符。你說扶者能杜造麼？我笑答：這是一首童謠，我已收入民國五十六年出版的思過齋叢話八八頁。茲節錄如下：

聖戰中，法幣一落千丈，百物翔貴，一般生活，均極艱苦。一日，梅光羲攝芸老居士，於重慶羅漢寺講經畢，彼此閒聊，偶及物價，梅曰：來日恐更苦呢？江西童謠云：「此時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紅花開滿地，那時才叫苦！」

後來我隨政府播遷臺灣，因許居士梁公介紹，得識文官懲戒委員會委員安徽王君厚齋，王爲司法界老前輩，也是梅居士的老友，我以梅君童謠告。王曰：我鄉也有此謠。可見二四加一五之謠，傳佈甚廣，由來已久；不料被濟院的靈鬼，或將是扶手，盜爲己有，讀者不知原委，也被所欺，現在經我揭穿之後，原來只是一幕文盜公的把戲；當可啞然失笑！

扶乩者盜文被捉，閱微草堂筆記卷七，也有一段類似的笑話：

有歌童扇上畫雞冠，於筵上求李露園題。露園戲書絕句曰：紫紫紅紅勝晚霞，臨風亦自弄天斜；枉教蝴蝶飛千遍，此種原來不是花。皆歎其運意雙關之巧。露園赴任湖南後，有扶乩者，或以雞冠請題，即大書此詩。余駭曰：此非李露園作耶？乩忽不動。扶乩者狼狽去。顏介子嘆曰：仙亦盜句。或

乩者能畫，則畫必工；能佛法，則佛法必契理；皆爲必然的結論。而道院的先天老祖能書畫，必是扶乩者能書畫之故。玉壇乩筆能談佛法，自然也是彭二林深明佛法所致。而我與孫祥夫既不能書畫，又不解佛法，乩筆只好在沙盤上打圈圈。

抗戰時期，我在四川，參加一個自稱濟賢佛的乩壇上，作過一度拉拉隊。「壇掌」何君，是一位品德高尚，絕無因此圖利之心的朋友。一天，我想試試濟賢佛的真偽，向何君說：「我要問一件事，可否將事由書在紙上，默禱焚之？何君毫不躊躇地答道：『可以！可以！』」我遂於屏處書好，叩頭焚化，如是三請，所答皆非所問。何君回視乩手：怎麼搞的？扶者頗現窘狀，俯首無語。因爲這件事的經過，被我戳穿了扶乩的謎底，所謂濟賢佛也者，簡直比世間所稱的五通神與狐妖都不如！因爲五通神與狐妖，都有他心通。佛則於十方世界衆生，一念心動，皆能知之。而此濟賢佛，連壇前我所問之事，都不能知，可知扶乩都是扶事，前所佈的迷魂陣；我所問的，事前既不令扶手得知，他的迷魂陣，也遂無從所施其技。

濟賢佛的把戲，還多著哩！一天，它宣佈要說法了；我雖沒參與盛會，但後來却也得到一冊語錄，大約共十餘會，每會多則不過二百字左右。其中最可笑的是每會都有：「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北陪，與四大菩薩俱。「一段開場白。「如是我聞」等等，本是釋尊侍者阿難的自白。這位濟賢佛自己說法而用「如是我聞」，顯然文不對題了！大約找不到一位適當的侍者，只好由他老人家自己來權充？抑或扶者讀經消化不良，對「如是我聞」等等，一股

十七年秋間，與徐聖禪、孫祥夫二君，同遊西湖，在某寺乩壇上，焚香叩禱畢，與祥夫各扶一端，乩忽自動。但乩筆只在沙盤上畫圈圈，始終不能辨其爲何字？至說佛、菩薩、或阿羅漢臨壇說法，則絕不可信！至多，爲靈鬼所憑附而已。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卷九言：

吳雲巖家扶乩，其仙自云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金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家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已詞窮而遁矣。」

邱長春既可冒名頂替，則濟賢佛、（詳後）覺明、寂根、哆哆等菩薩，以及阿難陀尊者等，自然都可如法泡製了。

又問：彭二林集中，曾載寂根菩薩乩語，二林佛學深湛，如非上契妙理，那會如便收入？答：問題就出在「二林佛學深湛」的身上。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大抵幻術多手法技巧，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文者耳。所稱某仙，固屬假托；即自稱某代某人者，即之本集中詩文，每多云年遠忘記，不能答也。其扶乩之人，遇能書者則書工，遇能詩者則詩工，遇全不能詩書者，則雖成篇而遲鈍。余稍能詩而不能書，從兄坦居能書而不能詩，余扶乩則詩敏捷，而書潦草；坦居扶乩，則書清整而詩淺率。余與坦居，實皆未容心，蓋亦借人之精神，始能運動，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著龜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靈耳。」

扶乩之人能詩不能書，則詩工而書潦草。能書不能詩，則書工而詩淺率。準此類推，扶

壇，這一筆賭注，非同小可。而且將來能否撈回來，委實沒把握。蘇寶貝是個聰明透頂的人，自然不會魯莽地去嘗試。

據一位熟知內部行情的朋友說：道祖在天津，著實走了一次紅運；當時一般失意的軍閥，在天津閒著沒事，都被道祖一股腦兒收歸門下。

有朝一日，道祖忽然念頭一轉，想辦一間銀行來玩玩，於是乩筆一動，某人五萬，某人三萬，不消十分鐘，五十萬元資本，立時派足。其實，這般軍閥，平日所搜刮來的民脂民膏，道祖的代言人，事前已經有一番細密的調查，只要乩筆一動，他們却視爲九牛一毛，無不立時照辦。

銀行資本有了。道祖第二道法力，是分配職務；於是乩筆又動了：某人爲董事長，某人爲常務董事，某人董事，某人監察，某人行長、副行長、文書主任，出納主任、會計主任、營業主任。某人行員。甚至練習生，也由道祖的乩筆派定。

論理，這間銀行，是止三教合一、五教同源、法力無邊的道祖一手包辦的；該十分發達，成爲中國首屈一指的銀行才是。然而事實却大謬不然，沒有幾年，竟宣告關門大吉！

蘇寶貝抱著道祖，遠來廈門，道祖將天津的故弄玄虛，向蘇寶貝一番，那只有讓蘇寶貝自己去答復。不過我不妨先說一句：華人的錢，不該留下來，該去辦實事。

或問：扶乩是否可信？我應之曰：可學、不可信。扶乩不是魔術，縱有其事。我於民國

話雖如此，霧老究是一位久經滄桑的長者。他想：還有最後總行一關，何必做惡人，算了罷！藉此賣個人情帳，且看總行如何發落？

說也奇怪，總行平日用人，非常集權，連個練習生，都不肯放鬆，何況正式行員？而且一下子是兩個。

這回，總行竟破例網開四面，一請而准。於是全行上下，對這位寶貝的神通廣大，運籌在握，莫不刮目相待！

於是蘇寶貝很得意地回來了。一千人等，自然個個加意趨奉，不在話下。可是真難爲了霧老一人。

我當時推想：蘇寶貝爲什麼直待自己避到香港，始來這一套？他的用意，不外：一、是使總行知道保薦這兩位做行員，是出於霧老一人之意。二、他避去香港，還可替這兩位捧捧場，而不致露出馬脚。據說：當時總行的總裁、總文書，都是蘇寶貝日本士官同學。那，他去封信，從旁推挽，說幾句漂亮話，是有其可能性的。

中國有句俗話：「朝裏無人莫做官。」做官是要內外通氣，才能得心應手呀！然而話又要說回來：總行永遠不會知道這是蘇寶貝所玩的花樣。

至於道祖的算盤，蘇寶貝始終沒有打準。據說：萬字會的妙處，在於扶乩。扶乩是一種專門職業，須拜老師，練習又練習，方能得心應手。這麼一來，就要先請大隊人馬，租屋立

民國十三年秋，閩行添了一位副行長蘇頌和，這位寶貝，花樣著實不少！我到船上去接他時，看他抱著一個小神龕。

我：這是什麼？

蘇：道祖！

我：道祖？名不見經傳，到底是什麼？我驚奇地再問。

蘇：紅萬字會所供奉的「三教合一」，「五教同源」的道祖。是從北方請來的。

我：請來幹嗎？

蘇：（默然）

我當時在想：三教合一，五教同源，好大口氣！誰說中國人不會發明？這三教合一、五教同源的道祖，不是中國人所發明的麼？

蘇寶貝到行三個月，沒經行長鄭霽林同意，擅自引進一位弟弟，一位她母親的乾兒子陳某，說是乘假期到行練習的。這樣又經過三個月，蘇寶貝忽然藉故去香港。來信給霽老，說他的弟弟及陳某，到行已三個月了，各科情形，都已熟悉，請霽老去信總行，保荐他們做個正式行員。

霽老的鬚子，一根根往上豎，拿信給我說：「你看！這成什麼話？自己避到香港去，要我來替他揩木梢。」

回門。此外，還要舉行一次女家親屬的「測候宴」，如被請不到的，那等於宣布我們之間的戚誼，「至此止步」。彼此心裏有數，可以不去催請。諸如此類，都是我鄉所未前聞的，只好一切由她去安排，我則聽命而行。這樣忙了一個星期，才告結束。於是相偕作岳麓之遊，承湖南省長趙恒惕炎午世丈，殷殷招待，終日遊山玩水，委實很快樂！回到上海，我的體重，增加了三公斤。

到廈門後，我們在鼓浪嶼租了一層樓房，面對石碼海峽，環境清幽，每當花晨月夕，開軒遠望，一片曠野之間，點綴著幾座紅色樓房，疏圃菜畦，疏落有致。海峽風帆片片，與波光山色，互相輝映。我與內人，時在陽臺上並肩對坐，情話娓娓，天心的月亮兒，忽從雲堆裏露出她那圓圓的面孔來，向着我們微笑。她的笑，我不知道是恨、還是妬，或將是羨慕？我就私祝道：月呀！請你原諒吧！我沒辜負你的美意，實在你遠在天邊，那是高不可攀的另一世界，叫我如何能接近你？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微笑呀！說也奇怪，從此她又躲入雲堆裏去，永遠不再出來向我微笑了。

結婚以後，我每日到銀行辦公。內人在一間女子學校任教。荊釵布裙，頗有鹿車共挽之風。在此一段時間內，彼此情意相投，生活倒也十分美滿。

六三 蘇寶貝

章先生一生奔走革命，無家可歸，曾幾次想去印度做和尚。當時我的下意識中，以為像這樣家庭環境下，無疑的是一位克勤克儉的小姐了。同時，她又是金女大學生，英文當然也不成問題；噴射式的訂婚，都與這些因素有關。至於她爲什麼也會很快地答應我？我却忘了問她，非常抱歉！

我在廈門，本已認識了一位英文先生的妹妹，也是金女大學生。如果沒有這次送鈔券的一回事；如果章先生很快替我寫信，沒有同車去杭州的一回事；即使同去，沒有章師母同行；那末，這場噴射式的婚姻，根本不會發生。因此，我認爲仍是命運之神，冥冥中又在那裏替我安排了一幕喜劇。

我與柳儀的結合，如彼之難；與章小姐的結合，如此其易；那，只好拿佛法的「宿緣」
「異熟」來解釋了。

民國十三年三月十三日，我與章小姐在上海一品香旅社結婚，席撤客散之後，她笑著對我說：金女大同學們，彼此曾討論到結婚問題，對於紅花轎，都想試試，看是甚滋味？汽車天天可坐，並沒希罕！花轎在人生旅程中，只有這一次，却不可錯過。我答：你如早說，我一定去設法，不使你失望。內人努着嘴說：不要吹！在十里洋場中，要找乘花轎，怕沒這樣簡單。

餘杭與樂清，一南一北，風俗也相當懸殊。如婚後第三日，女兒須要回娘家一趟，稱爲

「先生知道你比我多，不會有問題。」

「那很好！可有一點，請師母原諒。我此次是因公來的，時間不能多耽擱；下次來滬，不知又在何時？能否一回上海，我們即同去南京看三小姐？」

「好的！」

回上海之後，即由先生寫信給三小姐，交師母帶去，寥寥數語，大致是說：汝母此來，是爲汝事。此外別無他語。

到了南京，馬不停蹄，就去金陵女大看章三小姐。她似乎剛下操場，穿的是一套操衣。隨將師母介紹給教務長美國華群小姐。章師母也替我介紹了。第二天。她特向學校請假，陪我們玩了一天。到了晚上，她陪着母親同宿。我們就此訂婚了。這真够得上稱爲噴射式的婚姻。它的速度，恐怕要開世界婚姻史上未有的記錄。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天下自有這樣的巧事！

我自第一次婚姻失敗後，對於結婚的態度，相當保守。凡是闊小姐，一律不敢問津。因爲我是個窮光蛋出身，想吃天鵝肉，等於自討苦吃。其次，我因少時失學；弱冠，又爲生活而忙碌，沒有學習英文的機會。自到廈門，屢次嘗試補習英文，因記憶力的減退，發音的不正確，總覺費力多而成功少。如果能得個英文程度較好的終身伴侶，或將於我的事業前途，可獲幫助。

「她今年二十五歲，現在金陵女子大學讀書。」

我的話聲停了。遂答道：

「三小姐已經二十五歲了！且受高等教育，是否已有男朋友？」

「我們知道她沒有任何朋友！」

「兒女婚姻問題，最好讓各人自己做點主；如果硬性的由父母去決定，恐怕將來會有埋怨哩！」

「是的！但在我們家庭的立場上，父母不替她做點主，只怕會耽擱下去。你是知道的，先生終日埋頭故紙堆中，對於兒女婚姻問題，從不經意。我又是晚娘。如果真的延誤了，人家一定會責備我不替她留意。」

「師母處境，確也為難。最好讓我們先見個面，看看有沒緣分？」

「好的！」

同時她看我有點猶豫。接着說：

「你們青年人要注意：在新世界、大世界（按是上海當時的遊戲場所。）遇到的，都是靠不住的呀！」

「是的！師母的指示，我很感謝。但我絕不會在那種場合去覓對象。」

「先生意思如何？師母有沒徵求先生的意見？」我又問。

過了兩天，我又去見章先生，談了片刻，重申前請。先生應曰：「旺！但仍沒有替我寫。我對先生，平時特別恭敬，自然也不便催促。」

第三次去見章先生時，先生語我：「也要去杭州。我問：可否待先生同去？先生又應曰：旺！」

我問行期，先生答言：「大約下星期一，時間未定。」

那是一輛頭二等專車。先生與師母、及世兄章導外，還有先生的妻弟湯仲棣、同我。隨車保駕的是上海聞人張嘯林等。

自滬至杭，車行約須兩個多鐘頭。先生房內，座客常滿，我遂時謁師母閒聊，師母問我家庭狀況，及現在職業，我一一奉告。

到杭州後，浙江當局，招待一行於城站旅館。晚九時許，師母忽親自送來一碗雞卵。接着說：「我看你這個青年，倒還不錯；先生有個三女兒，待字深閨，我想給你。你的意思如何？」

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大問題，使我一時無法作答。像先生的門第，如非師母自己啓口，我連夢都不敢做，還論求婚？我於躊躇片晌之後，答道：

「師母厚意，使我感激無地！不知三小姐現在何所？今年幾歲？爲什麼我從來沒見過這位三小姐？」

僑多金之名，每次發行公債，少不了要打些華僑的主意。在華僑心目中，視買政府公債，等於捐獻；至於還本付息，在他們絕對不做此想。只要將勸募人員，早些打發出門，便算鬆了一口氣。

我到廈門以後，發現這種事實，就設法去收購政府公債，五折，四折不等。他們呢，只要有人收買，免得保管，折扣滿不在乎。這筆買賣，著實賺了幾文錢，使我個人的經濟，打定了一點微弱的基礎。

買賣破銅爛鐵，（這是杭世駿對清高宗問答語。）也是我的課外活動。顧主就是行長鄭霽翁，及太古輪船公司廈門經理邱世定。生意雖不怎樣興隆，利子倒也不差。

六二 噴射式的婚姻

我在閩行，有一件事，幾乎由我個人包辦：那，是送舊鈔去滬行，或者向滬行領新鈔回廈門。

這是責任比較重大的事件，當然非普通行員所能勝任。我於上海情形，比較熟悉，也是一個原因。

當民國十二年的秋天，我送舊券到上海，因便去看章太炎先生，請介見杭州某君。先生應曰：旺！但沒有寫。

次晨，必先查對庫存。次及各種抵押品。對於存放同業，更特別注意。如認為有問題，可立命如數收回。聞杭州分行，存放同業數字相當龐大。而能於一日之間，全部收回，不差分毫，金百順行長，因此大得總行信任。張公權先生對於中國銀行管理方面，實在功不可沒！

福建中國銀行，論理該在福州。爲什麼會設廈門？這，當然與頻年內戰有關。廈門是通商口岸，與南洋僑匯，關係密切，也是一個有力因素。

廈門鎮守使臧致平，是個典型式的小軍閥，一到職，即與中國銀行嚙嚙。行長鄭霽林，滿清時代，曾做過泉州太守，人極廉正，與廈門總商會會長黃錫金，頗爲友善，遇事得其助力不少。至是，乃將行址自廈門遷往鼓浪嶼。廈門改設辦事處，應付零星門市；大宗款項，皆由鼓浪嶼收付。

我於到行第二年，被廈門基督教青年會，聘爲董事。廈門中學，聘我任經濟大意教員，每星期一點鐘。那時候，中學校都有法制大意與經濟大意兩門功課，定爲選科。我認爲值得今日教育當局做個參考。

經濟學是一門淡而無味的學科，又因選科關係，學生可以隨便；因此，第一日開講，僅寥寥十數人。但講了三星期以後，課室竟不能容。我的教授法，是多用喻辭，將眼前景物，多方譬解，使學生們聽了，興趣橫溢，絕無枯燥之感。我自認這樣的教法是相當成功的。

南洋閩籍華僑，因內地頻年戰亂，回國以後，大多數在鼓浪嶼定居。同時吾政府震於華

是年，我奉總行命，訪問臺灣林鶴壽先生，長袍馬褂，故國衣冠，令我肅然起敬！承導遊北投，同浴溫泉，心有所感，口占一絕，有：「我亦江山舊主人」句。回廈門後，三度下南洋，適值太平洋會議，因就報紙所記，寫了「太平洋會議面面觀」約三萬餘言，事隔五十年，已無法捉摸了。

六一 坐上次大班的交椅

上海灘上不問什麼事，都要沾上幾分洋氣；如外國洋行的洋經理，稱為大班；於是中國銀行行長宋漢章，也就稱起宋大班來了。

我在上海不久，就接公權先生來信，囑我直去廈門福建中國銀行就職。自是結束了八年來記者生涯，坐上金融界次大班的交椅。

中國銀行的組織，分三級制。北京設總管理處，各省會設分行。省以下，視業務必要，得設支行。

同時因國內戰禍頻仍，遂將全國劃為幾個區域行，將鄰近各行的準備金，移存區域行。如黃河下游的天津，揚子江下游的上海，中部的漢口，南部的香港，以及鼓浪嶼等是。這是軍閥罪行的反映，迫使國家銀行，也不得不設法托庇外人宇下，言之真够傷心與慚愧！

就管理方面說，中國銀行是相當成功的。尤其是它的赴外稽核，權力甚大，每到一行，

「前本鎮一位就讀彰商夜間部學生紀春盛所發現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有關山東『膠濟鐵路』贖金一案，高、初中歷史教科書，竟相差有一千萬元日金之鉅。據教育部審定的初級中學歷史教科書夏德儀等編的第四冊（三八頁第四行）記載：『膠濟鐵路，由中國以日金三千萬元贖回』。

但同為教育部審定郭廷以等編的高級中學歷史教科書第二冊（一四三頁第一行下半段）所載說：『膠濟鐵路贖價四千萬日元』。

有關本案矛盾問題，紀春盛曾先後請示主管教育當局及教育部，但都未得答覆。最後再請示外交部條約司翻出老帳尋得答案。據外交部條約司十一月廿二日司條字三一九號答覆：『查山東懸案鐵路細則協定十八條第二章『膠濟鐵路償價』之第四條規定：『中國政府，按照山東懸案條約第十五條，允償還日本政府鐵路財產價值日金四千萬日元』。

此件矛盾問題，確定初級中學歷史教科書夏德儀等編的第四冊記載：『中國以日金三千萬元向日本贖回膠濟鐵路』是錯誤的。如此已錯了相當久的時間，使我們想到主管教育當局，竟未發現，實在令人費解！現國民中學歷史課本已重訂，盼主管當局，不要再將錯就錯了。」

教育目的，本在啓發孩子們自動去發掘問題，那末，我以為像紀生這樣的實事求是，至少該獎勵幾句。同時，更應通令各校改正，尚不失為「君子之過」。然而出人意外的，連封回信都沒有，顯然是在逃避責任。初不料這個癩瘡疤，終為外交部所揭破，報紙據以宣布。本想逃避責任，終於無法逃避；本想保全面子，終於更失面子。聯想至此，無異重溫了「毋忝所守」，「毋怠毋荒」的一課。

美英代表列席。二月四日，中日代表簽定山東懸案條約，凡十一節二十八條。並由會議主席，向大會報告。其要點如下：

一、日本應將膠州德國舊租地，歸還中國。

一、日本軍隊，現駐青島濟南鐵路及其支線者，應於中國派警隊接防時，立即撤退。

一、青島濟南鐵路及其支線一切附屬產業，應移交中國，由中國估計現值償還日本。（其後償付日本日金四千萬元）

一、濟順、高徐，交國際財團共同經營。由中國自行協商之。

一、淄川、坊子、金嶺鎮各礦山，應移歸中國政府所特許之公司接辦。日本人在該公司之股本，不得超過中國股本之數。

一、膠州由中國自開為商埠。

一、青島煙臺間，及青島上海間之海底線，歸還中國。日本在青島濟南所設之無線電臺，應移交中國。由中國估價償還之。

一、中日兩國批准條約，至遲不得逾簽字日四個月。

於是由袁世凱、段祺瑞、所簽訂的媚日賣國外交條約，至此告一結束。這是太平洋會議所收的果實。也可做為巴黎和會的繼續看。世稱此為「九國公約」。

關於膠濟鐵路贖款數字，吾國教育部審定的初級中學教科書，據中央日報沙鹿通訊，發生了一些不小不大的笑話：

- 二、取消領事裁判權。
- 三、取消外國在華郵局。
- 四、撤退外國駐軍、護路軍隊、及警察。
- 五、撤消外國電信設備。
- 六、收回租借界地。
- 七、撤消三十一條。
- 八、交還山東。

以上具體要求提出後，其中二十一條問題，因日本反對討論；結果，由中國代表團，發表一個聲明，列入華府會議記錄中。

第五項外國在華郵局問題，除了在租借地的或有條約根據的，統限於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以前撤消。

關稅自主，撤廢領事裁判權二案，同時議決，以後可開中國關稅會議與在華法權會議解決之。

山東問題，因日本反對討論，由美國首席代表許士，英國首席代表白爾福建議：由中日在會外友誼談判解決之。

自民國十年十二月一日起，至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中日共舉行會議三十六次，均有

二三年間，以七億五千萬日元，提出三次擴充海軍案。英國呢，由戰前六十億元的國債，戰後增至七百五十億元，只好眼巴巴看美、日競賽，無力追蹤，於是怂恿美國，召開英、日、法、意四國，限制軍備會議。規定總噸位爲五，五，三，一·七五，一·七五的比例，即美英海軍同爲五，五，日本三，法、意同爲一·七五。並締結美、英、日、法四國太平洋協定四條，以代替英日同盟。同時復邀請與太平洋有利害關係的中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四國參加，連美國本身爲九國。

中國事前得到美國保證，以完全平等地位，出席與議。乃命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使顧維鈞及王寵惠爲代表，對大會先提十項原則。

後經美國代表羅德，歸納爲下列四項；獲得出席九國的一致承認，列爲「九國條約」第一條。這四項是：

- 一、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及行政的完整。
 - 二、給中國以完全而無障礙的機會，以發展並維持穩固的政府。
 - 三、確立並維持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
 - 四、列強不得利用現狀，攫取特殊的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他國安全的舉動。
- 中國代表於十項原則通過後，乃根據原則，續提八項具體要求：

一、關稅自主

因此，我在想：如果真的同她結婚，世界上如開怕老婆的展覽會時，我可能會得到最高金馬獎。

我又在想：如果真同她結婚，可能我會始終成爲一個有名無實的基督徒。因爲她是個基督教世家子，我一定不忍違拂她的意旨，而去信仰佛教。那，我將永遠站在真理門外，徘徊於上帝七日造山河大地萬物的宇宙妙論，與瞧著自己的樣兒，拿塊泥巴，吹口氣造成人類的人生妙論之間，變爲徒具軀殼而無靈魂的基督教徒。

我又在想：「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六〇 太平洋會議

民國十年間：國際方面所發生的大事，與中國有直接密切關係的，要算美國總統哈定發起邀請英、法、意、日、中、荷、比、葡八國集會華盛頓，這是歷史上一次有名的九國太平洋會議。

太平洋會議的召集，有其種種複雜因素，而民國八年巴黎和約，中國未曾簽字；美國參議院，亦拒絕批准，實爲其主因。其次，美國鑑於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表演的野心，因二十一條而暴露無遺；這與美國所持門戶開放政策，也大相衝突。乃有一九一五年，以十億美元建造八十萬噸之海軍大擴張案。日本心裏雪亮，不甘示弱，亦於一九一六年——一九

境下，又不能不忍受。當我在北京的時候，曾接柳惠從牯嶺療養院寄給我的信說：「大姊來信說：懺悔自殺，如非宗教關係，早已與世長辭了！」

這，就可明白她當時處境，是何等艱苦，心境是何等的惡劣了！唉！這都是我不長進的罪過，使她感到進退兩難，大失所望。就當時我的處境言，即使她願意與我立時結婚，我難道帶她去闖江湖麼？所以我對柳儀，只有感激與慚愧，絕無半點怨懟之心。

柳儀曾與她的弟弟柳寰說過這樣一句話：「鐸民這個人，不會使他的太太吃苦的。」這，真是知我肺腑之言。我認爲真的愛情，是要使你所心愛的人，永遠得到快樂。因此，我認愛情只是自我奉獻，不是佔有。而現在社會上所表現的毀容，甚至殺害，那是佔有慾的發展，是恨不是愛；愛的化學成分裏，不容有絲毫恨的分子滲在裏面。如果認毀容謀殺爲愛情，那真太污辱愛情了！

果然，愛的結果，逃不了結婚；但結婚確是埋葬愛情的墳墓。純潔而永恆的愛，只有不結婚，方能達到。我與柳儀的愛，可說是純潔的，而且是永恆的。

我曾三番五次的想：如見到她時，當有千言萬語，要向她傾訴。即如新嘉坡的一場惡夢，是否她在訂婚前夕，曾對我所訴語？要我原諒她的苦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心有靈犀一點通」這句話，得個著落了。但說也奇怪，一見面時，一切想說的話都忘了。她是個溫柔而能體貼的女子，爲什麼我會這樣害怕她？實在覺得有些莫明其妙。

這一次航行，算是我有生中最辛苦的一趟。船一出港，就是排天大浪。入夜，風更淒厲。有時宛似被大浪推上高山，旋又從高山上被摔下來，一摔就是十數丈。有時大浪擊中船身，船都在那裏發抖。全體船員，都非常緊張，頻頻以鐵尺入艙試水。這樣走了五天五夜，始到香港。滿街殘枝敗葉，風暴痕跡，滿眼皆是。

到港後，始知公權先生已回北京。遂匆匆去滬。函告柳寰，並問儀的近況。嗣得柳寰復信，大姊已與羅先生訂婚，母親要我別告訴你。我想：事情發展至此，遲早總是瞞不住的，只是時間問題，不如早告訴你爲是。我接函後，立即去函柳儀，略云：

「接寰弟函，知君已與羅先生訂婚，聞之欣慰。君已遲我五年，時間不爲不久，我則彙筆天涯，一無所就，勞君延佇，負疚良深。茲幸終身有託，尙望一心一德，相夫成名，兄亦當力圖奮勉，期有寸進，藉報當年眷顧之恩。書不盡言，伏惟珍重。」

信由柳寰轉。後來知道這位羅先生是心理學博士，已携同新夫人，去南京某大學執教。柳儀總算出了一口氣！而我與她的因緣，在形式上從此告一段落。「多情自古空遺恨，好夢由來最易醒。」古今來不知多少被情場上摔下來的人，我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噫！

柳儀爲什麼會變？那，祇好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自從柳儀與她大嫂的弟弟廉生冷淡後，處境就一天比一天困難。她的大嫂，除冷嘲熱罵外，有時還要說：「一個中學生，難道想嫁個博士？」這更使她無法忍受。然而在當時的環

於是披衣起坐，倚欄遠眺，一天涼月，沉醉在萬里無際的波濤裏，射出萬道黃金色的光芒，照耀著整個寂靜無聲的大地，北望伊人，愁腸百結。回憶甌江一別，已五易星霜了！書劍飄零，依然故我，誦「衣冠楚楚人如玉，涼月娟娟夜始秋」句，不覺猛吃一驚！今夕何夕，不是「涼月娟娟夜始秋」之夕麼？

人們真是愚不可及，以為愛情有似伊甸樂園，如得進去，不知怎樣快樂？於是捨命追求，宛如燈蛾撲火，連生命都可不顧。直待最後所得，原來是一粒苦果，到那時，即使悔悟，已遲了一步。其實，愛情是人生的枷鎖，如果這關打不破，那會生生世世，牽著你的鼻子走路，永遠去做愛情的俘虜。佛看透了這一點，所以在圓覺經裏說：「一切衆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大涅槃經云：「因愛生憂，因愛生怖，若離於愛，何憂何怖？愛因緣故，則生憂苦；以憂苦故，則令衆生生於衰老。」讀者們！我們還是擴充愛情的領域，去愛我們的同胞，愛一切人類，愛一切衆生罷！

次晨，我發電給柳寰，問儀安否？沒回電，料想她必定平安。否則，柳寰必有回電了！只此，已使我得到莫大的安慰。其餘問題，自離北京，我已不再稍存幻想。

過了三天，香港中國銀行行長貝淞蓀電促回國，言公權先生，在港專候。剛巧，英輪某號，定下午二時開香港，因氣候惡劣，臨時加煤，我無時間買票，即匆匆下船。同時，復電泗水天聲報吳先生，說明違約之由，請他原諒。

我國家教育立國的宗旨。三、不能在本校內排斥異端，而妨害自由思想與自由講學。四、國內所有教會學校，都須向我政府立案，由教育部或教育廳加以監督。五、校長由中國人擔任，教授不得專限於外國傳教士，應多聘中國學人充之。出版後，引起當時南京東南大學教育系會友們的注意，遂發起一個「國家教育協會」，作為鼓吹收回教會教育權運動的司令臺。至民國十三年十月，全國各省教育會聯合會，在開封舉行年會時，便通過了「教育與宗教實行分離案。」與「取締外人在國內辦理教育事業案」。至此，而收回教會教育權運動，乃見諸事實。假使少中至今仍得健在，各本其所學，以貢獻於國家社會，前途寧可限量。說來是少中的不幸！同時也是國家的不幸！

少中停止活動，已經半個世紀了！而會友相處，仍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之感，並未因漫長歲月，與環境的變遷，而沖淡了我們之間的友誼，求之當世，恐無第二團體，可與倫比矣！

五九 驚 夢

一個清秋的深夜，忽然夢見柳儀闖進來。一驚而醒，心頭卜鹿卜鹿地跳個不停，過了好久，才漸漸平復下來。剛一合眼，又見柳儀拖著鞋，嘩啦嘩啦走進我的牀前，我又被驚醒了。心頭跳得更厲害，再也無法入睡。唉！這是怎麼一回事？

的命令，而無個人任何行動自由可言。其時李大釗之所以徘徊瞻顧，躊躇不前，是在等待莫斯科最後訓令，不得不如是。據說：陳獨秀當年之得史達林寵倖，封爲寨主，除一塊響亮的北大教授正牌商標外，也還靠著「少中會友」的冒牌商標所致。可知少中在當日，是如何地引起國內外人士的注意。據劉泗英的世兄來信：美國康乃爾大學圖書館，至今還保存著少中一份會章及其他資料，可見其一斑。

自李的謬論發表後，少中內部分裂的命運，已注定了。王光祈知無可爲，於是繼曾琦、周太玄等之後，去德習音樂，並以譯著維持生活，終於積勞成疾，竟以身殉，傷哉！

少中這個寧馨兒，雖享年不永，但他爲國家社會，却已做了兩件有聲有色之事：

一、爲民國八年七月間在北京所發起的工讀互助運動，當時得到蔡元培才民，胡適適之諸先生有力的贊助，促使津滬一部份窮苦學生，同向工廠、商店去覓工作。而若干開明的工商界分子，也有予此類學生以半日工作的機會，誠能持之以恆，必可蔚成風氣；然而終因李大釗輩的叛亂，促成少中自身癱瘓，而此項有意義的運動，也遂無疾而終。

二、爲收回教會教育權問題。此一運動，由民國十年六月份「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一期李璜、周太玄二君在巴黎所編的「宗教問題」專號發其端。後來復由李約同在英倫研究教育哲學的余家菊會友，在巴黎合寫一本：「國家主義的教育。」於民國十二年秋由上海中華書局發行。其大意可歸納以下五點：一、教會不能以教育爲其傳教的工具。二、不能違背

墮地第一聲。

然而很不幸，自李大釗加入少中後不久，即對會友開始宣傳共產主義。並公開歌頌蘇俄十月革命運動的成功：「乃是人道主義精神，與被武力及專制壓迫下的所有各地人民的勝利。」當時頗引起京滬各地會友的不滿。發起人曾琦、王光祈等也屢加駁斥。其實蘇俄十月革命，乃史無前例的殘酷暴行，而李大釗竟以「人道」二字加之，其無恥謊言，已屬顯然。但當時被其蠱惑而加入共黨的會友，已有毛澤東、鄧康、張聞天、黃日葵、劉仁靜、張崧年、楊賢江、惲代英、趙世炎、鄭伯奇、高君宇、沈澤民、侯紹裘等。毛澤東後來並親自對史諾Edgar Snow說：「我於民七至民八，在李大釗指導之下，很快地向馬克斯主義轉變。」由於毛澤東的自劃口供，我相信李大釗加入少中發起，是莫斯科授意的一種陰謀。因為那時少中，是由一班熱心愛國的智識青年所結合而成；凡是青年，都富於情感，遇事易於衝動。我們試想三千人同時罷學歸國，那，決不是一種理智下的行動。而這種青年，正是蘇俄第三國際共黨所迫切需要的。適其時李的紅色身份，尚未露出尾巴，而同時又是罷學歸國一分子，由他加入發起，然後進一步來操縱少中，可說是最適當的人選。

如果李大釗於未加入少中之前，不是共產黨徒，而他的加入，又出於自動，那，為什麼要待至曾琦等六人定名稱宗旨以後？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因為共產黨的組織，異常嚴密，一旦進去以後，等於出賣了自己的整個靈魂，從此只有黨的命令，——說穿了只有共黨頭子

少年中國。」可見光祈是當時少中「隆中定策」的第一人。

其後，李大釗守常要求陳溥介紹，加入發起。並於七年六月下旬，由七位發起人，訂定公約四項：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

王光祈根據上述公約，草擬一篇徵求會員宣言書，有：「同人等願集合全國有為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以轉移末世風俗。……同人等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始之以奮鬥，而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學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儉樸。務使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社會改革之志，循序以進，懸的以趨，勿爲無意識之犧牲，宜爲有秩序之奮鬥。」這一大段話，到了五十年後的今日，還是十分迫切需要。

學會的名稱與宗旨，都已決定了，宣言書也公開發表了。但「爲社會的活動」一詞，語意比較含糊，有再加詮釋的必要。爰於七月二十七日，由發起人齊集中央公園，議定：「凡加入少中會友，一律不得參加彼時的污濁政治社會中。不請謁當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的勢力，不寄望過去的人物。學有所長時，大家相期努力於社會事業，一步一步來創造少年中國。」

嗣後王光祈奔走於京、津、滬之間，努力徵求會員，至民國八年暑期，告一段落。乃於是年七月一日，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光祈被推爲執行部主任。此爲「少年中國學會」呱呱

當時少中會友的志節高昂，有爲有守，實非今日少年們所能企及。希望我於可能時，詳述一二，使後起青年，鑒往知來，有所借鏡。我於注籍少中後，即遠遊南洋，行踪無定，因是聯絡中斷，故所知較少。幸湯元吉兄保存著幾篇有關少中資料，用特刺取一、二，以補我記憶所不及。

少中的發起，是由留日罷學歸國學生曾琦慕韓所推動。當時一般留學生，都抱著極崇高底目的，想以高深學問來救國家；但因民國七年四月間，北洋軍閥段祺瑞，忽與日本寺內內閣簽訂了一份軍事密約，這是自袁世凱以來，日本所夢寐以求而未得到的壞消息。經日報披露後。留日學生向中國駐日使館質問，反被日警拘去八人。學生大憤，相率罷學歸國者，達三千人之多，曾琦即其中之一。

當曾琦決定歸國時，曾函其少年同學王光祈潤嶼說：將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約光祈來京面商。但光祈以這一組織，顧名思義，顯然在反對段祺瑞。而京津都在段之勢力範圍下，要想怎樣活動，怕不是一件十分簡單事，況且救國工作，也不是幾千人開個會，喊幾句口號可了，必須有個遠大計劃，最好能結合一班有智識有作爲的青年，本科學精神，從事各項學術研究，期於他日成爲各項專門人材，於建國過程中，能擔負起解決各種實際問題，方是根本辦法。曾琦深韙其言，遂與光祈約同陳滄愚生，張尚齡夢九，雷寶菁眉生，及周太玄共六人，擬定名稱爲「少年中國學會。」其宗旨則是：「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

有個董事會，就可看住這筆錢，不被國內任意調用。這自然難爲中國銀行所接受。

中國銀行擬在新嘉坡設立分行的另一目的，是想吸收存款與僑匯。但新嘉坡是個純工商業碼頭，既無官僚資本的存在，也無靠存款利息吃飯的人。他們對於頭寸的運用，自然是存的時候少，透支時候多，所以想吸收存款，也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即有，也極零星小款，微不足道。至於僑匯呢？問題更複雜了。

說到僑匯，誰都知道新嘉坡有間天一局，它的業務，是派人帶著「文房四寶」向滙款人收錢。同時滙款人對於家中有什麼話？他就無條件代作臨時秘書，一一記錄在紙上。到達內地時，又派人帶著文房四寶，逐戶分送。家中人於收到滙款後，對他的兒子或丈夫有什麼話要說，又照樣地代記錄在紙上，送回新嘉坡，不取分文。滙款數目，十元二十元不等，大都是零星小款。像這樣的業務，一般銀行能做麼？

我們別以爲南洋華僑，個個腰纏萬貫，那是錯誤的。其實大多數還是靠雙手賺錢吃飯養家。他們大都不識字，所以天一局這種做法，確實是合乎大部分華僑的要求。因此，南洋與閩廣兩地每個角落裏，都有天一局的機構。年代久了，某某每月要滙款，某某家住某縣某鄉，如數家珍，毫不費力地就可去接收與送達。國內人士，不明白這種情形，專憑理想畫圖樣，結果不是離譜太遠，即是無法兌現。

我在前面，曾提及少年中國學會之名，余君義章讀後，言其師居浩然先生，曾爲文盛讚

去，不同任何人招呼。直到課室，坐在最後一排，與學生一般聽講。聽罷，逕自回去。眞有人不知鬼不覺之感！各校直待接到政府通知，說：那裏要改，那點不合，始發覺督學已經來過了。不像我們的督學先生們，當要去某地視察時，先去個電報，屆時自然有大隊學校人馬來車站歡迎。還要共上酒家，招待住宿。到學校時，校長敬茶敬煙如儀畢，始陪同巡視一週。像這樣的視察，你說會有心得，簡直是自欺欺人！

我此次南來，目的是在荷屬爪哇。剛巧，吧城天聲報創辦人吳偉康先生（素不相識，已忘其名。經鍾潔園先生讀後函告，特此識謝。）知道我在新嘉坡，忽來一電，言天聲報籌備就緒，要聘我作主筆，如同意，當代辦入境手續。我以此機會正合孤意，遂復電允諾。

南來新嘉坡之前，中國銀行，還附帶給我兩件任務：第一、希望新嘉坡華僑能投資做個股東。第二、想在新嘉坡開設分行。

關於入股問題，他們一致要求在新嘉坡成立一個董事會。我明知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他們既提出，我也不能不據實報告。關於設行問題，他們的表示，這是中國銀行自身問題，我們不便參加意見。但也可以明白告訴你：我們的事業，天天在那裏擴展。向滙豐銀行透支，一張支票，就是數十萬乃至百萬，手續非常簡單；中國銀行，能有此魄力麼？新嘉坡已經有交通銀行，但並沒同我們發生業務上關係。中國銀行，未必能例外罷？

他們爲什麼想在新嘉坡成立董事會？一言以蔽之，就是對於國內投資的不信任。新嘉坡

你爲南洋經濟特派員，每月津貼五十元。」我說聲謝謝。他並要求我到南洋後，在可能範圍內，爲上海時事新報專欄通訊。我也答應了。最後，他微笑說：「有個林姓小姐，永嘉人，肄業北京師範女校，是我太太的乾女兒，想替你介紹，如何？」我方明白前次午餐，有他太太參加，是含有甘露寺相女婿的意味，不覺會心一笑。答道：「在個人生活未安定以前，我想暫時不談結婚問題。先生的盛意，只好留待後日再說。」他也頻頻點頭稱是。

南行有期了。北京大學的幾位少年中國學會會友說：「北大女生四川伍絳霄，與北女師貴州彭凌霄，都要去新嘉坡任教，希望與我同行，能一路招呼她們。」我說：「很好！長途旅行，能多得幾個人作伴，彼此都覺得不寂寞。」

舟中無事，彭凌霄爲我們述一風流都督李協和和某女校學生的故事，不禁對這位都督，都有些厭惡！對這位被犧牲的絕世美人某小姐，更寄以無限的同情。事見思過齋叢話卷五，江湖散記。此處不再細說。

新嘉坡是舊遊之地，故雨新知，自然免不了有一番應酬，忙了兩個多月，與教育界人士接觸後，始知英政府對於華僑學校，頒佈了幾條管理條例，我於一年前在總商會苦口婆心的一席話，不幸應驗了。條例中對於教員素質，非常重視。並不時派督學分赴各校，巡迴視察，加以督導。

說到視察，我又不能不佩服英人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都在各校上課時，不聲不響地進

好去同別黨人打交道，這種幼稚的想法，現在回憶，真是可笑之極！政黨是屬於政治的。朋友是屬於倫理的。英國老頭子是保守黨，兒子是工黨。美國兄弟分屬民主、共和兩黨的例子多得很。而且即是同屬一黨，有時政見，也不必盡同。詹森總統的外交政策，民主黨參議員傅爾布雷特、與羅伯甘迺迪等，不時高唱反調。而同時却為共和黨所共鳴。做為一個民主國的領袖，應該放大肚皮，多聽反對者的言論，於個人，於國家，都有莫大好處。

我於一個偶然機會下，得識黃先生。他約我去吃飯，並介紹與他的太太相見。席間，黃先生笑說：「我在民國六年，早已認識你了。」我問：「怎樣認識我？何以我都不知道？」他答道：「民國六年，中日記者聯歡晚餐會，約百餘人，有許多人演說，你也是其中之一。一再打聽，始知你是溫州人。當時我覺得你這個小伙子膽子很大，就開始注意你了！你還記得麼？」我答：「事已三年了，國家與個人，都在浪費時間下渡過去。未免可惜！」然而他的一席話，委實深深地感動了我。自思：像這樣愛護我的話，在茫茫人海中，還沒聽到過半句。人生際遇，其難言如是！

最後，他問我今後個人計劃。我答：「預備再去荷屬爪哇，搜集材料，完成我第二部南洋著作。他答：「很好！中國銀行，有個經濟調查室，我去同公權商量，希望你能替中國銀行，做些南洋經濟調查工作。」

過了三天，黃先生又約我去吃飯。這一次，只有我同他兩人。黃先生說：「公權已允聘

訟」不已！這是一件終身無法修補的缺憾。

我當時也曾屢次提起筆來想寫，然而柳儀的問題，給我刺激太深，心緒煩亂已極，終於無法著筆。而徐公是前清名翰林，要給他寫信，不可過於隨便；因此，就耽擱下來。到南洋後，恐惹起居留地政治上不必要的麻煩，更不敢通信。所幸時事新報，有我幾篇專欄通訊。雖所用是筆名，徐公或可想像得到。只好以此聊自慰譬了。

然而徐公怎樣會知道我這個小伙子？如果是讀了我那本英屬南洋的著作，徐公何由得讀我這本書？究係何人向徐公推介？徐公又何以知道我來京寓所？後來車過天津，幾次想下車造訪，問個底細，終於沒有機會，真是「此恨綿綿無盡期」！

五八 二度下南洋

自民國元年至八年間，我的生活，離不開筆墨與剪刀。但自民國九年，起，生活的指針，却朝向另一個角度；其中推動的，算是永嘉黃群溯初先生。

黃先生是進步黨的健將。梁啓超任公智囊團的靈魂。以他當時在黨的聲望，謀個部長是不成問題的。但他淡於名利，終其身僅於一度充任梁氏財政部長任內的高等顧問，每天準時到部辦公，依時退值。民國自有顧問以來，若他這樣負責，怕沒第二人。

當我在北京民蘇報任職時，雖已知道鄉先輩中有位黃先生，但自己覺得是國民黨員，怎

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之感。

人力車約莫走了二十分鐘，始到總統府。天已微亮，總統府裏裏外外，燈火輝煌，如同白晝。傳達接到我的名片，說聲「請」。立刻導我到外客廳。我始安心，並沒弄錯。

跨過總統府大門，路遇一位長袍馬褂的紳士先生，自內而出。我遂私下地問傳達：總統已見過客人麼？答道：是！已見過兩位客人了。不覺爲之一驚！

到了會客廳後，尙未坐定，立被導入總統會客室，徐公已先在，命我坐在他的右邊。問了許多關於南洋華僑的情形，我一一詳加答復。徐公自言：對於南洋華僑教育，一向關心；只有從教育入手，始能有所作爲。最後，問我今後工作計劃。我答：「南洋二字，含義非常廣泛，我所經過的，只是英屬一部份。還有荷屬爪哇，美屬菲律賓，法屬安南，皆在南洋範圍之內，都想去考察一次，繼續寫幾本書，使國內外人士，得到一個較明瞭的概念，以便有所着手。」徐公答：「很好！望你多多爲國努力。」說至此，我遂興辭而出。

到了第二天，忽然接到總統府秘書長吳笈蓀先生一封信：「奉大總統面諭：發給閣下三千元，請前來具領。」唉！這真是夢想所不及的遭遇！以一國總統之尊，對於一個素昧生平的青年，而能如此愛護；我已活到八十歲了，所見過的大人先生們，確也不在少數，而能這樣關心我的，只有一位長者——徐大總統。

但太抱歉了！我當時連一封謝函都沒有；忘恩負義至此，五十年來，每一回憶，即「自

了天大的委屈，無處發洩，竟不自覺地大哭起來，也不申辯一句，讓老伯母罵個够，讓我哭個够，以爲結束我與柳儀數年間相慕相愛所應付出的代價。

佛在般泥洹經裏，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佛告諸比丘：世間無常，無有牢固，皆當離散，無常在者。心識所行，但爲自欺；恩愛合會，其誰得久？天地須彌，尙有崩壞，況於人物，而欲長存？生死憂苦可厭！」

我爲著恩愛，足足自欺了五個年頭，真是愚不可及！

當我含淚回抵西河沿某旅館大門時，侍役笑著迎上來：「朱先生！剛才總統府來電話，大總統約你老明早五點鐘去見他。」我不覺呆了半晌：「你弄錯了罷！我向不認識大總統，也沒托人去求見，怎會召見我？」侍者說：「錯不了！我已再三問過，是召見你老！」

我當時想了一會，不管三七二十一，還是去一趟罷！即使張冠李戴，至多不過賠上幾毛車錢，算不了什麼事。就告訴侍者：「好！只是那麼早，恐怕要誤事呢？」侍者說：「誤不了！你老放心，我們會通知你的。」

在北京人的字典裏，從沒有緊張兩個字。各方面所表現的，都是慢吞吞地。人力車也不例外。

我於四點半鐘，離開旅館，蔚藍色的天空，懸著一輪明月，靜靜地照著北京城。那是一個九月中旬的天氣，穿件夾衣，曉行露重，仍覺有些寒意。雖在首善之區，還不免有：「雞

但我那時，還是一個「信則得救」的基督徒，不但不明白怎樣叫做「無常」，而且還認無常爲常哩。不過覺得這夢是個不祥之兆而已！

後來，我將這事的經過，很詳細地寫封信給柳實，他回信說：大嫂有意介紹大姊給她的弟弟廉生，來信所說的一切，大概出自大嫂的安排。母親說：大姊的事，必待大哥回來，始能決定。我才知道錯怪了柳儀，並自悔此行的孟浪。如果早知有這樣一支插曲，那，我決不會去景海看柳儀，免至增加她的處境爲難。

話雖如此，但從此對於我們的前途，已浮起了一片陰影。後來我在六十述懷詩裏，有：玉帶橋邊露未晞，澄潭照影怯寒衣；當年信誓吾能記，麋鹿蘇臺夢已非。即指這事說的。

一天晚上，柳儀飯後，要我送她回燕大，仰觀明月，星河燦爛，萬籟無聲，儀忽對我說：「朱先生！我昨夜夢見月圓。」我知道她說這話的用意是在「月圓必缺」上面。但我仍裝作不知，接着說：月圓是含有團圓之意，豈不很好？儀說：很好麼？話至此，就沒有說下去。或將怕說得太明顯了，會使我傷感吧！

不久之後，柳舫同他的母親及柳實，都來北京。我仍時爲座上客。柳舫開始留意儀對我的態度，這，大概老伯母已將我們之間的一切，告訴他了。經過一個相當時間之後，他發現儀對我非常冷淡，遂懷疑他母親所說的，並不是那麼一回事。他母親一氣之下，乘我走出大門時，伴同柳舫，很很的罵我一頓，幾與在溫州時，判若兩人。柳舫在旁，不發一言。我受

，雙目時露兇光，坐甫定，劈頭一句就說：朱先生！我想實在告訴你：大妹妹已由大哥在美國許配人了。我那時就覺得她的話好笑，一個嶄新的現代留美學生，不經本人同意，會替她許配人，你是在撒彌天大謊！你是在騙小孩子！可是我不是小孩子呀？

我當時若無其事，而且很鎮定的東拉西扯，說了一些不相干的話，才匆匆告辭。回頭看時，只見柳儀正在樓上，憑欄呆呆地目送我。然我當時對柳儀，確實有些誤會，所以也不對她招呼，掉頭就走。

那是一個暮春天氣，去時陰雲四佈，好像告訴我：此行是慘淡的。不料歸途，淒風苦雨，更添我不少愁思。回到上海，已是萬家燈火了。急忙上酒家，叫一壺滾熱的老酒，兩味菜，當時也不知道吃的是甜是苦，是酸還是辣？就回寓蒙頭躺在牀上，展轉反側，無法入睡。過了些時，忽覺自身到了一個向未去過的地方，長長的一條河流，水清作淺藍色。河的那邊，好像是一座仙山，亭臺樓閣，皆是世間所未經見。心中不知怎樣地歡喜！正在自問：這是甚麼地方？似乎有人回答說：「這是蘭因河」。並且還重複地說一句：是蘭因絮果的蘭。話尚未了，忽然大霧彌天，一隻猛虎，從霧中衝出，直向我撲來，遂一驚而醒。唉！這是佛菩薩對我的一種啓示；世間一切的一切，都是無常，都是剎那剎那在那裏變化。剛才所見的山樓閣，頓時會失所在；而且還變成一隻猛虎。因，是美麗的；果，是可怕的！空虛的！唉！這，多麼發人深省呀。

五七 情海怒濤

柳實的大哥柳紡，應燕京大學之聘，自美回國。他的大嫂與柳儀，先來北京，稅居南城脚的一座平房，有個相當寬敞的客廳，三間寢室及餐室廚房等。柳儀入燕大讀書，因離家不遠，可以走讀。但仍在校寄宿。一日，儀有意無意地說：唉！我將來如能有這樣大的一座房子，也就心滿意足了！我當時真有些慚愧。四十元月租的房子，並不算奢望。然而那時的我，沒固定職業，連個人生活都成問題，遑論四十元的房子？

柳儀自杭州惠蘭中學畢業後，一直家居。對於英文，已有些陌生了。剛巧，她大嫂的弟弟吳廉生，肄業北京稅務學校，所以每逢星期日，就請他來家補習英文。一天下午，儀忽向我說：吳先生的爲人，到也不錯；但不知何故，我對他總是不歡喜？

儀的眼光，令我十分佩服。吳先生委實是個和藹可親之人，與他姊姊絕不相類。然而柳儀爲什麼對他不歡喜？這，只好拿佛法「宿緣」來解釋了。

柳儀既不歡喜吳先生，爲什麼還要請他補習英文？我認爲是有不可訴說的苦衷在。自她的大嫂回到溫州一見之下，就有意將她介紹給她的弟弟，所以當她去蘇州景海中學任教時，就帶柳儀同去。那時，我正在上海印書，接到柳實信後，曾去景海看她。柳儀對我說：「朱先生，請你稍坐，我的大嫂要來同你說話。」即匆匆上樓去。不久，一位長個子的女人下來

代印行。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這是說明了機會的重要性。如機緣已熟，宛如順水推舟，毫不費力。否則，強求無益。

開闢三門灣，是值得同情的。但欲藉華僑之力，完成此舉，那是獻策者昧於僑情之故，我早已料定必歸失敗。理由很簡單，華僑的算盤子，比我們任何人都打得精。兼以政府對於僑商，信用未能建立；而國內兵荒馬亂，戰禍頻仍，更使華僑大感失望，裹足不前。在此種種因素下，欲使華僑歸國，投資三門灣，當然是件單相思。如果我們易地而處，會不會投資？我既不願，人亦如是，那是最淺近的邏輯呀！

我在南洋，交了各階層形形色色的許多朋友；他們之間，有一種不成文的默契，就是對於戴高帽子的人，一律敬而遠之。

怎樣叫戴高帽子？還要待我解釋一下；清末民初，國家窮了，就想在華僑身上打主意，於是派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員，去南洋募款，或推銷公債。這些人認錯了題目，以為華僑既有錢，必定紳士派頭十足。因此，都穿了禮服，戴著一頂像馬戲班小丑們戴的高帽子，去打恭作揖，請他幫個忙。誰知道他們眼前雖已發了財，而仍未忘記當年憑一根竹槓，短袴赤腳，辛勤奮鬥的史實，所以生活非常如便。現在，忽然來了這樣打扮的一位不速之客；而且還有領事同來，實在使他們有點「尷尬。」

國住的。不過時間未曾沖淡柳伯母對我的態度，却使我得到無上的安慰。

柳伯母而且很誠懇地對我說：「旅館太諳雜，你只管在我家安心寫作，這裏一切方便，不過很抱歉，不能留你住宿。溫州風俗澆薄，你是知道的。因此，即使是我的至親，也僅請他們吃些點心，或一餐飯，決不招待留宿。所幸我的孩子們大大小小，都能體諒我的用心，從來不使我嘔過氣。」

老伯母一席話，確是至情至理，我早已看得明白。遂答道：「感謝老伯母的厚愛，一切都了解，決不負老人家一番厚意。」

柳伯母治家處衆，確實值得敬佩。她對兒女們，從來沒說過半句高聲話，完全用的是愛，但又不是像世人一般的溺愛。總而言之，她是拿自己人格來感化他們的。尤其是柳儀，寧願犧牲自己學業，於中學畢業後，即幫同老伯母，克勤克儉，操持家政。老伯母也時常稱贊她這一點。我的敬重她，也在品德，才貌尚在其次。

過了兩個月，我的「英屬南洋」一書脫稿了。內容分：第一編、海峽殖民地。第二編、馬來聯邦。第三編、馬來屬邦。上面寫了一篇長序，大意是將國民日報時代所發表的論點，重加複述一編而已。

書已寫好，即去上海籌劃出版。王正廷儒堂先生，介紹我去見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朱先生又爲我介紹浙江督軍盧永祥。時盧方有招請斐律濱華僑開闢三門灣的計劃，遂欣然允

奴隸天錄，未能盡其萬一！而今日馬來人，不知報恩，反藉政治力量，多方摧殘，國家多難，又無法加以保護，興言及此，能毋感慨系之！

美國於一九六〇年，舉行了一次華工修築鐵路一百週年紀念，有善必彰，不愧泱泱大國之風，直得馬來人注意。

柔佛在馬來半島各邦中，算是半獨立的僅有一個。與新嘉坡，隔一衣帶水。馬來半島西海岸鐵路，起自新嘉坡，至此改用渡船，這是民國八年間事。海峽並不寬，兩岸灌木叢生，是鱷魚出沒之所。首府曰新山，地勢拔起百餘尺，面臨海峽，闢為公園，淺草如茵，每當夕陽西下，偃臥其上，遠望新嘉坡，風景如畫。公園內有博物館，規模不大，只能算是象徵式罷了。館內陳列紅頂藍翎帽一個，馬蹄補褂一件，聞該邦甲必丹，於乾隆間，曾遊上京，此為乾隆所賜。想見康乾時代之盛。

新山華僑多廣府人，辦有兩等小學一所，曾請予為校長，余舉崔爐青君自代。

五六 歸去來兮

馬來半島之遊，至此告一段落。材料也收拾了不少。於是檢點行囊，重作歸計。

到溫州的第一件大事，要去看柳實。但在這三年不長不短的時間內，發現已有不少的變遷。柳實入大學去了。舊時住宅對面，另築三間樓房，據柳惠告我：是預備給他大嫂自美回

公諱爲經，別號看常，銀同之鸞江人也。因明季國祚滄桑，遂航海而南行，懸車此國，領袖澄清，保障著勛，斯土是慶；撫綏寬慈，饑溺是競；捐金置地，澤及幽冥；休又有容，蕩又無名；用勒片石，垂芳永永。

朴芳開、黃顯春、謝士俊、丘兆奇、陳元魁、鄭舍吉、林惠、陳王篆、吳寶、黃光福、曾寅、陳監、林瑞璋、曾繼榮、洪盤庚、龔偉、同冬、鄭世傑、陳珀、陳瑞鴻、曾是賢、曾新穎、鄭登貴、康待、曾欽讓、陳敬瑞、李弘錫、曾延錦、鄭偉蔭、張沛、王全、黃士、林中秀、徐德勝、曾朝、李長茂、黃國球。

時龍飛乙丑年 月 日 毅且 同勒石

我曾設法將碑文拓數紙以歸。自大陸變色，未及携出。民國五十六年，函托新嘉坡南洋大學教授蘇雪林先生，轉托麻拉甲培風中學校長查潤岳先生，抄錄全文寄示。後又承演培法師，攝影見贈。特此誌謝。

甲必丹是馬來語。譯言君長。是一邦之主。現時馬來西亞各邦君長，皆稱甲必丹。

清乾隆間，廣府人葉來，踞吉隆坡首府，稱甲必丹。至今該埠廣府華僑特多，皆係葉來當年所招致的後裔。但其子未能繼承葉來之業，與麻拉甲的李爲經，同爲曇花一現而已。

馬來亞地當赤道，榛棘叢生，毒蛇猛獸，不適人居。後經閩廣華僑，陸續南來，不知流了多少血淚，犧牲了多少生命，始有今日的繁榮。其中有所謂「豬仔」的。遭遇之慘，恐黑



碑政德公李丹必甲人華甲拉麻
(像遺公李係角上右)

曾數來上海求治，亦未見效，卒以此終。

鄧澤如僑寓雪蘭莪關拉比勝，是一小鄉鎮，與國父交最契。護法之役，曾被選爲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財政部長等職。我過雪蘭莪時，往訪其家，信宿而還。

鄭螺生，福建同安人。國父創設南洋同盟會，鄭首先加盟。國父字之曰「維成」。嗣奉命組織南洋霹靂同盟會，倚畀甚殷，凡有籌餉舉義諸事，皆與策劃。先後籌款資助革命尤力。余抵霹靂怡保時，曾數過其所設之吉承隆公司，備極款洽。鄭後被當地政府驅逐回國，監察院聘爲監察委員。余見之於杭州西湖，相與盤桓數日而去。

陳新政，福建人，僑居檳榔嶼，業雜貨。檳榔嶼書報社、光華日報、新嘉坡國民日報，皆爲其手創。國父奔走革命時，曾數度寓居檳城、頗得其助。

檳榔嶼的極樂寺，創始於清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由福建鼓山妙蓮和尚所手建。在馬來半島，算是一座規模有數的寶刹。

還有一個叫做蛇廟，原名福興宮，又名青龍廟，離市區約九里，在檳榔嶼東南面芷加蘭山阜上。廟內青蛇極多，梁上、樹上、神座上、燭台上，都是蛇的宅居之所，因稱蛇廟云。

麻拉甲與柔佛，是我最後的一段遊程，但却使我發生最深刻的印象：一、是麻拉甲華人甲必丹的德政碑；一、是柔佛博物館的滿清翎頂袍褂。

德政碑云：

就革命同志言，我因馮自由的介紹，得識新嘉坡張永福、陳楚楠、林義順、雪蘭莪鄧澤如、怡保鄭螺生、檳榔嶼陳新政六君。

張永福，潮州人。在同志中最年長，學識也較優。承告：彼之加入同盟會，得民報章太炎先生文字啓發之力最多；國父影響，尚在其次。故張一語及章先生，即贊不絕口。並言：當時滿清政府駐新嘉坡領事，干涉民報買賣頗力，必出數倍之值，方能買到一分。即先讀章先生文字爲快云。章先生文字，在海外之人能讀的恐不多，於以見張之學力。

陳楚楠，福建人。其父以赤手空拳，隨戚友來新嘉坡，勤勉傭工，略有積蓄，乃自立門戶，經營雜糧。以俗有「產業難傳三代」的說法，乃於臨終時，遺囑請當地政府代管其財產，至其孫成年時，始全數歸還。楚楠個人，則由存息項下，撥給生活費，不得多支。以是頗感拮据。予至新嘉坡時，其子已十六歲，謂俟其子成年，政府歸還代管，即可稍稍活動。楚楠後曾任福建建設廳長云。

林義順，潮州人。是張永福的外甥。在新嘉坡革命同志中，年最幼，經營亦最得法，可謂後來居上了。予至新嘉坡，義順已擁資數百萬，有樹膠園數千英畝，頗具規模之樹膠製造廠一座，又有自建辦公大樓一座，這皆得歐戰之賜。因樹膠與錫，皆爲軍用必需品，歐戰時期，樹膠每擔由平時三數十元，漲至一百二十元；錫漲至一百五十元，吾華僑旅居霹靂邦的，大率經營錫鑛。而新嘉坡及其他各地，則以樹膠爲主。義順後患香港脚甚劇，皮肉皆脫，

家。雖積資累數千萬，而起居飲食，一如往昔寒素時。辦公室平屋數楹，光線不足，先生終日安坐其中，應接各方事務，略無倦容。有樹膠園六萬英畝，（每英畝等於中國六畝零）大小樹膠製造廠五座，成爲馬來亞樹膠大王。依其爲生的員工，不下五千人。

先生雖身處異邦，而眷懷祖國，嘗斥資在故鄉集美，先後創辦幼稚園、國民小學、男女中學、男女師範學校、直至廈門大學，耗資不下千萬元。吾國旅外華僑，號稱數千萬人，而能如是熱心祖國的，祇先生一人而已。

鼓浪嶼與廈門，僅一水之隔，自廈門關爲通商口岸，鼓浪嶼同時劃爲公共租界。凡歸國華僑稍有資產者，都在鼓浪嶼營別墅。獨先生無寸土片瓦，大有吳子玉不入租界之風。每歸祖國，仍在集美故鄉居住。並於集美闢新式道路、公園、圖書館等，應有盡有。像這樣有眼光、有魄力、而又熱心祖國的人物，如在英國，無疑地種種榮銜，早已都會加上他的頭上來了。君不見披頭散髮，爲英國賺回百萬英鎊，立由女王召見，賞以爵士銜？而我們呢，據說：當陳先生去見福建省主席時，竟在會客室不知候了多久。見到之後，又各不歡而散。其實，像陳嘉庚這樣的性格，如何會去與共匪合流？不過喜歡聽幾句好話，或者難免。那，也是環境所造成。試觀今日社會之中，那個不喜聽阿諛之辭，豈獨陳嘉庚爲然？我們姑且擱開陳嘉庚一生的成就與對祖國貢獻之大不談，單就吾國古聖先賢徠遠人一義來說，給他幾句獎勵，甚至一座勳章之類，以示榮寵，似乎是值得做的。

擊出沒之所。泰馬二國聯合剿共，即指這一地帶而言。

亞路士打，因北部高山的關係，大有：「漠漠水田翔白鷺」之觀。氣候亦較涼適。

就物產言：馬來半島，有兩種寶藏：一、是霹靂邦的錫礦，居全世界第三位。一、是全島的橡膠，居全世界第五位。

錫礦與橡膠，在吾華僑中，均出過大王。錫礦大王胡子春，永春人；橡膠大王陳嘉庚，南安集美人；都是福建籍。

胡子春發跡較早，在霹靂的交通尚未十分發達時，即以新法開採錫礦，得到馬來聯邦政府的特別優待，凡子春乘坐聯邦火車，概行免費，以示鼓勵。若在國內，創辦實業，除要看米樣大的稅吏臉譜外，還處處遭到洋商代理人的嫉忌與排斥。以乳粉工業來說，全國人都知其重要性，而主持人員，經過相當漫長的歲月，却有氣無力地拿不出整套計劃來。雖日美專家，均說臺灣宜於種植乳 飼料的苜蓿；而洋商乳粉代理人，不知何所根據，硬說臺灣不宜種植；而主持當局，從此也就不談了。於是與乳業發展根本有關的苜蓿問題，從此壽終正寢。在這種環境下，不去做無風險的洋商代理人，而去創辦工廠，那是十足的馱子！

但我們如果真要發展民族工業，我們就不能不向英政府學習。就英國對我們的外交政策來說，我是恨透了英國；但它的長處，確也值得我們借鏡。

我們再來談談橡膠大王陳嘉庚罷！他是個賦性率真、樸實無華、寡言笑、重然諾的企業

馬來聯邦，設行政長官，以雪蘭莪的吉隆坡爲首府。與新嘉坡的海峽殖民地總督，分庭抗禮，均直隸英皇，彼此不相聯屬。

此外還有丁加奴、吉蘭打、吉打、玻璃市四邦，開發較後，交通不便，不在聯邦之內，英人稱爲馬來未聯邦。

當五四風潮澎湃洶湧的時候，內閣改組，北京政府爲挽回人心，弭止學潮，曾任命黃炎培任之先生爲教育總長。命令發表後，黃先生曾給我一封信，謂已懇辭不就。我立即回信說：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大凡群眾運動，最後都易趨感情作用，失去意志的平衡。此時政府如果不從根本上用釜底抽薪辦法，無論任何人上臺，都沒結果。

我於華僑教育，非常注意，到報館不久，曾向各校作普遍深入的調查，製成一張統計表，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子民先生。嗣接蔡先生復函，謂已編入校刊，藉供衆覽，想我必能贊成云云。現在這張表，久已無存，北大校刊，也不可得，世事煙雲，過眼即成陳迹，大抵如是！

五五 馬來鴻雪

我於脫離國民日報後，即作馬來全島之遊，曾到過最北的一邦玻璃市首府亞路士打。

玻璃市的北部，群峰插天，宛如列嶂，又是另外一副景象。與泰國毗連，爲今日共匪游

離下，還有什麼話可說！」

「好！那，我就離開報館。」

英政府對付華僑的惟一武器，是驅逐出境。當時被遞解回國的，有莊希泉，與南洋女校校長俞佩皋等多人。爲什麼對我不用這種手段，而却轉彎抹角地兜圈子？

關於這一點，我又不能不佩服英人的守法精神。遞解出境，要有法律的根據，我既沒有給他們以遞解出境的口實，他們就沒法將我遞解出境。所以只用政治手段，使他們認爲有頭腦的我，自動離開報館。

若我這樣一個無名小卒，在國內，除柳儀外，即使喊破了喉嚨，也不會有人理會。現在，竟於數萬里外的異域，得到英政府府的垂青，也算平生一件知遇。所以當時不但無絲毫怨意，反覺我的離開報館，是數月來言論態度的收穫。是成功，不是失敗。值得自慰。

居新嘉坡半載，使我最感驚奇的，是華僑對於居留地政治地理常識的模糊。譬如三州府、四州府、大霹靂、小霹靂之類，苟非你自己加以深入體會，就無法了解。

其實華僑所謂三州府，是指海峽殖民地的新嘉坡、麻拉甲、檳榔嶼說的。四州府是指馬來聯邦的霹靂、彭亨、森美蘭、雪蘭莪四個邦說的。

新嘉坡、檳榔嶼，面積約等大陸的一個大鎮，那裏够得上稱州府？然而華僑竟食古不化地將中國的州府，一律搬去應用，這，或將也可看做中國人重於保守，不易同化的特徵。

君，所以國民與光華，可說是姊妹報。國民日報爲什麼要距新嘉坡數百里外的檳榔嶼註冊，而得以在新嘉坡出版，這要向讀者有個說明。

英人東印度公司，在馬來半島最初的發祥地是麻拉甲。後來才向霹靂邦酋長，買來檳榔嶼。又在檳榔嶼對面馬來半島西岸，買來一塊稱爲「丁丁」的狹長地帶，這同香港與九龍，是一樣的作風。新嘉坡是最後佔領的。在當時都是荒煙蔓草，毒蛇猛獸出沒之所，平時除了幾點星星漁火外，再也找不出人居。後因華僑的移殖，筲路藍縷，手胼足胝，不知流了多少血和淚，始逐漸開發起來。英國人遂將檳榔嶼、麻拉甲、新嘉坡三處，合併成一政治單位，稱海峽殖民地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簡稱 S.S. 以新嘉坡爲首府。英皇任命總督一人，駐節於此。

檳榔嶼是彈丸之地，已經有一光華日報，無須另創新局。且與新嘉坡既同爲海峽殖民地的一環，所以國民日報雖在檳榔嶼註冊，仍得在新嘉坡發行。

然當日何以不逕在新嘉坡註冊，依我推想：大概因創辦人陳新政，籍隸檳榔嶼，爲着手續上的便利，因在檳榔嶼註冊，是有其可能性。

國民日報，於接到英政府通知後，聘請英籍律師與之交涉。英政府毫不隱瞞地說：只要朱某離開報館，國民日報，仍可在新嘉坡照常出版。

當經理謝文進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問文進：「你的意思怎樣？」文進說：「我們寄人

但我還是很誠懇地勸告大眾：要用冷靜態度，來處置一切問題。我們同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民，首先要守法，這是每個現代國民起碼的義務。如有無故侵入人家住宅，已是犯法。同時未得許可，毀壞他人財物，更爲法律所不許。而且即使是日貨，我們既已買來，就不是日人所有了。現在將它焚毀，損失的不是日人，而是我們自己。要用的東西，總歸不可缺少。今日憑着感情破壞掉，風潮一過，又去買回來；那不是抵制日貨，而是推銷日貨呀！根本問題，只有我們自己多辦工廠，有了國貨代替，除了洋奴，那個樂意去買日貨。

於是恐嚇信又接二連三地來了。這都是意料中事。祇苦了我的字紙簍，害它滿滿地塞了一肚皮。

日貨燒的燒了，毀的毀了，群眾心情，從此也平復了。新嘉坡仍舊恢復它那平時的安靜與繁榮。

可是我們的報館，忽然接到華民政務司通知。說國民日報，本在檳榔嶼註冊，應遷回檳榔嶼出版。

檳榔嶼，英文稱爲庇能，PENANG。華僑呼爲檳城，或庇能。距新嘉坡約三百里左右。面積很小，氣候涼適，是一個風景優美的住宅區。與新嘉坡的世界第九商埠不同。華僑以福建籍者爲多數。大率都有些積蓄的。

檳榔嶼已經有開光華日報，是同盟會老同志陳新政任董事長。國民日報的董事長也是陳

僑教育，恐不能像現在那樣自由了。這一點，我希望各位在座諸君，要格外注意。

然而這位教員先生，還是滔滔不絕地說：那是學生自動愛國的表現啦，我們無法制止啦，一套堂而皇之冠冕話，似乎非一過他的請願癮，永不罷休。

我實在有些忍不住了！就接着說：好！既是學生自動，那末，就請學生自動發表一些意見，讓我們大家聽聽！

這位先生，無法反對，只好硬着頭皮，命他的一位令徒，起立發言。

這位學生，約莫十四五歲了，起立半晌，期期艾艾沒頭沒腦地說了四五分鐘，說不出半點明堂來。

事情發展至此，仍由我起來收場。說：學生的話，我們都聽到了。因為新嘉坡的環境不同，所以只好請各位忍耐些。若在大陸，我不但會舉起雙手贊成，還要以老學生的資格，打個頭陣呢！其實，天曉得！這位學生說些什麼，我連半個字都沒聽懂。

事後，我接到幾封匿名信，說我反對學生運動，要用激烈手段對付我。老子說：「下土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我也只好以此聊自警慰。

我那一套苦口婆心的說法，雖得不到某教員點頭；却由間諜傳給英政府，而引起他們對我特別注意，語在後文。

第一場好戲閉幕不久，接着所演出的是大罷市。這可難爲了我們報館的態度。

山東問題。

天下事，自有這樣巧合的。適是日上午，我與梁紹文等同在莊希泉橡膠園閒聊，希泉是新嘉坡女子中學的董事，遂將這消息告訴我們。我說：他們認錯題目了！新嘉坡總督是英國的屬員，我國巴黎和會的失敗，就因英日事前有了秘約之故，無法替我們仗義執言。做爲英國屬員的新嘉坡總督，試想：如何能爲我們去電力爭？

希泉接着說：那，我們去出席，你看怎樣？我說：好！

於是駕着原車，向小坡總商會進發。

當我們到達總商會時，各校學生都已齊集。養正小學學生，是由一位瘦弱的青年教員率領的。正在發表高論，一切皆如希泉所說，要求各校出席學生，一同浩浩蕩蕩去見新嘉坡總督請願。當時與會各校，面面相覷，沒有人敢發言。我不得已起立說：這是學生的愛國運動，值得贊歎與欽佩。但有一點，我們却不可忘記：這裏是新嘉坡，不是中國。新嘉坡是英國屬地，並不是獨立國。新嘉坡總督是英政府所任命的屬員，無權變更英國整個外交政策，是顯而易見的。如在國內，政府如果不採納我們的要求，還可罷課。在新嘉坡，如果總督不理睬，我們預備怎辦？罷課麼？最好將學校一律關起門來，那正中了英國人的下懷。所以想將國內那套把戲，搬來新嘉坡重演一次，此路是走不通的。新嘉坡政府，對於僑校，向取放任態度，原因很簡單，是因我們沒有政治企圖。一旦發現我們小學生，也要過問政治，從此華

和約，釋放被捕學生，並罷免曹、陸、章三人之職。重開南北和平會議，一致對外。

先是，徐公出任北方總統的條件，是對內息爭；這樣一來，老段就不能不辭國務總理。徐遂命王士珍組閣。並委朱啓鈴爲代表。於民國八年二月二十日，與南方代表唐紹儀會於上海。唐提出條件凡五：一、不承認巴黎和會關於山東問題之決議案。二、不承認中日一切密約。三、懲辦簽訂密約者。四、不承認民國六年六月十三日的國會解散令。五、只認徐世昌爲臨時大總統，任期至舊國會恢復選出正式大總統時止。先後開了六次會議，其最後一次是五月十四日，北方代表朱啓鈴，對上述五項要求，表示不能接受；和平會議，遂告停頓。及五四風潮發生，王內閣辭職。仍由段氏繼任閣揆。

時前敵指揮吳佩孚，自湖南衡陽電請徐大總統釋放被捕學生。懲辦曹、章、陸以謝國人。續開南北和平會議。取消中日密約。不承認巴黎和會有關山東問題的決議。召開國民大會。幾全與南方主張相吻合。段爲敷衍各方面起見，於六月六日釋放被捕學生。續派王揖唐爲總代表，王是個著名親日派，顯見絕無誠意可言。於是吳佩孚又與湖南譚延闓、趙恒惕，廣西譚浩明，廣東莫榮新，通電反對王揖唐爲代表。這是南北相互混合的一拳，相當厲害，打得老段眼花直噴，於是只好訴諸武力，而直皖戰爭，如矢在弦上，終於無法避免。

當國內學生，請願消息傳至新嘉坡，即有養正學校某教員，以學生名義，通告全埠各校，於某日上午，借新嘉坡華僑總商會，討論向新嘉坡總督請願，代電英國政府，爲我國代爭

程，須從對德絕交說起。

我國對德絕交，初爲日本所反對，上文已經說過。後來因山東問題，日本與英法有了密約的保證，無異吃了一顆定心丸，乃急轉直下，一反其前此反對態度，力促中國早日對德宣戰。其原因不外：一、以此報答英法二國之雅意。一、日本明知段祺瑞是拿對德宣戰作幌子，以遂其武力統一中國之迷夢的，這，正中日本製造吾國內亂的下懷。因爲老段欲統一中國，必先找個國際上的靠山，就當時世界形勢說，舍日本別無第二條路可走。而且在表面上中國對德宣戰後，日本就可借協約國做幌子，遇事做進一步侵略，使其他各國，無法反對，這是日本的隱衷所在。

段祺瑞與日本一連串賣國的交易，本在人不知鬼不覺極端秘密中進行的。嗣經中外報紙一鱗半爪地披露後，羣情已極憤慨。同時復得我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通電，說明山東問題失敗的原委，於是北京大學學生，首先聯合北京全體學生萬餘人發難，會於天安門。決議對巴黎和約，拒絕簽字。並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爲口號，因曹汝霖是當時的交通總長，遂列隊到曹宅，曹聞風先遁，遂舉火焚其宅。時對日換文、欣然同意的駐日公使章宗祥，適在曹宅，乃群起毆之。繼赴經手借款之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宅。陸以逃匿得免。軍警趕去，捕去三十餘人，學生益憤，上書徐公，請罷曹、陸、章三人，以謝國人。五月二十日，北京學生宣布罷課，各地聞風響應。六月初五日，上海天津工商界，罷工罷市，並聯合向政府請願，拒簽

朝陽會館，文昌會館……等等，多至不可勝數！而獨無福建會館，廣東會館；至於中華會館，那就更不必說了。雖也有個華人俱樂部，那限於中上資產階級，每天專談生意經，普通華僑，沒有參與俱樂部的資格。

這也難怪，當他們遠涉重洋的時候，都帶著幾分逃荒色彩去的；赤手空拳，其惟一資本，是一條竹槓。平時就憑著這條竹槓，在蠻煙瘴雨中，艱苦奮鬥，省吃儉用，才能立定腳根，對於智識的要求，當然非其所急。而事實上，確也無暇及此。這，對於英國人來說，正配合它們的要求。

我根據以上二點，時於國民日報社論中，力勸華僑，捐棄小我，相互團結於大中華民國之下。並說團結即是力量。在數個月中，銷數竟驟增三百餘份，可見我當時的言論，在許多華僑社會中，已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引起海峽殖民地英政府的注意。

其時，國內方面，因巴黎和會，允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我國和會代表陸徵祥、顧維鈞、施肇基、王正廷、魏組宸等，要求在和約中附加保留，或在和約外，另發表一個聲明，均被拒絕。據當時我國和會代表陸徵祥等電告北京政府：「此次和會我國失敗之原因：一、由於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日本與英法諸國，有青島讓與日本之密約。二、由於一九一八年九月，我國當局與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東問題換文，遂使美國無從爲力。」並將這消息分電全國各法團，於是掀起吾國歷史上有名的五四運動。我們若要明瞭它的過

新嘉坡，華僑稱爲星洲。又稱爲叻，或叻埠。

當我踏上新嘉坡的一瞬間，最感驚異的，凡耳所聞，都是閩廣方言。目所見，都是閩廣僑民。大街小巷所有招牌，都是斗大方塊的漢字。大企業如橡膠、錫礦；小企業如糧食、百貨，甚至洗衣作、咖啡館、冰店、人力車夫等等，統而言之：凡新嘉坡的事事物物，無一不操諸我華僑之手，那裏有絲毫感到是英國屬地的氣氛。

於是我深入各階層作進一步的觀察，英國人能以少數統治多數，它的秘訣，究竟在那裏？於是立即發現兩點重要因素：第一、是英國人能尊重殖民地人民的風俗與習慣，不作不必要的干涉及更張。第二、是我們華僑的鄉土觀念太重，國家與民族的認識不夠，宛如一盤散沙，致爲英人所利用。

對於第一點的說明，英國本是個基督教國，但對於馬來人的回教信仰，不但不加干涉，還替他們蓋了許多外表相當漂亮的清真寺。其餘許多習尚，只要與治安無關，都讓它們存在。近的我可拿上海的街名爲例：南京路、漢口路、九江路、成都路……等等，都用吾人平素所習聞的地名，以便易於記誦；與法租界長至六七字念起來令人頭痛的街名，剛巧相反。其專管華僑事務的機關，還懸著一塊斗大方字的華民政務司署招牌，摹仿得維妙維肖。這是英國人政治頭腦，自有它的一套，值得佩服！

對於第二點的說明，閩廣華僑，各有以縣爲單位的集會場所，如永春會館，南安會館，

我惟一的武器。言罷大笑。

銅壺滴漏，僅在古人詩句中見之，而不詳其製作。廣州永漢街城樓上，有銅壺滴漏一座，製作頗巧，報時不失毫釐。後因開闢公路，城樓被毀，這座傳世數千年的古老報時鐘，不知尚在人間否？當年如能將城樓保存，闢作陸島，如臺北保存各城樓然，我想必可哄動許多外國觀光嘉賓，一賞銅壺滴漏的製作程序，當可替國家賺回一大筆外匯。

「一騎紅塵妃子笑，有人報道荔枝來。」可是楊貴妃所笑的荔枝，是四川產，不及廣東的鮮紅奪目，核小肉厚，水重味甘遠甚！北方議員，從未見過這種美果，過屠門而大嚼，在所不免。但因不易消化，因而患痢的，不乏其人。亦一趣聞也。

李六更，北方人，嘗自携一小鑼，邊走邊擊六下，大聲叫道，天已六更了，大家還不醒來？人遂以李六更呼之。我嘗見之於吳濂伯議長座上，約已五十餘歲了。殆亦所謂「有心哉，擊磬」之流歟？

燈謎也是議員們娛樂之一。有以「騎馬布」為題，打國會議員人名一，謎底是「蒙經」。按蒙經，字民偉，廣西國會議員，個子又高又大，確實當得起「民偉」二字。當謎底揭露後，彼此傳為笑話。民偉也只好以苦笑置之。

五四 星洲鳥瞰

應當前環境。我認爲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以上是我所寫的民國政制改造論幾個重點，當時贊成我意見的，頗不乏人。伍廷芳秩庸博士，且爲這本書作序。

自這本小冊子發行後，我已決定離開廣州。適新嘉坡國民日報，托梁冰弦代聘編輯，梁君介我作總編輯。梁抱眞及一余君，（忘其名）分任編輯及副刊。

我將離開羊城了，人生宛如飄萍，何時重來，誰也不敢必？對此南國風光，自然免不了有些依依之感。在這不算長的二年時間裏，也有不少可記之事，書之以爲他日重遊之券：

大元帥府是借河南士敏土廠（水泥廠）辦公的。一日上午，我謁國父於帥府。黃大偉子蔭等已先在。時謁者導一人入，自稱湖北籍，鄂西有散兵數千，可資利用，要求國父補助數千元，俾前去聯絡。國父允其請，其人稱謝去。子蔭語國父：先生受騙了！我係湖北人，鄂西事，當然比任何人更清楚。那裏有這回事？國父笑答：要做革命，就該不怕被騙，十人之中，只要有一人不騙我，我事濟矣！這真是革命家不刊之論。且見國父的偉大處。

國會非常會議，仍分參、衆兩院，行使職權。參議院議長王家襄、副議長王正廷，均未南來，遂另舉林森子超爲議長。林獨自稅居大沙頭，我與閩人陳鳴鐘，（？）時去謁候，先生視同子弟。嘗導我們至樓上臥室坐談。見其騎樓三面石欄上，擺著許多黃坭罇，滿盛泥土，但不栽花。我問：這許多罇做什麼用？先生答言：我是孤家寡人，萬一有歹徒光臨，罇是

拉雅山，北至外蒙古，東北及西伯利亞，東絕於海，以言國勢，真有湯池金城之固。在產業未革命以前，中國有這樣得天獨厚的環境，只要作到內政修明，弊絕風清，就可長保太平了。至說防諜，自然會被人詆爲夢話。德鄰郡主清宮二年記，三、御劇場裏，記慶王第四女兒曾這樣說：「難道英國也有國王嗎？我一直想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這句話，讓現在人聽了，當然會十分驚異，認爲無知。然在十九世紀末年的中國，做這樣想的人，委實不在少數。這是環境的優越害了中國。孟子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中國自古一直到滿清中葉，因爲無敵國外患之故，所以不知有防諜；因不知防諜，所以會孵化出中國目前的處理文書制度。

自從世界產業革命後，海洋高山，都被動力征服了。「天涯比鄰」，昔日所目爲金城湯池之險的，至此絕無所憑藉。而帝國主義者的間諜工作，更是神出鬼沒，防不勝防。如果不將吾國目前處理文書手續，徹底加以改善，任憑你蓋上百十個最最機密的戳子，以言卸責，則可；以言防諜，不特欺人，簡直自欺。這是何等危險的一回事！

據友人告我：外國行政機構的高級職員，都有一架打字機，一個保險箱，一顆專用的印信，如遇機密文件，自己擬稿，自己打字，自己用印，自己火漆封發，自己封入保險箱。是否如此，當然要待事實證明。但決不若我們那樣的繁重，自可斷言。所以，我主張最高行政機構，應聘用客卿，參與實地工作，將我們處理文書的手續，好好地徹底改革一下，期能適

科擬稿。(科員或辦事員)

發文：一、主辦人員擬稿。二、主管科及主管司刪改蓋章。三、秘書長或秘書主任刪改蓋章。四、最高長官刪改判行。(但事實上都是秘書長代行)五、發交繕寫。六、校對。七、蓋印。八、司及科收發掛號摘由。九、原件歸檔。十、外收發摘由登記。十一、封發。

一件公文，要經過以上許多類似關卡，始能走完它的路程。這是多麼繁重的手續。而其中最可注意的，擬辦法、擬稿，都由科員或辦事員一手包辦，最高長官當他蓋章判行時，怕連摘由都沒看清楚。甚至根本都沒有知道怎樣一回事。因此，最高長官一個政策性的決定，到了最後施行時，往往會走樣，甚至面目全非，其原因即在此。中國舉世詆為「科員政治」，其病根也在此。經驗證實了我當時的見解是正確的。

吾國處理公文，為什麼會演成這樣層層疊疊的繁重手續？一言以蔽之，不外「防弊」二字。然而自擬稿、繕寫、校對、用印、掛號、摘由，皆由下級員司掌理其事，當此國際間諜，無孔不入的時候，只要買通以上經手的任何一個低級員司，就可將每件秘密文稿，全部弄到手。所以我說中國處理文書的手續，防弊多於防諜。甚至於說：只有防弊不知防諜，也非為過。這是由於中國過去環境得天獨厚所致，說來話長。

中國自秦建郡縣，漢武驅逐匈奴以來，二千年間，世世相承，早已成爲一個大一統的國家。間雖也有過分裂，或發生外禍，然不久即被消滅或同化。有清一代，版圖且西擴至喜馬

一、司法確立三級三審制。並設置簡易庭，輕微的民刑案件，採一審終結制。免致勞民傷財。並以中國幅員廣大，交通不便，同時應建立巡迴審判制，以便利人民。陪審制度，在環境許可下，亦應予以建立。

一、應以全力開發交通，並建立公路網，使內地物產，得以便利輸出。並因交通便利，朝發而夕可至，於大量裁兵後，不致影響治安。同時妥籌移民實邊的整個辦法，將被裁士兵，移邊墾殖。

一、欲建設中國，必須從省著手。因此，省縣不僅須有固定財源，並應予以充分財力，俾可從事建設。

一、中國海岸線甚長，應建立海軍，充實海防。

一、吾國目前處理文書制度，手續過於繁重，防弊多於防諜，與今日國內外形勢，無法適應。故主張聘用客卿，參與各部實際工作，以期有所改進。證以我後來從政的經驗，確實是個迫切而急待解決的問題。

要瞭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須先明白我國收發文件的過程：

收文：一、外收發掛號摘由。（也可稱為總收發）二、內收發掛號摘由。（是各司與各科的收發）三、分給主辦人員，簽具意見。（科員或辦事員）四、司長科長補充意見。五、秘書補充意見。六、最高主管核定。（大概都由秘書長或主任秘書代為決定）七、發回主管

人物，不會當選。以這樣繁重手續所選出全國衆望所歸的總統，而又不予以直接權力，使其爲國家服務，而僅用爲接待外賓，豈不白白地糟塌了人才。因此，我認爲民元的臨時約法，對人重於對事。其實，一國的千萬年根本大法，如用爲一時對人的工具，站在法意觀點上來說，是值得檢討的。

一、我也主張廢除督軍制，於中央設立軍事參議院，由各省督軍充任之。並優其俸給，崇其體制，凡關國防大計，令其詳加決策，以備政府諮詢與採擇。

一、南北同等裁兵，反對當時南方留兵的說法。以爲這是等於保存甲力以敵乙力，俟乙力消滅後，甲力必將起而代之，那時又要借丙力以消甲力了。像這樣循環地下去，禍亂永無已時，實非至善之計！至於平時兵制，我主張以旅爲單位，（這是採鈕惕生先生之議。）專駐防邊疆。國內擇交通要點，分置極少兵力。平時維持治安，應責令保安隊，非萬不得已，不動正式陸軍。並同時實行徵兵制度，使每個人皆有服兵役的義務。

一、當時尙有創議合數省設置軍區制者，我以爲這無異將一省督軍的權限，擴充至於數省，爲虎添翼，就當時環境言，值得討論，故作非軍區制。

一、教育應從縱橫兩方面發展，縱的爲求高深學問，儲爲他日建國之用。橫的應於各鄉鎮編設夜校，使一般文盲，皆有補習機會。中學應增法律常識一課，使每個公民，都知道服從國家法律是一種天職。

璋任期屆滿，乃改選徐世昌爲總統，世稱安福國會。這是袁世凱臨時參議院與國民代表大會的重演。

段於民國七年三月，由馮代總統任爲國務總理，至同年九月間徐世昌正式就任總統之日止，所有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西原幣制三萬萬元大借款，膠濟鐵路、濟順鐵路、高徐鐵路等賣國借款，均在此六個月短時間內，一一演出。這比袁世凱時代的五國銀行大借款等，更爲醜惡不堪！甚致「欣然同意」山東問題之對日換文，也於其臨去的一剎那間，作爲對日獻出的最後一批禮物。終於釀成吾國政治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風暴。這是民國八年間事，當於下節述之。

自徐就任總統後，委王士珍爲國務總理，下令停戰，南北和議，呼之欲出。時南方議員，有主擁兵自衛者，我認爲與國家長治久安無補。遂寫了一本「民國政制改造論」，以爲應從改革政制入手。內分十二章。現在，事隔五十年，不僅書已絕版，即篇名也記不清楚了。只能略舉其大要如下：

一、我國國情，與英日兩國不同。英日各有一萬世不遷的王族，爲着維持國王的尊嚴，並避免流血革命起見，採用內閣制，使國王置身於政治是非之外，是有其必要的。中國萬世不遷的國王——滿清皇朝，早被推翻。設置內閣制的前提，已不存在。故我認爲應採美國總統制，才與國情相符。況事實告訴我們：吾國總統的產生，手續非常繁重，不是才德出衆的

雙方均無損傷。二月二十六日，程璧光於海珠登陸時，遇刺身死。程是辛亥海軍首難第一人，不死於滿清專制魔王之手，而死於同室操戈之下，南方政治弱點，至此暴露無遺。「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暗殺真是一件該詛咒的罪惡。

自一連串不幸事故發生後，國父知事不可爲，遂於五月間，向非常國會辭大元帥職。由國會決議，改爲合議制，選孫文、岑春煊、唐紹儀、陸榮廷、唐繼堯、伍廷芳、林葆懌七人爲總裁。岑爲主席。

北京方面，馮國璋仍任段祺瑞組閣。段於民國六年八月十四日，通告對德宣戰，實則宜而不戰。同時命吳佩孚率部南下，進攻湖南，則戰而不宣。南北從此兵連禍結，又成了敵對之局。

段的腦筋簡單，平日所耳濡目染的，只有袁宮保所玩的那一套。至於宮保以外，還有個如花似錦般的新世界，實在連夢也未曾做過。自逼走黎公重復登臺後，益趾高氣揚，以爲當今之世，舍我段虎，其誰與歸？於是袁世凱當時所奏的三部曲，他也一字不改，亦步亦趨，再來續演一次。這樣一來，於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誕生剛僅六歲的中華民國，又遇到一番無情的摧折。

自段祺瑞利用督軍團造反，迫脅黎公解散國會後，接著成立臨時參議院，制定國會選舉法，由其平日所豢養的安福俱樂部一班賣身投靠的人們，全體當選爲國會議員。適其時馮國

就職。元帥唐、陸二公，亦在觀望中。大家無事可爲，終日在長堤照霞樓俱樂部閒聊，或弈棋自遣。秘書長章太炎先生，遂自請往演說唐繼堯。國父語先生：「君忍棄我而去耶？」先生曰：「公知圍棋乎？有兩眼者活。今公僅廣州一眼，非活子也。我之去演，欲爲公另作一眼耳。」國父大悅，命先生爲總代表，郭同宇鏡等副之。並以元帥印綬，托先生面致繼堯，即日就職。

國父的大元帥，是高高在上的空名義；而廣西陸榮廷，却是當時實際上的領袖。自馮國璋代理大總統後，連續放出和平氣球，試探南方風向；陸以段祺瑞是南北惟一和平障礙，也是犯上作亂、逼走黎公的惟一禍首罪魁，兩廣實力有限，如欲用兵，勝負實難預言；今馮既有和平之意，不如聯馮倒段，徐圖其次。國父則主張如欲言和，須先恢復國會。蓋國父之意在法統；而陸則重在保存兩廣地盤。其時段對湖南用兵，次一目標，顯然是在桂粵，這在陸看來，更是切身利害問題。

孫、陸二公，立場既各不同，對於解決當時政局的態度，彼此同牀異夢，自在意中。陸之遲遲不就元帥職，其癥結也在此。此關打不通，只有各在苦裝笑臉下，度着貌合神離的歲月了。

自陳炳珉出師湖南，莫榮新代理粵督後，有時連米樣大的小事，都給國父以難堪，致有民國七年一月三日，登白鵝潭砲艦，深夜轟擊觀音山督軍公署之事。幸當時未曾還擊，故

足跡徧天下，太陽旗飄到世界每個角落裏；而我們的招商局，連本國沿海航線，都不能保。難怪人家要說我們是個不長進的民族。

到廣州的次晨，去河南大元帥府訪吳鐵城先生，正傾談間，當我在上海動身所發的電報也到了。彼此同作一會心的苦笑。當時中國交通的腐敗，決非任何人想像得到的。

過了兩天，我才去看曾彥其衡，那時他是廣東的財政廳長。不待寒暄就直截了當地問我：「你想做什麼事？」我當時私忖：如果參與實際工作，就會有許多朋友，被扣上一頂政學或桂系的帽子，這是中國人最拿手的好戲，我雖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伙子，覺得也犯不著。於是告訴其衡：「洛下人才濟濟，如能得一名義，維持生活，此外別無奢求。」

八月上旬，程璧光總長，率艦隊來粵，宣布護法，國父率同志親迎於旗艦。我與戴傳賢、季陶等，同乘一小船，登艦歡迎。以海珠為海軍司令部。南方聲勢，為之一振。

八月二十五日，國會議員，響應國父號召，集會廣州者約一百三十餘人，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九月一日，舉國父為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唐紹儀、伍廷芳、孫洪伊、張開儒、程璧光、胡漢民為各部總長。九月十日，國父就大元帥職。任章炳麟為大元帥府秘書長。因國會議員，不足法定人數，改稱非常會議。

九月二十六日，國會非常會議，通過對德奧宣戰案，由大元帥公布之。自大元帥府成立後，號令不出河南士敏土廠。（借該廠為大元帥府），各部總長，均未

在京期間，我的私生活，倒也不感寂寞。杭州女校時代的林素貞校長，與林宗雪素皚女士，時來報館閒聊。她們是民元女子北伐隊的風雲人物，與當時第九鎮鎮統徐紹楨固卿、紹興臨時都督黃金發等皆有來往。而都會燒一手好菜。因為是舊同事的關係，我也不客氣，時去作不速之客。素皚喜吃肉皮，素貞喜吃肥肉，剩下精的，都讓我一人包辦。彼此有談有笑，口福著實不淺。嗣後讀太虛法師年譜，始知素皚更是當年三無主義的健將；但她對我，並沒提到三無那回事，大概已經不是時髦貨了！

五三 羊城剪影

自民國六年六月十三日國會解散後，故舊風流雲散，後聞國父護法廣州，我遂辭職南下。適招商局泰順輪，即晚出發廣州，我是素主本國第一的，及泰順到廈門的下午，遲一日起航的太古輪也到了，而且目送太古輪即晚出港而去。泰順呢，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才慢吞吞地開步走。至汕頭海面，這隻老牛，委實拖不動了，於是在茫茫無際的大海中，像喝醉了酒一般，東彎西倒、飄搖無定地躺着休息。汽笛呼呼地不斷哀鳴著。時值夜半，全船乘客，都莫名其妙地緊張起來，彼此面面相覷，不知究為何事？約莫經過兩個鐘頭，始宣布機器修好了，於是又鞭撻它那龍鍾不堪的軀殼，向驚濤駭浪中，作最後一程的奮鬥。

說來真够慚愧！招商局是與日本三菱公司同時創辦的。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三菱

「請唐先生來京組閣麼？」我詫異地再問。

「是！」

談話至此結束。我回民蘇報，立刻寫封信給吳濂伯、褚慧僧二先生：

濂伯慧僧先生賜鑒：頃據趙其湘先生面告，擬於明日去上海，請唐少川先生來京組閣，如所言不虛，竊期期以爲未可。政局如此動盪不安，無論何人組閣，均無法收拾殘局，無已，或於北洋老軍官中，擇一資格聲譽較可者，作爲過渡，當不失爲上策。至於少川先生，爲吾黨不可多得之政治家，宜加愛護，使其清時養望，靜以觀變。方今張勳虎視徐州，不可一世！即使其湘能去，宙意少川先生，亦未必肯來。即來，亦難飛渡徐州，於勢至顯。況此次倒段，乃係維護法律之尊嚴，非爭奪政權也。倘請唐消息，一旦外洩，段更振振有辭矣。願二先生熟慮之。

這封信去後，並沒回音。但仍見其湘在京，則此議當已打消了。

督軍團造反，可眞爲難了我們國家的元首黎大總統，他不得已於六月十三日，忍痛下令解散國會。七月一日，張勳入京擁溥儀復辟。閱兩日，段祺瑞馬廠誓師，張勳敗走。七月十四日，黎公辭職。八月一日，馮副總統國璋抵京，宣佈代行總統職務。

張勳復辟，是段祺瑞賣弄風情所結的惡瘤。後來由他自動開刀，大概撫心內疚，恐爲民族千秋萬世罪人，將功贖罪吧！

厚著面皮，與徐樹錚相對坐守，絕無絲毫自動辭謝之意。黎大總統迫不得已，於五月二十三日，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職，接着是安徽、河南、陝西、浙江、奉天、山東、直隸、福建、山西各督軍省長造反，紛紛宣告獨立。這是段祺瑞預先串演好的精采節目。

先是，段知對德宣戰，國會不易通過，如果貿然去做，事態的演變，很難逆料。遂於四月二十五日召開所謂：各省督軍會議，討論對德宣戰問題，其目的是想先取得各督軍爲他作後盾的保證。而當時的督軍，不少由小站馬弁出身，這班傢伙，既不知怎樣叫做民主共和，更不知有所謂法律，中經袁世凱孵化與發酵，只知道造反是一件最好買賣。況且又有靠山，絕無丟官的危險，殺頭更不必說。像這樣有贏無輸的政治賭博，自然每人都樂於下注了。

段祺瑞有了這批督軍們作他的後盾，膽子才壯起來，始將對德宣戰案，正式提出國會；後來段被免職，督軍相繼造反，即當時召集各省督軍會議所收的果實。自是政治風氣，愈來愈壞，督軍遇事干政，段祺瑞應負絕大責任。

自段氏免職的第二天，我於絨線胡同，遇衆議院全院委員長趙世鈺其淵，興致勃勃地對我說：

「我明天要去上海。」

「幹什麼？」我問：

「請唐少川來京。」

大統以前，必先熟讀憲法，委實值得我們借鏡。我認爲無論文武學校，加入法律常識一課，確爲建國過程中一件基本的工作。

段祺瑞排演包圍國會的鬧劇，比袁世凱還要做得出色！自晨九時直至夜十時，國會議員，困在議場，滴水粒米，都未入口。剛巧，益友社的隔壁，有一片空地，毗連國會；於是大家一齊設法，定做許多饅頭，架着梯子，一籬又一籬的送進去。此外，還買了許多汽水、水果等等，供議員們解渴。我當時也是到場隨喜的一員。後來終於禁不起各方面的責難，與黎大總統嚴辭督促，始派人解散，狐狸狐搯，爲中國憲政史上頻添許多醜事。

其時 國父在滬，看到這種無法無天的舉動，乃聯合唐紹儀、章炳麟等，電請黎總統維護國會，懲辦禍首。及電促唐繼堯、陸榮廷等討逆救國。

說到益友社，是國會復會後國民黨一部份議員的俱樂部，由吳景濂、王正廷、褚輔成、張繼等主之。同時復有谷鍾秀、張耀曾、楊永泰等的政學會。林森、居正、馬君武等的民友會。此種組織，僅屬感情聯繫，並無彼此政見上顯著不同之點。如欲強爲分析，則民友會稍左，政學會稍右，益友社居中，如此而已。後來有人將政學會這頂帽子，不管張三李四，都替它戴上，好像政學會是一個大逆不道的政團，完全出於誤會。而且當時的政學會，僅限於國會議員，與非議員無關。

自國會解圍後，不但羣情憤慨，連內閣同僚，也看不順眼，相率挂冠而去。然而老段仍

北京民蘇報聘，同時兼任財政部印花稅處科員。

民國六年，國務總理段祺瑞，堅主對德絕交，並正式提出宣戰案於國會；一面化裝軍警，包圍國會，迫令通過宣戰案。這是袁世凱民國二年公民團包圍國會的翻版。段於北洋軍閥中，有虎之名，不料這隻虎，好榜樣不學，專學壞的，說起來也是國家的氣數吧！

中國對德宣戰，本為日本所反對，理由很簡單，如果中國加入戰團，德國一旦戰敗，中國就有權可以直接收回山東一切權利。那末，日本的野心，豈不全部落空？

然而國會為什麼反對對德宣戰？怕的是段祺瑞假宣戰做幌子，再來串演一幕滑稽醜劇，那，真有些吃不消！「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人對於袁世凱所留給的教訓，已經吃够了，不能不存幾分戒心，也是事理之常。況且像當時這樣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那裏還有資格配說對德宣戰？！

若就解決山東問題來說，宣而不戰，未嘗不是一種辦法。段祺瑞如能事前以國內外形勢，向國會說明原委，好好疏通，我想：通過未嘗無望。美國大總統，每逢重要國策提出國會時，必先就兩黨領袖，加以磋商，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可惜，段祺瑞是個剛愎自用的中國老式軍人，只知一味用非法手段，壓制國會；並嗾使督軍團脅迫黎公解散國會，於是釀成張勳復辟的一連串不幸事件。因此，我覺得做為一個現代的國民，尤其是民主國的國民，一些普通法律常識，是不可少的。英國皇儲，當其未繼承

最後只得東湊西移，凡衣服可以典質的，都去質了，拼了二十餘元，送弟弟由原船回家。且一再叮嚀，勤儉持家，爲父母爭口氣。

自母親早世，能瞭解我的，只有父親一人。現在父親去世，也已兩年了，我的人生，格外顯得寂寞與孤獨！

記得某年寒假，我從學校回家，仲父對我說：臣堯！汪好獻！杭州也已去過，從此好好地在家幫同汝父理家罷，汝父也够苦了！我當時一語不發，只好低下頭去暗自傷心。唉！父親確實很苦！而我呢，在他們心目中，還以爲去杭州將是多麼快樂與享受。其實，我真有苦無處訴。然而他們那裏會知道？如欲辯訴罷，不但無益於事，反會引起譏笑，說我在那裏吹大砲，或自我解嘲哩！

自從我父親去世後，我每月必數夢家事；每夢，見我父母那種淒苦的慘狀，必放聲大哭。醒時，淚痕狼藉，枕席皆濕。唉！自從我懂得怎樣叫做世態人情以後，幾乎無日不在忍淚中過着煎熬的生活，遂不自覺地形之於夢寐。其實，也只有有在夢寐中，無人知道，好讓我哭個够，以稍紓胸中積鬱而已。

五二 亦步亦趨的段祺瑞

自袁伏天誅，黎公就大總統職，恢復民元約法，及民國二年國會，氣象爲之一新。我應

持的意思。)

那，你打算怎能？(是預備如何作的意思)我進一步再問。

想去杭州。

我聽到「去杭州」三字，宛如萬矛鑽心，不自禁地拼出眼淚來，有如潮湧一般；邊哭邊向弟弟說：天下錢都是仰著燒的，杭州難道是覆(讀撲音)著燒的麼？(這是我鄉一句土話，意思是指到處都是一樣做工賺錢，沒有坐而能得的道理。)瑤奧去杭州的人，不知多少？試問：那個能發財回來？而且去杭州，無非幫工賺錢，那末，與在家鄉做工賺錢，有甚分別？你當盛年，家中還有些田地，只要肯勤力苦幹，一家數口簡單生活，還會成問題？

你以為我在外東奔西走，是多麼享福？其實，我真有苦沒處訴呢。父母一生艱難困苦，忍受種種侮辱，是你有目共覩的。我為著要替父母爭口氣，才拋棄安定的教書生活，出外求學。我之畢業法校，是由一邊做事，一邊求學辛苦得來的。家中不但沒有給我半文錢，有時還要補貼些家用。你難道忘了麼？

你不是告訴過我：祀金哥說我們一家，只有討飯一條路？現在，你拋去家庭不顧，遠去杭州，一家數口，叫他們如何過活？那，祀金哥的詛語，真要實現了。我們做兒子的，怎樣對得起父母在天之靈？

我的一席話，感動了弟弟，於是他也哭了，我兄弟二人，哭成一堆，足足有個把鐘頭。

民國元年的民心士氣，以及軍隊紀律的嚴明，在歷史上真是劃時代的一頁。別省份，我不知道。單就杭州來說，九月十八夜九時發難，次晨八時左右，街上看不到一個士兵。史家所艷稱的「匕鬣不驚，閭閻安堵。」是我所親眼看到的事實。無怪當時外國報紙，都交口稱讚，視為奇蹟！謂：「中國已邁進了一個世紀。」實非虛譽。在這樣好的環境下，袁世凱如能公忠體國，與國父携手合作，好好地將國家建設起來，那末，華盛頓，林肯的豐功偉績，至少當可分得半席。中國也早已揚眉吐氣，躋登世界第一流的強國之林了。日本對於中國，也不得不另眼看待，重新估計一下，而後來九一八等事變，皆可倖免。何致有今日共匪飛揚跋扈之事。不幸，家族私念太重，自己終身總統，還嫌不足，更爲子孫謀，終致身敗名裂，貽禍中國，歷數十年之久，軍閥割據，兵連禍結，直至蔣公崛起，始將這個殘局，勉強收束。又因日本侵略，予共匪以趁火打劫的機會，這是國家的不幸，也是整個世界人類的大不幸。

袁氏既踏，民信、民意兩報停刊。中華新報，轉移陣地，在北京復版。惟有民國日報，因黨的關係，繼續在上海維持着。

於一個初秋的早晨，我正預備上報館，忽來一不速之客，熟視之，知是我的弟弟。你來做什麼？

惶疚！（發語辭，含有嗟歎的意思。）種弗（讀火音，）落去！（去讀氣音。是無法維

蓋彌影」的醜劇，「其誰欺，欺天乎？」

五一 大登殿

當中華民國五年一月一日（即洪憲元年）袁世凱的「大登殿」好戲，正在唱得有聲有色。與夫奴顏婢膝的小丑們，至恭至敬地跪在丹墀下磕響頭，高呼萬歲的當兒，忽然雲南於十二月二十八日通電反對帝制，擁護共和；並組織護國軍，由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分任總司令的電報，同時到達新華宮。袁世凱在龍座上，不覺大驚失色！繼思四川的陳宦，湖南的湯薌銘，廣東的龍濟光，皆是朕心腹之寄，有這樣一個大包圍圈，只要嚇使他們發個警告的通電，蕞爾雲南，就等於甕中之籠。想到這裏，覺得自己的布置，有著先見之明，也就鎮定下來，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然而，事變的發展，往往會出人意料之外，陸榮廷首先在廣西響應。岑春煊於五月八日，在肇慶組織護國軍務院，宣布討袁。五月二十日，四川將軍陳宦宣告獨立。湖南湯薌銘繼之。這幾棒却擊中了袁皇帝的腦門，幾乎要從龍座上摔下來，幸左右佞臣，搶救得快，於是只好用自己的手掌，打自己的嘴巴，取消帝制，恢復共和，還厚著面皮仍稱起大總統來。然而刺激過度，終於在六月五日咯血而死。八十三日洪憲王朝，至此結束。這是袁世凱背叛民國的始末。

見的事實。在進步黨之意，原想利用袁世凱，取國民黨地位而代之。那會料到國民黨被擯之後，因法定人數不足，進步黨也遂壽終正寢，平白地被老袁騙去了貞操，真是冤枉之極！

現在，進步黨三字，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迹。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一段慘痛的教訓，後之從事政黨者，該引以爲戒，牢牢記取才是。

戲劇性的洪憲王朝，在歷史上算是壽命最短的一個。但也有幾支可供茶餘酒後一談的小插曲。一、是美國顧問古德諾的兩篇肉麻大文：「共和與君主論。」「民主不適用於中國論。」楊度等遂據以發起籌安會。二、爲自稱「外臣」的日本有賀長雄謝恩摺，有：「犯難忘身，亦且不惜，區區人言，更無待論。」其厚顏無恥，一至於此！宜當時旅華日人，欲取消其國籍。三、爲震驚世界的日本二十一條要求，直置中國爲其附庸國。四、爲十月二十八日英德日俄四國公使，奉本國政府命令，向袁世凱提出勸告，展緩舉行帝制。這並非他們有愛於中國的民主制度，而是因他們借了一筆鉅款給袁世凱，打垮了手創民國的國民黨，實無異間接助成袁氏的稱帝，國人因此，恨之刺骨！想借勸告來緩和我國人的情緒。尤其日本，於插足借款外，還要趁火打劫。當時反日高潮，達於頂點。所以日使對於勸告事，也特別賣力，單獨於十二月十三日要求袁世凱於十五日前作誠意的答覆。袁答以「本年內決不實行帝制。」試想：十二月十五日，距年終只有半個月，自然無法實行；這種答復，雖三尺之童，也知其非誠意，然而日本等國，竟從此悶聲不響，顯然是認爲滿意了。此種「狐搨埋狐」，「欲

令，改中華民國爲中華帝國。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準備正式沐猴而冠。因此，我們可得一啓示，假使袁氏逆謀得逞，易世史家，根據官文書作太祖高皇帝本紀，豈不是道隆三代，德並唐虞，可知創業帝紀，都不可信，反不如稗史之足徵矣。

當袁世凱傀儡好戲，正在緊鑼密鼓的時候，國民黨在滬同志，紛謀先以言論，喚醒國人，共同倒袁。於是于右任的民立報，葉楚傖、邵力子等的民國日報，谷九峰、張鎔西、歐陽駿民等的中華新報，曾通一、康心如等的民信報，徐朗西等的民意報，相繼出現，皆以倒袁爲目的。我主民信報地方新聞兼時評。周太玄主藝文。總主筆是吾國名記者張季鸞。

蔡鏜松坡，梁啓超任公，於十月間，潛離北平抵天津。蔡化名由日本經臺灣轉安南直赴雲南。梁在天津著文反對帝制，題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當洪憲君臣，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梁氏之言，不啻當頭一棒！實具有振發人心的作用。

我述至此，有一事須提醒今後吾國政治家。即你們所領導的政團，如想取得政權，應循正當途徑，爭取選民，切不可利用反動勢力，求逞一時。否則，你會上野心家的大當，不僅一無所獲，且將同歸於盡。民國初年的國民黨與進步黨，即其顯著的一例。

民國二年，袁世凱深知欲達到其野心，必須消滅國民黨。於是利用爪牙，製造空氣，醜詆國父爲大砲；而進步黨宛如小兒學語，亦從而大砲之。袁世凱所豢養的功狗們說：「中國非袁莫治。」進步黨也立時做了應聲蟲，言：「中國非袁莫治。」這都是我當時所親聞親

「國體請願事件，以國民大會決定之。決定云者，不過取正式之贊同，更無研究之隙地。將來投票決定，必須共同一致主張，改爲君憲國體。非以共和君主兩種主義，聽國民選擇自由；故於選舉投票之前，應由貴監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種民意之人。」

強好民意，一致於此，直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

參議院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彙查全國代表所投票數，自稱受國民代表大會之托，推戴袁世凱出任中華帝國的皇帝。而且還做了一篇肉麻的推戴書，居然用奏章等字，籲請俯順輿情，速登大寶：

「奏，爲國體已定，天命攸歸，全國國民籲登大位，以定國基，合請仰乞聖鑒事。竊據京兆各直省，各特別行政區域，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回部，滿蒙漢八旗，全國商會及華僑，有勳勞於國家，碩學通儒各代表等具推戴書，均據稱：國民公意，擁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等因。兼由國民代表大會委託代行立法院爲總代表，以全國民意，籲請皇帝登極前來。今者，天牖民衷，全國一心，以建立帝國，民歸盛德，又全國一心，以推戴皇帝。我中華文明禮儀，爲五千年帝制之古邦。我皇帝睿智神武，爲億萬姓歸心之元首。伏願仰承帝眷，俯順輿情，登大寶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經綸六合。軒帝神明之胄，宜建極以承天，以后繼及之規，實撫民而長世。謹奏。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袁世凱至此，也不復假惺惺了！遂承受帝位，設立大典籌備處，於民國四年除夕頒佈命

；人民心裡，久定一尊。辛亥以後，改用共和，實於國情不適，以致人無固志，國本不安。誠由共和制度，元首以時更替，國家不能保長久之經畫，人民不能定專一之趨向。惟有速定君主立憲，以期長治久安。庶幾法律與政治，互相維持，國基既以鞏固，國勢亦以振興。全國人民深思熟慮，無以易此。即外國之政治學問名家，亦多謂中國不適共和，惟宜君憲。足見人心所趨，即真理所在。全國人民，迫切呼籲，實見君主立憲爲救國良圖，必宜從速改決。」

袁世凱遂據以公佈之。這是一種高空氣球，用以測驗全國風向的鬼把戲。

其實，這些形形色色的所謂代表也者，除小數一、二人外，其餘是否真有其人，那只有袁世凱及其一班功狗自己知道。

袁世凱有了御用臨時參議院，還嫌不够味兒，於是一面以重金收買無恥文人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劉瑛等六人，組織所謂「籌安會」，製造輿論，提倡帝制。楊度的「君憲救國論。」劉師培的「救國論。」皆言共和政體，不適於中國，在御用報紙上，陸續公開出籠了。一面以國民會議，召集需時，又公布所謂「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於十月二十五日，由各省開始選舉代表，票決國體問題。十一月二十日投票結果，出席代表一九九三人，贊成君憲國體一九九三票，開世界自有選史以來未有的記錄。這班飯桶，連做偽的智識都沒得，所以會鬧出這樣的笑話來。據當時雲南政報，揭露國民會議事務局給各省巡按使的密電裏說：

，幫同搖旗吶喊，就可看貨給錢。據說：高的可到五十萬或三數十萬元。橫直是國家的公帑，全國人民的血汗，成則可爲萬世子孫帝王之業；不成，倒霉的還是國家與人民；在他私人荷包裏，並沒損失分文，何樂而不慷慨。

袁世凱另一種籠絡人心的資本是嘉禾章。如果你能嚴守中立，不反對他的企圖，不問阿狗阿貓，都可照給。當時幾乎每天都有勳章命令發表，每次都是幾百人，時有勳章兩之謠。

自袁世凱取消國民黨籍議員以後，遂於民國四年四月，以國會不足法定人數，無法行使職權爲藉口，另行召集御用約法會議，公佈新約法，改用總統集權制。定總統任期爲十年，並得無限期連任。一面派遣爪牙，分赴各省，組織公民團，向四月二十日成立的臨時參議院請願變更國體。參議院即於十月間據以咨請袁世凱，謂：

「本院前據各直省、各特別行政區、內外蒙古、青海、回部、前後藏、滿洲八旗公民王公、暨京外商會、學會、華僑聯合會等一再請願改革國體。當經本院開會議決，將請願書八十三件，咨送政府後，復有全國請願聯合代表沈雲沛等，全國商民馮霖沛等，全國公民代表團阿穆爾圭等，中國回教俱進會，回教回族聯合請願團，暨回疆八部代表王寬等，哈密吐魯番回部代表馬吉符等，錫林郭勒盟代表程承鐸等，雲南迤西各土司總代表鄧滙源等，新疆蒙回全體王公代表暨寧夏駐防滿蒙代表楊增炳等，北京二十區市民董文銓等，北京社政進行會憚毓鼎等，南京學界丁偉東等，貴州總商會徐洽濤等，籌安會代表徐度等，暨全國商會聯合會尉豐厚，各處票商等，前後請願前來。咸以爲中國二千餘年，以君主制度立國

話，後來竟會成爲讖語。

柳儀平日最愛海棠，她所寫的海棠蛺蝶圖，無疑地是以海棠自況，以蛺蝶況我。海棠的嬌紅瘦綠，醉意春濃，柳儀當之，確無愧色！我呢，那股戀戀不捨的癡情，也活像一隻蛺蝶。可算是一幅寫實的絕妙圖畫。遂填一首蝶戀花於其上：

遊罷歸來春訊杳，簾外驚鴻，九柏園頭繞。雲鬢霧鬢香嫋嫋，江城四月相逢巧。

庭院梧桐秋欲老，萬斛離情，聊借丹青表。草草勞人君莫笑，明朝又向天涯道。

臨別的早晨，我向老伯母辭行，柳儀聽到我的聲音，急忙出來，呆呆的立在門后。老伯母說：「今天很巧，有位外國太太，也去上海，柳儀會去船上送你」。但天下事，美中總有不足。溫州中學校長朱隱青，知道我去上海，也來送行。於是在碼頭上兩人邊走邊談，柳儀只好倚著船舷，目不轉睛地望著我。那時，我的一顆心，早已飛到柳儀身邊去了，也不知與隱青談些什麼？直待汽笛聲聲，隱青始別去。我也祇好目送柳儀登輿而別。這是多麼殺風景的一幕！

五〇 洪憲的前奏曲

一到上海，空氣比溫州緊張多了！尤其是政治行情，一天天看漲。袁世凱有了五國大借款作政治賭本，只要你肯獻出貞操，在報紙上寫篇肉麻的捧場文章，或將充個什麼請願代表

這是預先安排好的。

東山脚有曲橋流水之勝，我與儀同立橋上，儀忽向我說：「朱先生！我要同你說幾句話，請不要看我。我如同奉到聖旨般急背轉身去。」儀說：「朱先生，你就要遠行了，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可依依於兒女之間，只要萬里同心，那豈不是比天天相見還有價值，有意義？此去，一切自己保重。我應聲：是！儀問：你有沒什麼話要對我說？我答：沒有！」

我的回答太簡單了！這，或將要使她感到失望？其實，我此時真有千言萬語，要向她表白，但期期不知從何處說起。其次，我對於儀，實在自慚形穢；兼以前途茫茫，個人生活都成問題，安敢別作奢望。這些，想儀或能了解我罷！

談話結束了。儀與柳惠同坐船上。要我替他們拍張照，因光線不足，我的技術，也不高明，竟無法洗出。當時我就感到非常難受，我想：這是不祥之兆罷！至於儀呢，她的處境，更爲謹慎，從來沒輕易照過相；這次，是破天荒第一遭。她的失望，或將要比我更甚！

過了兩天，我向柳震辭行，他悄悄地遞給我一張扇面，笑道：「這是大姐給你留作紀念的。我接著一看，原來是儀畫的『海棠蛺蝶圖』。右邊題了兩集句：『綠衣楚楚人如玉，涼月娟娟夜始秋。』」上款：「鐸民先生雅玩」。下署「柳儀。」我接著說：「不料大姐能作這樣的好畫」。柳震笑道：「她是汪香泉的高材生哩！但從來沒替人畫過，你算是第一個幸運者。」我笑答：「最難消受美人恩」。只恐鰥生無福消受哩？唉！誰也料不到這句脫口而出的

有人告訴我，縣太爺是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郭則澐的侄少爺，因有這樣的大來頭，就無法無天地蠻幹起來。

後來袁皇帝坍塌了，這位郭太爺的冰山也倒了，並因虧欠公款，被財政廳下令拘押。當財政廳長莫永貞伯恒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很想去看看他。後來轉念道：何必呢？算了罷！我於被釋後，去看柳寰，謝謝他們的懸念。並向老伯母略述被捕經過。老伯母笑說：「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我笑謝之。

柳寰問我未來計劃。我答：辦天聲報原非我的本意；現在；想到南洋去拓荒。說罷，我的目光，同時移到壁上一張月份牌上去，笑說：「柳寰！這個可人兒，倒很像大姊。」

「像麼？大姊昨天還改白居易的兩句詩笑你呢！」

我急問是那兩句？柳寰念道：「未能拋得溫州去，一半勾留是此圖。」接着又說：「現在你要去南洋，這兩句詩，自然用不着了。」

柳寰！這兩句詩是我生命史中最難得的紀念品，必好好地保存。請代我轉謝大姊。歸途，我爲這兩句詩而興奮，而感激，於是續成兩句：

未能拋得溫州去，一半勾留是此圖；眼底知音吾已矣，却教紅粉慰江湖。

五月江城夢不孤，携將佳句伴征途；未能拋得溫州去，一半勾留是此圖。

當晨曦微白的時候，柳儀與她小弟柳惠，相偕到東山脚，我則遠遠地緊隨他們的後面，

承審員問至此，再也無話反駁，遂宣告退庭。我以為當可立時釋放，不料仍是還押。後來自慰道：承審員職權有限，還得要問問他的主人翁——縣太爺。

看守所的生活，是我生命史中僅有的一次。值得向讀者介紹一下：

這個看守所，分爲兩間；外面一間，長約一丈二尺，寬約六尺，一床一桌，似爲看守人員所住的。裡面一間加鎖，約一丈四尺見方，內安一張木板床，上覆蘆席，右角安一便桶。連我約共十四人，擠在一間小屋內，空氣異常惡濁。時方盛暑，天又炎熱，我頗感呼吸急促，於是攀在左邊窗子上，略換空氣。夜間，令我在外面一間安宿。這，似乎是特別優待了。如是經過三日，仍無釋放消息。

自我們入獄後，季芳、觀圃等，在外奔走甚力。所得結果，縣太爺說我們太厲害，如果放了出去，必要反撲；只好委屈些，在看守所住下去。這真是糊塗透頂，如果使法治國家的人們聽到了，簡直要笑落門牙。不問有罪無罪，只怕我們厲害，當時浙江政治的黑暗，與其蔑視人權之處，更實令人難以置信！

我的身體較弱，終於受不了酷悶的天氣而發痧，人命關天，縣太爺有些著慌了！始將我們有條件釋放。那是——「不許出去反訴。」

我爲尊重擔保人的信用起見，最初還想寫一篇五日繫獄記，公開發表。後來連這篇文章，也自動取消了，

一日，我方自柳家歸來，始知鏡心被捕。急往縣署問個情由，鏡心亦自言不知所犯何事？既出縣署，於二門遇甌報社長陳則民，立談數語，方及大門，衙役急躡至，亦捕我去。始悟：此必出於陳則民搗鬼，是一幕同業相妬的醜劇！

先是，鏡心做了一篇時評，有「如鬼之祟人」一語，甌報認爲鬼祟只能連用，如鬼鬼祟祟是。今將其分割，詆爲不通。這是有意挑戰，我就寫了一篇長文反駁，內引許多鬼祟分用的成語爲證。甌報啞口不能答一語。就因爲這些小事，懷恨在心，用卑鄙手段，作爲報復。真是小人之尤！

然而縣署爲什麼這樣糊塗，受陳蒙蔽，我至今還想不通。

次日上午，承審員上堂，傳我們審問：

「你們的報館，爲什麼不先請立案，逕自出版？」

我才鬆了一口氣。私忖道：原來如此！那，至多祇能封報館，怎樣可以非法捕人？但我還是竭力忍耐避免用非法等字，僅答道：「溫州的報館，共有三家，都沒立案，不僅我們一家。我們是最後成立的報館，當然可以援例呀！」

報館出版，還要預繳一筆錢，你們爲什麼不繳？」

「他們先辦的報館，都沒繳錢，我們當然也可不繳。而且我們始終不知道辦報要先繳錢。也沒個機關，通知我們繳錢。並不是我們故意不繳。」

「佛告苾芻：色爲緣故，起樂生喜，是名色味。彼以色味受爲緣故，數復於色，隨順而住；由隨順故，數復於色，起貪等貪，執藏防護，堅著愛染。」又告比丘：「若色一向是苦非樂，非樂所隨，非樂喜受之所纏執，應無有情爲求樂故，於諸色中，起貪起染，煩惱纏縛。以色非一向苦，彼亦是樂，是樂所隨，是樂喜受之所纏執，故有有情，爲求樂故，於諸色中，起貪起染，煩惱纏縛。」

以我與柳儀來說，如果某一天沒見到她，老是放不下。見到以後，又想多見幾面。所以報館發稿一了，即急急去看柳寰；看柳寰是幌子，看柳儀是實話。

有時次數跑得太多了，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然而心裡只管這麼想，兩條腿總是不聽話，一出門，老是仍向柳家去，連自己也不知所以然。

如果不是「色味」，我怎會一次復一次想看柳儀？如果不是「色縛」，我怎會拜倒石榴裙下，甘願作她的俘虜而不辭？

然而情場上的俘虜，却與戰場上的俘虜不同；戰場上的俘虜是勢窮力竭，無可奈何的。情場上的俘虜，却出於自願，甘投羅網。

「不愛江山愛美人」，唉！古今來多少英雄豪傑，叱咤風雲，不可一世！却不能逃出美人的掌握。「英雄難過美人關」，確是閱歷之談。

四九 文字獄

「那麼，你一輩子不研究佛經，我想：你一輩子不會了解基督教義了。」

友無語。

「依我看來，你所了解的，不是基督教義，還是佛法的理論。」

友仍無語。

這位朋友，是個學者。尤其他的品德，是我生平所最敬佩的一人。他所說的，完全是學者的良心話。我以為基督教如欲將它的教義，創造出一個新天地來，那，舍走宋儒竊取「異學」的老路之外，縱使上帝親來人間，也未必能有任何奇迹發現。

然而基督教徒們，情願將教義冰凍起來，永遠不會虛心向佛教徒請教。尤其土製的耶穌教職業者的表演，比洋上司更過火。我們在報紙上，常會發現美國教會請和尚或佛教徒去演講：在中國，從未有過這會事。說來也難怪：「世上無如吃飯難。」還是小心些好。萬一洋上司一怒，豈不「糟缸？」

自從這次進入教堂以後，我就天天盼着日子過快些，好在禮拜堂內，再度看到柳儀。但日子好像有意和我過不去，偏偏挨得特別慢。「一日三秋」，確是古人談戀愛的一道自割口供。

談自由戀愛，我還是第一次。從這時起，我才嘗到初戀的滋味。我才明白戀愛是怎麼一回事？同時我更理解佛經中所說的「色味」與「色縛」等用詞，是何等的確切！

板郎聲向籃內塞進；但這是自由的，數目多少也不拘；如果你不便，只要將籃子往下遞就得。最後傳到我的時候，我就佈施了一個銀角子。那，恐怕自開堂以來打破紀錄的第一次。這時，牧師又宣佈馬太福音第幾章第幾節，照文字向大眾念了一編，接着唱讚美詩第幾首，歌聲甫畢，牧師又要再來一次讚美，我當時實在有些不服氣，這是有意與儀過不去。至於我所唱的，仍然還是「關關雎鳩」那一首。

最後，牧師宣佈：禮拜一上午幾點至幾點，某班查經。禮拜二下午幾點至幾點，某班查經。一直至禮拜六，都交代清楚，宣佈散會。這就是基督教所謂講道理了。

其實，新舊約都用語文譯的。照文字念一編，也就够清楚了。如想在文字外有所發揮，不但非這班士牧師所能勝任；即是大學問大思想家，如非借重佛法的理論，永遠不可能！

於是我想起了一個故事：

我有位朋友，最初是個佛教徒；後來却去信基督教了。一天，承他枉顧，我問：「聽說先生已經信了基督教，是否屬實？」

「是的！」他毫不躊躇地答我。

「你對於基督教有什麼了解？」

「我最初讀新舊約，不甚了解；自研究佛經後，再來研究新舊約，於是從前不了解的地方，都了解了。」

這場笑話，是起於中外風俗禮節的不同。中國以主人勸客殷勤，客人剩下不吃爲有禮貌。外國人以吃光爲有禮貌。這些雖是小節，我們也該注意。

當我與柳儀坐定之後，不到兩分鐘，柳儀翩然蒞止，對着風琴就坐，與我剛好成一直線。我始知道柳儀是位琴師。

這是柳儀有意的安排，好讓我們看個飽。

教友們陸續來了，盡在前面四排坐着，第五排只有我與柳儀兩人。所以我們雖然目不轉睛地相對着，却也沒被任何人發覺。

再過數分鐘，牧師來了，但並不是洋牧師，而是土製的。

牧師立在祭壇正中一張桌子後面，向信衆轉了一眼，接着道：馬可福音第幾章第幾節。那時教堂內只有教徒們翻新約的殺殺聲；待聲音過去，牧師又向信衆看了一眼，於是開始將馬可福音第幾章第幾節的文字，念了一遍；然後說道：唱讚美詩第幾首。這時候，柳儀的前奏曲開始了，接着大家一齊起立，讚美上帝七日造山河大地萬物的勞績。我呢，什麼都不會，只好唱幼時讀過的「關關雎鳩」那首詩，來讚美柳儀。

柳儀確有后妃之貌與德，在我的心目中，比上帝還值得讚美。假使當時我的歌聲，能被儀發現，她一定會報我以會心的微笑。那，我比戴上一頂皇冠，還要榮幸！

讚美詩唱完了，有人將一個小竹籃，從左第一位坐著的信徒，依次傳遞下去，只聽得銅

我於是立即應聲道：

「要去的，伯母！禮拜堂在那裡？」

「就在後面。阿寰！你陪朱先生先去。」

於是柳寰引著我去禮拜堂，坐在第五排右邊，正對着祭壇上的風琴。

這是我踏進基督教堂的第一次，也是我與上帝打交道的第一次。

這座教堂，屬於內地會，有個英國洋牧師坐鎮着。

說到洋牧師，老伯母曾講給我們一個故事：

一位英國牧師，携同太太與十一歲的小姐，來溫州視事。

教友們自然免不了要爲洋牧師接風。

溫州以雞著名，尤其是樂清所產，又多又便宜。柳儀的小弟弟柳會，時常拿「樂清雞」三字來調侃我。

雞既是溫州特產，所以每次宴客，皆以雞爲主菜。白斬雞，紅燒雞，一盤盤的上來，這在溫州人的眼光中，一無所謂；而在英國人的看法，却是一樣極名貴的上菜了。

主人勸客：「努力加餐」，一塊又一塊往洋小姐盤內塞進。洋小姐也一塊復一塊的替它吃光。主人誤會了，以爲洋小姐歡喜吃雞，於是一塊未完，一塊接着又來。

洋小姐終於受不住了，只好向母親哭訴：媽！我實在吃不下去！

因此。我們之間，只有「相對無言情脈脈」。「兩心不語暗知情。」而已。

劉禹錫視刀環詩：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脈脈萬重心。

如將這首詩移贈我與柳儀，確是最切合不過。

柳寔在我與柳儀的中間，曾扮演過一個重要角色——紅娘。

凡我與柳儀的一舉一動，都由柳寔做傳聲筒。我們的了解，我們的愛慕，我們念念不忘，以及一切的一切，都靠柳寔的傳聲筒，播到對方去。

在短短數月之間，我能得到無上的安慰，無比的收穫，都是柳寔傳聲筒之力。

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柳伯母在廚房裡，聽到我與柳寔在聊天，因高聲道：

「朱先生！你要去做禮拜麼？等一回她們都要去的。」

柳寔一家，雖然都信奉基督教，但却與普通吃教者不同。普通教徒，不管生張熟魏，一見面，就要拖你下水——做禮拜。

我在柳寔家進進出出，約莫兩個多月了，彼此都已很熟；而邀我做禮拜，却還是第一次。我很知道柳伯母當時的用意，她已明白我與柳儀間的友誼，我有時一天要跑她家幾次，目的無非想看柳儀。而禮拜天是他們最忙的時候，只有在禮拜堂內，才能見到她。老人家不願使我們失望，同時又不便明白地指出柳儀要去，所以只好用「她們」來代替。

柳篋的大姊柳儀，有雙圓圓烏黑的眼睛，長長的睫毛，白而膩的面龐，珂雪般的皓齒，當她櫻唇微啓的時候，那股欲語先羞的嬌態，會撩亂你的情懷。而她的天生麗質，更非我這枝秃筆所能描述其一二。她常以明月前身自況，確足當之無愧。

張仲素有句云：「人是月中仙」。如以移贈柳儀，可稱天衣無縫。

我於柳儀，一見傾心，在佛家看來，也許是宿世業緣。可是後來這業緣所結的是半生未熟、有始無終的苦果。這且待以後再說。

柳儀於我，時以遠大相許，常對柳篋說：鐸民決不會久困風塵的；終有一日，能脫穎而出。唉！我孤苦而寂寞的人生，讀者都已明白。二十餘年來，所遭到的只是侮辱與蔑視。現在，竟於紅粉隊裡，得個知音人，像這樣的異遇，我想：任何人都會感激而涕零罷！

然而我們之間，彼此都異常矜持，不但從沒說過半句笑話，即普通見面交談，也不易得。原因很簡單，溫州風俗澆漓，而她與妹妹柳莊，同有甌海二喬之譽，如稍一不慎，謠言即會滿天飛。她的母親是位深諳世故、言行不苟的老太太，平日對於掌上明珠，格外囑護。她呢，也能善體母心，愛惜羽毛，於我總算已是特別又特別了。我也深深體會到這一點，所以也格外自重，決不讓愛我的人，反因我而受到意外委屈。

其次，我於柳儀，視同天人，實在自慚形穢，能得她的垂青，已是三生有幸。此外，更不敢作任何妄想。

同出魁傑，真是值得驕傲！

有清一代，吾溫以瑞安科第最盛。黃體芳漱蘭，子紹箕仲弢，紹第叔頌，同係翰苑名流。漱蘭先生，且做過禮部侍郎。兩江總督端方，出其門下。孫衣言琴西，孫鏞鳴渠田兄弟，亦係翰林出身。渠田先生八十六歲重宴瓊林，曾自撰一聯。

天下翰林皆後輩；

一朝宰相兩門生。

下聯係指李鴻章與沈葆楨說的。其自負可知！

琴西先生子貽讓，字仲容，更爲有清一代樸學大師。周禮正義、墨子閒詁二書，士爭林傳誦之。

真够得上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在天聲報時期，得識郡城人士不少，其間往來最密的，要算柳賽兄弟了。他們是基督徒；父親並且是牧師，不幸早世，遺有三子二女，皆由他的母親一肩承當。後來三個兒子，皆留學美國。二女皆畢業大學。如言模範母親，真足當之無愧。尤其難得的，她的兒女們，都能善體母意，循規蹈矩，勤學勵行，家門之內，從無詬誶之聲。更够得上稱爲模範家庭。

四八 人是月中仙

王十朋，樂清梅溪人，相傳曾讀書寺中，大門至今懸有王聯：

雲，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潮，長長；長長長；長長、長消。

只用雲、朝、散、長、潮、消六個字，綴成二十字的長聯，頗具巧思。詳見拙作思過齋叢話卷五甌海逸聞。然而紅朝第一號寨主，却在那裡亂跳亂嚷，口口聲聲要消滅中國文化。吾鄉有句俗諺：「半糞桶汪」。（汪讀去聲，是動盪不安的意思。）說挑糞人，如果只挑着半桶糞，那糞就會在桶中四面八方作怪起來。如挑着滿糞桶，倒反平安無事。毛老闆對於中國文化所了解的，恐怕連半糞桶都沒得，無怪他要汪了。

宋文天祥，有夜泊孤嶼詩：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裡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郡人慕公忠義，建祠嶼上，至今香火不絕。

吾郡因得山川之助，學術也特別發達，唐代玄覺大師的證道歌，同稱釋門寶典、學者至今傳誦不衰。道家的林靈素，出入宮禁，傾動一時，幾與北宋國運相終始。儒家的葉水心，講求經世之學，在宋儒中，算是別開蹊徑了！世稱永嘉學派。詩人方面，有徐照靈輝、徐璣靈淵、翁卷靈舒、趙師秀靈秀。他們的作品，以清新刻劃見長，世稱永嘉四靈。釋、儒、道

的戒備，才鬆了一口氣。這場三角戀愛的笑劇，也就此閉幕。這足證明當時一般官僚，對於革命黨人，大有心驚膽戰之概！

四七 錦繡江城

當徐緝之撤銷了我們的警戒線以後，鏡心是個不甘寂寞的小伙子，又約李觀圃、李香秋、陳季芳三君，在溫州籌辦天聲報，要我擔任主筆。

溫州壤地褊小，銷路有限，我於鏡心計劃，並不感興趣。但因家居無聊，以為有事可做，總比閑着有意義，也就答應下來。

我雖是溫屬人，但於郡城，說來還够陌生。這次因天聲報關係，住了一個相當時期，始知山川文物之美，確有非他鄉所能及。

城東的東山，上有飛霞臥樹之勝。東北斜臥着積穀山，蘭若數棟，煙雨樓臺，更饒勝趣。城堞就在兩座山上跨過。城西群峰插天，氣象萬千。南郊、則平曠沃野，籬落桑麻，是永嘉全邑的穀倉所在。

落日餘暉，斜陽一抹，我每攀登積穀山頂，跨在城堞上，江流如帶，自北徂東，江水滔滔，江風習習，遊目騁懷之樂，王羲之所說的蘭亭，恐怕遠不能及哩！

江中有孤嶼，俗名江心，上有雙塔，南北對峙着。江心寺居中，規模相當宏敞。宋丞相

，有些成就，得出一口氣。然而不長進的我，書劍飄零，青衫依舊，卒使父親遺憾以終。不孝之罪，百喙難辭！

造物所給我們一家難以負擔的慘痛，實在太深刻了！窮苦不必說，即此最後一面，我父親與母親，我與父親之間，也吝而不予，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謁墓告歸，忽接鏡心從溫州專力送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僅有速避二字。這可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遂立訪龍澤澤德儒叔，德儒伴我去蕩陽他的岳家傅芝田世家暫住，約二十餘日，並無動靜。龍澤桂秋族叔，時任樂清縣議會議長，遂向縣府及虹橋警察局探詢究竟。僅言：聞有此事，但未接正式文書。遂伴我同訪虹橋警察局長，自此一場虛驚，始告平息。

事後，始知當我離開郡城的晚上約十點多鐘，由溫州統領梅占魁，派軍警十餘人，包圍鐵井欄中興旅館，逐房搜索，一位我的鑄英小學時代同學陳壽仁，被認是我，堅要捉將官裡去。經旅館具結證明，始得幸免。這大概是緝之口述我的容圖，未能維妙維肖，以致累及老同學，不勝其抱歉之至！

鏡心於我離去溫州的次日，來到郡城，寓泗水寮，軍警得密報，前來圍捕，鏡心跳河得免。那是民國三年十月間事。

緝之當時所懷的鬼胎，是怕我們去西南溪運動土匪。然而事實告訴他：多防過去了，春耕又將來臨，西南溪風平浪靜，並沒半點岔子，緝之的情報，顯然是不可靠的。於是對我們

「緝之！你有維持地方治安之責，你說你有情報，就請你立派警員隨我去旅館，檢查行李罷！」

「檢查倒不必，最好你立刻回去樂清。」

「我要等候一位朋友，見了面就走，貴局長以爲何如？」

過了幾天，鏡心遲遲未來，緝之一見面，即催我離開。我語緝之：好！請你借給我三元，我就立刻動身。緝之說：「我沒錢。」

離開警局後，途遇陳競成，邀我至其家暫住。到第三天下午，競成說：「鐸民！同我去走走罷！」我說：「如遇緝之，將奈何？」競成說：「溫州城這麼大！怎會這樣巧。」

天下事，真是無巧不成書，我同競成緩步至鐵井欄街口時，竟與緝之打個照面，緝之微笑點頭而去。我語競成：現在，我真非立刻離開不可了！當向競成借得八角小洋，匆匆渡江，次早抵縣城，以書寄緝之，有披髮入山句，確係一時憤懣之語。

回家之後，急去白坭輿，跪在父親墓前，含着滿眶眼淚，頻呼父親！父親！兒已回來了！你還知道麼？但是叫了許久，永遠聽不到父親回答的聲音，更看不見父親愁容滿面、白髮如銀的相貌，只是山風呼呼，落葉蕭蕭所交織成的一片哀曲，奏出微微歎息之聲。唉！別離僅數月，而竟死生永隔，從此長爲無父之人，抱憾終天，曷其有極！

父親一生所受的折磨，所吃的辛苦，所忍人所不能忍的酸淚，滿望在他老人家有生之年

今世行善之人，得不到好報，因他前世所做惡業，餘報未盡故。但到了過去惡報已盡，今世善果成熟，自然會得到好報。

今世行惡之人，得不到惡報，因其前世所做善業，餘報未盡故。但到了過去善報已盡，今世惡果成熟，自然會得到惡報。

顏回短命，盜跖考終，均可作如是觀。

四六 虛 驚

當命運論戰之日，正法校補習完畢之時，於是整理行囊，急作歸計；因事前與永嘉西溪劉鏡心有約，故在溫州相候。一日，訪永嘉警察局長徐緝之，一見面，徐云：

「鐸民！請你速離溫州。」

「爲甚麼？我是溫屬人，難道溫州都不許住？」

「爲甚麼？你自己該知道！」

「不知道，所以要向貴局長請教。」

「我們接到情報，說你攜帶兩萬元，運動西南溪土匪。」

「你的情報太荒唐了！漫說兩萬元，連兩元我都沒有。」

「我同你是老朋友，所以告訴你；聽不聽由你。」

再就不良少年來說罷：

怎樣叫做不良少年？就是終日游蕩，不務正業，呼朋引類，結黨鬧毆，身藏利器，向苦惱的小販，勤苦的司機勒索。甚至強暴閨秀，目無法紀，這是不良少年的素描。

一個人如被人戴上一頂不良少年的帽子，父母爲你流淚，師長爲你傷心，親友爲你扼腕。社會對你，更會加以無情的唾罵。

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惡果？因爲你造了如上所說的許多不良少年的種種業，自然會給你一個惡名：「不良少年」之報。而且惡業重的，還要坐牢，甚至殺頭。

由你行爲所造成的種種惡業是因，被社會唾罵不良是報，也是果。

凡是被稱不良少年的，往往是相當聰明的孩子，只要能好好痛改前非，勤勉從學，算不定，三年五載之後，社會又會給你一頂無上的榮冕——「十大傑出優秀青年。」

那時，你的父母歡喜，師長欣慰，親朋羨慕，社會更會對你歌頌。

做惡業，就會得「不良少年」之報。做善業，就會得「十大傑出優秀青年」之報。佛家的業報與因果律，不是顯而易見麼？

或謂：既有因果業報，爲什麼世間有許多行善之人，會坎坎坷終身；行惡之人，而富貴壽考？你該知道；佛法的因果業報，是通乎三世說的。怎樣叫做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是。

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罪福如幻，漚起漚滅，何業之有？

然而我們該注意，這是對「我法兩空」的賢聖們說的。凡夫處處執有，處處造業，業性如何能空？業性既不能空，造業受報這一關，自然也無法避免。

就佛法的理論來看，做業受報是一種因果律。造什麼業，該受什麼報，因果絲毫不會錯誤。

業由自己造的，所以與別人不相干。別人所造的業，同樣也與我不相干。這就是「各各因各各果」了。

既各不相干，所以誰做的業，就該由誰來負責；雖以父子夫婦之親，也無法代受。這就叫做自業自受。

我們來打個譬喻罷：

小孩子吃糖果太多了，就會牙痛。吃糖果是業，也就是因；牙痛是報，也就是果。這等於說：「有此業，必有此報。」也等於說：「有此因，必有此果。」

假使你不造多吃糖果的業，你就不會因受吃糖果所發生的牙痛之報。這等於說：「無此業，即無此報。」也等於說：「無此因，必無此果。」

當你牙痛得很厲害的時候，父母只能抱着你團團轉，替你着急，甚至落淚，但無法替你代痛。這就是：「自業自受」的證明。

師？而且請教了以後，說你們今年運氣很好，你們預備怎樣？是否還要努力去奮鬥？」

「是的！」

「倘若命相師說你們今年運氣很壞，你們會不會有些着急？」

「是的。」

「那麼，我可以下結論了！命相師說你們好，還是要靠自己去奮鬥，於你們毫無好處。萬一說你們壞，未免心裡有些芥蒂；可能，或因心理上的緊張而成病。那，我們何必花這筆冤枉錢去算命、或看相。這，就是我不去的理由。」

而且我是絕對相信有命運的，但仍主張要努力去奮鬥。如果想坐以待命運之神的光顧，那，即或有好命運，也須會被錯過。所以我不算命，也不看相。這是我的人生哲學與你們不同之處。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儒佛二家對命運的看法：

論語：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可見儒家是主張有命的。但儒家對於如何有命的理論，却未有所闡發。

佛家不言「命」而言「業」。業指身、口、意三者而說；凡身所作爲的，口所言語的，意所想念的，或善、或惡，均稱爲業。又說：「定業不可轉」。頗與世俗定命論相近。

但佛家同時主張一切法性空；法既無自性，業亦自然不能成立。故毘舍浮佛偈云：「前

「理由很簡單，絕沒甚秘密。」

「何不說給我們聽聽？」

「我先要求你們一件事，希望你們隨意答我」：

「你們去算命或看相，是不是相信有命運？」

「當然相信。」

「既然相信有命運，任它去支配算了！何必再花錢請教？」

「希望化凶就吉。」

「有凶可化，有吉可就，那就無命運了。」

「你所說的是定命論，我們却不以定命論爲然。」

「你們以爲命相師，可替你們改造命運？」

「我們也不相信命相師能替我們改造命運。」

「化凶就吉，不是改造是什麼？」

「我們以爲化凶就吉，最後還要靠自己。」

「請問你們靠自己之法。」

「沒別的，多做些好事。」

「你們認爲多做些好事，既可化凶就吉，那末，平時多做好事就夠了，何必去請教命相

頃，向父親膝前叩別，相信淚珠必如泉湧，可能一時或哭得使我無法起立。父親在這時候，也必撫着我的頭，抱着我痛哭起來。這樣，豈非使父親更爲我而傷心，增重老人家的病情。因此，遂於先一日晚上，向父親叩拜，說：「明天兒要遠行了。願父親自己保重！」

第二天早晨，裝着很快活的態度離家，但是到了父親看不見我的時候，淚珠再也忍不住，竟號咷大哭起來。因爲當時下意識告訴我：「此去，你將永遠不會再看到你的父親了！」

果不出所料，離家數月，接從父來信，父親已與世長辭了！這是民國三年甲寅閏六月初二日；距生咸豐辛酉年六月初八日，享壽五十有三。嗚呼！傷哉！

在未接父親凶耗以前，一夕，忽夢脫一牙，這是骨肉分離之兆。足見父親彌留時，是在如何想念我！昔曾母嚙指，曾參心痛。我呢，雖得預兆，而竟未能急歸，與父親最後一面。碌碌半生，江湖故我，既未能稍養口體，遑論養志？不孝之罪，真是上通於天！

四五 一場命運的論戰

旅杭同鄉中，有兩位性情特出的朋友，只要聽到那裡的命師或相師很驗，必定要去一試。而且不時攜着我同去。這兩位：一是池尙同宗墨，一是彭勁聘臣。每當他們來勸駕時，我總很乾脆而不保留地說：「不去！」

「爲什麼？你一定說個理由！」

了房飯金，將多餘的留做賞金，取回藍布衫。這回，帳房兩隻眼睛，十分訝異地釘住我的面孔不放。我於是仍挺著胸，昂著頭，咳了兩聲，十分神氣地踱出旅館大門。

歸途，因思叔寶當年，受不住那股氣，向店東說了一句很自負的話：「我秦瓊人窮志不窮。」我當時自覺也有這種氣概。

一個人窮不要緊，「窮不失志」，然後方能「達不離道。」孔子不是一生過著艱屯的窮生活麼？

上海居已不易，於是向吉陞旅館，付清房飯金，取回行李，預備作歸計。

四四 灑淚別父

歸後不久，接法校通知，奉教育部令：警校轉學生，須補讀幾門功課。那時，適值父親頸部生個癰疽，勢頗危殆。父親是省慣了的，一天，思食箭魚，那是鄉間一種相當名貴的魚，價格頗不便宜。然而父親僅嘗了一口，連說：「不好吃！不好吃！這是一種不祥的預兆。我當時雖未說破，而內心却非常難受。像父親這樣病危的時候，做兒子的怎能忍心遠離。

然而不去罷，好容易千辛萬苦煎熬了三年而得的資格，萬一被教育部否認，豈非等於白費。躊躇再四，苦無兩全之道。

我每次遠行，必向父親叩頭辭別。這次，我是在萬分酸痛中，不得已而去。如於臨行之

我告訴你罷，事情是這樣的：當雄夫到杭州，寓情婦劉某家，爲警察所偵知，前去檢查。幸劉將信摺匿鞋底，穿着急往外跑，未爲警察所覺。現在，雄夫已回上海去了。我聞之，遂釋重負。雄夫後死於周蔭人大軍過境之難，惜哉！

自回到上海後，何海鳴曇花一現的獨立，業已過去。我的旅況，也遂愈窘。住在四馬路吉陞旅館，月餘未給分文。我雖發了許多SOS求援信號，但我所處的類似南北極孤島，收到信號的船隻，一時也無法援手。適因阮文儒之介，未携行李，得在五馬路同安旅館暫住。剛過一星期，逆旅主人，探知我自吉陞遷入，竟大肆辱罵，要送我去捕房。因爲他有意放大喉嚨，驚動了樓上下的住客，都出來看個究竟。那時候的我，如有地縫可入，不論多深，我一定要跳下去再說。

天下烏鴉一樣黑，讀者如果記得「秦瓊賣馬」的店主東那股神氣，就可明白我當時處境，是怎樣的不堪！

然而秦瓊還有一匹馬，一雙鎧可賣；我呢，祇有穿在身上的的一件藍布長衫。

那時物價便宜，做件藍布衫，連工不過塊把錢。而我所穿的，已是半新舊了，至多不過五毛錢。但而狠心的店主東，却看中了我這件寶衣，我只好乖乖地自動脫下來給他，免得他動手。於是三步併作一步，低著頭跑出門。這是有生以來所受的一次最大的恥辱與打擊。過了兩天，救生船到了。拿了四元，挺著胸，仰著頭，大踏步跨進同安旅館大門，還清

雖已漸趨沒落，但對這塊跳板，能保存一天，總想保存。他們搶先承認毛記，爲的是香港。毛記對他備加凌辱，焚使館，毆公使，英國始終不敢放個屁，爲的也是香港。自從鴉片戰爭以來，英國給我們的痛苦，足有一個世紀之久，我們再也無法忍讓下去了！

四三 餘音嫻嫻

當二次革命，將近尾聲的時候，忽然爆出一道冷門消息：何海鳴繼黃克強之後在南京宣佈獨立。

何海鳴是個拿筆桿的人，曾做過新聞記者。其時，我與浙江民報主筆湯雄夫，匿居上海十六舖溫處旅館，聞此消息，大爲興奮，相約訪民立報朱宗良，告以投軍之意。宗良又陪我們訪民權報陳匪石，得到介函，稱謝而別。

晉見何海鳴，有了匪石的八行，問題總算解決了一半。但川費呢，在那裏？

與雄夫相商結果，同去杭州告貸。遂將匪石的信，交雄夫保管，並戒勿携去杭州，免有麻煩。到杭州的次日，於晚飯時，一位警校前期同鄉同學，忽然問我：鐸民！你要同湯雄夫去投何海鳴麼？我愕然！然仍故作鎮定，否認其事。同學說：你還要賴，信已被雄夫遺在清泰門直街路上，幸被同鄉的警察拾得，只要三十元，即可贖回。

我知事已敗露，急思脫身之法，也遂無意於食。同學始笑說：鐸民！飯還是要吃飽的。

、居正等八人。香港總督，更不客氣，下令禁止孫、黃、胡、岑入境。自是袁的便衣爪牙，徧佈租界，任意捕人，於是茶樓酒肆「莫談國事」的標語，滿目皆是，上海也變成了一個恐怖的世界。孫黃諸公，不得不重作海外逋逃了。

英國是個先天貧血的國家，它能成爲世界第一等國，是專吸取他人的血，來養活自己的。而它所吸的血，却又來自後天失調的國家——中國與印度。

所以英國是中國與印度最可怕的一條吸血蟲。

英國又是出產海盜的國家，她的經營東方最著名的東印度公司，最初主持的一班傢伙，就是在印度洋上專門打劫滿載香料過往船隻的一班海盜。他們有本國砲艦作掩護，所以永遠不會失風。並將劫來香料，轉運歐洲各口岸，待價而沽。而當時用砲艦作後盾，以保護不名譽的鴉片貿易，強迫我們中國人，作自殺性買賣的，也是這班傢伙。

因此，我們今後如果有一天收復大陸，我們立刻就該收回香港，免得英國爲保全遠東最後殘餘的一點根據地而時刻在那裏興風作浪。這是對英國插足我國內亂一個最好的答復。

英國有句約言：「我們寧願失去皇冠上的寶石，決不放棄香港與直布羅陀。」直布羅陀是英國與西班牙兩國間事，我們可以不問。至於香港，不過彈丸之地，爲什麼看得如此重要？因爲香港是中國的門戶，同時也是踏進大陸的跳板。英國踞有香港，兩隻眼睛，却時時望著我們的大陸。只要有機會，就可憑這塊跳板，一脚跨入我們的大門，爲所欲爲。現在英國

、湖南、四川、福建、廣東等省，先後並起。袁世凱令李純率師扼守九江。鄭汝成保衛上海製造局。段芝貴爲江西宣撫使，以海陸軍夾攻九江。派張勳爲江北安撫使，進攻南京。江西、南京相繼失守。安徽、四川、廣東亦失敗。福建取消獨立，史稱「二次革命」。

我的天鐘報與浙江民報、漢民日報，即於此時同日被封。我以先一日去上海，得免。

二次革命的失敗，是英法製造吾國內亂的成功。也是袁世凱沐猴而冠的開始。然在國會方面，國民黨席次，仍佔多數，當時曾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預備起草憲法。但袁世凱如想攫取正式大總統，必須借重國會，遂有先選總統後定憲法的表示。國會迫於環境，遂起草大總統選舉法，於十月六日選舉總統。袁世凱自知不洽輿情，難獲當選，又嗾使軍警，包圍國會，迫令選己爲總統，其卑劣竟至於此！

袁世凱自攫取正式大總統後，國會已無所用，然立時解散國會，於面子上總覺有些過不去。乃以釜底抽薪之法，於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會中國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使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從此國會，遂告中斷。

袁世凱解散國民黨，與解散國會，皆先示意各省都督，來電陳請，然後始予「照辦」。其對國民黨，則先加以亂黨惡名，當時只要持有國民黨籍的，皆可就地格殺勿論。上海本是租界，一般人視爲最安全之地，也被五國銀行團借給袁世凱的英鎊所攻破。上海領事團，於七月下旬，竟徇袁請，簽字協緝黃興、李烈鈞、陳其美、柏文蔚、鈕永建、劉福彪、白逾桓

，同一卑鄙無恥的手段。

宋教仁不僅是國民黨中堅人物，也是中國第一流政治家。吳祿貞是同盟會北方軍中的柱石，也是袁世凱在北方的惟一絆腳石。去宋，袁世凱的政治障礙，解決了大半。去吳，袁世凱的北方天下，從此穩若磐石了。

袁世凱自暗殺宋教仁後，即移其目光於黃興。因宋死後，黃在國民黨的地位，僅次於中山先生，當上海地方檢察廳，票傳刺宋主犯趙秉鈞時，袁竟在北京買通了一位出賣貞操的女人周子儼，向京師地方檢察廳自首，說是奉血光團團長黃興的命令，組織女子暗殺團，暗殺袁總統等人。司法部長許世英，據以轉請上海會審公廨，傳黃審問。這是市井無賴惡作劇的勾當，居然會出自一國堂堂大總統手筆，真是中外古今未有的奇聞！

袁世凱的野心，因宋案而暴露無遺。他已知道南北戰爭，終不可避免，而戰爭的勝負關鍵，繫乎金錢。遂與五國銀行團擅行簽訂二千五百萬鎊大借款，事已見前。參議院於次日，衆議院於五月五日，先後決議：宣布無效。

同時袁世凱又與奧國訂購三百二十萬鎊軍械借款，更激起國民黨的憤慨與顧慮。

袁世凱有了五國所供給的資本，又有了奧國所供給的軍械，政治賭博的條件，可說都完備了；從此一意孤行到底，遂於六月間下令免去國民黨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的職務。七月，李烈鈞在湖口誓師討袁，黃興在南京響應。上海、安徽

擾亂，（謂宋鼓吹政黨內閣制）已有緊急命令，設法勦捕。」（應呼洪爲「蔭之老伯」）三月二十一應電：「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文件中有所謂監督議院政府神聖裁判機關於三月九日開審判決處宋以死刑，於二十日執行。）

元凶既得，舉國譁然，國民黨人，尤其憤激。二次革命，如矢在弦上，不能不發了。其實，殺宋之前，袁世凱還有一段狙擊吳祿貞的陰謀。事情經過如下：

吳是同盟會員，又是湖北人，此次民軍首義，發動在武昌，參加的多是湖北同志，公誼私情，自然比任何人都關心。那時、吳又是第六鎮統制，駐節石家莊，與駐灤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是士官同學。與山西閻錫山也是士官同學而兼同盟會同志。張紹曾與其協統藍天蔚，曾於九月初八日，電促清廷立憲，削去皇族特權，組織責任內閣。同時山西也宣布獨立。北方情勢，頗有「山雨欲來」之概。袁世凱一面請清廷派吳祿貞往灤州宣撫張紹曾，一面乘吳遠離機會，運動吳部協統周符麟，進攻山西娘子關。吳聞耗急回，制止周部異動外，並單騎往見閻錫山，表示合作。並以山西受撫，詭報清廷，爲緩兵之計。更與晉軍及二十鎮約定三路進攻北京。這個計劃如得實現，不特袁宮保第一把交椅坐不成，正恐死無葬身之地。而中國局面，又將是嶄新的另一頁了！

但是這位險詐成性的陰謀家，當無法打明仗時，就會用防不勝防的暗箭來傷人。他以重金運動周符麟暗殺吳祿貞，事後，却嫁禍蔭昌，說是蔭昌幹的。這又與刺宋教仁而嫁禍黃陳

受國父委托，將北上代理國民黨理事長。宋是主張內閣制的，這與袁的企圖，顯然大大不利。適五國銀行團亦於其時准袁墊借鉅款，袁一手持金鎊，一手持白刃，凡可以利動者，則以金鎊誘之。不能以利動者，則以白刃鑿之。遂於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十時，刺宋於滬寧北站。事後還要裝腔作勢，下了一道緝凶令，有：「暗殺之風，尤乖人道」等語。面皮著實比牛皮還要厚！同時復放出空氣，這是國民黨內部自相殘殺的結果。害了黃興、陳其美諸人，急得無法辯白，只好懸鉅賞登報緝凶。

二十三日，有個河南人王河法者，投四馬路捕房稱：「十天以前，我在文元坊應桂馨家兜售古畫。應給我一張照片，叫我謀殺這個人，許以千元為酬。我說：我只會做買賣，不會殺人。今天看報，才知道這個人就是全國景仰的宋先生。」捕房據報，即派眼線在湖北路迎春坊二百二十八號妓女胡翳雲家中將應捕獲。翌日，搜查應宅，正兇武士英亦被擒。並搜出應與國務總理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等往來密電本，五響手鎗及有關證據多件。後來根據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閔製版公布，有如下多種：

「密事速行、川效」「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印十萬冊，擬由橫濱發行。」二月二日洪致應：「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弟（指應）須於題前逕密電老趙，索一數目。」二月四日洪電：「各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閱後色頗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望即進行。」「請款不可超過三十萬。」「梁山匪魁，應速勦滅」「毀宋酬勛位，」三月十四日應致洪：「匪魁四出

疑。

大凡一個做偽的人，是難於持久的。最初，袁世凱對於全國屬望的國父，尚有幾分顧忌。數月後，袁世凱的狐狸尾巴，終於現形了。先詆國父的鐵路計劃爲大砲。至民國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竟一不作，二不休，將國父的鐵路督辦名義，也予撤銷。至此，已將當時煮酒論英雄那股熱烈的態度，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下面是袁世凱背叛故事中的第二幕——背叛民國：

袁世凱背叛民國的醜劇，自暗殺宋教仁揭幕，至洪憲大登殿結束，其間不少形形色色，歌頌聖明，令人肉麻的鏡頭。廉恥道喪，當較今日紅朝尤甚！至今追憶，令人感慨萬千！

暗殺是一可鄙可恥，懦弱無能的表示。尤其是政治性的暗殺，被殺的對方，往往是個胸具經綸，抱負不凡，有爲有守者。自知無法明爭，始加以暗殺。這，對人才方面、國家方面來說，皆是一件不可估計的損失！爲著滿足個人的企圖，而使國家蒙受莫可補償的損害，更是不可寬恕的罪行。

宋教仁是國民黨中特出人物。有學識，有遠謀，尤有操守。在間島問題一書中，袁世凱已深知其人。及唐內閣任內，宋爲農林總長，當時總長薪水月僅二百元，袁氏喜弄權術，每人各送交通銀行支票簿一本，任其自行支取。及內閣總辭職，宋將支票繳還，未動分文，使袁世凱「收買黨人」的好謀，全歸失敗，不覺扼腕累日。而宋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却又日隆，

夢痕記

始終有驚無險。蔡等向未……這一手法的妙處，是由歡……於是南京臨時參議院，除……黃興留守南京，統率南方……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也……

國父於卸任臨時大總統……一再邀請國父北上，乃於……在話下。不料 國父竟爲……

「弟到京後，與項城接談略同。以弟所見，項城實，無以副黎之望。弟到此結果。」

一則曰：陷於可悲。一

國父當時，有欲以十好！說：公築路二十萬里笑。頗有「煮酒論英雄」

亦從此閉幕。

這裏，我要說一件不可思議的巧合事情：北京城是由元朝擴建的，當中正陽門，左崇文門，右宣武門；而元亡於至正，明亡於崇禎，清亡於宣統，皆與三城門的首一字巧合。豈真冥冥中已有前定？

四二 雙料叛逆袁世凱——叛民國

自清廷退位詔書頒佈後，袁世凱即電南京臨時政府：「共和爲最良國策，世界所公認。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爲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等語。國父接電，遂向臨時參議院辭職，推袁繼任，並附三項條件：

- 一、政府定都南京。
- 二、新總統去南京就職。
- 三、必須遵行臨時約法。

同月十五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爲總統，黎元洪爲副總統。當即開始制定約法，定爲內閣制。三月八日，在南京、北京公佈。此爲中國有根本大法之始。

南京臨時政府，特派蔡元培等爲代表，北上迎袁南來就職。袁氏滿口答應。並令各機關，即辦結束，以示決心。不料於某夜，忽然串演一幕兵變笑劇，鎗口都向代表行轅施放。但

持清帝退位，實行共和；袁世凱則主張速開國會，由國民公決國體；會議遂陷停頓。及國父就任臨時大總統，袁氏堅不承認。國父不願以兵戎相見，乃作有條件之退讓：

①清帝退位；②袁世凱須宣佈贊成共和，誓遵參議院所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③國父於清帝退位後，即辭去臨時大總統職，由參議院改選袁世凱繼任。南北遂達成協議。

於是袁又將早已擬就的優待清帝退位條件，告訴奕劻，提出御前會議，清廷親貴，組織宗社黨，加以反對。民國元年一月，袁提議取消南北兩政府，另在天津成立臨時政府，爲南京政府及清廷所反對。國父公開聲明，如清帝退位，袁氏贊成共和，當辭職推薦袁爲臨時大總統。袁乃向清廷表示辭職。同時授意外務大臣胡維德，民政大臣趙秉鈞，郵傳大臣梁士詒等，聯名奏請：人心已去，請速頒佈共和。一面嗾使段祺瑞等四十七位將領，奏請退位。適其時，袁因被刺，藉此不復入朝，一切逼宮好戲，都命趙秉鈞替他扮演。某次御前會議，趙竟沉下臉向隆裕說：「只管天天開會，會而不議，議而不決，這真等於築室道謀，三年不成，內閣只好總辭，臣等只有不幹的一法。」逼得隆裕暗暗流淚，一語不發。

良弼是滿清宗社黨的首領，同時也是親貴中死硬派最有力的一人。自被彭國珍烈士炸死後，親貴相率出京避禍，隆裕更陷於孤立，不得已揮淚與趙秉鈞商定退位後優待皇室條件。始於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二月十二日，（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清帝溥儀名義，下詔退位，結束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的專制統治。而袁世凱欺侮寡婦孤兒所演唱的一齣逼宮醜劇，

四一 雙料叛逆袁世凱——叛滿清

袁世凱做過滿清時代的直隸總督、兵部尚書、軍機大臣，君臣之義早定，而竟背叛了滿清。袁世凱又是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信誓旦旦，而又背叛了民國。確實够得上是一位道地的「雙料叛逆者」。

以下是袁世凱背叛故事中的第一幕——背叛滿清。

自武昌起義後，清廷一面遣蔭昌、薩鎮冰、率陸海軍南下，夾攻武昌。一面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袁嫌不够味，無法遂其奸謀，撒嬌作態，辭謝不拜。後因薩鎮冰率艦反正。蔭昌被民軍打得落荒而走。清廷不得已，乃授袁爲欽差全權大臣，統制舊部馮國璋、段祺瑞第一二兩軍，並派徐世昌勸駕。又於九月十一日，下詔罪己，革盛宣懷職，開放黨禁，取消皇族內閣，頒佈立憲條款。袁世凱乃以勝利者姿態，提出下列條件：

①明年開國會。②組織責任內閣③寬容起義領導人。④解放黨禁。⑤授予指揮海陸軍統帥權。⑥充足軍費

清廷全部接受，並任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於十月十三日，下令停戰。

袁遂派人與武昌軍政府接洽議和，各省代表，在漢口集議，決定：袁若反正，可選爲臨時大總統。袁得民軍同意，派唐紹儀爲代表，與民軍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開始和議。民軍堅

是也」，擔負重要角色的，當然只有英國。英法皆係憲政先進國，借款未得國會同意，不能生效，寧有不知之理？知之而復故犯之，其居心的險惡，不但不願見中國有個統一而現代化的強大民主國家出現，同時更希望中國因此發生內戰，其企圖至為明顯。因為這樣，他們對於東方，就可永遠宰割下去。我們證以美國當時駐北京公使致其國務院的電文說：「與列強合作，借款給袁世凱，可對中國南方領袖之氣焰，予以打擊，不致要求過奢，致中國南北兩方和議，不能成立。」「打擊南方領袖」，是英法的陰謀，美國公使是上了英法的圈套，無意中作了一次幫兇者。「南北兩方和議，不能成立。」是袁世凱的宣傳，欲藉此委過南方，使借款得以早日成立。幸而美國政府，始終未予採納，我們對之，實不勝其欣慰與感謝。

五國銀行團，藉英鎊威力，除摧毀我國政治上的新興機運外，更帶給我們此後國家財政上以致命的束縛！因此，我想到一個故事：上海英租界外灘滙豐銀行大門口，右邊安着一隻醒獅，左邊安著一隻睡獅，而在睡獅身上，還緊緊地綁著一條大鐵索，使它動彈不得。這是英帝國主義者對我國整個策略的縮寫。我每次經過其地，必側目向牠多看幾眼，咬緊牙根道：「看你橫行到幾時？」。

銀行團以關餘鹽餘作抵，並且還要由英法派人管理，這就是一條大鐵索。後來發生金佛郎案，法國以關鹽餘作武器，迫脅吾政府就範，這都是袁世凱一念之私所種成的惡果。

六項條件。其最要者爲：

- 二、作爲擔保之稅收，應由海關或類此機關管理之。
- 三、借款用途，應由六國銀行團監視。
- 六、在大借款未發行以前，中國政府，不得向他處商借外債。
- 七、中國政府，應承認六國銀行團爲中國政府之財政代理人。

以上條件，有損中國獨立，吾國朝野，反對甚烈，交涉又陷停頓。銀行團爲抵制計，乃停止墊借。一面阻止其他公司對中國政府借款，迫使袁世凱就範。終於民國二年議定合同，擴充借款總數爲二千五百萬鎊。

當借款合同簽訂的時候，俄法兩國，爲雇用洋員問題，爭持不下。美國以條件過苛，有害中國行政之獨立；並不准另行借款，有干涉中國財政之嫌，表示反對；宣告退出六國銀行團。如說國際間尚有正義感的話，事實擺在我們面前，自然只有美國。

其時，袁世凱與國民黨已發生衝突，希望大借款早日成立，遂於民國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與五國銀行團簽訂二千五百萬鎊大借款正式合同。同日雙方復簽定善後借款墊款合同，由銀行團立即墊付一百萬鎊，以應中國政府急需。袁世凱因得這筆大借款的幫助，從此毀法亂紀，無所不爲。終致改制稱帝，都是英法五國大借款所種的惡果。

參與大借款雖有五國，但操縱其中的，實爲英法兩國。而在背後捏鵝毛扇，扮作「山人

中國近百餘年來，自鴉片戰爭開始，一直到庚子八國聯軍之役，這一連串的國恥，皆由外國人來導演，自不待說。即民國以後頻年內戰，也無不由外國人在背後鬼鬼祟祟，插足其間，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希望在混水中摸魚。五國銀行團二千五百萬英鎊的一筆大借款，即其最著的鐵證。我們今天重述這一件事，猶覺不勝其遺憾！

事情的經過，要溯到宣統三年辛亥四月十五日以前，清政府與英法美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幣制借款一千萬金鎊說起。後因武昌起義，事遂停頓。十一月十七日，美國駐北京公使，電告其國務卿，謂：「四國銀行團駐北京代表，皆願借給袁世凱，作日常費用，以維持北方秩序。」國務卿復電：「借款應遵守中立原則，不能用為內爭。」至十二月初旬，英法迫不及待，決以少數借款給袁世凱，表面上是說作為普通行政之用。骨子裏則在維持袁的政治生命。後因革命政府通電反對，又復停頓下來。

南北和議成立，袁世凱以臨時統一政府的姿態，續商大借款。四國政府，為協以謀我起見，正式邀請日俄參加，於是四國銀行團，遂成為六國銀行團。

日俄兩國，對中國野心，是英法所熟知的。如果不拉日俄入圍，這條肥而又碩的中國大魚，可能會向日俄漏網。一旦有日俄加入，它們這根吊死鬼的繩子，要抽緊就抽緊，要放鬆就放鬆，可以任所欲為了。

六國銀行團，根據法國巴黎決議，可先墊借中國政府銀八千零六十萬兩。但中國須遵守

自勞動大學醜聞傳佈後。某報曾贈以聯云：

教育教育；

學生學生。

大有「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之觀。

閒話少說，言歸本題，當安鎮跨出我的報館大門時，電話鈴響了，原來是邵傑三約我去談談。

傑三是溪港鄉人，距我家約十里而近。他是講武堂高材生，那時是某機關的科員。我們雖是同鄉，却少過往；去後，坐了半晌，所談不著邊際。屢興辭告歸，傑三堅留晚飯，又留我住宿。我語傑三：如不回去，明天報紙就要交白卷。改日再談吧！才勉強脫身。

次晨，忽傳邵傑山是夜被捕的消息。到了第二日，傳邵傑三已被殺。

我不覺捏一把汗！假使那天不是堅決辭歸，無疑地，必致同時被捕。那末，不管證據有無，即以天鐘報平時持論的激烈來說，已經足夠罪名。況傑三是日一再堅留，必有用意，可能要我替他起草一篇檄文之類，也是意中事。那，不是證據確鑿了嗎？

現在回想起來，又是死裏逃生的一次。

四〇 助桀爲虐的五國銀行團

夢痕記

於是趕快收拾殘局，急向外福回家的時候，偏來一位不得會長有苦無法說。因她也。經過一段不長不短的時間：姊姊！我有些不舒適，再速快跑。這段平等故事，淪

報載：法國名劇作家白女詩人大談其男女平等之道的肩膀，大聲說道：「請妳。這是中外一段不謀而合。另一個故事，則出在「義」最時髦的時期；上海營資爲笑談，政府迫不得已，笑著對我說：「鐸民兄！我名警士，查封該大學時，在及淫穢書刊，像這樣辦學坊

席將散了，辜先生又忍不住問道：「各位對好了沒有？」結果仍是面面相覷，一聲不響，以無言來做答覆。

辜先生接著道：「各位如客氣，我替你們對，如何？」

「好！好！」這是給他們一個脫身的機會，所以連忙歡喜地齊聲答道。

「阿要難爲情？」

這副聯的妙處，上下聯都是上海灘上罵人的土話。但用在這個場合，確實够得上說：「天衣無縫」，恰到好處。

笑話還多著哩！索性再說一、二事，聊供讀者茶餘酒後之助吧。

西子湖邊，春光明媚，一位專講平權的會長，坐著自備人力包車，預備出席演說會。當她經過一條小巷時，偶然發現一位男子，面壁方便。芳心一動，自忖道：凡是男子可做之事，我們婦女，也該「當人不讓」，才算「平權」。這件事，該由我率先來提倡。主意既定，到了第二條巷口，立命車夫阿福緊急剎車，一個箭步，跳下車來，向巷內進去。阿福因這是一條死巷，心有所疑，悄悄地隨著後面看個明白，只見會長，正對著牆壁，在那裏站著方便。趕快縮回來，不覺發出會心的微笑。

話說會長那時，不知是否初次嘗試，心理上未免有些緊張；抑或生理上的關係，只覺一股熱流，從兩腿直瀉而下，袴子都被濕透了。會長心知有異，向地下一視，不過幾點殘滴。

泡特金，閉口托爾斯泰，不如是，好像就不足以稱時髦也者，這種病態，直到革命軍北伐完成，始慢慢地扭轉來。

同時，上海還有一種特殊風氣，凡是公共場所，如戲院、酒館、電車等處，彼此相見時，總要說幾句中國話，夾上幾句洋涇浜式的英語。當時曾鬧過這樣一個笑話：

一天晚上，有人邀宴辜鴻銘先生，陪客是洋裝革履，華語英語，夾七夾八，神氣活現的先生們。而辜先生呢，頭戴紅頂結緞帽，身穿長袍，外面還加上一件黃而且舊的背心，手拿一根旱煙筒，像這樣打扮的老頭兒，在他們心目中，顯然是個十八世紀人物，應該送入古物陳列所裏去，怎好在十里洋場中出現？那裏知道這位老先生，却通曉八國語言文字，是清末了不起的學者，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辜先生最初還是竭力忍耐著。後來愈看愈不順眼，遂向他們說：

「各位會對對嗎？」凡是清末學生，都學過這一手。

「會！」齊聲應道。

「那，我出對請各位來對，如何？」

「好！」大家又齊聲應道。

「像煞有介事！」這是辜先生出的上聯。

大家面面相覷，久久不能對一字。

：第一、要提高人類的自律道德。第二、要怎樣打破國界與種族等的偏見。第三、要打破人類語言的隔膜。現在我們的國家，還有租界與領事裁判權哩！你剛從上海來，難道已忘記了麼？」安鎮答道：「對於語言，我們已有一種世界語，正在各國努力展轉傳佈中。」我說：「很好！語言總算有了辦法。其餘問題，預備如何解決？」

安鎮無語。接着笑道：「鐸民先生！我們都是窮朋友，你爲什麼不贊成？」我不贊成，但也不反對；因爲各有各的思想自由呀！不過窮朋友三個字，或須是你們良心話，如果早些說，那末，這一場類近滑稽的對白，就可避免，豈不又省事，又乾脆？

不久，杭縣知事周六介，委徐安鎮主持旗城開闢事宜；不二年，成家立業，一躍而爲資產階級。從此，再也不談三無了！

自民國二年至民國二十年間，可說是中國思想最混亂的時期。有江亢虎的三無主義。有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輩的托派共產主義。又有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禮教，線裝書有毒，孝道是放高利貸等的妙論。多至不可究詰！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愈說得怪誕，愈有人捧場；愈說得詭譎，愈有人盲從。「逆情以干譽，立異以鳴高」，無非將自己在血氣未定，性好衝動的青少年之前，塑成一尊偶像而已。然無形中却爲共黨鋪路，後雖懺悔，而大陸三千餘萬死於非命的同胞，終不能因懺悔而生死肉骨。

又有由法國一船復一船運回來的種種社會主義，於是大家一窩蜂趕熱鬧，逢人開口克魯

外，還可兼做一些生意，就可永久維持下去了。所以特命我們二人來看你，不知你的意見如何？」

我真有些受寵若驚了，當時私忖：「這是收買的陰謀，我曾反對王朗月於前，怎可自己重蹈於後。」主意既定，就對他們說：「都督的厚意，我很感激！這問題讓我好好地考慮一下」漱巖說：「好！我待你的回音。都督很器重你，要我們代達，有空請常去公館談談，如有見到的地方，都督很願意接受。」

但是同來那位舅老爺張樹屏，祇是默座一邊，始終不發一言。我想：他當時的來意，怕漱巖一人，未必能取信於我，有他參加，不但可使談話分量加重，且可反映其真實性。

張王去後，我就把經過情形，告訴報館同人。他們齊聲說：「那太好了！我們拿他三數千元，把報館交他們去接辦，你也可免天天爲出報而去質庫，豈不兩全其美？」

我笑說：「你們勸我出賣人格麼？三數千元可以成交一筆人格交易，古今來恐無這樣便宜貨？」

一天下午，當我正在報館整理稿子時，忽來一位不速之客——大荊徐安鎮，同我大談其三無主義——無政府、無法律、無家庭。我答：「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言，未免太高了一點，簡直高到不可攀的程度！這，且待數千年以後再談。」

「如果你們只是說說便了，那倒無所謂。如真要達到你們底目的，我可貢獻你一些意見

我是由警校學生歸併法校肄業的。警校招生，限定兩種資格，上文均已說過。我於兩種資格都沒有，所以在當時，是借族姪朱衣德名義去投考的。他是前清縣學生，那時已經死了。但他的年齡，僅長我數歲，雖然冒名，還可勉強將就過去。

自從歸併法校，我即正名為朱鏡宙，這是第三次了。自朱磊、朱衣德、凡數易。最後算是朱鏡宙。其中還有許多筆名。老子說：「名可名，非常名。」佛言：「凡是名言，都是虛妄不實。」我的數四易名，可做為注脚看。

中外聖哲，看得比水晶還要透亮，所以能役名，而不為名所役。這要放得下才與。說到名字，想起一件巧合的故事：當我想投考警校之前，曾悄悄地起了一卦，得：「朱衣筆點」四句。我在三二節內已說過。後來我固以「朱衣德」之名錄取。卦辭竟將三字之中，拈出「朱衣」二字，難道這也是命運之神，冥冥中有所安排？簡直不可思議！

報館出版不及兩月，朗月忽然變節，向袁世凱的爪牙，賣身投靠去了。我大憤，遂離開報館，自組天鐘報。

天鐘報的經費，本無固定來源，專賴幾位同志，私人捐助，自然難於持久。後來被浙江都督朱瑞介人知道了，承他好意，特遣都督府顧問兼私人秘書王漱巖，偕其妻舅第一屆衆議員張樹屏過訪；張君素昧生平，王於自由報同住過兩個月，自然相當熟識。於是直捷了當地同我說：「都督知道你的報館維持很困難，想替你買一副印刷機器，這樣，除印刷自己報紙

我兼任上海中華日報杭州通信員，每月也有十六元，因此，得以按月寄回一些家用。生活到也安定。然而好景不常，過了數月，標統換人，銘常交卸隊官。上海中華日報，也宣佈停刊。我遂成爲失業者。

三九 另一頁生活的開始

不久之後，杭州自由報，籌備出版。聘太平王伯常爲總主筆，黃巖王葆禎漱巖編輯文藝。我與仙居王朗月，編輯本外埠新聞。租城隍山麓民房爲館址，尙覺寬敞幽靜。

自由報是自由黨浙江支部所主辦。自由黨總裁，由孫中山先生兼任，與國民黨可稱同一娘胎，因此我亦不辭。

然而籌備復籌備，天天說要辦印刷機器，機器永遠在製造廠裏，毫無消息。同人看苗頭不對，紛紛辭館，各奔各的前程去。

這時候，又有清泰門直街自由旅館小開，要辦民鐸報，邀我同朗月，替他籌備。結果，也同自由報一樣，胎死腹中。

我語朗月：今年該是我們最倒霉的一年了！爲甚碰到的都是鬼？所說一直是鬼話。

話雖如此，但他們確給我一種新生命的啓示與鼓勵。遂語朗月，我們自己幹罷！於是相偕向法政學校許校長告貸三百五十元，終於辦成了報館。

司書的職務，實在很閒，除月終造報箕斗冊三份外，其餘來往公文很少。即有，也極簡單，這大概與軍隊生活有關。

我的薪水，每月十六元。伙食例由隊官津貼三元。隊置司務長，專管全隊伙食雜務等事，等於普通商店的帳房與買辦。每月終結算，如有不敷，須自己掏腰包。但那時物價便宜，三元差不了好多。而且吃得很好。因為隊裏伙食，分大廚房與小廚房，大廚房專司士兵伙食，小廚房專管長官伙食，故一日三餐，隊官、排長、司務長，俱同席進餐，有肉有魚。只差一樣——「出無車。」

軍隊的大廚房與小廚房制度，頗與中國佛教叢林裏的大廚房與小廚房相類似。叢林裏的大廚房，專供全寺大眾伙食，平時包括方丈以下諸執事，與大眾師在內，都由大廚房供給的，彼此無二無別。小廚房則專為招待香客而設；比軍隊專為官長而設，可以够得上稱為平等化與大眾化了。

其次，叢林的雲水堂與禪堂的臥具，是一人一個榻榻密鋪位的大房間，也與軍隊的鋪位相同。因此，有人謂中國的陸軍制度，仿自日本；日本的制度，則取法吾國叢林的設施。這更值得佛教徒們驕傲了。

提到那時軍風紀，確實值得讚歎！全隊憑箕斗冊點名發餉，隊官除月薪六十元外，絕無吃空額那回事。

三八 牛刀小試

杭州光復後，學校停頓，適鈕永建惕生先生，在上海組織學生軍，參加北伐。我與同學，繼起響應，推我起草宣言，送全浙公報發表，傳誦一時。

學生軍消息宣佈後，報名非常踴躍，一星期間竟達千人，這，完全出乎我們始料以外。無疑地住的吃的，自非我們作學生的小伙子們所能解決。而且人數多了，管理方面，萬一出些岔子，責份實在太大。於是我與同學三人，普謁浙江臨時都督湯壽潛蟄仙先生，請其派員點收，俾成勁旅。湯都督面允照辦。我呢，由師範講習所時代的體育教員周作民先生介紹，入南星橋八十二標第三隊（就是現在的連）充當司書。隊官是西鄉蔡銘常先生，浙江武備學堂畢業。

那時候軍隊的建制，與現在少異，其系統如下：

現在：師（師長）——旅（旅長）——團（團長）——營（營長）——連（連長）——排（排長）
 清末：鎮（鎮統）——協（協統）——標（標統）——營（管帶）——隊（隊官）——排（排長）

現在每師三旅，每旅三團，每團三營，每營三連，每連三排，稱爲三三制。

過去每鎮二協，每協二標，每標三營，每營四隊，每隊三排，每排三班。連與隊以下，今昔相同。

！祀春哥！還有兩元呢？他連頭都不回地說：「太公爺（就是祖宗的意思）的銅鈿，慢慢用罷隊顯！」（是來得及的意思）。

當時店內的祀介，看到這股神氣，只是頻頻搖頭，歎息不置！我呢？只好忍氣吞聲，乖乖地收了這四元，將要拼出來的一股酸辛淚，急向心裏嚥下去。

在慢吞吞地歸途中，我背着人頻頻拭淚。自忖道：這些錢，正如祀春自己所說：是太公爺的，並沒要他掏腰包，爲什麼這樣地給我以難堪？但是一到家門，我還是裝著歡喜的面孔，生怕父親知道了，爲我而生氣，而羞憤！因老人家年紀大了，最也無法負擔這樣難以負擔的凌辱！

論祀春這個人，連半個字都不識。他好像江海中的水母，用蝦作眼睛。當蝦在它腦壳上跳起舞來，它就慢慢地沉下去；舞跳完了，又浮上來。所以蝦是水母的指揮者。

祀春水母的眼睛——蝦，就是鍾先生。

祀春做乘衆管首的影子，每一筆收入與支出，都要鍾先生替他上帳。所以事實上的管首，還是鍾先生。因此，我雖不敢遽斷爲祀春少給我二元，一定出於鍾先生的指使，但至少他是知道的。

祀春的態度，使我意味著未來一年半漫長歲月中，關於我學費問題的一種紅色信號，已經升起來了，怎樣地去應付這場風暴，使它平安渡過，著實有些誠惶誠恐的顧慮著。

然非吾村各宗祠所能負擔，只有向自力更生一途轉進。

我的族祖墨仙公有句云：「自今不受嗟來食，門外從人說短長。」公之傲骨嶙峋，讀其詩，頗爲嚮往。

我因一年半警校學費所受的折辱，遠比「嗟來之食」還不如！但數目究若干？我可明白地告訴讀者——六元。

爲著六元，要我付出一大筆辛酸之淚作代價，未免過於殘忍罷！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我知道父親個性倔強，除非對方以善意相視，決不會向任何惡勢力低頭的。但欲請各宗祠幫忙，鍾先生的是或否，可以有決定性。英雄末路，你不低頭，也要低頭。當年淮陰侯，還不是向市井無賴屈辱過麼？因此，我於向鍾先生辭行的當兒，先來一番懇託；到了杭州，又寫封掛號信給他，說：學膳費每年要四十元，來回四次川費及零用，至少也需二三十元，請他幫個忙。後來我知道學費部分，視各宗祠親疎與本身能力，分別擔任；川費零用，由我自己設法。

最初兩學期，還算順利。到第三學期，惟秉衆六元，經過三番五次的懇求，到臨行最後的一刻，始由管首祀春，怒形於色地拿著四元，向祀介所開的南貨店櫃檯上，狠狠地一拍，「那！（這是發語辭，略帶命令式。）拿去！」掉頭就走。我還是下氣低聲地連呼：祀春哥

內務總長	程德全	次長	居正
外交總長	王寵惠	次長	魏組宸
財政總長	陳錦濤	次長	王鴻猷
司法總長	伍廷芳	次長	呂志伊
交通總長	湯壽潛	次長	于右任
教育總長	蔡元培	次長	景耀月
實業總長	張謇	次長	馬君武

內閣組成後，發表施政綱領：一、改用陽曆。二、改換五色國旗。三、頒布臨時軍令，限制各省擴充兵力。四、整理全國警察。五、解放奴婢。六、洗滌煙毒。七、取締各省借款等。這是中華民國呱呱墮地第一聲。

三七 履霜堅冰至

武昌革命志士所流的熱血，將我數千年文明古國，寫出了另一頁更光輝而燦爛的詩史。同時也將我的新生命，帶入另一世界里程的開始。因為從那年起，警校由省議會決議，歸併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我已齊一變，至於魯了。

法校學生，一律通學，膳宿等費，皆須自理，每年至少約在一百五十餘元左右。這，當

同時復發表對各友邦書凡若干條：

- (1) 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爲有效，至於條約期滿而上。其締結於革命事起以後，則否。
- (2) 革命以前，滿清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民國亦承認償還之責，不變更其條件。其在革命軍興以後者，則否。其前經訂借，事後過付者，亦否。
- (3) 凡革命以前，滿清政府所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民國政府，亦照舊尊重之。其在革命軍興以後者，則否。
- (4) 凡各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在共和政府法權所及之域內，民國當一律尊重而保護之。
- (5) 吾人當竭盡心力，爲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安定吾國家於永久堅定之基礎上，務求適合於國力之發展。
- (6) 吾人必求所以增長國民之程度，保持其秩序。當立法之際，一以國民多數幸福爲標準。
- (7) 凡滿人安居樂業於民國法權之內者，民國當一視同仁，予以保護。
- (8) 吾人當更張法律；改訂民刑商法，及採鑛規則。改良財政，蠲除工商各業種種之限制。並許國人信教之自由。

各省代表，並同時推舉黎元洪爲副總統。制定臨時約法。一月三日，中央行政各部，相繼成立，其總次長人選如下：

陸軍總長	黃興	次長	蔣作賓
海軍總長	黃鍾英	次長	湯薌銘

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爲脫離，對於各省爲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血鍾一鳴，義旗四舉，擁甲帶戈之士，遍於十餘行省，雖編制或不一，號令或未齊，而目的所在，則無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爲共同之行動，整齊劃一，夫豈甚難？是曰軍權之統一。國家幅員遼濶。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者，清廷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以遂其僞立憲之術；今者，如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太綱既挈，條目自舉。是曰內治之統一。滿清時代，藉立憲之名，行斂財之實，雜捐苛細，民不聊生，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必期合於理財學理。而尤在改良社會組織，使人民知有生之樂。是曰財政之統一。以上數者。爲行政之方針，持此進行，庶無大過！若夫革命主義，爲吾儕所倡言，萬國所同喻，前此雖屢起屢蹶，外人無不鑒其用心，八月以來，義旗颯發，諸友邦對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態，而報紙及輿論，尤每表其同情，隣誼之篤，良足深謝！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義，與我友邦益增親睦，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趨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爲倖獲，對外方針，實在於是。夫民國新建，外交內政，百緒繁重，文顧何人，而克勝此？然而臨時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十餘年來以至今日，從事於革命者，皆以誠摯純潔之精神，戰勝其所遇之困難，即使此後艱難遠逾於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無阻，必使中華民國之基礎，確立於大地，然後臨時政府之職務始盡，而吾人始可告無罪於國民也。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萬萬同胞鑒之。

國號爲中華民國。以五色旗爲國旗。青天白日旗爲海軍旗。

孫公當選後，於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由上海到南京就職。並發表誓詞：

臨時大總統孫文遺像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爲衆服務，至尊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爲列強公認，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自誓。」

孫公宣誓畢，由各省代表授大總統印。孫公受印。並發表就職宣言：

「中華民國締造之始，而文以不才，膺臨時大總統之任，夙夜戒懼，慮無以副國民之望。夫中國專制之毒，至二百餘年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蹈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國民以爲於內無統一之機關，於外無對待之主體，建設之事，刻不容緩，於是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自推功讓能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任者，自服務盡責之觀念以言，則文所不敢辭也。用是勉從國民之後，能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端在今日，敢披肝瀝膽，爲國民告：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爲

發給三元，各自設法暫避。杭、嘉、湖、紹同學，相率回家。我去半山，投鄉人葉天華理髮店暫住。

半山是杭州拱宸橋去上海水上交通必經之路。夜半，忽爲貢！貢！聲所驚醒。我知道那是舊社會一種迎神賽會用的短銃聲。

繼聞兒女哭叫聲，天華急忙下樓去，約莫一點餘鐘，回來說：杭州已被民軍佔據。這回逃出來的，是杭州府太爺。大概他們是事前避到拱宸橋去的。

我被這種喜訊所興奮，再也不能入睡，只得坐待天明。

不到一點多鐘，又聞貢！貢！幾聲，天華又急下樓，分得男女衣服多件。歡天喜地的說；撫臺衙門，已在起火焚燒中。

天一亮，我即匆匆從艮山門回校。一路上行人稀少。商店住戶，都緊閉著門。而且看不見一個士兵。我當時不覺大驚！這，那裏像經過一次大變動的樣兒。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喜慰。中國費了數十年訓練新軍，到今天才知道工夫不是白費。

三六 中華民國的誕生

辛亥十一月初十日，由獨立的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會，選舉總統。結果，孫中山先生得十六票，當選爲臨時大總統。代表會並決定十一月十三日即陽曆一月一日爲開國紀元。定

武昌首義黎都督元洪遺像



推焦達峯爲都督；後焦遇害，由譚延闓繼任。同日，陝西宣告獨立，公推張鳳翱爲都督。九月初二日，江西九江宣告獨立，公推馬毓寶爲都督。九月初八日，山西宣告獨立，公推閻錫山爲都督。九月初十日，雲南宣告獨立，公推蔡鍔爲都督。同日，江西宣告獨立，公推吳介璋爲都督；後吳辭職，由李烈鈞繼任。九月十三日，上海宣告獨立，公推陳其美爲都督。九月十四日，貴州宣告獨立，公推楊藎誠爲都督。九月十五日，江蘇蘇州宣告獨立，公推程德全爲都督。九月十七日，廣西宣告獨立，公推沈秉堃爲都督；後沈被逐，由陸榮廷繼任。九月十八日，安徽宣告獨立，公推朱家寶爲都督；朱旋被逐，由柏文蔚繼任。九月十九日，福建宣告獨立，公推孫道仁爲都督。同日，廣東宣告獨立，公推胡漢民爲都督。九月二十三日，山東宣告獨立，公推孫寶琦爲都督，後經袁世凱派員勸解，即取消獨立。十月初七日，四川宣告獨立，公推蒲殿俊爲都督。時僅三月，滿清江山，已去三分之二。

浙江是十月十九日夜光復的。是日下午，風聲甚緊，警校當局，爲學生安全起見，每人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省都督爲照會事：

我軍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各友邦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幸福。所有民國軍政府對外之行動，特先知照。免滋誤會。

一、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所訂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一、賠償外債，照舊擔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

一、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域內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

一、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

一、清政府與各國所立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借之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照會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一、各國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

一、各國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爲戰事用之物品者，搜獲一概沒收。

以上七條，特行通告各友邦，俾知師以義動，並無絲毫排外性質，摻雜其間也。相應照會貴領事，轉呈貴國政府查照。

照會發出後，很快就得到各國領事復文，聲明嚴守中立。

這大概因黎公是海軍出身，熟諳國際公法，所以於軍事倥傯之際，而能急其所急，贏得國際間的同情。

自八月二十日，黃鶴樓頭，義旗高舉，全國紛紛響應，九月初一日，湖南宣告獨立，公

花岡之役。」

經過這樣不斷的號召與流血，至辛亥八月十九日，（國曆十月十日）黃鶴樓頭，一聲號角，竟使滿清政府，從此壽終正寢。其經過如次：

八月十八日，革命黨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製造炸彈，不慎失火，俄警聞聲來查，將所藏手槍、炸彈、旗幟、冊籍、文告、印信等物搜去。並轉報兩湖督署。

清吏下令大舉搜捕，連破革命機關，搜去名冊，彭楚藩、劉堯徵、楊宏勝等被捉遇害。這是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黎明的事。

這一天，參加革命黨的清軍砲兵營和工程營的官兵，聽到名冊已被搜去，統制張彪下令捉人，遂於十九日晚八點多鐘，工程第八營後隊正目熊秉坤、金兆龍、程正瀛（定國）等首先發難，率衆撲入軍裝房覓得子彈，按原訂計劃，直趨楚望臺奪取軍械庫。其時二十九標蔡濟民等，三十標方維、許湧泉等百餘人，四十一標閻龍等，城外輜工兩隊七十餘人，紛紛到楚望臺會合。由熊秉坤任臨時指揮，聲勢大振。

於是蔡濟民、閻龍等率衆直攻督署，砲隊同志徐萬年等，帶大砲十二尊，從中和門和蛇山據點，向督署轟擊，總督瑞徵，與第八鎮統制張彪，棄城而逃。二十日，武昌、漢陽，完全光復。舉黎元洪爲都督，組織軍政府。改稱新軍爲民軍。二十一日，光復漢口。二十二日，以鄂省都督名義，對各國領事，發出正式公文如下：

(5) 主張中日兩國國民之聯合；

(6) 要求世界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當時執筆的，有汪精衛、朱執信、胡漢民等。自章先生出獄抵東京，即改由先生總其成。每發一論，極得海內外讀者之歡迎。據新嘉坡張永福同志告訴我：他後來加入同盟會，全由章先生民報言論啓發之功。（詳見五五、馬來鴻雪文內。）於此，可見章先生當時言論影響之大，與感人之深！

武劇的排演，有以下幾個激烈鬭爭場面：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廣州之役。

光緒二十五年庚子，惠州之役。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廣州之役。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萍鄉醴陵之役。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潮州黃花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欽廉與鎮南關之役。欽廉、上思與雲南河口之役。

宣統二年庚戌，廣州之役。

宣統三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

這是最後一場硬仗，犧牲極爲慘烈！殉難者八十六人。收葬黃花崗者七十二。史稱「黃

也不能例外。

文劇是由拿筆桿的人扮演的，嘔心瀝血，欲藉文字之力，喚醒同胞，共圖恢復。武戲是打硬仗，欲藉血肉之軀，與清廷拚個你死我活。

文劇最著名的，首推蘇報。當時執筆的有章炳麟太炎，蔡元培子民、吳敬恒稚暉三先生。章先生著論激烈，有載活小兒句。載活是光緒的名諱，在昔專制時代，帝王皆須避諱。現在，竟有人直書其名，且稱爲小兒，那還了得！自然視爲大逆不道了！

蘇報因此被封。蔡、吳遠避歐洲。章先生與著革命軍的鄒容威丹，同時被捕入獄。清廷向租界當局引渡，不果。復以滬寧路權相易，英政府懾於歐美輿論，亦未許。後來鄒容瘦死獄中，有謂係英醫官受清廷賄，加以毒殺的。

其次是民報，是由「華興會」發行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改稱。其第一期在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十七日）發刊於東京，以張繼爲發行人。宣傳革命理論。揭示六大主旨：

- (1) 顛覆現今惡劣政府；
- (2) 建設共和政體；
- (3) 維持世界真正和平；
- (4) 土地國有；

每屆初夏，湧金門外的茶室，一天比一天發達。藕節也一天比一天吃香。

人們買一節肥而且嫩的藕，一碟白糖，真是消暑無上上品。

至於冬天呢，立在斷橋之上，遠望南北高峯，冒著皚皚白雪，也是一種奇觀。所以「斷橋殘雪」，並列爲西湖十景之一。

三五 武昌起義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一夜槍聲，結束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統治中國的局面。

佛說：「法不孤起」。這是說明宇宙間一切事事物物的成立，不像孤峯般各自獨立突起，而是由無數互相聯繫的因和緣湊合而成的。我們就拿這本書爲例罷：執筆之外，還須有印刷排字的工友，造紙廠所製的紙張，攝影師所攝的種種圖片，並要經過細細地校閱，如是種種因，種種緣，而這本書始能誕生，以與世人相見。

一本書的發行，尙且有這麼多複雜因緣，那末，一國革命大業，自然可想而知了。

太平天國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曲。自鴉片戰爭一直到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是辛亥革命的助產婆。中國同盟會，是滿清政權的催命符。

宇宙本來是一個大舞臺，人生是這大舞臺裏的劇員，古今來在這大舞臺中，已不知演出多少興亡悲喜劇。當每幕悲喜劇開始時，必有許多文武要角，參與其間；武昌首義，自然

旂城是前清將軍駐防之所，四面圍著城，與漢人隔絕。裏面所住的，全是另一階級的人；如果被他們發覺，會闖出天大禍事來。倘以奸細論罪，算不定腦袋還要搬家！

幸時已午夜，露冷風高，人皆熟睡，遂急忙下城，彼此始鬆了一口氣。

我提議：索性玩個痛快，我們到平湖秋月去賞月吧！

「平湖秋月」，是西湖十景之一。有亭翼然，中懸彭玉麟聯：

憑欄看雲影波光，最好是紅蓼花疎，白蘋秋老；

把酒對瓊樓玉宇，莫辜負天心月到，水面風來。

這副聯，不僅才氣橫溢，音調鏘然；而且切合題材，可稱傑構。

憑欄我們都做了。只是沒有美酒，未免辜負良宵。那是清宣統三年事。

春秋固然是西湖最好的季節，但是夏多，也有它特別長處。

西湖以盛產荷花著稱。每屆盛夏，盪一葉扁舟，入荷叢深處，只見紅的白的，五光十色，應接不暇。晚風微動，清香撲鼻，塵襟更爲之一爽。

蘇東坡西湖詩：

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還有，西湖的藕節，又肥又脆，確是任何產地所不能及！這大概因爲它的土質，全是極細泥沙，環境適於它盡量發展之故。

警校在清波門裏，離西湖很近。當中秋的那一晚，我偕同學永嘉葉廣漢及衢州陳同學，（忘其名）沿著白堤步月，直到岳墳。曾記墓門有聯云：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鐵無辜鑄佞臣

入門左邊有一鐵檻，內跪著秦檜夫婦。墓前置一石碑，題曰：宋岳鄂王墓。我遂口占一聯：

千古丹心漢日月

一坏黃土宋家山

離岳墳數百步，是蘇小小墓，上覆以亭，石柱刻聯語數副，僅記其一云：

湖山此地曾埋玉

風月其人可鑄金

英雄美人同作芳鄰，也算千古佳話。

我們至岳墳爲止，仍循著白堤回校，邊談邊走，到了清波門，不覺嚇了一跳，門已緊閉了。遂借二我軒照相館電話，報告陳舍監，陳先生說：可由錢塘門進城。

由清波門到錢塘門，足足走了半個鐘頭。到時，門也緊閉著。於是仍返清波門，到半路時，見一段城牆有許多孔，似乎已經許多人爬過。於是決定踰牆回校。費了許多氣力，才到城上，一看，不得了！那是「旂城」！

「上有天堂。下有有蘇杭。」蘇杭是人們所艷稱的地方。

蘇州我沒久住；至於杭州，一到夏天，蚊子特別多，而且悶熱異常，如果天堂真是這樣，那，我對它並不感興趣。

但是十里西湖，確實值得留戀。尤其是春秋二季。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但西湖的好處，却只淡粧，並無濃抹。

淡粧可以保存天然風韻，如靠脂粉濃抹，那就俗氣了！

暮春三月，日麗風和，一條長長的白堤，兩旁徧是絲絲垂柳，人們如在曉風殘月的時候，緩步其間，那柔而無力的微風，迎面吹著如綿的柳條，婆娑而舞，起伏宛如波浪。而且一波接著一波，非常有節奏。還有嬌脆的鶯聲，在濃陰之間歌唱著，穿躍著，你會立時感覺到有如小兒在搖籃裏一般，只想閉眼欲睡。這是多麼富於陶情悅性的境界！這是多麼含有詩情畫意的旖旎風光！

「蘇堤春曉」，「柳浪聞鶯」，非親歷其境，是無法體會得到的。

春天迅速地過去了。

現在，讓我們再談談秋天的西湖罷！

「月到中秋分外明。」那皎潔如水晶般的月亮兒，倒影在湖心裏，照著一望無際的波光，在淡淡的水蒸氣中，發出像黃金般的光芒來，那又是一番境界。

到了杭州，先謁吳先生致謝意，並說明學費不足的原因，吳先生立時取出一件皮袍，讓我自己去質。這種急人之急的精神，使我至今不忘。

高等警校是借用銅元局舊址，佔地甚廣，且極幽靜，用作學校，確屬理想。

上課最感困難的，是聽不懂先生們講解。尤其教刑法的阮性存荀伯先生，滿口揚州話，這塊那塊，一個字都不懂。只有教警察學的王家襄幼山先生，杭州人，勉強可聽一些。

於是一切功課，只有靠自己用功了。

我真幸運，第一個月考，成績竟在第七名。之後，我總在六七名之間。

說也奇怪，我考樂清師範講習所，錄在備取。投考警校，也在備取。備取與我，似乎特別有緣。但在最後，我以師範第一人畢業。警校亦名列前茅。可見只要自己努力，命運之神，有時也不能支配我。

第二年的四月，我又吐起血來，情形與第一次相彷彿。由校醫診斷後，給我一瓶藥水，此外並沒說什麼。

當我服藥水時，便覺得特別「可樂可口。」藥服完後，病即若失。從此六十年間，並未再發。之後，我每次服藥，入口便知道是否適合我的病情？而且歷試不爽。

三四 閒話西湖

，什麼叫內閣制？簡直丈二和尚，摸不清頭腦。這豈不是有意同我尋開心！

於是只好向坐在前面的那位考生，偷偷請教，說了三遍，還是聽不了了。只好在不了了中，求個自了之法，敷衍四百餘字，自以為一切完了。

在安排歸程中，對於舒蓮記的摺扇，張小泉的剪刀，都要買一些回去送人。

杭州大街小巷，凡是剪刀店，都是張小泉。在這三個字中，雖然有一個字不同，但是讀音總是同的。只有大井巷近記張小泉，才是數百年老店。這同蘇州陸稿薦，走同一路線。

不靠自己努力，專冒別人的牌子來混飯吃，這是多麼不長進！

回家半月，毫無消息，正在苦悶中，忽接吳組羣先生信說：錄在備取。這是我臨行時，持莊先生介函，拜託吳先生的。

滿清時代，凡入學或應鄉會試，如果中式，皆有人搶先報捷。我錄入備取，如補不上，等於不取。然總比不錄取好，因為還有一線希望之故。

因此，遂自我作古，給他一個尊銜——半捷。

又經一個月，吳先生急電「來杭」，言已補上。

於是七湊八拼，帶了十餘元，匆匆就道。並向鍾先生辭行，懇請各宗祠代為幫忙。

這回我的行李，已由拴馬袋兒而進步到鋪蓋，確實有些像達爾文的進化論。但比古人一肩行李，我還差半肩。

在鄉間坐冷板凳，永遠無法作第二次嘗試了。想到這裡，心頭不覺卜鹿卜鹿地跳著。

同邑張次由先生，一向熟識。那時，他正在法政學校肄業，我就請他替我代考。他索酬七元。我說：我此行僅帶十五元，如果給先生七元，我就要流落異鄉了。再三懇商，然而他還是七元。

講價減價，本來是市儈行爲。他是前清廩生，如何可以論價？所以我不但原諒他，而且還因他的不二價而感謝他。

我當時挺著胸膛說：這，本來是一種不光榮的行爲，雖勝不武。還是自己來碰運氣罷！中國有句古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現在回憶起來，確是如此！

原因是這樣的：臨考核對照片，非常認真。那時張先生已是四十餘歲了，面部顯出許多皺紋來。而我呢，剛滿二十的小伙子。我們面龐，雖然有幾分像，然而年齡距離這麼大，就是第一流雄辯家，也無法爭論，結果，必至被擯出試場而後已。那，豈非「弄巧成拙」。

試題是由警校監督出的，那天全副戎服，長統皮靴，腰佩指揮刀，觸地鏘鏘作聲，看來非常神氣！我當時在想：有朝一日，我也這樣風頭，那末，當可大大地出我心頭一口氣。監督登臺寫完試題即退去。之後，從未見過他的面。

那天的試題是：試論總統制與內閣制之優劣。

我的天呀！這個題目，在一個鄉下窮教員的我，平日連報紙都沒見過面，什麼叫總統制

夢痕記

，就是那時候藝術教員，俗名李
警校報名手續辦妥後，我交
地看看我的照片，又看看我的面
完全同你不像！

我答：是在鄉間照的，或許
陳先生說：我盼望你再照一
一發生問題，豈不是使你失去機

陳先生說：你是由縣保送的
：大方伯有間照相館，快照三天
報名過去了，心事放了一半
點烏紫血，後來愈略愈多。我會
沒有將這消息稟告父親，我很明
我吐血的消息，會使他老人家爲
我於報名後，得到許多情報
：等等，頓時使我起了絕大恐懼
我這次來杭投考，是破釜沉

着一隻布袋，中間開着口，兩邊垂到馬腹，袋裏塞滿了各式各樣的貨物，這就叫拴馬袋。

我鄉最初移民，大概就來自這平原上的民族。將平日用慣了的拴馬袋，也一並移植過來。但南方水道交通便利，馬遂失去作用，於是拴馬袋到了吾鄉，就改拴在人的肩上了。

然而它的大名，仍舊保留著。

拴馬袋用白布做成的，上面寫著商賈們某記某號字樣，以防與他人混錯。

另有一種用藍布做的，容積不及商賈所用的十分之一大，所以稱爲拴馬袋兒。兒是表示小的意思。這是士人們用的。只能放一件薄薄的長掛子，同鞋襪等。

我到杭州的行李，就是一只拴馬袋兒與雨傘，如果不遇德儒叔，恐怕還會被會館主持人擯於大門之外。

杭州四月天氣，還相當冷，如果德儒叔不留我共榻，上無覆蓋，下無褥墊，可能也要凍出病來。現在回想起來，真如德儒叔所說：「你真膽大。」然而不膽大又怎辦？噫！

從前的士人，每以「半肩行李」，深自感傷。又在平劇中，窮書生背著包袱，赴京應試。我呢？連半肩行李，及整個包袱的資格都够不上，真够傷心了！

次日早晨，德儒叔伴我去浙江兩級師範，訪倪漢波先生，復由倪先生同我去西大街高等警校報名。

兩級師校，是由前清考棚改建的，規模相當大。吾國畢生弘揚南山律宗的大德弘一法師

夫先自墊付，俟到車站，由我一併給還。

這口頭契約，雙方同意，始得平安到達南車站。

於是這一幕新編朱姥姥逛大上海的笑劇，到此才告結束。

現在，回想那小橋流水人家，或是靜安寺附近。因那時靜安寺一帶，還是荒涼不堪的。至於半途換車，當是法租界與華界交界處。

其時，滬杭火車，開辦未久，一切設備，均極簡陋。三等車外，還有一列車身外表漆黑，窗子很小，宛如囚車般，叫做貧民四等車。車費特別便宜，自滬到杭，約四毛錢。

當時在想：我是不折不扣的貧民，今天坐貧民車，到是名符其實。

車走的特別慢，遇站必停，少則十數分鐘，多則約半個鐘頭。雖然已經享受了世界最新的設備——火車。但是時間在中國人心目中，還是不值錢的。

車到杭州，換人力車去蒲場巷溫州會館，一入門，見到龍澤族叔德儒，他鄉故知，那時愉快的心情，簡直有如小兒看到保姆一般。我遂直奔德儒叔房裏去。

德儒叔滿面春風似地迎將出來，問來杭有什麼事？我答：投考警校。又問：你的行李呢？我笑指我的拴（讀桑音）馬袋兒和傘，道：在這裏。他笑說：你真膽大！

「怎樣叫拴馬袋兒？」我想有許多人會這樣問。

凡到過北方的人們，都知道黃河兩岸平原上，有許多男男女女們，跨在馬背上，面前放

事孫選群教我的。他曾去杭州應過鄉試，自謂能講官話。但在上海人力車夫之前，這句官話，還是講不通。車夫看我往北走，以爲我是老上海，就糊裏糊塗地要兩角錢；我則以爲車夫已聽懂了我的樂清官話，也糊裏糊塗地坐上去。車夫拉著我向西北方飛跑而去，約莫走了十五分鐘，說到了，要我下車。我一看四面是一片荒野，跟前有條小河，河上駕根小橋，橋的那邊，紅杏怒放，間著幾樹垂楊，隨曉風蕩漾著。中有平屋數間，到像個幽人住宅。

下意識告訴我：這裏決不是鐵路車站，因爲車站是客人集散地，必不至於寂寞到這步田地。於是我肯下車。

我說我的樂清官話，車夫說他的江北官話，兩方吵吵鬧鬧，驚動了屋主人，出來問個情由；但也無法了解我的樂清官話，於是拿了紙筆給我，我寫：「要上杭州去的火車站」九個大字。他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始發出會心的微笑，向車夫解釋一番，車夫才明白，要另索車資兩角，我不肯給，這樣又僵持了半晌。最後還是那位主人說：「二毛錢並不貴。」我想：總是自己的樂清官話不好，怪不得別人。趕路要緊，也就答應了。

車夫回轉頭向南跑，到了半路，忽然停下脚步，向另一車夫囁咕了一回，然後要我換車。我想：上海碼頭，大概是專門欺生的，今天該是我倒霉的日子了。

於是我又不肯下車。

最後他們向我解釋了一回，但我仍一句不懂。不過同意有條件換車：就是車資由第二車

衣服淋濕了，還要生病哩！我看來船一定去海門的，你不若搭船去。我從此地回去，一天可以趕回家，你的意思怎樣？

我同意宗庚伯的說法。於是與船夫說妥價錢，又再三拜託那位同舟共濟的先生，說我第一次出門，語言不通，到海門後，千萬代我打聽去寧波或上海的輪船，並代買張船票，這位先生，一律答應。

到了海門，那位先生告我：今晚有同安輪船開寧波，於是替我買好票，送我上船，互道珍重而別。世間自有好心人，能為一個萍水相逢，未通姓名的人，這樣熱心服務。

輪船自海門至寧波，因沈家門停了很久，三日夜始達。我因此次出門，僅籌得十七元，留二元給父親，只剩十五元。前路茫茫，不知該花多少？又因語言不通，船內飲食，無法詢問，以致三日夜，粒米勺水，不敢入口。最後一天，聞到開飯，會遠遠地送來一股特別香味。唉！餓肚皮挨日子，確是一件苦事。如果不是親歷的話，永遠不會相信有這麼一回事！

奉勸「朱門酒肉臭」的朋友們，「助人為快樂之本」，窮通不可測，如能有機會多做一些助人之事，總是有意義的。

船到寧波，始在路旁飯攤上，吃了兩碗飯，然後買張太古公司船票，次晨到達上海。

一踏上上海馬頭，就有許多人力車夫圍攏來搶生意。一片「那塊」之聲，會使你感到難於應付。我邊走邊說：「要到杭州去的火車站。」這句話還是我離開烏石小學的前夕，由同

並說：「薪金要到年終才能領，那有半途支取的道理。」

同時我也向我的校長吳煥卿先生提出支薪的要求，他却滿口答應。並說：「這是好事，應該幫忙。」與鍾先生的態度，剛成反比。

命運之神，似乎冥冥中早已有種安排。那年假使黃冠儒不約我同去縣城見莊先生，那，根本不會知道警校招生之事。假使那年鍾先生不替我介紹去烏石小學掌教，那，我一定還在鎔英；以他對黃冠儒的態度來推斷，我不會得到他的同情，自在意中。那末，我此後六十餘年歲月中所做的夢，將是另一頁了。

三三三 踏上征途

清宣統二年四月初旬，我拜別父親，噙著酸淚，離開家園，向著自己認為充滿希望的茫茫之路前進。

父親因我第一次出門，有些不放心，特請宗庚伯送我到海門。

宗庚伯曾去杭州數次，對於這條路，相當熟識。

我們第一天，越過五條嶺，一直到太平縣潘寮才住下來。走了一百二十里路。

第二天早晨，大風大雨，我們赤著脚走了約十里，當跨過一條橋時，遠遠地看見一隻來船。宗庚伯說：「臣堯！我送你到海門，終須別去。今天這麼大的風雨，走路多麼不便，萬一

姚合晦日送窮詩：

年年到此日，漉酒拜街中；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古人皆恨別，此別恨銷魂；只是空相送，年年不出門。

言：「萬戶千門，」可見唐人送窮風氣之盛。

此外還有韓愈的送窮文，韓是一代文宗，文能驅鱷魚，卻不能送走窮鬼，足見窮鬼比鱷魚還要兇惡。現在，晦日送窮的節目，已被人遺忘了，大概因窮鬼的面皮厚不過，你祇管漉酒相送，它還是老不出門，只是「空相送」而已。

我無姚合的詩情，所以不能作送窮詩；我無韓愈的文情，更不能作送窮文。我的惟一送窮法寶，是：

奮鬥！奮鬥！努力奮鬥！

窮的反面是富貴與幸福。但是富貴幸福，不是無條件而能慷慨給你的。它的條件，仍不外奮鬥！努力奮鬥！

我被窮鬼壓得太慘了，投考警校，我認為是與窮鬼作長時間賽跑的起腳點。我也明知道場賽跑，是異常艱苦的。但在有生之年，我誓與它拼到底。

父親既不反對，我遂與冠儒，同時公開宣佈，要去投考警校。

冠儒並向鑄英校長鍾先生支取授課三個月所應得的薪金。但所得反應：却被臭罵一頓。

鍾先生弱不禁風，要將他推入糞坑，可說易如反掌。如果一推即了，我當然也贊成。但問題並不這樣簡單。

他是一位紅極一時的土訟師，豈肯默爾而息；那末所可能發生的後果，也就可想而知。於是我用中國親親之義。勸父親道：「要將鍾叔侮辱一番，如大人所說，並不困難。但他究竟是我們的五服之親，上溯到四世時，原是一個人，兄弟鬩牆，四世祖地下有知，也會在那裡落淚哩！」父親聽了，氣似乎平一些，從此這口苦水，終於嚥到底，不再提及。

現在，有個兒子想要替他老人家去做揚眉吐氣之事，怎好表示拒絕？況且一切費用，都由我自己承當，更無法反對。而天下做父母的，莫不望子成龍啊！

然而，父親的處境，確實有他難言之痛。假使我去求學，這分家庭重擔，就要落到他老人家頭上，父親老了，實在再也沒有勇氣來負擔。父親所躊躇者在此。始終不發一言，其原因也在此。

唉！窮會使人短氣，挺不起腰梗，仰不起頭來；所以人們會送他一個近於侮辱的徽號，叫做——窮鬼。

凡是窮的人，沒有不晦氣；窮與晦氣，好像是一對孿生的難兄難弟。

這對難兄弟，無論走到那一家，人們都不表示歡迎。而且趕快設法要把它們送走。你不信，請看唐人晦日送窮的大作。這是每年第一個月晦日舉行的節目。

進」。

「依光而進。」確是我一生奮鬥過程中的指南針。我的一生，宛如茫茫無際的大海裏一葉孤舟，時時受著狂風暴雨的襲擊，排山倒海般的波濤擺佈，東西南北，晦明莫辨，只有憑著自己認為是一線光明的方向，就鼓起勁兒，努力前進。

占辭的鼓勵，使我對於投考警校，作個假定。首先要做的，是徵求父親的同意。

那時，父親在牀上假寐，我跪在父親牀前，很和聲地訴說：「兒不能再忍受這種無謂的屈辱了！而且明年我的學生，即鍾叔所指的某某等，皆將畢業，可以享受種種利益，更使兒無地自容。最近，我在上課時，常聞到喉管裏沖上一股血腥味，大約是鬱積所致；看來這碗教書飯，也不會吃得很久。現在，有個很好的機會，我想去投考，畢業後獎勵舉人出身，可以一洗監生不如的恥辱。警官叙用，可免永在鍾先生指甲下刻命。（這是我鄉一句俗語，意思是逃不了人家的掌握）至於讀書一切費用，由兒自己設法。如果有些多餘的話，還可補貼一點家用。」

我將話說完後，靜靜地跪在地上，希望得到父親一句吩咐。但而遲之又久，父親未曾作聲。唉！我知道父親那時，實在有說不出一句確實答覆的苦衷。

父親一生所受的苦痛，比我更深刻。有一次，他老人家氣極了！同我說：「我要將鍾某拖入糞坑裡去，一洩胸中憤懣之氣。」

莊先生一見面，就指著一張全浙公報的廣告給我們看。噯！這到是個好消息：「官立浙江高等巡警學校，招考新生，每年只要繳四十元，所有學費、操衣、講義、宿食等費，都已在此內。三年畢業，舉人獎勵出身，即可分發全省各縣，充當警官。投考資格是：廩、增、附，或高等小學畢業。」

講的無心，聽的有意，莊先生像背履歷般，將報上一連串消息說完後，立時引起我的注意。我想：這真是一個好機會，不能讓他如電光石火般消逝過去。

但一轉念間，在我的家庭環境下，不消說，連四元都不易籌措，遑論四十元。而且投考資格是廩、增、附生，或高等小學畢業，我於兩者都不具備；想到這裏，如花般的美麗好景，霎時間，籠罩著一片絕望的陰影。唉！這是不可能的幻想呀！

繼又自忖道：幻想有時也或成爲事實。我該盡我一切可能去做，不要灰心！

回家以後，首請族兄輝廷算命。見他案頭，有本「生生數」，我知道這一定有關卜筮的書籍，遂向他借回家中，點雙蠟燭，燒三支香，恭恭敬敬，叩頭三拜，然後默問投考高等學校，是否順利？占曰：

朱衣筆點，龍虎飛騰；名揚魏闕，利見大人。

我又再問：依我家境，無力負擔這筆不算大的費用。然而占辭卻這樣地鼓勵我，不知如何方能解決這一難題？再占，也得四句，上三句，我已記不清楚；僅記最後一句：「依光而

只有事前謹慎將事，雙方各以冷靜頭腦，先做個長期朋友，俟彼此性情、嗜好、品德、能力等等，都有個相當了解，感到相當滿意，然後再論嫁娶，是比較可靠的方法。

而且結婚以後，還要彼此容忍相讓，不走極端。凡足引起對方疑慮的地方，均應設法避免。同心協力，建設家庭，這樣，你不去追求幸福，幸福自然會光臨。

總之，一夫一妻，白頭廝守，那才是理想的婚姻，幸福的人生，圓滿的家庭。

三二一 偶然的機緣

清宣統二年，烏石創辦小學校，鍾先生介紹我去執教。同事有少時文昌閣同學孫選羣。

籌英小學，則改聘黃冠儒補充。

一個星期天的上午，冠儒知我在家，堅約同去縣城一行。我笑說：你找錯了郎中啦，走衙門，該找你的校長先生才對。

冠儒是在樂清縣巡警講習所畢業的。警所與師範講習所，同由曹志丹先生兼所長，可稱姊妹校。我與冠儒，往來甚密，終於拗不過他，只好同去。初不料這一行，竟為我生命史中創一新頁。事情是這樣的：

莊松坡先生，是我籌英時代的教師。他由清江遷來我村，所住的房子，是我父親賣給他的，說到關係，更為密切。那時，他任樂清勸學所文案，所以一到縣城，就首先去謁候。

得大，我又無能，未爲她老人家爭半口氣，就這樣與世長辭了，如何能教她瞑目？

母親故後，分家不成，她用怠工方法，甚致煮飯掃地都不管，由我父親去做；她以爲這樣，或可迫我就範，以致我們之間，感情愈來愈壞，終因此導成彼此離之局，在我人生舞台中，算是最感遺憾的一幕。

我倆之間，難以終始，父親看得很明白，但也不願我們有半途分飛的悲劇，所以請從父函勸我納妾。然而這又非我之素志。因此，終父親之世，就彼此隱忍下去。如果父親得享大年，可能，這幕悲劇，始終不會上演。

其實，我們不僅同床異夢，簡直各有一個世界。至少，一個是在南北極，一個是在赤道上，思想與意志，相距這麼遠，自然無法永遠和諧相處。

但她也有長處，當我盛怒時，如或罵她幾聲，從無反唇之事；這一點，我不但牢牢記住，而且十分感謝。

現在，婚姻自由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成過去。男女離合，更可隨便。最好的辦法，是彼此盡量抑制情感衝動，多用理智來處置這件終身大事。

伊甸樂園的大門，是永遠敞着，但不是合合離離，離離合合的人們所能享受得到的。

合合離離，除在生活過程中，烙上幾顆創痕，增加家庭的複雜外，決不能有任何圓滿的收穫。

不堪下咽。我每看到這種情形，都在暗自落淚。霜雪的冬天，仍是一襲破舊袷衣，唉！羊能跪乳，鴉知反哺，我呢！未能報私恩於萬一，說起來真比禽獸還不如！

更使我抱憾終生的，當我母親臨危時，大姊去問女巫，說：「要買個豬頭供神」。那時的我，年輕氣盛，認爲迷信，沒有去做。

之後，我一直爲這件事愧悔！母親的病，是牙牀成膿，毒入心臟，因而不治，女巫的話，當然不可信。但我想：如能照大姊的話去做，必使母親精神上得到一點安慰，是無疑的。做爲人子，凡能使父母寬慰之事，不管迷信不迷信，都該去做。但我呢？自然是天地間最大的逆子了。

更有一件出乎任何人意料以外的事；母親故後第二日，父親尚在玉環歸途中，我的太太向我說：汪好獻！（是現在很好的意思）姆媽已經死了，我們分家吧！我說：妳的意思，不是想把父親趕出去？她無語。我知道她的用意：因爲那時候我每年教書，可收入五十元，在六十年前生活程度來說，很可積蓄幾個錢。但這是做兒媳們所該做的麼？母親剛死，她居然會說出「汪好獻」的話來，而且還要將父親趕走，像這樣不守婦道的女人，教我去做這種罪惡滔天的勾當，眞是我一生的大不幸。

我母死後，一直雙目不瞑，唉！母親臨終，不能與父親最後一面。遺有一個妹妹，年僅十三。媳又不賢。像這個破碎的家庭，怎能使她放得下？而且一生所受苦痛，比任何人都來

提到母親的棄養，真使我萬分傷心！母親的病是牙痛，在當時，牙痛不認爲是一種了不起的大病。所以父親因事要去玉環，母親還促其成行。

母親因爲家貧，不肯服藥，只忍痛日夜自解鹽湯來吃。我每當夢回時，猶能聽到母親用鹽水嗽口聲，吐水聲，想見她老人家是徹夜無法入睡的。這樣經過四日以後，適值大風，由樂清去玉環，須渡過一重海峽，母親又爲父親的安全而焦慮，病情因此加劇。但還安慰我說：「臣堯！姆媽昨夜夢見菩薩告訴我：病就會好了！媽好以後，預備吃素」。之後，又告訴大姊說：「姆媽不會好，臣堯嚇（讀壑音，很害怕的意思。）得很，所以我特地安慰其（作他解），你千萬不可告訴他」。這話是母親去世後，大姊告訴我的。那是清宣統元年八月十八日，距生潘咸豐辛酉，享年僅四十二歲。唉！母親臨危前夕，還這樣疼愛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迄今六十餘年，每想到母親臨終幾句話，使我淚如泉湧，悲慟不能自勝！

我母之死，死於窮；如當時能吃些清涼降火藥，我想或可不致有生命危險。我母之死，死於時代的落後；如在今日，牙醫這樣發達，母親也可望不致於死。

但，這都已過去了。凡是過去之事，都是妄想；事實告訴我，母親逝世，已經六十餘年了。

母親一生，茹苦含辛，每食，必將美好的讓我們兄弟與父親吃；而自己所食，都是粗糲

我又於每晨，看見母親跪在井邊洗衣服，我就勸我的太太：討媳婦希望代勞。我自少身體羸弱，母親育我一輩子，非常辛苦。現在老了，家又赤貧，你的體力健壯，凡如洗滌等事，該是做兒媳的應做之事。但是我只管說，她還是我行我素。最後我說：我的衣服，你不必費心，我自己會洗。但是父母的衣服，你必須好好照顧，然而，仍無效果。

在我當時的意思，父母的晚境，實在太苦了！我呢，不但養志做不到，即養口體也不能。那末，凡我們所能做到的事，如能先代父母做了，或將可使老人家心裏歡喜一些，也算盡了一份做兒媳的孝心。這是我們所能做的事，爲什麼不去做？

不僅如是，她將我們鄉間婦女最下流的壞習氣，也都學會了。因爲我每自學校回家，看到鍼線籃內（用篾絲編成，每個婦女都有。）桂圓黑棗、荔枝等食物，初以爲從岳家帶來一些零食，也很可能，不以爲意。但年餘以來，一直如是。一天，我父母都出去料理新穀，我則靜靜地躺在後間，於是我所始料不及的事發生了，她將米缸內剩餘的一點米，概行偷去，放在對門宗晚叔家中。這，真使我傷心至於極點！無疑地，她所偷的東西，當然要半賣半送，以我家當時的處境，同心同德，尙難維持，安可有這種喪心病狂之舉？如非看父親「家醜不可外揚」的面上，真要使她立刻滾回去。

人眼光中，地位確甚重要。如果相而不良，還不如做個良醫。

史記卜者傳，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醫之爲世重，由來已遠，以其能活人，故聖人亦爲之。

但我底目的，總想爲父母、爲自身出口氣。醫、或能解決我的生活問題，然而永遠不能使我揚眉吐氣！

但是父親的嚴命，無法違抗，只得買了幾本醫書，如湯頭歌、藥性賦之類，每日無精打彩地讀著：「四君子湯中和宜，參朮茯苓甘草比。」至今還能背誦，就是得力於此時。

其實，中醫的望、問、聞、切，是很近科學的。現在西醫所用的病歷表，也不外是這種記載。

是年八月，輔羣患鼓脹病去世，他的職務，始由我補上。於是我在鑄英一直教了一年半的書。

每當我課餘回家，看到年邁的父親，於夕陽在水平線上緩慢地下去時，仍在園中握著鋤頭除草，我心裏不知道多少說不出的難受。於是走過去，再三懇求，將父親的鋤頭接過來，邊鋤邊拼出淚水來。唉！我父親本來是個讀書人，少時家境優裕，並未經過這樣的苦痛。而今老了！該是休息和享福的時候，但爲家計所迫，不得不做那從未做過的辛苦工作，做爲人子的我，如何能勿傷感萬千！

我雖不通，也不致於比監生還不如！這種公開的侮辱，使我無限傷感與慚愧。然而以他當時的氣焰，除了忍受，還有甚麼話說。

他老人家還說：「將來某某等畢業鑄英小學後，取得廩、增、附的資格，均可享受廩、增、附所應享受的報酌。」他所舉的某某、某某，自然連他的兒子在內，都是我的學生。這種刺激，更使我難以負擔！

這一年，是我一生生活中的轉捩點。在此之前，渾渾噩噩，飢來思食，渴來思飲，倦來思息，人間世的榮辱，在我腦子裏，簡直沒有這回事。

從那年起，我忽然明白了人生是怎麼一回事？同時也明白了我的家庭狀況。自此，我就與過去判若兩人。在今後漫長歲月中，過著只有痛苦而無樂趣的人生生活。

佛說：「有生皆苦，」所以苦口婆心，勸弟子們放下一切，求證「無生」。能證無生，然後始可免有生之苦。

鍾先生是鑄英小學校長。他的土訟師，能紅到發紫，就因為假借辦學校警察等花樣，可以與官廳往來，胥吏勾結。

因為他是鑄英校長，所以有聘請教員之權。他聘了我師範同學，也是我的族兄，他的學生輔羣做算術、音樂、體育教員。這樣一來，我就成爲一個失業者。

父親看苗頭不對，勸我學醫。中國有句話：「不爲良相，即爲良醫。」醫能救人，在國

告祖以後，接著是向各宗祠主管提出要求，父親當時希望援前清入學之例，分享應得的一分，大家都無異議。而率先反對的，却是我同高祖的鍾先生。

他說：「依部章規定：只有高等小學畢業，才可比照廩、增、附出身，分享各種利益。師範講習所，是在部章規定以外的學校，不得援例享受。」

他是前清廩生，同時也是個著名的土訟師，在吾鄉數十里內，提到他的大名，什麼人都要讓他三分；所以他的一句話，誰也不敢說個「不」字。

於是我父親的希望，成了泡影。

平心而論，任何人都可用這種說法，出來反對。惟獨他老先生，實無資格說這些話。原因很簡單，他盜賣了許多祭田。而且一再借種種名義，向宗祠主管要錢，數目相當龐大。我還記得當他藉口補廩的時候，就曾向各宗祠主管分攤百數十元。難道這是在部章規定以內？

更有一件事，使我心靈深處，烙上一顆很大的創痕，那是他老人家當大眾之前宣布：「我的資格，比監生還不如！」

捐監生，在瑤奧是一種上好買賣。祇要上了年紀，能將自己大名，寫得清楚，花上二十元左右，就可捐個監生。謁祖以後，他的收入，除了捐納所花的本錢外，還可賺一、二十元。所以瑤奧的監生，比過江之鱗還要多。

怪陽明先生，力主知行合一，大約也有所見而發罷！

我是以備取而入所肄業的。但卻以第一名畢業。當結業考試終了後，許多同學，都紛紛回家休息，到了放榜那天才回來。當我們的舍監某先生，看到蔣季哲同學回來時，竟爲他名列中等而抱歉，而致慰。致慰還可說，抱歉就覺得有些文不對題了。於是我恍然大悟：蔣同學的父親是貢生，二哥是舉人，三哥是廩生，某舍監的抱歉，爲的不是蔣同學，而是蔣同學的書香門第，學業世家。於是我對這位舍監先生作人方面，打了一個極大問號？同時在我內心的天平秤上，也減去幾分重量。

三〇 告 祖

畢業回家以後，父親替我有大套的安排。第一是向各宗祠祭告祖宗。第二是結婚。結婚的經過，我在前面婚禮裏，曾已說明，不再贅述。

至於告祖方面，我初頗不爲然，一個師範講習所畢業生，實在值不得這樣大吹大擂。但是父親的安排，我當然不好反對。好在向祖宗多叩幾個頭，也是兒孫們所該作的。但是後來却因此而引起種種不快與煩惱，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在前面曾說過：吾朱氏宗祠特別多，各有祭田，除供歲時享祀外，凡入學子孫，均得食宗祿。我後來知道父親要我謁祖，老人家底目的，就在於此。

問。得自僧壽涯。張橫渠初讀中庸，以為未足，訪釋老累年，窮究其說，然後返求六經，始渙然自信。程明道泛濫諸家，出入於釋老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之。朱晦翁博極群書，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學，無不涉獵而講究。（以上見宋儒學案）這是濂、洛、關、閩做學問的始末。而皆先究心佛老，而後返求六經，始有所得。那末，我們反過來說一句，假使他們當時不先究佛老，敢說必終其身一無所成就，可以斷言。

儒家孔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他老人家一生主要學說，在於明人倫。至形而上學的性與大道，雖子貢不得而聞。宋儒生千載後，忽想談起性與天道來，舍「異學」，那裏還有第二條路好走。所以我認宋儒力斥佛老，乃是逢蒙殺羿故事的重演。或可這樣說：他們怕自己從佛老竊取來的學問，被人戳穿了，所以力排佛老，欲人不窺佛老之學，然後發明性理的寶座，才能永久地穩坐下去。

朱晦翁竊取「異學」，實比二程橫渠，尤為過之。甚至連禪宗所發明的「看話頭」方法，也搬進自己門裏去，做為傳家法寶。（參閱拙著五乘佛法與中國文化）可是關「異學」最起勁的也是他。我對這位做同宗的態度，著實不敢捧場。但他却已支配了七百年的中國學術界，你能說他不是幸運？

講習所的課程，除教育學外，餘皆與普通學校相同。教育學是由曹先生主講，其主旨是主張啓發，不主注入。但是曹先生講學態度，却完全是注入的。甚矣！學問之難言如是！無

個是葉玉成，後來習醫。

曹先生所出的試題，都是有關性理方面的，一個未成年的青少年，正像枝頭小鳥般的活潑，現在，要他做有關義理方面的文章，自然有些尷尬了。於是我的作文分數，急遽下降，僅得六十餘分。所以我每聽到朱先生告假，就要愁眉蹙額，有如學步小兒，失去保姆一般。直待朱先生銷假，我的情緒，始告平復。

現在，我們乘這機會，談談陸象山先生：

據象山年譜：他少時，便與常人不同。年四歲，靜重如成人。嘗林下宴坐終日。這，足以證明佛法：「衆生根器，各各不同」的理論，是何等確切不移。

因象山的宿根，都比二程晦翁高，所以每遇一問題，都能抓到核心，寥寥數語，使對方豁然憬悟。淳熙八年二月，象山訪晦翁於南康，登白鹿洞，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聽衆有流涕者。時天氣微冷，而晦翁揮扇不置。並刻其講詞於石。

朱陸二先生學問入手處，彼此所走路線，本來不同。朱重道問學，陸重尊德性。朱詆陸爲「異學」；陸說朱是「支離」。其實，道問學必須尋章摘句，焉得不「支離」？尊德性必須研求「形而上的」性理，不能不近「異學」。當時呂伯恭沒把這一穴點破，以致鵝湖之會，不僅一無所成，反而添出許多葛藤，殊爲可惜。

平心而論，宋儒性理之學，無一不與當時所詆爲「異學」者，有其甚深淵源。周濂溪學

平息。到了今天，彼此分離，手足之情，不期而然的發見了。唉！佛說「愛別離苦」，這是我所親自體驗到的。

我的母親常說：將來抬入一槓，（指我的未婚妻）也能如今日抬出去的一槓，我就心滿意足了。的確，我的大姊，不僅貌美，而且賢慧；但是母親的願望，終歸泡影，她老人家的遺憾，也就可想而知。這，留在後文再說。

樂籍制度，直至民國元年，始被廢止。

二九 師範講習所

我的家況，再也不容許這樣無止境地混下去，剛巧，樂清勸學所所長曹志丹先生，創辦師範講習所，一年畢業，正合我的環境。

入學以後，我的國文，被選入甲班，由西鄉朱味淵（鵬）先生授課。每星期作文一次，所出試題，很合我的胃口，洋洋灑灑，一寫就是千言。幾乎每句都得到密圈。而且給我試卷的評語是「文氣蓬勃，議論風生」八個大字。分數都在八十以上。於是我的心花，像沐春雨般怒放了。筆花也開得比平日更燦爛了。這都是朱先生循循善誘所結的果實。

每逢朱先生請假，照例由曹所長代課。曹先生是講宋儒陸象山之學的。平時坐得筆挺，道貌岸然！我鄉有兩位寶貝，學得頂像：一個是倪漢波先生，後來被派在講習所作舍監。一

虧，我想：當時她老人家聽了，一定可以得到無比的安慰。

那時候算一次命，不過兩個小錢，就價值論的觀點上來看，花兩個小錢，能得到一次最理想的鎮靜劑，可說是最合算最便宜的交易。

二八 于 歸

接著是大姊出閣了。循俗該由媿娘扶上轎。頭戴鳳冠，身穿漢族禮服，名爲大衣。相傳滿清入關，要漢人易服剃髮，當時起了普遍的反抗。後來爲緩和漢人情緒起見，乃有男投女不投的例外辦法。結婚時，男穿的是滿清補褂，女的却不穿旗袍，這話似乎可信。

媿娘是樂籍的太太，我在上面婚禮內，已經說過。吾村樂籍有兩戶，稱爲小姓，不與齊民通嫁娶。凡遇婚喪喜慶，需要吹吹打打，皆由他們司其事。平日一見士人，必和顏悅色，鞠躬盡禮，叫聲相公。不許置產，不准入學，他們的智識，也就一代復一代低落下去，於是他們所奏的樂曲，也只有熱鬧，至於「入調」與否，並沒人理會。其實，這正合於鄉下一般人的胃口。什麼「高山流水」之音，誰去欣賞？在這種制度與環境下，古樂怎得不淪亡！欲想出貝多芬其人，自然更談不到。

當媿娘扶著大姊，向我父母親各三跪。又扶到我的面前一跪，我的眼淚，情不自禁地淌了下來。「兄弟闖於牆，外禦其侮。」平日吵吵鬧鬧，各不相讓，最後訴到母親面前，始得

因爲不堪入耳的話太多了，如果直接向父母詢問，怕傷二老之心，所以只好私下問大姊對於家庭中落的經過。大姊雖長我幾歲，但也不甚了了。只知道祖父去世時，遺有薄產，堪供溫飽。那時正值地方衰敗，惡棍橫行，擇肥而噬。見我家小康，父親年輕喜做事，遂將大宗托管。剛巧，那年碰到大風癩，（就是臺灣人所說的大風颳）作大水，芳奧山樹木，小者連根拔起，大的折斷無數。照例，這些風癩柴，應歸頭家所有。但是惡棍都想要一分，父親當然不會答允。遂借故與訟，與當時如狼似虎般的衙役，相互勾結，百般恫嚇，父親只得變產以應。然而欲壑終無填盡之日，產盡而訟如故，逼得母親服毒自盡，幸解救適時，惡棍恐釀人命，訟始得息。而母親因此傷及腸胃，體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人，當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向渺茫而不可捉摸的「命」與「相」兩者中去作探險工作，希望能發現奇跡，使心靈上獲得一時的安慰。我母親亦不能例外。

當我村祀甫哥，手提三絃，在大街小巷，邊走邊彈時，母親知道這是命師招攬生意的播音廣告，於是請他替我算命。他將我的八字一排，唉了一聲說：「這孩子能被你們養大，乃是祖宗積德所致。」從命師這句話裏，可以知道母親當時養我一輩子的辛苦，已表達無遺了！母親又問我的終身問題，命師將左手大拇指，向各指節間細細地一扣，說：「眉清目秀，一生之衣食無虧。」

母親爲什麼要向命師請教？最關心的，自然是我一生衣食問題。現在，命師說我衣食無

二七 鑄英小學

科舉停了，吾村在舉辦新政的口號下，誕生了一個鑄英小學校。

鑄英開風氣之先，所以學生相當發達，有遠來自數十里以外的。我與天民，仍是年紀最輕的學生。

課程方面：歷史、物理、算術、體操、國文，應有盡有。這許多課程中，只有算術與體操，算是新鮮貨。餘如歷史、地理、課本均極淺易。物理一課，是由一竅不通的老先生，照書本念了一遍，無所謂試驗。只要文理稍通，各門功課，均可自己用功，不必向老師請教。所以我在鑄英兩年的時間，可說等於虛擲。

一天下午，我從鑄英回家，路遇弟弟，氣吁吁地告訴我：剛才祀金哥說：我們只有討飯一條路，你想氣不氣？我說：那有什麼好氣？討飯不討飯，只有我們自己可以作主。我不願討飯，誰能強迫我去討飯？那末，說這話的人，不僅多事，更覺好笑。

這是公開的侮辱。其餘竊竊私議，為我們所聽不到的，想來當必不少。我父母那時忍辱負垢的痛苦，也可不言而喻了。

我的父母，說來確實相當偉大！從來沒對我們提起這筆帳。有時父親很氣悶，也只說這樣一句話：我還有兩個兒子，看人家怎樣？這算是最嚴重的指責了！

當考生經過他們面前時，向各人身上，自上至下一摸，就可按著自己編好的號數，覓座就坐。試場不時有人往來梭巡，但亦並不十分了不起的嚴密。當我正在埋頭寫作時，忽然聽到一陣喧嘩聲，繼聞哭叫聲，詢之隣座，始知發現「槍手」。

每縣入學有定額，大凡够得上做槍手的，文墨都還不錯，大家爲著自己利益，對於槍手，每予以無情的痛毆。你一拳，我一腳，往往會受傷，送掉老命。縣太爺還要架他幾天，以平衆憤。其實這都是窮到無以自存的文人，始敢拼著老命一試，說來倒也怪可憐的。

縣考以後，接著就是府考。

溫州一府，五縣一廳，屆時所有考生，都齊集府城，其緊張情形，與縣試並沒兩樣。

經過縣府考後，就是「學臺」考。是國家初步掄才的最後一關，所以大家看得非常重要。主考官都是翰林出身，由皇帝特派，加給欽差銜，是代表皇帝的意思。

學臺是我鄉的土話，文一點稱爲「學政」。他的派頭，全與縣府考不同。考生未入場前，要先覓個同縣廩生做保。還有個挨保，也是廩生，但不必同縣，是事前指定的。

考生對於保人，都要送贄敬。入場時，廩生站在考棚門外兩旁。門內正中，坐的是學臺，後面立著幾個唱名的執事。當唱某甲或某乙時，保的廩生，必須及時高聲唱道：「某某保」幾個字，手續才算完備。

我們更不會有東坡那樣雅興。不過我對於竹的觀感，却取其虛心而有勁節。一個人能虛心，才有進步。有勁節，才能卓然自立於天壤之間，不為富貴所淫，貧賤所移，威武所屈。至於雅與俗，我認為與竹無關。

一個生來庸俗者，即使滿身長起竹子來，也未必雅到那裏去？

是年仲父不能卒歲，向我父親泣訴，聲淚俱下，遂分金與之。友于之情，大率類是。

二六 應童子試

清光緒三十年，我十六歲。那年是滿清二百餘年來結束科場取士最後的一年，從父命我偕天民弟同去應試，理由是：不望入學，能經過一次科場閱歷，也不失為生命過程中一樁有意義的回憶。

最初是縣試，那是够緊張的場面。九點起更，縣署擊鼓三通，然後再打一聲鑼，放砲一響，這等於告訴考生們，已經一更了。於是大家紛紛去睡。但是愈想睡愈無法入睡，直待迷糊欲睡的時候，已是四更，各紛紛起牀，收集「考籃」，（是竹片做的，兩格，有梁可提）除安放「文房四寶」：筆、墨、硯、紙外，還可帶部詩韻。此外什麼書都不許帶。四更以後，考生齊集試場門外，聽候縣太爺點名。各給密封試卷一本。兩邊站著執事人等，穿件滿清禮服——藍衫。

詩學一些概念而已。

想學中國詩，多讀、多作、這是說多讀。「熟能生巧。」故是草」三字，是表示還要修改的要重定，足見當時學人，對於這當我開筆那一年，已知道科，我所知道的，極爲淺薄。宋魏當一個初冬的早晨，我正在命，從書院回家，始知已將祖遺約有二畝左右，四面皆水竹，仰新居去了。

李涉葺夷陵幽居詩：

「負郭依山一徑深，萬竿如
依山負郭，萬竿沉沉，頗足
又東坡題竹詩。

「寧可食無肉 不可居無竹

如果你要學做律詩，上面的五言與七言平仄，必須先要背得爛熟。至於押韻，只要買本詩韻，即可解決。

因為平仄與聲韻及屬辭工巧的關係，中國詩在藝術方面，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存在。所以國父也特別推重中國古詩。

律詩以外，還有五絕、七絕；五古、七古等等。五絕，是截取五律的上四句或下四句的平仄；七絕，是截取七律的上四句或下四句的平仄而成。因此，也有人稱絕句為截句。

五古、七古，同樣要押韻，但古韻可通的，都無禁忌。如今之支韻，古通微、齊、灰；真韻，古通庚、青、蒸；如果你要作古體詩，凡「古通」之韻，都可同時並押。

吾國儒家，對於詩的估價，似乎遠在「文」之上。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敬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可見孔子對於弟子的教育態度，重在品德，先將人的品性做到像個樣子，然後再來學「文」，方不致流為「有文無行」的敗類。但孔子對於詩的看法，却大大不同：「不學詩，無以言。」古時更有輶軒采風之制，將閭巷刺頌之辭，一律收錄起來，作為施政得失，風俗淳囂，民生苦樂的反映。古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其重視如此！

時代一天天在那裏演進，以現在小朋友們功課負擔的繁重，要他們再學從前搖頭擺頸的那一套，除少數有志於中國文學者外，已沒那回事了。本文所述，不過提供小朋友們以中國

上角加一小圈，便變成上聲掌音。你如能明瞭這兩個字的變化，那末，你讀那副江心寺山門王十朋（見本書四八錦繡江城）雲朝朝……潮長長……二十字的長聯，就不會向它瞪眼。又如好字的本義是美好，如將它的右上角加一小圈，便變成去聲的好惡之好，如好好色等。惟據沈約聲譜，有「上去入同爲仄聲」之說。故事實上中國詩只有平仄二聲而已。譬如上聯是仄聲，下聯必須用平聲。這樣，讀起來別覺音調鏘然，似有餘味，會令人搖擺不已。這是中國詩的妙處。他如名辭對名辭，形容辭對形容辭，動辭對動辭，都是基本條件。雖古人詩中，並沒這樣嚴格，但在初學之人，必須注意訓練，方不致流爲野狐禪之譏。三、要知道一首詩中該平該仄與押韻及五言、七言律詩的不同處。特附錄平、仄、韻的用法如下：

仄仄仄平平，韻 平平仄仄平，韻 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韻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韻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韻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韻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韻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韻 平平
 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韻
 仄仄平平仄仄平，韻 平平仄仄仄平平，韻 平平仄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韻 仄仄平平平仄
 仄，平仄仄仄仄平平，韻 平仄仄仄平仄仄，仄仄平仄仄仄平。韻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韻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仄仄仄仄平平；韻 平平仄仄平仄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韻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仄仄仄仄平平。韻

我們同學十數人中，連泮林年最長，約已三十左右，是個老童生。一提筆，洋洋千言，每試，壓卷的總是他。最末的卷子總是我。我被同學們實在壓得透不過氣來。

從父對連泮林，期望甚殷。每次告訴他：「泮林！你如想『進學』，不要做得太長，大約四五百字就夠了。」然而泮林似乎想一試他的才華，終於改不過來。

經過半年之後，我的奇跡出現了！由被壓一躍而變成壓卷。從父講左傳，我的作文，有時還能得些左傳筆法。於是從父逢人即誇獎我的聰明。遇有鄉人來館，必以我的聰明，作為談話資料。

作詩也是書院時代一門重頭戲。小朋友！你有沒看見過一位老公公，當他一個人在那裏搖頭擺頸，曳長音調哼著的時候，你就可體會到這位老公公，不是在欣賞一首古人的好詩，就是朗誦他自己偶然所發現的得意之作，才會有這樣忘其所以地搖擺起來。其實，只要你能深切了解中國詩以後，自然也會覺得它的確有：「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那樣的魔力。

要學作詩，須注意三部曲：一、要從對對入手。對對好了，作起律詩來，自然很容易絲絲入扣。二、須辨別平上去入四聲。舊時教授四聲的方法，是將一個字的左下角加上一小圈，這表示該讀平聲。左上角加一小圈，該讀上聲。右上角加小圈讀去聲。右下角加小圈讀入聲。譬如朝字的意義是朝廷或朝見、朝聖、朝宗等等，在它的左下角加一小圈，便讀成昭音。如朝露、朝氣等是。音雖同屬平聲，而含義却大不相同。長字的意義是長短，但在它的左

以我個人的經驗，洞房花燭，只有緊張！緊張！緊張得心房卜鹿卜鹿跳著，甚至會緊張得發抖。實在够不上說什麼喜。因為兩口子都是未成年的小孩，忽然睡在一堆，不知如何是可？這時候的脈搏，可能一分鐘會跳至一百五十至二百之間，怎會睡得著？於是兩口子只好說說笑笑到天明，這是所謂新婚之夜了。

此後的希望，是預備將來如何為兒子擇媳婦？為女兒選快婿？

人生就像接力賽跑般一代復一代接著跑下去，直至地球化為灰燼，始暫告一段落。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然人們總是「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就是佛所說的「愚痴」了。愚痴就是無明。有無明故，才有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無止境。間雖升沉互異，其為接力賽跑則一。故佛又謂之「可憐憫者！」

二五 開 筆

光陰飛也似地過去，我已十五歲了。那年從父設館鶴前，命我開筆作文。題目是：「業精於勤說」。我寫了一百多字，通不通，自然無法知道。但我想：卷子既交出去，當然自己必定認為很通。不然的話，那會交出去？

當時塾師對於學生文章優劣的評定，沒有打分數；但彼此却有個不成文法，就是一大堆卷子中，疊在最上的一本，稱為「壓卷」。算是最好的。

只管站著，一切應付，都是媿娘的事。她會替你說得又週到，又圓滿，又好聽。

至於敬新娘的酒，自有姊姊妹妹們自動會去做的。她們的存心，都想把嫂嫂灌醉。同時媿娘却使盡法力，調護新娘，不令沾唇。就此點來說，媿娘的功勞，著實不算小，該得一座一等嘉禾章。

席散後，媿娘再扶新娘入洞房，然後請阿姑來，新娘對阿姑三跪後，從身上掏出一把鎖匙，請姑開衣櫃。老練的阿姑，上下轉了一眼，新娘帶來的嫁粧，心裏就有個數目。

衣櫥下格，放的是喜果，這時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塞滿了洞房，向新娘要喜果，新娘照例皆須應付。要的人嬉皮笑臉，除不許動手動腳外，無論如何調笑，均在所不禁。謂之鬧新房。這樣一直鬧到十二點鐘，始漸漸散去。

最後的節目，是吃洞房飯，新郎、新娘，並肩而坐，互飲交杯酒。菜並不多，但俱是成對的。魚必兩條，肉必兩塊，也無非是祝賀的意思。這時候，媿娘可勸新娘進食。

洞房飯過後，媿娘的工作，告一結束。從此洞房內，就只有新郎、新娘二人，彼此都是陌生生，都有些羞答答，所以誰也不敢正眼一視，何況說話？

於是只好各自悄悄地上牀就寢。

古人有首四喜詩：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

十二碗之中，有幾碗是特菜：

第一道是長壽麵，俗名洋麵，是綠豆粉做的。可是他的做法不同，長而韌，白而發光，真够得上「長」字的稱呼。上面加幾條海參，更是黑白分明。旅臺廿餘年，從未嘗到這種光滑而柔軟的洋麵。

第二道是乾的豬肉皮，用油炸好，切成細段，再加作料，醋是不可少的。有了醋，味就特別可口。

第三道是大方塊用紅糖燒的豬肉，又爛又香又甜，它的做法，也是他鄉所無。還有一道銀魚乾，又鮮、又白、又細、又長，沒有骨頭，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名菜。價錢並不便宜，所以通常要調和雞蛋進去。

食在中國，確實當之無愧。即在窮鄉僻壤，總有一、二特樹風格的好菜，惟平時不易吃到，未免可惜！

餘是蛤、蜻、金鍼、木耳、雞、與豬雞內臟、肉圓、甜菜等。

還有六大盤，時令帶魚兩盤，彈塗（俗名藍胡）、蛤、蜻、鰻魚各一盤。

帶魚又濶又肥，又大又鮮，叫做釣帶，也是他鄉所無。彈塗狀如泥鰍，與釣帶皆是浙省沿海的特產。

當肉圓上棹時，無異通知客人，酒菜將告結束。於是媿娘扶著新娘到各棹去敬酒，新娘

至於掌轎爺所得的報酬，普通是一條面巾，一條女用的攔身。（腰布的別名）媒人所得的報酬，是一條雙人蓋的潤被單，時值一元五角。

小朋友！你別小看了這一元五角，在當時這一元五角，可買七百至七百五十個雞卵，以現在臺灣一個雞卵市值一元五角來計算，七百五十個，可值一千一百二十五元，豈不是一筆大收入？

如果一年能做四十個媒，就可得六十元代價，著實比我們坐冷板凳做小學教員的朋友們好得多！所以這門「行當」，還是要得。

當新娘從百子炮聲中，由男家媿娘，扶出花轎，立在正廳，與新郎並肩同拜天地、祖宗、翁姑、伯伯、叔叔，及一切至親時，謂之「廟見」。

廟見禮成，新郎、新娘同入洞房，這時洞房內燃起一對又大又高的花燭，媿娘扶著新娘與新郎並坐牀沿，還要彼此換位坐著片刻，這些花樣，都由媿娘安排的。是否也由周公傳授？那就不得而知了。

入洞房後，新娘的遮羞布，即可除去。隨即入席，新娘不消說是坐第一位。但只是由媿娘扶著上去，並沒人送位。似乎有些不公平。

這席菜是相當豐富，可是千篇一律的，少則十碗，多則十二碗。如果連四碗年糕算上去，那就十六碗。

易。

媿娘：那末，九元九角！這樣減之又減，普通大概二元至三元，即可成交這筆扶轎的交。

因此，我鄉稱嚙哩嚙嘛的人爲「媿娘答。」答，就是不爽快的意思。

對臺戲唱完了。於是掌轎爺從身上掏出紅包來，「當面點清，人貨兩訖。」

媿娘於收到紅包後，即從花轎中，取出鳳冠（即珠冠）、大衣、（即綉鳳的蟒袍）紅衿、遮頭布，到閨閣裏打扮新娘去。這時，是女兒留在娘家中最後的一分鐘了。有的母親，會高聲大哭起來。但飲泣都不能免。

明是一件喜事，爲什麼反要落淚，唉！這就是佛所說的「愛別離苦。」

當新娘扶上轎時，掌轎爺要從紅布袋內掏出一把米麥來，灑在轎上，說是能退凶星。

從這時候起，女兒就成爲別家的人了。再回來時，算是客人，要茶飯好好招待。人生真如做戲一般，忽生忽旦，忽哭忽笑，短短數十年舞臺光陰，就從悲歡離合中，那樣這般地讓它迅速地過去。人生的真實意義與價值，究在那裏？我思至此，真不勝其「奚惆悵而獨悲！」之感！

無怪古來哲人，視世間一切如敝屣了。

花轎到了男家，掌轎爺才鬆了一口氣，微待一路平安，沒出岔子，從此可以交差。

媒人也在自詡：我所介紹的，貨真價實，不是太妹。够得上算是「真實同志。」

爺開法。

說也古怪，只是媿娘都是精明強幹透頂的。他的花頭特別多，而又精通心理學，知道掌轎爺的心理，是希望將新娘早些動身，免得路遙時晚，容易出事。媿娘呢，你急我偏不急。於是有經驗的掌轎爺，也裝出你不急我比你更不急；好歹你總不能讓新娘挨到明天上轎罷。

媿娘心裏有數，掌轎爺的鎮定是假裝的；於是她也悶聲不響，看你鎮定到什麼時候？

但是媿娘扶上轎這一關，總是逃不了的；於是人心皇皇地要催新娘上轎。

扶上轎麼？好，拿來！

什麼？

紅包！

多少？

五十元、一百元、五元、十元、三元、五元……。這時媿娘要看男女雙方的排場，漫天要價。

於是掌轎爺同媿娘的開法，步步加緊，而到了最後短兵相接的時候。

媿娘：十元罷，像這樣人家的小姐，三年五載，還碰不上一個哩！這是給女家送秋波，也是自己要價的理由。

掌轎爺：太多！

現在，先將掌轎與媼娘，介紹一下：

掌轎是掌理新娘的花轎，由女家到達男家途中，如遇事故發生，概由掌轎指揮處理，所以他的責任相當重大，一路與媒人緊隨新娘的花轎後面，不離寸步。那時並無太保與不良少年，不會有半路劫親之事；也無太妹，會半途在花轎內偷偷逃跑。但爲鄭重起見，實覺有其必要。因此，掌轎大概都是年在五十左右，老成持重，負相當鄉望的老成人，才够資格。所以都尊稱他爲掌轎爺。

掌轎爺的職務，與今日公共汽車車掌小姐，極相類似。不過一個是滿面于思的公公，一個是花容月貌的小姐而已。

然而爲什麼不稱轎掌而稱掌轎，掌轎是順文，車掌是變文。我們爲什麼不說飯吃或茶喝而說吃飯與喝茶？車掌與掌轎的不同，亦可作如是解釋。

其次，是媼娘。

要了解媼娘，須先從樂籍說起。

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歷代帝王，往往有將他貪贓犯法的臣工眷屬，貶入教坊或樂籍去，充當賤役。媼娘就是專司吹吹打打賤役的太太。

貶入樂籍的人，類似印度的賤民階級，他們的收入，專靠抬轎吹打等賤役，維持生計。誰家女兒出閣，扶上轎的不是家長，却是媼娘。媼娘就憑這一點固定權利，可以與掌轎

哥兒，會立時現出一絲微笑，表示滿意。同時姊姊、妹妹、嫂嫂們，也會來湊個熱鬧。如果發現新娘的微笑，她們更會向新娘打趣，於是新娘羞得滿面通紅，快向裏邊逃跑。

新郎到女家坐定，立時就有兩道點心端上來。用過點心，開始工作，那就是——拜見。先拜岳父岳母，次伯岳叔岳，次至親至戚，這一切都有人司儀，你只管照司儀所唱的叩頭就興。

這種頭不會白叩的，而且叩得愈多愈好，因為每個受叩者，多多少少，都要出些見面錢——紅包。

接著就是午宴。

這頓午餐，花樣著實不少！

大廳下面，設個香案，由新娘的平輩哥哥或弟弟，上來新郎座前，向新郎一拜，新郎答拜，然後退在一邊，讓新郎先行，各在案前並立，向上一拜，換位再一拜，於是直趨至新郎座上，舉杯一揖，新郎在案前答揖。舉箸一揖，新郎答揖。然後退至新郎座下，深深一拜，新郎在案前答拜，再趨至案前，各向上一拜，換位一拜，始送新郎上座，再深深一拜，新郎答拜，禮節始畢。

其次陪郎、媒人、掌轎，都要依式送位，故所費時間相當長。

飯後，新郎偕同陪郎告歸。以後是掌轎與新娘的對台戲——鬧法。

。最後說些吉祥語，末署侍生某某頓首百拜。於是禮成。

帖要男女各存一份，也等於古代買賣婚姻「恐後無憑，彼此各執一紙存照」的契約。

起了帖以後，這門親事，就算鐵定。此後等待三年五載，再行擇吉迎娶。古人還有指腹爲婚的，那就要等待一輩子。

既已文定，爲什麼要等待三、五年才結婚？有人或須要這樣問。

你該知道：在半個世紀以前的中國，一般人還不知道有機器兩個字，寸絲半縷，皆由婦女們自己由手搖機用棉花先紡成紗，再由紗織成布，再由布做成衣服。不比現在，布有布店，綢有綢緞店，器皿有家具店，只要有錢，都可咄嗟立辦，毫不費力。所以當時如果是富貴之家，排場更大，就非三年五載不可。

吉日到了，第一天晚上是謝媒，要請媒人坐第一位。陪郎、掌轎，亦各分占一位。陪客都是至親好友。「敬請闔第光臨」。所以至少也要四五桌。

第二天早晨，新郎、陪郎、掌轎、媒人，吹吹打打，隨著花轎，往女家去，叫做親迎。這是有錢人說的。更濶一點的，新郎等等，皆要坐轎。如有河川可通，也有坐船的。窮的人，對不住，只好辛苦兩條腿了。

當花轎一入女家大門，百子炮（爆竹）辟拍辟拍地響起來了。這時，是新娘偷看新郎的一個最好機會。她會將閨房裏的窗櫺糊紙，用口水濕個小孔，如果看到新郎是個眉清目秀的

「定頭銀」的含義，是將你的女兒定下來，從此就是我家未來的媳婦，無論如何，你不能再許給別人，這是古代買賣式婚姻的遺風。

「材禮」是吾鄉的俗語。文些說：是納幣。說穿了是女家要一筆做嫁粧的錢。生個女兒，養到成人，白白地送給人家，還要賠嫁粧，在人情上似乎有些說不過去；但又不好意思令女兒赤膊作新娘子，所以只好向男家索一筆錢——「材禮」。

至於嫁粧與材禮，是否相等？那是另一會事！

定頭銀、材禮，都說妥了，還有一個小問題——「麻糍。」（糍粑）。

「麻糍」是女家用以轉送至親好友的。凡是吃到麻糍的親友們，就知道他的女兒，已有主顧，從此預備送禮。

所以麻糍不是白吃的。但也要女家先開出數字來，然後由男家照辦。

這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然後專待男方擇黃道吉日——「起帖。」

起帖就是「文定」。那是一張紅而帶紫的摺帖，面上印有飛金龍鳳，寫着「文定厥祥」四字，由男家放在木匣內，請人恭恭敬敬地捧著，隨「重盛」送到女家去。女家也預備一付，交捧來的人，隨著重盛帶回來。

它的內容，有成本可以照抄，用不著費腦筋。千篇一律，無非各將男女對方的親家大人，大大的恭維了一番，說他門第如何如何，實在不敢高攀。又將自己如何如何，謙讓了一番

其實，如果太壞的話，女家父母，早已請算命先生改一個字，立即變成十全十美。不過像這類事，究竟不多。

命師許可了，還有最後一關手續，是在神前擲筊。

也怪不得當時做父母的如此嚕嘛，因為兒女婚姻，究竟是一件終身大事。然而果從此百年好合，鸞鳳和鳴麼？那也只有天曉得。

現在，男女的離離合合，可以隨便了，但在數十年以前，認為是一件最大不名譽事，即使不美滿，也只好啞子吃黃連，悶在肚裏。

有錢的男人，還有個補救的辦法，納妾。

「無錢的人，納不起妾，於是只有一條路，就是兩口子用打架來出口怨氣。

「日裏打做一堂，夜裏睡做一床。」這是吾鄉一句俗語。所以小兒女們的打罵，作家長的最好裝聾作啞，過了一夜之後，他們自然會和好如初。

「不痴不聾，不作阿姑阿翁。」確是一句從人情中透練出來的千古名言。

男的可以納妾，女的怎辦？

你該知道，那時是夫權的世界呀！

八字合好了，神也許可了，於是男方開始要問女方：「定頭銀」（聘金）若干？「材禮」若干？講價還價，苦的是龔彭兩條腿。

地，幾隴山，幾隻牛，幾隻羊，幾隻鷄……他都摸得清清楚楚。

舊式婚姻，是講門當戶對的。因為他事前有過這一番的準備，所以一拍即合，不必多費脚力了！

當龔彭跨進我家的戶限時，母親當然已明白他的來意，茶飯招待，自不必說。他問我幾歲？說有個姑娘，如何漂亮，如何賢慧，要替我作媒。

兒大當婚，現在竟有人將媳婦送上門來，做母親的自然表示歡迎。

其實，他那裏來個姑娘，無非打句謊語，定一定我母親的心，以為真有個才貌雙全的姑娘，在那裏候著我，那，我母親就不會另打主意，而他這筆生意經，才不會被人家搶去。

當他到女家去的時候，當然也要照例替我大大的恭維了一頓，關於這一套把戲，他經驗宏富，滾瓜爛熟，用不著預備，更無待於我替他細表。

過了相當時間，龔彭又來了，從身上掏出一張紅紙來，遞給我母親說：姑娘八字，大你兒子幾個月。這句話，是一般做母親最愛聽的，因為不管有銀無銀，總算已得到了一個「老婆大。」

接到女方八字以後，很鄭重地請算命先生細細推算一番，看看男女有沒沖尅？子息宮如何？如果不會生兒子，那就白送都不會要。

女的八字，可靠麼？只有天曉得。

險，都是存心到中國來實行侵略的。只要有侵略得不很如意的時候，——譬如死了一兩個教士，——他們又顛倒要責備中國了。」

德鄰郡三，如果仍活著的話，大概已是九十歲左右的老太太了。而且她是貴族出身，當時洋教士們所給我們同胞的種種創傷，目親耳聞，比任何人更親切而明白。她究竟是中國人，所以終能替國人說幾句良心上所要說的話。

現在，時異勢遷，那種不幸之事，可能不會再發生。然而過去所給我們的創痕，實在太深刻了！即使是世界上第一流外科或者是整容專家，也無法使之迅速平復。

二四 婚 禮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八個大字，足足支配了中國男女結合，達二千年之久。我的婚姻，不消說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

「三姑六婆。」媒婆居其一；但是我的媒妁，却不是婆而是公——龔彭。

媒公龔彭，龔得真可以；但是他的話，多得也真可以。

我鄉數十里內，凡提到龔彭，做家長的人們，幾無一不知，無一不曉。所以龔彭的光臨，每個家長，尤其做主婦的，無不笑臉相迎，因為他等於預替你們報喜信而來的呀！

龔彭雖龔得厲害，但卻也有他特別的一套。誰家有幾個兒郎，幾個姑娘，幾畝田，幾畝

。但究其實際，他們又何嘗是爲着信教而入教？他們所以這樣做的唯一原因，就爲着要解決他們的生
活而已！所以在社會上，大家也不稱入教，只稱「吃教」。

由上述的觀察，我們就可以知道其時那些吃教的人，目標幾乎無一不是爲了他們自己的利害。於是就難免不和教外的人發生磨擦了。磨擦既多，感情當然愈弄愈壞，到光緒年間，各處反對教會的暗潮，可說已經高漲到無可遏止的地步了。」

事實上，那時候洋牧師的氣焰萬丈，與夫中國牧師的卑躬曲節，見之實在令人感慨萬分！這是八十歲左右者有耳共聞，有目共睹的事實，絕非青年小伙子們夢想所能及的。試想：在這種情形下，凡有血氣的中國人，自然要更恨透了。義和團把握這種心理，打起滅洋旗幟，以爲號召，遂以釀成滔天大禍。他們殺教士，殺公使，那種「雖勝不武」的無恥罪行，我們無意爲之辯護，也無法替他寬恕。然而他們的動機，確實有激使然。我以爲對歷史有個明白交代，憑著良心，據實直書，是我們老一輩的責任。

總之，一個民族，都有它的自尊心。即使被目爲最劣等的民族，也不能例外。中國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麼？我想不見得。當中國歷史，遠在五千年以前，即已放著無比的燦爛文明之華時，他們自傲者的祖先們，恐怕還在深山裏，覓甲蟲充飢哩！

在瀛台泣血記、二四「外禍頗仍」裏，德鄰更很沉痛地說：

「那些嘴裡高唱著祈求世界和平，祝福人類升入天堂的基督教徒，簡直等于是大批不穿軍衣的軍

砲彈令人畏，銀彈使人笑。

他們也明知道基督教那一套理論，與中國人胃口不合，單憑砲彈，是無法大展鴻圖的；於是使出最後一記殺手鐮——銀彈。

先以畏脅之，繼以笑誘之，雙管齊下，於是基督教大走紅運了！而且紅得發紫！

清德鄰郡主，對於基督教上述諸種，在瀛台泣血記二四「外禍頻仍」裏，也有著一針見血的描述：

「因爲在當初，中國一般民智，還依舊很閉塞。但各國的傳教士，却已仗着優勢兵力的保護，掛起十字架，不惜冒險深入中國內地，這些基督傳教士的外貌、與言語的不同，已够引起誤會。而他們爲盡量推廣表現盡職起見，偏又竭力不擇手段地拉攏中國人入教。並故意給他們種種便利。譬如犯法，就替他們到官府那兒去講情；購買田地，也准許他們假借名職，減低價值，諸如此類的情形很多。於是就惹得一班稍有骨氣和質地頑固的人，把『教會』越發恨之切骨，稱爲『鬼子教』。再加中國人的思想，無論『儒釋道』的那一教，都主張敬重祖宗，信奉鬼神，而耶穌教的教義，恰好又絕對和這兩點抵觸，因此，大眾的感覺上，更不勝其猜忌了。

「其實，那時加入耶穌教的人們，不外兩類：其一、是有錢無勢的人，在地方上往往無端被人敲詐，爲着想借外國人做護符，便全家一古腦兒去入教。其二、在表面上說，完全像煞有介事，閉口救主，閉口天父，吃飯睡覺，從來不忘禱告。時常還受着他們的外國上司命令，到各處窮鄉僻壤去宣講教義，創立什麼『浸會堂』，『信道堂』等等，無論從行動或言論方面，似乎都不失爲真正的基督徒

近代史家，單就辛丑賠款這一筆帳，詳細地計算一下，到還清之日止，附息共達九萬萬八千二百二十三萬餘兩。如果每兩以一元五角來折合，總計爲十四萬萬七千三百餘萬元。再加上一切賠款，總數不下二十萬萬元。這是開世界賠款史上空前未有的記錄，每個中國人，都該牢牢記著。至於國寶之被劫掠，那更無法計算。

我們號稱四萬萬人，除去半數婦女，祇有二萬萬人。再除老幼半數以上，剩下來不過幾千萬人。要幾千萬人，負擔這樣龐大的數字，只好終歲拼著老命，以血淚所得，一五一十送到他們手中去，無怪乎基督教國的每個人，都吃得又紅又白又胖。而我們呢，只好面黃肌瘦，終日在艱難困苦中勉強挨日子！

前清的縣太爺衙門裏，自頭門至二門的通道中，立著一塊不算大的木牌坊，上書八個大字：「爾俸爾祿，民脂民膏！」這是含有警惕反省的意思。

現在，我也有八個大字，想奉獻我親愛的中國基督教職業者。那八個大字是：

「爾俸爾祿，民淚民血。」

這話怎講？我們的天文般賠款數字，上面已經說過。這裡要提醒的是我們最親愛的中國基督教職業者，千萬別忘記，以爲爾俸爾祿，是從洋上司腰包裏掏出來的。其實，他們不過用我們賠款中萬萬萬……份一滴，做爲役使你們的報酬。而這些都是我國全體同胞血和淚的結晶品，不過借他們之手，轉給諸位罷了！

年	代名	稱	賠款數額	附息	備	攷
道光廿二年 (一八四二年)	中英	南京條約	共二千一百萬元	利息每百五元		
咸豐八年 (一八五八年)	中英	天津條約	共四百萬兩			
又	中法	天津條約	銀二百萬兩			法國(係英法同時進軍之故)
咸豐十年 (一八六〇年)	中英	北京條約	八百萬兩			
同	中法	北京條約	八百萬兩			
同治十三年 (一八七四年)	中英	煙台條約	二十萬兩			英人瑪嘉理被緬土人所殺
光緒六年 (一八八〇年)	中俄	伊犁條約	九百萬盧布			
光緒二十一年 (一八九五年)	中日	馬關條約	二萬萬兩	利息百分之五	三年內全數還清免交利息	
光緒二十七年 (一九〇一年)	辛丑	條約	四萬萬五千萬兩	利息百分之四	分到這筆贖款的，有俄、德、法、英、美、日、比、奧、西、葡、瑞典等國。	
光緒三十年 (一九〇四年)	英藏	條約	英金五十萬鎊			
合計			除英鎊盧布外共計十七萬萬一千餘萬元			

第一、砲彈。第二、銀彈。

你如要明瞭砲彈，請看下列條約的文字：

一八四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五月，法國派公使勒尼率兵艦八隻來華，與清廷商訂中法黃埔條約，准法國人在中國境內自由傳教。

一八五八年，（清咸豐八年）五月，英法二國攻陷大沽口炮臺，率艦逕至天津，迫使清廷訂立中英天津條約。其第八款：耶穌聖教，暨天主教，原係「爲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凡有傳授習字者，一體保護。其安分無過，中國官衙，毫不得苛待禁阻。

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英法聯軍，率艦隊佔領大沽砲臺。直趨天津、北京，劫掠圓明園大批國寶，然後縱火滅跡。強迫清廷，續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其中法條約中，有清廷下諭，准許人民自由信教，處分濫行查拿的地方官吏，賠償以前天主教土地產業，准許法國傳教士，到各省租買地建築。

蔣夢麟博士有兩句名言：「佛教是騎白象來的。基督教是騎槍砲來的。」傳教要靠戰勝的條約與謊言作護符，這是基督教的特色！也是基督教騎槍砲而來的大好證據。你想賴，也無法賴得了！那末，我說基督教靠砲彈走紅運，並沒半點冤枉他們吧？

至於他們的銀彈，究竟從那裏來的？請先看下表：

中國償付各國賠款明細表：

黃埔天津二約，（詳見下文）是義和團動亂的遠因。基督傳教士與吃教者的態度，是義和團動亂的近因。清廷鬧家務；內外臣工的昏庸助長，慈禧的好大喜功，報復心切，是義和團動亂的緣。有如是種種因，種種緣，始有殺教士，焚教堂，導致八國聯軍的大屠殺。我們如以史家因果邏輯的眼光評判這件事，英法二國的砲艦政策，是罪魁禍首。基督傳教士是正兇。慈禧等是從犯。義和團應宣判無罪。

團亂之明年，父親設館蕩陽。梁子聘表伯訓蒙謝宅。表伯是我祖母的內侄，父親因命我從遊。一日，父親語表伯：我預備令臣堯種田。表伯答道：你將臣堯的八字開給我，我替他算算次（次，語助辭）。於是表伯將我八字一排，對我父親說：唉！滙東！臣堯的八字，比鍾某還要好，你該令其好好讀書；如果真的種田，那太可惜了！表伯的一席話，對於我一生前途，確實有些決定性。至少，也可增加我父親的信心，使我得以繼續就讀。

鍾是我同高祖的叔叔，曾補過廩，在鄉鎮中，是個紅得發紫的小人物。他與我家，留待後文再述。

一三三 基督教的二彈

我在一五節內曾說過：基督教近半個世紀來，大走紅運，是靠著二彈。
怎樣叫二彈？

瓦德西在拳亂筆記中也說：「中國領土之內，除開西北兩面的蒙藏外，共有人口四萬萬，均係屬於一個種族，並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更有神明華胄的自尊思想，充滿腦中。……倘若中國方面，將來產生一位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爲其領袖，更利用世界各國貢獻，與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則余信中國前途，尙有無窮希望。……至於中國人所有好戰精神，尙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今當有十萬人加入，彼等之敗，只是由於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份，甚至於並武器而無之。」

瓦德西是當時聯軍的統帥，他的話，當然可以影響當時各國的態度。赫德是英人，在中國較久，觀察所得，也足左右一時言論。辛丑之變，各國僅索賠款，沒要求割地，還是拳民一呼十萬，全憑徒手相搏，以血肉之軀，來表示他們的愛國心所致！

吾國有句老話：「官逼民反」。就整部二十四史言：歷代動亂之源，大都由於貪官酷吏，枉法虐民，使得人民走頭無路，不得不鋌而走險，確是事實。但庚子義和團之亂，卻是例外。逼民造反的不是官，而是「爲善之道，待人如己。（？）」的基督傳教士。因爲他們都是騎着槍砲來的，很自然地會露出傲慢來。加以教民的魚肉善良，更如火上添油，於是一夫奮臂，萬夫景從，一發而不可收拾。

佛家常言：「法不孤起。」這意思是說宇宙間一切的一切，當它們生起時，決不像孤峰突起，自有其種種因，種種緣，然後才能成立。義和團之亂，自然也不能例外。

……當宣戰之日，固逆計異時之必歸於和，使館朝亦所不惜」。則載漪之盲目衝動，不惜以國已。二、爲當時傳教士的態度所激成。蓋明清之際，高尚的德行，以取得中國人士的敬重。後因羅馬教皇習慣起了衝突，以致被逐。其再度來華，則始於中法在傳教士而言，是戰爭的勝利品。甚至還抱着傳播文不和諧的情況下，自易引起吾國人的反感和衝突。

其次傳教士對於入教者既不許祭祖先，不敬神佛一般無識教民，更借着傳教士勢力，欺壓平民；傳教教民，函告領事公使，向北京總理衙門交涉，地方官，地方官不問是非曲直，總是讓教民滿意而去。良民的心理。

總稅務司赫德於其所著：「中國實測論」中說：「中有中國爲中國人之中國的思想。故義和團之運動，實由次初起，無人才，無器械，一敗塗地；然其始，羽檄一神，必更深入人心，瀰漫全國；他日必有義和團之子孫

(甲)此四百五十兆，係照海關銀兩市價，易爲金款，此市價按諸國各金銀之價，易金如左：

海關銀兩，即德國三馬克零五五，即奧國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國圓零七四二，即法國三佛郎克七五，即英國三先令，即日本一圓四零七，即荷蘭一弗樂林七九六，即俄國一魯布四一二，俄國魯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亞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國分三十九年按後附之表各章清還。(附件十三)本息用金付給，或按應還日期之市價，易金付給。還本於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一千九百四十年終止。還本各款，應按每屆一年付還。初次定於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初一日付還。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國國家，亦可將所欠首次六個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於三年內付還。但所展利息之款，亦應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屆六個月付給。初次定於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給付。

中國是個不產金國家，等到賠款到期，必須賣出白銀，買進黃金，其時金價就要大漲，好讓外國商人，也可乘機撈一批。總計這種無形損失在內，當在十萬萬兩以上。吾國每個小孩子一出娘胎，就要負擔這筆賠款三兩，真够慘了！

義和團本是一種邪教，慈禧爲什麼會聽任無紀律、無訓練的烏合之衆胡鬧？而且一再降旨褒獎？近代史家，認爲：一、因廢立之謀，爲各國使臣所反對。而載漪因光緒二十五年冬，立他的兒子溥儀爲大阿哥（皇太子），各公使未加捧場，以是主張作戰最力。並使恩海殺德國公使。據惲毓鼎崇陵傳信錄記四次御前會議說：「方事之興，廟謨益已預定，特藉盈廷集議，一以爲佐證，一以備分謗。始也端王主之，西朝聽之。厥後勢浸熾，雖西朝亦無如何

慈禧於頒布宣戰詔諭後，同時命沿江沿海各省，招拳民禦外。於是劉坤一、張之洞力言勢不可開。有：「此次大患，在與各國一齊開釁。」等語。而對於盛宣懷劃地自保之議，皆立表贊同。李鴻章亦深以爲然。有：「二十五日之詔、粵斷不奉，所謂矯詔是也。」等語。

東南聯保重心在上海，故由劉坤一、張之洞派員赴滬會議，於五月三十日與各國駐滬各領事，簽訂保護東南章程九條，中外互保，匕鬯無驚，中國得免瓜分，此舉不爲無功。

戰釁既開，各國聯軍艦隊，於五月二十一日陷大沽，直撲天津，直隸提督聶士城，猛烈抵抗，血戰多日，終因衆寡懸殊，壯烈犧牲。六月十八日，天津失陷。十日，北攻直隸，總督裕祿、幫辦武衛軍李秉衡戰敗自殺，通州陷落。二十日，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國聯軍陷京師，禍首慈禧，携德宗等奔西安。聯軍大肆焚掠，尤以俄德二軍爲甚！是役，聯軍統帥德將瓦德西以派兵搜捕拳匪爲名，東至山海關，西至固關，北至張家口，南至保定，備極殘暴之至！

慈禧嗣命李鴻章、奕劻爲全權大臣，與各國談判。由首席公使西班牙葛絡幹代表，於十一月三日面交奕劻十二款。至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雙方同意簽訂，世稱辛丑和約。其第六款云：按西曆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即中曆四月十二日上諭，大清國大皇帝允定付諸國賠款海關銀四百五十兆，此款係西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曆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條款內第二款所載之各國各會各人及中國人民之賠款總數。

團大隊集涿州、保定一帶，拆鐵路，毀電線，局勢日趨嚴重。慈禧乃派趙舒翹、剛毅前往視察；剛毅力稱拳民神術可信。慈禧遂密召拳民首領，加以獎勵。從此王公、卿相、地痞、流氓、馬賊、乞丐，以及紅燈照的少女，花燈照的少婦，藍燈照的老太婆，黑燈照的流娼、鴉母等，均混入爲團員，北京秩序，一時大亂。五月十五日，日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在永定門外，爲董福祥部所殺，慈禧、載漪、剛毅主戰最力；德宗與許景澄、袁昶、聯元、徐用儀、立山等主和。載漪更假造公使團照會四款，以激怒慈禧：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勒令太后歸政。慈禧至此，遂決心開戰。於二十四日，令載漪使社機營軍官恩海殺德國公使克林德於途。並命清軍及拳匪，圍攻使館。二十五日，正式下詔與各國宣戰。時盛宣懷在滬，因與上海各領事互有往還，所得北方消息較詳，知事態過於嚴重，遂電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云：

「濟沁電萬勿聲張。滬各領事接津電，津租界砲燬，洋人死甚衆，英提督帶兵千餘歿於路，已各處催兵。看來俄、日陸軍必先集，指顧必糜爛。如欲圖補救，須趁未奉旨之先，覘帥、香帥會同電飭地方上海道，與各領事訂約，上海租界，准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爲主。一面責成文武彈壓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懲，以靖人心。北事不久必壞，留東南三大帥，以社稷蒼生，似非從權不可；若一拘泥，不僅東南同毀，挽回全局亦難。」（盛宣懷愚齋存

的。只有多灌輸一些關於入水的常識，以備萬一，我認爲有其必要。

一一一 義和團之亂

事真巧合，甲午是我啓蒙之年，而有中日之戰。庚子是我就外傳的開始，而有八國聯軍之亂。我今日執筆而記二役，實不勝其感慨之至！

據戴玄之「義和團與白蓮教無關考。」一謂：義和團源於咸同間的鄉團，與八卦、白蓮二教無關。初起在保衛身家，防禦盜賊，練習拳棒，名義和拳。光緒十三年，山東冠縣發生教案，引起民教互仇，爲政府所剿壓，至光緒二十四年春，改稱義和團。自詡得有神助，能避砲火，有紅燈照、藍燈照等術。其所崇奉的是姜太公、張天師、孫行者、梨山老母、洪鈞老祖、哪吒等等，以村鎮爲單位，公開組織鄉團。適是年九月，慈禧諭令直隸、山東、山西、奉天等省，創辦團練。次年二月，復令地方民團，加以充實，義和團遂成爲合法團體。山東巡撫毓賢，揣摩慈禧意旨，加以鼓勵，拳民設壇，徧城內外，以扶清滅洋爲號召，紛與基督教士爲難。各國公使，迭起責難，慈禧調直隸按察使袁世凱署山東巡撫，拳民頗受壓迫，乃轉至直隸，謀求發展。

直隸總督裕祿，於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因練軍分統楊福同在定興縣石亭村，被拳民所殺，初主嚴行剿捕，爲慈禧所阻。裕祿爲迎合慈禧意旨，乃改變初衷，保存拳民可用。時義和

了。然而站了又站，經過好幾次，每次時間也相當長，這位尊容醜陋的奎星伯伯，始終不賣我的帳。當時小心靈在想：我一定不會中狀元了。

文昌閣因爲建築在水中央，所以出入皆用渡船。每當盛夏，四望是一碧無際的稻作。夜間蛙聲閣閣，彼唱此和，別有一番田家風味。自弱冠後，橐筆走四方，大率多在都市中混日子。偶到鄉村，一聞蛙聲，兒時景況，立時浮現眼前；佇聽移時，久久不忍離去。

一天早晨，我偶感不適，不想吃飯，拿隻釣竿，站在石塊上釣魚。忽見釣翻（浮標的別名）大動，我用力一抽，時值連旬春雨之後，連人帶石，墮入河裏。大約命不該死，忽然想起有人說過：凡是失足墮水，切不可向光處爬，光處是河底；應向黑處爬，才能爬出水面。我一試果然浮出水面來，正在這時，伙夫在灶間吃飯，聞墮水聲，以爲有大魚在河中跳躍，急忙放下飯碗，出來看個究竟，見我在水中載沈載浮。於是大聲叫道：不得了！臣堯騰（墮的意思）河裏去（讀起音）！於是從父及同學，皆放下飯碗，急忙出來，由伙夫用竹竿將我拖起，這條小生命，逢凶化吉，終算「得救」了！

現在回想，水底有光，是反影；水面沒反影，故無光。我們常見報載，溺死的往往兩手指甲，滿是泥沙，甚有緊緊地抱住河底一塊石頭，這是往光處爬的緣故。我希望做家長或教師們，能將我的經驗，廣泛地講給小朋友聽，使他們得到一些入水失手後的常識，真是功德無量！因爲現在的孩子們，野外活動機會多了，尤其暑天假期，要他不去游泳，是不可能

拿着鑼鼓，爲少棒等賽作拉拉隊，是一樣道理。

小朋友！你們可曾聽見過唱詞或說書先生，到故事末了的時候，總要說上兩句：「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的話，作爲收場麼？你切莫輕視這兩句話的分兩，那無異當時士大夫教育成功的素描，不信，我可再細細地告訴你：

據史乘所載：龍門是大禹所鑿的。後人遂稱龍門爲「禹門。」實含有紀念的意思。所謂「三級浪，」其第一級是指童生歲考錄取府縣學生員說的。生員每三年得應省試，中式的稱爲舉人。這算是已跳上第二級了。舉人得赴禮部會試，及格的，皇帝還要親策於殿廷，稱爲殿試。殿試名在一甲，稱賜進士出身。一甲第一名，就是狀元。這是第三級。也算是最後一級。中了進士以後，就可做官，從此風雲際會，出將入相，都以此爲起腳點。你想：一個陋巷窮簷下默默無聞的苦學生，一旦三跳成功以後，立時變成舉世皆知的「熱門人物。」這豈不是等於「平地一聲雷」麼？所以「望子成龍」這句話，即今日的報紙上，還不時可以看到呢。足見這個故事，其影響吾國社會，是何等地深遠！

以上說得够多了，現在該歸到文昌閣本題上去，以結束我的一年間內學的生活。

文昌閣的樓上，中供文昌帝君，奎星前立，右手握筆，左手握斗，蹣跚起右脚，很像在那裏學跳舞一般。我於看戲時，見到人們如被奎星筆一點，就可立時中狀元。我就天天瞞着同學，跑到樓上，站在奎星下面，希望他老人家的筆，能落到我的頭上，那，我就可以中狀元

大聲嘩啦嘩啦地孔子曰、孟子曰、讀著。我則昏昏欲睡。因為讀書時間不夠，從父又嚴，所以每日都想逃學。但又怕父親打罵，只好硬著頭皮挺下去。

凡讀內學，都該有個書名。從父遂替我取名朱磊，號碩民。我對這個大名，始終不感興趣，因嫌石頭太多，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擊鯉魚梆，是當時同學們晚飯後唯一的娛樂。大約每人以三通為限。但如無人「接棒」的話，你只管任情「篤」下去，不會有人打岔的。

小朋友也須會說：書院的生活，是主張文靜的，你們這樣「篤」個不休，不會嫌吵鬧嗎？而且這與士大夫教育，又有什麼關係？

當然，這其中自有一篇大道理在，讓我細說給你聽吧！

三秦記：「江海魚集龍門下，登者化龍。」大概這就是書院作鯉魚梆惟一可考的證據！化龍是過去書院教育最大底目的。它們希望每個孩子，都能化龍。而它們心目中所想像的龍，就指當時士大夫說的。

「鯉魚跳龍門」，是吾國最普遍的一句話。魚類很多，為什麼單指鯉魚？因為鯉魚的形狀，確乎有些出類拔萃！鱗甲與翅，都作黃金色，看來神氣活現。如果真要想魚兒們去跳龍門，那末，只有鯉魚，才够資格參加「決賽」。而且「衛冕」的希望也很高。

擊梆、我想是替鯉魚作「拉拉隊」吧！希望牠能加油，一跳成龍，等於今日小朋友們，

上講堂是以先生爲中心的。如果先生有事、或生病，還須事前向它告假，不然的話，它仍篤篤！起來，同學們都聞聲到了，臨時發現先生失蹤，豈不尷尬？

講堂用兩張四方棹合成，兩邊安兩條長板凳，因光線與通風的不足，先生只好委屈些坐在下面。那一年講的是孟子，課本甚大，每頁約當今日三十二開本的四倍。分成上下兩節，上節叫做講章，全是朱子說的。下節除正文外，間附二程及真西山等釋文。總之，不出北宋諸大家之外。世人稱爲宋學，可說名符其實。

宋學的發源，應上溯唐代的佛法——禪宗。而朱晦翁之學，得力於禪宗尤多。連「參話頭」，「起疑情」這一套巴戲，也搬進門來，作爲自家教弟子的寶貨。但是關佛最力的也是這位先生。我在拙作「五乘佛法與中國文化」裏，已經說過了。掠人之美，倒無所爲，從而排詆之，未免多此一舉。在晦翁當時，或將認爲如此、這般，是張儒家之美，殊不知適以暴儒家之短。然而它的學說，卻支配了中國整個學術界，足達七百年之久，不得謂非幸運！

上講堂是我每天最感頭痛的一件事，因爲每次回講，都由我一人承當。原因，是同學中除天民堂弟外，算我年紀最輕。在關係方面說，我又是猶子，講錯了，可以毫不留情地罵。如果有一天，只罵聲「吞天文」（意思是胡說），那算是特別客氣了。此外，每天還要背書。下講堂後，正值午飯。飯後同學都去休息。天民與我，無此習慣，於是相約找一僻靜處所，去做獅子逼角遊戲。晚飯後，同學們在一根燈草，一碟菜油，宛如螢火般的微弱光線下，

頭尾，懸在廚房壁上，從此，它遂成爲全院的「中心司令臺」。而且即是先生，也要聽它指揮。你看！那是多麼威風！

你如不信，請看下文：

當曙色朦朧，東方將白的時候，魚梆忽然大吼起來：篤！篤！篤！每個同學，都從夢中被篤醒了，邊揉著眼，邊携茶壺、面盆，趕到廚房裏去，因爲遲了一步，你的面水與茶水，可能都會發生問題。

經過不多時，魚梆又篤了四響，於是同學們各拿著家裏挑來的菜，快馬加鞭地趕到廚下去，原因，是飯鍋不大，先來先蒸，餐室的只好在那裏乾急。

魚梆最後一次的號令是開飯，這會，它特別買力，一口氣說上五個篤字。那時，還沒輸入「排長龍」那套禮節，同學們你擠我，我擠你，擠在廚下，都覺得無所謂。

這時候的「大司副」，鬆鬆地盛著一碗飯，覆在每個同學的碗內，即在壁間所張貼的每人名下，加上一個圈，然後各回自己房內去細嚼。直待中午與晚間，魚梆照樣地發布兩次號令，以結束它一日中所該負擔的「義務勞動」。

還有一次上講堂的號令，也要待它來發布，那是在每日上午十時左右。這回號令很簡單，只有兩個字，仍不外是「篤」「篤」。因它生來木頭木腦，在其生命過程中，除「篤」外，從不知世間還有第二個音素。但號令雖簡單，卻具有無比的權威，連先生都要服從。因爲

我村文昌閣，建在水中央，規模並不甚大。連講師、同學、伙夫，只有十人。伙夫專司燒飯及爲同學負米等雜役而設。

米每升折飯六碗。在灶壁上。粘著一張同學名單，註明納米數量。如同學某日晨餐二碗，即用硃筆的頂端，於名下印二圈。中餐三碗，三圈。晚餐四碗，四圈。三數日結算一次，如係十五圈，折米二升半。餘類推。迨存米將盡，伙夫即去其家挑米，及蔬菜。路遠的往返須經一日，因此，中午一頓飯，須由某同學負炊飪之責。如數家比連，均須負米的話，則比連的同學，都得「一同」，不許退避。

一升米至少可得熟飯十碗，現在以六碗折算，多出四碗，是供先生與伙夫吃的。可能，伙夫的工錢，也由餘米設法。我時年少，管不了這許多閑帳。

我們的伙夫，不會燒菜，聽來似乎怪好笑的。其實，說穿了一點沒甚希罕。因爲同學們都來自鄉村，盤餐市遠，家中四時所常備的，祇是：魚乾、蝦皮、鹽蟹、或糟魚之類，稱爲鹹貨；只要放在飯鍋上蒸熟，即可食用，不必加工去燒。故能將生米炊成熟飯，便算「一等大司副」。

小朋友，你認爲書院具最高權威的是誰？我可告訴你：那是滿身刻著鱗甲，長約三尺，首尾具備的一塊木頭，叫做「鯉魚榔」。

在魚的腹部，鑿一條槽，將它的五臟六腑，挖個一乾二淨，然後用兩根繩子，綁住它的

讀內學，更須終日穿著鞋襪，斯斯文文，不許亂蹦亂跳。這是造成士大夫階級所必須修學的課程。因為當時教育底惟一目的，是在使每個學子，都能成爲未來的士大夫；斯文，才能與這一目的相配合。所以「少年老成」，「穩重如成人」，「認爲是當時教育的最大成就。我們試想：將一個活潑潑天真無邪的小朋友，要塑成像一具木偶似的怪物，由今日的教育眼光來衡量，是多麼滑稽可笑！

小朋友們或須要問：你所讀的內學，是初中、還是高中。你所最喜歡的功課，是歷史、地理，或是算術、英文？

我可告訴你：既不是初中，也不是高中；它的名稱，叫做：「書院」。功課祇是四書：論語、孟子、大學與中庸。大學、中庸，是從禮記中分割出來的。後經朱文公晦翁，將這四部書，親加集註，自是吾國取士，均以此爲藍本，所以每個學人，都須讀得爛熟，方有獵取功名的機會。

現在，我藉此機會，一述當年書院生活的概況，這在五十歲左右的人聽來，已怪够陌生；小朋友們，自然只好當作「天方夜譚」看了。但自唐開元十一年玄宗設麗正書院以來，支配吾國過去一般學子整個生活，已有一千二百四十八年之久；而且遍及全國，所以就時間與空間方面來說，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存在，初不因其本身上的組織平淡無奇，而消失其歷史上所佔有的地位。

(語尾辭) 迷 (讀音見第一六節) 個新婦棄個兒！嬌唉！我的祀登，本來很向能 (乖的意思)，從新婦過門後，就大大的變了！天天同我作對。嬌唉！眠牀頭鬼會奏本！嬌唉！迷個新婦棄個兒！」就這樣反復地邊說邊哭，眼淚有如雨下。我那時立在母親右邊，左手牽著母親的衣襟下角，仰著頭看看宗宣媽，同時看看母親，只見母親呆呆地立著，不發一語。我當時意識到：母親是顧慮自己未來的命運吧！我更自忖：做父母的歡天喜地，爲兒子迷新婦，是望傳宗接代，老來有靠。如果都像宗宣媽一樣的悲慘，終日以淚洗面，那又何必多此一舉？我又自問：「我將來如果討了老婆，會不會也使母親有如宗宣媽同樣的悲慘？」我當時毫不躊躇地自答：「不！不！決不！」因爲宗宣媽給我的刺激太深刻，後來夫婦仳離，可說多少種因於此。

西哲有言：地獄的道路，而用女人的舌頭鋪成的。一家人能否和睦相處，女子的舌頭，該負百分之百責任。浸潤之讚，膚受之愆，能遠能明，世有幾人？女人乃得鼓其如簧之舌以資離間耳。

一一 就 外 傳

庚子是我生命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年——就外傳。我鄉稱爲讀內學；是別於外學而言。外學可以走讀，內學須終年與師友同起居，所以要讀內學，必須能自己料理自己，方算合格。庚子那年，我已十三歲了，已够得上資格。適從父設館吾村文昌閣，父親遂命我就讀。

「甌柑」也只溫州永嘉一縣才有，味略苦，水份特別多，故外國人多喜食之。「杭有賣柑者。」是劉文成公所作的一篇好文章。但杭州並不產柑，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文成有爲而發。但近年來由於交通方便，上海杭州，都能買到甌柑了。

以上所說的三節，是我們家鄉的特別風光，也是我個人夢痕中的一環。

二〇 宗宣伯

缺隻左耳的宗宣伯，是我惟一的鄰居。

一日，我很頑皮地問道：「宗宣伯！人家都有兩隻耳朵，你爲什麼只有一隻？」他長長地吸了一口旱煙，然後徐徐答道：「長毛造反，（指太平天國洪楊之亂。）路過瑤奧，我逃避不及，被他們擄去做擔班（就是挑夫）。他們怕我逃跑，要我蓄長髮，還截去我左邊一隻耳朵，以爲這樣，我就不會偷跑了。其實，我還不是一樣地跑回來。」說到這裏，頗有自得之色。可惜，我那時實在小不更事；不然的話，向他請教一些親歷的洪楊故事，豈不成爲今日極有價值的史料。

宗宣伯有兩個兒子，長名祀登，次名祀楷，祀楷是我砍柴的教師，前面已經說過。兩子均已成年，兩老又很健康，算是一個很幸福的家庭。

人生總是有缺憾的。一天下午，宗宣媽帶着眼淚，來到我家，向我母親訴說：「嬸唉！

做年糕要從材料說起，它是一粒粒又大又肥又白的米，叫做白米。粘性不及秠米，但比普通食米就顯得特別大，是專供做年糕用的。都要自己下種，市上沒有出售。

做年糕的步驟，當在十二月初十左右，將白米用水浸了兩天，然後舂成粉。炊的時候，要用猛火。炊的人必須有經驗。否則，它就要「被」，便永遠炊不熟。做好的年糕，半生半熟，就無法久放。

做的人都是年富力強的小伙子，先將炊好的糕粉，放在脚踏的臼裏去舂數十下，然後拿回來，放在一張約八尺見方的木板上，大家用力地揉。主人先預備兩個模型：一個是圓的，一個是長方的。圓的是送老親用，長方則送新親。要做圓的若干？長方若干？都聽主人指揮。更要做些豬頭饅頭等，以備敬神之用。至於做的人，都是平日有交往的好友，送他一點年糕，就算是報酬了。

年糕做好以後，要放在陰涼的屋子裏，蓋上被單，以防見風破裂。過了七天以後，將重疊的年糕分開，放入大缸內，加入清水，將糕全部浸入水中。因此做年糕的人，必須將手指甲剪平，不然的話，糕如著有爪痕，水會從痕縫而入，年糕就難久放了。此後只要時常換水便得。

「盤菜」以形似盤得名，只有溫州五縣才有。味甜而鮮，每當休農時期，各鄉輪流做戲，看了戲回來，拿盤菜炒年糕，別具風味。

秋則代以米粉乾，也佔了滿滿的兩盒。回盂中有一樣是不可少的，那，就是直徑盈尺的月餅。

晚飯後賞月的節目，在天井中設個香案，點三柱香，一對小蠟燭，案上放個大月餅，人們仰起頭來，對着圓圓的月亮兒。小朋友們的兩支漆黑眼睛，卻牢牢地釘住圓圓的月餅。只待母親一聲令下，於是姊姊妹妹哥哥弟弟們，歡天喜地的各搶一塊，去大吃特吃。其實，鄉間的月餅，除紅糖麵粉並餅面幾顆生芝麻外，他無所有；然而小朋友們對此，已感萬分滿足。因為一年一度的中秋節，終算享受過了！

秋山淡遠，萬籟無聲，一輪當空，星斗明淨，這，更是山地姑娘追逐對象的時候。你能唱幾句山歌，她會遠遠地高聲和你。據說：康藏一帶的男女，至今還是用這種方式結合的。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一類的歌詞，焉知不是當年文王在月下追逐后妃的情歌，不過理學先生們，決不會承認的。其實，制禮自周公始；那末，周公以前男女之間，無所謂媒妁、聘問等等，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秋過去，臘尾就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至親們不免又有一番應酬，於是「重慶」又用得着了。但這是一年中最後的一次。所盛的重要禮物是年糕，我鄉稱爲粿。也要滿滿兩格。餘與端午、中秋無別。回盂除柑、桔、芋薺外，還有二百大錢，是給小輩壓歲的。所以端午、中秋、年節，各有它相當意義存在。

據傳：明嘉靖末年，倭寇沿海劫掠，出沒無常，以山東、江蘇、福建、浙江等省，被禍最烈。吾邑三面瀕海，數遭焚劫，邑人乃紛紛築城以自衛。「樂清一縣九條城，處州十縣九無城。」因處州山國，倭不易至故。

戚繼光奉命平倭，除沿海各要塞，分屯重兵外，爲迅速應變起見，以麵粉做成一種直徑約二寸大的圓餅，中虛一眼，貫以小繩，合數十餅爲一串，套在頸上，邊走邊吃，不問何處有警，均可依時到達。終於將倭寇弭平了。後人爲紀念戚將軍此一勞績，遂名爲光餅，彼此餽贈，以示慶祝之意。至今相傳勿衰。

我想將來反攻大陸時，共匪的善竄，不下於倭寇，「光餅」或將選用得着哩！

到了端午那一天，門上插著蒲劍。父親買了許多中藥如白芷、香薷之類，放在土鉢裏，置臥室中，用火燃着，令煙四散。一面採了許多含有香氣的草類，煎湯令全家大小小都要沐浴。同時母親還煮了許多雞鴨蛋及炒豆給我們吃。午飯時，雄黃燒酒，是少不了的，可任意小飲外，小朋友的額角，還要抹上一些，無非是辟邪的意思。

一年的端午，就這樣地過去了，次一節目，便是中秋。

月亮兒漸漸地圓起來了，小朋友們知道所希望的中秋節，快要來臨。

但是中秋的花樣，比起端午來，著實簡單得多。

至親送禮，「重盛」或六盒，或四盒，與端午一模一樣；不過端午以糉子爲重心，而中

，棉衣夾衣，都用不着，可以送入箱子裏去了。

因爲那時還沒有汗衫。鄉村中人，一到熱天，彼此個個赤膊，腹部容易著涼，於是肚搭便應運而生。

肚搭的製作，是大約一尺見方的白布或青布，一角向上，一角向下，一角向左，一角向右，其左右二角各繫一帶，預備將肚搭捆在腰間用的。上角截去，中凹作半月形。另用白緞爲額，亦作半月形，上文已經說過。如果沒有訂婚的小朋友，那些義務，就要姊姊或母親代勞了。肚搭下端，裁爲鈍角，另自腰間至鈍角，加綴同色布一方，大小與搭同，稱爲肚搭袋。可以盛物，及放置金錢之用。

現在有了汗衫，而且都市生活，也不作與赤膊，所以肚搭就很快地被淘汰了！

佛說一切法無常；「此有則彼有，此滅則彼滅。」僅僅半個世紀，現在小朋友，一提到肚搭，就會向你瞪眼。

香袋也是端午節的應時物。用絲線結成，或長，或圓，或四角，或多角，中放香料，下垂五色絲線，體積甚小，掛在胸襟上，言可辟邪，這不消說，也是未婚妻的義務。還有許多回來的東西，我一時也記不清楚。統名爲「回孟」。如果是老親，回孟是很隨便的，山查、茅卵，都是野生之物，並不值錢，無非騙騙小孩子罷了！惟有一串光餅，就它本身說，是麵粉與少許紅糖，沒甚希罕。但它的故事，卻值得大書特書！

的，所以叫做「剩樣。」這是就老親說的。如在剛訂婚的新親，就要用六盒，除兩格糴子要加多外，還有四格，一是全副豬內臟，一是雞兩隻，一是米麵，一是打回頭的剩樣魚鯊。這筆支出，確實是個驚人的數字！

最好你能生五男五女，而且男女同時訂婚，那，你的收支，才能平衡。如果你只有五個，你的收支上，不是加號，就是負號，因為你無法生個半男半女中性的孩子呀！

有往必有來，收禮的人，不好意思讓空「重盛」挑回去。所以必定也有些回敬。如在新訂婚的，花樣着實不少。自翁姑以次，各有肚搭（又名肚兜）一個。都是白布或絲織品做的。至於未婚夫的那一個，不消說，自然是絲織品了。而且肚搭額更要特別寬大，白緞底子，上面綉了許多花鳥之類，都是未婚妻自己下的手工。因為當時做女子的，女紅是每個人必修學的一門功課。

當「重盛」自岳家擔回來時，姊姊妹妹們立刻會圍攏來，彼此搶着兄弟的肚搭，仔細端詳一回，然後大姊說：蝴蝶綉得好。妹妹說：牡丹綉得好。二姊說：海棠綉得出色。二妹說：紫籐綉得更好。最後做母親的也會笑咪咪地加入評判會。而且無疑地是評判會的當然主席，一切評論，都要經她老人家最後審定，才得算數。因為這一羣姊妹們，都是她一手教出來的徒弟呀！

吾鄉有句俗話：「吃了重五糴，棉衣好向箱子裏送。」這等於說：一過端午，天氣熱了

年前的最初移民，或將來自新平，故能將其風俗，亦一併移來，至今保持勿替。治民族學的人們，如能本各地風俗習慣語言等等，以求吾民族南北遷徙流轉之迹，或可得其大概。

在端午節將屆之前，倘至親中有長輩的，如岳丈母健在；或岳丈母雖已去世，而婿家已有兒女，則於外家的舅父或舅母，仍以兒女名義送禮。這也足見吾國風俗淳厚與人情完美了。至於這種禮物，必須與時令相配合，以端午來說，糉子不但不能缺少，而且要特別加多，佔全份禮物中的半數——兩盒。

盛禮物的，是兩隻木板做成的圓筐子。叫做「重盛」。每隻重盛，均有直徑二尺餘的圓筐三格，或稱三盒。最低一格，與提梁相聯，不能移動。中上兩格是活的。如係老親，每隻只須兩格，即可移去一格。如係新親，就非三格全用不可。做這種「重盛」的木匠，稱為圓木老司，與專門蓋房子的方木老司，其所用器材，如鋸鑿等等，彼此都不相同。所以做圓木的不能做方木，做方木的也不能做圓木。

從前每到嫁女兒的時候，所有嫁粧如木盤、木桶等，皆是圓木老司的生意經。方木老司，祇好等在一邊看。但嫁粧中如棹子椅子等，又非方木老司不可了。

因為至親中都要送禮，所以你如果有十個男孩子，而且十個都已訂了婚，那末，你於每個兒子的岳家，單就糉子來說，每家兩格，每格至少十揭，則須四十個糉子，兩格合計八十個。此外，還有一格是豬肉，重約一斤半至兩斤。一格是魚鯊。魚鯊不成文法，是要打回頭

爲端二，數以至五，謂之端五。」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鷺角黍。注：「端，始也。謂五月五日也。」這是說端的意義。

重是再的意思。因其月爲五，日亦是五，故曰重五。然而爲什麼又要說午？在中國藥典裏，有幾種丸藥，據說必須在端五的午時採製，效力更大。又說：苗夷等族的女郎，於端五午時，採取毒蟲若干種，置皿器中，使其相互啖食，取其最後殘存的爲蠱粉。如獵得漢兒郎，一年半載之後，男的思歸，女的必問返期。如說三個月，女即取蠱粉，私置食物中，令男食之，及期不返，毒發即斃。如及期回來，女則以別藥解之。這是一種傳說，沒有人試過。如果有個兒郎要去嘗試的話，那，我要提醒你，當他問你什麼時候回來時，最好說五年十年，看她怎辦？

或言午五一音之轉，這也可存一說。

說到端午的排場，著實相當熱鬧。先六七日，各家以菰葉包糯米，（即秠米）縛以小繩，名之爲糉。其製法：是用開水澆稻草灰，俟灰汁沉澱後，將灰水頃入鍋內，然後將包好的糉，每四個合爲一揭，（即一束）放入鍋內，用猛火煮約三個多鐘頭，然後取食，糉皆作金黃色，香味可口。因草灰含鹼質甚富，故亦可助消化。周處風土記：俗以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糉，一名角黍，實與吾鄉做法相同。按周處，陽羨人，仕晉新平太守，新平爲今陝西郿縣，如風土記所說爲新平故事，則吾鄉千餘

（你么、（一點）我六，（六點）此起彼落，響徹雲霄。我時在家，忽然間聽到一陣吶喊聲，由遠而近，心知有異，遂兩步並作一步，到街上看個究竟，只見虹橋警察分所三名穿著制服的警士，驚魂失措地在向前奔跑，相距約百碼，有羣衆數十人，緊追在後。萬一被他們捉住，你一拳，我一腳，自然凶多吉少，可能還會闖出人命來。其時帶頭叫罵的，是一年富力強的小伙子——道發媿。我即高聲喊道：道發媿！你真（讀能上聲）假高；（喜出風頭的意思）打死人不要填命的麼？不料這一喊，比張天師的符咒還要靈驗，道發媿急向後轉，溜得無影無踪了。餘衆駐視片刻，也各作鳥獸散。這一幕驚險鏡頭，就這樣結束。

警察的來意，本想賺點外快，如果不是我的一聲道發媿，恐怕連性命都要賠掉哩！

大凡搞羣衆運動的，都存著一種不可告人的僥倖心理。假使闖出天大禍事來，甲推乙，乙推丙，永遠得不到真正的主兇來。現在，主兇的道發媿，被我一聲喊破，想賴也賴不了，只好以一溜了之。

一九 歲時記

過了二月二日，新年娛樂，至此告一段落。小朋友們所盼望的次一節目，就是被稱爲佳節的端午與中秋。

端午，又名端五，亦名重五或重午。歲時記：「京師市廛，人以五月初一爲端一，初二

部分責任。做頭家的，自然振振有辭了。

白馬廟的規模，在鄉鎮中，可算是第一流建築物。山門外有十分寬大的走廊，安放兩張四方桌，其上置一個高約丈五六尺木做的四方架，上銳下寬，狀如量穀之斛，故稱之爲「斛」。

斛的四邊，飾以重約五斤的饅頭數十個，以竹片串之。斛的頂端四角，有重約十斤的壽桃四個，亦串以竹片，向外斜出，這是二月二日對於白馬廟的全部裝飾。

魯語：「土發而社，助時也。」註：「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脉發。社者，助時祈福，爲農始也。」又曰：「社而賦事」。註：「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二月二日的廟祭，在春分之前，實寓古人助時祈福祭社之義。

神像塑工之妙，實在令人嚮往。眉宇清秀，雙目有神，其端正大方處，實不在龍門浮雕之下。廟右爲豆公殿，冠帶錦袍，鬚眉全白，笑容可掬。相傳祀漢張騫。因騫通西域，帶回豆苗，從此中國兒童，得免天花的威脅。山門塑四天王，怒目相向，衣帶飄忽，神采奕奕，似出二人之手。僻壤有此傑作，更是難能可貴！

說到二月二日的廟會，使我記起一段小插曲來，值得一述。那是光緒三十二年事：

我村本來是禁賭的。但因新年廟會之故，大家也就開隻眼閉隻眼，沒有嚴厲地去執行。於是大宗祠前空地上，擺滿了賭桌，耍的都是牌九，人山人海，你天（天牌）我地，（地牌

無非預祝豐年，六穀滿囤的意思。

砌的時候，人各備火爐、燈盞各一個、鉗子一枚，豆麥等一碗，將蠟放在盞內，安置爐上，待熔解後，用鉗將豆麥等的一端，放盞內少抹，斜豎紙上，因天冷的關係，蠟即凝固，豆麥自能豎著。然後將另一顆豆麥，照前法粘放紙上，其上端務須彼此緊靠著，少抹以蠟，這樣層復一層互相交錯砌上去，而形如網眼之囤成矣。其作用全在於蠟，故遇天熱蠟溶，囤即解體。幸二月初是春寒料峭的時候。會期僅三天，故能始終保全完整。然而最初設計者，能知道用蠟，也算是了不起的巧思！

囤以外，還有許多用米粉做成各色各樣的飛禽走獸，及魚介海鮮之屬，神采生動，皆出名家之手。這種禽獸海鮮，都是一種犧牲代用品，既免殺生之慘，又寓預祝豐收之意。吾村依山面海，只要五穀海產，都能豐收，生活就容易解決了。

初二的早晨，將上述各種小玩意，都擺在兩張四方桌上，由三社值年的頭人家裏，緩步抬至白馬廟，安放正中，任人觀賞，稱爲「移闕」。

大殿兩旁，陳列一豬一羊。說到豬，那真够鄭重其事了！豬的淨重約二百餘斤，該在廟會前六個月內，由頭家四處訪覓，遇有合格的，還要請道士在神前擲筊，經許可後，始敢買之。如擲筊否認，更須另覓。這，我想有兩種用意，一、是「祭神，如神在」。不敢苟且怠慢。二、二百餘斤重的豬價，是個不算小的數字，萬一有些好歹，如發豬瘟之類，神也要負

做家長的就在早一天，採了許多萬年青嫩枝，一束一束地捆好，放在稻草上，從大門口一直到自己的臥室裏，叫做燔（讀彈音）春柴。作主婦的，屆時還要燒幾杯茶，蒸幾個米粉做成的豬首和饅頭，供各種神位及祖先。除放三響鞭爆，以示慶祝外，同時，從大門口，將燔春柴燃著，依次燃到自己臥室裏，並食種種餅物，謂之迎春。吾家當然也不能例外。

四時寶鑑：「立春日，唐人作春餅。」燕都遊覽志：「凡立春日，於午門賜百官春餅。」足證立春日的重視，吾國上下，自古已然，不自今日始。

但到了現在，社會環境，一天天在那裏變，這個一年一度的迎春盛大節目，已爲人們所遺忘了！上面所說的，已有如白頭宮女，述天寶當年故事的意味！

一八 社 祭

社祭，是祭於社的意思。若照世俗來說，就是廟會。

吾村一年一度最熱鬧的廟會，算是二月初二至初三三天。除做戲外，白馬廟還陳列許多與藝術有關的小玩意兒。用幾隻上等磁碗，碗內滿盛泥土，高與面平。再將紅紙，剪成各種花紋，內襯白紙，粘在泥土上，其大小以使泥土不露出爲止。然後將五穀如：米、麥、紅豆、烏豆、芝麻等等，在紙上砌成直徑約一寸五分，高約七寸，形圓如圓狀，故稱爲「圓」。圓之正中，豎一小旗，上書五穀豐登等字。六書故：「圓類，織竹規以貯穀也」。這，

節氣、中氣，通常亦概稱節氣。茲將二十四節氣，作陰陽曆對照表如下：

夏		春		季	
大暑	小暑	芒種	夏至	立夏	小滿
一〇五	一〇五	九〇五	七〇五	六〇五	四〇五
七月廿三日	七月廿三日	六月廿一日	六月廿一日	五月廿一日	五月廿一日
廿四日	廿四日	廿二日	廿二日	廿二日	廿二日
六月	六月	五月	五月	四月	四月
中節	中節	中節	中節	中節	中節
冬		秋		季	
大寒	小寒	冬至	大雪	小雪	立冬
三〇五	二〇五	二〇五	二〇五	二〇五	二〇五
一月廿六日	一月廿六日	十二月廿二日	十二月廿二日	十一月廿二日	十一月廿二日
廿七日	廿七日	廿二日	廿二日	廿二日	廿二日
一月	一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一月
中節	中節	中節	中節	中節	中節
春		秋		季	
穀雨	清明	春分	驚蟄	雨水	立春
三〇五	一〇五	零	三〇五	三〇五	三〇五
四月二十日	四月二十日	三月廿一日	三月廿一日	二月十九日	二月十九日
廿一日	廿一日	廿二日	廿二日	廿二日	廿二日
三月	三月	二月	二月	正月	正月
中節	中節	中節	中節	中節	中節
冬		秋		季	
霜降	寒露	秋分	白露	處暑	立秋
二〇五	一〇五	一〇五	一〇五	一〇五	一〇五
十月廿三日	十月廿三日	九月廿三日	九月廿三日	八月廿三日	八月廿三日
廿四日	廿四日	廿四日	廿四日	廿四日	廿四日
九月	九月	八月	八月	七月	七月
中節	中節	中節	中節	中節	中節

春，是人們所最欣羨的一個季節，「春在人間。」「春風滿面。」以及「春情不可狀，艷艷令人醉。」「萬紫千紅總是春。」皆是狀春的可愛。而立春為二十四節氣的第一節，也是二年的開始，所以舊社會對於這一天，看得很鄭重。如天文家推定是年子時立春，那末，

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天文家又將周天分爲三百六十度。自春分起算爲零度。夏至九十度。秋分一百八十度。冬至二百七十度。進至春分，合成三百六十度。即復於零度。其間每相距之九十度，各六分之，共得二十四節氣。合二十四節氣爲四時，合四時而成歲。玉海：「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每月有二氣，在月首者爲節氣。在月中者爲中氣。因以二十四氣分配十二月，故每月皆有節氣中氣。」這與陰曆紀月，無法融合，故舊時曆法，以無中氣之月置運。堯典：「三百六旬，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足見吾國置閏，歷史已很悠久了。

中國命學家，根據二十四節氣分配於十二個月的定例，凡替人推命時，都以節氣定其歲時。譬如民國六十年辛亥正月初九日午時生的孩子，在常識來說，應屬辛亥年。但依萬年曆推算，初九那天，是戊初二刻十四分立春的。孩子既生在初九日午十二點，依節氣，還是前一年的十二月大寒節，故仍定爲庚戌年。如果生在初九日戊初二刻十五分，才能取得辛亥年生的資格。足知吾國命學組織，是相當嚴密的。因此，歷史上有同年、月、日、時生的人，而窮通懸殊，有詆爲命不足恃者，而不知一分鐘之失，即有一年之隔。兼以舊時尙未發明鐘錶，定時全憑孩子頭頂髮旋，其難於準確，自不待言。即以今日鐘錶計時來說，彼此之間，寧無一分之差失？是難言矣！

問我：「外甥王！你要不要？」我不加思索地答道：「不要！」於是大家都笑了。母親覺得于舅母面子上下不去，因笑說：「你說不要，人家還不肯給（讀丐音）你哩，勿（讀火音）曉得『客精相』。（不怕羞的意思）」其實，這位表姊的尊容，够得上稱爲双料無鹽！審美大概是人類的本能吧？所以少小年紀，便不教而能地說不要。

二舅母的女兒，有張逗人喜愛的面龐。我當時在想：母親爲什不讓她來接老親，大概因她沒珠沙手吧？或者因她少我兩歲，吾鄉有句俗謬：有銀速（讀丘上聲）個老婆大。（讀度音）無銀速個平腰脯。（讀步音）如果迷了表妹，就會被人譏爲平腰脯，那太丟臉了！

十七 迎春

在昔農業社會，二十四個節氣，是看得非常重要的。這二十四個節氣，以十二個月來配合，每月各得兩個節氣。每個農夫，幾乎皆能背誦如流，毫不差失。

當我內子十四歲，隨著她的大姊章^{xx}，去東京省視先外舅時，外舅一見面，就問她二十四個節氣。外舅是一代儒宗，他老人家不問愛女什麼子曰，孟子曰？或將什麼仄仄平平仄仄而問二十四節氣。這也無非因吾國是個農業國，二十四節氣，連主中饋的主婦們，都該知道才興。

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序事。」疏云：「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節氣在前，中氣在

提起番茄條，令人回憶芙蓉鄉早白田所出產的。從種植到製作，都與普通不同。我敢大膽說一句：全世界恐無第二處有這樣的產品。糖分多，色澤好，不硬不軟，價格比棗子便宜十數倍，而味道卻不在棗子下。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佳品。

從正月十三日開始，大鬧龍燈，稱爲「划龍」。時髦些說：實是一種提燈會。不過龍在吾國記載上，能興雲致雨，認爲靈物；在昔農業社會，風調雨順，確是一般人所共禱求的。便因這樣，對於龍的信仰，更特別尊敬。划龍，也無非表示尊敬之意。

龍燈的製作，自首至尾，皆用竹片紮成。頭與後腦特別大，糊以紅紙，鬚用白紙，大概是條「老龍」吧！腹部弓起，作初月形。接著是長約三尺，節節相聯，約共三十餘節的木板。板上各裝紅燈。板下承以木棍，俾作提負之用。叫做龍骨。龍骨之後是尾。身與尾皆白紙糊成，並施采色鱗甲，內裝燈燭，倒還神氣。日間安放白馬廟內，晚飯後，始由三社值年的社首，預先分配社員，各照崗位，然燈由白馬廟正廳繞兩廡跑圈子，其數無定，輔以急鼓，興盡而止，名爲調龍。合村男女，扶老携幼，狂歡同樂。甚有遠自鄰地來湊熱鬧的。直至十八日，始行結束，用火燒去，稱爲「納龍」。

接著是正月二十日虹橋的燈會，母親携我同去舅父家拜年。舅父有三個兄弟，兩個姊妹，我母是長姊。大舅父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一天早晨，大家集在一處晒太陽閒聊。母親看一看表姊的珠砂手，笑向大舅母說：「我們結老親吧！」舅母避作正面答覆，回過頭來，

說也奇怪，愈想早睡；愈是睡不著。翻來覆去，有時竟睜開小眼睛，向弟妹們扮個鬼臉，但一聽到母親脚步聲，小眼睛趕緊閉攏來，裝著熟睡的樣子，說來倒也好笑。

天還沒亮，大家都吵著要起來，母親替我們梳好辮子，用紅頭繩將壓歲錢掛在各人新衣襟上，連蹦帶跳地去放爆竹。門上還貼副「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的紅紙春聯。

從正月初一起，我家要素食三天。是在除夕那天預備好的。每樣菜中，都有胡蘿蔔，因為他的色紅，用來表示吉祥的意思。大年初一，除鍋子外，連切菜掃地都不許。因為它們也要休息嘍！

我的從父，是府學生，早飯後，穿著前清袍褂，先拜天地，次上間（正廳別名）佛，（供的實是錦袍長鬚的三官神像。）再次祖先（祖先木主，供在正廳後面。）各供茶飯糕果畢，然後叩頭三拜。再向我祖母一拜賀年。那時，祖父、伯祖父母，都已去世。我祖母算是惟一的長輩了。

從父禮畢，仲父駕著長梯，將供飯等撒在屋檐上，使一切飛禽等，也得飽餐一頓。街頭巷尾，一片恭喜發財聲，大家歡天喜地，平日那些怨戾咨嗟不平之氣，都拋到無憂國裏去。回想今日大陸，真有天堂地獄之別！

接著是我們小朋友了，先向祖母叩頭，然後向伯伯叔叔們拜年。打個圈子回來，柑桔呀！糯米糖呀！苧（讀蒲）齋呀！……起碼也是番茹條，每人都滿載而歸。

三數場，劇員俸給，由國家從優給予。清代名伶如譚鑫培、楊小樓等，皆稱內廷供奉，得食專祿，可供參考。這是一種寄望，不知何年何月，方得實現，那要看當局的決心了。

鑼鼓歇了，白馬廟的戲文散場了，人們於臘鼓頻催聲中。忙著過年。那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全村一年一度的大掃除，不約而同，同時開始。

年尾的商人，忙著收帳。有錢的人忙著討債。無錢的人，忙著避債。你往我來，我東你西，人生數十寒暑的短暫光陰，就在這樣忙碌之下，讓他如駛流般過去。直到最後五分鐘，方知一切都無所有。正如釋家所云：「萬般帶不去，惟有業隨身。」到那時悔不當初，已遲了一步。

一六 快樂新年

年節是小朋友們最幸運的日子。尤其是過年，有新衣服穿，有糖果吃，有壓歲錢使，有爆竹放。還有：如果做錯了事，大人不會打罵，這是最難得的日子。小心靈在想：如果天天過年，那，多麼快樂！

除夕晚上，母親忙著多燒幾樣菜，一家人圍坐一棹，同吃年夜飯，有說有笑。父親平時歡喜杯中物，那天更不必說。飯後，母親要我們先去睡，說：「明天是元旦，要早些起床，敬天地，拜祖宗，再到長輩那兒拜年哩。」

大率是由粗製濫造，不學無術的耶穌新教士牧師們幹的。而素質較高，涵養較深的天主教神父，從未聞有此荒謬舉動。），總算她還有一些良知，問計於我，我勸她送到佛寺裏去供養。

由於上文所述的種種故事來看，我們發現基督教只有敵視，那裏有博愛？只有歧視，那裏有平等？只有迫害，那裏有自由？他們披著博愛、平等、自由的外衣來誑騙世人，而他所賣給人們的，全是偽藥。不過世界的衛生機構，在目前還沒奈何他而已。

然自近半個世紀來，基督教却大走鴻運，而且紅到發紫。這是怎樣一回事？我翻了一翻中國近代史，始恍然大悟！歸納來說：是得力於二彈。

怎樣叫做二彈？且待以後有機會時，再向讀者細說。

我於上文，已提及白馬廟演劇的故事，然其所演的，當然是古劇。說到中國古劇的劇情，都是教忠，教孝，合乎邏輯。凡為善的，都得到善報；為惡的都得到惡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絲毫不爽，深合社會教育之義。不似今日電影，除了擁抱接吻，手槍刀劍誑淫誨盜外，極少可取之處。以致社會殺盜淫妄之風，日甚一日！我們如果真欲保存中國文化，不是喊幾聲口號便了，就要起來行動。我以為該由國家創設一個劇院，仿富連盛舊制，造就國劇人材，才是根本辦法。

同時更應建立一國劇戲院，一個切設備，須合國際標準。遇有國賓，還可招待欣賞。院內不賣茶果，不招待兒童，不上演影劇。入院觀劇，衣冠須整齊，不許高聲談笑。每星期演

耶穌與瑪利亞，同爲血肉之軀，與普通人無異，是否定了耶穌爲獨生子的說法。我認爲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倘若硬將耶穌認爲是上帝的獨生子，那末，瑪利亞就要被認爲上帝的太太了。豈非褻瀆上帝之至！但基督教是不許人們追求真理的。是，要信；不是，也得要信。於是蘇氏終成爲追求真理的犧牲者。

我在前面曾經說過：宗與社是中國二大文化主流。這裏且引中庸的話來做說明。中庸說：「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註：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又云：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中庸的意思，只要將這兩件事做好，治國也就不成問題，猶如一個人視他手掌那麼容易。可見中國古代聖賢對於宗社是何等的重視！故有天子死社稷，諸侯死宗廟的說法。這與基督教毀社滅宗的教義，根本相反。因此，景教（現稱基督教）雖自唐貞觀間，已傳入中國，後佛教不過五百六十餘年，而佛教的傳佈，無遠勿屆，基督教却始終奄奄一息，若有若無，若存若亡，其原因就是佛教對於中國文化，不但不反對，且有調和之妙所致。

我還可以告訴讀者一個故事：我的老友徐桴聖禪先生的太太，本來是個佛教徒。後因她兩個女兒，受了教會教育之故，天天翹著母親，改信基督教。當然，世間之愛，無過於母女，終於答應了。但對於家內的佛像怎辦？牧師勸她丟入糞坑裏去（像這類粗野絕倫的舉動，

「佛菩薩是冤家死對頭，當然在偶像之列，自不待說。甚致連吾國祖宗的木主，也說是偶像，一律要請到毛坑裏去。醋勁這麼大，那，大概是上帝的博愛吧！」

然而偶像的解釋，却因中西界限不同，有著很顯著的差別。中國的祖宗牌位是偶像，紗帽錦袍中國的先正先賢真儀是偶像，拜他們都是拜偶像。而英國的愛德華、維多利亞銅像，美國華盛頓、林肯銅像，德國的威廉銅像，還有其他許許多的各國銅像，人們只管去獻花，恭恭敬敬地向他們三鞠躬，那不能算是拜偶像。這，大概是基督教的平等吧！

還有，天主教堂內，塑著耶穌神像，任信徒們胡跪禮拜。瑪利亞抱着耶穌的畫像，恭恭敬敬地掛著每個信徒家中，向她行注目禮。十字架高聳著每個禮拜堂的屋頂，與掛在每個基督教職業者的胸前，這都不是偶像，因為耶穌是上帝獨生子，瑪利亞是替上帝生獨生子的母親，十字架是耶穌受難的所在，自然都可以禮拜了。這種種不同的解釋，大概是基督教的所謂自由吧！

有人說，如果我們的木主，和先正先賢的真儀，都改用銅像來禮拜，你看，上帝會不會通融？我說：那，你去問上帝吧！只有上帝，才有資格答復你。

但我可以預先告訴你：上帝如果真能說話，那一定是個「不」字。

當第五世紀中葉，基督教曾出了一位真理的追求者君士坦丁堡主教聶斯記利。他主張基督一身，不兼人神兩性。瑪利亞僅產耶穌之體，不產耶瑪之神，不應稱神母。這等於說：耶

夫也。」白馬廟演戲三日，實寓有古時「納穀」「休農」的意思。

上面所說的宗與社，是中國幾千年文化的遺產，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二大主流，深入全國每個角落裏，普遍控制著中國整個社會的生活，已有很悠久的歷史了。

這兩個文化主流的出發點，剛巧與基督教文化相反。基督教文化下所產生的神，是上帝的專利品，任何人不許染指。人們只有死心塌地的信，因為人們都是上帝的奴僕，奴僕對主人，除服從外，還有其他選擇的自由麼？

若就中國文化的看法，「聰明正直之謂神。」並沒甚希罕！所以一個聰明的小孩子，也可被稱為「神童」。「鄉先生歿可祭於社。」社是祭神之所，故有又稱為神社。而中國的先正先賢們，都是鄉先生，既可祭於社，自然也是神了。

他如祖宗的牌位，被稱為神主。佛家的中陰身，被稱為神識。帝王的寶座，被稱為神器。首都，被稱為神京。中國，被稱為神州。千百年的古樹，被稱為神木。又有神算、神數、神醫等等，多至不可勝數。從好的方面說，神，有時也會被視為玄妙難測的代名辭。從壞的方面說，甚至連一個賣弄風情的女子，也會加上一個神字，稱為「神女」。若就基督教看來，如此這般糟蹋「神」，那還了得！除千刀萬剝外，還要下地獄，才足以蔽其辜。

基督教的神，有著獨占性，只有上帝，才够資格，其餘都不配稱神。因為獨占，就不得不排他。所以凡世間上被認為有資格稱神嫌疑的事事物物，都被加上一頂帽子，叫做「偶像

，祈福報功用的。這兩個組織，系統分明，各不相涉。

現在，先將吾村的宗與社，說明一下：

一、宗 吾朱氏歷元明清三代，皆聚居瑤奧。世澤既長，宗的組織，也特別發達。於大宗外，又有小宗。宗各有祠，稱爲祠堂。祠有祭田，以供春秋歲時禘嘗籩豆之用。祭由宗主司之。凡子孫年在六十以上，或盛年而入學者，皆得與祭，並致胙肉。祭田所入，供祀典外，入學子孫，更得食宗祿。可說是敬老禮賢，兼而有之，誠不失爲法良意美的制度。

魯語：「夫祀，昭孝也。各致齋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又曰：「宗室之謀，不過宗人。」「祀祖是昭孝」，所以只限於朱氏子孫。「謀不過宗人」，故異姓不得與。

二、社 社的組織，不限性別，以全村爲單位；凡住在瑤奧，皆得爲社的一分子。合乎古時「書籍」之義。當我少時，全村異姓，僅三數家，視其所居地段，或隸上社，或屬中、下社不定。

社的中心活動所在爲白馬廟。凡消災祈福，迎神賽會，皆集這座廟裏。

廟以白馬名，當有取於白馬馱經之義。但所供不是佛像，却是冠帶錦袍，面蓄長鬚之神，村人稱爲白馬爺。相傳是梁昭明太子。這與白馬有甚關係？我民族囫圇吞棗，神佛不分的習慣，實在要不得。

周語：收糴而蒸，納要也。」註：「糴，集也。冬祭曰蒸，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

。」只要自己肯奮鬥，終不會徒勞而無功。

一五、中國文化的二大主流——宗與社

柴堂疊好了，一年農事，至此告一段落。人們在預備過年聲中，同時想起娛樂來。於是
由村中上中下三個社發起，做戲三日，這是農業社會辛苦一年之後所得的惟一慰藉。更與
古時「孟冬，勞農以休息。」之義相符。

社的起源很古，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索隱：「古者，二十五家
爲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也。」這與今日臺灣由甲鄉或甲區，遷至
乙鄉或乙區，必須去鄉區公所，辦理戶口登記。登記，即古時的「書籍」是。詩小雅：「以
社以方」。註：社，后土也。孔穎達疏：「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
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
社。」又云：「后土，土官之名，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禮記月令：「命民社。」鄭氏註：
「社，后土也。使民祀焉；孔穎達疏：「正義曰：「后土，即社神也。……古時自天子以至
庶人，皆得立社，用以祈福報功。」社的意義與源流，大略如是。

吾村瑤奧，有兩個組織：一個是配合吾國「民族文化」的叫做「宗」。宗有宗祠，專供
四時享祀祖先用的。一個是配合吾國「書籍文化」的叫做「社」。社有神廟，專供迎神賽會

，磨刀霍霍，帶個飯包，翻山越嶺，要走十餘里山路，才到白龍山。小朋友中，一個是宗宣伯的小兒子祀楷，約長我六歲，够得上稱爲農民世家。

我是初出茅廬的小伙子，一切都要拜他做老師，由他教給我。有時不小心，將手指吃上一刀，他就去找一種地面爬生的草叫山烏其，用嘴嚼細，敷在傷處，立時止血止痛，真比什麼止血針更靈驗。

談到農民世家子弟，也有他們一套架子。每晨，必先由我去侍候他們。萬一遲了一步，就不客氣地掉頭走了，永不會等我一下的。這也怪不得他們，實在路遠時迫，非這樣趕不可。因此，有時我母親炊飯未熟，就抓把番茄條，（將番茄一大鍋炙熟，切片曬乾，是小孩們最喜食的。）塞在懷裏，邊走邊吃，將肚子填飽。剩下一部分，作爲中餐。有時母親蒸些白米年糕，和糖給我，那更歡天喜地，算是一頓無上美餐了。那時小伙伴们，會目不轉睛地對我注視，我就知道他們是在羨慕我呢。

我常向母親說：「要疊個柴堂。」母親笑答：好！姆媽也省些燒，使你可以疊柴堂。

疊柴堂是將每日燒餘的累積起來，一束又一束疊起來，成個四方寶塔形，高低大小，要視柴的多寡而定。普通大概丈五見方，高如之，可供全家一年燃料之需，這是大人們的成績。若論我的年齡，够一日所需，已經很滿足了，要疊柴堂，簡直是一種不可能的妄想。

然而經過一個月的努力，與母親的鼓勵，竟能疊個藐乎其小的柴堂。「皇天不負苦心人

一四 長橋臥波

我村東門大橋，長約三文餘，寬約丈許，用長而且厚的大石條砌成的。頗有長橋臥波的氣概。

每當盛暑，夕陽西下，村裏大大小小的男人們，都來橋上納涼。或坐或臥，天文地理，上下古今，你一句，我一句，將一天的辛苦，忘得一乾二淨，倒是個消除疲勞的好方法。

我也常來橋上，聽大人們閒聊。一夕，宗貴伯忽然指着我父親的名字說：瑤奧算是某某最窮了。我那時對於窮的常識，實在太缺乏。尤其關於家庭狀況，更茫然一無所知。只覺得穿的吃的玩的，都同人家一樣，也就心滿意足了！所以對於宗貴伯的橋頭閒話，只當耳邊風，在我小心靈中，並沒有什麼反應。

倒有一件事，使我小腦筋裏，一度起了漣漪。我家在中匯，本有八百株藤地，在溪坑突，有五百株藤地。每年盛暑，父親必帶我去削番薯藤，除手指末節起了幾個繭；無情的烈日，蒸得頭昏外；其他還沒什麼。只是揭番薯藤，要在土中將藤挖起，弄得十指甲滿是沙土，十指背的薄皮，也都脫穎而去，真有些吃不消。但到這一年，父親並沒有要我去做這種勾當，小心靈中，時常打個問號，那是爲什麼？

殘年如急景般過去，轉瞬已屆仲冬了。我隨著小朋友們上山砍柴。每朝晨起，呵凍敲冰

歡天喜地的互請「吃新」，以慶祝這一年中第一次的收穫。除時令黃白魚外，更有不少佳肴。屆時先荐祖宗，然後觥籌交錯，互祝有秋。記、月令：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荐寢廟。可知嘗新的禮節，由來已遠。而且自天子至於庶人，同視爲要典。

一三 小消防隊員

每屆暑天，吾村有二多：一、蚊子多。二、蒼蠅多。這是一般鄉村環境衛生太差所致，不獨吾村爲然。

我少時患過三年長時間的瘧疾，中年以後，時發時愈，每當發時，連服奎寧丸月餘，弄得耳聾胃敗，還是無可奈何牠。後到四川，由一位醫生建議，注射九一四數針，始將數十年與我結不解緣的痼疾，才拂袖而別。所以一提到蚊子，還有談虎色變之感。

每當就寢之前，母親必先在我的牀上，用油燈照蚊子。母親早衰，眼已老花，帳子又舊又黑，不容易發現蚊子所在。是以每晚我必隨同母親上床，指示蚊子隱匿之處。大約因爲帳子年齡太老，鬚鬚長得特別長，一不小心，火光熊熊，竟燒了起來，一時頗爲危殆。我急下牀，到水缸裏（鄉村每戶皆備大水缸，用以積水。）汲水遞給母親，如是往返三數次，始將這場火災撲滅，未成巨禍。這是我有生以來做消防隊員所表演的唯一成績。母親事後對我，備極獎許：說我於混亂危急時，不慌不忙，能自動應變，算是一個了不起的好孩子！

在高明得多。

一二 半耕半讀

不久之後，父親將黃牛賣去，我的牧童生涯，也從此結束，轉為半耕半讀的小隱士。

我的賦性，一向相當勤勉，當我在放牛時，必定附帶去砍柴，或拾牛矢。早晚飯未熟時，乘空去街上拾矢，不問狗矢、牛矢、豬矢，一律兼收並蓄；這些附帶工作，並沒人督促，都是我自動去做的。這一年，我真像個正式的小農夫了。除了耘田分秧外，諸凡耙田、割稻、車水、揭番茹籐、拾田螺、拾稻穗、拾泥鰍、網河蝦等輕微雜事，凡我力所能勝的，皆嘗試過。在我生命過程中，平添許多田家常識，實在值得回憶。

一年農事之中，耘田算最辛苦。時值盛暑，火傘高張，雙腳跪在如沸湯般的田水中，背著一個彷彿甲魚背殼模樣的大雨棚，將整個身子，藏在棚下，用兩手去除草。還有其利如刃的稻葉，無情地向頭面手腿亂刺。農人們口哼田家，彼唱此和，抑揚頓挫，聲滿四野，聽來倒還悅耳。歌詞大多取材千家詩，如「雲淡風輕近午天」之類。這，與其說是田家樂，毋寧說是農人們借此使精神上稍得寄托，略減其肉體上難以忍受的苦痛罷了！「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確是從經驗中體會出來的好詩！

人們所流的汗，不會無代價的。當五六月之交，稻穗於青綠中，稍帶金黃色，於是大家

閒話說得多了，現在言歸正傳。

我的家庭，本非農業世家；結果，只得將牛借人去耕作。如所耕者是番茹地，那，我們所得的報酬是番茹籐。

青的籐很重，我的氣力有限，如果地邊有樹，就將籐挂在樹上待乾。否則，只有拼著小生命擔回來。

我的住宅，是曾祖世觀公手建。三開間兩軒有樓。右臨九曲水，有窗九，所以南北過往行人，都稱爲九牌窗；在我村中，算是最摩登的。曾祖生伯祖父與我祖父明恒公。祖父生我父滙東府君兄弟三人。伯祖父生從父松如先生二人。雖已分爨，而仍同居。我父親分得五間：廚房、餐室、臥室、書房、廁所均在內，非常逼窄，實無餘地可堆雜物。適宅外有高約一丈五尺而已半圯的五牧坊，僅餘石柱二，石梁一，遠看倒像一座國慶雙十牌樓。我就利用牌坊石梁，將籐一把又一把疊上去。最後，我復騎在籐上，彎著身向地面勾籐時，不料失去重心，連人帶籐，從石梁上摔下來。論理，人重籐輕，我時又坐在籐上，該先落地；但不知何故？籐都落盡了，而我呢，却兩手抱住石梁，懸空掛著。經路人發覺，始由母親用梯將我抱下來。這一幕危險鏡頭，到現在還想不出理由來。只有如孔子所說：「死生有命」，舍此，便無法解釋了。如果我父親是個野心家，大可藉此製造些神話，說有位丈六金身，頭戴寶冠，身披甲冑的神，替我托住在半空中。這比劉邦赤帝白帝那一套把戲，又現實，又可信，實

你若騎著牠代步，只將兩手拊住牠的背脊，一隻腳踏在牠的腦壳或角上，牠就知道你的用意，將頭一抬，你就可乘勢安坐牠的背上了。而且牠還會解音律，當你在背上哼幾句山歌時，牠會微閉眼睛，放慢脚步，好像在那裏以脚代手，替你打拍子。

在牠的生命，走到最後一分鐘時，牠會為生命而感恐懼，而流淚，而悲哀求饒。我的岳家，初住在上海南陽橋，附近是殺牛公司；當屠夫牽著一隻牛，走近公司大門時，牠雙腳跪在地上淌淚，向屠夫叩頭求饒。然而忍心的屠夫，却用皮鞭狠命地鞭牠；終於受不了這種苦刑，只好硬著頭皮，含淚入門就死。我岳母看了這幕悲慘境頭，從此終其生不食牛肉。

有人說：啞朋友的肉，是上帝為著人類而造的。如果這話是確實，那末，上帝是世界上最惟一最殘忍的劊子手。什麼博愛啦？平等啦？都是用來欺世盜名，裝著門面的謊言。人世間如有審判上帝的法庭，我定要替啞朋友們提出控訴。

人類殺業之盛，無過於今日；報應之速，也無過於今日。有殺啞朋友的屠宰場，就有殺人的集中營，上帝呀！你為什麼不睜開眼睛看個明白。

又有人說：「神愛世人。」世人都愛，那還够不上稱為博愛？我答：神愛世人，如可稱為博愛，那，佛愛衆生如羅睺羅，（衆生指胎、卵、濕、化言。羅睺羅是佛的獨生子。）豈不是可稱為博博愛？況即此「愛世人」一語，還是撒謊的。否則，為什麼欺侮我們的却都是歐洲基督教國？所以我說：上帝的博愛，愛而不博。惟佛愛衆生如子，才有資格配稱博愛。

一一 夕陽牛背

當我八歲時，父親買頭老母牛，於是我遂由學童而成爲牧童。

牧童的生活，是值得回憶的。暮春三月，大地如錦，我隨著小朋友，將木梨梨（木槿別名）的皮剝下來，捲成小喇叭，每當夕陽西下，跨在牛背上，口吹喇叭，徜徉於青山綠水間，真是一幅絕妙圖畫。雖所吹的，永遠只有宮的一音，然而這簡單的調兒，在我當時的小心靈中，已感到很滿足了。什麼變商變徵，在那時說來，都是多餘的。

牛，對於人類，算是貢獻最大，報酬最慘的了！當耕耘機尚未發明時代，如果沒有牠，人類對於耕作方面，就要大打其折扣；那末，食糧恐慌，也不會待之今日。但牠所食的，不過自然界無待勞動的青草與澗水。而人們對牠呢？平時是無情的鞭撻；到了氣力用盡，則「食其肉而寢其皮」。若說世間殘忍的是誰？無疑地，答案是人類！

然而人們却還以萬物之靈自居。簡直無恥之極！

牛，更是最具性靈的動物。不但「敬業」，且知「樂群」。當我們小朋友結伴放牛時，永遠不會走散。將回家時，只要遠遠地叫一聲，牠會豎起兩耳，應一聲——「姆媽！連走帶跳地來到你的面前。牠會辨別誰是牠的小主人呼聲，永遠不會弄錯。世間只此小主人，確實是牠惟一的保姆。叫聲姆媽，倒是名符其實。

看熱鬧的人，你去我來，大家竊竊私議著，始知是族兄祀釗搶來的未婚妻；怕女家來與問罪之師，所以將她藏在吾家樓上。吾父素性豪爽，樂於成人之美，故亦不辭。母親還泡了一杯上等茶、煮碗點心，替她壓驚。

搶親是原始部落的遺風。但他們的關係。却是表兄妹。因祀釗家貧，無法籌措聘金，所以出此下策。那是「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的辦法。如遇理學生，必定要搖著頭歎息說：「世風不古」！其實，這是十足道地的古風。

要搶親，須事前組織一支隊伍；所有參加的伙伴，都是講義氣的年輕小伙子。新郎拿些禮物，一馬當先，伙伴跟著前進。到女家時，新郎獨自進門，因持有禮物，不疑有他。乘機誘新娘出外，當其不備，背著就跑。伙伴持棍杖斷後。走了一程，看看後面沒有追兵，始令女的自己跟著走，那時，女的已成俘虜品，只好噙著眼淚，俯首聽命。

搶親據說也有技術。如果有個小伙子，也想玩玩搶親這一套「把戲」的話，那可預先告訴你：當你開始背的時候，切記：須將她的身子朝外。換句話說：就是背貼背的負著。否則，至少當心她會咬你一口。

這是閒話。搶親到底是野蠻時代的勾當，為現代法律人情所不許。我們常從報紙上看到類似搶親的迫脅行爲，那是沒出息人幹的，社會與法律，都不會對這種人寬恕。

，真够得上稱爲色香味俱全的名菜。別故鄉六十餘年，每一回憶，不禁涎流數尺。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天子籍田，更足以見春耕的重要性。禮、月令：「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這是表示自天子以至諸侯，皆要親耕示範，其所以勸農者至矣！

籍田之禮，據德鄰女士瀛台泣血記、一四、所記，是在先農壇舉行的。除掉朝廷上的全體官員外，凡皇族中比較年輕的一般親王貝勒之類，都得同去。禮節也相當冗長。最後，則由皇帝親自下田去，把預先準備好的鐵犁，慢慢地推動着。當然，他是根本上不必用甚麼力氣，自有旁邊幾個太監替他出力，不過要他攔一條手在上面，做做意思而已。這種儀式的作用，是要告訴人民不要把種田看做低微的事，即使是皇帝，也有這一天親自動手犁田咧！

俗語說得好：「天高皇帝遠。」故凡一切有皇帝參加的禮節，老百姓休想瞅一眼，否則你的腦袋，可能要搬家。惟有這一個春耕大典，因爲其中含着勸農的意思，所以特別准許當地民衆，遠遠地觀看，但決不會許他們一窩蜂聚上來的。

現在，沒有皇帝了！國家也從農業的老路，走向工業的新環境轉進；這篇記載，只可作爲數千年專制王朝最後結束的謝幕看。

一〇 搶 親

朝嗽甫動，白露未晞，我家忽來一不速之客，是個年約十八九歲的瘦弱女子。一時四鄰

既定，一家人專待茅蓬蓋好，父親一聲令下，便可立時總動員，扶老携幼，向白雲深處，作隱居生涯去了。

其實，那時中日戰事，早已結束。碎坎伯道聽途說的消息，已是舊聞。但鄉下人還替它作花邊新聞看。吾鄉有句俗話：「鄉下人講朝廷。」意思是說：「鄉下人所談的國家大事，其真實性永遠是令人懷疑的。」

西疇春及，布穀分秧，這是農業時代一年中最重要季節。人們覺到吃飽肚皮，比任何國家重大問題，都來得現實。於是乘溝澮皆盈的時候，紛紛做他本分內所應做之事去了！結茅問題，從此無形擱置，連碎坎伯也不復提及。

晨曦甫動，我隨着佃農，下田去湊熱鬧，不到數分鐘，覺得小腿奇癢，一看原是條無頭無尾的東西，緊緊吸住我的腿上，用手一撕，那知撕去這邊，吸住那邊；撕去那邊，又吸住這邊；不覺驚叫起來，佃工連忙趕來一看，笑聲說：「螞螞！」（螞螞別名）捉去放在一個吊在腰間盛著糞的小竹管裏。顯是螞蝗的尅星。其時我的小腿，一直淌著血，同時心頭卜鹿卜鹿跳著，從此再也不敢下田去。

分秧是農家一年希望的開始，看得相當鄭重。佃工的菜肴，除時令鯧魚外，還有一碗湯糍（糍粑別名）。他的本身，並沒稀罕，好處在於又香又細而金黃色的外衣——松（讀牀音）花粉。是將松樹上採下來的松花，曝乾後，稍爲一拍，花粉都落在盤上，和糖抹在糍粑上

九 播穀分秋

中日戰爭結束之明年，從父解館，父親遂自兼嚴師之職。同學十餘人中，祇有朱記德，後更名熊，爲我師範講習所的同學，至今還能記憶。他的父親名碎坎，長我父親數歲，我們都以碎坎伯呼之。這十幾個同學中，有數人是碎坎伯招攬來的，就憑這些交誼，每於晚飯後，時來與我父親閒聊。

一個冬天的晚上，碎坎伯不知從那裏得到消息，氣呼呼地告訴我父親說：中國與外國番邦打起仗來了！萬一打到我們這裏來，番人是一「蠻子」，無理可講，希望我父親，早作安排，同去白龍山蓋兩間茅蓬，作爲臨時避難之用。因爲白龍山東北可通南北鴿，西北鄰接仙居，都是崇山峻嶺，番人所穿的鞋子，與我們不同；他們兩隻腿，也沒像我們這樣可以屈伸自如；走起路來，好像殭屍一般，上山下山，更不方便。所以白龍山是個最好去處。當碎坎伯發表他那一篇演講式的大道理時，我父親只是靜聽着，覺得理由很充分，頻頻點頭，表示附議。嗣後，二老每一相見，話題的重心，不外討論如何上山結茅？但也始終只是「說說」，因爲要實行，問題就沒有像「說說」那樣簡單了。

母親從那天起，也緊張起來，將男女老幼的衣服，凡不便帶入山中去的，一古腦兒裝滿一大箱，塞在漆黑的閣樓上面，以爲像這樣處置，即使番兵來了，也不致有損失。一切部署

老，暮氣已深，自平壤至遼東，失地千餘里，除左寶貴慷慨捐軀外，餘皆聞風潰走。鴻章事前，竟不覺察，其失三。有此三失，鴻章安能辭其責？

甲午一役，日本因得到一筆意外的橫財，變成東亞暴發戶。於是每個人都吃得飽飽、穿得暖暖。國內輕重工業，也因此同時突飛猛進，欣欣向榮。教育也發達了。從此遂成爲現代的一等國。中國呢？戰敗之餘，負擔加重，國家人民，愈來愈窮，其影響及於政治的是貪污盛行，至今猶猖獗未已。其及於社會者，則頹靡不振，遇事得過且過，不肯負責。

然而「福兮禍所伏」，日本固然得到一時的便宜，願自此武士精神抬頭。迄日俄戰役後，更舉國若狂，醉心武力，以爲只有戰爭，是一本萬利的最好投資。寢假而至軍閥用政，以中國爲其宰割對象，結果發生九一八、一二八、以及蘆溝橋一連串的慘痛事變。八年間的中日戰爭，中國固然精疲力竭，瘡痍滿目，日本也一度嘗到亡國滋味，追源禍始，當年伊藤博文窮兇極惡，欲使中國永遠不能翻身的毒辣條件，予軍閥以鼓勵，未始不是一種遠因。

往者已矣！如能因眼前的慘痛教訓，從此互相提携，在平等原則下，兩國彼此精誠合作，利用日本的技術與資本，以開發中國的經濟潛力，則不特中日均蒙其利，東亞和平，從此也可確保。世界亦將蒙庥。這是我們的國父與蔣總統兩大政治家所殷切期望的。

但中日的合作，宛如談戀愛，必須兩相情願，不是某一方面單相思所能爲力。所以後果如何？還得要看日本當代政治家的反應了。

一日艦駛進約一萬碼，其督船陡發號砲一聲，三艦亦并發砲向濟遠轟擊。濟遠亦將前後大砲及左右哈乞開可砲，巡揚日之旗艦，忽有日彈中濟遠望台，大副都司沈壽昌頭裂而死。方伯謙與並立，腦漿濺及其衣。續彈繼至，二副柯建章洞胸，學生黃承勛斷臂，軍功王錫山、管旗頭目劉均中彈陣亡。弁兵死者十三人，傷者四十餘人，前砲台積屍已滿。方伯謙屹立望台，連發四十餘砲，輒擊中日艦浪速。浪速已傾側，行甚緩。倏見西南煙起，知爲中國所雇高陞商輪載兵而來，操江兵船，護之同行。日本即分船（按係秋津洲）趕往，截擊高陞沉之。操江船小，并爲所擄。」

於海戰將近尾聲，諸洋員請汝昌姑許乞降。汝昌曰：「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斷不能坐觀此事也。又曰：「雖技窮援絕，死守至船沒人盡而後已。」諸洋員運動水手再請降，汝昌令同時沉船，未果行，乃入艙仰藥以殉。署鎮遠管帶楊用霖，口銜手槍自殺，腦漿四濺，鼻血如注。高陞一千五百人，寧爲玉碎，終不降敵。其壯烈如是，我們猶加責難，無乃太苛？！

海戰失利的因素，除翁同龢應負全責外，李鴻章措置失當，亦難辭咎。當朝鮮事急時，鴻章自審不敵，慮爲日本所藉口，遲遲不修戰備，欲依外交，弭患於無形，而不知外交之不足恃。其失一。及海戰失敗，旅順告急，丁汝昌請與日本決一死戰，鴻章呵曰：汝在威海，善保汝船，餘非汝事。蓋鴻章私意，以爲只要威海能保，則京畿門戶永固，初不料日軍竟由後方成山登陸，連陷榮城，海陸夾擊威海衛，於是善保汝船，亦無法實現，其失二。淮軍師

乘艱危之來，巧盜虛名者，其心尤不勝誅！」

「巧盜虛名」，實爲翁氏蓋棺定論。觀其「不敢以和局爲舉世唾罵」一言可知。

甲午海戰，世有根據英人泰樂爾的記載，謂爲劉步蟾怯弱所致。吾亦認爲未必甚屬可信。泰樂爾在我國當時海軍的地位，近代史家，沒有明確指出，我想不低於參謀長一類的任務。那時作戰方略，既決定分段縱列，劉步蟾雖爲定遠管帶，（即今日的艦長）然還有提督丁汝昌在上，安敢擅違軍令，將信旗所示，改爲相並橫列。泰氏又謂：「見敵艦攻我最弱之右翼，請丁汝昌下令，全隊向右移四度，信旗已發，久無動靜，遂語劉曰：『改道之令已下，若不轉舵，恐紛亂不可收拾，劉不得已從之。同時復低語掌舵曰：慢！慢！』」如果所語是實，何不立請丁汝昌明正其罪，以肅軍威？而且證以後來劉步蟾自殺殉國，決非如泰樂爾所說那樣膽小怕死之人可知！泰樂爾係英人，實無爲我國死難的義務，隊形相並橫列的決定，我意或出於泰樂爾之手。惟恐爲後世史家所指責，有失英國海軍人員的顏面，於是將一切責任，都推到劉步蟾身上，是有其可能性的。證以後來數次譏降，皆由英員發動。迨丁汝昌已殉國，德員瑞乃爾，請遵汝昌前令，先自沉船毀台，亦爲英員所反對，這英員當然包括泰樂爾在內。而且降書也是由英員僞作的。我以爲泰樂爾雖汲盡西江之水，永不會洗得乾淨。

平心而論，這次中日海戰，中國軍艦所表現的，並不如世人所指的那樣怯弱無能。池仲祐「海戰記實」云：

詢北洋兵艦。鴻章怒目相視，半響無一語。徐掉頭曰：「師傳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同儕曰：「計臣以樽節爲盡職，事誠急，何不覆請？」鴻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諫參我真妄，我再曉曉不已，今日尙有李鴻章乎？」

自海戰失利，言官爭劾鴻章，安維峻更有請斬鴻章以謝天下之語。李鴻章卒因此受了拔去三眼花翎、褫奪黃馬褂的處分。這處分，據翁文恭公日記，也是他所擬的。當時鴻章會上書自白云：

「方戰事初起時，中外論者，皆輕視東洋小國，以爲不足深憂。臣久歷患難，略知時務，夙夜焦思，實慮兵連禍結，一發難收。蓋稔知倭之蓄謀與中國爲難，已非一日，審度彼此利鈍，尤不敢掉以輕心。凡行軍制勝，海戰專恃砲船，陸戰惟恃鎗砲，稍有優絀，則利鈍懸殊。日人於近十年來一意治兵，專師西法，傾其國帑，購置船械，愈出愈精。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未能撒手舉辦。……無餉，無械，無兵……以北洋一隅之力，拒倭人全國之師，自知不逮。」

當戰燹初開，朝士中如余聯沅、龐鴻書等，皆主進攻東京，其大言不慚如是！及一旦失利，則又集矢於鴻章一人。當時同儕所擬處分辦法中第一項是「嚴處」，這嚴處二字，可以包括殺頭在內。然則「今日尙有李鴻章乎」一語，實非無的放矢也。

蔣先生五中全會講詞，引蘆溝遁士云：

「濟濟公卿，……胸無定見，一念回護，一念徇俗，甚至涕泣彷徨，終不敢毅然負謗，早挽狂瀾。而

戰兩難，要樞臣會商辦法時，同龢卻一籌莫展，就他當時的地位與身分言，我們實無法爲之辯護。

事實擺在面前，當時日本鉅形的攻勢，一邊深入奉天，一面迫近天津，如欲作戰到底，第一步必須先籌遷都之策，以慣於養尊處優、頤指氣使的慈禧，要她過流離生活，談何容易！更以當時因海嘯而使天津附近六十營可用的防軍與給養，均受極大損失，即使欲戰，時勢已不可能，當然只有和的一條路。翁同龢又唱高調了，力主不割地。其實，做爲一個中國人，誰願意割地？但城下之盟，戰敗國除作痛苦的忍受外，決不會容你有其他抉擇。這在當時的恭親王、與徐用儀、孫毓汶等，都已看得很明白。惟獨同龢一人，反對最力，觀其八月二十八日日記，對慈禧云：「臣爲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爲舉世唾罵也。」其所以激昂慷慨主戰到底，原來爲此。

世有爲翁氏曲諒者，謂移海軍經費，修築頤和園，實爲德宗著想，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然同龢身爲兩朝帝師，得君不謂不專。立朝數十年，時間不謂不久。而於慈禧喜弄政權的個性，竟一無所覺；而後來事實證明，三千萬兩建軍之款花光了，頤和園修成了，而慈禧把持政權如故，適與同龢所預期者相反。其無知人之明更可知。

胡思敬「國聞備乘」。有記翁李相見的一幕：

「既而屢戰不勝，敵逼榆關，孝欽大恐，召同龢切責，令即日馳赴天津詣鴻章問策。同龢見鴻章，即

。至云三年後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慮。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爲變更，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外面於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緣現當法事甫定之後，似乎奮發有爲，殊不知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倘此時我與之戰，是催其速強也。諸君不看中國自俄之役，始設電線；自法之役，始設海軍；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多參更變之事，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造海軍，三五年後，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

伊藤趕造海軍，是認中國爲假想敵。伊藤主張趕造海軍；而我們的翁同龢，則主張「停造海軍」，遂使伊藤三、五年後的期待，終至及身實現。同龢誤國之罪，雖百喙其何能辭！

李鴻章不失爲當年我國一大政治家，眼光敏銳，善於辭令，使日本外相陸奧一見之下，也傾佩不已。他在明治維新初年，即已看清了日本野心所在。並知道祇要中國海軍，能得到制海權，則日本陸軍無論如何強大，總不能進攻朝鮮，更不能爲害中國。他更明瞭要想翁同龢撥款，實現他的海軍計劃，已不可能。於是東拿西湊，籌足三千萬兩，儲爲增置北洋海軍之用。但爲翁同龢所偵知，竟向德宗父親醇親王獻議，要求李鴻章將儲建海軍的三千萬兩，撥充修建頤和園之用。從此六年間，中國無法添置一艘新艦。及朝鮮事起，樞臣中主張作戰最烈的，仍是翁同龢。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可謂懵懂之至！

我爲此言，並不意味到不可主戰。然而要戰，也得有戰的辦法。當慈禧、德宗，深感和

北洋請購快船，請款，讓海軍撥一百萬，戶部一百萬，合購四艘。海軍乃生息之款，一時未能遂提者也。

軍艦關係國防，何等重要！翁氏身爲重臣，職掌司農，竟從利息上打小算盤，以致貽誤戎機，禍延數世，我們今日就事論事，對這位文恭公，實在不敢恭一辭。

當甲午戰爭未起時，英人曾介紹兩艘新船給中國，鴻章意欲購置，仍因同儕不肯撥款，眼巴巴看這兩艘快船，落於日人之手。日本得此兩艘快船，自知海軍已居優勢，始亟亟發動戰爭；因恐一旦失去時機，萬一我國急起直追，添置新艦，日本就無法保持其優勢了。

自日本添置新艦後，中日海軍比例，在數字上雖無大軒輊，但中國海軍時速，僅十五、六海浬，比之日本新購二艦，時速達二十二、三海浬，相差如是之鉅，一旦交鋒，自然無法擋駕。後來海戰發生，日艦擊沉我船最多的「吉野」，就是這新購的兩艘之一。所以論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翁同龢重視小算盤，輕視國防，予日本以可乘之機，實有以促成之。倘使當日李鴻章制海政策，得以貫徹始終，則中日甲午之役，可能不致發生；甚致無期延期，也未可知。那末，中國近代史，就要從頭重寫了。

我這推論，自有其事實根據的。中國國民黨蔣總裁於五中全會，引日本伊藤博文首相答黑田清隆書云：

「我國現當無事之時，每年國庫尙短一千萬元左右，若遽與中國朝鮮交戰，款更不敷，此時萬難冒昧

；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里。此外各船，愈奮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敏活，應以船行遲速爲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爲主，必以極快船隻爲輔，胥是道也。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可用者廿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八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廿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造在先，當時西人船機學，尙未精造至此，每點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爲極速，今則至二十餘海里矣。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瀆請，臣當躬任其咎。倭人心計譎深，乘我方購添之際，逐年增置。臣前於豫籌備戰摺內，奏稱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即因快船不敵而言。倘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萬一挫失，即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惟不必定與拚擊。今日海軍力量，以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尙有餘。用兵之道，貴於知己知彼。舍短取長，此臣所爲兢兢焉以保船制敵爲重，不敢輕於一擲，以求諒於局外者也。

海上交鋒，軍艦速率，與夫砲位口徑的大小，實爲決勝負之惟一關鍵。鴻章所陳，尙不失爲知己知彼之言。摺中所指「近年部議停購船艦」，是指戶部尙書翁同龢說的。王伯恭「蜷廬隨筆」云：

光緒中，合肥建議創辦海軍，因籌海軍經費，無慮數千百萬，乃朝廷悉以之修頤和園，其撥歸海軍者，僅百分之一耳。翁大司農復奏定十五年之內，不得添置一船一砲，於是中國之武備可知矣。

又翁文恭公（同龢）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二日記云：

自然難於拒絕。並可因此爲日後侵略中國鋪路，故樂於從命。德國呢，應邀參加以後，可藉此與俄國接近，以減輕俄、法同盟的威脅；且將來有求於中國時，也不致受俄、法的牽制，可以得心應手。一言以蔽之：都各爲自己的利益打算而已。

三國干涉遼東之議既發，俄國且派兵艦至敖得薩，預備運送軍隊至遼東，當時日本駐俄西德公使，知事態嚴重，於四月四日，密電日外相陸奧：「爲圖此事之和平結局，放棄佔領該半島，而大大增加其賠償金額，使中國永遠不能還清爲上策。」日本納其議，於是而有三千萬兩贖遼金額的增加。

「使中國永遠不能還清。」露骨些說：是使中國今後永遠不得翻身的代名詞。這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國策；後來一連串事變，即此國策所結的惡果。

八 甲午中日戰役記下

日本是島國，中日作戰勝負的關鍵，全在海軍，誰能掌握黃海渤海的制海權，誰即可獲得最後勝利。鴻章於此，知之最審，故於光緒二十年朝鮮戰事發端之初，滿朝大言炎炎地主張聲討日本，而鴻章却於七月十日，有以下的陳述：

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汊內港。次測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行十八海里

二、中國對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附屬島嶼，澎湖列島，永遠讓與日本。

三、賠款銀二萬萬兩，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萬，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交清。第二次五千萬，本約批准後十二個月內交清。餘款平分六次逐年交納：第一次於兩年交清，第二次於三年內交清。第三次於四年內交清。第四次於五年內交清。第五次於六年內交清。第六次於七年內交清。第一次交清後，未經交完之款，應按每年值百加五之息；但在三年內全數清還，免交利息。

六、中國允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

七、日本臣民在中國通商口岸，得自由從事各種製造工業。各種機器，僅納入口稅，得自由裝運入口。日本人在內地製造之貨物，其一切課稅，均照日本輸入貨物之例辦理，享受一切優利豁免。

馬關條約，苛刻已達極點！賠款二萬萬兩，是開世界戰爭賠款史上未有的創例。割地除朝鮮藩屬外，還加上臺灣、澎湖列島。並得在通商口岸，從事各種製造工業，而課稅則視同入口貨，僅納值百抽五，以制吾國工業的致命。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曾備受列強侵略的苦痛；及一旦發跡，其兇惡毒辣的面孔，比任何帝國主義爲尤甚！因做得太過火，於是而有俄德法三國逼著還遼的一幕。

日本要求割讓遼東半島，顯然與俄國利害相衝突。

俄皇採財相費德之議，聯合法德兩國，於四月二十三日，同時向日本提出勸告，放棄遼東半島。然而法德爲什麼肯爲俄國賣力，這其中自然各有各的算盤。俄法當時本是同盟國，

二十八日，陷九連城、安東，宋慶退保鳳凰城。另支日軍，從花園港登陸，金州告急，李鴻章乃命道員龔照瑛護旅順，照瑛聞金州失守，恐陸路道絕，渡海奔煙台，遭鴻章斥責，復還旅順。十月九日，日軍陷金州。十日，復分三路攻大連灣，守台兵先一日逃，大連亦陷。繼攻旅順，照瑛於十月二十日，乘魚雷艇復逃煙台。砲台守兵盡逃。旅順繼陷。日軍殘殺無辜，生者僅三十六人。其慘無人道如此！

先是，清廷慮大軍雲集朝鮮，恐指揮不能統一，擬簡派大員，前往節制。鴻章慮兵權分散，加以婉辭。自平壤敗耗至，清廷復思用湘軍，鴻章亦自知責任重大，始請另簡重臣，代替督師，乃命兩江總督劉坤一，暫辦東征軍務。湖南巡撫吳大澂、提督宋慶副之。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大澂率衆攻海城，城中日兵僅六千，清軍六萬，日夜圍攻七十餘日不能拔。二月初，日軍一路由蓋平攻營口，一路向鞍山，海城日軍同時反撲，清軍相繼潰散。牛莊、營口亦失。瀋陽、遼陽告急。清廷至此，始知戰事不足恃，遂傾向議和。於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任李鴻章爲全權大使，三月十九日，到達日本馬關，與伊藤博文會商，鴻章要求先行停戰，伊藤要求占領天津、大沽、山海關，並將駐軍一切軍需交日軍暫管。二十四日，鴻章回館，中途遇刺，彈中左頰；日本因此意外，恐激起歐美各國責難，從中干涉，於彼不利，乃允鴻章請，三月三十日簽訂停戰條約十一款，世稱馬關條約。其要點如下：

一、中國認朝鮮國確爲完全無缺的獨立自主國家。

請如汝昌前令，沉船毀台，乃議降事。英員皆反對。於是由英人浩威，假汝昌名，偽作降書，由廣丙管帶程璧光齎日艦請降。

七 甲午中日戰役記中

自中日正式宣戰後，李鴻章派提督馬玉崑統毅軍四營發旅順，高州總兵左寶貴統奉軍六營發盛京，大同總兵衛汝貴統盛軍十三營發天津，副都統豐伸阿統盛軍六營發奉天，各自遼東渡鴨綠江入朝鮮。

葉志超以海戰失利，牙山絕地不可守，乃集中兵力二十九營一萬四千人於平壤，築壘堅守。日軍分四路：一支攻平壤東南，一支攻平壤西南，一支攻平壤之北，一支自元山登陸，阻擊葉軍歸路。八月十四日，日軍各路齊集。十六日，正面日軍攻大同江，被馬玉崑阻擊敗退。另路日軍，進佔城北山頭數座，左寶貴登城指揮，中砲殉職。日軍佔元武門，志超率衆北走，爲日軍要擊山隘司，士卒死傷二千餘人，軍儲盡失，將領各自逃生，窮奔五百里，渡鴨江始止。

平壤戰前，鴻章慮孤軍深入，再命四川提督宋慶統毅軍五營發旅順，提督劉盛休統毅軍十二營發大連，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統鎮邊軍十二營發黑龍江，會於九龍城，軍未集而平壤棄守，清廷奪葉志超職，另以宋慶代之。九月二十二日，日軍集中義州，潛從上下游偷渡；

三千公尺，秋津洲距鎮遠五千公尺，旗艦松島距定遠六千公尺。定遠先發砲，時適東風，硝煙蔽空，日艦乘機左行，於離我右翼三千公尺處，紛向揚威、超勇諸艦猛擊，超勇沉沒，揚威擱淺。總計是役，我失五艦。鎮遠、定遠，被中三百餘彈，官弁亡者八十七人，士兵死傷千餘人。日旗艦松島，被鎮遠擊毀其全部砲塔。主砲亦被擊毀。比叻、赤城、西京重創，幾沉沒。赤城艦長陣亡。是爲大東溝之戰。

海戰雖敗，北洋仍有戰艦七艘。十月中，旅順日危，丁汝昌自赴天津，請於李鴻章，以海軍全力援旅順決死戰。鴻章厲聲曰：「汝在威海，善保汝船勿失，餘非汝事也。」及旅順失陷，詔褫汝昌職，可謂冤矣！

十一月二十五日，日軍攻成山，時我海軍，尙存鎮遠、定遠、靖遠、來遠、濟遠、平遠、廣甲七艦，威遠、康濟練船二艘，鎮中等雷艇六艘，以鴻章善保汝船，坐守不出。日軍乃強行登陸，進陷榮城，分道襲擊我威海衛。

二十一年正月，陸上日軍，漸逼南幫砲台。初五日，日海軍烏海等六艦，與陸軍夾擊，砲台遂陷。初七日，北幫砲台復陷。日軍乃假南北幫砲台轟我港內諸艦，來遠、威遠被沉。魚雷艇十二艘突圍被俘。十五日，靖遠又沉，劉步蟾自殺。所存鎮遠、濟遠、廣丙、平遠、及鎮中雷艇等凡十艘。十六日，諸洋員率士兵再請降，汝昌命沉船，不應。十七日，汝昌召諸將擬力撞敵船突圍出，未協而散。汝昌入艙仰藥殉國。署管帶楊用霖亦自殺。德員瑞乃爾

來遠（左翼前營管帶邱寶仁）

超勇（左翼後營管帶黃炯臣）

靖遠（中軍左營管帶葉祖珪）

平遠（管帶李和）

廣甲（管帶吳敬榮）

廣丙（管帶程璧光）

日本艦隊十二艘：

松島 岩島 橋立 扶桑 浪速 高千穗 比叻 赤城 西京 吉野 秋津洲 千代田。

中國艦隊作戰方略，本決定分段縱列，以逸待勞。乃信旗所示，則為相並橫列，為英員泰樂爾所覺，但兩軍已接近，無法倉卒改變；而兩翼小艦，自覺位置危險，減速前進，致成半月隊形。有謂隊形變換，係定遠旗艦管帶劉步蟾膽小，恐縱列當頭，於己不利所致。此言出自英員泰樂爾追述，其真實性當於下章再述之。

是時，日艦所列為縱隊形，以吉野、高千穗等四艦為前鋒，松島、千代田等六艦殿後，西京、赤城二艦為輔。迨泰樂爾見敵艦橫攻我最弱之右翼，請丁汝昌下令全隊，向右移四度，俾主力艦可先與敵接觸，信旗已發，久無動靜，時兩軍已合，日艦吉野位置，距我揚威約

日本間諜，洩漏秘密所致。間諜戰術，發源甚古，而在現代戰爭中，地位尤見重要！兩軍交鋒，間諜情報的正確與否？於戰果有其決定性。我們今後處理公文書的方法，應從防諜方面，多多注意才是。

中日戰爭，已正式揭開了，李鴻章即欲避戰，也不可能。光緒二十年八月一日，清廷遂下詔對日宣戰。初九日，水師提督丁汝昌，率全艦隊鎮遠、定遠等并魚雷艇四艘，十三日抵旅順，奉鴻章命，護送總兵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分乘招商局新裕、圖南、鎮東、利海、定海五船，於十六日午夜，自大連灣出發，次午抵大東溝，渡兵登陸。八月十六日十時，各艦於歸途中，遙見一陣黑煙，船皆懸美國旗，及接近時，忽皆易幟，始知爲日本聯合艦隊。當時中日兩國艦隊之形勢如下：

中國艦隊十二艘：

- 鎮遠（左翼總兵管帶林泰曾）
- 致遠（中軍管帶鄧世昌）
- 經遠（中軍右營管帶林翼升）
- 濟遠（右翼前營管帶方柏謙）
- 定遠（右翼管帶劉步蟾）
- 揚威（右翼後營管帶林履中）

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爲辭，肆行干涉，有意啓釁。而李鴻章自知海軍不可恃，一意避戰，欲藉英俄之力，以制日本。及日使大島圭介率兵佔漢城，擄韓王，成立日韓同盟，鴻章始派濟遠、廣乙、威遠等艦，護送愛仁、飛鯨及英商輪高陞三輪，載北塘防軍兩營，輔以操江砲艦，分載砲械人馬，前赴朝鮮牙山登陸。海軍提督丁汝昌，又請將海軍大隊，繼續接應，皆已升火，鴻章恐予日本以口實，尼之。至七月二十五日七時左右，我海軍駛近豐島，遙見日艦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艦，魚貫而來，七時五十分，雙方相距約三千米，日艦吉野，出我不意，首先開砲，彈中濟遠望台，大副沈壽昌、二副柯建昌、旗士劉鵬、及黃承勛、王錫山等均陣亡。方伯謙屹立望台，連發四十餘砲，擊中日旗艦浪速後，擬回威海衛，日旗艦吉野，忽來迫擊，濟遠連發十五生的尾砲擊中之，因得突圍。廣乙船小，遭浪速砲擊重傷，向東北逃避，秋津洲復來相逼，因駛撞朝鮮十八島淺灘，遭火於彈藥艙自焚。秋津洲遙見操江砲艦及英商輪高陞，遂轉向相逼，操江被擄，高陞被擊沉。官兵一千五百人。除由英法艦救回二五百十人外，餘皆殉職。

這是中日兩國的序幕戰。「出人不意」，「先下手爲強」，是日本一貫的狡猾作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八日，偷襲美國珍珠港，即是甲午偷襲中國海軍的重演。寄語後人，務須格外提防。

然而日本怎樣能預知我們的運兵消息，派艦中途截擊？有人說：李鴻章的譯電員，作了

吾國最初的銀元，是由墨西哥輸入，因他面上刻有老鷹，所以稱爲「鷹洋」。吾鄉有句俗語：「頂乖乖，七錢三，烏（讀凋上聲）兒番」。頂乖乖是說它好，七錢三是說重量，烏兒是指形態，番是指外國來的。當時只要是外國人，不問國籍，概稱番人，寓有輕視的意思。不像今日，事事崇洋，以爲時髦。甚致連月亮兒都是外國圓些。一過一不及，皆是患著神經不正常症。

僅僅半個世紀，變得這樣快，上文所說，已大有白頭宮人，述天寶當年故事之感。再經半個世紀，不知又變得怎樣？那是多麼「無常」！

我的小同學，看見我左耳帶上一隻銀丁香，都笑我是女孩子。我則力辯是男的。他們說：「如果你是男孩，爲什麼要帶丁香？」我一摸，那是證據確鑿，要賴也賴不了，只得趕回家，向母親哭訴，要她立時替我去掉。母親說：「好！」但，這是犯忌的。照俗例：該到我結婚前夕，才得除去。然而母親終於拗我不過，於是始得以一個不折不扣的男孩姿態，自傲於諸同學之前。

六 甲午中日戰役記上上

清光緒二十年甲午，朝鮮東學黨，因日本浪人策動，舉兵作亂。五月三日，李鴻章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總兵聶士成，率防兵四營，前往平亂。同時日本亦出兵朝鮮，以兩國

一次，從父氣極了，兩指夾住他的耳朵，牽來跪在錢板上，頭上還頂著一盤水。事後依然如故，這是無法解釋的。佛說：「業力不可思議」！你不信也得要信。

現在，做學生的幸運了，從沒看見過誠方，那是一塊長約一尺，寬約八分，厚約五分的木頭，如果那個學生不乖？就要拿誠方打手心。所以小朋友提到誠方，比先生還要害怕。每當學生靜下來時，先生用誠方向案頭劈的一聲，接著說：「讀起呀！」於是大家一齊放大喉嚨，子曰，孟子曰，亂喊一陣。但不到三分鐘，又靜下來了，因為這樣讀法，原是無法持久的！

提到錢板，四十歲以下的人，或許相當陌生。那是用一塊長約一尺，闊約五寸，厚約五分的木板做成。中間鑿了十條槽，槽與槽間，隔條尖銳的稜線，人的膝蓋跪上去，是一種相當不好受的刑罰。每槽可放錢百文，用根細麻繩，長約二尺，中央打個結，變成兩根，每邊各穿錢百文打一結，又各百文打個結，這樣穿到五百時，兩邊合成剛為一千文。

錢的形狀，外圓而內有方孔，好事者稱為「孔方兄。」是由國家鑄造的；有法律上的地位，故又稱「制錢」。一面刻著歷代帝王年號，如：康熙通寶，雍正通寶等等，另面刻著滿洲字。每制錢千文，本可換銀元一圓。後來滿洲政府，被外國人打敗了，年賠鉅款，弄到民窮財盡，於是在制錢身上打算盤，七折八扣，鑄出來的錢，又小又薄，於是發生貼水，每制錢一千另三十或五十，方可換得銀元一圓。

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本書叫做三字經，是當時每人開蒙所必讀的課本。此外，還教我寫字，那是一張白紙，共有兩面，每面用紅線印成兩行，每行六格，每格約有八分大的四方紅格子六個，格內印有：「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禮也。」二十五個字。

上文爾禮二字，筆劃太繁，對於剛開蒙的小孩，無法臨習，所以改寫爾禮。又因格子關係，禮也二字，祇好并在一格。最初從父教我如何握筆？如何寫法？然後把著我的手，從左至右，從上至下，一筆一筆地將紅字填好，算是習字。當把筆時，只有把的人在那裏運轉；而我的小手，卻不許轉動一下，等於機械一般。

說到習字，回想起來，倒也有趣。一方小硯台，一錠萬斤油墨，一枝如意筆，水灑得太多了，墨終磨不濃，塗在紅字上，向四邊漾開，趕快用小嘴來吮筆，結果，滿小臉、唇、手、書本都是墨。如果將「佳作人」改作「墨作人」，「可知禮也」改作「可知黑也」，倒是一幅寫實鏡頭。那時如有人替我拍張照，一定比馬戲班的小丑更滑稽好笑！

上大人習一相當時期後，改寫「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亭臺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也是印好的紅格子，惟亭臺等字，筆劃較繁，必把筆稍穩，始能習之。

這首詩，將一至十，全數填上，讀來不覺絲毫勉強，確是一首好詩。

同學之中，白眼祀秀年最長，也最頑皮，時常要吃從父的「誠方」，打得他吱吱叫。有

那年我的大姊，已交七歲，母親宣布，要替她纏足。並說：「再耽擱下去，骨頭硬了，要纏也纏不好，大腳婆那個要？」這，就是纏足的一篇大道理。在七十年前社會裏，確實視爲天經地義，無人敢來反對。

當纏足開始時，不過拿一條長而狹的白布，將兩足包好，還不覺得怎樣。後來一天比一天抽緊，母親怕大姊受不了苦，私下解開，還在布的盡頭，縫了幾鍼。記得有幾夜，我在夢中，被大姊哭醒。並且還因此發燒，白天不能行動，只好坐在那裏流淚。這等於古代的一種刑。凡是天下做父母的，無不愛其子女，獨因美的觀念，一切都顧不得了。唉！不知那個始作俑者，會想出這種殘忍的花樣來，使天下後世婦女，受此不必要的傷害與虐待。

其實，美醜是無一定標準的；世移俗遷，審美觀念，也隨著不同。在昔以纏足爲美，三寸金蓮，委爲無聊文人所歌詠贊歎。而今呢，則以天足爲美了。古代吳越之俗，以文身爲美；在今日，則咒爲極端醜惡，已不復存在。

豈僅美醜，世間一切的一切，無不如此！這都是分別觀念在那裏作祟；佛法教人不要起分別心，則世間自然太平。

五 開 蒙

轉瞬之間，我交六歲，從父設館授徒，父親命我從讀。第一日所授的是：「人之初，性

說是容易，實行起來，可就沒有那樣簡單。這，就是無明業力在那裏作祟！所以成佛須三大阿僧祇劫。

同道們！「不念舊惡」。「怨親平等」。該是佛弟子共同努力的目標呀！

大凡一個人起了驕慢之心，他的事業，從此可能要走下坡；至少也要停止前進。治國也是如此。因他們對當前事業，已感滿足之故。不然的話，他就不會驕慢。滿招損，原是古人所切戒的。

荀子堯問篇云：「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庸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遽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夫楚爲南鄙之國，而能滅庸、伐宋、伐陳、圍鄭，討陸渾之戎，觀兵周境，爭霸中原，莊王一人之力也。而猶謙恭下士，自視不足如是！觀楚之興，然後知後世之所以敗，皆在自滿自足的一念。可不懼哉！

四 纏 足

五舅公是祖母第五個哥哥，那時約已六十餘歲了，滿面于思，鼻梁上架著一副闊邊眼鏡，個子相當高大，手中拿根旱烟筒，長與肩齊，擦得油光滑亮。煙斗是鐵製的，走起路來，還可當鳩杖用。他是個創業者，親建一座五間屋，寬大整齊，而且只有一個兒子。在我祖母外家中，算是首屈一指的富戶。

夕陽銜山，炊煙四起，我與表姊妹們，正在天井中玩得起勁，忽來一隻小狗，出我不意，狂吠不已，我不禁嚇叫起來，於是五舅公的鼻孔說話了：「狗咬瓣（破的意思）衣裳」。那是一般富人嬌慢的常態，不獨五舅公爲然。「富而無驕」。「富而好禮」。原是聖人的一種期望；如果富人個個無驕，個個好禮，聖人何必更作此語。然而我祖母一直放不下，回家以後，還向我父親嘀咕著。並說：「不該將我與長年同睡。」大概我家那時，已中落不堪了！至於我呢，實在太小，只要有吃、有穿、有玩就好。什麼瓣衣裳，辦衣裳，長年短年，恥辱不恥辱，小腦筋裏簡直沒有那一套。這在儒家，謂之赤子心。在佛家，謂之無分別心，平等心，不動心。華嚴經云：「不起分別心，是念佛菩提。」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說：「八風吹不動」，八風就是：利、衰、苦、樂、毀、譽、稱、譏。又說：「不動如大地」。人們將香水澆在大地上，地沒說一句：好香呀！謝謝你們，多澆一點吧！人們將糞便澆在大地上，地也沒說一句：臭死我了！求求你們，別再澆了！我還記得寒山詩裏說：「人若欲打我，不我先倒；人可免費力，我也免煩惱。」

一天下午，我家所畜的黃狗，忽然來到我面前，貪婪地對著我癩疤，欣賞不已。時復舉起頭來，搖搖尾巴向我示意，似乎在告訴我牠能醫治。我遂伸出左腳，牠也乘時前進半步，伸出舌來，非常謹慎地對準我的癩疤舐著。當牠舐的時候，我覺得很舒服，遂任牠舐個够；那知就這樣舐了五、六次，我的癩腳疤，從此好了。

「單眼照」是五嬸母所賞給我的渾號。我小時不知何故，在日光下，左眼不勝光的強度，就要閉攏來。但不久成了習慣，可以感光了；於是我的封號，也就無形取消。

三 遠 役

好容易三年過去了，我仍然活著；依命師的說法，我從那年起，算已有了根，風霜雨雪不怕了。母親膽子也大起來。背著我到虹橋外祖父家去。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出遠門。母親還有些不放心，在我背脊上，插著一本日曆。據說：「日曆上的星宿（讀秀音）很多，什麼天王星啦，天母星啦，北斗星啦，天狗星啦，掃帚星啦」，有數不盡這許多星宿在我身上保護著，一切小鬼，連正眼看一下都不敢，何況侵犯！

大約因第一次出門很平安，到了第二年，當我祖母歸寧外家時，父親建議，帶我同去。記得那時我祖母所坐的轎，是竹片編成的，又高又大，又重又笨，三面圍著藍布，簡直像間小房子。祖母抱我坐在膝上，直到五舅公家去。

沒有麻醉藥，也不知道消毒，更無紮管子的技術，如果真的動起刀來，後果自然可然而知。其實，只要當時服些參香行氣一類的藥，也可迅速復元。

一天早晨，我的右脅下，忽起了一顆如綠豆大的水泡，有些微痛。第二天早晨，多了三顆。第三天增為七顆。母親又去請那位老婆婆來看，她唉了一聲說：「那是蛇帶，會向右邊發展，最後成個圈子。宛如一條腰帶，皮肉腫爛，可見腸腑，那就很危險了！」邊說邊要我母親點根燈草，對準我的水泡，只聽得卜卜幾聲響，說：「好了！」但我當時毫不感到半點痛苦。現在回想起來：老婆婆能治病，全由她的師父又師父，一代接一代，累積無數經驗而得。這與科學家在實驗室裏一次復一次實驗所得的結論是相同的。不過科學家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故能日新月異，進步不已。老婆婆知其然，而不求知其所以然，以致故步自封，事事落後，無法與人相競。

當我五歲那一年，左腳膝蓋下面，忽又生了幾個鵝蛋，因為癢的關係，被我搔破了，一直淌著黃水，面積也漸漸擴大了。於是去中國藥店，買了一些三仙丹塗上，不料塗的地方，都結成膿巖塊，黃水就在這巖塊之間，彎彎曲曲地開了許多小溝，水循著小溝流到什麼地方，就癩到什麼地方，不到十天，竟發展到有碗面這麼大。袴腳被膿水粘上，宛如塗了粉漿一般；而且自己聞到臭味，走路也不方便了，只好整天拉起袴腳坐著。

我也奇怪，這回醫好我的癩腳，不是老婆婆，是一頭黃狗。

晚出，是惟一的女孩。所以外曾祖父母特別寵愛她。當歸我祖父時，粧奩之盛，遐邇同羨。到了侄孫輩，人口多得連我祖母也摸不清楚。將我歸入外家，是有托庇的意思。

同時又將我左耳，帶上一隻銀丁香（耳環別名），以為將男扮女裝，萬一小鬼奉命來捉，見我是個女孩子，而閻王名簿上，又明明寫著男孩，這樣，就可混過小鬼的耳目了。至於小鬼交不了差，那是小鬼的事，管不了這許多。人類總是自私自利的呀！

誰說命師的話不可信？當我小時，確實生過各種不同的病。在我穿件開襟袴與堂姊妹們坐在階沿上嬉戲時，忽覺小龜頭有些發癢，小便不通，母親急忙去請一位同族的婆婆來看，見我小龜頭腫得燈光發亮，婆婆說：「那是中了康蠃（康上音。蚯蚓別名。）的毒氣。」要我母親拿隻火棍，（是竹筒，內空，長約三尺，用以引氣吹火。）套在我的小龜頭上，用力吹了幾下。說也奇怪！沒有服藥，沒有打針，小便就此通暢，腫也消了。

我又患過小腸氣。當小腸落到右腿夾縫裏時，不上不下，就會感到痛苦非凡。有一次更厲害，累得母親將我兩隻小腿分開，終日騎在她的手臂上，以期減小磨擦的痛苦。唉！母親育我，真太勞苦了！父親於是請了一位同里蘭先生來診，他是內科、外科、婦科、小兒科一股腦兒包辦的中國郎中。戴上一副老花眼鏡，蓄幾根稀疏而半白的鬚鬚，貌頗清癯，年紀約莫六十左右，看一下我的右腿夾縫，紅腫得厲害！對我父親說：「要開刀！」幸而我父親沒有答應，不然的話，這條無根之草的小生命，恐已早在他的刀下，嗚呼哀哉了！試想：那時

沒有麻醉藥，也不知道消毒，更無紮管子的技術，如果真的動起刀來，後果自然可然而知。其實，只要當時服些參香行氣一類的藥，也可迅速復元。

一天早晨，我的右脅下，忽起了一顆如綠豆大的水泡，有些微痛。第二天早晨，多了三顆。第三天增為七顆。母親又去請那位老婆婆來看，她唉了一聲說：「那是蛇帶，會向右邊發展，最後成個圈子。宛如一條腰帶，皮肉腫爛，可見腸腑，那就很危險了！」邊說邊要我母親點根燈草，對準我的水泡，只聽得卜卜幾聲響，說：「好了！」但我當時毫不感到半點痛苦。現在回想起來：老婆婆能治病，全由她的師父又師父，一代接一代，累積無數經驗而得。這與科學家在實驗室裏一次復一次實驗所得的結論是相同的。不過科學家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故能日新月異，進步不已。老婆婆知其然，而不求知其所以然，以致故步自封，事事落後，無法與人相競。

當我五歲那一年，左腳膝蓋下面，忽又生了幾個鵝蛋，因為癢的關係，被我搔破了，一直淌著黃水，面積也漸漸擴大了。於是去中國藥店，買了一些三仙丹塗上，不料塗的地方，都結成膿巖塊，黃水就在這巖塊之間，彎彎曲曲地開了許多小溝，水循著小溝流到什麼地方，就癩到什麼地方，不到十天，竟發展到有碗面這麼大。袴腳被膿水粘上，宛如塗了粉漿一般；而且自己聞到臭味，走路也不方便了，只好整天拉起袴腳坐著。

我也奇怪，這回醫好我的癩腳，不是老婆婆，是一頭黃狗。

夢痕記

樂清朱鏡宙著

一 臘月東風釀雪天

東北風怒吼著，窗櫺敗紙，呼呼作響，奏出時長時短、或高或低的旋律來。天空凍雲如墨，飛鳥哀鳴，一陣又一陣地相率投林去了。街上行人，都縮瑟地呼着：冷呀！冷呀！這正是陸放翁詩中：「臘月東風釀雪天」的時候。

一位青年婦人，拖着凸出的大肚皮，於晚飯後，泡了一杯茶，茶內還有兩枚紅棗子，這是年尾年頭預祝吉利的意思。此外，還蒸了一個米粉豬頭，三個饅頭，一起放在竈梁上，兩手掌疊在胸前，恭恭敬敬地一上一下，向竈神爺斂衽三拜，默默地禱祝了一番。那是清光緒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相傳是竈神爺上天的日子。

舊時代的婦女，是專司中饋的。她們平日一舉一動，只有竈神爺最清楚；所以對於竈神的上天，婦女們看得格外重要，無非希望他老人家上天以後，隱惡揚善，替她們多說幾句好話而已。

當她斂衽的時候，覺得小生命在腹內作怪，她有兩次臨盆的經驗，知道要坐蓐了，於是

一一八	炎黃子孫起飛了	五八五
一二九	又過著流亡生活	五九三
一三〇	臺灣印經處	六〇〇
一三一	菩提醫院	六〇八
一三二	中華大藏經	六一二
一三三	玄奘塔院與章嘉大師	六一五
一三四	肉身不壞的慈航大師	六二一
一三五	六通與五眼	六二七
一三六	寶島集錦	六三五
一三七	國是芻議	六四六
一三八	大同之路	六六六
一三九	夢	六七二

一一二	白日結深仇	四七五
一一三	眼看日西休	四七七
一一四	青春作伴好還鄉	四八二
一一五	蜀中散記	四八七
一一六	河山無恙我重來	四九二
一一七	三徑就荒	四九九
一一八	敬恭桑梓	五〇三
一一九	祖德宗功	五一二
一二〇	甌海銀行	五二二
一二一	南華道上	五二八
一二二	別雲門後的第一封信	五三八
一二三	看毛王朝如何迫害佛教	五四八
一二四	遺憾	五六一
一二五	實施憲政與選舉總統	五六六
一二六	殷憂啓聖	五六六
一二七	中美邦交的前瞻與後顧	五七三

九六	西安蒙難記	三九八
九七	蘆溝橋事變及其發展	四〇四
九八	兩個投機者	四〇九
九九	談言偶中	四一五
一〇〇	監權川康	四二〇
一〇一	整理稅收	四二二
一〇二	巡視權務	四二九
一〇三	事非經過不知難	四三七
一〇四	官運亨通	四四一
一〇五	鐵鳥屠城記	四四三
一〇六	缺德的審計員	四四六
一〇七	左遷湖南	四四九
一〇八	別矣上帝	四五三
一〇九	得度因緣	四五九
一一〇	華西建設公司	四六五
一一一	回天一二九	四七二

夢痕記目錄下

八二	絃外之音	三五二
八三	週期性的風暴	三五三
八四	漏網之魚	三五九
八五	宦途險詐	三六一
八六	人爲的大地震	三六四
八七	蘭州三大寺	三六五
八八	蘭州兩大建設	三六八
八九	三載考績	三七二
九〇	重來不值半文錢	三七四
九一	未了願	三七八
九二	刮目相待的甘肅	三七九
九三	西北問題	三八二
九四	隴上輜軒錄	三九〇
九五	重作馮婦	三九六

七八	廢除撥款稅政·····	三四〇
七九	改屯爲民·····	三四三
八〇	免除苛雜·····	三四六
八一	財政會議·····	三四八

六二	噴射式的婚姻	二六三
六三	蘇寶貝	二六八
六四	南北和	二八一
六五	奔走浙事	二八五
六六	搗皮帶的生活	二九四
六七	隨軍北伐	二九六
六八	我與總司令部	三〇二
六九	經理處長	三〇七
七〇	十里洋場萬惡淵藪	三〇九
七一	做了一次法王子	三一一
七二	玉佛寺二老談經	三二三
七三	悅親戚之情話	三二六
七四	初出茅廬	三二八
七五	如此邊事	三三〇
七六	審獸子的作風	三三五
七七	孫殿英偷雞盜墓記	三三七

四六	虛驚……	一七七
四七	錦繡江城……	一八〇
四八	人是月中仙……	一八二
四九	文字獄……	一八九
五〇	洪憲的前奏曲……	一九四
五一	大登殿……	二〇〇
五二	亦步亦趨的段祺瑞……	二〇三
五三	羊城剪影……	二〇八
五四	星洲鳥瞰……	二一八
五五	馬來鴻雪……	二二八
五六	歸去來兮……	二三五
五七	情海怒濤……	二三八
五八	二度下南洋……	二四三
五九	驚夢……	二五二
六〇	太平洋會議……	二五六
六一	坐上次大班的交椅……	二六一

三〇	告祖	一〇八
三一	萱堂棄養	一一二
三二	偶然的機緣	一一六
三三	踏上征途	一二一
三四	閒話西湖	一二九
三五	武昌起義	一三三
三六	中華民國的誕生	一三九
三七	履霜堅冰至	一四三
三八	牛刀小試	一四六
三九	另一頁生活的開始	一四八
四〇	助桀爲虐的五國銀行團	一五五
四一	雙料叛逆袁世凱——叛滿清	一五九
四二	雙料叛逆袁世凱——叛民國	一六一
四三	餘音嫋嫋	一六九
四四	灑淚別父	一七一
四五	一場命運的論戰	一七二

一四	長橋臥波	三七
一五	中國文化的二大主流——宗與社	三九
一六	快樂新年	四五
一七	迎春	四八
一八	社祭	五一
一九	歲時記	五四
二〇	宗宣伯	六二
二一	就外傳	六三
二二	義和團之亂	七一
二三	基督教的二彈	七七
二四	婚禮	八三
二五	開筆	九五
二六	應童子試	一〇〇
二七	鑄英小學	一〇二
二八	于歸	一〇四
二九	師範講習所	一〇五

夢痕記目錄上冊

一	臘月東風釀雪天	一
二	無根之草	二
三	遠役	五
四	纏足	七
五	開蒙	八
六	甲午中日戰役記上	一一
七	甲午中日戰役記中	一六
八	甲午中日戰役記下	一九
九	播穀分秧	二八
一〇	搶親	三〇
一一	夕陽牛背	三二
一二	半耕半讀	三五
一三	小消防隊員	三六

其次，我寫這部書時，每念少時父母飲恨終身之狀，即淚流被面，泣不能仰。而遇到社會種種惡現象時，則又熱血直噴毫端，不自知其所以。雖見仁見智，容有遲當，也是出於愛國家、愛民族、愛文化的一念，有激使然，不能自己於言而已。

本書所涉範圍頗廣，除身歷外，凡耳所聞，目所接，都在收拾之列。初擬在我八十初度時出版，因用力過勞，病了八個月，頗思擱筆。但承各方讀者，紛函獎許，祇好勉力從事，以竟全功。在此寫作期間，友好書問，往往無法立報，私衷尤為歉然！

我因寫作太忙，兼以年老，精力有限，校對一事，全賴熊少農、張溧棻二先生之助。並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目錄也由熊君及徐君醒民代為編成。抄正文稿，則林素英小姐、陳登岸君、與孫增張步良，均與有力。孫增嚴莊，供給一部分資料，都在此附筆誌謝。

本書殺青，私願已了，崦嵫日迫，塵累未消，雲水生涯，遊蹤無定，如有投問，或難寓目，恐勞延佇，特先誌歉。

固書，惡亦不諱。假使春秋只書善而不書惡，那，不過是二百四十年間一部諛墓的總記錄；亂臣賊子，胡懼之有？

司馬遷世稱良史，記孔子，而不爲叔梁紇徵在諱。傳佞倖，而不爲武帝祖宗諱。有其事，必書；無其事，亦不敢妄。這樣，歷史方見其真實性。方能發揮其價值與效用。

這部夢痕記，當然也是記事體的一種。間有許多涉及個人處，頗感左右爲難。照實而書吧，人將謂我有傷忠厚；不書吧，何有於記？權衡於兩者之間，乃有諧音代替之事。因此，本書所記，有其事，有其人，未必有其名。好在這是私人著述，與國家文獻不同。老子云：「名可名，非常名。」以此取譬，當無大過。

至論我個人，除了一股牛勁，時時爲國家社會設想外，他則一無可取。而且一生過失如山，罄竹難書。清夜自訟，愧悔無地！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我呢，如能假我數年，學佛所學，行佛所行，以此自贖，聊報四恩。此外別無他求！

于忠肅有云：「碎骨粉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青年們呀！功名富貴，嬌妻美妾，雕梁畫棟，毀譽稱譏，成功失敗，一切都如浮雲太空，過眼即逝。祇此清白二字，可以砥礪人品，陶冶人格，不致隨世俯仰，苟合取容。青年是下一代的接力者，好好地挺起腰梗，不尚空談，以事實來答復行動。做個：「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人吧！時代的巨輪，正在你們前面輾動著哩。努力吧！

類奇譎怪誕不負責任之論，以麻醉一般思想未成熟的青年，使之盲目衝動，失其信心，不知國家民族之可愛。就社會言：奢侈貪縱，酒醉金迷，只知非分享受，不知當前復國責任的艱鉅，節衣縮食，共圖恢復。總而言之，八十年來一切的劇變，皆是打破歷史上任何時期的記錄。而我生逢其會，一一目接而耳存之，謂之幸也可，謂之大不幸也亦可。

我既生在這個大時代中，且曾數度扮演過一個跑龍套的小角色，歲月如流，偶一回首，直如一場大夢。而這個夢，有辛酸，也有甜蜜；有淚痕，也有笑容；形形色色，多采多姿，如能將它紀錄下來，作為夢痕看，也未嘗不可。況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擇善而從，不善而改，是在當人一念之間而已。

或謂：既然是夢，一覺醒來，都無所有，痕在那裏？「事如春夢了無痕。」還有什麼可記？

就俗眼言，確是如此！若依佛法：一個人凡身所行，口所言，心所想，或善或惡，或好或醜，你的第八識，都隨時隨地，充個義務攝影師，替你一一攝留下來，有如一長卷的電影片一般。一遇機會，還可能在你的夢中，片段不連續地會放映給你看；直待一期報盡，方才暫告結束。俗語說得好：「善惡到頭終有報。」既然有報，安得認為無痕？

不過中國是個重倫理的國家，纔惡揚善，視為人生美德。佛家也有同樣的主張。然卻未必能適用於記事之文。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是一部記事之書，善

夢痕記自序

這部夢痕記的寫作因緣，有兩位朋友，推動最力；一位是亡友張淮南中委，一位是南懷瑾先生。

淮南少我約二十歲，懷瑾少我約三十歲，都是我的小同鄉。相距約百有餘里。懷瑾與我曾侍邑宿儒朱味淵先生之門，更爲先後同學。

我年弱冠，即奔走四方，嗣後偶一回家，匆匆又復別去。直至抗戰時期，始得與二君在四川相見。當我任職華西公司時，與淮南僅一牆之阻，且有門可通，因得朝夕相見。淮南於我，備極愛護，每談往事，即言：「你的生平，我都知道，希望你來日能寫些下來，讓我們細讀。」懷瑾於來臺後，過從益密，亦屢以寫回憶錄相勸。自惟一生碌碌，庸言庸行，所可追述的，不外三家村尋常閒話，有什麼值得回憶？有那樣值得大書特書？

顧就我所處的時代言：自甲午一直至八國聯軍之役，將閉關自守，外強中乾，而自以爲「天下莫強」的中國，搞得百孔千瘡，醜態百出。就政治言：自異族竊據，而光復舊物。自專制而共和。自袁世凱竊國，溥儀復辟，軍閥割據，而大一統。自對日八年抗戰，而共黨叛國，民不聊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成爲亙古未有的大慘變。就思想言：各自汲汲於塑造個人偶像，而發爲線裝書有毒，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禮教，孝道是放高利貸，一

夢痕記四版自序

這部夢痕記寫作因緣，我於初版序文中，具已言之。初因急就之故，大半成於病榻，時間體力，均不容我有剪裁之機會，因有一再芟夷重印之困擾，欲速不達，其信然已。比因百病叢生，報期將盡，爰將流寓以來所作，重加董理，災之梨棗，以貽我子孫而已。記中原列各種統計，皆係十數年前資料，初意欲藉此以與日本統治半個世紀之成績，作一簡單對照，茲以國家十大建設，將次完成，前項數字，已無參考之價值，特予刪去。易以中美邦交之前瞻與後顧，及炎黃子孫起飛了二目。餘仍舊貫。我之一生，學問事業，一無足述。祇此百折不撓，艱苦奮鬥之精神，與夫忠貞體國，勤儉自勵之節操，自問無愧於神明。後之子孫，讀此記時，如能略其所短，法其所長，勤修天爵，而人爵自至，此固予所殷殷期望者也。至於我父母，一生困辱，飢無以爲食，寒無以爲衣，病無以治湯藥，我年方冠，迫於飢驅，橐筆天涯，冀有所就，定省多虧，罪無可追。迨後稍能自立，而父母已前卒。雞豚之奉未伸，樹之悲曷極！至今偶一回憶，斯情斯景，歷歷在目，輒淚下不置！大陸光復後，我子孫如能善體此意，將我骨灰，携歸故鄉，與我父母同埋一處，俾得長依膝下，稍贖前愆，則斯記之作爲不虛矣。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八八老人朱鏡宙於臺中菩提醫院病室

猶美是况屬毛裏而感終身者其創銘以其
楚深其情靜其言不能文也不可以不銘於地
及子女者壽在太公素中故不著銘曰
傷以貧也周身斂形所以為禮也以其有之而
又善親之不渝也情發於中寤寐懷轉以
及其膚體也銘可譽也報其惠也

餘杭章炳撰



裕衣懷如也年四十九歲上癩舌重病篤不
言獨有解鹽湯服之子女僦牀請遺藥以
適有銀幣八分以購藥藥來火齊未數而
歿以清宣統元年八月十八日也予為精誠
所感深矣自念少壯嘗趨候長姊姊適病
困不時見去痛佗舍計且復往候而姊強矣
慟不能止自是每寤姊如日必作疾眩胃
肉絕更五六歲始已女以同棄一哭泣之哀應

成寐如是年歲始執筆為事狀以來按
太夫人樂清之虹川人曾祖德聰清歲貢生
祖茂祺國子生考存德鄉飲賓年十九歸
於朱朱氏兄弟分居而太公取薄餼以訟破
家太公藉教授自食有三子二女以送牧豎飯
牛家亦困太夫人謂鏡宿能替之預言事
師未嘗失語歲時設宴必有酒肉或不洽則
損衣服奉之孀生未嘗御紫纁靴霜雪

樂清朱母陳太夫人墓誌銘

予少女適樂清朱鏡官鏡官少貧而體弱
不克於行父太公性慷慨好酒及窶家事以任
其少陳太夫人有鏡官三四歲以未嘗一日衣
紗縠及長仕官父少皆前卒陳伐不為太公樹
表時時念少欲刻銘未果每念輒頭痛夜
即寤見如平生覺痛極甚至口戾目眦醫
之不能治欲書其事即又痛刻骨具不

可 蟪 也
 衡 餘 鑿 以 情
 山 杭 也 及 發
 趙 章 報 其 於
 恒 炳 其 膚 中
 易 麟 德 體 寤
 書 誤 未 也 寐
 也 銘 墮



可
以
不
銘
葬
地
及
子
女
不
名
爵
在
太
公
表
中
故
不
著
銘
曰
身
斂
形
無
以
爲
禮
也
比
其
有
之
而
又
苦
親
之
不
泊

故鉅裏哀夫悶
其故而應以絕
言其感猶同更
不楚終若氣五
能深身是一六
文其者況哭歲
也情其屬泣始
不擊創毛之已

感 深 矣 自 念 少 壯 嘗
感 深 矣 自 念 少 壯 嘗
感 深 矣 自 念 少 壯 嘗
感 深 矣 自 念 少 壯 嘗
感 深 矣 自 念 少 壯 嘗
感 深 矣 自 念 少 壯 嘗
感 深 矣 自 念 少 壯 嘗
感 深 矣 自 念 少 壯 嘗

解 牀 幣 火 宣 日
鹽 請 八 齊 統 也
湯 進 八 未 元 子
服 藥 以 成 年 以
之 時 購 而 八 為
子 適 藥 歿 月 精
女 有 藥 時 十 誠
繞 銀 來 清 八 所

歲時設客必
有酒肉或
不給則損
衣服奉之
平生素未
嘗御絮纈
雖霜雪裕
衣棧如也
年四十患
上氣舌重
病篤不肯
言獨自

太公取薄俄又以訟
破家太公藉教授自
食有三子二女時從
牧豎飯牛家雖困太
夫入豎謂鏡宙能督
讀書事師未嘗失禮

朱鄉茂祖人為
朱飲祺德樂事
氏賓國聰清狀
兄弟年子清之
弟十生歲虹來
分九考貢川按
居歸存生人太
而於德祖曾夫

寐即所甚夢果
如又不至見每
是痛能口如念
半刻治戾平輒
歲骨欲目生頭
始且書眈覺痛
執不其醫痛夜
筆成事工轉即

一以任其母陳太夫
人自鏡宙三四歲時
朱嘗一曰去母懷及
長仕宦父母皆前卒
既伐石爲太公樹表
時念母欲刻銘朱

樂清朱母陳太夫人
墓志銘
子少女適樂清朱鏡
宙鏡宙少貧而體弱
不良於行父太公性
慷慨好酒及客家事

樂 清 未 茂
陳 育 亦 凡
尊 貴 志 鉅



影、合、人、家、興、者、作



八有十八年時攝中病於者作

Wang / (6)

樂清朱鏡宙著

夢
痕
記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夢

痕

記

朱鏡宙著

增：民國政制改造論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